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四冊目次

高陽集二十卷

〔明〕孫承宗撰
清初刻嘉慶補修本

一

胡維霖集三十四卷(一)

〔明〕胡維霖撰
明崇禎刻本

五一九

高陽集二十卷

〔明〕孫承宗撰

清初刻嘉慶補修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高陽集序

詩生於情、存乎忠孝
歸天而刪義象類以微
辭莫切於四言矣華居
豫悅微諸騫練材成
幹微諸莪蕭止敷行微
諸鵠依盈就歎微諸壘
怡顏順聲微諸黃鳥
秉廉宣潔微諸白華
由志外功因心富業惟詩

信而有微迨立宋明間尋
隙間準必師漢魏盛唐
不位開元天寶以下人物
此志緣識定匪語於情
自性開也

雅繩孫公運理庭倫興
謳邦佐五章鎮費聿
丕榮光之圖六律咸和
共覲奏金之字位忠顯
孝鳴盛美於神素炳

諸帝柱廊洋洋乎如
度善之事乎先大夫
與嗣君全桂譜新蘭蓀
接武三山編次公高陽
詩集十卷余爰得誦
歌之志感絲篁象變金
石情必盡致以寫物辭
必窮工以追新乎子之雅
茂先之清景陽之燕洵
有兼長應制則莊嚴

典贍謚遊則雋逸滿珠
別離則感歎低回遶塞
則悲壯悽惋觸情移韻
恰中其宜如池間飛燕子
飭古長宜男五言之李翱
林也白髮縱橫下丹心慄
慨生五言之杜工部也襟
披海色黏天碧旆拔山
竇插地青排律之王右
丞也老臣奏捷連三月

聖主興孝第四年七言

更備光義也廿載騎雷

弄月萬年綠樹青山把

酒任花開故披襟看鳥

飛還六言之李頗常建

李

也不必沾之王楊靈驗而

自弗光恠酸寒六朝而

上公為折衷是豈非情之

所生乎公行篤于家乘

勲著于疆場十畧歸里

汪佐如林外集特情韻

之不匱者耳敬為之序

皆

順治乙未春王正月上元

之吉巡撫福建等處

李

都御史年家晚生長

白佟國器頓首撰



高陽孫先生傳文集序

余髫年侍先大夫宦遊

瀛海即耳

車轡

高陽孫先生盛名維時

先生政給札內廷典試京

文序一

國翕然稱斯文匠石宇

內搽觚之家莫不視焉準

則迨後來金匱石室之藏

益富而旂常鼎呂之業

燭然或曰代天言或徑延

不迪儻言識禮橫筆談

兵山川人物之紀載開治

論道之訐謨露布師中

傳劄塞上指陳利害入

告嘉謀剖析名理之精

文序二

微考撰古今之典實及

夫文遊贈答觸境成文

是以卷帙浩繁幾於充棟

余每評論一代館閣諸公

政治文章媲美者少

長沙外指不多屈而

太傅公以辛輔兼本兵進

參機務出鎮榆關其治

忽機宜上必親為諮問

戰守籌畫國所待為

文卷三

安危多歷代近臣所不敢

重者夫昔賢以雍容典

碩之詞散抒治平景素而

太傅公決策綸扉定計

泰勿帥師邊境當戎馬

惶惶之時謫思敷奏立言

有體如步大都以嚴肅

正性抒忠藹篤切之言

故字之沉雄堅定宜其焜

耀千秋昭著日月為鑑

卷三

闕第一流之文亦籌邊之

勝畧也系傳稿甚富珍

藏於家天亦概之兵發之

餘幾成不傳之秘令孫都

聞君之涉孝思不匱編櫺

殘編多方摭輯得二十卷

宦遊入閩珍以什襲幸予

與都閩共事會城而都

閩之尊公亦與先大夫昔

同謫謫年祖為較篤焉

士序五

予撫閩二載訓練徵調日

不暇給賴都閩共考軍

實選士勵兵勸農乃事

見余羽檄稍靖之餘亦喜

摻贖遺乘以廣見閩都

閩君乃出

太傅公文集悉余較正

卒業之後付之剞劂以

壽諸世吾深幸房杜相

業黽賈經濟韓柳文章

文序六

畢萃於茲集中而欣然

為叙其景仰之素志如步

峕

順治乙未五月既望

巡撫南贛等處都御史

家晚生修國器謹撰

國寶

出丞上重

文序七

文武之分途久矣以周之多才而

禮樂屬之姬旦
韜鈴屬之姜望漢

興首推子房亦運籌帷幄耳唐之

房杜姚宋
明之青田
皆不典兵

序一

宋之張德遠典兵而敗韓范之膽

寒西賊皆虛名耳其身薰將相真

能用兵者亘古今惟諸葛孔明一

人然亦偏安之業非全盛之世也

今凱陽孫公躬逢

聖主入叅帷幄出典戎樞而又不辭

艱險督師榆關當邊庭多事之際
褫其魄而不敢進者已三載于茲
非真具文武才無施不可冒能勝
茲任哉余于公有一日之雅白托

序二

于相知然當是時聞士大夫多推
穀公歆登之壇坫心不無少訝詞
臣耳何以得此名其後余入都見
士大夫推穀公愈甚

上亦心注公自講帷爰立且領司馬

事公亦慷慨任之畧無難色於是

服公之識力抱負果有大過人者
其涉榆關也屬廣寧新破中外縮
胸無敢行甚至已被

命之經畧抵死力辭

序三

上怒褫其職而終不能鼓懦夫之氣
公之出督非舉朝所敢望使公不
自請誰迫公者舍密勿論思之安
而就戎馬倥傯之苦凡少顧身家
知擇利害者決不肯爲而公冒然

爲之其忠肝義膽急公忘私自武
鄉而後豈可多見余每念之不覺
汗之浹踵也從來當事難議論易
非議論之易也彼其議論之時原
未嘗從國家封疆起念但取唇吻

序四

爲快耳夫惟自爲之而自議之議
而不效則身受其責安得不難故
以趙營平之自負猶必至金城乃
圖上方畧孔明出師亦曰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趙括之

知括之必敗亦不過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余觀自東西多事以
來談兵者如刺蜚公車之疏無日
不騰聽其言若鑿々乎孫吳復生
齟齬滿腹試之于事曾無一效或
反目以僨此皆括母之所謂易言
者假令因其言即令任其事且將
緘口縮舌而不敢咄而惜哉此法
之不可行耳公在榆關久議者亦
稍有異同然公持之甚堅不爲人

所擢奪

上信倚公不啻塞下長城所請事朝

上朝報夕上夕報無頃刻留滯

賜予駢蕃

鹽書屢下若不能一日去公於榆關

序六

者公屢疏請歸見

上面論機宜余亦竭力為公從吏終

不聽也以

社稷之福

主上之威靈與公之宏猷大畧可旦

夕告成功以報命于

天子豈非綸閣之光華乎亡第一快

心之事哉余不佞固拭目俟焉公

筦樞出督奏疏共若干篇將付梓

而屬余序余非知兵者不足以窺

序七

公然知公所條畫皆自為之而自

議之每上一章輒費多少籌算字

字自心膽流出與取快於唇吻者

不同故為發明其意使公一片心

不至于荒結而莫舒浚有券公勲

業者柱此亦可徵矣

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

大學士兼支尚書俸知

經筵日講制誥總裁

序八

國史前

予告存問奉

詔召起友人福唐葉向高頓首拜撰

孫高陽先生全集序

或章弋衡官宋已來權歸

鮑閣即爪地歷下極力爭

之牙終不能勝但其滾為

睿容萬衍越不脫宋人氣

序

習三百季來齒推李崑沙

奏議拒楊后宗其伯雖把

紫勳名景燦千古亦求吳

確朕可憐嘗顧乃關和余

塵中州來髮受暑疾從謝

舉執中習知府

孫高陽先生以朱文得撰

先生宣匱石室三藏原悞

以通藉登翰舊刻先生全

集于白門私心竊喜曰為

得慰三十年仰慕出私亦

不焚三後旋獲散佚殊覺

慨然不釋于裏牽與先生

家孫都閭星衡君為十車

簞次以同雪于閭因尋盡

讀先生著述而都閭君又

將再刻以廣其傳屬余序

之余按先生叙雪同史記

制誥同亦翰奏疏制學同

賈誼陸贄至於辨駁考校

雖獲粹狀一出于正而嚴

厲沈鷺之案六觀本三韓

子殆近代館閣諸書與加

地歷下合為一書也朱

生發諸生時即懷當盡心

志負剗歷游塞上凡情形
彈失坐川險阻固不按芳
指掌及給札內廷尤竊于
果翰掌故翰家議秘議曆
諸大典禮一皆屬先生
序
足裁先生矢口為文出言
辟章適中款會機宜所息
盈庭之喙至于進講經筵
尤致一以輔養君德庶務
紫拜端揆仍華司馬子晉

昌鼎隨守揀關其告羽檄
書中燧字唐喙所先生徵
名靈分片紙一出即走屏
宿將莫不跡踏趨雪身壯
師中孚不釋勞爪以風沙
序
石宗尤為繁難勞勸所著
還不啻百倍富之此益可
與韓魏公未遑文章司馬
溫尚不貶所亦曰所語
幾頗先生三言雖未盡用

予嘗不微心身後官有不
可廢嘗郡閩君守其家學
具有屬才嚮用未艾余于
是歎哲人之骨後所茲集
出必唐君所纂疑也皆繇
予瞻少時普慶曆聖德訓
知有范文正公之名并目
不得見為恨嗣後獲遇范
君宣並相所取得序果屬
為心于明下士之列余雖

未及奉先生顏色然猶步
鄮閩君共事一方所掛名
於先生之集也果率又可
勝道哉因拜手而叙果嚮
藹先生嘗于右

序

順治甲午初冬大梁後學

周亮工頓首題



孫文正公全集序

序一

夫士君子束身名教志法
聖賢非徒以文章畢乃事
也然又未嘗不以文章見
其真蓋文章即忠孝之端
俛而忠孝乃文章之實效
二者若為兩途而實歸於
一致故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其次立言所以垂不朽
之三以炳耀乎天下後世

者名臣賢相由此其選也

序二

予束髮時輒耳熟愷陽先
生之名丙寅歲筮仕高陽
亟取邑志讀之見其勲名
事業行表言坊談笑從戎
慷慨赴義百世之下凜然
尚有生氣然猶以未讀先
生全集為憾丁卯春其裔
孫茂才克錄至誠國學生
瀾捧家藏全集以作序請

予披讀至再覺言該經史
字蓄箴規世道人心賴以
維繫文搜兩漢之腴詩探
四唐之奧至其對策陳疏
講經制詔以及銘誌序牘

序三

之屬莫不以致君澤民為
先匡扶補救為任予不禁
掩卷流連竊有感於先生
之為人矣先生生當末世
力挽傾頽繼虎穴之能探

奈蛟雷之聚處卒能鞠躬
盡瘁百折不回求仁得仁
以身殉道迄今讀其遺編
仰其英烈始知文章流於
血性忠孝發乎天真又豈
沾沾章句者所可同日語
哉嘻不朽之三非先生其
誰與歸先生事功顛末已
詳志乘予固不贅聊抒所
見以跋其卷尾

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
月上泮八日知高陽縣事
光山後學楊璧謹撰



序五

高陽集詩目次

卷之一

五言古

謁楊太常椒山祠

題田家圖

偶作

夏四月不

風輒散之有作

臨園雨

雜咏五首

漁父詞

再贈蜀上人

戲贈

洋口雨

滿野行

高陽集詩

目次

夜登岬

凌雲行

生鵲行

濡陽行

文安行

雄令行

遂城行

辛苦行

戰城南

范陽行

徵兵

聞急報

一夫行

端午先一日有作

八月十八日聞雁

詠史蘭相如廉頗

關山月

贈劉生

卷之二

七言古

將建酒

關山月

渥洞

夜泊蓮子口喜雨

閩家口

贈孫孝廉啓泰

雜詠十首

鹿太常

卷之三

五言律

初入丹白園八首 喜職方兄抵舍

高陽集詩

目次

房侍御函問云僱冰定中章程寄二首

春日八首

馬家河放舟二首

同口移舟

入澗

夜泊白子港

夜過水門有懷冒令

公

馬頭月

弘濟橋放舟

舟中六首

陳村港

野寺

檢材渡

齊育軒邀飲遂挽同

遊

暮抵弘濟橋別同建

諸君子

九日諸留侯里

同開開府浮檀鹿職方乾岳沈職方彥威

杜武庫培亭孫司廳初陽表山石自如

劉關內如綸萬廣寧同予治三大將軍

馬滄淵王敬之允定宇出寧遠眺首山

諸雄要馬上用程幕韻二首

海亭用韻

關城雨三首

聞石塘報用銓韻二首

不寐

子月十八日子夜不

高陽集詩

目次

寐次日為王夫人忌辰

人日抵寧遠有作示同行幕僚四首

寧遠夜雪波裏詣老松下低徊久之風色

清絕未曉遠致遂訪幕中諸君子同滿

將軍論兵

喜元大將軍論兵

擬兵自遠入滿將軍自詣

馬都護高應

寧城元夕二首

元夕聞煤山歸見人家燈火喜復成聚乃

其生事可掬也有作二首

寧遠關城

寧遠退兒鈐

抵寧遠却寄田高尚齊賓市劉維翰三

丈時三大留關城欲歸

抵寧遠得劉安甫廣文書寄三首

左肱下用劉生韻 歸家機花用韻

偶集句

雨後

又兩

答友人題韻

秋思

苦雨四首

同鹿職方程經幕田都護登黃嶺讀感太

高陽集詩

目次

將軍盟忠樓詩送同馬李兩大將軍表

劉兩兵備項金吾少憊

入一片石五首

一片石公署作三首

山海關二首

中左

不寐二首

聞楊文弱備兵關內

二首

送房生

送刁郎中再餉永平

三十五忠 有前後二序

趙大宰南星

高總憲擊龍

周侍郎炳謨

楊副院璉

馮副院從吾

何總督士晉

左僉院光斗

李御史應昇

夏御史之令

周中丞起元

繆官諭昌期

蘇考功繼歐

張太宰問達

汪侍郎燁

丁簡討乾學

鄧中丞漢

袁御史化中

吳總督用先

顧憲副大章

王司寇紀

高陽集詩 目次

魏給諫大中

鄒總憲元標

王侍郎之宋

周主事順昌

夏文選嘉遇

周御史宗建

周同少朝瑞

黃御史尊素

劉知府鐸

萬郎中燦

吳御史裕中

張都事汝

趙宗伯秉忠

公侍郎鶴

孟參軍淑孔

某子甲南部郎

哭胞乾嶽太常四十九首

恭導 太祖高皇帝神主于 皇穹宇

饗 園丘二首

卷之四

五言排律

夏日書臨園

臨園鵲

謙美堂識老友以兒子輩七人詩寄高苑

令銓

失題

卷之五

七言律

高陽集詩 目次

落花

上下平三
十韻有序

續落花
三十首用沈
石田原韻

賜紹紀事用臺翁葉相公韻二首

閱操用程幕韻 和姜孝廉九日觀射

殫忠樓閱雪貽馬大將軍滄淵

殫忠樓閱雪答幕中諸君子

殫忠樓閱雪示諸將

上遣中使出內府甲仗萬有奇緞百五十

金十萬命督師府酌發官兵臣宗特徵

繆璘異數恭紀二首

平川營示諸將 殫忠樓同鹿乾曜杜

培亭宋園如程星海張起閉寧次田杜

亦河有作二首 寧遠開亥日如憲副

至自中右 春懷八首

小閣 夏夜同諸君露坐

塞上寄許社丈紫垣兼懷陳同卿冲然

張忠烈御史祠在遼城南謀者云 殺忠

烈時時見忠烈也爲祠

九日一片石小集二首

高陽集詩

目次

七

寧遠督師府新成適 朝命至鹿司馬有

作答之送東馬大將軍

抵寧遠得馬大將軍報

同鹿職方善繼程經幕帟攜兒綸閱清涼

寺以王祭將家棟馬遊擊曠先驪

閩中右所鹽場 鹽官說鹽政再用前

韻 中右城得魏道冲信

過大嶺用左司馬陳匡左韻有作寄王大

司馬帖雲 兒侄鐸視予渝門其

歸也用韓韻爲詩

孫兒之沆之泳旋里爲詩仍用韻

過中前所 乞歸十上二首

初抵里第有作 望樛嚴塔

馬蹄河 圈頭寺老僧僧蜀人故

識黃太史二首 河決訪文鱗于舟子

慨然賦之 夜過蒲口

王華亭明府過舟中

佩水亭四首 別柴孝廉馨宴

高陽集詩

目次

八

登遂州祐聖觀飲鄭月軒文學次邢士登

鄭思成兩大夫壁間韻二首

再登殫忠樓 以下係已再出閣門之作

讀王太史宮人入道詩

予起家應 召目不交睫者四十日矣偶

夜半襪脫兩足相盪快相得也聞鷄結

襪曰不爲例 聞袁自如被逮二首

已巳嘉平廿四日榆關同諸文武祝 萬

壽 除夕用茅止生韻

除夕再用韻

山海衛城頭用王郎

中餉司韻

答鮮蔭使者鄭司憲

二首

駐渝海門人王獻我

授詩用其韻二首

殫忠樓二首

聞簫用韻

商山

小清河

靈侯祠

孝婦河

古狄城

靈異臺

錦秋浦

高節書院

高陽集詩

目次

九

過田鎮

臨園八首

適園八首

謙美堂十首

次友人韻

諸將二首

白燕

卷之六

七言排律

宋中翰參予渝水以九月壽母八表

其尊翁起岩公八十有七矣高堂

蘭樹翩翩中翰方陳文蟬兼金之賜

庭與白酒黃花相映也詩以羨之

壽王霽宇

有引

卷之七

五言絕句

橫塘曲

返照

野寺

玉林齋雜詠四首

丹白園雜詠

豐家澍

丹白坊

寄一亭

綠芊亭

翠漪池

高陽集詩

目次

十

雪香亭

散木亭

鳩居

斗園

芝泉

曉鐘榭

竹逕

石室

小園雜詠六首

錦川十二詠

觀音洞

松山

紫荊山

紅螺山

筆架山

錦水

湯河

小凌河

滴翠巖

瀛波

韭菜園

其二

廣濟塔

其二

中右夜三首

安錦州二首

效錢起江行四十首

賦得弱柳鳴秋蟬

宮中樂二首

遊春詞三首

潮

憶片石西

閒居

少年行二首

望雨

晚春二首

獨坐二首

高陽集詩

目次

土

桃口晤房素東尚書王清野令尹

願雨二首

苦盜二首

南城下

聞盜

獨坐

長安道

楊柳枝

聞鴈

柳花

西園

感事

座中有談虎者

偶咏

感事二首

獨夜

聞鴈

城下園

夏之日聞鴈

放舟二首

望雨

偶書

紀夢

農家樂

客行

長安生

閱古

雨

五月雨

憶舊

釋客

竹吟

秋意

歸來二首

僻園

高陽集詩

目次

土

澹居二首

河干

聞笛

此中

望雨

感遊 其二

半峰亭

卷之八

六言絕句

出塞六首

雨夜三首

感舊

夜過石佛

寄題沈龍江閣老扶杏館四首

寄題還青亭五章用趙杜野中丞韻二首
卷之九

七言絕句

秋雲覆城堞殆青空碧綃障也賦之二首

秋盡聞鴈 黃華峪周元裕之韻

二首 黃華峪元裕之後韻

二首 陶傳四首

瓦壑坡八首 東便門二絕句

臘八日兒輩譙集以兒銓生日也對雪有

高陽集詩 目次 三

作二首 月下雪四首

夜坐 淪關以兵藉地之毛

予下令種柳資軍餉也再來而柳始花

四首 塞吟二首

題畫 哭同年韓爾我太守

三首 送式野郭年兄歸公

車 得兒歸手書

錦兒寄字云問爹安無事早來

程皇海夜坐聞濤是日遭雨

除夕同兒銓坐小閣念 翁父深思感歲

華易邁誠黯焉自失也因拈霜髯明朝

又一年句用霜字韻

三月聞鴈 楊總戎隨碑

題拙尺河不入 中後所

寧遠 蛭花

碑忠樓用兒銓對雨韻二首

立夏用程幕韻 碑忠樓五首

樓中聞笳 喜雨

高陽集詩 目次 七

聞笛 喜滿趙二都督至

室韋都一首 奚國

雪國 別種也貞觀中入貢

獎丹 鐵勒

班婕妤題扇六首 讀陶士行傳

寄一亭三首 初夏聞蟬

喜雨 雨夜

馮騎都尉唐墓 東田莊

齊家口二首 劉生

聞劉岱與將抵關門

擬明妃曲五首

閔邸報丁卯

夜夢蓮花泊待月

舟行夜泊

野塘

重陽阻雨

聞官遊擬歸者作

桃花園馬上

草堂村尋人不遇

題友人山居

登高回乘月尋僧

春草

野步

擬過崔處士林亭

擬酬王摩詰過林亭

高陽集詩

目次

六

解悶二首

田家雜咏二首

與村老對飲

秋日遊李園二首

送王盧之孝廉署清江二首

馬家河禱咏三首

邊吳浣

經朱三陵三首

丹白園九月廿日見

葵花二首

六庄

夏日同齊賓甫劉安甫同居六庄

西野得長安陳門人信

平野兄從山中校以文石黃精諸珍種種

再過延福院

夜次洛陽用汪濟寰

給諫報

呂仙詞

黃華

牡丹卸小苑

冠縣道中二首

田莊二首

曉發武遂

送本通和尚

送曾省庵

白雲觀卽事二首

官詞

周鍊師說經

官怨

少年行

桃花灣

芳草谷

高陽集詩

目次

七

高陽臺

過督亢亭

少年行東霽文鱗

王茂才別墅

送友人

飲王慎庵茂才得其

弟莊將調會城報

送鄒泗山太史歸豫章二首

大將軍略地過廣寧遂下樓船歸奏方略

三首

十月既望晚抵中後

所

鹿磯方誕日

邊城春思五首

燕來四首

時予方以向平債僕僕蓬壑也小山叢

桂寧無體慚率成二絕用代人一兄其

教我

開闢

重陽日過劉元价司空墓二首

半峰亭

莫愁湖

望日愁紫荆花下聞鴈有懷家職方時在

南園

方正學祠四首

水末亭

對雪二首

悼鸚鵡十五首

偶成二首

高陽集詩

目次

七

夢中一絕記憶後聯醒來足成之

入同口

擬楊鐵崖小遊仙四

首

秋憶廵文

再紀夢

辛亥正月四日之夜

河橋步雨二首

雲中聞徐文江老師左遷留都二首

望仙亭

過城南

陸家河

雍城

八月朔日仍泊江口

過石帆山

快船謠

謁南岳暮道中

文淵閣手稿同張君

一先輩二首

送姜抑若城南讀書

琴瑟臺

會仙府

白龍洞

集仙洞

太玄泉

辭嶽

晚過懸空寺大風雪

春日別同社友用劉子貞韻

春醒

戲爲周振所作二首

錢梅谷以御史過任丘

高陽集詩

目次

六

挽趙瞻巖廣文先生五首

夢題杏林春宴圖

岳家灣望弘濟橋有

懷錢明府若木

送李參伯光素年丈

之太原二首

閱邸報雜詠十五首

題畫

戲贈劉蒲陽

題給諫壽母冊

蓮花港分韻得浦口

回船惜菱荷三首

聞砧四首

春懷感落花九首

憶江南梅花二首

兒輩書來云天雨電

坐丹白園廢門有感二首

董茂才索詩題贈一絕

秋日偕呂茂才陳太學飲甯年侄水亭二首

首

出塞 十月中所作三首

中石所不寐

望匪山營

副將軍桂同大將軍世祿巡大凌河

行再越宿而後至志喜

壯歌亭

閱弓箭手二首

高陽集詩

目次

九

月下再聞砧

小凌河

立秋先一夕聞砧

月下聞砧坐中客口

力不盡

駐臨海鄉看孤鴈歸

夜大風雨不寐因念諸將士四首

恭承三朝恩眷而寸草不能報春禪賦以

志愧三首

夜四鼓聞鴈

尋花

王舍人竹樓

雨中聽琴彈別鶴操

酬胡三憑人間壯丹

竹亭

舟中夜月聞笛

竹二首

夢作

杏山

步過馬龍坡

水磨寺聞王鑑心都尉所相地

吉家營雪

度大盤嶺

憶鹿乾嶽四首

閔王覺斯集有憶文

文起詩作一絕憶文起

哭門人李元治少師二首

彈忠樓兒鈐賦鴈字二絕句

高陽集詩

目次

廿

漁家十三首

哭馬滄洲大將二首

駐撫寧樓咏二首

秋思五首

九日彈忠樓作

軍中雜咏二首

諸將十一首

紀事四首

關門行

夢儒學舊人謁道

榜名馬自還時候九難 旨云

聞鐘

不寐

夜坐三首

大將軍出塞破

騎駝集

仲冬望之夜憶去年

仲冬望之夜四首

朱大將軍罷鎮歸中前投函問我為詩幾

之五首 冬夜二首

宋總戎燒荒出塞遂有事于西

夢在鄉 齋居祿咏四首

紀夢

卷之十

詩餘

朝中措 滿庭芳

高陽集詩 目次

陽關引 滿江紅

漢宮春 塞垣春

慶春澤 水龍吟

浪淘沙 春思 點絳脣 暮春

浣溪沙 望雲 生查子 秋思

菩薩蠻 清平樂 夏初

阮郎歸 夏 御街行 塞下

又 卜算子 新歲

謝金門 憶秦娥

風入松 塞下

臨江仙 瑞鶴仙

唐多令 蘋幕遮

效希文 行香子 雨

醉春風 蝶戀花

踏莎行 昇平樂 秋思

小重山 生壯歌亭 又 雪州白圍

又 齊東野語 又 蘇軾

御街行 長思令

高陽集詩 目次

又 又

塞翁吟 踏莎行 效平仲

霜天曉角 木蘭花慢

柳梢青 再疊

三疊 四疊贈劉生

沁園春 秋思

詩目次終

高陽文集目次

卷之十一

序文

陝西通志序

續保定府志序

青州府志序

大同府志序

高陽縣志序

應天鄉試錄後序

陝西鄉試錄後序

北畿武舉鄉試錄序

大明律集解附例序

漢疏類編序

歷朝忠義彙編序

高陽集文

目次

姚胤昌廣蒙求序

紫陽朱夫子全集序

大宗伯仰所唐先生文集序

王覺斯太史初集序

鄭思成悅偃齋文集序

姜仰若起秀亭集序

東國申象村文稿序

蛟門沈先生敬事草序

畢白陽先生督餉疏草序

何武莪諫草序

王鑑心都尉疏草序

侯中鵠亦諫草序 家乘序

徐太師文貞公年譜序

邢中翰恩命冊詩序

范夢章宏議序

長蘅堂榮哀錄序

督理事宜序

錢梅谷高陽事宜序

宋立家傳序

春秋房同門稿序

題二十三士春秋制義序

王進士永啓四書義序

周子寅南官會業序

高陽集文

目次

李生清仲制義序

卷之十二

贈賀文

賀總儲御史大夫藍石孫公榮膺恩命序

賀大名司理孫廷謨以考績膺命序

賀王明府申之恭承綸命序

賀少司馬孫公藍石以御史大夫兼少司

農入總務序

賀水部使者朱燦垣入主銓政序

賀刁誠如以戶部郎再視北平餉事序

賀韓淳寰以叢績晉方伯仍鎮上谷序

賀觀察解嵩盤以山西右轄備兵陽和序

賀王翼庭郡公擢山東憲副序

賀餉部郎李少渚擢少叅整飭薊門序

賀冀西渠以部郎擢守恒陽序

賀計部郎趙光大出守尋甸序

賀嗣龍周邑主擢貳雲中序

賀邑博周聖嶠先生擢守雲龍序

高陽集文

八目次

三

送水部馮起衡以報政還朝序

贈侯明府高魚調繁虞丘序

贈戎幕邵先生子壽奏績序

送王鍾嵩郡公入覲序

送蘇吾沈明府應觀內徵序

送周嗣龍明府入覲序

贈梅谷錢明府臺薦序

贈侯晉陽明府兩臺交薦序

贈周嗣龍明府臺寺交薦序

贈進幕劉溪王君三府交薦序

贈李恒麓愈後軍都督府仍視事北司序

贈武陟侯生入鄉較序

卷之十三

壽序

壽憲副惟浚劉公序

壽封君田太翁序

壽少宰復齋劉先生以八袞奉母夫人百

歲序

高陽集文

八目次

四

壽郭封公兩峰先生序

賀王罔卿年伯七十壽序

壽述庵楊太翁七十序

壽劉伯母章淑人九袞序

壽李太君某太夫人九袞序

壽李年伯母張太恭人七袞序

壽吳年伯母史太孺人六十序

劉孺人六十壽序

卷之十四

策 頌 表 箋 請 章

廷對策

災變陳言疏

詔省戚臣王昌疏

擬舉安邊疏

擬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賀 光宗皇帝登極表

擬初勸 光宗皇帝進箋

擬二勸 光宗皇帝進箋

擬三勸 光宗皇帝進箋

經筵講章

高陽集

目次

五

堯典

卷之十五

冊文 詔 諭 制 詞 上

擬 孝靖皇太后謚冊文

擬 神宗皇帝遺詔

擬 光宗皇帝登極詔

原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謚

文端王家屏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方從哲

戶部尚書李汝華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

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

兵部右侍郎張經世

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余懋學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漢儒

原任經略遼東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

高陽集

目次

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廷弼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瑾

總理督糧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恒

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經世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房壯麗

通政使司通政使王舜鼎

通政使司右參議呂邦耀

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協理府事錢象坤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宗達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周炳謨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黃立極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范濟世

高陽集文

目次

太僕寺卿丁懋遜

太僕寺少卿何士晉

太僕寺少卿馮嘉會

太僕寺少卿商周祚

太僕寺少卿王象振

順天府府丞畢懋康

光祿寺少卿白瑜

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

吏科右給事中章楬

禮科給事中余懋孳

兵科都給事中楊澍

兵科給事中郭肇

刑科都給事中魏應嘉

工科署給事右給事中惠世揚

卷之十六

制詞下

巡按山東浙江道監察御史陳王庭

浙江道監察御史蘇速

高陽集文

目次

山東道監察御史傅宗龍

陝西道監察御史高弘圖

陝西道監察御史張論

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劉榮嗣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蔡奕琛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耿志輝

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楊文藩

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王濬和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耿如杞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張光芳

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沈麟祥

刑部山東清吏司添註郎中馬之服

刑部浙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劉繼

禮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劉似鰲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陳所聞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管理河南朱國盛

高陽集文

目次

九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胡汝淳

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文翔鳳

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沈維毗

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萬齡

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楊廷槐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柴紹勲

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

字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

王志堅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添註署郎中事主

事金汝嘉

中書舍人姜士望

中書舍人莫儼阜 中書舍人楊景明

行人司行人丘兆麟

應天府治中呂恒

制勅房辦事加三品服俸鴻臚寺卿兼司

經局正字汪民敬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兼司經

高陽集文

目次

一

局正字唐允恭

鴻臚寺左寺丞趙以旗

東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劉垣

後軍都督府署經歷司事都事顧懋光

南京太醫院院判羅成名

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鄒袞

四川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候執躬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張以謙

隆飭永平等處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按

察使桂詩

整飭淮揚海防兵備道浙江布政使司右

察政馬從龍

浙江布政使司管理嘉湖道右察政兼按

察司僉事潘洙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察政兼

萬鍾

河南布政使司右察政兼按察司僉事

惟問

高陽集文

目次

七

四川布政使司兵巡上川東道右察政兼

按察司僉事沈朝燁

整飭密雲等處兵備河南提刑按察司副

使馮汝京

撫治荆岳整飭施歸等處兵備分巡上荆

南道湖廣按察司副使盧瑛田

分巡汝南撫民河南按察司兵備副使郭

士望

分守遼海東寧道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在

察議何廷賜

整飭遼東駐劄寬奠等處監軍道山東按

察司僉事胡嘉棟

江西廣信府知府衛道

山西平陽府知府高登龍

直隸保定府同知姚光祚

駐劄岫巖撫民兼海蓋管糧直隸永平府

同知張文達

管理遼東金州海防清軍山東濟南府同

高陽集文

目次

三

知李岩簡

遼東廣寧駐劄管糧山東濟南府同知馬

紹芳

山東登州府同知管自在州事段辰

直隸保定府推官夏嘉遇

直隸保定府推官范紹亭

山東東昌府高唐州知州師心

山西澤州知州王所用

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羅萬承

貴州貴陽軍民府廣順州知州萬曰棟

直隸保定府唐縣知縣陳于堯

直隸保定府完縣知縣徐克讓

直隸保定府蠡縣知縣韓光先

直隸真定府真定縣知縣王聘

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知縣張振秀

河南衛輝府新鄉縣知縣董用威

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知縣相邦教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知縣劉四端

高陽集文

目次

三

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

湖廣辰州辰溪縣知縣左天德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商之彛

廣東瓊州府樂會縣知縣吳爾植

廣西平樂府平樂縣知縣王泌

魯府長史司右長史楊允榮

卷之十七

墓誌銘 傳 祭文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右副都御史太

子少保淳丘左公墓誌銘

明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振野李公

暨累封一品夫人鄭氏合葬墓誌銘

明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

李公暨元配一品夫人陳氏繼配一品

夫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浚泉井公

高陽集文

目次

古

暨配封孺人累贈蔡人盧氏合葬墓誌

銘

翰林院簡討劬生王公元配孺人姜氏墓

誌銘

樊令公墓誌銘

明安州田烈婦成氏墓誌銘

明鄉飲大賓義官仲兄再吾暨配殷氏合

葬墓誌銘

憲副夢嚴王公傳

祭友八井墓文 祭憲剛李培吾文

卷之十八

碑記

重修大隆興寺碑 重修觀音寺碑

保定府重修敕賜忠祠碑

保定府太守嘉祥高公去思碑

雄縣王令公遺愛碑

高陽縣修城記 高陽縣重修儒學記

荷氏縣重修廟學記

高陽集文

目次

主

擬奉 詔撰重修都重二城功成碑記

洮河濟軍倉記 周令公重修橫堤記

武強縣重修漢前將軍關公祠記

山海關重修顯功廟記

卷之十九

尺牘上

答徐永平守 答李本亭太常

答馬總戎 答游直指肩生

答永平餉司周之夫

答岳石梁

又

答李直指應昇門人

又

東毛總兵文龍

諭孟遊擊

答王霽宇

答沈總兵有容

答張永平道春

答遵化道張樸

答張涵月

答岳石梁

又

答孫總兵祖壽

答劉義齋招陳

答王總戎威

諭趙率教

高陽集文

目次

主

答沈總戎

答岳石梁

又

答林主事

答陳給事爾翼門人

答袁節庵中丞

又

東馬總戎

東關內道

答冀北道王完虛

答馮木庵

東陳直指九疇

答趙副將

答畢白陽總憲

又

答馬總戎

又

論副總兵

論楊家讓等

答董秀才

答郭戶部林兵部二

主事

諭陳九德

答劉崇宇

啓葉首揆

又啓

答唐令公

答王典史

答王霽宇總督

東馬總戎

答山西劉開府范董

答馬總戎

諭參將劉永昌

答王威總兵

諭王牧用

高陽集文

目次

七

答王霽宇總督

答張永平道

答萬廣宇

答袁山石

答李總兵

答尤總戎

答李總戎

答郭主事戶部

東李兵垣精白

東葉老師升玉閣者

趙兵書

又東魏閣老道冲

答朱工部門人國盛

東李御史應外門人

又

東熊燈石操江

答馬總戎

答程中丞公祖

答翟凌玄中丞年丈

又

答唐令公

答原任遵化道高中白年丈

答葉首揆

又啓

答永平徐太守廷松

答尤總兵

答袁開府節庵

答張總戎士顯

答王總戎威

答王總戎世欽

答畢白陽

高陽集文

目次

八

東錢餉道士晉

答山石道表

答關內道劉

答趙兵書明宇

答王總督

東山西開府劉范董

按院徐卿伯

答昌平部鎮道

東喻養初撫院

東高澍宸觀察

答李太常京山

東左僉憲

諭帖

答戶部郎曹履吉

答葉贊畫

答吳總督

卷之十

尺牘

論帖

答吳本如總督

東馬總戎

答袁山石

答山石道

答毛文龍總兵

答尤總兵

答密雲道葉兵備

答白完白

東薛正亭開府

答吳御史關院之仁

答徐知府

答劉橫海親丈

答王霽宇

答鄧環丘蒞撫

高陽集文

目次

九

答寧前道表

答馬總戎

答吏侍李湘洲

又

答岳石梁

又

又

答馬總戎

又

答項錦衣

東王總戎尤總戎

答袁山石

答畢白陽餉院

答南京撫院周

答柯和山通政

答李戶書崧毓

東馬總戎

答寧前

論魯之甲

東田少保親丈啟茲

答魏道冲閣老年兄

答袁山石

又

答徐永平廷松

答游御史監軍

答薛給事大中門人

又

答張屯院御史汝懋

答王霽宇

答傅仲綸御史

又

又

東內閣

答徐永平太守廷松

高陽集文

目次

三

答岳石梁撫院

答永平道張春

答高陽唐令君

東葉相公老師

又答

東韓象雲相公

又答何崑杜相公

答張總兵士顯

答劉御史方壺

答孫司務元化

答沈總兵有容

答毛總兵文龍

答馬總兵

答王霽宇

答楊修齡年丈

失名

東湯陰令

答登萊田監軍

答梅長公開府 答周餉司之夫

答陝西撫院孫洪陽

答登萊撫院袁節庵

答趙兵曹明宇 答何主事天津贊司

意 答馬總戎

答通州盧兵備維屏

答馮御史按浙汧水

東王總督霽宇 答岳石梁順撫

東葉相公老師 又啓

高陽集文 目次 廿

答玄節推門下 答侯秀才武强

答王霽宇總督 答岳石梁順撫

答李懋明侍郎 又啓

答袁節庵撫 答沈總兵有容

答王霽宇總督 又啓

答岳石梁巡撫 答馬總戎

答蒲圻令吳門人炳

又 答祈夷度賊方同年

答王總戎威 答李松蔚尚書

答岳石梁 東臺翁葉老師

答李庶常若琳 答門人 孫紹泰

江用世 車葵理 趙洪範

答刑主事江用世門人

諭協守滿中軍 諭西虜

東葉老師首揆 東趙濟鶴吏書

答沈總兵有容 答齊庶常心孝

答李兵侍懋明年兄

東唐令公 答游直指肩生

高陽集文 目次 廿

答李總兵 答廣寧道

答袁山石 答畢白陽副都

東葉臺翁老師 答王總督霽宇

東孫藍石 答廣寧道

答張總兵士顯 答岳石梁薊撫

答袁山石 答岳石梁開府

答徐成 答馬總戎

諭趙副將 答廣寧道

答郭餉司 東葉首揆

答岳石梁蘇撫 答趙老師

東關內道 東李松蔚尚書

答王戶樞體三親丈

答萬廣寧 答馬總戎

答通州道鄧環丘 答山石道

答岳石梁 東畢餉部

答廣寧道 東關內道

答昌平部鎮道 答陽和王總督麟郊

答畢白陽督餉 答于念東開府

高陽集文

目次

三

答蒲都督 答沙縣令門人解學

斐 答郭光宇濰縣

東涇陽令馬年兄 答田平楚

答梁吉齋判官 答鄔齊雲建昌太守

蒙書 答劉中丞如綸

答督師王任吾 答湯陰李令君

東李元治少詹 答燕縣令吳公

答閭鳳陽少司馬 答舊令公唐

答仰二親丈 東李元治

諭楊副將 答骨關王政陳令威

答禮垣葉君實門人

答杜總戎文煥 答尚書張

答唐令君文安 東潘學道舊令公

答仇員外門人 答岳石梁延綏中丞

答玄給事 答滿總兵

答易州道沈兵備 與陳失名

答張盧龍 與陳去名

家信 寄高莊令鈴 答武邑諭郭生居行

高陽集文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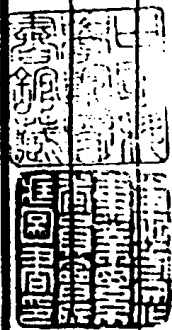
十四

答湯門人 與南兵樞范質公

與蜀撫傅元軒 與湯陰家書

答人論地方戰守

文目次終



高陽集詩卷之一

高陽縣志

吳橋范景文贊

五言古

謁楊太常椒山祠

楊公負奇穎舞象成奇調孝友自天植義烈爲
譚笑兩疏志竟酬一泓血未耗代遠名逾尊祚
薄神復耀皎皎夜臺月風吹清庭微我來採芳
芷灑泣一投吊

高陽集詩

卷之一

題田家圖贈喬明府

何來生幅綃寫作田家狀老農自力作僮婦相
照餉穰穰秋稻秋輒輒車上野磬有餘閒官
租不負嘯簫鼓鳴粉榆壺榼向林莽拈點隴頭
雲呼盧醉盆醖渠盤映如銀拊髀歌蕩颺誰念
三時苦竭來同一缺誰知百姓歡總是公家貺
猗歟花縣春玩此圖中象

偶作

上天自好生殺機輕豈動百千萬不寧日爲天

地用即使不寧來乾坤已成訟試觀法臣法何
殺不歸正古無百歲人無亦愛生重忍裁石莒
蒲爲殺風生名微供數車薪不燃鐵鏈銀乃痛取
腦和菊花不當一朝賽及盡五百年到此終成
慟青豹有輪迴安知不爲開嘗讀清吏牘曾笑
請入甕

夏四月不雨山出雲風輒散之有作

我聞雲從龍亦聞風從虎如何雲方興大敷風
輒吐應是龍耽眠意不霖下土以茲虎縱橫日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何雲問舞虎固有睡穴行風豈不苦風威未易
當而爲虎儻我願睡龍醒留雲護雷斧再願
虎戰恣勿噉風力沮唐家龍以文周家虎以武
文武自兼資雲風迺相選嗟彼簑笠翁鋤禾日
當午罷鋤荷豚孟走以告田租風伯大無賴驅
雲致不雨田祖若爲笑事干天公府龍借風道
秦虎借雲張楚躐躐寧爲備矯矯寧爲腐方今
大聖人風雲萬物皆

隨園雨

坐隘園北窓下獨日當午烏陽迫近疎
簾不收拒時五體亦覺以早爲慙而草
木垂頭僂背如企思上澤無何大雷雨
而僂者昂垂者伸亭中人喜可知作紀

兩望之

予園自隘園亦作萬生主園中千萬生生生都
待雨予方遺桔槔以傲豐隆斧激其一作霖流
膏蘇下土果爾怒呵香金蛇爲我舞須臾溝澮
盈怒生怒如虎振槍葉成聲鼓腹告田祖我亦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三

雜咏

汾陽亦麤官而動合至理君寵恩自渥寵去思
未已部曲卽敬落國難忍不彌卑騎豈忘身胸
中早定矣其處觀軍容廼成大君子相州九節
度誰咎公無紀

其二

黃扉豈不安而廼攬兵紀略已料我兵正

堪理馬隆列兵廂十萬橫千里蓋牟東鐵山西
南瀕海渙以我排余皇直逼青石底扣舷三萬
人附艫三月米四衛歸于囊三韓仍我鄙叩馬
非書生少保已退矣

其三

倉猝起田間五日平臺對霽威是卿言而勅合
外內刻夜閱層樓寒雲月變隼單騎下潞陽周
匝胡萬鎧白板驅風雷亦覺駭駭再勅略檢
開用返懷光轡漁陽天爲鳴盧龍月如醉以我

高陽集詩

卷之一

四

當獨衝遂消東西燧五月候殘區一朝集羣豪
後先上七千有餘髻竄喜郵馬殲更快韓
僧雍朝廷任一官所嚮成功易忽開兩撫軍雜
以中樞議事亟伏師貞事平恣小吏師勿用小
人所願當軸記

其四

騷哉吉士綸而廼身試忠吳趨何足聞浪托爲
車攻清水河水赤白草坡草紅智不足周身愚
竟以害公漣如當陸血其心映大空

其五

狡狡主事嘉，跳身為鬼雄。竄跡東海濱，而興三屯戍。拆枝為樞，役圖殺偏廂。隆撫遼，乃禍遼。力學同室子，既以借我力。遂以冒我功，官緣恢復始。謀緣繕脩終，移口媚新樞。嗟心傷大公，予終欲無言。愚而詐，迺窮願。客金縷，腰鈴轄未可克。

漁父詞

洋風何逢逢，洋流日泱泱。白雲茅屋邊，綠水蓬舡側。放歌一棹閒，提網萬魚集。尚不分鱸腮，誰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五

能惜鷄助簫鼓，聲殷雷終日。垂青笠，蛙廩項為公魚租。催且急，蘆火豈不然。漁舡饒苦色，無心雲水清。不競風波息，澤畔有獨醒。從來不相識，再贈蜀上人。

飛錫下孤洲，渡杯安行脚。結宇枕清流，素心那復淪。泡影風動幡，波光月臨箔。洗鉢食分魚，喚鐵客招鶴。汀樹起孤雲，漁舟藏大壑。嗒然跌坐間，消此無生樂。

戲贈

苗苗照迴波，玉臺聯二妙。嫵然乘風着，與泥同調采。采須及時無，寧謂尚少。

洋口雨

洋口雲頭黑，野老遙相謂。一雨見蛙沈，再雨驚魚沸。爾家上平田，穗乎可穫未。

蒲野行

蒲野下豺狼，何地不荆棘。盡室辦兵食，何人不偪仄。霧露空為朦，熒熒天為惑。綺羅照輿臺，而誰憂社稷。組練護扉牆，而誰念邦域。百人共漏

高陽集詩

卷之一

六

舟迴日防滄，三老泣扣舷。衣袂祈補塞，

夜登陴

老綠發庭槐，涼颺夜侵迫。城幕兵如賓，梁泥燕作客。厲氣一循城，水荇漾波白。燈毬亂星檢，行扈亦愛惜。天高河漢親，便可汎夷貊。

凌雲行

凌雲臺高議，未暇千里遙。秉鉞護神京，那得及空寥。登登豈不築，而聞黔首誰桓桓。豈不兵而徒咏招搖，眼見逝三屋。生人任離漂，骨肉非身。

存而念骨肉凋所願傑豪人安絃一更調

生鶻行

生鶻疎秋骨不殊健兒心元戎出道陽
松林似聞絕轡野虫尤已成擒如何方城南而
復報陸沈東兵南北合不見馬駸駸勇哉觀
客迺肯入賊深但能前殺賊小何足吟

濡陽行

濡水既統城而不斷何略濡火可燒心而不戒
震煥命兒報警急而猶作喁喁大口所訖言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七

騎已搏攫尚認捕守兵起居方勤恪不戢耳自
焚城火已爲熇不絕且自陷城水已爲蹙哀哉
房次律而同死抄掠州牧仍丈夫陷胸亦寬綽
士女且有千束手人嫌繁廼聞濡北關壯士何
嬰鏖百餘大白指而竟拒弩曠田家一與伍憤
激出雙鐔誰哉弱纖兒銷要而力却麼么幾匹
難方州頗有碧

文安行

虞縣文安古廣陵尚有城其地空曠其人

橫從來丙丁年互換爲傾一平門鋪一不備

虛至尊營如何烽未傳而已避地生聞說土寇

導豈人盡室行縱使百餘騎未必收果勒登城

便不支何稱百萬兵嗟哉幾大吏絃弛須用更

雄令行

仁哉雄令尹孤城空萬家城既不可守守亦不
能逃何如散四方長楚樂無涯健兒枉跳梁入
驢徒紛拏忿騁無所掠不堅亦無瑕惟爾貪婪
更政虎賦方蛇營素不營城置置復置彼癡黠

高陽集詩

卷之一

八

半相朽枯苑競爲譁聚徒護一軀而叢萬咨嗟
豈謂城常空不守空爲嘉大雄與小雄衰柳仍
寒鴉

遂城行

此地古梁門荒臺堪四望如何百餘年而竟遜
陵上大鄭小鄭君子姓多凋喪令公亦已忠學
得何其壯殺切屏爲樵荒途強無慈繪圖耿全
試入對勞張元刺問袖中疏判官竟堪將父吏
朝促寧蘭無寧障城土不作甌兵鄭不議劍

死法無死教鼎鼎相背項

辛苦行

四平野二郎脫

辛苦中來備言辛苦走初盟護老親事急復

難守同作蘆中人泣啓房公口二鼓聞城頭寨

裾衙城島健婢下墮中有婦扶其母一婦成家

兒步趨獨相後女牆尚未過頓死刀劒手相牽

赴城河十郎入水留九之女呱呱一聲已觸笏

八郎生不慧婦與死同數長郎之仲兒文彩光

祖父與其弟五者俱赴河泊蹂尚有兩婦女死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九

不知何樓當其墮城時安知城河陡泣不敢爲

嗶呼不敢爲嗚哀親敢乞扶乳兒敢乞穀水聲

方如雷殺聲更似吼一木羣婢持小大木爲耦

忽聞撥棹呼有船可恰受搖搖上曲堤驚魂堪

定否身各無完衣安問徒蓬首再拜雨如泣我

繫尚堪剖

戰城南

老鷹烟霧質騰散雲沙際健兒自健生况復乘

秋颼軍氣覺未揚豈其藏佩悅當急倚觀軍諸

公不踔厲適聞戰城南亦獨觀軍銳誰其纓六
師而卒競伯疑祇言貂不足不愛馬不駛始尚
需大矧其終爲怛狀數聞徵大兵盡室解歌杖
安得大英雄一鈴賓月竈

范陽行

燕南鹿太常矯矯人中雋一聞陷范陽幾度驚
相問以予忉怛心聽說還疑信既見遺權官應
知城蹂躪閤門德紀中天其有遺慈平治詎無
期而忍失忠蓋翹首望雲天惡足將無迅

高陽集詩

卷之一

徵兵

大吏下徵兵更從鄉兵還鄉兵聞遠征點
名已破膽主兵力解說爾兵勿選悞僕射如父
兄况復交鋒鮮不比鄉兵勞實實教摘猶不見
元戎車新從間道逐

聞意報

天地頓無情而日陷州邑殺人紛如麻掠人亂
如縈豈無六師臨鐘鼓日爲襲有踊輒破缺安
問大小入大絃日以緩小絃日以急緩急亦何

憑間里日鳴咽尚須豪雋人更張不暇給

一夫行

一夫餐分二枵腹夜負壻滿然下秋霖高風易
爲涼况其念四野妻孥遠相望火甲亦登陴而
不食官糧紛紛陌路客骨肉疎爲防渠亦念骨
肉事緩姑同行不看掉臂者傷城顧覆隍

端五先一日有作

是日爲亡室王夫人生之日憶丙辰予
病夫人力勸予歸是日舉兒輩觴夫人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二

更有衷言曰官久且大責難謝矣予佩
其言而旋以諠譟抵闕決歲是日兒輩
爲夫人設食饗焉有作

予留賦歸來予肯勸予爲予豈更還回相與安
鄉舍祿久思愈深官長責難卸念爾平生言誰
復爲世藉歎後射伊優風前料穉穉亦旣樂且
耽而乃憂天下弄兵九地驚執法千夫訝予本
澹蕩人逢場輒欲罷室別六經年家別四歷夏
瞻焉望并州羈如不復暇準旣慙中書恂寧堪

再借胡不從有勞而圖一時蜡胡不送五窮而
爲七萃禍念爾其茹荼知予非啜蔗弦月下檢
闕有懷歌子夜

八月十八日聞雁

雁從遠澤來似厭羣雛亂離離相顧鳴各識中
澤窺去年我復來汝回聲淒斷今年汝復來我
留歲且半今汝行將歸而我仍羈紲古稱雁有
臣豈以宵爲早汝誰奴與賓秋春同汗涉雁特
對以臆曾不羣雛憚一輩已摩天弋人寧挾彈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三

冥冥過長安爲君寫照淡長安見我歸應爲勞
人歎

咏史商相如廉頗

兩蚪不競淵兩虢不競谷交臂立同朝而寧懷
怨端不見唐虞際吁嗟相推轂蘭生當紛拏誼
不愜私衲索城壁可還擊企瑟亦復豈無秦庭
血不濺將軍輻從容辭舍人感慨如可掬乃知
俠烈士當爲社稷福

其二

人亦矜予容而遇怨輒動况復不容者忿激能
不憫恩由契濶多怨隨反復重好勝廉將軍意
氣凌儕衆一聞先國家負荆而自訟嗟哉蘭人
賢名位幻相閑幽谷飛弱莖峻巖隕喬種悠悠
同衿子無爲氣不用

關山月

一對關山月再對關山雨關山雨與月合作關
山苦日暮雲飛揚絕漠衝風怒雨急水聲咽况
復臨山岫四顧虛無人械撼振莎羽有劍長倚
天略試渾脫舞化爲破痕風兼之射潮弩還我
關山月昂昂光天宇一夕其清光千里人同廬
贈劉生

念爾成金吾謂予能玉汝豈予曾助君實爾能
張楚貂狗何足云狐虎正堪憐一意以身當羣
猜遂此阻鴛鴦下西崑翺翔以求侶珪璋達明
堂融藉以安處爾問古梅福應快予相許

孫男之滂編次

卷之一終

高陽集詩卷之二

高陽孫承宗雅繩著

七言古

將進酒

幕中宋程兩君作將進酒偶置案頭遂
効之以勉諸將

君不見駿狼際駒去復廻六千三萬相競推生
不成名致身早安取縈然丈夫七尺哉將軍之
高陽集詩 卷之二

膳之印都如斗黃金可銷骨可朽倚天有劍蛟
峒長狐短鯨長須擾首月抱關西孽鳥驚旗梟
克汗獲匪醜青茅白馬還公等與君但飲黃龍
酒滇黔捷胡不聞月羽日羽渾紆紛跣跑更駕
一御之雨如稀勇謀如雲爲我著籌狼烽息天
下誰人不識君鯨亦垂天飛鳥亦驚人鳴麒麟
高閣久拂拭君今誰是第一行

關山月

有琴不上關山手有杯不傾關山酒枯坐關山

月自明對人寂寂還搔首幾看月色似家山
光片片白珊珊昔照寄一亭鬢綠今照籌邊
髻斑自知雙鬢不關月却恠樓中月更寒關
人苦關山月冷艷寒華相映發千里鄉心一
鏡懸何年夜踏驚池雪關山月苦關山人眼
此塵攢相傍親塵未淨生青珥何況風起元
規塵

渥洞口

渥泥城東渥之鼓兩渥簇來渥洞口家家橫
養弄潮兒舴艋在門魚在留簫鼓一聲走村
翁

高陽集詩

卷之二

二

眼相看未曾有小艇耐將采芰荷人堤不解折
楊柳假髻裝瑤半疑真却顧綠志驚老醜漁梁
南畔第三家裝運蓬蒿宮半似似是玄亭楊子
雲下惟寂寞不窺牖

夜泊蓮子口喜雨

春深芳草何爾爾同人載酒醉旖旎篙師欵乃
聲殷雷窮日計程三千里帆飽衝風撲柳花舟
維入夜泊蓮子一泓月浸波光寒萬井林橫暮
烟紫因憶去年秋潦落駱駝灣外禾如洗豈

但解灌田廬胡爲泥中行且止四野瀾翻侵座
明片雲頭上雨忽成岸頭老鴉若爲催波底癡
龍矯欲起無乃馮夷解世情爲我長年添新水

蘭家口

三河吞滅蒲陰下餘流達勢奔如灑縈紆浩渺
競相參蹙縮淵潭瀛之野何年天地頓開圻巨
靈壁浪雷車轆石足盤礴百川柱左足踏莎天
倒瀉突兀匹練陵陽西衣帶紫紫禾爲赭灌潭
風雨龍車迴穗乎不獲居無屢疑遭狡猾老豪
高陽集詩 卷之二 三
稀戲來枉道弄妖冶幾欲拔劍斬此妖不然犀
照蹴如苴陵谷滄桑念何常福心那得怨風瓦
掀髯一笑暮雲橫蘭家口東河堪把

贈孫孝廉啓泰

君家兄弟兩執親喪倚墓門而居者六
載詩以贈之

容城城垣大如斗今古賢豪萃作藪靜脩之脩
忠愍忠撐柱乾坤萬不朽行天日月地江河出
奉君王入父母孝廉崛起兩豪鄉手撻天常爲

世紐黃金臺上已知名高堂舞絳歌曩壽一朝
風雨下庭幃大椿零落護花剖夜臺長夜寂無
人忍見野林孤兔走九原日憶念兒心六載枕
苦相與守諸婦同集一畝宮優龍劣虎聲如咽
蓼莪有句不成讀黃土一坏淚爲阜紫荊花爛
雨盈襟鴻鴈影聯月在牖隴笛咽寒幾斷腸夜
烏泣雲空翹首我親亦未嘗君食帝書日月懸
培塿感君兄弟倍心醢孝子忠臣天並久君家
兄弟遠相傳亭亭玉樹師且友能與朝廷生異

高陽集文

卷之二

四

人應得異朝還報厚

雜咏十首

大礮砰砰小礮悉硃礮未瀝礮成汁三大營操
亦暫息

其三

狡狴錚錚學兵樣鄰城却笑官叢謗餉不減人
人減餉

其三

夜之城頭走健令據鞍不問城紛定兵勿索食

兵可敬

其四

短衣白帟稱鄉勇觀軍抽調克巡警大箭長弓

英雄猛

其五

一蟬老却滿庭綠雙燕掠殘半灣玉當夏主人

看不足

其六

遠阜崔嵬洲窈窕飛花飛絮春多少野棠枝上

高陽集

卷之二

鳴好鳥

其七

駱花叱撥黃金勒云是上谷五陵客醉來馳轡

長安陌

其八

凝情遊絲縈白日遊絲斷續隨風疾長柳不分

絲如織

其九

冬日如鐵夏如炙百物還應人愛惜莫謂無情

輕柔柳

其十

老燕帶雛綴舊壘畫梁銜取龍清水雛又生雛

真燕喜

鹿太常

天下尚在鹿太常十生九死天茫茫當遠千里

交考通立朝百折不挫強金花奏居雷霆下天

子明聖名更芳如何困人一不戒塵紛起幾

南疆太常許為庸人守百不傳一拳空張大入

高陽集詩

卷之二

小人豈不慘殺慘猶或遺忠良豈如此者大慘

烈太常一死天無光予每屈指計平治應需十

輩定紀綱太常其一歟雖滿太常亦死又何望

即使太常歲滿百亦終一死死何妨獨是當今

望平治時非殄瘁人六亡家居自好需綱繆織

兒撞破忠良當殺一人空人闕殺盡織兒何

足償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二終

高陽集詩卷之三

高陽孫承宗雅親著

門人馮洪業茂遠較

五言律

初入丹白團八首

解組脫調館考盤來碩邁呼從先輩少坐覺後
生多妙語千人廢閒園二仲過松筠欣意託相
鄉欲婆娑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不是龍松菊由來聚屬鴻操觚仍學子擲鏡漫
成翁髮壯驚虹白顏衰笑酒紅平生憂國意孤
劍倚長空

其三

肯以金門隱而忘玉版祭池閒飛燕子初古種
宜男法在舌無二聽殘耳有三歸來重據地歌
酒亦須酣

其四

從來蘆狗監亭背泣牛衣自是天難問何妨世

與遠寄盧看對舞白鳥見孤飛其性投深樹
枝不可依

其五

水木歡相見鶯花况復濃歸來羅雀地差可起
高春且自憐寧翼其誰比以龍紙田多不治詩
債任縱橫

其六

策馬何堪數冥鴻似可騫遠能成獨往祇益貧
君恩海上方難覓橋中局易翻老拳閒却畫編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不羨難孫

其七

耐久青燈在尋常白髮生一官餘激骨廿載愧
浮名宜拙人從笑身閒意與清柳花渾撲面春
雪有藏鶯

其八

凝脂披青管軟丹入碧山白扉澆佛水鳥几隱
江闌野性疑天樂深恩憶聖顏十年無寸補
應愧點朝班

喜職方兄抵舍

相次羈名網相憐去住心偶聞啾使到且喜聚
同襟倦鳥還欣託幽懷可自任明時歸去也不
羨兩疏金

房侍御函問云惺沐定中章程寄二首

休假旋粉社函言自栢臺出山原小草解組能
長林倦翮還飛蚤雄心老自猜滂憐千里忘天
廐有龍媒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莫是猶龍手應懸持虎心聖朝歸散吏野眼換
塵襟懶慢從來慣疎狂意詎深須知麋鹿性偏
自適長林

春日八首

爲予風色好况復平生人此夕堪留與良宵豈
再展飛觥驚耳語呼雉憐愁憐一笑醉顏破管
然天地春

其二

百里餘三戶石其間水濱以予憂國意念此物

華春梅酒天心改沽曉歲需新時平饒徒令
食娛嘉賓

其三

兒童催老大先酌見屠蘇有訓還趨鯉無歡可
弄攤帝綸光素業家學愧貽謨欲振春暉藻
乾坤尚腐儒

其四

春箭迴銅漏辛盤間瓦盆低徊三十載搖落北
堂萱開筍堪流涕含飴幾黯魂杯棬不忍見口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四

澤在兒孫

其五

愁來不問夜謝草竟如何官有含香入人誰載
酒過極宸瞻綴豹枕市聽鳴珂笛裏關山月隨
風帝宅多

其六

去年同此日揮笏點朝班六引前惟帳千官
珮環風擺旌虎豹雲合樂披蠻下里星辰夜

從統聖顏

其七

白飯尊開早黃龍
帷御遲遙知春色
好先上萬年枝
刻燭愁黎火揮毫
集鳳池寒鴻風雨
夜何以慰相思

其八

不學東方子金門
嘆陸沈疇知頻看
劍耽寂一抽簪劉
向遨遊意羊求過
酒心年華惜一倍
搔膝恣長吟

馬家河放舟二首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五

聯騎窺青渚揚舲
脫紫氛片颿初挂
雨遠岫自成雲勝
地懷孤賞名流集
衆芬倚觴渾欲醉
不著臥遊文

其二

煩暑欲披襟同人
忽解纜滿高棹影
深雨歇雲容淡對
酒須成歡平花當
及蒼前舟杳藹間
幾度迴風參

同口移舟

野航堪載酒鼓枻
一經過漸入白洋
水平橋

照多相鳥風舞袖
倚燕語行歌不是
思歸餽綸向碧波

入潞

渡口官河狹風波
不肯前遠灘急倦
鳥野宿傍漁船枕
簟饒秋意笙簫破
曉烟停盃一以望
旗棹月清圓

夜泊白子港

獨抱江湖意不涉
江湖邊對此望津
口還同秋水篇遠
岬疑無地懸流別
有天浮槎不可問
何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六

以濟長川

夜過水門有懷冒令公

此地何時別驚心
已十年美人不可
作捷石自河輒結
纜依高岬聯鑣踏
曉烟寂憐湖上月
戀戀繞朝纓

馬頭月

馬上看明月清光
應更鮮中天開萬
里不借水夜宿客
影侵鴻雁香風入
錦幃西艇不肯隨
相

月下城頭

弘濟橋放舟

襟情一葦間
究在懷滇夢夕氣下
暑雲空寒掩
月練的飄鴈驚羣
燈照魚龍波渺予
千里心聲
汰無易羨

舟中六首

陸沈勞硯北
一日見浮家林晚鴉爭樹水深驚
傍礎遠峰留落照
歸櫂臥平沙詞賦工何益還
來問釣車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七

澤畔一燈孺新聲滿棹歌
宛虹殘雨盡柔櫓夕
陽多圻岸斜穿笋開垣
細雁莎臨流千古意不
是傲風波

其三

耐可乘明月一篙擘
曉烟蓬聲急夜雨燈影亂
鳴泉星斗低連樹蛟螭驚
扣舷懸流回泊者莫
是千載船

其四

野蕸更無漏月明
空在船披襟臨斷岸結纜近

高天生事輕
鷗外浮名過鴈前
夜深漁火點風
燭下寒烟

其五

村酒詩思苦
客衣寒氣饒
怒濤襟鼓吹激羽上
雲霄晚榜收
重習風飄落野橋
誰家依綠水雅
子弄輕潮

其六

停舟一以眺
采采米囊花
野寺餘殘衲長林促
暮鴉遠看綠樹裏
合有赤松家人誰
憐縞紵吾
高陽集詩
卷之三

欲話桑麻

陳村港

澄烟蕩蒲牢
夜色侵莎竿
卷幔月移舟
攬雲
盈把灘頭鷗鷺寒
箇裏牛羊下平浦
風成文楊
花一點鴈

野寺

可能出半偈
一爲歸嶺藤
傍水溪聲靜
環橋月
影深夢花纔吐
葉荻簫欲成林
幾樹無堪語
空
憚不住心

榆林渡

忽爾勝亭雨布帆洗更青西山來爽氣秋水落
寒汀樹曳波心月槎浮河上星沈蛙聲聒耳一
鴈斗奇冥

齊育軒邀飲遂拉同遊

滄索登樓賦君共問水濱野航恰受容樽酒欲
留賓落日情偏洽歸遊興倍新吾師權得意舉
細覓文鱗

暮抵弘濟橋別同遊諸君子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九

斗酒城陰暮相將罷釣綸雲霞香結袖星月靜
隨人詩思醉逾健交情別更真樵青還有調浮
白亂無巡

九日詣舅氏里

出門開遠目芳節又重陽宅相堪誰寄金英獨
自芳有途臥宿草無酒醉莫房尚想成童日提
壺向北堂

同閭開府浮檀鹿職方乾岳沈職方彥威

杜武庫培亭孫司廳初陽袁山石自如

劉闢內如綸萬廣寧同予泊三大將

馬滄淵王敬之尤定宇山寧遠眺首山

諸雄要馬上用程幕韻

其簡家居好纖兒自不關遍尋遺父老一掛書
江山野寺疑僧定空城有鳥還潮回應寂寞研
騎下屏顏

其二

予當開小隊爾復念予瘞大患身方劇忠言藥
更多燕泥看舊壘鶴表識新羅幾欲擲孤劍其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十

如漢患何

海亭川韻

雄襟開直里餘閣更亭亭不是環瀛海誰堪托
北溟龍淵夾日白劍水插天青楫鼻揮池墨錫
山勒一銘

臨城雨

臨城竟日雨蝸洞寫征衣夜火連星滅陰雲共
暮飛山鳴豺虎下谷暗蛟螭歸鳴咽看人更勞
寧試采薇

其二

入夜潮聲急兼之挾雨風風檣挂石髮霜劍佩
垣衣齊馬千羣難官蛙馬竈饑漢家饒猛士無
復歌雲飛

其三

大兵初合陣連雨洗迎秋濤怒夫兼湧雲騎月
共愁一泓歸萬壑孤與擁羣流聞說開東邸專
封定遠侯

聞石塘報用鎗韻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七

白馬關頭馬傳來北轡斯遙知明主意永夜下
遼西魏絳寧無餌漁陽自有聲壯心還劍舞不
是爲開雞

其二

八夜看焚惑朝來朝議生誰將舌上劍一割塞
垣兵未抵黃龍府先驚白馬營岳家軍好在
騎漫雄行

不寐

正是總金輪授策竟夜聞鈴櫓風自掃塵壙

仍分欲下高人榻驚飛猛士雲曉鐘春不盡客
思又紛紛

辰

子月十八日子夜不寐次日爲王夫人忌
不念規予意番來定世波軍中長不寐地下近
如何絕塞傳烽急浮雲變態多西原千里月夜
雪幾經過

人日抵寧遠有作示同行幕僚

經年渾作客此日又逢人入幕原相洽出門覺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七

更親華顙驚歲月孤劍老風塵便得平
將拜紫宸

其二

相看人到日都說日爲人一復知天地重來愧
主臣漢縉饒歲額遼澤王春尚自勞公等誰
能愛笑頻

其三

可能當此日不復愧斯人許爾饒榮耀堪誰
反尉主恩黃髮重交遊白頭新莫勝嫌嫌俗

絃好自親

其四

亦擬人如日獨憐日作人風霜還自苦肝膽向誰親
附髀精神減論年歲月新家園有纖縷兒女簇盤辛

寧城夜雪披裘詣老松下低徊久之風色

清絕殊饒遠致遂訪幕中諸君子同滿

將軍論兵

夜雪不成寐堪誰問子歎世情高駟馬吾意對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十三

三騎樹老此疑古更嚴箭正道鴨鵝池上意一

爲借前籌

喜尤大將軍論兵

小閣聊懸榻將軍揖客回壯心原倘易俠氣肯

低徊着翅人龍上驚帆天馬狹匣中有寶劍不

爲短絃開

擬兵自遼澤入滿將軍自請

兵要從天下功須不日成將軍漢寵後赤膽向

予傾願抵黃龍府同戡貝勒城問山片石好爲

爾勒燕銘

馬都護畫鷹

好試屠龍手且看攫兔圖迴風留勁草蹀血洒
平蕪窟自成三狡雄誰失一駒健兒飽氣意把
群聽吹簫

寧城元夕

一片長安月向人特地明遙知燈火夕不解玉

關情挹海鯨吞酒刊山鐸作銘這回堪痛飲幾

欲問從征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十四

其二

小樓先着月差可一披襟大地無離落同人有

盃簪星河開火樹笳鼓競清音聞說寧陽石特

憐不二心

元夕閱煤山歸見人家燈火喜復成聚通

其生事可掬也有作

不作紇千雀猶存瑣尾身中華原樂土流冗亦

王人強結清平調番憐生事貧向來其苦意三

款禮和親

其二

山月向人靜
礪雷驚座鳴
阿誰學盛事
兀自顛鄉情
甲首謹投石
丁年盡請纒
聖明東顧急
何以奏昇平

寧遠閱城

帝室山河壯
巖城車馬同
抽刀迎旭日
拔旆當雄風
海色侵征袖
軍聲蕩瀕空
東朝開邸第
閑說待元功

寧遠遲兒鈐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主

聞說家園信
相將爾共來
如何驚鰲後
不見便鴻回
意作倚門望
思深奉几隨
小樓夕日下
念爾幾低徊

抵寧遠却寄田高崗齊賓甫劉維翰三憲
丈時三丈
開城欲歸

欲去番相遠
別來覺更親
羊裘春寄傲
象局日成新
肝膽向誰是
形骸對爾真
小園芳樹發
酒念征人

抵寧遠得劉安甫廣文書却寄

三年別笑語
千里寄封書
官念同懷子
何奉一起居
水晶盤自好
金僕姑何如
丹白厨中月
相看未忍疎

其二

以予鼓鑿日
念爾餞饗時
月向投籤冷
風隨聽角移
如何丹白裏
促膝夜談詩
調騎歸來好
低徊有所思

其三

一官堪寄口
騎馬問鷄樓
傲狎春秋榜
矜看歲月題
論文高足笑
投牒上官攜
座外佳桃李
雙柑好聽鸚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共

左肱下用劉生韻

一丸塞絕塞
三策謝嚴尤
爲愛孤峯秀
頻登百尺樓
欄熒當夏火
潮湧入邊秋
不忍獨醒好
功成乞醉侯

爵咏榴花用韻

有鳥憐芳樹
寒花弄曉暉
落紅還片片
賴采故飛飛
似識春華好
寧堪剝啄稀
家園歸未得
應

眼憶菲穠

偶集句

爽氣澄蘭沼金盞夜漸闌朱樓雲自蓋魚海路
常難野潤烟光薄山空木葉乾更慙衰朽質未
敢憶長安

雨後

曉來饒意緒一雨萬人家亦自憐飛鳥其如掃
怒繩倦雲高鶴井積水下龍沙心折雄風裏無
勞挽鬢華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七

又雨

晚霞不自信十雨未成期四野膚雲合千山倦
鳥低鴈行微有陣花隊欲迷枝獨有田家樂
芄慰所思

答友人用韻

日夕烽烟急風塵聽子回嚴兵萬甲合略地五
下開漢代誰麟閣秦原有劫灰同襟相問信不
復念參陪

秋思

同一曲在誰復戀三台白簾先秋捲黃花盡
日開登樓聊騁望鴻雁逐羣來獨有孤飛者將
予別緒回

苦雨四首

不耐秋窓雨冥冥離緒多三山不可見九水漫
相過沉漏疑寒露驚濤想怒波明朝山對語秋
色更如何

其二

何得生蕉葉愁中關雨花長楹徹錦杆高蓋下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六

疑笳合點東頭篠同催生耳車長安一鴈去莫
使片雲遮

其三

永夜不成寐非關戀故園渾身應是膽一指豈
牽龍山近容排闥天高欲叫閭低個孤劍在終
自負深恩

其四

故山歸未得且此撫孤松石寢疑蹲虎波洶有
伏龍梅風生畫角梧雨落疎鐘秋色相憐意寒

雲幕晚峰

同鹿職方程經幕田都護登黃嶺讀戚大將軍盟忠樓詩遂同馬李兩大將軍表劉兩兵備項金吾少慰

聖神開萬寓片石當重門地險堪乘障天高欲叩關殘碑留勝算孤劍答君恩脉脉情何限前山落日昏

入一片石五首

予卧病數月起閣薊門甫入一片石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九

疾作有天無人有君無臣伏枕流涕予且死此體憊矣口占志恨

秋風亂禾黍夕日下牛羊營壘迷官道烟鬟繞女牆中流石作柱枯室玉爲堂社稷安危裏狂生自不狂

其二

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門關大壑開雙闕孤亭壓五環倦飛憐弱羽蹇步愛孱顏桃漱饒生事高以不可攀

其三

好磨一片石一勒燕然銘萬卉隨雲綠四山當戶青亂峰時讓月樵火半疑星可憊饒山鬼飯心夜聽經

其四

押牙傳言語挿羽聽鳴珂石簇平原少峰高落照多闔扉濤正怒乘障雨初過莫漫憐征佩山山有薜蘿

其五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十
小草誰如石大毛自有關向來憂樂意此際後先間山引輕雷入霞容孤鶩還似聞黃閣老亦苦紫宸班

一片石公署作

四山燠應接當牖不須延占候長河爛嚴更竟夕傳月蠟羣鴈過風峽片雲冥耐可隨留滯胸春湯相相

其二

幾間無結構片石孤亭開一負遊魚樂獨看僧

烏回松溝當仰落巖岫同隅來其想披襟在爽
廬尚可裁

其三

古人憐弱子遂川忘華簪而我盤荒微三年損
道心關山一以眺明月幾長吟不盡秋風意誰
堪聽橋砧

其四

雙嶼迎人面涼颼吹短襟好將山水會攬結時
清音古柏森千尺纖蘿苑一岑誰能勤拂拭一

高陽集詩

卷之三

爲沈雲潯

其五

偶逢山水樂何異幽棲時漠漠生烟遠亭亭舊
樹奇近人唯好鳥邀月有涼颼再歲苦行役相
看獨在茲

山海關二首

甲冑詩篇少乾坤歲馬多幼仍看海市壯擬挽
天河塞上入先老山頭用奈何羣雄騎語日一

劍接經過

其二

入夜聞刁斗將軍可是程天山開重地怒海威
孤城生力兵方壯角弓氣未平一傳出寒令不
待裝裝行

中左

誰遣山爲塔空餘司寇名宛丘龍意合疊嶂屢
雲生大礮急驚雨偏車尚列城燒燈呼將舊一
當詰戎兵

不寐二首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世一

漫睡何曾穩荒鷄不肯鳴繁鴻鄉信遠說虎壯
心驚一榻人千里孤窓月四更起來修夢紀却
喜晤同聲

其二

大覺醒爲夢經年夜作明挑燈焚舊草請劍橫
長鯨雨雪衝鈴語風濤雜鼓聲通宵睡未寧不
是爲孤征

聞楊文弱備兵關西二首

關西今世業曾掌大農司憶關西舊事

遠期安危中令膽且暮故人知每嘆雲林

其二

漢患東西虜危邊父子心後前班共綴俯仰
千尋展想功方大紀羣交更深寸心天地
我願同襟

送房生

生爲予友鳳修公子予師中丞公孫予
去并州時生纔襁今一見之頃披予友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廿

雄風愴然今管賦此

與爾交三世相看喜不勝父風今始見祖武若
爲繩泣硯窺天遠遺經卜代興松楸盤岳麓
仰窳高層

送刀郎中再餉永平

幾度關山月同君馬上看秋旅吹野戍橋燕舞
春鞍壯略餘觀筆雄心賦鵬冠盧龍雄要地孤
竹自清寒

三十五忠有前後二序

蓋自官府盤互而忠死者藉藉死不同要于
死忠也魂一變成虹血三年藏碧慘矣烈矣
當踣高踏厚時徒悵悵于令咫尺誰爲矯意
一舒怍怍者況其叩九齒而祈焉 聖明御
宇忠直爲昭亦旣念忠矣遂爲忠詩三十五
其人隨筆次不次第其人故詩不必盡其人
人不必盡其事

趙太宰南星

予館局時太宰輒從里中寄聲時泰昌初起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十

廢不及太宰最後乃出海歷天部有良心疏
標行特峻予在邊以莫知其鄉廣之太宰惓
惓于楊墨橫議禽獸也而相勉殊深未幾跋
于謫所然終不及識太宰

太宰蒼羣辟中權擢四星良心議聖聖那忍獨
爲醒雅志開楊墨有懷辨渭涇投荒天更遠終
自在朝廷

高總憲攀龍

蓋錢梅谷納言宰予邑數言總憲之賢也當

其起廢緒則願擇所以了天下大計者而懇
勸予予既入政府每從所知有衷言予攝樞
多綜其大總憲謂當合綜小大以周念潛寄
聲後乃悉予兼了屑屑者不必自身也而信
之僅從念潛門一望顏色而未交一語後竟
以璫禍死南樂以予爲總憲及太宰清 若
側也蓋予有疏明兩公入京師而左滄與止
不奏

東林饒善士予敢附東林矯矯高司憲中宵竟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其

自沈幾行憂國淚一死抗章心莫歎重泉閉高
天見遠襟

周侍郎炳謨

侍郎齒長予而同籍中特嚮予居每爲隣同
直講每以所講相商確頗有常 聖治者與
要人語予每好盡言而侍郎愛予特甚然不
以予爲過兩家綸命易手提之氣意兄弟也
予行塞上侍郎出春明爲中要所昵尋卒
翰林二十載荷蒙上明光秉詰懷先德執經侍

聖皇三長在國史一疏計封疆大雅誰堪繼名
山好陽藏

楊副院璉

蓋副院與李宗伯合議祇 睿宗予稍駁之
二公待受予言更相得也曾爲副院擬 制
簡而移宮之議以恩補義頗從左僉憲是予
言初以彈逆璫罷抵范陽則丰書移予惓惓
爲天下計既逮抵京則要人欲并殺予曰公
左俸將以某甫 君側無何正人中有憐楊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其
左而賂南樂爲地璫乃逐南樂殺二公而恚
予

大心楊副憲沈志萬言書割毒手難下撤簾功
恐君熱心良自苦劍術未應疎千古英雄淚誰
堪別帝裾

馮副院從吾

副院修關學以躬行爲大指初同四品班每
晤言則移日相厲以聖學也讀予督師奏更
以聖學許與獨愧慙意不副副院其倡道關

有天中閣以學禁殿之副院導以此殿

少虛竊道域一見契予源溯氣情孤注春風坐
而襟月仍留閣上學自見天心白雪真孤調無
松撫素琴

何總督士晉

予初讀總督工須知書心異之吳去聞少
字稱其孝之武也尋以諫草乞予敘予頗著
其忠孝大節有遠識深心而言路異議遂志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七

予甚予又以直外制爲總督撰擬及留京策
程出衆更惠予特其故厠予東林而總督以
成譴卒

拘手何司馬百年孝作忠勛名高兩粵工記補
三空力扶纖兒秘冲居上相功夜來聞迅震猶
凝見英風

左僉院光斗

予入宮論適僉院煥屯再三詣予語予爲
同中小人異中君了合天下憤一問

是唯虎之使其自來徐之俟其自化激之
則甘爲小人而勢合僉院拜予言及南樂初
合諸子有疏言中外交通而言官爲搏擊不
利社稷僉院寢其奏曰公在外吾輩方恐是
疏入將無生理及生出春明而後竟以增殺
增不忘殺予矣

桐江僉院左遠志包寒區稂莠愁難盡荏苒
里連不虞驅走狗南樂自翻走狗今脫精彪化碧魂
猶烈應堪儆石孟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六

李御史應昇

御史少年有志介彈劾不避權要見大條進
不以正殊怛怛彈之而繩南樂尤力南樂
以御史師予願附予履其流而爲予乞邊敘
予不敢受而御史抨彈更力增遂殺御史而
志予爲黨

直哉李柱史不忍見被倡有草腸逾烈無生骨
香力能光社稷重豈獨門牆結淚殷勤語猶
報聖皇

夏御史之令

御史以劾內草廠爲羣瑞問遂至批瑞之類
瑞有疏送閣口傳治御史予以御史覈革而
內持之兩相掣何得偏責御史特寢其事後
大瑞理衛來傷其類者遂借効毛弁害邊事
殺御史而咄咄曰此某所左袒免者而恚云
殿中執法吏夏史擁雙鞭激手批奸類忠言戡
弁魂以予扶直意念爾應時言誰謂酬恩重
成禍福門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光

周中丞起元

予以募舟江淮寄聲中丞也中丞念天下大
計特護所募舟茅生而又護其治軍實各省
數百千更以舟遺也予以潞河之請駭中要
旋三河接中丞書謂關門繫天下安危而宮
府安危更關天下時選騎在門詞中丞嚮予
也後以忤織璫殺中丞而恚予特甚
予當回潞水手曠自留京舉世戈相嚮唯君意
轉傾壯心脫距盡健臂當車輕三歎還驚骨斯

人竟不生

繆宮諛昌期

予不敢以先輩接宮諛卽宮諛謹接予每坐
傾日多節誼正言乙卯五月六日事宮諛持
書問予敘何司馬諫草有不可不問不可
諸君子其後按大罪二十四以爲宮諛佐之
遂殺宮諛且將及予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忠貞繆諛德秉節入承明白髮縱橫下丹心懔
慨生自來憂社稷誰復計身名死謝髯闍老無
煩老婢聲宮諛述入時司里有孽卿罵不爲官
諛一語痛哉

蘇考功繼歐

考功爲予師房中丞所拔士予自諸生知考
考功以畿令入都門同鄉相晤語甚相
相勉考功亦若以長者接予泊予行塞上而
考功尋追逆黨死蓋新天子改元予始聞
考功狀

仁憐標遠流東閱世紛包荒期住泰
不日插籬疎其誰翻雨雲長松風雪下
此一蘇君

張太宰問達

予嘗朝與太宰同官七品也又十年太宰
大列予猶七品太宰道廣而雅不早予每爲
予言相州韓稚圭以予相州人而乃翁曾官
相州萬泰間憑幾諸大政予頗參大議則當
事從予而太宰契予特深予行塞太宰等罷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去無何以璫破其家而歿其門人黃閣老爲
言罷其通

太宰清通手登朝四十年弄丸一玩世夾袋幾
賢家以殘方破身從死更憐慙勤黃閣老一

汪侍郎輝

侍郎先解館而避也蓋從予議二十年兄五
而第之渾樸不作乖崖而分別白黑其所不
可責育不奪也不迨璫而迨璫之黨得戕制

里中寄扇頭詩予亦以韻答有八節灘頭
蓋相期以大義云 新聖人方以蒲徵而
聖明方重道夢一亦人存材是金爲礪人其玉
比溫生平不自異身世見孤鶩宿草經秋老誰
何問陸渾

丁簡討乾學

羣天下大賢大奸多聚都下故都人士習于
集苑集枯多賤簡孤子而喜趨附簡討抑何
矯矯特操也當在庶常遂占標邁英魂烈烈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過傾朝羅拜地其化蜚且天長虹乎尚問之
予友米君

京輟饒豪略特操或鮮終英雄丁翰簡抱節何
公忠豈獨賤中要其將矯媚風天街羸馬市遂
覺入羣空

鄧中丞漢

中丞初備潞河兵予屬也擢薊撫相得驩甚
然非知兵也而精敏有幹局能以意繼岳中
丞治悉意草虛冒補成帥廢缺矚然有後勁

之思人故習江右風節每言南樂胸中黑以青
來不辨遵薊也其接何太僕實以氣意而遭
貶削卒後來者遂從中要議

按薊論修守能名戚繼光中丞來訓練我武頓
惟揚揮羽習驚鶴投鞭驅虎狼如君凋落盡誰
復念封疆

袁御史化中

予曾以翰林與相度慶陵御史與同年張御史修德乞指龍眠處有社稷升恒之祝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易扞而歸予所指御史雅念予不以此見也
當葉台翁去國予次韓時欲去予兩人而予
在邊難于去故錮予于邊而云不欲其留不
欲其去御史疏有當門蘭人謂指予然非指
予也御史疏理無何增殺御史予旋罷逐而
要人亦復後先逐去死

曾憶攀髯後鳴君相慶陵鬱葱屬社稷日月永
升恒予既觸羅網君仍辨葛藤秋風蘭已老門

可復誰登

吳總督用先

侍郎與先職方同門而左浮丘姻親也特相
契東事肯佐予議不少自異以附時無何南
樂倡減兵省餉中外靡然侍郎徒有尺一嘆
駭而已潞河之行侍郎晤語于途相與駭嘆
諸君子之逐也當在喜峰張兵使先緒云韓
象翁又逐予不覺駭嘆兩語俱聞都下而要
人切齒相次逐削侍郎抵里卒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念我同心友疆場戮力時風威移帳幕雲色變
旌旗官道慇懃話私函繾綣辭至今憂社稷那
得不相思

顧憲副大章

憲副之尊人曾備益津兵事舊知兩公子大
章大韶也憲副主西曹以錢受之宗伯來晤
語甚驩調司馬子曹爲屬司馬行塞上憲副
歷儀部出備闕中兵事尋及于難

公子翩翩俊津關舊有名西曹初造羽司馬更
論兵予既浮渝海君還備漢京衛來憂國淚

度齋雜錄

王甫冠紀

司寇撫繼鞠南威惠立朝懋懋教尚風節予
有疏飭法有旨旬日外司寇與鄒南阜總
憲稱未見予疏言此必有蒙兩臣者兩君子
俱以過謝法稍明而兩君子殊不引咎也司
寇嚴政府結中要貶制卒然朝廷終受此患
中要盤官府從來社稷憂君方愁偃月時已恨
清流鉤黨關炎祚同文豈宋謀不知槐柳客相
高陽集詩
卷之三
見夜臺不

魏給諫大中

給諫初劾蜀人王德完語頗不典予稍疑之
而給諫不予咎也洎入掌吏垣而予行塞給
諫遂以中要盤互得神其家清如水平固
嶄嶄有略而死中要也天下聞而哀之
聖朝初願治特起駁流銓報國賢臣頌懷清秋
水篇天方薄上善人亦嚮中涓矯矯匡時聯達
時一愴然

魏總憲元標

總憲以五十年宿舊為天下名儒其應徵而
起不復作舊日風稜予謂威鳳祥麟蔚為世
瑞其用更大而異議紛囂總憲故與魏是泉
中丞以風節相厲恨南樂之撞家居也每歎
見泉無兒乃從政後得削奪
握臂五十載抱學上君門林栗方持議曹鸞漫
叩閣以茲常侍貴翻令孽卿尊何損千秋業終
頌聖主恩

高陽集詩

卷之三

美

王侍郎之案

吳次輔曙谷以乙卯五月六日事問予于邨
予謂不可不問不可深問文云唯上乃可
用此語洎慈寧一召仰見大慈大孝千古為
高時侍郎執欲深問尋得罪去後再起乞予
敘其議予時方藉侍郎發問焉特予之敘謂
極力護之必如此極力發之必如此而侍郎
不謂然予嘗謂天下之患莫大乎下知之而
不敢言侍郎敢言即所執為過亦足破後世

或然之膽而生害之死不復憐之過矣

聖孝高千古神慈翼萬昆如君或過計于衆那
孤寡國是誰能定人知自不言何如留此議倘
可警司閭

周主事順昌

予不識主事而痛其以誼死也其于魏給諫
逮時結婚頗類予鄉王大司馬遂結婚楊忠
愍于獄也而主事遭禍獨酷予友鹿乾嶽璽
卿嘗客主事所善門人朱生能以身伴主事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于忠雖依璽卿爲周旋也主事固應得此生
乎後亦以痛悼勞瘁死
吳市高華子一祠捐半千君同吳市隱高誼薄
雲天蒙洗當官日盟成必死年朱家談大烈生
氣尚依然

夏文選嘉遇

文選解褐爲予郡司法以平允佐府公爲良
予曾爲文選擬封前文選謙朗有風格一入
都門爲世標嚮旋謁歸後趙太宰執衡將大

合豪手澄汰品流特起文選于里未及試
旋遭璫禍坐胥廩以死

中要相盤互人傳鋒氣來起君還典劇驚代一
掄才未刷鸞鳳羽翻成鷹隼猜至今城旦處心
初有遺灰

周御史宗建

御史與齊主事琦名讀予擬程義以爲里而
願交焉予不卽習御史而時見御史祁彈鳳
稜也予行篋上御史彈交璫者甚力無何去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而後竟以璫死恐諛者方以殺媚而含酸茹
歎誰能矯掌爲解者

谷永忠串伯安昌薄小生漢家四十萬新嶺滿
西京有劍誰堪請無門不競聲烈哉周杜史尚
作一鳴驚

周同少朝端

同少時與楊左諸君子爲義烈多忤忤于公
憤而撫膺鳴指自非膽諱之士未有不爲聲
君子遙悚者故更爲逆黨切齒彼楊左遂欲

絕其類而借殺于脫遼經也一網慘矣

定秦漢劍在閭宦却相尋朝豈乏陳寶人其生
永欽以今趨媼相寧自披雄襟駢首都亭淚誰
憐慶忌心

黃御史尊素

予不識御史然往在塞上頗憶御史上邊事
卽未悉邊事乎而心實忠遠無他瑞補起御
史以織璫死嗚呼殺御史者次第以御史殺
矣御史死爲公忠而後死竟何如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何必悉邊略其如有遠心生來饒勁骨身許比
南金世自矜功狗君方嘆陸沈如飴歸視死那
悲友芳林

劉知府鐸

予不識太守而曾讀其中書語詩殆憤世以
意匡諷者而竟遭湯火佐殺者豈有意好殺
特恐以不殺許璫遂媚璫以殺而今且議抵
太守以殺然不足抵太守也嗚呼等死耳而
多一媚一殺可不念哉

幾自憂時意讀君懷世詩一庭方作頌生靈
能支忠矣二千石宛哉三字辭于今抵禦骨
恨未相宜

萬郎中燦

予不識結郎當塞上聞結郎受廷捶死天下
聞而究之蓋官府盤互之勢成而借結郎以
張虐燦嗣後草菅士大夫頗令錚錚者一變
爲嗚嗚而蒙死以諛嗚呼誰爲佐璫偏殺者
誰哉詔瑞客門看槐柳齊自憐心似水不忍用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四

如泥批患狐爲虎防微牛有羆縱令身玉碎其
肯學鷄栖

吳御史裕中

世人微富貴遂媚要人至殺其所教殺以媚
而兼殺其防我富貴者以爲不如是無以貴
富貴而曾無何媚其富貴之身也近傳御
史以逆執政死執政白曰見御史竟死乎御
史也執政則媚人以殺者然乎予不識
史而借御史以警殺機

八 殺兩者爾亦竟殲之胡不恨紹登而當迫
子思乃知中毒手都是外纖兒幾日輪迴却相
這可有辭

張都事文

予不識都事而都事之大父行爲予友者二
一同舉思行一侍郎我續侍郎方爲一切指
目曰結璫而都事其子姓也以璫殺豈其結
璫而得死乎都事不獨身潔忠而似爲侍郎
一雪此言也死亦何恨

高陽集詩

卷之三

望

君家饒宦業那忍負嫌名兩祠驚方慘羣言量
未平耶鄆終有步惹苒漫成聲宸喜韓中令恩
仇不欲明

趙宗伯諱秉忠

宗之登甲辰榜則太宗伯益都趙公佐大衆
伯武進孫公主禮記宗乃得師兩崇伯駿中
要時毒及同宗伯益都分稱輕手武進而以
憤鬱致匡時大略百未一試而先被自語後
一此於毒也宗衰殘不能出門戶何時

望總函痛哉

少年登上第况復負才名以此遭蜚語其寧損
舊聲重來躋泰道似可展生平幾日謁歸去驚
傳樞馬鳴

公侍郎鼎

侍郎與予友王劭生爲同年友相善予乃得
交侍郎也侍郎豁達有醞藉同郡馮宗伯琦
以友爲師雅愛其博雅侍郎亦以經濟自負
以詞苑約結其奇而遭璫禍死

高陽集詩

卷之三

望

綸池傳世風學海見人龍老宿饒雄略清塗寄
遠蹤要人方據重而我一當鋒念爾集枯意其
寧爲世容

孟參軍淑孔

參軍初以游御史表遊擊將軍將兵灘上時
指御史乃及參軍尋罷去以楚中及輦上諸
君子薦來渝水見而復游御史知人也令參
五部軍事送之東江閩毛師底裏奔沿海沿
泊連歸正人能一一悉窺窳無何璫以御史

事連入死詔獄其對簿激烈詳明不少屈也
參軍有子能文今不知何如

錚錚奇略士矯足嚮風波一葦東江上千羣漢
北過從容甘對簿慷慨憶揮戈知爾還堪用不
憐在網羅

某子甲南部郎

當中要盤互舉世若狂然有秉節而不能殺
亦有進熱而身先隕南部郎少作風穰曾絕
宦姪晚爲祠祝以微高遷而嗟嗟死矣小人

高陽集詩

卷之三

聖

枉做小人豈不信哉笑罵由他周旋作我胡
不念之而妄謂要人真能生人死人也

天意成忠彥而云丞相瞻望塵矜有拜入幕敢
稱賓亦有工爲媚先憐愚若身乃知虛扁手不
起不生人

予爲三十五忠詩益深有感于今之君子也
今之君子既自別于小人輒好合天下以獲
一隅而反爲一隅其失在以同爲君子而不
不以君子爲同故不獨所損有君子將所益

有小人夫天下各聽其願以共酌大尊我既

分岐于所損而亦或不能適及于所合夫損

于我方兢兢于不合乃合于我亦不得盡如

其願其兢兢更甚于所損由是同我之異援

異我以爲同而我亦且徬徨四顧以自爲異

故一翻一覆天下之殺機無已時而一代之

元神通乘于翻覆之數而不能固然而天終

不令小人乘君子也當君子不勝小人則天

固已預生大聖人大豪杰伺天下之紛蓋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聖

式于正是大聖人大豪杰或獨在上或獨在

下或上與下兩相適力能安小人于其所而

使小人爲我用其調之制之振以名法收以

才略無激之使其無忌無迫之使其有合蓋

小人乘君子唯是耦以乘獨合以乘分凡君

子所恥不忍接憚不敢爲皆小人所收爲乘

君子之具當其低回岐路未嘗不願借君子

爲覆而進不得容則退求其耦急且與乘權

之小人兩相合而志殺天下之異已當是時

豈惟有順之抑且有佐之而又或有借之至
自謝為三百年廓清之略而去猶曰兔死狗
不烹也嗟夫此其人亦曾脩簡行為大家宛
弟而至此予觀舊事戴御史縉之頌直屈給
事銓之頌璉纔一兩人便已為天下詬病而
今且為一兩人幾遍天下然璉所殺數千人
視今為甚此豈今之殺數為少無亦今之頌
數為多也然則百餘年後之風氣更薄而百
餘年前之忠鯁猶盛乎起三十五人于九京

高陽集詩

卷之三

望

未必人人大有勛烈而大有勛烈者必此三
十五人彼其忘君父之倫而苟一時曾其躬
之不閱而勛烈何能故今天下在急還忠誼
于人心使君子用其正而小人藉君子以盡
其才特不得恣其妄于君子予觀 高皇帝
之驅三 文皇帝之靖亂 肅皇帝之逐奸
直還星日于天還河山于地還忠義于人
今上起藩服綏大烈同符 肅皇而天縱神
明以平奸宄而振醒之人則又同符 二祖

夫天既生大聖人以撥天下之亂則夫提衡
一世之人心為 主上則君子小人遂以安
小人于其所而無使乘君子天其屬二三大
豪杰哉丘壑中且為天下望之

哭鹿乾嶽太常四十九首 有序

范陽鹿伯順以進士高第主計曹政署廣東
司輒發金花餉遼 神皇帝震怒索金花急
大司農急上他金且謂伯順不說堂也伯順
得謫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為伯順誦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哭

言者歷 光廟熹廟兩朝起官遷司馬曹主
職方政予兼樞務則伯順管章奏題覆從予
行邊予後當居東則伯順推銓司矣伯順辭
從予凡後先有事予邊無不增秩或以遷調
不成行若辭銓居樞辭京轅居邊歷四年僅
以敘遷副郎遭瑞惠從予歸口不言功功亦
不及惟伯順獨耳今 皇帝起太常管光祿
事請告其居東柘地四百里退七百里無
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光祿細大兼營無一不

似發金花也旋里居范陽之江村奉太翁
兒若孫若曾孫遠近百千及門之士無不服
鹿夫子教蓋太翁佩其先侍御忠直爲教伯
順奉太翁之教以教諸子洩泄融融不知
世上有窮通得喪毀譽成虧也今年秋敵犯
畿南州邑告急范陽令謁公爲守實無一備
伯順以太翁命人城方走尺牘索砲手高陽
而不餉之兵不齎之城不聯之衆心張空拳
調練而敵已薄城伯順禦之東而西偏有踰

高陽集詩

卷之三

星

垣邊者敵遂登陴嚮伯順索所衣伯順怒大
罵不絕口而嬰白刃不避也尚欲絕氣于明
倫堂不得入乃歿于東城小園而一僕某從
伯順死難予所袍手不得入城從太翁他適
得無患予既知伯順在城而聞城陷口噫伯
順死矣噫天乎死伯順乎世人利害之屬有
窮通得喪有毀譽成虧至死生而極乎固
規伯順之一窮一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
今乃親覩其不二死生乎悲天念師譏成重

兵不戰乃起患何人若平不以人料僻而
成乃昇之其人翁粹以責其成而又百製其
肘纖兒旁睨不樂其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
也乃隨念爲章有矣伯順詩伯順蒞官大略
別有紀

鴻鴈冥冥遠孤飛亦念羣如何連沒滅空自攪
縈紛千里登樓月一簾倚席雲相看滿眼淚不
獨爲論文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三

哭

念爾嘒嘒氣半稜予所欽仍來尋逆旅別淚失
江村此夕柴門月當年草地心都來今夕感偏
愴老人襟

其三

一居同五世都自愛忠貞亦解岡陵壽懸同草
木榮勸酬兄弟意貽燕子孫情但認眞爲諸誰
遽幸杜名

其四

尚有高堂在如何便許人原來嬰鑿老偏愛

愿身秦策雷霆下投鞭滄海濱瀕危都不死
死見誠臣

其五

一片婆心切常思救世人眼看真骨肉情恐比
鄉隣百中鞫難下三屏膽未勻南來呼嘔日幾
度念嚴親

其六

大敵籌多勝如何小敵傷由來習什伍只在自
弛張拘吏難爲肘癡人空有腸丹心終自苦白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哭爲君長

其七

念爾身多病憂天意未平聯鑣驚健骨脾缺憶
長纓既喜家餘慶應看世可清誰知人已死吾
道欲何憑

其八

壯子未已處都寄有心人以爾忽零落其誰關
笑掣高才屬散地旬野盡風塵念此心還折堪
悲社稷臣

其九

以我懸弧日勞君攬轡行扇頭親筆字杯底薦
書名懷袖春風滿交酬德意傾眼中渾若見恩
是氣如生

其十

百里宿窮日約分兩夕程歸尋濡上寺遺恨范
陽城稍意爲長別寧甘放並行思君不可見反
覆念前盟

其十一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曾請江村里柴門月色新衣冠聯五世尊酒象
三賓星爲膝兒聚天從腔子真生平知已盡此
意鄉誰親

其十二

記得薄單車出便門君當病少愈予更凜
深恩未得驅羣力寧堪憂至尊念茲相別意何
地返忠魂

其十三

豈有鹿乾岳解衣以乞生痛餘南人恨不絕難

陽聲一醒開長夜丹心付太清瀟瀟風更咽
注爲君頌

其十四

有父承先德課兒成大忠促裝東海上護法北
司中德紀人倫表文盟世道功祗緣惡面命仍
以一當戎

其十五

有兒承燕翼無恨抱麟經易水終成白燕山未
了青魏公爭殷上汲黯在朝廷事已渾爲藝人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誰思獨醒

其十六

麟經家作譜大義究分明旣已謀人國其寧愛
此生聊將一日事以謝萬年名遺恨江城在阿
誰護帝京

其十七

十三山上月還照范陽城海石秋留碣燕南痛
結纓有生終報國不死豈圖榮一坏埋英骨東
園萬古名

其十八

纖兒不自意獨有一全身百計方調戶一職已
破閭兵原需詭道天更愛真人莫訝城門火長
虹豈作燐

其十九

不奏山公啓來參庶子軍花管馳暮雪錦水悵
晴雲幾載龍爲腹一朝雁別羣涼風吹短笛淒
斷不堪聞

其二十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三

人或薄正直天豈助權奸旣已摧梁木其難撼
岳山無家問弟妹有恨濕斑襦滿眼英雄淚東
園草木斑

其二十一

記得居東日旂旗在眼中短衣逐夜雪長缺嘆
秋風戰野推鵠舉車偏識馬隆空拳不可下遺
恨誤英雄

其二十二

予辭中令膽念爾比韓公不避雷霆下來居戎

馬叢氣如急殿上譏爾滿軍中試問當吾世寧
堪失此翁

其二十三

由前三十載邊料何其饒自託封侯骨誰憐殘
客腰一乘東下馬半插侍中貂借爾程孱膽忠
魂不可招

其二十四

千秋人是鑑一代將登壇嘆笑辭顏謝安危任
范韓大忠憂社稷高誼啓衣冠莫聽東來水瀟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五

瀟風正寒

其二十五

恭憶神皇帝于臣無厭心似從真爵祿以覘假
胸襟千里秋風鱗一清暮夜企念君當此際抱
病幾長吟

其二十六

擬公生一世胡乃死其身抱病骨仍健居危名
益親謂天多不定豈道果難均且夕風雲會如
公復幾人

其二十七

王師逐鹿野騎范陽城有烟塵隔幾時道
路清元戎騎不戰司馬憐相成事已看如此如
公何以生

其二十八

莫驚南牧馬爲逐遠神京豈不念州邑而仍惜
甲兵頻年煩訓練一夕恐爭雄却恨南雲矢不
加賀進明

其二十九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五

古人重骨氣骨勁處偏剛以爾神疑志于時天
秉陽寒潭秋月近春礪靜琴張自是饒村韻思
君入渺茫

其三十

可惜英雄骨空埋三里城官仍擔世道死不盡
生平事共纖兒誤學緣定力成覺華山仰月夜
夜照清卿

其三十一

海古孤城遠名山咏十三昔曾憐退鷁今遠道

旋嵐似驟潭成夢猶龍不是晴大招空有些何
地問遺簪

其三十二

樓船當下瀨舷側黑雲平檣燕凌波起海鯨盪
橫橫登山仍佩月解纜一揚旌倏忽安危裏誰
能辨死生

其三十三

當在圍城日書來字字明雲中聞吉語簾上發
新兵似喜皇猷遠寧虞子盟開在一再讀無

高陽集詩

卷之三

蓋

淚爲君傾

其三十四

柴門新月饒有客問雷樓家自懷綏劍人誰剗
藥犀蝨曾存狡越單亦拔罷齊念爾生平略空
悲檻馬嘶

其三十五

十萬提司馬濁撥涿鹿城有人催轉戰何將竟
寒盟豈不憐鄉惻且同護上京君當悉此意此

恨幾時平

其三十六

爲子須純孝當官豈詐忠行閒常戮力退處不
言功學擅三冬足文開一世蒙斯人今竟死天
地幾昭融

其三十七

曾聞伏節士多在敢言中疏奏金花草威名細
柳叢櫻鱗領未睡埒虎氣方雄慷慨生來骨空
留土一弓

其三十八

高陽集詩

卷之三

蓋

一片廣長舌妙蓮花自生大悲寧有怒謂覺豈
無明睢自爾雙廟顏誰問兩卿吾將貌五烈不
貌舌中英

其三十九

野老吞聲哭嗷嗷不忍聽河山泥未洗草木氣
還腥寂苦人中尙先搔天上星天公應錯誤一
老亦凋零

其四十三

尚有祖鞭在誰寒先着盟南來不肯進西上未

戍行忍以遺君父慙于稱弟兄得言驅若輩寧止保孤城

其四十一

曾與論心地秋陽江漢中桑來沾濕少濯去淨明融天馬看神駿人龍豈鬼雄一真應不散何處問天公

其四十二

塵滿河山暗腥聞日月荒自嚴土一掬誰按法三章多壘焚通使長楸失室皇此中豈不悽無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五

若頃忠良

其四十三

嘗抵太雲寺與君分守求其鴻志已達高隼意方猜寵後分中外于今數往回摩天應有會而

竟賦堪哀

其四十四

夜雪驅馬春風渡漢關二庭看陟幕萬隊盡環山鎖鑰原隨準麾幢盡付班思君當此際魂

夢海山間

其四十五

清鑑懸人鏡榜登馬伏波衆人皆欲殺賴爾方調和器以盤根別功因發縱多誰知真死矣公論定如何

其四十六

萬斛舟方大陽侯波正傾孫聲有橋吏烏合無堅盟應念城千雉空餘胸萬兵長虹天竟遠不肯掩貞明

其四十七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五

朝廷三百載養士最恩深倘際安危會輒懷去住心如君真慷慨于世幾胸襟亦有新亭淚誰能洒陸沈

其四十八

北海孫賓右于君見范陽平生懷戀直高誼護忠良矯節風方競褒融意更長國手今淪沒誰爲啓迷方

其四十九

栢耆堪料備庶子豈文章有客屠龍手同君我

馬場憐才憎識命開膽納同方聞說茅容淚滿
蕭道路長

恭進 太祖高皇帝神主于 皇穹宇配

饗園丘

恭詣皇穹宇趨迎聖祖前小臣瞻帝座仙樂奏
鈞天象闕雲霄迥龍光星厠鱗聖明隆上典持
筆賦甘泉

其二

聖主原開世高明竟配天文孫隆大祀禪祐曠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五

山筵象緯隨環衛辟公護大國趨踰未綴後陶

宋愧前賢

孫男之滂編次

少收聖

卷之三終

高陽詩集卷之四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五言排律

夏日書隘園

題園曰隘取齊大夫之湫隘也高苑令
爲此園而官于齊特以齊大夫之儉訓
之而園又實隘若管夷吾之器隘不取
也詩寫其隘

高陽集詩

卷之四

一

三畝城垣下層樓俯碧潯孤亭依近堞高樹瞰
遙岑籬壁黃金雀簷楹白玉簪無將宥楮意錯
認植槐心消恨枝偏長忘憂草自侵雲來散木
棘鳥嚮夜棠沈有美幽蘭秀傳香叢桂參文官
紛鴈綴帝女罷鵲啼白粉鋪榆莢黑甜臥柳陰
蒼松隨附焉丹柰耀來禽拾紫鷄冠重采藍羊
角森蒲公英頽茂安石榴房深傾葉忠爲向食
紅孝好音行歌霞纂纂歸騎綠駸駸布彩輶川
館開榮箭谷林楊花風點絮薇雨露穿鍼枳棘

誰堪咏葡萄酒未斟大椿年幾筭小栢氣千尋
鵲避懷中鷄蟬鳴指上桀幾飛旋振羽百舌喜
成瘡一槌誰清磬千家惡暮碁閉門身似繭翻
字意如蟬世駭鵲語人寧絡緯紅花香貧可
斷風痲病同吟井落梧桐月倚開薜荔襟水行
奕葉渡日翳麥秋零倚幌延西爽疎簾過晚霖
蓬蒿沒詔逕豪漢見蹄涔語客稱高苑懷人半
不禁同夏三之日書于隘園之談經處

隘園鵲

高陽集詩

卷之四

二

園固隘乃容鵲百千蓬蓬下上若相呼
而就食而避所嚇也聲喧境靜日任嘲
晰然有時而地集于苑而風痲通鳴尚
勝一部官蛙也詩以紀之

雙雙書案下高集孟城垣鷄嚇深藏樹鵲馴連
護巢引鵲花底散散結伴雨中啁過堞車喧食巡
簷燕對拋風翻和鐵扇日落襟筌策莫使歌無
角一穿杜屋茅

謙美堂譙老友以兒子輩七人詩寄高苑

令銓

爾能嚴世學予敢忘君恩家室饑寒色廳堂水
壁心合來爲草具聊以譙同襟豈爲美堪食應
緣清可斟無將惠養意不念膏脂吟

失題

帝心開世業雷首發天祥珮攬芙蓉秀垣飛薜
荔香兌文驚霧豹人瑞見星鳳鍛羽馴龍性擢
梅柱石腸黃河清比笑白雪調如芳閭左標通
德人羣畏彥方斷金無短薄結襪有絳張橫臥
高陽集詩 卷之四 三

憐油素天遊失器莊束紳來上國伏軫問禹強
壯擊鐵如意俠函金錯囊一經饒絲發萬石寄
青箱不盡屠龍技猶餘繡虎章鳳毛俱五彩馬
史獨三長蘭畹荃同發鴻飛鴈起行文心初激
潤筆綵竟回狂堦樹聯羣從庭柳見二即恩波
淡少海綸命錫高堂共曳星辰屨同依日月光
綵衣八競羨銀詔世全昌燭耀千金劍編爛九
醞觴昂霄瞻國器奮翼空羣良道大軍車舞色
鋤讖德將醇能傳教馬樞更切循牆雍伯原高

誼徐公自有長多君私雨露文字挾風霜聊以
皇華藉同辟賦未央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四

高陽集詩



高陽詩集卷之五

高陽孫承宗雅

吳橋范景文

七言律詩

落花

上下平三十韻有序

先臧方喜爲詩文又嘗課予爲詩故諸兒皆學先臧方爲詩予未嘗課兒爲詩也偶涉丹青白園感二柰之成陰傷榮華之既謝方擬爲詩見兒輩案頭詩詠落花也一一比之銓欲

高陽集詩

卷之五

沉欲雅銓欲雄欲邁欲滿欲麗銓欲圓欲俊銓欲軒豁輪欲柔清似各有先臧方之一體而未成也遂援筆爲春懷感落花三十絕因念花之落有情有態有聲有色有香有影有陣有韻有味有景又有飛有沉有聚有散有去有來其上乘之有風有雨有日有月其下乘之爲水爲泥爲烟爲逕有林有橋有洲有舫有杯而中賞之有詩乃以三十字倚三十韻爲三十詩蓋兒輩啓予爲詩予未嘗課

兒爲詩也獨不得起先臧方一課之耳既念

世務紛紜予固食人之食而間爲流連光景

之詞予過矣因葉付兒輩以識予過若曰俊

咏芝蘭而効迴風半面金谷漢皋北宋家兄

弟則何敢

一笑春殘錦繡中那堪風雨更西東集來枯苑

渾無定說到繁華半已空羞向碧霄翻紫燕忍

同芳草靚青曉依依自帶愁千種不爲飄零戀

故叢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其二

雨積花深深幾重朝曦初見覺丰茸溫柔欲褪

風猶軟清潤纔回露正濃肯以依人添娥媚却

緣絕世覺從容低徊自解黃鸝語似說嬌芳未

易逢

其三

誰將錦繡建花幢開道胭脂山已降瑟瑟春蠶

驚飼葉珊瑚交珮失寒江天飛未許泥沾絮風

約依微雪打牕几上楸枰江上雨合來清響

銀缸

其四

三月輕紅帶燕泥風裾不擬倩人持愁來泣雨
偏宜粉恨逐行雲別有安淡掃近前承主澤半
粧誤下妬蛾眉須知春老羞繁艷莫遣狂蜂舞
舊枝

其五

非烟非霧暮輕緋怨逐東風散落暉履跡印泥
紅片片桂熏搥暖暖霏霏夢回爐篆雲和雨魂

尚陽集詩

卷之五

三

巡檐霞是與非却笑樓空新燕子鏤金猶上畫
羅衣

其六

冷冷風馭擁清裾誰寫花神下碧除祗爲浮雲
迷舊跡翻憐明月見真如無言慘逕虛疑蝶取
意窺波靜趁魚湯道飄零先得地小牕凌亂更
愁余

其七

排來艷質傾城國練就宮娃鬪畫圖着雨低個

還似怯凌風上下未全輸金鈴響斷降詩敵
披撾殘破酒胡鞍恁飄扯春尚在肯隨春燕掠
平蕪

其八

歌芳誰托任東西繡除翩翾繼耿畫闌笛裏落梅
風細細天涯芳草雨萋萋亂雲度月簾櫳靜碎
錦飄香蛺蝶迷欲擬風流誰得似雙柑斗酒聽
黃鸝

其九

尚陽集詩

卷之五

四

春後紅英滿綠階與平莢不盡春懷拾來水面
清逾絕看比枝頭興更佳一片夕陽迎雄浦半
帆明月下吳娃箇中空色真三昧不道春殘處
處蛙

其十

南園幾日報花開誰道輕芳撲面來深樹亂霞
先得句小牕微霰一銜杯歌清古錦胭脂暖舞
殘研光錦繡堆不是午橋春富貴蒲簾白雨任
徘徊

其十一

花開曾趁東風力便逐東風亂趁人栩栩漆園
蝴蝶夢行行巫峽雨雲身回看自覺青山隔直
上偏憐碧落親莫以遊絲牽別緒一行白鷺正
裝春

其十二

三逕迷茫半未分紅紅白白總成文蓮花欲步
停金縷珊瑚其來遲裙袂尾吞霞搖弱藻馬
蹄踏月避殘芬曇華不布給園地當眼何緣有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雙雲

其十三

一夜東風花滿園何來風約更花繁笛中楊柳
同搖落檻外莓苔鬪雨痕池陂半灣明繡水霞
開三界擁江村楊家秦鵲休相妬不掃蛾眉向
至尊

其十四

花信催春春欲闌風回紫閣見滄丹雲來瑀瑀
渾成愁日下紛紛半未殘不與流鶯作護衛却

隨飛絮共瀾漫自憐弱質從飄泊莫是東皇借
羽翰

其十五

宛虹亭下舞翩跹惜別無心學小蠻湯摘蜂鬚
捩雨珮直從燕尾認雲鬟裙風欲挽嬌無語珠
月纔逢鵲可攀樹繞南枝憐倦鳥影銷芳草怨
離顏

其十六

香風一簇擁羣仙艷態迎春欲近前去去應知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六

仍念舊依依端不爲爭妍窺簾草色珊珊珮繞
砌苔痕步步蓮明月淡雲如有約休言辜負養
花天

其十七

何處玉樓吹玉簫帶來花信雨瀟瀟楚臺襟快
雌雄冷漠殿裙持姊妹嬌飄泊幾看隨意住虛
徐初定向人騎東南不必關開謝况是妖紅歌
鳳么

其十八

花雨春深走膩條催欲就帶花敲洗粧粉
渾狼藉泣月紅輕有芭鴛燕銜春來錦水蛟
螭舞雪上霞旂似緣錯着東風恨却向東風一
解嘲

其十九

日上繁花開錦步花棚暗日漾林臯
餘微暈羞樊素箋映輕紅有薛濤江浦
搖光仙佩下昭陽度影暮鴉高六蜩自
是催桑野錯認風輪似剪刀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其二十

夕林花怨孟婆紛紛紅紫弄纖阿嬌
依龍鏡穿粧閣淡學蛾眉眺影娥綺
席艷移光皎皎霓裳清映舞僂僂
婢娟自耐清虛冷也向闌扶照錦窩

其二十一

池塘不分生春草又逐東風細着花
帶縹緲翻藻荇脂香曳日倒雲霞
蓉江多麗偏成錦無自虎妙應是
品高花史上飄零終不愛

泥沙

其二十二

故園一別應成恨況是泥塗不自傷
錦障霞飛驄亦惜新巢紅墜燕初忙
馬嵬露泥芳塵濕青塚沙飛夜雨
長可惜道街堪妬處空梁不說落
紅香

其二十三

許家學士風流盡邀月坐花一放
觥便與遊人眠仔細不妨醉客吐
縱橫幾經枕簟香猶在縷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八

委衣裳骨已清風起倚欄偷學舞
錦羅臉上二花明

其二十四

花神解佩下林祠似恁蓬蒿當
巡青紅入夕陽憐去騎白來明月
上中庭襪波錦浪行雲識金步蓮
香曳履聽應是求羊春醉裏惜它
輕艷示曾經

其二十五

羣芳三月氣如蒸春風中林花
幾番紅綠

鶯語細繁紅樹底
華疑樓高金谷遺徵伎
結祇佗獨傍僧莫問年來流落意一人相見亦
何曾

其二十六

小橋不共野雲流
杜曲繁花曲水頭
銀漢落霞疑過雨
宛虹飛綵正當眸
龍蟠眉目橫華表
鏡破烟鬟接素湫
莫倚天津歌翠輦
宮鶯啼老上陽秋

其二十七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九

黃鶯晚樹啼春深
花破西洲滿碧潯
四照魚龍窺綵袖
三山麟鳳下瑤林
烟霞自帶白蘋色
錦浪猶生鸚鵡心
倚釣不堪成落莫
環流芳杜可誰尋

其二十八

春來花逕擬三三
逕盡花舟到碧潭
一葉凌波風正細
萬紅搖漾雨如銚
奪標自喜龍文麗
載酒人憐國色酣
却惟鴟夷東去後
司花空說態成慙

其二十九

花邊斗酒醉厭厭
厭花影繽紛度畫帘
點去芳酥情脉脉
榮來紅袖玉纖纖
香分瓊樹鸚鵡暖
色借蘭生琥珀黏
解道春襟銷不盡
何妨索笑倚虛檐

其三十

筆花搖綵點春衫
幾度詩成手自芟
樽盡繁華鶯嘶語
殘輕豔燕呢喃曉
鐘未到春猶在好
景纔臨句已函
莫把流連供底事
疎松南陌有高陽集詩

卷之五

十

續落花 三十首用沈石田原韻

曾向貞元占早春
天香十里未全貧
飛揚恰應風雲會
飄落還窺天地仁
却月有粧調翠額
流鶯無語帶花神
不知醉舞層裯客
可是前村問酒人

其二

東風開遍晚悠悠
萬山江上頭弄色深紅
還斌嬌成陰肥綠更
風流香飄錦幘雲鋪地

拂珠簾月上鉤自是武陵春薄倖不關韓令愁
成愁

其三

一片香風破錦堆聲殘羯鼓玉山頽羞隨飛絮
狂依缺肯倚虛檐亂點杯却惟綠陰偏自護其
如白髮遙相催明年春信知無賴萬紫千紅次第開

其四

花時同作看花遊一片花飛覺更愁紅癡玉環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七

無樂府香回金谷有危樓似憐醉客傖傖舞不
戀南枝故故留却恨司花渾未解錯將芳艷破
糟丘

其五

擬摘林花紀勝遊那知花畔繞天愁有情與缺
嬌還語無力理瑜舞且休脉脉春泉遲遠與冥
冥芳樹攪離憂蘭舟一繫故園意倚醉漫登江
上樓

其六

春深落日武陵西來明漁郎路半迷君嘔雨
渾欲點紅水霞襯未成啼麗娟一曲風迴葉么
鳳雙垂醉傍娛開落從來識帝力雙柑斗酒正
堪搗

其七

風番花信幾須更花滿風驕寂若無雲墜玉釵
旋腮粉影分鸞鏡罷施朱相看嫋嫋渾無語獨
立嫋嫋自有夫莫惜離魂驚歲月等閒朝夕是
榮枯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七

其八

春色驚過妖冶時烏翻餘豔護巢兒一枝半折
還疑笑萬點紛披可有私靈閣分釵飛玉燕浣
溪逐水載西施苑紅李白渾相關零落殘英老
鬢絲

其九

飄來幾點艷陽中總是花朝花信風燕尾拖香
翻弱羽馬蹄着意避殘紅漫綠落蕾先知色肯
向離波錯認空滿地丹霞收不盡朝暾高映海

雲東

其十

仙地曾逢黃道真，苑源一別漫傷神。
光先映日初成色，力怯迴風却減春。
欲向午橋看綠野，蒼疑三徑惹紅塵。
不知輕雨微雲裏，羞見繁華有幾人。

其十一

幾向含章伴畫看，研光重舞燕來時。
拂粧欲散龍消粉，隱几新裁珮冷詩。
霞起赤城日杲杲，雲迴丹地雨絲絲。
樹頭莫恨東風惡，一却空華子滿枝。

其十二

飛霞佩解相鮮新，嬌立沉香有步塵。
開去偶供眼底意，別來不及卷中人。
溶溶小院月同夢，戀戀殘枝蝶繫春。
省識色空渾不染，東風一夜破貪嗔。

其十三

鳳臺春老暮雲橫，故國飄零燕語輕。
漠漠清尚疑

迷舊琅玕園無復，譜新名仙飛絳雪。
留丹竈地擁赤霞，護錦城千里王孫歸。
未得懶從芳草憶盈盈。

其十四

休將春睡誤春晴，春盡花殘百感生。
幾樹白雲同自散，何人青鶴解閒行。
雨催山帶香隨燕，紅欲雲旂曉訴鶯。
眼底舊遊渾落莫，花碑猶愧傷承明。

其十五

萋萋芳草遍閒門，一夜春消苑李園。
白雪黃金迷舊態，青山碧樹有孤村。
鳥同解語還傾國，風似多情爲逐魂。
安得元微頃刻手，光華都比苑中旃。

其十六

鶯花三月太匆匆，一曲花寒御苑空。
帶影低徊輕着露，鬚香綺靡靜含風。
尚餘嫩葉隨萍綠，不洗鉛華伴酒紅。
莫恨平泉今落莫，新豐樹老月明中。

其十七

玉砌香鋪月有痕繁華芳樹幾枝存迴波浸酒
連魚藻夾路和雲簾鴛軒似倚長門同望幸不
知執扇罷承恩天公未問春消息蜂蝶何緣爲
斷魂

其十八

九春花擁錦官城無奈風簷夜雨聲蝴蝶欲隨
夕夢亂杜鵑先逐旅魂驚綺寮香透紅牕歛玉
笛愁翻月未盈漫倚芳辰矜國色沉香亭畔幾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餘羸

其十九

韶光初曉曉鶯鶯萬紫千紅總一家幾見花鬢
飛粉絮頻令蓬鬢有霜華開後菱齒浮香軟亂
拂簷牙落影斜却怕東風都不管池塘一部艸
鳴蛙

其二十

花日詩連不可陪詩成花老紫雲回一睹急雨
無心落應惟東風着力催開遍舊枝還自散去

從前度更誰來流鶯解訴千般在似勸遊人酒
一杯

其二十一

玄都千樹幾枝全一入長林了萬綠簾外繁英
隨意盡花遶高柳對愁眠翻來蘆譜春多少醉
後湖光酒十千老眼驚看風雨夕等閒休負月
明船

其二十二

緣肥紅瘦總成春雨急風騎未可喚門掩黃昏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六

飛燕子窓餘殘月伴幽人枝枝故舊看花眼點
點輕浮漣酒巾却是東風供勝賞醉眠猶自有
香綢

其二十三

爲憐春盡強登臺風到披襟亦快哉百舌正隨
花底靜一枝猶向雨中催鶯鶯態嬌金鈴斷少
女歌殘玉燕來莫以江花勞夢寐却嫌門巷有
莓苔

其二十四

有美榮榮若之榮燕鶯却怪口舌爭結子兩先
欲催老倉香風獨爲意傾不堪歌管結綺下猶
自繁華倚雲生清夢莫化漆園蝶殘枝栩栩空
復情

其二十五

東風的皪花如快況是朱明火力添流水帶香
還繞戶夕陽和影故穿簾眉成京兆嬌偏妬雲
化巫山夢亦恬倚樹不堪春寂寂夜深紅燭爲
重枯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十七

其二十六

月傍殘枝吐半規故人千里憶歸時曉鐘未到
春猶在野草纔芳日欲遲鳥啄雲霞還漠漠箇
翻楊柳故垂垂不知曾領東風意換得春華更
對誰

其二十七

飛花片片向春闌手摘餘芳試月圓三逕有塵
苔寂寂一樓無雨草漫漫宮娃傍輦曾餘態楚
內行雲半損歡自是香魂招不得轉龍終日報

平安

其二十八

百花如錦颺晴空一片花飛便不同細葉怒生
常帶雨柔香狼藉易爲風黃鸝日日啼清曉杜
宇聲聲怨落紅惆悵浮名渾未盡那堪人在別
離中

其二十九

共把離觴洛水邊殘英况復夕陽前開來飄泊
真堪惜落處飛揚不受憐尚以芬香供麝句肯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十八

隨鶯燕闌芳年須知四序闌春令漫向繁華覓
靜緣

其三十

花開曾喚曉風吹此夕風狂花不遺自信高華
絕世帶人憐飄落有新辭枝頭明月烏棲後天
際輕陰日暮時應是花殘春未盡箇中消息有
誰知

賜詔紀事用臺翁葉相公韻

溫綸初下幟金滿百萬欣瞻賜紫貂鸞鸞陳成

青海岸驚鴻行 玉宸朝華顛老盡 登重
首誰騰塞馬騎 罷明恩還手額不知何著借
歸途

其二

逆嚮龍亭叩 帝闕威儀爭識漢官尊 韓公差
可驚西瞻冠準應慚壯北門天覆華一渾布暖
春回頂頭盡知恩年來戰士無辭人爲訝絲綸
竟日喧

閱操用程幕韻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九

霜拂高牙日未移元戎初報六花齊壯餘編具
登金馬老嚮鈞鈴冠水犀千里陳橫燕市駿三
槌聲絕漁陽整憑君好作軍中樂浹月頻看下
紫泥

和姜孝廉九日觀射

醉倚胡床羽自揮關山結鼓靜生威黃花插帽
軍中樂白鴈隨陽塞上飛雅會似憐如舊里風
埃不分滿征衣好將木葉同懸紙素裝應看雪
夜歸

彈忠樓四雪貽馬大將軍滄淵

關城五月一登樓萬里時光雪未收風雜鶯池
堪問夜月寒鴨綠正乘流鬢雲琪樹新鶯眼冷
並疎枝正滿頭共擬點鴛飛舞意伏波新鉞待
封侯

彈忠樓閱雪答幕中諸君子

弄雪晴簷更上樓長安遙見浮雲收鶴來華表
憐人語聲吐疑城遠塞流千里輕烟描白髮萬
橋橫玉擁黃頭據床忽下陽春曲揮羽誰堪傲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武臣

彈忠樓閱雪示諸將

行邊特上最高頭萬里晴光雪未收蝶躐千羣
同錦練陸離雙劍若星流烽高遙辨三城戌月
暗還明百尺樓閑道至尊臨便殿念寒特解紫
貂裘

上遣中使出內府甲仗萬有奇綴百五十

金十萬命督師府酌發官兵以宗特荷

繆辨異數恭紀二首

孤劍初分鷁鷁北溫綸頻下五雲間併時龍錫
還金馬滿路光華又玉關散水偏承灤雨露新
亭空對舊河山極知聖德天同大可有涓埃
抵報環

其二

恩華稠疊一身輕特遣雙瞻日月明劍擁蛟螭
劉暮氣鼓翻蕤驚振天聲諸君但飲黃龍酒漢
室應新白馬盟莫嚮蟠花憐舊戰相看投袂報
昇平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平川營示諸將

獵獵牙旌嚮晚分薄寒衝轡亂重雲草枯平野
疾鷹眼葉落霜風過馬羣羽微乍驚當戶報胡
笳遙隔戍樓聞夜來偶讀東秦語司馬于今正
策勲

彈忠樓同鹿乾曜杜培亭宋園如程星海

張起問寧次田杜亦河有作

高樓更上一層看四望渾開大將壇千里金湯
黃龍堆萬方車騎擁雕欄真人氣接塵先靜猛

士雲飛騰亦寒却憶中山徐太傅獨留兵法鄉
平蠻

其二

檻外受華手欲拈陣成鵲鶴聞風簾山屏翠擁
雲橫寒海帶晴紅日繞檐有客籌邊還借箸無
眠警夜幾投籤莫須百尺元龍傲信美相看意
未厭

寧遠聞袁自如憲副至自中右

與爾籌邊再閱年東西烽火尚依然馬頭東下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鞭須着生口西來數未還翠翬幾時方入貢旃
裘何地可鳴弦知君定發黃公略自昔王師貴
萬全

春懷八首

塞上春回風日清延普山下雪花明催歸湯驢
啼鶻血布穀先傳買銳聲一道官禪驚射虎兩
關節鎮聽鳴鶯從來百舌原無矜儘趁東華弄
晚晴

其二

石門南畔直鷹窩，
塞紛穠毳幕多。
一柱天梁看白塔，
兩庭山界擁紅螺。
平蕪千里無芳草，
澗孤懷有碩過都。
說近年王少傅行邊投策，
遼河

其三

滿城燈火靜胡笳，
大將誰堪問室家。
南北汛頭重夾砦，
東西河口對浮槎。
霜凋木葉清威遠，
日壓扶桑映覺華。
却羨庭松饒古意，
虬枝不下暮樓鴉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其四

春遊不踏藿蘼平，
大壑魚龍夜未驚。
縣古湯泉迷舊壘，
臺高望海控新旌。
嵯花萬竈歌三月，
寶氣千山到五城。
寄語燕齊迂惟士，
休從徐福問長生

其五

獵火千羣向曉紅，
凌河水泮未全通。
裏龜有意戡靈武，
風鶴無人問八公。
屬國編弓寧漢月，
上林鴻帛繫秋風。
黃公秘法人間少，
生口誰憐空

大東

其六

一劍三年萬里心，
天涯芳草又駸駸。
帷中勝決和戎策，
海外疑傳秦詵音。
結市黃金消塞馬，
放衙白髮作書蟬。
秦來玉宇寒應峭，
莫問孤臣半不禁

其七

邊奏頻年入太庭，
癡憐未解與同醒。
襟披海色黏天碧，
旆拔山容挿地青。
萬頃冰花浸曉月，
半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泓雲葉護殘星，
椒盤勝有家園酒。
簫鼓誰堪塞上聽

其八

春光隨馬度關東，
小隊縱橫意自雄。
大業古來軒較下，
輕材獨擢啓肱中。
樓船百道誰先岸，
車騎千羣我既攻。
負托有懷渾未効，
好憑籌略待諸公

小閣

小閣沉沉萬事稀，
石榴瓦鵲競芳菲。
香和朝

聞聲下影傍
來繞樹豈無依
亂紅撲地迷芳草
却羨新泥燕
子歸

夏夜同諸君露坐

高城孤鴈翻飛霞
五月秋風攪鬢華
曲謝莫愁湖上月
詩慳何遜閣中花
翹材飽聽三搥鼓
揖怒驚看一部蛙
寂是蒲牢聲斷續
撞殘歸思滿天涯

塞上寄許社丈紫垣兼懷陳阿卿冲然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玄度別來歲月賒
懷人清夢滿天涯
榆關自識真人氣
栗里誰同處士家
千里雲山閑虎落
十年風雨憶龍華
荀家上食饒驚座
貫酒還堪醉菊花

張忠烈御史祠在遼城南謀者云殺忠

烈時時見忠烈也爲祠

河山千里草離離
忠烈人傳尚有祠
兩霽怒蛙陳部鼓
月明飛鵲繞南枝
巫問雲出爭馳馬
華表魂歸曉子規
可有漢官頻薦藟
從從遺像認

咸儀

九日一片石小集

三年三地度重陽
佳節東籬憶草堂
黃石篋中經歲月
青松巖下老風霜
雲飛獵騎秋潭淨
日落征鴻塞影長
自笑綢繆幾健臂
登高仍佩紫萸囊

其二

一片石城擁萬家
幔亭風雨亂悲笳
愁心原自全飛鴈
詩思還因問晚霞
北海尊前衝落日
南

高陽集詩

卷之五

美

山籬下見黃花
登臨此日多詞客
湯說龍山有孟嘉

寧遠督師府新成適 朝命至鹿司馬有

作答之遂東馬大將軍

一年兩度入寧陽
千里重開建節堂
幾拊春松歌白雪
還依秋菊傲清霜
周家大業彤弓舊
漢室元功帶礪長
宸喜馬隆饒意緒
綸囑不獨下西涼

抵寧遠得馬大將軍報

十萬天兵渡海陽元戎開隊更堂堂幾欲下
驚池雪列戟先清鴈陣霜一片凝腸堪自信九
重籌箸竟誰長朝來漫漶延耆水幾念征衣試
夜涼

同鹿臧方善繼程經幕寄攜兒鋤閱清涼
寺以王參將家棟馬遊擊燬先驛

策馬登臨海上山到來拾級其躋攀石花漫滅
燧碑老木葉蕭森野逕斑萬里長風初入幕十
連精旅正當關投鞭自覺塵襟快况復清涼俯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碧嶂

閱中右所鹽場

牙旌西駐小沙河結隊時聯碧玉珂萬竈晴烟
雲自減六花雄陣雪初多作鹽漫笑和羹手拊
髀誰揮指日戈匹馬長鳴應有意健兒新挽武
劍過

鹽官說鹽政再用前韻

畧地東來幾渡河類簷文逕雁鳴珂霜花半拭
青萍落飛絮偏從細柳多海估已看供貢賦

丁仍自負干戈不知鹽坂息車日可有孫陽向
此過

中右城得魏道冲信

關山秋盡鴈隨陽去人閒不下堂絕塞鴟弓
空抱月孤城盡角自吹霜青天欲問雲霄遠白
髮還驚歲月長漫說安危渾注意可從國手試
溫涼

過大嶺用左司馬陳匡左韻有作寄王大

司馬姑雲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天

帝座受華散紫宸風烟千里護征輪于今社稷
勞明主自昔安危寄大臣挿羽當關驚伏虎借
籌開關幾圖麟側身東望榆山近似說旌旗氣
色新

兒侄鏘視予渝門其歸也用韓韻爲詩

塞上風雲更一天懷人渝水路盈千老臣奏捷
連三月聖主興平第四年已信人歸落鴈後且
看別酒向燈前到家寄語同遊侶夜夜同遊綠
野邊

孫兒之沈之深旋里爲詩仍用韻

紫深烽火動驚天上將龍城捷幾千祗以拔刀
看截玉頰令歸旆又經年西園明月層樓上大
海寒濤小榻前休訝北山猿鶴怨誤將白髮更
籌邊

過中前所

手札十行下玉京敢從風雪問餘生山川擬識
新雄要草木仍憐舊姓名百萬遺黎增幾口半
千殘土痛三城重來急水河邊遇父老環車願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七

致聲

乞歸十上二首

邊城孤月影脩脩身世重看第六朝百里青山
開綠野幾莖白髮更丹霄鴛池十萬還驚雪犀
甲三千不射潮逋客有章今十上收煩猿鶴苦
相招

其二

欲倩丹笻手自扶誰將魂夢破潛夫潮回射雪
風前絮樓滿秦簫月下蘆樵劍敢驚身是臙榴

簪休愧戟如鬚最憐野逸張忠定老覺臨官氣
味麤

初抵里第有作

三十年來白板扉避賢初向此中歸憤庶差自
遮風雨鶴表何人料是非客到重門隨幾個屬
還深樹任孤飛夜闌秉燭饒佳話怕說霜華上
鐵衣

望楞嚴塔

仙掌芙蓉片片鮮鸚鵡林分綴布金田根盤大陸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三千界影落長空萬井烟浪說龍標還挿地渾
疑鰲柱可擎天不須近聽風鈴語萬古堦羅一
指禪

馬蹄河

十里馬蹄水欲滿一箇鷓鴣雨相隨枳籬院靜
飛蝴蝶蛙竈人間飽肉糜官柳飛來愁作絮女
桑枯盡髮爲絲我來泛宅迷喧者不奈灘聲攪
夜思

圓頭寺老僧留蜀人故識黃太史

江天渺渺一愁予臥櫓來緝貝葉書到岸有航
還一葦出門何地覓三車舊時梵唄聞金馬入
夜濤聲雜木魚多少風波眼底過鉢囊茗枕自
如如

其二

布地中流勝布金波流面面繞嬰林野航湯載
紅塵入經案偏嫌亂水使降後蛟龍渾有咒定
中鷗鷺總無心夜深說法天花落散作青蓮滿
碧潯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主

楚

河決訪文鱗于舟子悵然賦之

美人遙在水中央幾采芙蓉遠寄將題處千花
阿幺後醒來一酌次公狂白波灼影吹華髮明
月論心醉碧香忽憶十年風雨夜長歌秋水向
河梁

夜過蒲口

暫解塵纒半日閒片帆小艇弄潺湲長裾調笑
餘金埒秋葯翔飛闕玉顏酒態偏從烟雨裏詩
情半在水雲間不知萬頃玻璃月何似蓬瀛供

奉班

王華亭明府過舟中

欹側葛巾曳薜蘿那堪車騎漫相過蟠空鳬鷁
驚雲鳥徹底魚龍避玉珂馬踏橫塘芳草膩舟
經野渡落花多人憐茂宰崔秋浦白袷紅顏映
碧波

佩水亭四首

雪光十里鬱嵯峨狎鳥看雲輟棹過籤軸文華
開二酉池塘風色帶三河魚牽弱藻浮香遠燕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主

疏飛花落照多擬逐清溪尋舊賞無勞清夢繞
烟波

其二

碧樹青嵐漾彩毫清酣聊復寄風濤天空氣爽
星河近野曠聲聞鼓角高夢枕乍醒山簡酒醉
琴初罷漢陰棹橫塘日暮重回首萬里龍津擁
佩刀

其三

城西日脚上山平小憩心亭暮景清三管好詩

來雨夜四筵妙語挾風聲松棚地簾驚滿壯河
佩天神匹練明一飲百觥渾未醉盧櫓鐵鳳棲
人鳴

其四

午夜星河下四筵可堪孤興答雲烟憐君細釀
長腰米醉我閒釣縮項鰓尚上木奴黃絹在錢
頭米繭素絲傳一經舊德文孫遠詒燕應枯芭
水篇

別柴孝廉馨宴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春深三逕草芊芊幾度芳池釣紫烟把袂好攜
溪上月開尊疑坐鏡中天雄譚達曙文心壯劇
飲兼宵酒態妍便欲拉君同解纜追陪猶傍孝
廉船

登遂州祐聖觀飲鄭月軒文學次邢七登

鄭思成兩大夫壁間韻二首

匹馬衝寒古戍隈青陽夾道倚天開層檐下瞰
三生石履磴平臨四望臺日落雲霞杯底度夜
深星月枕頭來陶然共醉雄風裏一夕披襟墨

錄

其二

踏盡雲霄第幾盤紛紛涼月墜雕欄一尊對客
來何暮萬壑衝襟勢欲攢地面似緣孤客迥酒
腸聊爲主人寬獨看直北寒雲裏五夜風鳴問
典冠

再登彈忠樓

以下係已再
出閩門之作

四年重上彈忠樓總爲籌邊邊未籌淪海蛟龍
渾不夜北山猿鶴湯相求六朝髮老心頭淚萬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國眉攢醉裏愁倚檻一窮千里目不知天地幾
同仇

讀王太史宮人入道詩

聞苑疎鐘謝景陽八徽初奏白雲鄉雙瞻尚是
趨瑤閣合平分明捧玉皇寶笈斗符金鳳字法
冠鶴珮漢宮粧等閒結得長門月恁取蓬萊伴
未央

予起家應

召目不交睫者四十日矣偶

夜半襪脫兩足相盪快相得也聞鷄啼

被曰不爲例

夜夜分籌到夜分
鷄聲喔喔舞劉琨
據鞍自覺忘衰朽
枕股何時動
至尊漫比王生方
結襪却來阮籍笑
遊程中原倘得無
征戰芹曝仍期獻質喧

聞表自如被逮

甘泉烽火徹重帷
信手提戈護九扉
一縷癡腸看劍幾
行血淚洒征衣
風驚鴛鴦表丁威
去雪滿鴛池中令
歸聞說長楊枝上
鵲羞同馬向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三

塵飛

其二

練爾多方練未成
空聞曾銑兩前生
恢疆五載承天語
却圖三師傍帝城
魏絳偏和原有恨
汾陽卑騎更無兵
東江千古英雄手
淚洒黃龍半不平

已巳嘉平廿四日榆關同諸文武祝萬壽

壽

問夜何其夜未央
起來地火著衣裳
天威咫尺

遠顧遠難業尋常入手忙
帝語忠勤慰國懷

官家明聖咏無疆
時艱正倚職賦力可有虞廷一字良

除夕用著生韻

誰遣風烟滿四墟
重來人事幾乘除
孤城自度七鄉歲
弱線人看舊客裾
樓閣雲同海若同
陵華祝咏含馨漢家一獵空
王幕司馬還堪賦子虛

除夕再用韻

高陽集詩

卷之五

美

舊時營壘幾成墟
千古遺尚未除絕
塞風霜堪短鬢
故鄉兒女憶牽裾
身名徐邈隨通介
方略管平牛營譽入夜海濤還自怒
壯心偏向水玄虛

山海衛城頭用王郎中餉司韻

一笑顏顏爲酒紅
玉關初見度春風
談來當世饒捫鳳
字寄南林有暮鴻
海上樓臺隨懶慢
意中天地幾英雄
城頭壁陣黃雲滿
孤劍猶堪倚

斷虹

答鮮滿使者鄭司憲

朝鮮貢使鄭之羽持平謝予彈忠樓下
以新■樂永■有贈賦此答之

皇輿不散萬方諄銀琯初懸合有人莫以囀嗽
識麗句似從英籟見誠臣低徊風景河山舊遼
迤交情縞紵新古錦好題黃絹字却嫌多病擾
閒身

其二

十萬重提老將兵籌邊樓下集羣英素空南海
高陽集詩

卷之三

七

傳新語地挾中山表舊營鶴表是非千古恨鷄
林文字遠人情盈盈衣帶扶桑水不隔周顛告
太平

駐滄海門人王獻我投詩用其韻

纔對天顏別帝宮單車就道學乘驄龍輶盡說
憂方大颺技能緣數易窮萬壘新軍屯舊野一
綏孤劍倚長空中原但得絕烽火誰願麟圖論
上功

其二

誰遣元戎賦小戎老臣承召抒愚忠借籌且漫
稱開濟緩頰仍先論戰攻邊徼半殘明漢月天
河一挽洗■風唐家仙李盤根遠莫說中興有
今公

彈忠樓

小築憑高百尺頭漫從暇日覓銷憂目窮江樹
家千里笛倚風檐月一鉤藻井暮天開鴈陣聲
雲結市尖龍湫西山南浦應如許渾作孤襟萬
壑秋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七

其二

層樓高矗建霞標極首青天熒更凋乍聽風鈴
語咄咄纔凌雲磴氣飄飄花開韋樹歌初發草
滿春池夢已銷西望晴行高不極故園鷗鷺喜
相招

聞簫用韻

抵關城來日聞笳鼓卽關人無復生還
近稍復業而頓若不知有它營偶聞簫
聲爲快更足念也

落日關山相與清何來清絕更無聲夢同楚壁
鶴初過月到秦臺自鳴豈爲吳越開遠興似
將幽咽寫孤征年來未洗繁囂耳筋鼓愁中感
慨生

商山

山在邑東南九十里寄益都境古鐵冶
處有神祠曰獬鐵牛者後魏鹿念討清
河賊于山有盤龍山有鐵牛峰有蓮花
洞有金山祠有鐘神祠在絕頂傍有聖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水泉志云奇峰晴嵐四時皆佳至雪霽
後則千巖簇玉萬樹縷瓊宛然天開圖

畫也

商山遙望餘三舍倚郭分封定幾年高下桑田
歲大麓東南農儲認平田構牛鐵冶蓮花洞司
馬金戈聖水泉獨有晴峰峰上雪楷願猶許借
虛檐

小清河

濟水之小支也濟之源爲濰合七上二

泉而東入大日分一支經章丘
沙三河紅柳下長山新城入邑
鬼頭岔河是爲小清河孝婦河東
興又東北至樂安馬車入海歲久河
淤而鄉或志曰濟水明霞特以

游致云耳

顧清門外水潏潏分得濟南玉一灣過客風披
天遠近親人魚鳥月關山烟髮換雨孤城曉石
更銜波老樹閒且任盤舟橫野渡誰調人爽業

高陽集詩

卷之五

五

宸班

靈侯祠

志云周厲王三諫官也廢而客吳後而
按究宋碑云死塋有祠榜曰吳客三將
軍又稱朝廷初復燕魯葉未征轉餉之
役旁遠東州而陰相之遂以上聞類祠
曰威祐意重貫媼相爲之至祥符從空
而下則樞密欽若神道設教耳後燕在
政和間第未詳何以歷歷三靈與俱而

又何以供有高丘於邑志題靈廟遺忠
蓋有遺直之思云

河水清清何代丘祁連佳氣鬱靈湫一朝河開
鳴三鳳千古高城有列侯野老誰從古伏臘寒
鴉自認舊松楸不緣大義流風遠那得卻素更
佐周

孝婦河

河在邑西南七里蓋顏文姜籠蓋水也
合小清而東近頗有溢處予謂擊悅而

高陽集詩

卷之五

聖

感天爲泉感地爲河至以名鎮名水孝
之日與地天無窮也予祝顏神曰慎事
姑無令歲發籠蓋也志云籠河橋孝

花城南畔錦爲湖籠水千年開畫圖河潤有天
憐潦室海田間地問麻姑銀床水淀芙蓉冷素
縷風絲楊柳枯爲語少君提襃後等閒休弄籠
頭孟

古狄城

在邑西北三里許長堤如帶地腴而瀾

父老曰此古狄城也志稱桃李桑麻
盈春二雨餘凭高奇眺泱泱大國之風猶
有存者題曰狄城春雨

西北狄城古野邊長堤曲曲宛虹連地環積水
龍蛇遠天摩高原日月偏桃李千家花是縣桑
麻合龍海爲田獨憐杆軸東空日攬結河山意
惘然

靈異臺

臺高二丈許在郭東稍北巋然平楚中

高陽集詩

卷之五

聖

傳曰靈異也紅玉皇閣俯城郭四顧軒
敞當秋霄月上把酒凭欄一瞬千里勢
盡青徐志修爲勝槩云

天苑風華秋自開挈壺東眺集靈臺一方海岱
排青下千里淮徐入望來聚遠雲寒鴻沒滅凌
空水遠月低徊兼夷苦憶夷吾手縱以兵車亦
壯哉

錦秋館

此麻大泊也邑與新博共之一名官

亦曰魚龍灣周可五六十里志曰浦餘
魚藕士人競操舟取之每獲白藕綠雨
歇烟消欸乃之聲響窮水際蘇子瞻云
霜風收綠錦萬頃水雲秋特以名浦而
題曰南浦魚歌

學製天涯未結襟偶從錦浦伴行吟布帆風滿
雲千里靜練春寒月一林醉聽黃鸝呼柳絮坐
看白鷺點秋城揚舠莫壓星河影怕有光明嶺
碧潯

高陽集詩

卷之五

望

高節書院

在城西王里有魯先生墓蓋邑人稱周
高士魯仲連也王孝廉之翁以父兄命
爲先生祠及講堂有祭田學憲鄒穎泉
題曰高節書院予過而僅慨古墟也晤
孝廉念高節謂當有祠以養士高節而
孝廉始談其世誼志曰古墟牧唱徒雍
門之慨耳孝廉名道泰其兄道平登辛
丑第父士尚官鴻序有文事

春秋志在夷吾老誰把尊周問未濱海岱高深
鍾大地乾坤紛難屬閒身千金豈謂能辭趙六
國合應不帝秦喜漢家赤帝子先從圖籍慰
斯人

過田鎮

齊王橫故居也尚有奇姓在橫慷慨數
語大有英雄氣三千年尚得以姓予鎮
也過而吊之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品

王孫芳草徧齊中故國猶傳結客功百戰功成
羞馬上萬人敵在負江東宗人不借循城氣高
士空留蹈海風漫說漢家封齒意侯王那得賺
英雄

隘園六首

側身東望宛牆東離緒紛紛披杯酒中排悶尚嫌
羣說惟聞奇無復更談空島中雲霧千山暗海
上舳艫萬里通便欲尚書尋舊鳥凌霄一問大
齊風

其二

兩地高城去幾何小園終日倚城阿繁華露冷
迎金素芳草雲深隱玉珂半醒春易老一
觴一詠客頻過青蘋剩有各驢幾讀泱泱表
海歌

其三

百花簇簇擁高亭秋色仍堪貯一庭莫以時危
輕說劍祗緣多難罷談經萬家井牧人占兩百
里郎官自刻壁東去不愁東道主更看燕續秦
新例

高陽集詩

卷之五

望

其四

名姓那堪上玉墀應緣戎馬又離披秋聲着樹
愁難賦月色窺庭剩有詩白髮從新凋木葉碧
雲依舊上花枝小清河水平如許莫向波臣問
水涯

其五

層樓矗矗帝城闌人境結廬却謝人兩到今來
寧有客地容署外尚留身樹迎秋色蟬方惡花
受經鵲鳥亦新自是謝庭饒玉樹不妨野水蘄

垂綸

其六

乾坤落落此孤亭清夢分明說舊經志士自慙
悲驥老弋人誰復慕鴻冥夏雲列隊花千樹秋
露一團月滿庭語爾官家清絕意萬波心水湧
寒星

適園八首

近遊幾擬近城隈選勝軒從此地開樹蔭北窺
低亦入山街西日遠還來雲晴馬耳清當眼月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哭

冷簷牙靜落杯我有太平書未奏聊隨同學吟
康哉

其二

便從百里越城闌日涉應知未厭頻返照入林
還避影纖阿當戶欲窺人丹丘不問樓臺地綠
野聊清車馬塵愛客可能文字飲西園飛蓋莫
須論

其三

山自青青藹眼近野于今緣有軒咫尺塵埃

還謝客尋常花鳥一閒尋遺風留在乾坤老全
兩應無車馬喧家喜開身饒盛會問中忍不念
君恩

其四

苑邊西北狀元祠博學仙才自一奇道落八英
才子地天當五百聖明時好從攬結窺真宰肯
向蟲魚注瑣辭却惟世人然姓字都從曩鉢覓
摩尼

其五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四

九曲三河馬水濱山中結構草亭新地當近市
三朝盛花壓高城百里春丹白合粵傳佛奈八
千幾引咏莊椿名園休問張丞相曠適于今有
幾人

其六

每從緩步拉同人特結茅亭坐負間白板扉間
飛燕雀紫荊花外臥龍麟江山自是饒風月今
古誰堪認主賓小樹如齊人未老休將籬壁誤
良辰

其七

一亭特結西園客滿座翻疎北海杯不是當車
難緩步祇緣多落易紛挐種花自湊河陽勝增
窺人傳虞詡來幾咏杜陵真切勿安危須仗出
羣材

其八

閒身獨坐澗架邊報客應知二仲過入境寂喧
淥上樂世情今舊雨中歌幾番醒醉隨花老一
局高低入夏多忽漫當杯生世念中原戎馬近
如何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四

謙美堂十首

一雨中原快臥龍烟霞作色上芙蓉座驅殘客
人三逕圖上流民天九重當急持籌難借箸登
臨安步未須筇閒身儘可開歌咏只是甘泉有
警烽

其二

春老閒門草正肥泥融金井燕雙飛年來鬢髮
心先短眼底交遊近更稀不爲乍晴扶墊角每

緣多難賦無衣西園昨夜梨花歸時拉同人佩
月歸

其三

獨坐則詩詩未成重簷雨个鼓成聲不緣聞字
能驚座要使三槌識彌衡代雨催花覺更緩迴
風隨棹意還平盧龍幕府元戎夜曾聽晴宵天
鼓鳴

其四

萬家砧杵動秋思又聽鳴蟬上舊枝暑溽尚嫌

高陽集詩

卷之五

見

風力嫩碩寬偏眺夏雲奇無絃不問琴三弄有
客還邀酒一卮人夜挑燈渾未愁諸郎應創奏
新詩

其五

攤書獨坐擬秋風挾雨當秋風更雄雨喜魚龍
渾不夜風掀燕雀舞晴空崑源未問八天柱澤
園先調一畝宮笑向均堂成底事要隨豐約給
元功

其六

秋空片片湧凉雲坐對屏日未曛乳燕飛
還自語羣魚浮水總成文三農慰滿魚龍夜正
宜秋草未欣但使諸公憂社稷不嫌戎服有
親軍

其七

高城風色護層樓雲葉垂垂雨欲流地缺龍頭
播晚種天開屋脊深鳴鳩豚魚百室儼奢願板
築頻年礙野謀倘得四郊培壘盡何妨樂潤更
先憂

高陽集詩

卷之五

平

其八

甕城如甕傍城隄四角城仍四角開三水遠從
百里下千山高向九衢迴瘴人自費龔黃力精
甲誰當衛霍材聞說至尊勤遠略遍從關隘起
樓臺

其九

自緣齒至老蓬蒿敢以羊裘傲錦袍邸報傳來
心已短舊遊說到氣仍豪閒身差可隨陽鶯病
眼誰堪見飾冠清夜幾行憂國淚不禁狂醉

離騷

其十

百花灼灼競經處風雨應憐客憶家城上輕陰
草樹微樓邊新燕水雲餘明農赤舄方遵陸學
圃青門合有瓜湯簡尚方雙屐在半千王路是
天涯

次友人韻

三妙先驅下草萊雨師先為洒浮埃地寬剩得
城頭月碑傾祇留石上苔到處清樽同酒趣投
高陽集詩 卷之五 至

來白雪見仙才應門初下雙乾鵲幾報花間小
吟末

諸將

方州結鎮拱陵城千古新昌舊有名當日文選
墨開大業祇今明聖宿雄兵漫驚倚甯僻江
荒且著揮鞭問祖生饑搜飽颺豪手在不妨公
等奏昇平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五 至

古復思撫翠帶為語纖纖讀實訓從來美是
清廟

白燕

幾點綃痕薜荔牆浪從蝶粉隨羣芳撥弄玉欄
花俱亂調語珠簾夢亦涼斜受輕風粉落素低
隨明月下流黃飛瑞弄玉渾無事怕舞霓裳妬
海棠

孫男之游編次

高陽集詩

卷之五

至

高陽詩集卷之六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 校

七言排律

宋中翰參予渝水以九月壽母八袞暫歸
其尊翁起岩公八十有七矣高堂雙白
蘭樹翩翩中翰方陳文嶙兼金之賜于
庭與白酒黃花相映也詩以羨之

瀨上高人自一流齊眉人共賦丹丘千金仲產

高陽集詩

卷之六

供詩口十指仙針佐杖頭偶寄一官橋八月忽
成五噫更千秋六龍繞膝傳先業片羽凌霄有
壯遊絳雪丹金分玉府赤霜袍綵舞文虬歸來
寵喜插更會借得邊籌作海籌

壽王霽宇少傅有引

少傅以天啓癸亥春正月乙巳爲揆揆
之辰蓋七十有八以先二日視師關外
至自檀予以 上命抵關五閱月矣揆
少傅于建節方且合始履之風雲挽上

元之星月薦人謹于椒頌載胡拍于梅

吟得二十六韻聊引僕關之長歌云爾

鈴閣先春兵欲銷春風駘蕩漾霞綃天回含譽
名逾上旆攬機槍氣折驕萬部旃裝方獻歲孤
城燈火又元宵戟枝滿月開三雅牙角長庚照
六韜借箸邊籌添海屋薦盤花頌咏山椒烏衣
舊巷分羣請鵲印新裳荷九霄參合衝牙瞻御
袞陸離光劍擁長襖瞻屏共倚山爲鋤臂健應
堪手執繡萬厦不妨庇盍且一枝常自借鷄翰

高陽集詩

卷之六

二

名王蚤歲看騎馬甲首千羣養射鵬驚代威名
知草木和門輕暖走嫖姚雄襟環甲仍題楯華
胄凌雲更賜貂餘蔭二郎留玉樹清時三伯遇
銅標老臣方略金城壯尚父綵綸幡水邊北望
狼烽驚徙幕東開繡汎幾聽潮生來神武傳青
海將得天威下赤燦日麗鯨孤須遠遁天空猿
鳥莫相撩庭饒旄毳爭乘陣材擁驟張競渡遼
特練衝車當上駟雙瞻矛羽搏重荷人民華表
今還是繡纓鷹揚舊自調日月新華清虎落星

辰光屢傍難翹珠璣盡骨黃沙磧環珮應還絳
節朝歌有漢關揮組練曲成猛士按笙簫回中
金七柯函酒老上白雲拍作謠粉堞烟花連火
樹泥丸雲霧鎖星橋東公幾奏長生字五岳三
台相映昭

高陽集詩

卷之六

三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馮洪業茂遠較

五言絕句

橫塘曲

含笑向鴈鵝橫塘不可問溪長菱葉深野折蘆

花近

返照

落日下平津返照河梁上百尺黃金鱗閒殺漁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人網

野寺

相從問水濱野寺三家步一僧持鉢歸可是西

來渡

玉林齋雜詠

鬱鬱何年松凌亂荒臺下日暮起松風遊人時

聚馬

其二

高丘何處乘龍象化為土遙想金碧時屢相合

其三

閒是維摩居離離生禾黍落日下平林行人至

過渡

其四

一篙浮舴艋千里望平蕪灘頭直釣者釣得四

無

丹白園雜詠

豐家漱

高陽集詩

卷之七

邑西偏為豐家口故地園徑其口有

漱名耳在福泉寺側

河陽百里花移近百花嶼佛水雨花飛云是豐

家漱

丹白坊

園多柰潘賦曰二柰耀丹白之色遂

以名園為坊以扉

群芳紆隨運花陰白板扉曉來新雨霽曉峰寫

遠矣

寄一亭

摩詰曰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園數株樹耳聊取寄焉

乾坤此一亭微官亦云寄黃鵬深樹鳴似識婆娑意

綠半亭

古人美芋莢更為半牆予友徐子先

注種半方園故宜芋

種芋滿庭堦綠映階前樹曉露洗朝墩似著蔬

高陽集詩

卷之七

花雨

翠漪池

池當寄一亭之南摩詰曰蒼翠臨池

漪夏水菁蒼臨其上遂以名

落日下城垣空明蘸倒影翠歌美人虹風牽蓮上荷

雪香亭

有梨十數株雜以棠花雲之真如雪

雪亭成而客咏梨花白雪香故云

月雪

散木亭

老榆臃腫連衆宥之無何風折其半子瞻宥老楮雷風斷其榦延知衆所憎天心亦復憐

鳩居

以意爲亭真如鳩拙亭成而維鳩居之遂名

高陽集詩

卷之七

生平拙如鳩突地爲目巧居成鳩適來斯亦拙之効

斗園有序

新安呂介孺有園乎玉斗山之坳益古

斗城也遂題之以斗若曰大如斗云

有芝泉芝池八鳳亭紫芝齋斗室晏

軒晚鐘樹俯松樓梅塢竹逕茨門石室

諸名勝其友八左史氏各寄二十字

芝泉

峴溪泉後甘生飲 壽者相下有千歲蟾神芝

其上
晚鐘謝

山深易爲夕寺古峽月峭老虬邀蒲牢晚來掩
返照

竹逕

三逕開幽篁峭風敲萬玉不索玉版師爲識亭
亭綠

石室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五

竭來貯古月遂移石爲室鈎簾月在冰晶白
雲出

小園雜詠

二十四花信幾度到枝頭東風曾着力莫使說
笑州

其二

不復怨春風羞向春風裏畫樓雙燕來憐花狀
脈語

其三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落
昨風都不管月

其四

綠髻誰家子年年花欲然忽驚風雨夕白髮落
花前

其五

萬綠一花然黃鵬應未識寄語金谷花不爭春
顏色

其六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六

花信風初到枝枝向曉紅有懷安石意不肯嫁
春風

錦川十二詠

觀音洞

觀音洞在城北二十里洞有石瘡水
冬夏不涸色紺碧可飲洞居者其松
有雪當者不消而石子圓如彈丸俗
因名山曰二郎山蓋城倚爲托云土

八日石瘡松雪

清澗石山水鳥巢松下雪中清澗人坐

石節

松山在城之南可十里城中廣濟塔

北負瞻山南襟松也登城望之雲靈

映蔚從翠微中見白描淡掃如屏如

案土人曰松山點黛亦曰淺黛云

松山自巖巖錦人曰淺黛不信羊鼻公肯作城

媚態

高陽集詩

卷之七

紫荊山

紫荊山在城東十二里凌水環其下

日初出若水捧日而上杲杲然土人

曰山既高矣日當卯若架山之上名

名曰紫荊紫曉亦曰荆東朝旭

西州荆作關東州荆作山獨有關山月雙披塔

尋斑

紅螺山

紅螺山在城之西三十餘里當日入

處每夕御日而承之若欄萬頃玄玉

爲凡以陶無量火齊土人曰山之東

見日入山之西復見日出曰紅螺晚

照亦曰螺西夕陽

荆山山作紫螺山山作紅駿狼拋日梭織出錦

川雄

筆架山

筆架山在城之西南可三十餘里三

峰高下如筆架然地當巽爲城文筆

高陽集詩

卷之七

而大海文瀾浴其下土人曰筆峰插

海

玄兔供我毫黃龍蕭作硯銘成一閣筆三山架

海甸

錦水

錦水從西北直城之西折而佩城之

南復折而北當城之東大作波濤細

作縠綺洋洋悠悠顧我欲留有迴文

之日矣土人曰錦水迴文

芳甸薨襟英水華微成錦絳繡滿寺樓明河

湯河

湯河在城之西其流佩城而南水温
故有湯河之目冬不結冰漁人集網
其上如夏之日亦名玉泉取其温也
土人曰湯水冬漁

冬亦不作冰夏亦不作熇誰擘二郎九割此一
泓玉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九

小凌河

小凌河在城之東十五里山有望海
寺河繞城而東環寺山出其前即晴
曉若煙髮然迺若濛濛烟雨更奇也
土人曰東凌烟雨

環出水已奇襟海山更爽彩翠忽成嵐時作烟
雨想

滴翠巖

滴翠巖在城南十五里高山中有乳

從上而下點點有聲土人名曰滴翠
亦曰南岫乳泉

穴乳翠還滴點點散圖文涼颼發水未行天作
錦雲

瀛波

瀛波或曰滌波也城之南八里有河
當佩如環帶然土人舊名曰瀛波也
晴日凌波作黃金碧玉色便如眺蟾
若晶晶天宇午月當空不翅拾翠眺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十

蟾臺已亦曰滌曲眺蟾

當水月還來水應呼月姊眺蟾漢宮人掬得影
娥水

韭菜園

城有韭菜園舊地也土獨融和不旱
乾春耕易着耒而菜早生邊地寒多
雖下種此為勝地云土人曰名園春
韭

寒

從寒辛盤細生菜春風度玉門似有春

風在

其二

幾欲圖王會寫此圖中看雲臺高議者知道外
邊寒

廣濟塔

塔在廣濟寺寺當城之西偏塔作十
三級勢尚插霄而鈴鐸既墜板角之
木日作烏墁蓋遼人藏舍利地也象
鳥欣托而多鴉云上人曰古塔昏鴉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七

有金大夫高建記

何年青玉華尚作天一柱寒鴉時復來半擬天
花雨

其二

一指現梵羅衆鳥欣作壘譯人譯鳥聲似說城
郭是

予率大兵過錦州令金伴錄諸金石文
得土人并錄其地之紀勝語蓋郡人文
司馬作也云石在觀音阿末摩而土人

以鴈注稍爲點綴傳諸同好賦之若曰

此土何可棄也固土人意如此乙丑秋

七月孟蘭會日書

中右夜

白髮風霜裊戟枝解笑人冥鴻入寥廓遠鶴且
相親

其二

枯坐嚴更苦閉門白髮新翻嫌海上月片片欲
隨人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七

其三

聘望心逾遠臨流意與深夜來風色好不爲快
雄襟

安錦州

錦水波初靜高軒向此過似聞城郭是東去竟
如何

其二

吳房豈不重風雪竟誰成愧爾龍鍾者偏牧上
等名

效錢起江行

投策俯丹清朝暎欲上時聖明今在御小憊亦清夷

其二

四野雲陰合漁翁不肯來高人方釣隱莫是子陵臺

其三

碎壁瓊林笋旋斟玉露秋查頭蘆管子入破吹伊州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其四

磻溪看整釣頻起故鄉心誰妬還家夢江頭急暮砧

其五

荷蓋雲生菜蓮香天雨花遊人訝勝事漁父自生涯

其六

岸路爭高纜船頭露佩章早聞中鎖罷莫是黃

郎

其七

兩急魚龍沒江清日月沈漁家寄傲處客邸亦傷心

其八

真以前魚罷還驚漢吏薪方舟相偶語都是宦遊人

其九

草木欲黃落行人髡亦衰雲間一鴈過正是渡江時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其十

一棹隨風力北來渡大江秋陽饒暑氣不敢揭蓬牕

其十一

帆翅凌新鴈乘風破曉涼平沙暮雨急淒斷不成行

其十二

日高雲葉散風定浪花平自在中流意渾如玉

兩輕

其十三

青衫不自意白鳥向人鳴列有登盤陳胸中幾
甲兵

其十四

江畔逢漁父憤處近水村得魚兼得酒不肯款
柴門

其十五

竹葉青隨酒蓼花香入詩行藏無住着江月落
曾知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其十六

一夜秋風灼相看北鴈臣如何秋且半猶是未
歸人

其十七

槽促猿聲惡連催鴈影高小窓當遠岫蒼翠見
秋毫

其十八

解纜江干止長年嘆力同獨憐持柁手看水更
看風

其十九

澤畔秋將老南來鴈亦稀似子堪作王賓鴈向
子飛

其二十

江月弦初上水村雲更深寒衣應寄遠早識數
聲砧

其二十一

去住總千里同人不寄書解會休使煮我恐有
文魚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其二十二

看雲留近岬問水識長年今夜同眠槽故鄉可
幾船

其二十三

酒枕尊羹餚茶鎬蝦眼烟爲愁高士榻幾傍老
廉船

其二十四

星河渾匝地波浪連連天點綴秋聲意
下彈

其二十五

岸平饒曠土心遠作浮家孤往無酬應秋同落
鴈沙

其二十六

遠岬山猶翠家籬菊正黃秋風先得意隔水送
花香

其二十七

鷓鴣飭水涯啞喋弄晴霞八月孤帆下應疑海
上槎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其二十八

江上逢佳節花仍冒雨尋故園籬下菊朵朵綻
黃金

其二十九

西爽院曉破天開雲際頭漫將團扇賦輕負漢
宮秋

其三十

五月披裘苦拾金豈采蕪中流方攬舵三歎憶
所人

其三十一

從來郡縣吏清自畏人知太息江亭上紛紛難
去思

其三十二

遠眺秋英圓漸思春草塘推窓一近岬分得翠
花香

其三十三

故園人千里平沙鴈一行擬圖家信到只是鴈
隨陽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其三十四

漁家秋色更夕日釣芳洲結屋荻花岬閒眠二
對鷗

其三十五

詩罷芙蓉榭賦成鸚鵡洲佳時合勝地多半爲
名流

其三十六

斜鳥飛曉月陽島下平沙篇宅疑仙侶相將弄
紫霞

其三十七

白雪難消悶黃金亦鑄楚近來學斷酒不願醉
卿侯

其三十八

風長日露冷紅樹秋不知舟算使還肯稅
愁不

其三十九

江鴈度秋霜江空鴈影一行山客嘯幾樹木
奴香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九

其四十

地坼濤聲惡天空楓影寒蛟潭不可泊瀟瀟認
雙灘

賦得弱柳鳴秋蟬

細柳迎秋弱繁枝尚隱蟬一聲風斷續和月落
尊前

官中樂

春光融密勿喜氣漾晴空盡日還披覽開卷亦
合宮

其二

宮府勢相叶堂簾高更深文華校對龍垂冕日
沈沈

遊春詞

當春臨便殿召對上虛亭相悅君臣樂一遊紀
御屏

其二

小苑奏樂吹高簷古木垂訓來花下馬不慣武
新羈

高陽集詩

卷之七

十

其三

日月光春曆三陟兵氣銷春遊春柳岸不忍折
春條

潮

休嫁弄潮兒潮今亦失信掠我油壁車去向錢
塘問

憶片石西

日暮寒山裏白雲草共深不聞鵝與犬
客店

閒居

記得南來鴈偏留孤枕聲今宵燈影下
嚙喉有餘清

少年行

閒煞路傍兒自度春風裏一按珊瑚鞭輕踏桃
花水

其二

纖歌倚筵篴嬌語調鸚鵡輕梁落燕泥打着催
花鼓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三

望雨

朝氣咽風鈴巧作夜雨響起看簷際雲露結明
珠網

晚春

柳花白于綿鶯兒黃似酒此中一段春個是描
春手

其二

春草連千里重登千里樓
畫梁相對話雙燕不

知愁

獨坐

獨坐幽篁裏纖虬香篆空却嫌鸚鵡舌作巧向
春風

其二

莫問南湖雨宜橫野渡船曾經風雪裏終夕不
成眠

桃口晤房素衷尚書王清野令尹

綠野綠成陰桃花盡結子驅車桃口灘一聽尚
書履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三

願雨

屋脊亂油雲鳴鳩呼其侶老農把鋤歸咄咄怨
鳩語

其二

五月麥成秋春來不一雨我欲繹新穀龍頭無
禾黍

苦盜

避地願生還赴官先去計豈不畏簡書帶甲滿

天地

其二

射虎旣縱橫鷹鷂仍上下如何廉吏歸亦有如雲馬

南城下

城頭草又生安步遊城下尚需草堂成聊呼作綠野

問盜

自昔笙歌地於今戎馬場傷心滿眼淚誰復問

降王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三

獨坐

我欲開北窓高臥羲皇上薰風自南來雲擁珠箔爽

長安道

長安大道傍亦自生春草野水芙蓉花西灣春復老

楊柳枝

占來折楊柳多緣離別時春風知客意先長安長枝

聞鴈

關山一聽鴈每憶過家時今日家園裏還吟聽鴈詩

柳花

幾度楊花起相看遊子顏一般飄泊意風色滿關山

西園

灼灼花頭艷芬芬花裏香春風隨意處豈爲老人忙

高陽集詩

卷之一

三

感事

陶令門前柳春來結可憐只愁風絮起攪斷不成眠

座中有談虎者

漢家飛將軍射石如射虎今比虎于石誰能復飲羽

偶咏

狡狴林中猿力能墮虎膽豈不念頭顱目前接腰好

感事

客方改名時作色中常侍長卿賦纔成却憐楊得意

其二

狗盜總堪羞虎園不可測敲吉呼對山至今猶動色

獨夜

一燈六十年夜夜臨文字獨有三年春抱腕不

成寐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七

聞鴈

忽聽雲中鴈驚如塞下聲嗒然成寐後却覺夢

魂清

城下園

種蔬古城下酒時供小摘中有權園人倘可號

園客

夏之日聞鴈

孤鴈御秋意凌風夏赤涼故人曾寄信有字不

成行

放舟

江上逢漁父滄洲深處過風波非不險人世更風波

其二

以我乘桴意來調野渡頭橫塘休借問不是乘運舟

望雨

赤日赤于火白雲白似綿把鋤雲日裏難望豐年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七

偶書

元戎都燕領上相幾爲肩兼資稱將相何日太平年

紀夢

紀得還鄉夢多緣塞馬驚歸來千日裏無復夢長纓

農家樂

操舞王孫草鵬歌帝女桑紫花別有種不必倚羅香

客行

灼灼桃花片青青楊柳枝
豔陽花共柳偏是妬

長安生

有客長安來略說長安事
聞道芭蕉清掃日
全未

陶古

安石秉高操兼之以鍊手
拘盡世人心掛將天

下口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七

雨

小雨細于綵萬家歌且傳
乃知如雨珠不比如

珠雨

五月雨

一百四十日今年聽雨聲
老臣憂國意額手頌

昇平

憶舊

當日平安火是馳入帝都
古營初解甲萬姓競

五
月
一

窮客

莫苦食無肉休看餽有塵
萬錢曾作料下箸是
何人

竹吟

憂憂萬玉鳴青碧秋如剪
風雨蛟螭飛莫作笙
簫選

秋意

月芒上玉鈎風韻生銀甲
栢館合來秋賦得捷
好箋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七

歸來

歸來安一壑指顧是三丘
莫以閒中意輕輸新
息侯

其二

稚水還成浦童山亦貯雲
遂初曾有賦不必更
移文

僻園

無竹無三迳無花無四鄰
卜來窮僻地中有倦
遊人

澹居

雲橫峰露簪雨微樹如髮中有高人廬披襟攬
蘿月

其二

繞座攤羣書重門閉古色偶撫高士傳讀之心
惻惻

河干

采蓮當日午先采葉爲扇片雲似有情傍船如
便面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五

聞笛

高樓當月夜遠思聚重檐玉笛誰家弄翻來肯
昔鹽

此中

此中纔十笏高士儘能容子午衙中宅偏居
菜傭

望雨

垂垂雨不下日濕采蓮船似說荏苒裏時聞有
靜玄

感遊

鶴飛凌九霄肯作耳目翫石上松生風回頭願
雙翰

其二

莫怨秦淮水歸舟已待風無將茲地會一訢別
將衷

半峰亭

一峰高處雲有亭當其半寂寂亭中人坐觀雲
聚散

高陽集詩

卷之七

三

孫男之芳編次

卷之七終

高陽集詩卷之八

高陽孫承宗推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六言絕句

出塞

古道無人自老寒
鴉空樹獨閒
應笑牧車羸馬
終朝問水尋山

其二

亂石插橋偏不
合溪當砌潺湲
入眼都堪圖畫

高陽集詩

卷之八

傷心更是閒關

其三

不是拔壺問代
寧關狼石求還
一卜河山大計
三朝晴晦如環

其四

雲合千峰萬嶺
風行兔赤乘黃
要醉特尋濁酒
欲豪學喚炙羊

其五

叱癡挑花噴玉
沈吟盤葉渾金
似是虎頭龍額

可能鐵膽銅心

其六

殘壁鴟鵂嘯語
隔垣豺虎縱橫
數萬子遺未貼
百千曉捷成行

兩夜

散快魚黏落粉
出門馬惜連錢
兀然抱膝枯坐
率爾掀髯成篇

其二

枕簟江花攪夢
池塘草謝迴波
倚砌蛩聲正急

高陽集詩

卷之八

窺人月色如何

其三

莫訝南枝鵲遠
且看西掖鷄棲
空外薄松清切
案頭明月高低

感舊

狂與步兵共醉
歌隨方朔同酣
四十年來研北
三千里外江南

夜過石佛

虎豹蹲疑惟石
風雷吼下寒流
野寺雲霄度馬

溪橋草樹鳴秋

寄題沈龍江閣老扶杏館

春曉人遊綠野夕陽鳥度花村未問玉樓金馬
且看白酒青尊

其二

十里花籠盡錦八株香憶明光客到山蔬野飯
酒來木几繩床

其三

醉竹樓含曉日悟迷橋擁春烟花底鶯啼未覺

高陽集詩

卷之八

幾頭客醉欲眠

其四

烏几援衡左右小樓對結西東花映桃紅柳綠
帘垂細雨春風

寄題還青亭五章用趙柱野中丞韻

孤與曉曉當戶驚滿吳落松林外千年歸鶴
廬中一榻伏龍

其二

白月來窺醉客閒雲正補疎竹收春歸桃李園

賦雪入簷當谷

其三

山深入靜日長花落鶯啼春晚笙簧隔水偏清
鐘磬敲風自遠

其四

廿載騎雲弄月萬年綠樹青山把酒任花開落
披襟看鳥飛還

其五

萬木檐頭擁翠數峰江上排青漫訝秋風瑟瑟

高陽集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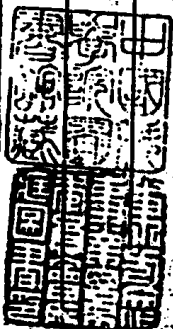
卷之八

四

且看霜質亭亭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八終



高陽集詩卷之九

高陽集詩卷之九

門人黃華峪元裕之後韻

七言絕句

秋雲覆城堞殆青空碧綃障也賦之

萬里青霄擁石林城頭疎雨半晴陰誰將小赤烟雲筆掛在南屏待晚吟

其二

坐看南山雲起時無花無酒亦相宜却嫌陶令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渾多事滿把寒花待酒卮

秋盡聞鴈

秋盡風花鴈有群孤懷離思正紛紛夜來粉堞

東頭月分得長安一片雲

黃華峪周元裕之韻

誰將鬼斧擘蒼瑤峽口星河影動搖似是玉龍穿禹穴半天鱗甲落山腰

其二

泊河來恨未收高歡避暑已千秋西風吹雨

龍夜王母祠前澹不流

黃華峪元裕之後韻

五月黃華花未黃銅牆鐵壁色青蒼珠簾不捲房雨掛境臺顛露夕陽

其二

山畔晴雲帶雨蒼豎風設設夏猶寒隔來水迢迢三舍不是官閒到亦難

陶傳

誰把南山作北移東籬猶是舊花枝日來簡點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從前語歲歲編年寫義熙

其二

好將野吏試三長載筆何堪著作郎曾向新詩閱甲子始知一士老潯陽

其三

宋家太守顏延年道經過餉酒錢自是本朝曾識面不緣今日始相憐

其四

帝室曾占百二期軍風肯路人知此時自合

休官去不爲腰肢屈小兒

瓦釜坡

坡在冷口關西登坡而北折向東遂通
冷口予閱冷口抵坡下戍將指石壘曰
此烈婦墳也當入永平掠生口北出
有少婦綺服馬上兩兒捉馬將下坡
大呼墜岬死不知誰氏也掩其骨山之
下

瓦釜坡裏邊城路飛燕巢林不見家擬死低個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且不死尚留一息見中華

其二

誰家少婦茜裘新馬上猶餘不死身纔欲下山
山上死玉顏終不染塵

其三

山口猶疑見漢官下山那忍入呼韓白溝不渡
差堪擬莫作明妃青塚看

其四

錦綺簇來滿路香肯隨騎作新裝冷河不管

興亡事日向山前濺五霜

其五

中間誰經萬石林胡笳吹破斷腸吟漢家一片
蛾眉月照得中原一片心

其六

何來山下水悠悠日暮悲笳隱戍樓兩頰紅
飛不斷寒鴉獨匝冷城頭

其七

秋來寒鴈渡愁紅零落山花碧澗中遙憶征人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四

投馬日玉皇新閣半淒風

其八

新調驃騎爲誰雄碧血灘灘野火中聽子回來
烽正急山頭猶見美人虹

東便門二絕句

二年子月便東門雙啓重關日已曛却念巡城
真御史爲予東嚮指氛

其二

兒戲馬潞河灣十萬連營扣漢關獨以單車

去不知誰箇望生還

臘八日兒輩誦集以兒銓生日也對雪有

作

二更霜月闌窓明入夜微聞飼葉聲曉起披襟
驚玉藥滿庭寒翠樹人清

其二

豐年三白咏風人凍藥先開月外春臘日無風
隨意舞座中閒識太平身

月下雪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五

霜月一簾小閣清簷牙白鴈相和鳴羣仙忽効
雲中駕萬鶴凌風上玉京

其二

誰扶晴雲月湧生霓裳應不減華清寂寞脩月
吳生手白鶴光中徹玉英

其三

幾擲霜毫賦有年日華無暝月舞嬋似綠雍伯
饒情思分得瑤光種玉田

其四

竹花無影月纖纖鶴氅霞衣擁竹簾玉漏正沉
風正急金盤忽瀉水晶鹽

夜坐

老眼難書五寸燈可堪小指細于蠅夜深鐵風
邀風語身比長廊罷院僧

渝閣以兵藉地之毛予下令種柳資軍需
也再來而柳始花

十萬管成萬仞山大巖環薄玉爲灣不知官柳
栽多少初見輕花落研間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六

其二

山澗水渚柳依依憶得來時雨雪霏一到臨渝
八百日侍闈重見絮花飛

其三

不嚮春風舞絳紗綰愁牽緒滿天涯十年手植
初成陣細柳營中學六花

其四

倚樓長笛月明中入破偏隨宛轉風搖落不堪
愁裏聽滿城甲馬又西東

寒吟

萬里縱橫萬寓寬將軍不復計樓蘭
萬來南國芙蓉驛馬歇西原首荷灘

其二

天子神威詠濯靈元戎初匣舊青萍
宴開丹鳳東西幕節建鉢羅南北庭

題畫

高峰老樹挂虬龍瀑布飛花濺瘦筇
十里灘聲驚落鴈滿亭秋色擬垂虹

高陽集詩

卷之六

哭同年韓弼我太守

鹿鳴攜手四十年十載分符向遠天
幾度塞鴻飛不到衡陽驚報落虛絃

其二

曾憶長安春酒杯十三年裏首重回
無端鴈蕩峰頭月歸落家園入劫灰

其三

五馬翩翩盡有聞鹽車東下總君恩
阿誰飛落陸中語幾嘆天朝徹吏尊

送式周郭年兄請公車

蓋年傳大
戊榜云稱尚書家

式周郭年

玉鈞銀蒜尚書家簾捲沈烟裊杏花七十二齡
新進士瓊林邀月倚窓紗

得兒錦手書

七郎也寄數行書字字分明問起居一到天涯
頭更白夜來勾夢到庭除

錦兒寄字云問爹安無事早來

平安無事早歸來字字真誠字字催可耐此身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屬社稷祇今在末堪回

程星海夜坐聞濤是日遣將

有客高談霜月清小樓不礙海濤驚天風似惜
軍容壯竟夜如聞甲馬聲

除夕同兒珍坐小閣念君父深恩感歲

華易邁誠點焉自失也因拈霜髯明朝

又一年句用霜字韻

雪山清映戟枝霜笳鼓聲歡夜去與此夕故園
人自老那堪白髮更他鄉

二月開馬

幾聽華鳥語關闌盡罷虛弦落照間却訝寒鴉
偏有胆又隨春信到天山

楊總戎陟碑

曾識公孫何等班于今片石見三山英風想像
遺踪在化鶴何年竟不還

過曲尺河不入

十里平沙曲尺河小城東畔健兒多俗人似惜
新亭淚小隊低徊不肯過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八

中後所

春懶荒臺州亦稀幔亭風日滿征衣宸憐王謝
烏衣巷無復尋常燕子飛

寧遠

蟲起層巒木拍堤邊城風色正淒淒相看海燕
閒來往玳瑁無梁借一棲

餅花

高平風峭戟枝寒杏蕊新香春正闌却憶章家
花樹會關城初向一餅看

碑忠樓用兒綸對雨韻

帝城雲樹倍應新誰遣風烟柅舊輪自是當關
饒虎豹春來秋鴈更稱臣

其二

鳳水蒼山綠野新雨香花徑觀雕輪寄聲萬盼
樓幾鴟莫向雲霄怨老臣

立夏用程幕韻

小院同人認菜花應憐關外野人家不知蕤莢
春都盡尚着狐裘放晚牙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十

碑忠樓

三十年前獻壽杯赤盤麟脯掌高臺于今朝雨
關城下獨望孤雲燕子來

其二

騶風急雨滿回中烽火驚傳入漢宮聞說至尊
懷鉅鹿誰堪麟閣定元功

其三

長劍空看高倚雲風烟四海自紛紛誰家預作
清平曲故雜悲笳夜夜聞

其四

層罷新袍聽曉鴉
坐一虬雲擁繡旌
花裏兒夜看
危頂落敢向山頭
撼岳家

其五

秋風白髮故人情
宿對一尊塞外城
坐久鶯花
渾故國突來曉角
兩三聲

樓中聞笛

西風落木海山秋
小院誰攢萬里愁
待得昇平
歸去日聽笛應說
彈忠樓

雨後集詩

卷之九

七

喜雨

手提孤劍向邊州
木葉蕭蕭又早秋
新調健兒
身未貼那堪風雨
暗汀洲

聞笛

短笛誰家曲未停
高樓初暝數峰青
一時盡洗
簫耳靜倚雕欄帶
月聽

喜滿趙二都督至

一劍誰當虎豹關
寂憐俠骨海山間
夜來風雨
驚人起合有雙龍
下碧灣

室韋部一首

柳城東北地環遼
孤越河邊九部驍
一自貞觀
朝貢後至今人說
有豐貂

室韋貞觀中初貢豐貂

奚國

白狼河北東邊五
部奚斤纓帳連可
惜冷棚
十二萬延和不效
景雲年

景雲元年奚斤延和元年以十二萬

敗奚

靺鞨

別種也貞觀中入貢

南連潢水四山環
風土依稀鈔奚丹
中國聖人

卷之九

七

天共大至今只曉
舊貞觀

契丹

開元天子祀東都
扈從一渠修曼
寂是契丹
為快快東華公主
入平盧

鐵勒

鼓蕞新恩墨未乾
萌來介弟又承歡
天家不欲
渾強盛南北重封
小可汗

班婕妤題扇

一霎西風落葉空
翻翻只在殿西東
須知御手

辭意可向高臺怨涼風

其二

殿角秋風上翠旗玉鑪香篆繞簾飛尚方侍寢
朝來起已捲桃笙付典衣

其三

金莖露冷月如霜特下釵頭雙鳳凰但勿南薰
侵玉體縱捐簪筍亦何妨

其四

幾看輦路饒秋草便覺涼生水玉中遙憶春風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曾寂寞這回休獨怨秋風

其五

倏然秋思滿銀屏颯爽西來夜語鈴篴筍未藏
仍在握且從珠箔撲流螢

其六

玉宇瓊樓五月寒縱當朱夏向誰看懷中亦有
湘妃扇閒灑臙脂肅牡丹

讀陶士行傳

八翼天門興八州孤兒小吏亦何求只因一飯

知賢母雙髮爲兒換有郵

寄一亭

蝶飛綠草翠成茵酒滴珍珠倒荷巾城上雲陰
池上雨合來都供研頭春

其二

涓涓秋水草爲堂簾捲涼颺燕語梁一夜雨添
新漲後秋蘆學展綠沈槍

其三

山雲盡盡關孤亭木葉初寒片山青枯管拋來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四

無箇事閒看鸚鵡自梳翎

初夏聞蟬

二月新絲渾盡賣隔林初聽綠絲嬾龍頭風葉
陌頭種半爲高門促嫁粧

喜雨

呼雨呼晴鳩自親天公總不費機神只來一雨
浮灰夢閒煞河間倦仰人

雨夜

一雨突來清夏月却教秋思滿虛魂偶傳家話

新淚光是獨吟對夜紅

馮騎都尉唐墓

棘蒲南畔古城闌馮北馮南沙水濱莫惜騎都
容易老一官白首幾多人

東田莊

屋後青秧水畔扉方舟曾憶繫漁磯柳花日撲
人頭白柳葉青青燕子飛

齊家口二首

停杯却立弄潺湲水勢平吞虎豹闌閑說長年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五

識表暖白牛灣北駱駝灣

其二

石髮于今尚挂樹浪花當日故漫天寂憐東下

龍龜窟留得西偏萬井烟

劉生

渡口楊花攪夕暉離情一片共紛紛重來鼓柁
秋風裏擬采芙蓉持贈君

再過延福淀

一花翻蝶未成秋梅雨初晴夜不寐一窗西風

吹大壑農家門外繫漁舟

夜次洛關用汪濟寰給諫韻

天低野曠參橫斜鼓吹迷離亂水涯埃更不知
人意懶夜深燈火照孤槎

呂仙祠

走轂奔蹄夢裏生道人點破已分明紛紛渴睡
白袍子猶說寒燈夢不成

黃華

洞老不知成魏晉祠殘何論歷隋唐桃花紫氣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六

年年在爭得閒人對夕陽

牡丹邨小苑

誰家小苑鎖幽香映日輕紅過短牆似是研光
誰舞罷倚欄無意掠殘粧

冠縣道中

居人指小城云今御史馮令邑
特撫流布

日夕牛羊小院紛居人都說小馮若平蕪野磴
三川柳擺春回萬頃雲

其二

桑柘成陰歲暮千家齊佩令君香飲呼聽馬

行樂圖鴻鴻灘頭有悲棠

田莊

大渥孤城十里餘幽人初開藕花居夜來風雨
蛟龍鬬自課兒童細讀書

其二

八月濤聲夜吼鼉枕邊雜聽打魚歌等閒高揭
雲霞眼萬頃芙蓉雨一蓑

曉發武遂

灘頭野水曉生寒馬踏楊林月色闌萬壑空青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七

如有待窺高峰上倚雲看

送本通和尚

種種法從性裏知還來方外訪名緇等閒悟得
峨眉月到處清光是舊時

送曾省庵

翩翩裘馬走風塵畱得尊前應住身惟向夕陽
憐倦鳥夜來江月冷親人

白雲觀卽事

羣仙透壑集靈臺羽客霓裳映日開鈴鐺加聞

天外度長生閣上拜初迴

其二

何年鶴返白雲鄉此地空餘脫骨香多少酣歌
金馬客年年花下問遺方

宮詞

三十六宮渾見月知他清影向誰多珠簾不斷
春風度又報麟麟翠輦過

周鍊師說經

瑤臺初罷講時鐘寶籙親函入九重自是漢皇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太

識身肯勞方外訪奇蹤

宮怨

曾侍君王供奉班昭陽一別舞衣閒楊花管領
春多少日逐東風伴玉環

少年行

白日翻風易水秋滿襟俠氣淬吳鉤夜來批得
驚家骨醉向爐頭唱酒籌

桃花灣

子呢喃春欲暮曉來花信風初度知他誰是

武陵人開盡碧桃千萬樹

芳艸谷

芳芳淒淒隨意綠東風吹雨香盈谷王孫何地
未歸來盡日白雲看不足

高陽臺

高陽臺迥月如華省識當年上將牙地圻臺空
人世老夜深古月滿溪花

過督亢亭

水邊籬落野人家處處垂楊宿暮鴉似說舞陽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西獻後孤亭寒色滿天涯

少年行東甯文鱗

玉勒金羈白鼻駒阿郎今夜醉誰家寒鴉啼破
長安月笑指青樓度落花

王茂才別墅

危樓百尺瞰花城雲卧南窓午夢清一蝶南華
成栩栩隔林風送步虛聲

送友人

山城吹角月婆娑一孤秋聲向客多已是愁中

聽不得那堪重唱渭城歌

飲王慎庵茂才得其弟乾符調會城報

別抱十年醉裏逢君家兄弟盡人龍尊前忽落
黃河色一鴈翻雲第幾重

送鄒泗山太史歸豫章二首

秋風浙瀝鴈南飛此夕聞君放逐歸欲寄愁心
隨去鴈不堪霜露下寒暄

其二

孤臣此夕遂初衣塞馬何勞問是非無那故人

高陽集詩

卷之九

辛

零落盡寒風吹雨夜霏微

大將軍略地過廣寧遂下樓船歸漢水

漢家神武振天聲大將初揚海外兵似說荊州
殘草木欣欣亦解向威名

其二

松山山北十三山鎮日人從舊幅看一見元戎
結小隊爭教稚子識衣冠

其三

六山山上日飛泉不洗僊巖草木報道天家

卓騎過聖門桃洞盡鮮妍

十月既望晚抵中後所

青帘白板滿城闌父老依依半病身幾繞幃帷說舊事攢廢猶有未歸人

鹿職方誕日

三逢十月十三日不作家園斗酒歡獨有軍中笳鼓競若爲額手勸加餐

邊城春思

記得春深柳葉齊醉騎驄馬踏花泥邊城新燕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廿

歲暮後小草纔糊碧玉蹄

其二

自是中林歸去遲奈園風色重相思誰管清角

關山曲又向南樓月下吹

其三

高樓一望客思鄉千里黃沙照夕陽莫訝關山春草白邊人頭上四時霜

其四

閑扶人看射飛千羣礮過青陵平原幾度

憐芳草不爲王孫春未歸

其五

海面寒雲還漠漠山腰野草更菲菲等閒略上層樓望草色雲光護客衣

燕來

三月關城春未交去年雙燕帶雛凋回翔幾度東風裏又湊花泥補舊巢

其二

高樓風色海山交玳瑁梁間燕子啁似說杏花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廿

開爛漫新來花辦補新巢

其三

何處王孫春未歸斜陽芳草倍相輝侍兒好捲珠簾月裏碾新巢燕子飛

其四

燕子啁春春欲歸畫堂點絳脣倍生輝倚樓怕有傷春客莫向珠簾深處飛

聞劉岱輿將抵關門

綠雨雪憶劉生此日聞將向此行却快春風

饒意緒先隨新燕到邊城

擬明妃曲

偶披明詩有明妃曲數十家殊覺支離

特擬作正之

應召當庭玉臂寒天家親按畫圖看衆中多少
憐光彩只道生來斷亦難

其二

北來不耐理新粧玉貌金銷地霜縱擬人憐
還似舊可堪憔悴動君王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霜夜吹簌大點兵擬從南牧望南城却愁烽火
甘泉下不獨邊人夜夜驚

其三

記得宮中明夜時雲屏珠箔坐彈絃祇今蒲部
筳起漢月低徊不忍窺

其四

霜角吹殘漢月明學將語兩三聲依稀解說
中原酒不似家漣酪清

其五

幾說黃龍款五原琵琶馬上曲重翻醉來時
黃金墜回向闕廷誦漢恩

閱邸抄

山水滌迴錦作城二凌風雨太分明倚邊樓上
平策不說松山幾處兵

夜夢蓮花泊待月

畫舫載來南浦月平分一點與江鄉夜深月避
蓮花面獨揭蓬牕聽水香

舟行夜泊

高陽集詩

卷之九

高

片帆高掛鳳城秋影入晴江靜不流滿載月明
凉似水酒家門外駐行舟

野塘

誰將舴艋載愁來萬斛澆愁入第開一雨橫塘
流野水藕花叢裏玉人杯

重陽阻雨

同人約共菊花杯叢菊特特冒雨開但使龍山
尊酒在不妨晴日看花肥

聞官遊擬歸者作

父客長安病拋靡五陵裘馬任輕肥只緣彌補
鱸魚貴欲買無錢未得歸

桃花園馬上

桃花園裏桃花馬麗日香風度人只
初過雨紅泥延襯馬蹄春

草堂村尋人不遇

古樹環村鳥鵲依草堂風雪落還飛簷頭唧唧
窺人意似說居停戴雪歸

題友人山居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四十年來器業同貧交猶有古人風只緣姓字
人間遠移住青山萬木中

登高回乘月尋僧

醉邀新月看花回攜手聽歌門檻堆便向龍山
餘月色萬松深處問如來

春草

春色纔看二月餘萋萋芳草綠山居平原一望
三千里此際誰堪讀連書

野步

幾望蘭舟秋思長同人徐步水雲鄉怕驚雨岬
閉鳴鴉收盡灘頭紅蓼香

擬過崔居士林亭

捲簾風送月為鄰擬作新詩洗研塵開徑不緣
車馬過隔林或有看花人

擬酬主簿詰過林亭

日涉園成漫不關白雲馬到空山何緣一着
中林色繞徑鶯花盡破顏

解闕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幾葉寒雲點霜秋自合終身老一丘佳興開尊
同北海交情懸榻待南州

其二

颯颯秋風吹夜半紛紛涼月白天中世平半謝
黃頭子齒至先成白髮翁

田家禱咏

接外烟雲晚更昏倚闌東望失江村西風好倩
吹殘雨莫遺新棉帶水痕

其二

種穀垂垂晚穀齊白洋風送亂雲西却愁多雨
禾生耳不怕新泥馬瘦蹄種穀而多則倒青生

與村老對飲

晚禾不穗同呼雨旱穀方登共嘯風雨雨風風
無箇事兩翁相對轡杯中

秋日遊李園

野曠風高木葉稀解襟重問釣魚磯湖山一片
烟霞色留滯灘頭鴈未歸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其

看山纔了覆臨流更下晴灣好放舟欵乃聲中
雙鳥下頃令秋思滿滄洲

送王虛之孝廉署清江

標格從來清似水談經得地屬清江庭前倘有
長松樹可憶松濤月下牕孝廉讀書亭

其二

水晶光徹西江水苜蓿香生入苑春此去重過
淮水上當年拔織是何人

馬家河雜咏

此葉清華配補

博陵東下苑西迷解獵亭前水拍堤蘭口尚餘
瀧水曲祇令人誦許公題

其二

秋風盡盡駝駝灣萬頃濤聲列遠山無限牛羊
青草渡牧人吹遶杏花間

其三

殿開延福下園頭水擁榆堤半不流最是雍城
河兩畔隔年風送釣魚舟

邊吳淀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其

滄水東環塘水野邊吳淀頭走馬聖代祇今
三輔中空餘樓櫓夕陽下

經宋三陵

倚城河畔雨淒淒風捲黃沙水拍堤自是宛陵
蔥鬱處烏鵲無樹向人啼

其二

白草離離供野燒居人猶解說前朝秋來禾黍
西偏地盡屬祠官任採樵

其三

此葉清華配補

木落沙寒何代村
尚餘遺蹟原似經馬
藏名姓可有僊懷幾葉探

丹白園九月廿日見葵花

曾向清和識麗姿
秋深仍把冒霜枝
于今勁氣無收處
散漫閒園草木知

其二

幾日不聽燕語梁
木綿凋盡以來霜
小欄杆外西風惡
一點輕紅關曉裝

六庄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其

板與衝暑興偏新
綠樹芳淨不塵入
里兒童還識姓
關門雛燕亦親人

夏日同齊賓甫劉安甫同居六庄

解組歸來繫有華
同人相傍野幾年
東閣調觚手新向
西園學種瓜

西野得長安陳門人信

結伴相將入遠村
張羅小巷幾黃昏
何來野雀向人語
應惟長安書到門

聞聞

此葉清華配補

身終日比雲閒不爲秋風
栖碧山却訝枝頭
白鳥夕陽飛倦未知還

平野兄從山中投以文石
黃精諸珍種種

時予方以向平債僕僕蓬
壘也小山叢

桂寧無體慚率成二絕用
代尺一兄其

教我

小園叢桂日無成
烽火于今照上京
君已有山堪借住
肯容長嘯飽黃精

重陽日過劉元价司空墓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其

四馬凌寒沒錦泥
帝城風雨半凄迷
幾回搦管題糕字
零落黃花不忍題

其二

曾向朱明披草萊
玄城幽境盡青苔
重來白馬秋風裏
野樹寒雲半不開

半峰亭

半峰和尚有句云
天臺雁蕩天下奇
有生不往將安之
亭在毘盧閣之東南

因向東家高閣東
半峰亭下靜中探
來台雁

此葉清華配補

多奇勝秀句猶堪寄遠公

莫愁湖

斷岸枯荷屬影秋石城西畔水西頭一泓澹蕩
心偏遠不爲虛寒有莫愁

望日慈紫荊花下聞鴈有懷家職方時在

南鴈

一派孤雲天際頭紫荊花爛鴈聲秋依稀似寫
平安字漫減雲間不敢投

方正學祠四首

祠在梅崗
永寧寺後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圭

公侯潦潦上金門獨着麻衣向至尊十族有魂
招不得頭顱差可見文孫

其二

兩袖香烟上惹身忽將袍笏又更新多緣聖
憐莊士未可乘時附翼麟

公詩有
香煙兩袖還

其三

曾聽天語久揮毫授簡今堪聖主勞一死正留
書種在萬年節烈有青曹

其四

此葉清華配補

一片枯腸萬刃鋒書生猶說未從容天書艸龍
樓建死多少冠裳拜九重

木末亭

亭在正學祠後其地高敝下瞰群峰平
臨木末遂以名亭

一眺梅崗木末亭兒孫羅列萬峰青祇緣侍讀
英魂在風雨瀟瀟不忍聽

對雪

茅檐謾謾靜隨風敲斷虛懸竹几叢不是寒鴉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圭

驚鐵鳳却疑疎雨下梧桐

其二

天公無意遮塵涸誰屑寒花鬪曉風大地山河
渾一界却從何處點晴空

悼鸚鵡

家調鸚鵡三年矣一夕不食死既瘞以
銘更爲詩悼之

日暎果恩弄翠衣坐來無語隴雲飛珠簾不捲
龍門却待樓頭燕子歸

此葉清華配補

其二

落日長鳴去住難
秋風吹帶離頭寒
別來舊侶知多少
西望秦雲不忍看

其三

喜入金閨舞綵霞
學吹玉管向昭華
慙慙省識彌生賦
石枕盛來菡豆花

其四

靜想鳴鳩午夢醒
誰家橫笛和愁聽
別魂消盡渾無賴
更學秦聲到畫屏

高陽集詩

卷之九

雪

其五

萬里鄉園入夢休
路迷誰識下江洲
不須悵望洲前月
一別江山落木秋

其六

樹頭樹底妬流鶯
呼酒呼茶字字明
最是破人春草夢
紫荊花下大哥聲

其七

春色關關柳欲眠
數聲嬌語落花前
夜來醉作人間渴
索向茶鐺信不傳

此葉清華配補

其八

雪白梨花薛荔牆
一聲初落曉風香
別來故園三千里
羞伴烏衣語畫梁

其九

鏡鵲池頭花樹陰
傍池長學柳花歌
明年花發春池上
獨倚朱闌看鶴過

其十

一入深閨損翠顏
十年誤點紫雲斑
東中毛羽還堪惜
綠鴨池頭仔細看

高陽集詩

卷之九

雪

其十一

曉來情語對花眠
特倩黃鸝說雨前
自笑身同雙燕子
傍人門戶受人憐

其十二

東風初解喚茶時
豆枕新添日影移
似說夜來春夢惡
野鴉偏噪最高枝

其十三

博山爐煖玉籠寒
小閣輕陰翠羽殘
學得語成未解嬌
羞不耐倚闌看

此葉清華配補

其十四

主恩特重羽毛輕不共黃鸝深樹鳴幾向菩提
持半盞傍人只解喚茶聲

其十五

學語多年餘舌在語從憐處却堪憎身前解受
金剛咒好化深林不語僧

偶成

石榴花底火初焚一派晴鳩趁午烟却憶文華
供事寵獨極環珞日中天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五

其二

淡泉而茗試新茶小倚樓頭午夢醒簾外風花
都不管簾窗庭下自梳翎

夢中一絕詔憶後聯醒來足成之

江雨瀟瀟駐木蘭誰家長笛倚風殘春容似慳
秋容老醉把寒花仔細看

入同口

西風吹雁幾行秋一老河千理釣鉤最是漁家
幾時頭豈花棚下有孤舟

此葉清華配補

擬楊鐵崖小遊仙

何處絳橋龍吹笙便領羣仙上玉京無限鳳鸞
相唱和鴻傳拔宅有鸞鳴

其二

東風天報海雲生若木枝頭海日明偃月似聞
還許惜瑤華初見召飛瓊

其三

羣玉峰頭日欲徂西來瑤水擁蓬壺等閒海上
三山客寫作人間五岳圖

高陽集詩

卷之九

美

其四

一入蓬山歲月餘却從新局算年華東公似愛
饒仙骨乞與山頭弄綵霞

秋意題文

紅葉一翻曉映紗水涵新月滿梳霞風來自覺
披襟快同伴相邀醉菊華

再紀夢

辛亥正月

此葉清華配補

再入長安謁帝居十年空愧一囊精如何清夢
逡巡語不說曾陳董買書

河橋步雨

雙鳬西下詠如虹細柳新蒲烟雨中此日重來
晴更雨土花石髮泣長風

其二

雨寒青蘋海雲生帆落橋迴一葦輕莫向大堤
橫盡織浪花十里亂蛙聲

雲中聞徐文江老師左遷留都

青陽集詩

卷之九

三

胡天五月月如霜孤館殘燈夜未央却惟青蠅
緣底事帶來秋色滿胡床

其二

暮雨瀟瀟度逐臣片帆南下鷓鴣新等閒莫弄
白門月恐觸蛾眉妬月人

望仙亭

白笈青鞋興味賒停鞭遙望五雲車人傳直北
赤松裏時有仙人弄彩霞

過城南

綠陰初長薄羅秋斜月輕風蕩小舟柳外差池
冲絮燕似憐春色在枝頭

陸家河

鰣魚夜穴河之澚亂水奔流橫子午安得淇園
萬竿竹化作水犀三千弩

雍城

寂寞孤邨亂水涯古堤殘壘幾人家老農枯坐
渾無事日看清風送浪花

八月朔日仍泊江口

高陽集詩

卷之九

美

江南山色向人清八月風濤覺更平枯坐小窓
無箇事漫從三老筭歸程

過石帆山

一名
碧山

片帆初挂大江灣萬里風輕指顧間南望渺茫
青一點舟人停櫂說蒼山

快船謹

帝城千里龍江驛江上如林馬快船慎勿近前
噴內監朝來差出進時鮮

謁南馬暮道中

鬢青衫白鼻騮少年同學幾豪華風流漸減
人渠盡恐見垂楊宿世鴉

文淵閣封稿同張君一先輩

雲盤層閣擁飛龍共入天家第幾重立簇兩班
投冊子玉函金鑰有黃封

其二

金馬幾年長避世橋郎終日羨群仙一囊正索
長安米館吏來呈筆札錢

送姜抑若城南讀書

高陽集詩

卷之九

美

掠罷雲鬟畫遠峰自憐嬌立許誰同夜來聞得
官家信又選蛾眉入漢宮

秦菴臺

松風謾謾金徽冷煙月依依玉局閒似有澗泉
操白雪可容樵斧爛青山

會仙府

帝閨咫尺敞仙臺琳札繽紛彩不開漢帝誤傳
青鳥使半生東海覓蓬萊

白龍洞

吹斷白雲封鼎嶺橘州第幾重不是六花
度馬可知千尺玉蟠龍

集仙洞

羣仙遙集紫霞壇碧落翩翩下玉鸞脈脈寒泉
滴不散拾來零碧總成丹

太玄泉

青丘老人開深藏峭壁鱗脂片片香不須更挽
河車水一飲玄泉百日糧

辭椒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平

滑角猶疑聞帝闕碧簫何處覓仙蹤回空千嶂
寒空裏片片輕雲落雪松

曉過懸空寺大風雪

苦憶懸空辦客塵不禁風色滯行人山雪爲我
拂雲磴倍取挑花水雨春

春日別同社友用劉子貞韻

它鄉物候意偏驚况是應劉別夜情鼓角聲中
眠不得隣鷄相伴下春更

春醒

年年幾欲賦登樓醉裏逢春意未休聞道山中
千日酒十千應還百年愁

戲爲周振所作

鬢雲初結漢宮黃幾曲新華翠袖香不是堯羅
絃不貫好拚一顧認周郎

其二

聞說海棠花綻暎不堪重續擬紅題明年花裏
春如許盡脫鸛裝付酒奚

錢梅谷以御史過任丘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望

身冠南下日迷離山岳驚推轡馬嘶獨憶彈丸
棲鳳地寒帷一問幾遺黎

挽趙瞻巖廣文先生

先生于同里過成山劉方瀛陸開仲諸
君子雅稱真逆予間從諸君子悉先生
卽兒輩執經遊先生門先生日發其蒙
也蓋子姓十餘輩無不人人坐春風者
先生攜季子數千里外五年食水晶鹽
曾不憂憂予嘉其志介爲詩悼之

南鴻不斷暮雲飛問字人還風露微病裏磨磨
鄉語急不知身是夢中歸

其二

三千里外泛孤槎日倚寒雲數暮鴉無限放魂
招不得春風隨意繞庭花

其三

載酒相歡綴勝遊詞壇無地覓風流短檠不焰
爐烟裊應識孤窓一段愁

其四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望

白蘋水滿雨黃昏獨與寒梅未返魂此日湖南
春草遍遙知孤閣憶王孫

其五

牆角孤檠泣曉淚倉庚隨燕舞東風暎成桃李
春歸去絳帳無人花自紅

夢題杏林春宴圖

官袍新綠柳含烟寶馬香風逐曉驕
春燕子雙雙飛舞杏花天

岳家灣望弘濟橋有懷錢明府若木

野棠小憩影婆娑萬里橋頭靜不波夜向蓮花
洋上望橫舟夾岬月明多

送李參伯光素年丈之太原

策苦相逢罷酒冠
車泉烽火夜來時
蒲枝艾葉
關離緒不獨并州有故思

其二

寶笈瓊書擁上清
蟠桃開遍玉華明
一從丹竈
燒鉛後緩嶺方吹子晉笙

閱邸報雜詠 辛酉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星

逃兵半赴西曹舊
逃吏今看東衛新
經略朝來
更請劍不知決意斬何人

其二

清轡巡方堪死報
爭教疆吏又生還
新軍莫訝
無精甲暫借官人作面顏

其三

從容解佩牙前井
慷慨同縲都設堂
特得漢關
歌吹入莫愁無面入遼陽

其四

秋風吹水黃泥窪
月傍關山夜聽笳
此去遼陽
幾百里誰云隔岸有黃沙

其五

風起沙飛三岔西
玉關關外放
邊人不解
東征意只道天朝棄舊黎

其六

次律應非應世材
是誰推轂強登臺
夜來有客
談開鐵未必降是禍胎

其七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星

二月東風鴈字新
喜從開鐵略遺民
帝書草就
星先隕九地應憐報主身

其八

平生偏愛郭汾陽
單騎猶堪向戰場
盡說野心
不可結一時羅拜遍名王

其九

監軍新駐小西平
莫倚屢當數萬兵
北去孤城
三百里不知犄角嚮何城

其十

走向長安賣寶鞘
西京俠氣未全拋
市人莫道搜名姓
自有刀痕爲解嘲

其十一

建炎誰更戰符離
取壁圍虹兩自疑
搖扇不堪當溽暑
奮刀那可左降

宋邵宏興李綱忠事

其十二

詰年辛苦結戎行
白骨青燐古戰場
莫恠城中渾解甲
得當仍復是遼陽

其十三

高陽集詩

卷之九

聖

須知萬里破長風
莫向長安細論功
學畫從來先畫鬼
遠人初手易爲工

其十四

中元秋信月三更
騎薄初寒陵欲生
聞說聖人將御座
一齊簇向裏頭行

其十五

長安門湧月輪西
照影隨人上御堤
劍佩已趨瑤水上
雲中猶自聽鳴鷄

題嵩

柳外春風擁畫橋
奚囊攜酒伴魚舫
江天二月烟如織
點綴孤峰半未消

戲贈劉蒲陽

文園似解白頭吟
夜雨孤燈半不禁
自是玉臺憐獨臥
不關別館有琴心

題給諫壽母冊

草閣花明玉柳香
對燈風雨夜鳴蜩
大人幾許憐滂母
不必垂魚問北堂

蓮花港分韻得浦口向船惜菱荷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吳

蒲月凌波生極浦
菡萏搖風渾欲語
何處漁舟夜不歸
田田亂拂張魚罟

其二

鳴榔纔辨酒家錢
一醉漁娃帶月眠
耐可西隣租吏鬧
踏翻門外打魚船

其三

琉璃千頃湧纖阿
夜永無風細作波
一曲輕歌天欲雨
却隨明月點青荷

聞砧

月高城砧杵秋隨風飛度殿西頭九重正憶
遼州苦不獨征西促賜裘

其二

萬戶秋風急挫鍼寒蟬啼月鵲驚林恠來刀斗
聲中意半在深閨少婦心

其三

玉堂清寂露華稠夜漏沈沈月影流滿月號寒
衣不得萬家砧杵爲誰秋

其四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七

莎羽寒催萬里衣秋聲颯爽破重幃清砧不散
流黃月擣盡霜華歸未歸

春懷感落花

一片飛花上碧牕迴風舞雪影幢幢枝頭細粉
勞新燕花底金鈴鬧吹厖

其二

脉脉春懷更向誰故園別後杳無期蓬門不借
東風掃怕有高軒破燕泥

其三

芳樹分花散玉除承來團扇影徐徐春風亦解
銷香骨莫道涼颺妬婕妤

其四

聞道君王大破三千逐隊選名姝不知若箇
明妃似莫爲千金誤畫圖

其五

聞說天家養牡丹多從臘日報平安休看花落
嬌鶯語便道皇州春色闌

其六

高陽集詩

卷之九

八

老枝結綠伴風烟莫道紅銷未可憐不信請看
枝上月夜來猶自弄嬋娟

其七

夕日紅香帶雨過祗緣一葉着庭柯枝頭噴噴
護兒鵲却恨枝頭葉未多

其八

滿天風雨擁娉婷國色朝酣半未醒雙鶴不知
春聚散啄殘紅粒日梳翎

其九

曾憶朝元供奉日杏花新馬試春衫幾看花去
東風軟一任空梁燕語誦

憶江南梅花

玉壺未泮浸斜暉獨抱春寒晝掩扉記得凌風
臺畔路黃昏初帶暗香歸

其二

薊門寒峭上元間水滿河梁雪滿山頗有亭前
雙玉色不隨飛雪度江關

兒輩書來云天雨雹

丁卯

高陽集詩

卷之九

里

四月風電大雨來羣心應自識凌兢小儒莫便
陳災異麟鳳頻年有瑞徵

坐丹白園廢門有感

園既廢作屋矣門獨在汪長倩曾題其

裏行曰松菊主

僻地初成丹白園紫荊花襯坐開尊祇今丹白
隨花老白髮青山雨閉門

其二

人新木聲丁丁細雨微風送勝亭坐遍柳陰

無箇事閒雲初擁萬山青

董茂才索詩題贈一絕

翩翩雛鳳紫庭賒五色文章照綠霞知爾家園
窺未得年來開過洛如花

秋日偕呂茂才陳太學飲寓年侄水亭

芙蓉樓下水徘徊百道金光映日開迺照花城
翻錦繡環波石檻鋪莓苔

其二

孤閣臨流混太清烟波渺渺抱重城西風莫捲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手

枯荷盞醉客重來聽雨聲

其三

漁舸菱茨擁婆娑采采西風積漸多歸棹滿捩
蓮葉港鳴榔齊唱竹枝歌

出塞

十月中後所作

霜華臂手綠沈槍隊隊擎拳大道傷車過變身
齊唱咭葉家東畔說新防

其二

一劍何堪報主恩帳亭星月下黃昏可能對

山川意歸向君王聚米論

其三

斷角鳴鳴起暮烟馬頭明月更清圓到來枯坐
孤燈裏鈴索聲中聽管絃

中右所不寐

滿城鈴柝夜如何
榜馬西風挽夢多
白髮蕭蕭人不寐
半窺新月照天河

望園山營

丹崖萬頃小園山
百草腴霜水亂鳴
却笑半生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主

文墨手漫隨老草向兵間

副將軍桂同大將軍世祿巡大河

四十三馬六十一以晦前一日師

行再越宿而捷至志喜

偏將英風大將才一呼輕騎控絃開入辭鈴閣
時無幾箭吏遞傳吉語來

壯歌亭

入夜聽殘定夜鍾萬山白月擁芙蓉殿更不收
綢繆管風靜時傳擣練春

閱弓箭手二首

三年又見柳依依細柳營中刻柳歸却喜丹臺
新燕子學成白羽水平飛

其二

朔方初試關山月初簇平穿金埒侯寢是健兒
潭脫手曾隨驃騎射長楸

月下再開砧

流黃石上月如梭折疊重重見月過霜杵不妨
和月色却愁新練月痕多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主

小凌河

小山曲曲小凌河錦水成文縵不波偶憶蓮花
泊裏月一帆風色伴漁簑

立秋先一夕聞砧

高城鷺鳥學雲飛薄暮征人帶雨歸只恐秋風
吹不盡早將秋意擣秋衣

月下聞砧坐中客曰力不盡

擣砧初試月明中不是恁個手未工此夕懶敲
石上月好當別日石尤風

駐臨海鄉看秋鴈歸

小亭枯坐聽鳴珂一派黃雲度鴈過似說海
堪牧馬不知水草近如何

夜大風雨不寐因念諸將士

離離禾黍漸登場夾雨西風夜更涼野帶不嫌
秋面目却愁霜冷綠沈槍

其二

十三山外馬家湖野草青青鳥自呼趁得金錢

還採摘歸來隨馬學吹簫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其三

聽子新從塞外回分明親到廟山臺遼人盡說
遼人苦只望天兵動地來

其四

秋風撼撼小團山萬馬嘶雲草未斑騎吏驚鐵
飛海外水犀合隊射潮還

恭承三朝恩眷而寸草不能報春暉賦以

志愧

記得登朝侍聖神金爐香裊拜綵輪親承六字

龍鸞下五色雲中第二人

其二

記得黑衣捧玉輪聖謨浹月萬年新親承官庶
文華下詞苑恩班只一人

其三

記得加恩拜紫宸此生敢復有生身親承天語
龍書案倚賴惟卿第一人

夜四鼓聞鴈

鴈度寒雲入夜清霜殘曉角更分明秋來夜色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涼如水況是孤窓月四更

尋花

小徑逶迤亂水涯阿蘭東去野人家流鶯聲裏
夕陽下覓得閒園幾樹花

王舍人竹樓

擬向林間作醉侯紫薇郎舍竹爲樓看雲有興
仙人鶴倚檻無心海客鷗

雨中聽琴彈別鶴操

何年雙鶴怨離群入指那堪雨夜聞却是琴心

清苦甚隨他聰外有文君

酬胡三憑人問牡丹

誰買藤枝斷牡丹何如拉客倚雕欄胡公憑寄
花無恙便可攜壺月下看

竹亭

小苑霜筠種幾竿青蒼時引子猷看似從黃竹
西池咏分得瑤山一片寒

舟中夜月聞笛

秋江橋燕語秋風水定黃昏月滿空正是魚龍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五

秋睡穩斷腸聲在月明中

竹

一札平安問此君東頭夜雨漫相聞移來幾箇
蒼龍尾占盡瀟湘一片雲

其二

簫簫谷口倚風行瑟瑟藍田玉一泓何處高人
偏得憑看幾夕日未通名

夢作

寶馬風迴縹緲香小亭挾雨入新涼愁來獨抱

空山月夢破啼鴉夜更長

杏山

月上曾聽畫角鳴征人嗚咽不勝情居東又作
東征賦孤劍霜華滿杏城

步過馬龍坡

振衣初上馬龍坡天徑巉巖千仞多自後土人
說故事相公從此步行過

水峪寺閱王鑑心都尉所相地

峩眉山月湧清流一曲石河萬頃秋最是晉卿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五

饒意緒千金不惜買平丘

吉家營雪

攬轡年來入塞頻百花輕散馬蹄塵誰知鷺鴨
池頭雪描寫猿驚鶴怨人

度大盤嶺

幾驅小隊此躋攀獨佩天風萬馬間碧眼胡僧
相耳語應嫌白髮點青山

憶鹿乾嶽

借君談笑淨沙同病相看鬢有華江月照人

應咫尺嗟予白髮尚天涯

其二

桑乾水咽盧溝月柳港風翻海甸氛
匹馬南來饒感慨那堪回首念離羣

其三

鹿門真氣滿江洲未許塵過白溝
團練鄉時弓箭社歸來車騎到林丘

其四

塞上烟塵日未央有誰曾可其平章
遙知風起

高陽集詩

卷之九

雲飛日念我孤征天一方

閱王覺斯集有憶文文起詩作一絕憶文

起

到日都城掩九扉君來無語更依依
家中會得相看意十里塵其雪飛

哭門人李元治少師

居第當傳肯卜鄰交情老大更相親
無端遽抱關山月隔我三年笑語頻

其二

海內交遊已漸稀眼前老友幾相依
夜來驚有西園信淚洒東風滿客衣

殫忠樓兒鈐賦鴈字二絕句

誰將雲鳥紀東征鴈陣驚看露布成
莫訝收來刀斗意歐陽邀去賦秋聲

其二

遠澤蘆花漢月新正關秋老未歸身
幾行鴈得雲飛意應有西風寄弋人

漁家

高陽集詩

卷之九

買得漁家舴艋舟一竿風雨大江頭
漁娃新學漁家傲縱使無魚亦不愁

其二

江上何時興叢豪滿江明月一漁舫
四腮換得三辰酒五兩平看八月濤

其三

青衫何處濕琵琶醉眼誰看過客棧
明月也嫌簫鼓鬧盡攢清影伴蘆花

其四

釣罷西陽睡未醒
蓬窓遙聚四山青
鼇張翰
饒秋思日課鱸魚不肯停

其五

一望青帘便泊船
醉來時向酒家眠
兒童又報
簪頭滿載半分價
舊酒錢

其六

江上分風日未曛
教兒浴罷學操瓜
九淵縱遇
驪龍睡莫羨千金
領下珠

其七

高陽集詩

卷之九

辛

長安貴客接公卿
日向侯門過此生
何似浮家
獨抱月小鮮一傲
五侯鯖

其八

呵凍提篙手未蘇
滿船涼月雪模糊
舊家不解
漁家苦好作寒江
釣雪圖

其九

攬月批風抱一梭
荳花水長鯉魚多
灘頭杭熟
原堪醉不爲家貧
乞監河

其十

夜深漁火照江邊
罷釣隨流一扣舷
前路風迴
聞鼓吹客舟貪夜
入湘川

其十一

夜來無酒對漁娃
却負江天滄月華
忽見浪花
高尺許迎風新釣
重脣鯊

其十二

帆白沙明霜月微
一甌新酒蟹初肥
放舟結伴
蘆花港莫管遊人
上釣磯

其十三

高陽集詩

卷之九

辛

不到江心不弄潮
日隨鷗鷺伴山樵
夜來燕子
磯頭坐醉聽閒僧
說六朝

哭馬滄洲大將

潯水西南擁萬群
元戎特領五將軍
揮刀贖得
盧龍塞鵬鶚猶盤
戰後雲

其二

歸來五間自行成
雜種紛紛作內兵
一片賀蘭
山上月清光特照
漢家營

駐無寧雜咏

大將雲麾下大東排來十萬領雄風班家夜半
康居火半照龍山夜雨紅

其二

土窟驕成五餌通漁陽擊鼓北平東極知狡計
過淮蔡雨夜何如雪夜功

秋思

邊城對菊

西風夕日晚香來幕府黃花繞砌裁似情淵明
歸去晚特將新蔬傲霜開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七

肯將秋色媚重陽猶向秋深鬪晚香自是生當
秋世界不關俠骨傲風霜

其三

白羽馳飛放早衙吏人初散倚黃花南山似解
悠然意爽合寒鄉處士家

其四

采采秋英秋可餐却憐笳鼓座中看從來秋晚
霜花重不爲霜枝特地寒

其五

三月邊城看杏花曾憐春色野人家于今秋暮
邊城裏又報堦頭菊有華

九日殫忠樓作

東籬東海兩豪華幕府秋風處士家仔細較來
清更勝重陽無酒亦無花

軍中雜咏

萬馬嘶雲壁外城和門刀斗聽嚴更等閒一片
灤河月幾度榆關百隊兵

其二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七

元戎戟手謁平臯窄袖弓衣插佩刀騎吏忽傳
天使下蟠花新賜坐虬袍

諸將

負辱當秋日掩扉將軍別塞解裝歸刀環滿佩
桃林月亂吐清霜繞砌飛

其二

家人清夢到遼西珠箔瓊樓極馬嘶恰直元戎
新讌罷醉喚窓外語黃鸝

其三

通河秋冷月輪高
大將酬恩試寶刀
鐵騎三千
渾左箭端花新繡
紫袍

其四

野草萋萋野兔肥
將軍夜獵掩羣歸
解鉞却勒
秋霜冷虎擬重背
大打圍

其五

揖來犀玉滿垺頭
歸去傳呼盡列侯
最是功成
延賀客玉簫金管下
瀛洲

其六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七

角山上醉呼盧
一擲渾忘百萬無
盤裏四排
宮錦樣相看豪手賭
誰

其七

夜半先馳白鼻駒
青燐明滅遠山厓
玉驄偏坐
橫繁賜不分官家式
怒蛙

其八

元戎戰手擁神臯
夜聽秋猿漢月高
行轡一
相慰藉羔羊煮酒
照橫刀

其九

關城嗷嗷初鳴
靜通關馬聲
鼓吏刺
投小報大營合陣
總新兵

其十

將軍新向戰場回
玉帶紅袍天馬疾
醉後却
笳鼓開紛紛綵管
擁樓臺

其十一

邊城宿將承新恩
高會中衛開大尊
夜半酒酣
誇膽略特寒猿臂
指刀痕

紀事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七

漁陽鞞鼓未全消
生口捕來稚亦驕
燎火驚傳
三十里夜調新馬
換金鑣

其十二

絳蠟初銷玉漏寒
東來烽火報呼韓
中丞節鉞
封侯急莫遣重稱
天可憐

其十三

大盤南望下高臺
古路斜銜片石來
昨夜元戎
新料備呼龍關外
有重壕

其十四

寧城城外築重城十里金湯舊有名可是赫連
蒸土就不妨馬夜縱橫

關門行

薊門風日慘重陰不向諸公嘆陸沈匹馬東行
孤劍在倚天時作老龍吟

夢儒學舊隸人謁道傍名馬自還時纔九

懇 旨云

清夜無端入夢來倘然乘傳賜馳回遂初有賦
還堪賦覓得人稱老秀才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聞鐘

秋深枯坐意偏雄一派秋聲明月東宸是高樓
饒意智邀來疎韻向秋風

不寐

百歲平分宵且身可從覺夢認誰真華山睡客
貪清夢應悔高春一欠伸

夜坐

手拊東郊百萬人轉于僮僕倍相親夜來聞得
西歸言箇箇同歡比鴈臣

其二

病骨難堪玉帶圍敢從鷗鷺論忘機健兒似說
秋防盡快着家山舊紵衣

其三

百萬甲兵上將壇五鐙麾頑快霜寒自憐半世
匡時手頭白關門學據鞍

大將軍出塞破回首駱駝巢

建昌關外鬱嵯峨大將提兵戡駱駝夜半偵人
傳吉語平明初駐瓦窪坡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三

仲冬望之夜憶去年仲冬望之夜

去年此日謁承明城風塵滿帝京却喜舊時
東閣月相隨手板到重城

其二

裏衣擁月鳳城東初見東官倪小戎一劍隨行
四十里風烟同在月明中

其三

甲士登陴醉未殘故人相見敢成歡寂憐今夕
長安月共向清平世界看

其四

絳蠟燒殘夜二更
擁衣枯坐賦東征
疎櫺不隔寒風入
爲憶寒風上帝城

朱大將軍罷鎮歸中前投函問我爲詩美

之

秋笳吹散馬蹄塵
唾手歸來百戰身
纔出玉關三十里
一應高臥太平人

其二

關門八里繞穹廬
上將誰彎金僕姑
念爾和我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李

古尚在能將表餌佐平

其三

小隊曾遊白塔峪
元戎初試黑庄窠
道傍一啗千人廢
八部降王未敢過

其四

朝恩一拜觀軍容
騎千羣錦水東
窠是寧山餘勇在滿城
齊唱黑王公

其五

黃渠雨雪擁寒風
十萬東人歸向東
却喜元戎

祖士雅與君攜手入關中

冬夜

故更新從輦上來
依依相見任低徊
生憎不解征人意
只說天恩未許回

其二

觀軍何日下承明
枯管題殘老婢聲
自是東來單騎在
不妨夜雪擁雙旌

宋總戎燒荒出塞遂有事于西

探得旂房滿大盤
橫磨一劍倚雕鞍
俞兒小試

高陽集詩

卷之九

李

飛鵬手盡縛降王
馬上看

夢在鄉

孤曉風細聽荒雞
却憶東頭篠欲齊
歲歲相親還計歲
那堪經歲又東西

齋居雜詠

黃金合色抱旌旗
幾縷清烟急暮炊
鼓角隨風驚左啓
元戎初報散操時

其二

戒項旌旆捲晴空
牙角雲回破浪風
支罷月糧

官吏效海天清明日當中

其三

海口晴鴉立遠帆
風濤無復戰征衫
東來島上荷雲滿
應有飛書到海南

其四

千里風烟當晝昏
排來鷺鷥擁和門
漁陽老將談新戰
幾度褰裳指箭痕

紀夢

紅紅白白關春風
光景分明三月中
古徑不知

高陽集詩

卷之九

五

何代樹比肩開
逸木芙蓉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九終

高陽集詩卷之十

高陽孫承宗稹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詩餘

朝中措

一綫長劍倚晴空生事笑談中王謝堂前飛燕
春來還逐東風等閒尊酒孤航二客折臂三
公且向清平行樂誰論天下英雄

滿庭芳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一

新燕受風熟梅過雨乍晴草木齊芳倦雲闌巧
夜袂漸生涼到處香山綠野抵多少玉署金堂
橫塘裏扁舟載月細柳舞霓裳悠颺聽花外
龍吟隔水一派笙簧看黃鸝幾箇白鷺一行盡
寫沈浮光景又何須抵死商量南薰過又見疎
疎桐清露滴銀床

陽關引

無那楊花開又聽鶯聲咽如簧細語關情處漫
繞舌看蒼蒼烟枝早是征車轍縱風流還似張

緒不堪折仗劍對尊酒歌未闌數風塵起新
浪中流樞把眼飛絮學作飛池雪待四方戰
定直此迎歸節

滿江紅

天際輕雷彤雲裏轉未歇正隴頭燕雀枝間
鶯蝶千里塵迷芳草路一行舞困梨花月總只
待推轉阿香車晴鳩舌聽罷輕風初絕看纖
纖光初結快鷄林灑澗柳枝堪攀攀斷連床春
草夢低徊引水移花節怕此際到處長荳荷蕊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二

難說

漢宮春

旅鴈高翔領米園春雪柘館秋風一行學作幾
字橫掛長空多情秋水愛秋光闌入秋深更有
調絲果客聲聲變作離鴻急管繁絃如沸念
歲華傷心換羽移宮幾番歸來去後綠鬢成
蒼花烟月故飛飛遙爲霜裏看沒滅雲霄
天涯愁思無窮

寒垣春

新火平安不戰木
業征鞍卸六花
紫燕八關去
樓榭臂調馬報舳舨
邨尾隨風滿更騰飽元戎
駕念雲飛渾多猛
趁燕市黃金價
幾訝登壇
人天生敵說儒雅
春雪滿前山
洗驚鳴池夜
又還將半壁明
只團團向樣新
猶弓把靶且搗封
侯骨漫來輕噴叱

慶春

歷練元雲紛綸六篇二聲象罔同新齊庶呼應

英雄失著難禁星河影動積風遠看擬推地肺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三

天心漫折磨市栢徠松不起甘霖
丹書白雀

輪是老任經綸豪手鬱塞成屯石室金門爲誰

開惱開眼癡龍自睡乘龍懶把神威兀自斷斷

願天公衆用雷光
只破沈陰

水龍吟

平章三十年來幾人合是真豪
然甘泉烽火臨

淮部兩骨驚心拆一老龍鍾九鼎魚鱗單車欲

掃念河山百二玉鐙罷手都付與中流
橫

梅潭龍就列更雙龍
陸離光燭一朝推故
無

快曉百年殊絕玄
免新脾盧龍舊塞賀蘭雄
著神公撐拄乾坤
大力了心頭血

浪淘沙

燕燕羽差池啣得香泥
朱簾捲盡篆烟迷
分立

頭鉤不肯去交語多時
芳草正萋萋
踏遍香

堤王孫新馬去如飛
梁上春雛今解語
不見歸

點絳脣

暮春

三從初芳落花迷盡
風還掃王孫歸早閒
煞連

高陽集詩

卷之十

四

天草月地花天可有人
同調春將老黃鸝先報

似說予懷渺

浣溪沙

暮春

誰瀉南溟玉一灣
諸峰羅列小庭間
畫屏十二

蘭烟翠
綠筆欲描風
流錦囊不貯雨
潺湲日

來心事與俱閒

生查子

秋思

雲中一鴈飛似寄
相思字玉筍在南樓
倚盡

無淚以我萬斛愁
爲我三秋思不解
別離愁

說別離易

菩薩蠻

千里飛來遶澤鴈一行帶得春風面不解閨中
情不聽花外聲春懷還綽約秋意轉蕭索此
鴈便南飛仍將秋帶歸

清平樂

夏

畫梁燕語爲我消殘暑玉樹青蟲絲一縷簾外
不妨對舞乍晴東壁掛斜陽花陰滿地清涼
幾片閒雲且去好看孤鴈高翔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五

阮郎歸

夏

滿庭新燕闌微涼鳴蟬下夕陽水平飛入營金
堂雙語畫梁舞絮倦落泥香燕雲雙剪記
送春去小池塘迎長入醉鄉

御街行

塞下

雙雙小鹿閒依砌日影亂花陰碎一聲長笛咽
西風風定落紅鋪地朝朝暮暮登樓凝望目極
纔千里波羅縷綠紅如醉攢萬點征夫淚
十騎旌旗離散偏是風霜多味元戎夜語雲鴈

沒減怕有迴客子

又

鳳樓鐘鼓五河曙玉案環朱鷺句讀曉唱徹皇
居鳳管爲簫齊舉六龍雲擁千官鵠立彷彿聞
天語紫羅襪御爐香霧春色成和煦一行騎
從出長安九陌珠簾如許銀瓜金盞玉鞭馳馬
都說神仙侶

卜算子

孤鴻

萬里向雲霄意托雲深處雲外誰家燕子樓似
高陽集詩

卷之十

六

有人獨愁積水滿空澤野鳥翔天際擬倩蘆
花說舊絮月冷渾無計

謁金門

愁相顧春草先傳着數飛絮落花成就誤奏來
渾沒措柳下扁舟未屬誰擬拋愁先步一葉
身輕風不住連愁方肯渡

憶秦娥

雲裝紫綉仙拍手嫌輕薄嫌輕薄系娥清冷藐姑綽
可山大地渾迷却堪誰手挽天星落天星落

梅林纖月沒成梢

風入松

波羅紅綻未成梢
綺綺細于簪舳
艦萬里長風
裏六花簇空翠
烟嵐山色特描華
髮蜃雲先撲
征衫 海天東望
蔚爲藍誰復咏
蒼苔黃龍不
醉栗氣惡休提
說白墮青帘
翠鏤是翁此
日令人却憶
征南

鳳凰閣

遍關浮積素
渾如月窟寒風
一派撩人肌骨
完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七

是扶桑杲日朝
彩高揭一霎他
威稜盡歇 峭
風爽氣兀自有
人拄笏恁它百
意描華髮春來
幾縱繁華也與
春擘不信有秦
宮漢闕

臨江仙

曾記錦川川北
去樞鞭驅策照
熊羆羶城堯慕
幾元戎投籤牙
角聲振六花風
百二河山曾入
夢玉鐲還倚長
空覺華山月海
門東披襟向若
萬里快然風

瑞鶴仙

清霜生 露戟正牙角
秋空沁頭凝碧是誰辨
瑤席懸一天秦鏡
清函和璧麟龍且莫
怕未節章光重
傾看中天承露金盤
盛有琪華瓊液堪
惜西南釣玉西北眉
蛾各天相隔仙苑天
暈三五際仍消息
願天公萬里雲霄先
淨却把纖呵細拍
縱妖暮好照清光怎
生側匿

唐多令

夜水明樓
以堂載芥流春入
朱明雨未週
羅亞風中飛
鴈驚野渡外又橫舟
幾日去瀛洲

高陽集詩

卷之十

八

故人天際頭
荳花棚初試釣
翰便欲乘風開萬
里雙鸞不勝秋

蕓幕遮

塞鴻飛江燕語
絡繹聲殘湊得秋
多許山外閒雲
生別浦忙煞漁郎
臥盡夕陽櫓 楚
風臺湘月渚簇
簇合來都作秋懷
譜濁酒清歌堪獨
舉 但是東山又
問園基墅

故市文

月華生雲葉
蘊秋水波明月淡
雲連樹珠箔風

翻留燕住燕子無情啣得秋風去 月沈沈雲
絮絮嗟嗟荒雞殘夢無尋續早是霜積鳴遠戍
怕惹愁來又入多愁處

行香子

雷冠山椒雲帶山腰滿江天嗟嗟冥鴻蒙蒙白
鳥嬌嬌青筱鸛呼風鸛呼友燕呼巢 烟濕茶
寮芥載堂均控簾櫳條條石髮縷縷垣衣鼎鼎
浮藻筆生香鑑生暈硯生潮

醉春風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九

硯底潮生葦朝來風漸汎風從何處帶春來試
問問紅香欄畔紫籜池頭幾番花信 上苑風
花近無計排春恨雙柑斗酒聽黃鸝重認認柳
絮絮腸梨花頰面幾多風韻

蝶戀花

急雨驕風秋正節零亂山紅羞向庭花說芳艸
天涯曾此別南樓玉笛征鴻咽 獨倚層欄看
共月目極孤雲送與魂飛越長缺歸來心寸折
維衰欲解拚成結

踏莎行

深暮倚樓 惹惹帝里漢闕秦宮風雨裏絳絳
才名皇質唐文日月明

昇平樂

秋思

好辭不管君苗祝錦字休稍蘇惠戕鴈行愁寫
蔚藍天黃華相勸白雲都捲聽催歸小樓深院

小重山

生壯歌亭

秋曉吻吻雙鹿鳴一行白鷺起水波明滿梁新
燕關新晴花間語字字計歸程 坐對海雲生

高陽集詩

卷之十

十

倚天誰潑墨筆縱橫萬檣風色送潮聲疎鐘落
和月聽嚴更

又憶丹白園

記得白園禾黍秋晚風雙鶴下聽鳴鳩海棠嬌
鵲語不休花香滿蝶撲玉搔頭 長笛倚層樓
蓼蘋明綠水繞芳洲蔓花琪樹總當眸雲山遠
鴈字寫新愁

又碑思樓間鐘

兀坐枯床聽曉鐘更人清嘯歌起高春野花燕

春聲吹風回鄉信驚問是西東 夕日下晴峰
香昏鍾又發月庭疏枯床元坐思冲冲撩人處
鐵風攪簾櫳

父觀車

細雨風旋細柳營錦裝蹀躞下六花成甲光耀
日雨初晴驕驕發霹靂小車行 驚鵲壓層城
蛟螭烟霧裏陰分明萬行齊踏靜無聲牙旗轉
數角向人明

御街行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七

重重山閣重重閉暮雨急秋蛩碎誰家樓外玉
簫寒勾引客鴻嘹唳丁東簷鐵攪人離緒都奏
惡徵小 宋玉白髮先成淚一恁個醒和醉疎
鐘敲落短檠紅斗是珠簾風細北山猿鶴南枝
鳥鵲幾度家園會

長思令

鶯飛飛無飛飛春色還從鶯燕歸關山換殊衣
花垂垂葉垂垂秋颺開將花葉吹鶯鶯立約

又

山一重海一重山接天高海接空相有鴈越風
素一封書一封似隔芙蓉無路通簷花落酒
中

又

雨霏霏雪霏霏雨雪撩人鴈未歸長歌懷采薇
花依依鳥依依雙鳥啣花繞座飛而今花鳥

補

塞翁吟

高陽集詩

卷之十

七

雲葉纔生雨樓外鐵馬嘶風報急水小河東飛
一箭青驄倚天劍破長風浪小結畫影騰空漫
道是長楊詞賦細柳豪雄 匆匆脫此激驚帆
響滿走蹀躞蟠花帶愁有滄海堪憑洗恨看今
日喋血玄菟痛飲黃龍鳴江鼓發鹿兔卒開誰
是元功

踏莎行効平仲

千里雲山三年離會阿郎欲去還愁去乍來繞
膝日依依說歸不語先成淚 似識之無但尋

藥單那堪解惡毒倚樓西望情
芳草連天碧

霜天曉角

孤城高角一鴈穿雲香試問南樓新月應知愁
多少玉關人更老望歸來一笑滿壁秋蛩唧唧
都說促歸來好

木蘭花慢

鶴來華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
雪滿雉東歸向來事且莫問但柳裏匝地泥泥
萬物來歸

卷之十

七

征衣遠戍胡笳正急連天塞草初肥 菟胸中
百萬雄師小試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羸虎落
百道龍旗正黃雲未翻兩同飛早是風馳千里
聚攻月重重圍

柳梢青用張杜韻

瀟海波沈角山峰峭擁護京阜幾望歸來黃龍
玄菟總我青袍那堪地迥天高平章罷驚雷怒
濤只有凌烟一張圖畫春醉仙桃

再呈

峰嶺迎寒銀鈎催曉一鷗鳴辜多少征人黃蘗
白葉點綴秋袍莫題行賦登高收拾盡天眞海
濤只要西園一行飛三鴉柳鵲桃

三疊

鐵馬嘶雲金戈揮日入在芳阜闕盡空華英雄
著眼恨滿粉袍漫猜蜃海樓高且聽箇松風海
濤試問東方春華秋實幾箇蟠桃

四疊贈劉生

蛟角逃名虎頭託興寄跡東華我貌江山江山
高陽集詩

卷之十

古

我坐臥方袍漫尋跡經乘高抵多少裁箋薛
濤地却胭脂高陽池上碧柳丹桃

沁園春

秋思

匹馬東來掩淚新亭江山笑予看諸峰羅列霜
描白髮大羸環繞雲濺征衣化鶴應回鳳凰何
處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嘆人民城郭何是
何非是誰奪却燕支笄麟閣雲臺須有時問一
行直抵黃龍痛飲何如合坐綠野彈碁獨上高
風烟欲淨遙見白雲隨釣磯天恩遠念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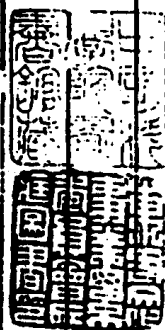
入老目汝其歸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十終

易集

卷之十



高陽文集卷之十一

高陽孫承宗雅

門人

序文

陝西通志序

代崔開府

陝西志初修於鈞陽馬公又十年再修于呂公
涇野馬公蹊田又六十年而今志成蓋更王北
部光庭洎其弟給諫弘庭之才而周民部槐村
馮侍御少墟實屬定之不佞受成事敘其端曰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陝西古雍州地其四履割楚蜀聯冀豫以遠抵
沙漠而撫宴接之種中還八郡外控三隴其幅
員幾于萬里爲中分天下大域是以土函九美
氣壘三靈其方于天爲乾乾以兌金生天一之
氣而知大始故星半列宿主天樞以臨八極緯
萬類天以下名山大川脉所始起源所始發實
終南秦嶺太華爲中界而三五聖神始肇嘉名
舉生人服食器用委瑣科防以大及彙敘無一
不始于雍蓋兩儀蘊崇始闢于雷澤姜水而其

栢扶穀蒼岐奉轡相與開天闢宇以規萬代之
安然則以譚雍之志固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夫天地大期六十年一浹而天以人承地以人
黨今之雍猶是神臯而苞符若閔猶是陸海而
品才若恆前志姑不論論入今志六十年矣中
間紀星變三地震二地裂一水溢一大旱大疫
三黃河竭一而白鹿芝菌或以供玄旨耳其志
黃綬斗食而上諸文武大吏幾千百人而名蹟
所在得與河山流峙不朽者幾何人嗟乎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二

大勢祥不加禔贊不加不肖吏土者得無瞿然
思也予嘗觀采澗莢榮之日至武夫可爲腹心
而太駱以後則羔紇易爲虎報兔且易爲駟鐵
雖中閭亦若快于公牙無亦山川深厚民性質
直德調之則和力驅之則迅吏土者何得不善
用雍遂使雍善用質乎夫淑法思終用法思始
適生人之法雍始基之而大不用以爲厚小不
用以爲強乃古理夢而徇之今履平而翫之古
職無而予之今職有而冠之亦安用大冠長劍

唐虞官制自雍始而郡縣亦始于雍
今官府法度尚密于四方然則職思其始而提
衡郡國綱紀庶政使文武諸長吏相與善用其
地以撫鎬京而卽敘駝山鹿塞之會亦唯是三
疆吏爲兢兢若夫約法賜租比制于大始而
大不小隙邇不遐遺使方輶兼兩不私獻承而
廢士傾風萬流仰鏡若遵三五聖神之遺于河
山百二之間則斯志也尚亦有深思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續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則臨胸馮公倅郡修之殆三十餘年而
闕者未補適安邑王郡公以繕部來視郡事慨
逸事之未理以鳳翔倅王君次其書諸所舊仍
不具論論今所續次曰職官曰選舉曰官蹟曰
人物曰祥異蓋犁然不謬抑者不佞得上下此
三十年行事而竊歎曰予讀職官表見守若丞
李以下不翅百而登官蹟者六見州邑之長吏
若黃綬斗食不翅千而登官蹟者七讀選舉表
見舉各數十若十數合諸誦通不翅四百餘而
登人物者六又讀祥異事二十中間父子相食
者一早二蝗三大饑疫一大雨雹二星隕一大
水六地震五獨三男產者祥一耳嗟乎天之殃
降益祥人之善作減不善然則精禋之數善敗
之門覽者得無慙乎不佞自髫髻來嘗見歲饑
溢而衆或不恆亦嘗見歲豐和而衆或不免愁
嘆將無小民之倚命不盡在歲耶不佞向謁郡
公長安邸舍公益促膝諮予泊不佞時唯唯謝

不敏而公雅謂安民在吏治則

諸州邑長吏諸州邑長吏無慮不

式于其飭吾儕小民其食利賈者不

尚猶是吏治之效乎漢詔務小民安田里而曰

共此惟良寧虛語也郡當燕趙之會近在日月

光際主上有大澤實先萬寓首被之即應聲之

征不時之役亦實先萬寓首承之三關九木

會此如礪隸者不善用其慷慨而泣者不盡善

用其慷慨之民雖豐和猶苦耳今天下戶口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增而役煩田地不廣而賦益寧獨吾郡然吾郡

倚命賢者以自釋于恒而尚得稱吾郡不然富

穰而而貧溝瘠其與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

繫長吏而標長吏者郡公然則公之續此志也

寧惟修掌故之軼而急諸簿書者無亦寓臧否

昭勸懲以風此百吏而昭我人乎後之人按牘

而覆予說當有林林異而羞不爲嚮者六七十

矣

青州府志序 代王光宇

郡故有志十八卷蓋馮少洲先生同二三君子

所纂錄而杜郡守思以錢比部有成成之上下

數千年亦既餘次有則第壬戌以來歲將周甲

而人事之紀闕如也鍾黃門龍源即舊例輯其

大凡不獨五十餘年間顚若列眉而惓惓品騰

以衷于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黃門之蔚華

矣志成而不佞方東不遑授簡今且折肱于里

然無敢略方書不按也乃稍稍披其大略而直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六

曰郡齊履也即舊履不盡隸宇下而間附以它

屬美哉河山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周之盛肝大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洎小白

以夷吾霸于鄆而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

侯以外撫吳越蓋六乘三兵王室復莫當是時

供億非乏而節制之師威天下有餘力焉其在

于今山河猶故也敝擊肩摩連帷揮汗之氓非

寡也其它聘問會盟車馬玉帛眎昔不翅省矣

而土之毛不足以餬口家之藏錫不足以奉耕

耘故樂歲苦于上給而一不歲反待給于上
一妖女子至仰勤王旅傾以饑驅之民遂揭竿
于市夫今人讀法家十八篇猶若嚙嚙而通貨
積財能以國寧顧或遜焉何也間嘗按牘而閱
郡領州邑十有四耳戶可三十萬口可百五十
餘萬而地瀕海饒斥鹵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
田可十三萬六十有奇而歲辦不下七十萬其
用于土則居有干板之役行有傳舍之役其用
于上則內以六官外以百官六軍有供億之役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有輸輓之役蓋屬城不雄于它郡而賦倍之且
生齒日繁舟楫不通公私取給于山坂蹊澗之
田而曠溢蟲蝨歲或仍焉棄以俗好任俠居平
鳴瑟跼蹐六博踴躍時饒鮮衣怒馬之費慨不
快意以軀借交報讐藏命作奸剽攻禦寇故歲
饑輒盜盜起輒兵瘡痍連窟十室而九大約大
豪挾中猾以用饑驅之民每十數年一變而一
變之後輒十數年不易復夫瘡痍未復舊盜業
仍守土者寧得咎吾民乎蓋嘗論之昔之齊地

能專用其主故上亦能專用其民其錢穀兵
從意調興而意所欲爲得一切便宜破法從事
無論鑄山煮海猶在握也卽富彥國活河朔五
十萬亦富行其德耳今長吏束手受空民寧惟
無以予之抑且有以索之皮骨旣銷徵求未已
念催科以拙罰有不問撫字以勞賞矣及歲不
三補則物力秋毫有主名而帑庾固無左倉之
需兼之比屋罄懸旁邑踵困有嘆蒙袂于空卷
耳往不佞嘗矯以清源之權振畿輔而主人不
受也卽不佞幾中于法嗟乎兵缺餽索之民民
缺餽索之上其遣官發帑誰非詎租吏所不遺
餘力而課者其以惠旣亂也漢詔以小民安田
里而無愁嘆責在良二千石而曰與我共此鳴
呼小臣無良也敢謂約法倘廟堂有與共之思
乎其輕徭薄賦惠我瘠民徐以舉賢尚功而四
維之也寧得侈霸業焉黃門取義遠乃不佞爲
臆論無亦折肱按方書者遂次其語于簡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八

大同府志序

郡有志且百年而大吏之曄籌殂勝與守土者之淵蓋漸次漫滅且郡以雄要寄名藩卽方輿不改而阨塞戶口士馬金穀之數以及古今秩官之名蹟後者未續前者未該斯亦百年之軼事已予不揣乃枯蟬簡爲五志曰方輿曰建置曰食貨曰秩官曰武備其各志之屬凡六十有奇而卷十有五洎告成而予因嘆守之難也夫守稱師帥以安小民而無容嗟愁嘆此列郡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九

耳然內郡開藩藩封邊郡間昔戎馬未有列天潢于戎馬之墟而稱肩臂雄要若雲中者予嘗道蜚狐眺玄岳攬句注管泮之勝又嘗過白登望紇真青波故道則燕陲夷夏屹然都會哉且歲輸百萬以食一國而諸王孫若控弦武力無慮不節第舍爲鮮示怒馬故履五父之衢不減華京然則一燈譙樓四牖則百草黃沙慘及于郭而僅共一垣往未歟小民被襁褓借面而肝燧守土者既倉棄于吊傷問苦之難自歟

以來嗜嗜游哺倚欵而躊環林之派非盡服仁

義也卽青衿時弄嚙語而荷父之士不怒敵而

縹上蓋守又以衆寡于戰而難頃賴天子明

聖盡驅一切不法不藝以無爲百姓患苦而甲

冑予帥宗室予傳守土者遂得日與吾倅臥以

下率州邑長吏以聽上所教令而輕重布之亦

何邊郡之難然而有難者地故高寒深夏赤不

毛而流火戒霜矣故藏鐵不足奉耕耘悉賦不

足供皂牧輿馬歲不登輒仰給鴈門柴荆以內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十

其職辟而過磧者幾何且兩運不支兩兵旣無可移而租庸之賦不以輸縣官又無可蠲此之難寧獨督郤敎于空拳而課登獲于懸耕也况郡當幽燕之咽喉爲陵京右翼一警聞則郊圻震驚而戎索不固則郡不得擁盾而食予故志武備特許于舊夫古守土更能使匈奴遠避遂至移谷蠡之捷則今人何得快鹿車而不一惕狼烽也且幕府深謀日討軍實則是綸也尚亦資三城之略無仰歎于莫轉乎往左衛以七閭

月祥而壬寅一不歲幾不哺于半橋今即從
主上寵靈不患有寧不患無歲向我以不稔
日內假令我偷歲患而生戎心亦足憂疆場
顏行哉予念受土寧人其計山盍旦故稍消
臆列于志如曰掇掌故爲文談于旄爲武則予
曷敢

高陽縣志序

予家自相州來占籍一再世輒稱殷厚先曾大
父柱國僉賊更之從種種一付租卽代逋者輸
累數百金先大父柱國更備諸苦累嘗供司訓
遭他故費可千餘金至征旋河洛間數千里先
柱國少傳學強記逆廢業以當戶嘉靖癸未歲
大饑族里流徙其不徙者方仰給先柱國更以
殷厚僉直年而又代族人爲直家半落踰歲更
以舖戶直堂費家盡落直年者直是年經過諸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主
實人供張費其以舖戶直堂則專供邑令公心
紅筆札及一切雜幣水陸之錯當直年不必身
自爲應而家嘗募十餘便捷人待事至直年僅
司庖司器索如何而後所供張稱善蓋貴人費
什一而凌雜費什九其所奏用數什不敢登二
三而嘗刪其半其所需不敢問值必備其所不
需卽備而爲人持去或敗壞必不敢稱備蓋是
時法令未卽書一而當事得以意令其所籌極
民在不獨予家而家先柱國爲甚洎先職方兄

與予後先舉于鄉先桂國日爲廉訓而說以所
經見諸令公善敗嘗曰邑令公墨何以去邑人
墨何以來孺子其鑑諸蓋痛心于不造而每于
邑里所不便輒令講求其端予因得稍輯後先
行事而合以所經見可與可除就里中更老講
說其便每遭諸廉更能更輒訪其所爲時或跨
款段歷鄉社一丘一壑一石一木罔不低徊錄
列當弱冠閱廿一史則手錄邑里事爲帙雅好
閩名州邑乘載及唐宋金元諸南北人私集得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邑里舊人舊事如遇故人于途而刺刺道故也
時期以仰副先柱國明訓曰它日治一隅庶其
以痛爲療已乃披釋藏得名僧八而道簡披其
半解薛登朝亦復于羣書有摺點稍稍爲帙而
未敢出甲子春兒鈐偶攜入遼寧從金戈倥傯
中芟訂攜之歸而唐令公遂授之梓因念邑爲
人才舊里其明允篤誠實開儒宗予何敢薄望
邑里而不以才勗邑廷豪不百里吏土者務廣
衆則不來來卽不來輒棄去故法無嘗而邑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四

體制不可起其俗亦緣以填蓋高漸爲修模漸
爲費田若墾而賦或逋戶若增而口或寡詎租
之吏澹災之便費交錯于邑而邑病然修不當
它而邑已爲侈費不當它模而邑已爲費至
更饒伺上意時中公度時中私索故交相爲病
更病吏土者如廢中所謂議令公往往嚴
其病乃可見陵唐令公視予邑廉公有威悉
而意意在爬梳舊蠱康我良服故爲清吏
能使河伯安流無羨賦種種觀若盡一而力
通人蓋裋身冰玉中不難予邑故邑卽彈丸而
肯安于邑以終惠吾罷劇予所私愧不能以
十年錄記治一隅以仰副先柱國明訓而今公
已于才既嚴之法載裁之禮猶若不忘故
也予願後之治予邑者無忘令公意乃無
人而此牘直紙覆耳

應天鄉試錄後序

臣宗以疎間濫竽官衆自惟材識不當論士次又不當之南國徒以前臣者謝不往輔臣粹以臣愚上遂略臣才識命爲臣宗副臣亦粹約心志方舟而南因念庚戌之役曾分一經于主者今卽副也乃樂一鄉之全經而地又當南國大南國固我高皇帝所由翊禮樂以開一代文明者臣聞敎則維終守則維始蓋草昧經綸斟酌風尚思詒萬子孫統緒而法久變生如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爲既厭乃嗒然思返于澹寧故叛不維終法不久守不維始法不通臣觀南國多士材局湛深論說明茂以今觀始蓋已思無留睿技無留長然未嘗而蟬倂既售而頒棄天下將國家好以空虛無用之文論士儻解闕而人駭之又何論解褐而人指之矣朝廷歲飭功令益煩益益舉者得無懼焉臣以爲世尚樸未嘗無華士世尚文未嘗無慙士則士亦何計樸華獨計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如南離之候草木羣生

欲然相凡而極則返氣極則復今天下尚

一維其始乎高皇帝後粹西和提衡萬類以

日月乎中天以河山乎大地以衣冠禮樂乎萬

古之人心然後一代生民脫于酷穢而離然相

與以文蓋天之文日月地之文河山人之文禮

樂而天縱聖神既挈兩間所久逸以各予其所

而兩間之菁華始盡收于三紀之經營至于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日由禮樂而遊于文章

要凡幅大奏亦臣子深心而徵學徵仕令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慨然于簞管間見周官禮樂無亦叛以維終真足恣萬子孫挹取而不窺中天之日月不復大地之河山又烏知天下有人文也臣惟君臣父子天地之常經有聖人出而經緯之爲禮樂其經緯之而成章爲文蓋樂樂自生禮反自始頃者仰見我皇上召對羣臣諭以保愛皇太子至意遂舉祖宗舊法風厲百官竊意我皇上于父子君臣特維始于高皇帝禮樂而重念陪京倍益解額多士遭逢盛際得無仰應

以高皇帝之文章乎臣讀祖訓以典謨訓

天下蓋力斥揚馬浮藻至曰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何裨實用夫實用者高皇帝所謂文也洋洋聖謨萬方世守而南國遺孑在焉意多士感激聖化維所自始其自今日矣臣觀南國文行雅爲四方慕効卽如圖書器用日新月異而趨之不翅功令然或屬託于古不古輒目笑之曰迂故其說中嘆古之賜而得以屬售乃迂者懲屬而惑真遂樂題之以屬然而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錫竹箭織文織綺之屬貢于天府而地所衣履半天下豈其樂託于古而又安在無實用也或謂南國之器用以新託古而南國之文章以古趨新臣竊謂高皇帝所予父子君臣之道如河山委地如日月中天我皇上復漸磨以絅模之化者四十三年矣閱千百世而古卽閱千百世而新多士日取其道于父子君臣而經緯爲禮樂則純忠篤孝和與應國家文明之運將閱千百世而新卽閱千百世而古不然聖賢之

緒散爲百家而反拾百家之緒以歸聖賢曰說

新說古曾不一體父子君臣之實以反所自始是南國之金錫竹箭織文織綺衣履天下而南國之文章不得與器物之屬者同用臣不爲多士願臣謂士當爲真無爲屬與爲古之屬寧爲今之真蓋古之真樸然大雅如元氣之在塊比遇物而實而今之真輸于一至竟於一成卽不護其短亦不喪其長乃若耻偏絃之靡應望高微之難逐而標獨爲幟合衆爲局則失今之真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六

託屬之古卒亦如屬器之盡露其質爲迂者笑士宜何居焉臣觀今天下屬真紛擾通爲凌競非復高皇帝明法因念士一涉世真氣漸靡故于嚮進之初預憲其岐塗倘其併心一慮力還周京禮樂而無厭常于父子君臣則日古日新于以仰副我皇上作人雅化臣卽迂不售屬古臣厚幸矣

陝西鄉試錄後序

臣自惟行能無所比數蓋通籍泱紀矣備員庶部尚不能數軍實而申做之乃被命從臣某校士且濟濟周楨不翅三秦之杰也而又功令嚴重之日臣用是廩廩慙不勝已自念世受國恩而世業鉛槧倘可緣嘗聞以佐主者而補所未學于職業既事竣士前臣乃遵故事燕之臣惟陝西古雍州地河華之雄實始流峙故人世薰生之用始干雍而共栢蒼岐以後代闢神皋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尤

靈秀以亭毓英賢而壯日畿之人文入周來秦漢隋唐又代以爲都而偏受秦名乃道當稱周夫天下之文自周開也蓋作豐宅鎬而極矣然分業往岐世修本業而非騁于文至秦罷儒業詩書卽自詡開業光美而務強行武不以文治然而鐫功勒德詞與金石爲昭又若不滅其文者豈文自有憑而不盡人操與將詞章非文也昔人言周士貴秦士賤夫可使貴賤豈士也河華不乏靈穎而頗無不可貴賤者乎倘亦擬已

事爲評耳世稱秦賤簡儒士以其說難施用

細儒生卽穆之不爲盟主也而奪善人間取士于戎于宛于宋于晉要皆詐力詭譎非復先王之道術迨其後嘆伊人于涓埃上旣苦不得士而羨夏屋之渠渠者嘆四簋之無餘士亦苦不得主蓋五蔡二弓之習漸于中閭而徒馳想于車鄰馬顧之盛無乃士果不貴于秦與然臣讀小戎諸什則壽考不忘何減雲漢而從公于狩何減維君子使者且周之君子曰如圭曰如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干

秦之君子亦曰如玉則士于周秦何分焉乃臣嘗窺周士于卷阿矣彼其頌馮翼孝德旣歎武健至形容吉士之藹藹則又借喻于梧桐鳳凰而曰萋萋秦秦雖離離嗃嗃于以上媚天子下媚庶人當是時諸君子所爲殫力和衷雍容皇路者尚可想見于千載之下而君無復強公杜私臣無復黨同伐異豈非河岳之英靈漸淪于聖明者厚與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臣始知凡凡棧樸果不翅婁臺

兼葭也然臣更有樂于秦焉秦之誓曰斷斷臣
 休休臣輒思念臣所錄士得此一个爲快及讀
 無衣三章則又奮袂而嘆以爲今人之砭也夫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不以私同也夫曰王于
 興師修我戈矛願以公和也此不幾易之渙丘
 與世人修戈矛于伐異直可借砭于同仇矣然
 則周以德調秦以力驅不譚無闕于士而豈能
 貴賤士與今士生昌期沐天子文明之化既
 久且深而風俗移易非有齊田楚屈之遠若高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王
 貴富人豪杰兼併之舊故其文溫醇爾雅直慕
 隋唐而步西京遂以追采澗茱崇之致不直爲
 先秦之詞章則臣安得不貴士然士所貴非詞
 章也竊意今士之急在力補其不足不在更餘
 其有餘蓋矜詡多則冲遜不足凌翼多則謹厚
 不足虛華多則本實不足夫躋然而任天下于
 朝必竣然而請遜于野者也士能捐去其多卽
 以補其所不足使天下誦雍人士曰藹藹口雖
 雖庶河華之靈能始之士能成之士勉乎哉無

謂厭厭秩秩不比于翺羽而讓周損頤使統制
 失言于秦也臣厚幸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王

北畿武舉鄉試錄序

歲壬子復當舉武士于鄉以獻司馬則四郡材
官若良家子集于保陽直指湯公實監臨之悉
飭諸文武大吏比于文事三試得若干人于城
平腹心乎桓桓赴赴將于是取材焉夫三輔依
日月光際涵濡 聖天子久道雅化當不翅周
家中林之士不佞因嘆周之盛時革攻六月猶
勤國力于獫狁洎其後遂以燕獨當 而兼
之交臂以事四圖秦漢來乃至傾天下全力備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重

而卒不得其要領其在今燕更重矣北與
共垣東與高麗駒共海而實內拱 陵京之重
以其托重 陵京遂悉天下精銳屯戍雲朔龍
臺之間故其傾全力備 而惴惴若不足也更
甚于往代然而奇材說客之所聚游帷簪組勝
之所漸被兼以擊筑學劍發其慷慨悲歌之氣
以故士生多長材大器即逢掖或喜談甲冑而
甲冑諸士真不翅周家中林矧 主上拊髀思
人寧止拊怒以風而諸士抱鳴鼓之耻豈無奮

臂而應者夫士即射洞札騎如船其數幾何又
即盡成陣語射覆其佐方略幾何然上舍騎射
文墨無以校士而士即盡騎射文墨尚不足以
當上若夫拾遺瀋狎于作好一旦投鷹揚之會
而驕語乘伍安在為燕趙慷慨士也周家中林
之士至可為腹心而今或屈促于文吏悸不敢
出一語無亦曰是方 文墨弄我肘即于掌服
者夫爵祿孰與身親文士之筆鋒孰與百萬之
鉅矛士不致身外之爵祿詎其致爵祿中之身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重

我又安得借若曹于臂指也往舉于司馬者或
得士餘輩備一城今且三舉于鄉遂得奉幕府
之牒而乘障此亦諸士効用時已予嘗恠天下
當無事輒賤簡韎韜及一旦有事則索之若不
及士當上賤簡既苦于見輕乃上索而用之又
若不能盡為重故士苦于上之輕士而上亦苦
于士之自輕夫士不自輕非如近者驚然無所
待而酌酒僞坐為豪也士起行間饒用屬故氣
力用之結內者爵彌重身乃彌輕歛其氣力盡

用之殺敵者身彌輕品乃彌重兵家明輕重務
使地輕馬輕車輕人人輕戰然人知膏饒
饒車輕人也鋒甲堅人輕戰也當不知士能輕
身乃能輕戰士能重身乃能輕身然氣不定何
能不搖于世而身輕矣氣不定搖于身而身又
輕矣故曰百萬之衆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
夫士生如礪慷慨之氣所自饒也要在能養養
氣者謀不以言窮言不以兵窮兵不以財窮視
其身爲國家所托重而不肯小用其身其去疆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臣

陽若擊強其離中所不自矜若擊情其怯私闕
若銳卒勿攻其脫世類若弭兵勿食故忿可侮
廉可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而氣定者生死不
加于身而况身外之爵名乎兵法語稱生勝有
曰勝兵若以鎡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鎡願諸士
之自勝也以鎡稱無以銖稱乃諸士所爲重其
身以爲國重尚其當下城腹心無徒使傾天下
之物力事燕而燕曾不能出一士以佐天下也
諸士重矣

大明律集解附例序

律之詁曰矩曰率律者天子與天下共以爲矩
而率之也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不爽此止
而至容民樂之律不爽損益而主相三刑之律
不爽輕重而主客如師主生如樂三者一不得
其平而統于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
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故古之知律者省
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耳我太祖高皇帝
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聖裁爲四百六十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其

條而列聖相承復有條例以補律之所不及
蓋至我世宗皇帝之乙卯漸積爲三百八十
五條我皇上欽恤庶獄命刑臣重加酌議其
仍者半刪定者半凡殊旨別旨詔例榜議非經
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然律文沿晉唐之舊歷
者既懵不知守而姦者且依法舞文丘文莊
議命儒臣通法意者爲解而陳御史察等如
成書于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分不獨令天下
曉然知法意難犯而實令士大夫深念民命無

進博斷棺之利退抱仰屋之憂也蓋自古國
 之運莫不與法爲存亡故臯厯則民勝法臯窮
 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歿是以願治
 者相與其率爲矩如樂之鐸如師之符而不敢
 以意用然今天下郡縣之于律患不明而朝廷
 之于律患不守不明者監司直指間有駁正其
 不守者上旣用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
 嘗惟漢廷尉釋之號知法而曰當是時天子殺
 之則已豈以天子而可獨失律乎唐權善才法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芒
 不得死高宗欲殺之王本立法在必死高宗欲
 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兩得其法雖以高
 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况治朝乎 高皇帝
 當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雖萬世當守也豈
 非聖子神孫所當共以爲矩而率之歟又嘗恭
 讀序律之言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
 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
 乃賈生有曰禮防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
 後嗟乎安得輕徭薄賦以導民于禮而無輕試

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終願明律者無失其相
 相生之意爲朝廷守之爾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芒

漢疏類編序

往予從尺幅簡材識士雅不欲以此網羅律盡
豪傑之樂以爲士一行作吏卽承上教令而機
達之不文不遠况入依承明金馬以言爲職若
以職爲言卽不欲駭天下以不可聞見之秘密
而學不博不足有質識不遠不足有見故亮而
不俚精而不晦寧惟尺幅也予以尺幅歸伯玉
則伯玉材識只在尺幅而論事類盡綽有古法
既以大廷高第出馭劇郡藉藉稱三輔循良偶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某

以所輯兩漢類疏既不佞抑何詳而有體也夫
疏者下所以通上故于訓爲通而疏爵訓分疏
屏訓刻疏軍訓徹疏濊訓濊合其義爲封事以
達之上訓通夫分惡其失當也刻惡其失真也
徹惡其回護而不盡也濊惡其諛諂而不潔也
捐所惡而以言者之心通聽言者之心乃可以
爲疏夫疏有諫臣之用有大臣之用而兩人者
之疏有疏人有疏事公孫六曹之長得平章言
者所條上論列而用其長乃諫臣又得就大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予

所規畫錄用以財可否而折其矩故大臣多以
事見而諫臣之丰裁多以人見大臣言簡而盡
體大而精出入之不嫌于平而或以將順爲隨
諫臣觸奸指佞不切直不足以折角而要其必
從而或以過慙爲激然大臣叅密謀而懼天下
未既其成先咎其不盡則稍稍以言暴事而下
自同于諫臣卽諫臣預陳不可必之禍福挾人
主而其言不驗人主固薄而不信至毛舉瑣屑
友朋所不堪質而謬列之九陛而又或溺旣燼
以爲豪也故大臣與諫臣兩失其體而疏之訓
不明今兩漢諸君子其疏具在卽迺合異遭而
伏蒲排闥各彈其衷卽疏一人亦罔不引經據
傳責以大誼不効世人作里巷勃谿之談且繼
兒首鼠于諸君子何如而小言大言固爲社稷
之役者斯亦古今得失之林矣嗟乎投魚水之
歡易當雷霆之下難非膽智則材識弗任非茹
吐古今則膽智弗克試以言不言見人以言之
用不用卜兩漢興衰存亡而見世斯伯玉所爲

啓天下瞻智哉蓋宋人曰聚古今之精英實治
亂之龜鑑予不獨望言者矣

歷朝忠義彙編序

蓋歷朝忠義諸君子合之無慮數千人莆中郭
道憲釐以八類銓以二十二卷題曰忠義彙編
其取例精而核嚴而有體舉數千年精英正氣
蒼于一函若玄圃崑丘琳瑯紛若無復問蒼幾
小壁之奇者常其傷害氣于慘澹歎孤懷于寒
坳卽快于所就而每痛于所遭則有若戎郊戰
壘折戟流沙而心慘者則有渴鳳羈凰佐覓局
影而心憤者則有似月華天虹驚燐化碧迅颺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豐稟白日埋光而其心鬱攸不揚者蓋成敗在
一時之社稷綱常關萬古之宇宙而撐拄宇宙
之正氣不昭宣于兩間則佞舌薄膽反得樹頰
腋于回面是以韋綱引維破穴豫于岐途洗衷
貞于丹府使粟犢別跡于纖兒忠鬼分標于殘
客諸凡顛衷異調初末異操附麗非君低徊非
慮皆絕勿進蓋不獨潤草塗原之佐不至爲邪
于側入所嗚噓而狐蹲雉伏雀目鼠步且震闕
于批鱗踐虎之風稜而不得以噉名爲誦譽於

休哉斯亦撰德于旂旒圖芳于鍾鼎矣蓋自昔
論事君者曰以忠曰行義而忠義之極唯曰致
身夫致身非必于死即死亦非必忠而願忠者
必曰死而後已誠見小夫懷臣弱于莛枯蒿
之微纒者皆起于自私其身而身一致則莛枯
蒿不得干而心盡何者人臣恥其身爲天下
重必不輕以身許人而一許則終身不忍負乃
恥其身于天下輕者嘗不知身以爲天下而惟
知天下利吾身故其身如蜣螂無以自解而圖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莛于枯逃警于名即心所不可而隨世曉曉彼
回計利于身耳夫人臣而利身也亦何不至矣
姑以諫論人臣當昌明之朝語爲肘肘遇爲鴻
風即委蛇蔚爲上臣及時事紛拏投難茹苦必
小以去就大以死生力脫微纒乃可以圖公何
者人臣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然唯不問其生者
乃可以死亦唯不問其死者乃可以生倘念岐
下利即死非臣誠而況主未迷奪權未倒重乃
至擁死所以哀飭其大疵而逆計其不死彼龍

比不笑人地下乎予問卷中人悉其義烈與其
時權姦熏轅之勢輒廢書而歎謂宇宙精英之
氣別具肝腸必非全軀保妻子之臣可幾奈何
妄男子眊筆一牘輒附古人以據顯名要雄峻
何異絛綰坐冒首功及比于肝腦塗原野者雖
然起死人有捐其心人臣行不必盡合而願附
古人倘亦捐其心者不死者乎俞附或欲起之
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姚胤昌廣蒙求序

蓋川鴻鈞轉而雲漢昭回極真而峙流共載
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寧芙蓉于木末采蔚
荔于水中則斟酌徒勤矻矻何益是以記事者
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有雍錄姚胤昌先
生家起文科學宗宦牒顧金虞前敘述推高臺
烏彬魚勞歌輟咏雅佚素流之規簡寧酬名士
之離騷蓋韻度既清矻矻期自爽文彩饒聞于浴
纓景光假日于煩官以故玄吐白風迷開班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一萬當子春之旗鼓萬泓渟叔度之汪洋所著
有易解說林寓言望洋諸書業已膾炙人口滌
蕩煩矻而近復有廣蒙求三十五卷予晤言于
極樂精舍得傾篋讀之其仰圖員蓋則囊括星
日吞吐雲烟其俯攬方輿則原本山川極命草
木其中盡人事則琢磨道德組織義仁至于資
談助則笑牒言鯖益于腹笥抒筆藻則弄戟走
兔蔚爾經厨蓋蒲菹脫曼燭而不射公輪操空
柯以何斷故籛金不飾于妍皮頭玉乃慚于雄

髮然冲蒙涉田而致遠不若遵途之易也膺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以故沉澁礧礧
含吐英華使食兒驟詡于談端學子恣村于筆
杪蓋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衡則音微
自遠而石田種玉先登多寶之堂驪嶺探珠更
涉含瓊之海此先生所爲撇六拒于菰園函三
昧以萃盤也嗟乎餐墨嘲玄子正已薰香于舌
妙補天柱地得仁寧乞口于文權而手勤冥索
領取蒙求聊以識理富之前旄見說叢之落塵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云爾

紫陽朱夫子全集序

蓋世道繫人心而人心之靈世莫大乎離經離經者視經爲通人之轍而墨守無以自見故跳于泰凌以博所欲而收之寔且進據道德之塗以博所大欲而收之名夫寔收之以亂天下之爵柄而干主令名收之以亂天下之學術而干師傳干主令入猶得式格之律繩之而師傳晦則畢世之人心集然而從以世道遂燭亂不可已蓋朱子之言曰道統之傳散在方冊經不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而傳始晦故窮一生之力以研聖賢之經而扞爲文辭皆是翼聖經而正人心而離經者方且薄六籍腐前哲彼其槁項于一先生之言則多變異說以進迨糜勛名之外而寄籍聖賢則多進而持異說蓋採華者迂其辭而借窺斯道之驛旄者并迂其意如貴人建浮圖願爲新不願脩舊而沿舊者又認指爲日而不識其歸故晚響于詞而馬足于行不獨爲自立之標而且其入室之戈矣夫朱子蓋嘗補窮百籍又嘗編索

名師友然其主以敬而無念不經無經不行故簞食晏如而一介必道登仕九考立朝月奇耳而侃侃論列每以去就爭之不顧且所至有能名又非徒虛而無當當其告孝宗曰記誦非以探淵源出治道虛寂非以貢本末立大中此其學問大旨哉迄今讀其文如低徊俎豆之場而朴逸驅簡踴步皆寔然學者或不能不登枝忘本而欲挾其流者矯以迂虛明乃學者又憑虛而無所住夫目入願解盡知也而手舞足蹈終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入于不知然則學何必尋故亦何必棄故何必耽寂亦何必迷寂士或擬采漱芳而無一言幾于道亦有探玄鈎要言幾于道而不得名爲儒蓋懸想無與于觀而臥游未歷其實也惟朱子反躬以踐實故其言如登陟後擁塵談名山然而後之人猶不能不波也蓋論其始即揚墨未嘗有心于害天下而終則習孔孟之言者亦未嘗無害于天下故孟氏亟亟于正人心而朱子正心之學力持之不變是以其徒謂道自孔

子而後一芥于孟子再著于朱子豈非其反躬
之心同哉今上雅意正人心諸操異學者絕
勿進此世道休明之會也刻紫陽集者意在斯
乎寧唯是明師傳抑以尊主令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序

昔蘓子瞻稱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蓋予讀唐
先生集及其傳而信之郭宗伯傳唐先生敘其
慷慨正直反覆周摯盡剛仁之槩而予讀之
因念今天下有綰轂一方身在去留者至煩舉
國爭之不置乃嚮者宗伯當癸甲之際于國闢
宗社于身闢死生獨一二人如唐先生堅持明
諍于要人而曾無一人引大義明可否于朝至
要人退而正人有寧宇天下始爭繁籍于其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四
而奏牘一掛其爵里則搢搢題爲名流而向之
堅持明諍者或生或死或顯或晦卒不聞自詡
結交之素而此正人者乃一一標其人曰某爲
我堅持某爲我明諍嗟乎何向之君子輕人于
死生而今之君子重人于進退也然則論唐先
生于向之君子豈獨威鳳之在雞羣乎夫正人
當憂危踣頰其譽我于聖賢者既擠我于險而
膽智悻駭耳之雷霆者亦梗尤預奪常乃先生
低徊于正人去國之際不難危犯者之鋒以激

發天下之正氣而解釋其衷此豈詞臣弄柔翰者至今讀北風雨雪之章可涕可憤尚令人痛心裂眦有請劍尚方之意而中間宜婉宜直亦疎亦密斟酌于語言操縱之間卒以消禍萌于既加甚至執政所欲庇不能得之先生而執政所欲去先生卒得之執政此又豈區區以口舌脫人于禍者嗟乎先生可爲大臣矣先生經濟大略自未一試于朝獨其疇應諸著作尚留什一于篋冢君涕而授簡不佞宗以敘因念古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聖

立言者有言以人重有言以言重有言與人俱重而要其立言必皆卓然有所自持不肯低廢以隨天下而惟道之合故能爲天下重而有所托以不朽先生生平嚴請托絕附麗蘄蘄孤立其氣定于養而詞成于氣故諸所揆裁和平婉麗而慷慨正直之氣憂憂筆札間卽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牢籠載籍之菁華而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要以將所宿藉如長年三老談河海曲折至正危直言于葵田之際而片牘隻字皆足

以翊世扶人真剛者之仁哉世稱天生正人以遇佚要人而寧知天生要人以成天下豪傑之正氣故嘗謂天之風雨晦冥人之喜笑驚罵皆佐我詞料而世間豪紛勢熾傾附縮朒之徒皆足以供我怒生之氣而顯其不貳之節今天下從正人片牘隻字中讀歎頌說無已時而正人之言與人乃俱重于天下而有所托以不朽蓋郭宗伯之言曰先生詩有朝川之致文如陸敬輿此未必盡先生而要之先生不盡于其集其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聖

曰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又曰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大浸稽天而不溺幾于盡先生矣

王覺斯太史初集序

予少不習爲史故多學史事不能爲詞苑雅言及東髮登朝乃微入詞苑及荷蒙直承明郎不能降心爲詞苑言而言不得不詞苑不圖齒至而遂爲邊吏去所習詞苑而馳疆場故世之不能文而詞苑不能武而疆場者予也予以邊吏閱邊方在白馬黃崖間接家信言適得予鄉覺斯先生初集可盈尺者再予故知覺斯以經濟爲詩文不知其初集頓再盈尺也急促其集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聞之馬上夫予不能文而不得不爲文也猶其不能武而不得不爲武也予旣閱武遂以武閱覺斯之文覺斯據實而文憑而多致殆覺斯自爲覺斯者其拙毫爲深沉之思則潛天潛地虎變龍蒸而臨陣大呼神色自定其取多用宏振萬竅爲聲而蒼璣小壁不遺一椀則破斧缺斨奮于一旅而忘歸繁弱細大不捐直探武庫以供龍圖百萬而束一鈴共高文大冊通爲苞藉帝室王居蔚乎奇麗則柳管楸埽鸞雲錦雲而

六花九疊其出無窮其過都入里傷世閱人則走兪兕于斷壁殘壘賊心乎折戟沉沙遂以招化鶴集澤鴈其體物肖生揆策圖事則霏雨係楊投壘予續案平聚樂離合之思其奏雅賁言端冕道古則看鼻流雲環頭佩月日羽雲旌急于尉候而百工羣譯奏昇平之頌嗟乎予不知武安知文念文士借脈管貌山川草木之情性傳皇帝王伯賢聖之精神遂以餐天地塊垆之氣而又或借天地賢聖之氣神河山草木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情以抒發我靈性故法家深刻而入扶其情也奮家炫爛而出貌其神也兵家發揚蹈厲而奮振其氣也覺斯靈心慧性定氣遠神其言人人意所及卽其言人人意所不能及蓋抱高世之材而抒以堅良其語出語入語高語下亦復若用奇用正用衆用寡而先爲不可勝予每恠世人低徊于峽岬之殺絞而不覩天下有洗天浴日之洪流貯萬鱗而沒光曜也得無讀初集而神氣爲索予老矣旦暮釋武事而歸休乎蘇門

黃華之問偶僦覺斯馳使節南來遂得晤語于
韓家水治以竟斯文

鄭思成悅齋文集

士有抱而嘆遲世不得言也者必其有抱而嘆
遲世不得行也者夫士乘遭遘期一盡胸中之
奇而類印人世以何間此冠綬也則能有不必
蓋蓋恢然處虛者銷龍淵爲鈍而託曰世不用
耳夫世不乏賢者何至鐔其身而逆天下之不
用誠吾之才有當于天下則瞋目聲利者不必
行也而澹心聲利者不必不行也得一不必不
行者則于世不必無遲而要無遲于世之賢者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哭
矣誠無遲于世之賢者則于世亦何必不遲遂
州鄭思成弱冠登朝蔚爲名世何南何北何內
何外世嘗若不盡其能而思成未嘗不盡其能
生平意所得當一抖擻其中所欲爲卽謫落樂
也其意所不當得而俛瘳踟躕博一官不樂也
以故通籍三十年行不必不遲而能必行其志
其所爲序記誌傳諸啓牘襍著博沉雄言必
當世之疾而予之石其于國家之大機生人之
閱紀無不娓娓提其要至模寫回面諛諂之狀

則若借尚方劍于管輅而鳥雀逐之也其顯
幽人志士高賢大良之穆行則又若造膝式廬
而膠漆投之也行所欲行故言所欲言而居平
之致無隘喜如寒素然居歆之致無牢騷如平
居然夫道迂而漫畔不可循者卑也幅狹而抗
羈不可騁者促也其辭卑者意得而憍也其辭
促者意喪而菽也思成無一有而獨以數十年
之蘊藉抒其毅然不阿之氣自撫自范其不襲
古人之語也若其不附今人之行也卽所自疏
而陽集文 卷之十一 聖

主上曰烈氣不減捐也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
哉予觀易下隨人春秋襲且于之役誠恥之耳
夫人恥附文恥襲附者傍要人而不敢孤立一
意修行者尚謹之襲者接往跡而不敢妄措一
武乃修辭者甘心焉豈江山之奇麗不供我體
結古今人物之殊絕不供我驅駕將吾之才情
不可以攬結江山之勝而擷其秀驅駕古今人
物之長而握其靈亦何至容頭過身拾遺瀟以
自娛也易之賁不言不文乎于趾曰義于須曰

與上典也蓋祖之動曰我須之動隨人由我者
變化在握而交錯于剛柔以成義故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嗚呼持變
化之道者可以義可以文當不至寬襲于附今
有抱而不得盡也蓋予聞思成之先額堂曰白
賁夫舍車而徒義能爲白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聖

姜抑若起秀亭集序

予讀書文安蓋友王翰簡劬生弟姜抑若掖令云抑若爲劬生內弟一時一隅稱兩快士各成一致劬生負豪蕩之氣而沉博其爲文若江海驚濤汨汨東注而蓬山瀛嶠不妨撐拒其中抑若才比劬生加以雋快時調泛駕于馴策燦爛雲霞英英天漢其後相次各繼兩尊人成進士劬生尚握珮金馬玉堂間抑若則鸞鳳棘叢棟榦之材既窮短駟管舫之業更窘旁廡予蓋讀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晃

抑若詩與文而三歎也抑若骨清而氣爽衷多辨而貞不與俗絕直不與物迂至識料所獨特卽百杞不沮其學博而粹擷之餐中丞公遺筴不翅兩面百城其緒史則兵刑錢穀若一代經綸大業罔不羅列胸嘗以邑當太行東注龜鰲之與居考河渠于酈生以合列史蓋緒史之一斑其任掖令爲大府倚郭浹月而吏民懷畏卽負茲未帖而臥治新硯在則頌之去則思之蓋文章政事具有兼才而千僦者竟千僦一殊令

人拊片玉惜連城未盡也予竊讀其文念其人而因念其詩與文之致記不云乎禮者物之致夫物撲耳而禮爲之致黷者亮需者敏黠者平有放而文有直而掖蓋其致也度開府之清新鮑參軍之俊逸合以支道人神駿無亦其致乎接其人悉其文讀其文悉其人觀其致耳蓋天地之元氣體物于弄植爲華蔕于珠慰爲光英各結而成致其在人則氣神之標貌肢骸之韵度相迫而出穠之爲選穠之爲牽慮百而不能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季

紛故曰一致而百慮予讀抑若集於容愛儀有條不紊固自多致翩翩卽腕不停揮醉沈矜履亦復翩翩自爲一致蓋風檠雅持旣不願拾級聚足于蒲籬而選潭澤水又不願課蟲魚收蟻瘼效今人之奇腐要以才能匠意力可驅陳試以人喻中蓋有入山禁園爲辟客無令阿意慙患如汲長孺也者其致廉直勁正凝絕而可觀又對博遊翠裘山給奴弄九于蛟螭之害不溺不迂如狄懷英也者其致通脫圓雋雄邁而史

蓋致之山也漢吏所不能以矯飾邀之致之成
也唐臣所不能以嫵媚擬之昔人謂蕭文終識
淮陰也以天趣夫天趣之發也爲致密四支而
英揮寸管而靈微獨人致也抑一代之風猷運
苟有致焉予且以天趣賞抑若之致惜乎未見
抑若干致之止也目今中丞公諸孫振振且起
固有竟抑若之業者矣未敢以銅墨欣劬生金
馬也予更念劬生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果園申象村稿序

象村學程朱尊康節其理學以數入諸所圖陰
陽兩儀及進退乾震盡經世大法卽不必謂聖
人有意而數若寫其意其自述依光詞苑載從
干戈乎四方而晉文昌領議政間嘗被放其壯
歲語多溫嚴有風格及歸田五賦若拘幽獨漉
三十篇感遇三十六篇每嘆陰谷之不暘而出
溟入萍合睡覺于一故其詞有班騷白馬之雄
有龍笛鳳笙之麗有鶴鷺鸞輶之儻仙乎欲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當其適輒欲追夔契逐陶謝又若駕小車乎草
碧花紅而哂左徒之迫隘其體物之極若非我
非魚知我知魚酌窪盈滿溢于桂下頗不知乘
風雲上下也君嘗朝京旣慨慕華風有方言異
俗文字同流之咏至其送客朝京輒盛述帝室
皇居之盛侈天京爲仙遊丙午朱翰撰蘭嶠爲
君弟鳳山守書枕雲亭三字君重之爲帖舍其
効選體十九首盛述吾廬下生適李工曹桐粟
破同文之化代不乏人豈不然哉君所推易學

復有花潭君跡謝君子翩翩材格豈其以國格
雕題而似椎結者予將以諸君子爲東國洗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蛟門沈先生敬事草序

國家置閣臣不置相故權不得同相而其上弼
至德下調人治使陰陽以和中外以理九夷八
蠻賓服無大患害則有相之任朝廷生殺予奪
之權閣臣不顯操而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
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君以行其私
亦能竊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不必有權
而有其任蓋神皇帝之任先生曰君勞于上
臣任于下樞機政本寔爲詳悉先生之自任以
答神皇帝曰仰贊聖德俯儀百寮寄國安危
爲時輕重漢臣不云乎君居其位不知其任先
生誠知而任之矣先生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
八年閣體重首輔其圖事策主之首輔當予
陪末綴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次輔
下首輔卽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間與
首輔相參差而兩意各主朝士之從意者隨分
蓋自古分合之議竟與國運相隨予初入翰林
則閣師蛟門龍江兩沈先生與座師金庭朱先

生相次輔政三先生初固相得甚驩蓋龍江金
庭由先生揭愆而下然三先生意或分而三先
生之門不能盡不分其正人君子必不分即分
亦無它而中豈盡正人君子總之朝廷爵名之
途隘而天下願爵名之人多人不容于途故途
何必爭而當途之人固一途所推爲鋒而相與
拒其所爲它途者合力相拗久之同途之人不
盡得于爵名遂亦外嚮而以情告即當途極力
撐拒而勢不能以朝廷之爵名盡予所私即力

高陽集文

卷七十一

奎

能盡予而同途之人衆力又不能盡出所同願
之爵名故終入翻覆而不能久是惟秉彜傑之
槩用其一至即人有分途尚就一途而爲朝廷
分猷念合調燮使重譯向化而其所托重四向
之吏咸能如所指擇而成于讀故事草以合予
所見之門牆略得其半而其所默運懇調以
神皇帝之神化執歸道化拘從法盡什得其五
六其籌在帷幄而千萬里之外若指掌大如鮮
如播如淮徐如如宗藩凡承顧問與計算用

一人發一略問不遠宜而可必成否必敗其察
而重如調護如册立加典禮十數年不決千萬
人不移而卒定于先生之言下臣所爲仰神
皇帝謨烈高千古而輔臣之德業蓋相任也即
分途而韓范之爭何論也先生諳練典法舉邊
徼利害特吏勇怯饋運難易道里迂直靡不通
知故其言如素懸人解痼病不扼腕于共呻而
手辦禁方嘗議司農疏切直有矣處置尚疎以
故遇可言即弁言其方而言不露即上從其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奎

言若上所自出陰奉 上以道德仁義而已
不與其功 上亦心知用先生之言而以不露
成獨運之神當其時有一言而輒從者有再三
言而從有再三言不從而終從先生之入告曰
情之至迫者臣不忍不言又曰古之愛君者必
于無人之所又曰天下盡言也而未能深言予
曰所謂悲先生不爲一言者今悉其言懇且懇
洎讀守成三論殆深言乎至遣使一章因從來
憂國誠臣所未易讀其語即平交動色而況以

陳洪乘之尊若曹卽環列左右既無器忌復無
齒嫌予蓋曰此先生之膽之誠亦曰此先生之
任也嗟乎天下之政至政府而定閣臣造膝披
心而以言進又至言未必盡得卽其言得而天
下未必盡信則先生之爲閣臣苦矣予因嘆先
生後乏先生之膽識遂乏先生之任上諉之曰
虞檀下諉之曰虞侵蓋有犯漢臣之誠居位而
不知任者何不一讀先生書也季子刻先生書
明先生予得以季子意敘先生書明天下季子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以使至東語予以敘歸來兒綸遂得接季子交
戟下乃爲敘復季子

畢白陽先生督餉疏草序

古豪傑任天下其略天下于身親而其親天下
更抗爽而不端是以身入利害之中心出利害
之外故獨冒天下之大患以兼收天下之大權
蓋患發而權安非收天下之權不能已患然必
冒天下之患而權始歸故能秉權以已天下之
患乃若患方伏而君子曰患細人曰無患既以
爲無患則賂豪傑之權誰不可振起而施其權
遂以及于患先生當天下之患方急既主兵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移主餉又旋以餉兼兵凡今叛建之官盡屬倉
襄之會爲他人所不敢任而獨委其權于所敢
任之人乃先生于所任又能取他人所不敢任
之權而獨任于所當爲之身故天下幸權之歸
豪傑而授餉于兵撥起下之兵于遠徼天下更
幸豪傑之不釋于權國家東偏有紛惻然授兵
發牌一時牙蘆盆堦諸傭勇力不當前疾而還
糜于去峰歸壘之會罔不設儲待物以待須索
卽川澤訐訐和不生境一耦鱗次狎至每歲可

百創萬而峙乃芟薊歲不下五百萬先生抱祖
稷長慮方分身以四應以已天下之患況世有
瞻智英雄孤懸海嶠不翅身爲之而忍不顧念
先生方自兵略餉其貳兵間苦樂于餉既親令
復以餉兼兵則其貳餉虧贏于兵更大朝廷任
豪傑以任天下於斯爲盛因念先生金昆玉季
各標餉稜其爲政直命旁側無慙喜無慙怒故
所至俱屹然可紀其後先條奏有督餉奏議夫
任之議與議之議異議之議指發詬病不必自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辨方術抑口授方術令主者自辦而任之議如
病家屬病于國手直令枚拭斑痕其心腹腑腸
直與患者爲一而雜診下上勢必自酌自劑無
得更以病呼而反乞方于主人然而有療病之
病焉貴人好意迎之而旁手好中攪之又或所
需不必給安得不稱病先生之議皆禁方能已
病不多呼病蓋天下之病莫大于身冒患而不
得主其權權方及而旁有好事者不深于事而
直以意抑掄之剝血脈而藥者其何能奏效夫

天下不敢任而豪傑能任故稱權權非有形之
物也以豪傑所敢任合天下所不敢任而成權
故豪傑見爲冒天下之患任天下之事而細人
見爲握天下之權先主唯親于冒天下之患故
能抗爽以收天下之權而平天下之患夫言出
于平天下之患而言始大非復議者之言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六

何武裁諫草序

漢人之論諫也曰去就以之爲諫死生以之爲諫夫去就易耳一言何與紛然乃有自說必死而不死亦有自說不死而死者則死生亦易耳曷其難之存不結心于逢比而借厭厭之氣于餘志也中龍門之男子捐劍去而閉長安大索卒不得也乃庭臣不聞有顯言者故漢禍成蓋敬以下之骨肉尚難樹顏而况獨居雷霆之下不忌齒馬有敬以下所不堪者乎五月四日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空

亦疑其異人或謂不可不問以安東朝不可深問以安主上然非有招不來麾不去者借尚方劍抉纖兒逆計以開朝聽則問不問奚藉焉讀武裁疏其憂深其思苦不獨其辭直也武裁解褐輒報所不共戴直以身歸朝廷其砥天下事不翅庭屏而瞻智足以用其志故其言多剴切而盡夫盡故使天下無所容而不得不改易絃轍以聽所條次頃卽少違其禁闥之願而王上天地之心微矣武裁不難死生而難去就

可步古岳秀角主上終以法寄也小臣于主上所以待武裁仰窺主上深心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空

王鑑心都尉疏草序

嘗讀天保諸什悉臣子所以答君父忠愛無已
因念臣子與君父同休戚惟自待不薄乃能以
忠愛厚君父蓋自待不薄者視其身得與君父同
休戚則其身爲君父之身其于父之休戚得不
引爲休戚而又寧得致身與父之休戚任
纖兒撞家居而亦唯亦諾曾不一言故厚其身
者知君父不知富貴厚其君父者知忠愛不知
其身而又安知身外之富貴 祖宗朝貴戚如

高陽集文

卷之一

三

廣平富陽以功鎮北平兼府事又或歷掌兩留
都又或相次懸平羌印鎮甘肅又或歷掌兩都
督府又或參行省政應制直廬督學政蓋豪傑
輩出文武惟用諸公亦得奉君父以聲無不宜
乃其後沿惟掌宗政領侍衛將士不盡責以它
事更不盡責以言時以不任之言言不任之事
則就爲駭笑曰言者不言而不言者言嗟乎惟
言者不言卽言亦不肯盡乃不言者言耳人間
端姪尚相匡維而況列五等繫千石遑光雲且

豈其顧景金貂而曾不念少醵租稅又况佩七
葉之冠族服十年之義訓其待身不薄而安忍
視君父闕失若自爲休戚不相關也者今讀鑑
心諸疏草盡衆所不言若言不肯盡也遂盡言
之中間事繫宮幃藩邸俱天下大務其請東朝
代諸大禮雅欲重元良釋中外猜疑至從賜書
摘二十六臣之議若持方藥療宿疴而挽權任
斷更爲救時良藥迨 神皇帝怒御史遂妮妮
悉情事必懇必盡期于補彌君父闕失蓋天保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五

之什曰得爾單厚賢者厚其身以厚君父其心
類如此及起謫居適東 以廷議當治兵事高
議出固已紂羣策而雄材大略要在以九萬回
寓恢疆獨羣紛未諳典制事遂寢不行當是時
予方謬參政事頗欲佐 先帝學綱要尚猶從
都尉之言而親見 先帝憂危遂冒昧東行既
不能如韓公之有說以靖內紛而又不能寒
磨假令朝廷信賴權任相之宜則上公不祠而
公得以十萬橫行憂 哉乃知擊尺幅議整

任未盡豪傑也歷三朝恭逢千古明聖登精土
理其精核萬宇固已攬權任斷一旦推豪略竟
十萬之議公其一醇此言矣

高陽集文

卷之一

奎

侯中鵠亦詠草序

鄆人侯中子中鵠之論詩曰詩咏性情亦性情則亦可以諒故題其詩曰亦詠豈遜轍于前車抑蹇裳于獨往耳夫詠永也長也凡施于衆長謂之永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書曰歌永言聲依永讐之咏然咀而入其旨出而長故漢人號其說曰雋永蓋七情具在肺腸五聲具在舌齒情動則神流聲叶則調合然苟非其好卽宿達不解乃耦抒其情卽弄戟者不難銘刀斗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奎

歌勅勒罔不立成倉卒備極情事其至可以被管絃然則矜蟲闕鶴者何得侈扶驪于擢腎快探虎于枯髯也乃或謂倉青旣雨易總旣雷苞符無復稿而待發者獨不思河山永地日星永天兩大文章終古常新而草極爲螢木極爲芝卽枯朽之光明變乃爲永奈何拾卮觥自命古人也中鵠君獨負靈矜人駭氣貌諸所撰結敏如注射而豐不餘辭約不餘意其五六七古縱橫合度突兀驚人其近體則山泉泠泠春暘煦

煦仇似中蔚爲都雅直欲會風雅于元聲而庶
實之綺靡于鱗之高華時在舳舻而不可有此
公所爲志亦詠乎夫不窮趣有遺音不竟音有
遺味今人割剝酸醜口苦喪子揮翰乎咄嗟
而翻綴薄絲縷之奇至惟分毫殘但分毫臃則
彥伯之篠簜耳其割胸股林而德色翳乘也中
鵠君機有獨持乘無偏嗜總以抒其情所必至
而循其性所自有便讀者外咀而不覺中人雋
永哉寧復有遺味乎蓋聞濶渙間能文章有日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宅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宅

月華蟲以奉 天子齊魯于文學天性而濶濟
環鄆之左右其鄆之濶渙乎中鵠君方與其猶
伯鯨爲世顯人其抒發天心以組修于身而成
文天下此其豹窺云

家乘序

予以先少師晚子今遂得長族姓自予而上三
世予懼不願以我爲子孫自予而下三世以後
其後予又懼不願以我爲祖父也凡我子姓得
無懼乎予少讀詩至棠棣咏兄先妻子而孔
子繼之曰父母順予以爲父母念其子故兄弟
翁乃父母順然世人兄弟不和多起于私妻子
故詩人先好合妻子而後言翁兄弟予觀世人
當稍長未有妻子兄弟相得甚驩及一有妻再
高陽集文 卷之一 矣

卷之一

矣

有子遂有間言而隙且開遂不翅如路人凡我
子姓倘其念我子以體父母念其子也孝弟之
心油然而生矣先少師遵先訓以訓我兄弟唯曰
樸實清廉曰無欲害人曰精神休使盡而嘗以
無欲害人爲要嗚呼凡人清廉乃不好貨財乃
不私妻子乃和兄弟乃順父母夫無欲害人而
室家妻孥間可思也平天下大道先少師殆以
教言該之凡我子姓尚其共爲遵守無令後
祀先不以爲子孫將世世子孫以我爲祖先乎

特以此書之世系冊端告我子孫以仰紹我祖
先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李

徐太師文貞公年譜序

夫名賢之勤簡察者或歲自爲記曰不恤其躬
不措其後而乃其後人繼繼承承亦或歲紀其
先以摹平生之悲喜離合苦匡扶開濟之略其
真則操絃而志舉然而人頎然其似則盤礴而
貌阿睹一毫一髮尚足以噴開筭之涕而泣撫
研之子孫故勤先撫者不獨貌先人于狀侈之
聲詩勒之金石以紀其大又不獨倚公家之竹
帛羹鼎萬子孫勿變爲久而必合其自少而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李

而老諸爲家乘令後之賢者識漸鴻鼎雉于楮
墨之外而且得律不賢者以砥其萬于其時有
識之士亦且就其中窺時事之靜禁世路之夷
險肩荷之重輕以及鴻風魚水納牖櫻鱗之迂
合卽其斟酌元氣調劑膏澤若倉扁之起人于
殆者亦若畢致于譜夫慕其人未有不思一睹
面貌閱行履況子若孫之于親乎昔人謂一毫
一髮不似吾親卽非吾親而公持議謂見一毫
一髮似者猶吾親見也嗟乎世寧無毫髮皆似

者而况毫髮皆真若請者乎公嘗自贊其真若
曰日兢兢以簡察亦蕩蕩以忻愉夫日簡故日
愉而日簡者少馳六端于盼谷而壯試之昆吾
老息之懸車也如一日予觀公抗議于禮樂名
法而歷問楚江浙之間殆旭如其出然及還公
華近游正台席無芥于絲無豐于茹而兩朝始
終顯若畫一殆曠如其中然及功成身退徜徉
于九峰三泖而香山洛社不易其常殆闔如其
入然蓋時用晦時用明時以晦致明時以明還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晦而光翔六幕晶握寸環至其殄墨澄汨提衡
甚力蓋凜乎植黨齟法背公自營之爲臥盟也
將無日簡者真歟世或謂天祿石渠間多核然
處虛者予于公一雪此言矣夫墓日十槩不旣
其明舉行于副不旣其神公固曰氣溢難狀骨
藏易摹豈不以得神則工者乎不佞三復譜而
謂公之孫次譜者然夫曰是其中有寶符焉勿
寧舉其語若出諸袖者簡也

邢中新恩命冊詩序

蓋聞子欲承家臣懼遇主而君惠卒難偶微親
恩詎合輕酬故椿庭虛陟帖之悲護背空翻離
之咏一命不沾及釜幾行猶愧偏書乃中舍郎
君玉樹一庭早見伊蒿罷詠龍文千里誰憐駒
齒長鳴况家謝老成門無長者烟跡滿雷陳之
室燕泥空王謝之堂痛無祿長離縮足蓬蒿之
逕閱未亡不造驚心磨礪之官集于苑無集于
枯白晝聽霜梁之惟翻爲雲又翻爲雨平居者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入室之戈而陵谷何常成虧有定一旦脫囊逢
掖簪筆承明入聯供奉之班出載臺華之命五
月東宮衍慶三年西殿承恩赤文龍躍于雲津
香生帷幄紫詰鸞迴于葵宿光滿荻書報熊膽
以鳳毛襄仇機以翟服鶴蛇返千年之彩鳳笙
吹鼻壽之祥當斯際也長繩繫白日郵心詩禮
之函寸草報春暉額手栢槐之漚而况筵開尊
綠長年添金母之籌春漾流黃明月下齊眉之
案于是粉榆之雅弁仰國恩縞紵之交同忻宋

慶短咏而五音叶調長言而三管成文不佞未
得國能式瞻大雅四韻徒慙貂尾一辭更浣佛
頭敢當薇咏之前予聊拾蕪香之餘潘云爾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范夢章竅議序

予往編曹奏悉都人僉商而苦不翅逢不若于
行也或閔而議會無爲官市者卒不行則中消
爲格耳郡邑吏責百役于股實亦復有都人之
苦商而吏循藉藉河渠未已亦無有格者乎國
家念浮浪不典榦而冒法故役用鄉戶蓋亦曰
有承業知自重耳豈其榦公而剝乃私者小民
非負膽智不數見公府倉粟金穀之役卽無它
患苦不難搶地求解免而况一承遂破其業其
明知之而明予之不一議也今天下攢靡不可
爲而輒畫于議則又攢靡言病而不言禁方卽
言病又或諱其所不可言而徒令調以意卽意
調之而病良已曷若明調之明揭之無遺俞跗
而諱敗也予讀夢章議種種皆關天下大計慮
不毫悉其病而倏次爲禁方乃尤倦倦于清戶
役而悉其病所不可言無亦如昔人之議曰役
出于力役繁而力竭國依于民民救而國危
聲其有憂危之思乎寧獨爲二東也因念朝廷

立一法每以名誼屬賢良而又委曲其議以防
中智故法久而民不爲害夢章議徵輸凌雜而
曰官出羨予之易辦至其費不可明指而明編
者則不獨詳立之法而必悉處之費寧使明加
之而官受其羨至曰不累官乃不累民夢章之
議其防中智乎予妄謂一隅可辦一隅唯吏不
自予而一隅辦顧何可責中智也夢章謂費不
可明指者予不敢問其凡儻亦有指于不指而
人醒者乎夢章議皆世人所心然而口然即口
而陽與之

卷之十一

七

言之矣

長馨堂榮京錄序

劉給諫時濟家新城去予邑百里蓋古稱高陽
北新城云子故習給諫先猷不獨其爲世鳴鳳
也給諫母王孺人及笄歸贈公操作勤苦器服
靡華食指繁而兩手行汲一日提甕不歸則矧
于井矣嗟乎二色空鳩沒八光隱三龍沉何異
古厄井也寒禾不食爲我心惻而况撫遺篋于
有筇吟哺鳥于庭柯痛編篋于旣羸傷板輿于
求御給諫所爲由舞象而今一過井側頓不知

高陽集

卷之十一

七

涕淚之橫迸也夫以毋儉勤在躬孝肅在堂想
淑信睦在閭內外其砥沃逸驕坐曾不趨塵某
而茵幃有餽齒焉母何獨遵命奇薄曾不華首
而并沒或者謂天之報施少爽然萍華易頤貞
木不凋母有給諫受國明恩爲直臣母而給諫
亦且就歿所爲長馨堂誡母勤劬集一時名家
論贊以志哀思若與帝書煌煌揭日月而長
馨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也夫婦勤嫺猶臣
勤臣職人臣曳組垂魚而顧利害辨勞逸若篋

之于井其恥母富而能節儉而能勞以死孝死
勤何如而給諫更侃侃論列為世顯人當其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惟知心力為家之有而不
知有身安知富貴然則給諫尚禮行母之道也
往聞永樂君博學有高節至勞王勅賜時新
而子為飾忠白樂天批逆刺權屬居雷震之下
而左遷于新井之謫夫許母有年節子非誠白
母有子而母逸死孰與孝勤作給諫之墓而忠
直成母之大也是母是子哉海內能言之士蔚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兩肯培矣

督理事宜序

予以壬戌二月入叅鉉席兼樞務以六月開闕
以八月出督師歷乙丑夏當三年考歷季防者
七當敘及乞骸歸當奏繳例以所督理事宜入
告然是時中要方驚宋廣陽唐博陸而晉龜盤
互邊更恐諛農父靳倪圻父靳迫遽予其披胸
見款奉此冊告也將逐予者低徊未遑而身在
維要坐遺謫軟徒以噬嗑死法為天下笑故忍
而不言今天下指予為當逐然當初出闕庭固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嘗面奏以不妄費一錢不妄冒一級一階是以
初賜虬玉疏辭五口辭二 先帝面諭以長少
大釐乃不敢辭至兼綜中外有蜀黔齊魯東江
之捷槩未敘遼之修築安插屯田歲防訓練斬
獲槩未敘即敘未敢承其後寧陽之敘亦三辭
未敢承蓋當初任紛錯無亦為社稷之役曾不
計不敏之支其慙見企鶴為榮願而作盤盂
壺鑑之恩儻沾沾仰微明恩何以對天下故此
亦終不敢以駐人獨是歲曠事淹後之君子

既未悉當時中外任權上下一體孰何狀又未悉
身如寄客脫卒者塗澤于護誣其後折銳摧矜
獎楚成柄相與譏讓以佞警警以通何狀又未
悉疲腸懸性四年何地何時何事及何人然何
人不然其受虛喝不受點點何狀遂致別有得
掩勦所嘗為蟻所烏有而妄以授顧窺人幾令
天下以任為戒嘗憶壬戌春三尚書抵關門其
請款則百二萬其請築八里外重城則百萬予
因聞請罷重城省九十七萬再請款費必不可

兩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多王太傅為縮至三十餘萬蓋腐儒一出而兩
役省百六十餘萬予四年所經營製造費百三
十萬取兩役所省為有餘而予以屯田入十五
萬以採青省十八萬合鹽菜錢稅朋椿入可七
萬其四年所復地則四衛四所四十餘堡四百
三十里兵民則進人三十餘萬邊兵三萬騎兵
萬二千五百水營五車營十二前鋒營三後勁
營五弓弩火砲千五萬典舉文武官生及醫藥
賑給可三萬有奇軍實則船六百輜車千餘

車千五百馬駝牛廩六萬官民廬舍五萬
五千頃有奇甲冑器仗弓矢火藥礮石梁斧
楫合之數百餘萬當是時我之良士選卒已
錦水間山而窺我頗行退河東七百里要
以我間屠城格地且掠東江西部而終予之任
未敢過河即西舊如砥礪觸孔亦更安于塞
蓋未敢闖入蓋一時文武大吏投醪含饗進取
同心而予以進要人遂至同心輕轉而邊事不
可為嗟乎遠德去而賊鄰人民已非予方厲驚

兩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全

習美于帶城牒賊之關傷歸幹之欲竭望同心
既盡力而圖晉兩君子實夾介而輝道我方圖
滅此朝食而兩君子去矣驛笑一出共膽為屠
予既不能分風壁流調一贊兩舌子狸啗為笑
而又適枚果囚鳳之晨結露大寇遂使齊年攝
龍雷之氣合中誘為岸忽方且紫青駭于轄下
而心慘然則天下安危豈不以人哉當其推
送也米即動視鷹驍然並蕩無蓋介而予方

咫尺之義踰蹕而行期一堞塞樂浪之長淵乃
 絢綵之絡兩蠶相加而寒燠倍嘗頓成通事眾
 四歲之經營費朝廷如許金錢付所推轂而敗
 落于魚門馬窟之間向非謀臣良將自我遺之
 違何如矣嗟乎天下事任在大臣任而誤天下
 何如避而不任任而潔身無救于天下何如任
 而開濟或迂其身古大臣當中要秉權入于中
 出乎外徐以扼吭而碎奪之魄斯其力大道擇
 真如神龍矯矯可天飛亦可泥濘其割名客客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生

亦如割名駿駿無亦以既任大臣必不能避一
 切而欲避一切獨當早避不為大臣以予之焉
 徒既誤任大臣而又不忍見一時通蕩之臣令
 天子之法咫尺蹂促不行遂不勝狗馬之心既
 緣綸并收園時天下寒心果息謂且旦夕來
 故憐憐聽予任及任久而不來天下嘻嘻焉
 安不謂腐儒與有力焉而曰安用腐儒食此養
 乳者遂使予避不能蚤任不能終夫大臣而不
 能操縱要人特忤忤身名也予過矣此冊其志

錢梅谷高陽事宜冊序

世謂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乃予邑何罄如也家之藏錐曾不供輿阜而歲不三鬴則粟一鉅而泉幾伯至此戶無以奉耕耨兼以應聲之征雜出境內外遂使大猾豪奪細氓瑣尾蓋聽其自生而不可得冊中所謂察困踣之形態賊削之狀豈其食土之毛而敢顧動也獨是猥靈二三大夫得仰梅谷錢明府以畢力于邑遂從撫摩中悉利獎苦于條上之得報可不佞從邑

高陽集文

卷之一

全

宜冊

宋立家傳序

蓋重慶之變在天啓元年之九月十有七日先兄方伯公憶劬以川東道罵賊死是月公以胡守備思蓋持書來謂川兵發萬有奇行矣其未行者予日夜督發業有次第輦下諸君子知調兵耳抑知兵在萬山中調之難也中丞君難監軍道予既慷慨任之當以十月與弟爲聯床語可過家一看薦兒無何薦以八月病歿而公以次月遇害初公以班生語奏徐公不聽也卽知

高陽集文

卷之一

全

春秋房同門稿序

夫文體害于庸而好奇不害于奇也士掉鞅而
逐中原唯無奇耳奇負獨識力可全昌而或馳
偏鋒以耦世彼其氣岸之凌厲不傍門倚戶以
持一先生之言而庸者無大力遠識執異說而
不化獨奇託之而瞋天下耳鑒令天下寧庸無
奇問者知奇託亦庸也則又拾遺藩以矯劇談
而自詡先民之樂夫附豪者唾面附名者加膝
至類其傍門倚戶竊恐因人熱爲利耳故兵志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全

曰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而酌大衆之
合以妙所自出者必不拾前人之唾譬之端人
莊士特立獨行豈其乏同方而寧翹翹爲招也
以自古擔荷天下大事不屬庸屬奇將無以奇
抱獨識可破抗救歟頃申黍度于尺幅條刺其
闕出于格天下負奇者不鳩化之而且豹章之
蓋予奉功令閱尺幅則諸君子精神各以尺幅
告而中固有負奇入黍度者氣尚勃勃也然後
知功令之嚴正以成抱奇之士蓋士有通材有

僻材奇或偶以通爲僻而天下頓拾其僻以爲
通嗟乎士亦欲得博聞有道術者耳相沿而競
奇僻于聲響以爲聖賢之精神又或弁棄其聲
響之似故蘓子曰士大夫治苟且記聞之學皆
有意乎天子之爵祿嗟乎此可責庸人哉庸人
捐所漁獵則不能更置一語而奇者之才之力
獨能趨上所欲爲而逐以自遂其求故天下文
體之正必需抱奇者之獨識而幾之變爲輝也
猶下也然而在上有以成之蓋上操功名之柄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全

以陰移天下之心而握其所趨令天下低徊于
功令之嚴卽跼蹐之材不得不俛首而束于格
故曰古之聖人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
下爭爲其所求以稱其意然則由斯以談上不
握天下之趨使天下泥俗而合衆趨格而自出
天下不可爲也南宮之役予從曹真予先生談
麟經得二十三士此二十三士者識力皆有可
觀而要非託爲奇者予旣以尺幅射其生平願
諸君子無忘生平易尺幅也遂合其制義授之

題廿三士春秋制義序

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若是
易禮與春秋通也予嘗受易受禮受春秋皆嘗
操觚爲舉子業而竟不得易禮安問春秋南官
之役較易較春秋缺一人而詩禮浮于額一人
予以主者令釋戴記從曹大諫較春秋大諫以
專經得盡占所擬目而爲予批三傳細注之予
得不蒙于經旨然惴惴恐不憚于旨則時時以
所尺幅質之大諫又得不蒙于經生之尺幅乃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大諫亦復不以予不解而時出所得尺幅相商
也解闡而觀標格發篋笥還微闡中所妄付曰
某地某科某少長某壘疆乃得不大謬向非大
諫開誠發予覆予且不解于經而安問經生言
然他經生視左國爲綺爲珍而春秋家固布菽
也乍閱其語若欣然已而數幅後或棄去不復
顧固予既藉大諫于經更藉經生言盡經生巧
心而不大缺于拙目也然向所咄咄于一編者
卽今且十年而間亦有所自藉故予以不知不

敢自任而大諫卽知亦不自任故予得盡大諫
于百全大諫亦且盡予于一得因思天下事用
獨近私用衆近公付于其所短而藉于其所長
卽寡寡如予亦是集事而況真有見者然予兩
人卽各持所錄相商而實各守所額注則又予
兩人之拘拘也既而諸君子出經苑來受揀擇
予笑曰向非大諫幾不竟南官之役今何得一
一求解大諫也大諫仍以崇經精擇之得百篇
授之梓予且藉諸君子言竟予易禮之學以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八
貌于韓宣云

王進士永啓四書義序

永以丙午春識永啓于伯全邸輒欲傾衿永啓
支弱可掬而精神淵著其宿名葱蒨門車或接
轂而南金東箭坐起歎述不去口然永啓砥私
首公有高翔寥廓之志雅非賣聲兒分類陽于
半規而詡詡萬里暉也是年以易魁京兆遂出
名公之門而聲益藉藉次年春復與其里人曾
孝廉熙丙各以卷來晤而予亟歎爲雙龍無何
俱拓落歸而曾君以貧就青瑣獨永啓氣勃勃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九

不下今年春永啓拔高第矣曾君復拓落以歸
予善帳曾君之再蹶而喜永啓之得雋也昔人
教訓者曰一法不脩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者
十然十中豈永啓退而脩其法耶然吾聞永啓
先後制義則向非病而今非加法也永啓長材
廣度無所不淹故其近步可令遵常守故以合
于法而巨鱗不游汀渚微羽不棲翳營故極其
思之所入以盡其才則一不決閭闔挹如游者而
武于操縱而亂若絕澗之外不難險難危造焉

其赴節投袂應絃遺聲未常任材軼法耳語曰
一株龍芻化爲龍駒豈非其兼才而出名公之
門哉夫才之于文極其變可以伸縮變化而抒
所思于不窮迨其變之既定則如棟在屋如骨
在身而長短廣狹體不撓于所勝膚不浮于所
支乃諛諛之學向聲背實遂至綰轂其所共趨
而習非勝是日以驚于其短而及至分其力于
長夫形過鏡則照窮物勝權而衡殆調聲者寧
必登而虎發清角無亦徐引師文之叩也永啓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九

以兼才出名公之門法具而盡其才能極其思
之所入而不旁騖于世人所共趨是以成其爲
永啓夫永啓矯思以爲矢而發既中矣予且欲
寄聲曾君曰思如火用之彌明宿之彌壯永啓
明矣曾君其益壯乎壯斯明天生神物終當復
合永啓尚爲我致華陰士于曾君而拭之以毫
子雙龍之歎云

周子寅南宮會業序

余初不識子寅見子寅丙午卷絕非世俗語遂以奉誠子寅云子寅居嘗好深沉之思間咏其會業卽帙不著名字亦知爲子寅蓋子寅取境于險而風貌若不思遂以獨成其爲子寅予妄謂子寅之業沉摯雄勁若顧鷹鵠圖有豪傑之表而清絕爽秀若顧花光墨梅當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乃博大軒豁又若顧栢栢梗楠圖意欲干霄至其精深黯淡幾于無色又若顧據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空

琴圖超然得意于絲桐之外蓋世俗品文于畫輒曰似曰不似然畫家如郭昌則意在似徐熙則意在不似此兩人各以能名而或稱熙于畫遷于文甫于詩也予不知子寅意所在業成爲子寅而殆不獨得其似然則遷于文甫于詩熙于畫乎開生面者初不似再請見乃大似又曰某子形貌似某子神思性情笑語之姿真夫貌其真乃意不在似者士雉幾于真而螟祝子似卽龍門之元經不害爲僭而況以寸晷尺幅形

響于鵲落兔起之似以爲真乎鄒魯之學惡其似今人之學惡其不似字櫛句比以求合于聖人一不似曰是且生心害政而不知爲書奴殆欲相優孟耳夫形而不韻者畫韻而不形者神字櫛句比而求合于聖人者形而不韻者也噫世俗好似獨會業哉子寅神索其真而不語索其似蓋畫家稱凌跨羣雄以氣韻畫倘得褒鄂之毛骨而發其奇寧徒駭耳鑒也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空

李生清仲制義序

予竄喜六一公之解碩人也宛從碩人游澗阿而聆語言歌笑又若碩人偶忘獨樂而相與披情悱刺刺過澗阿也不獨碩人神韻可掬而詩與六一說詩之神韻并可掬蓋詞之妙也如此予友李清仲以異資承御史公家學于書無所不窺而才以運法獨有得而不輕以語人殆有六一說詩之韻焉夫士操觚而定思于兔起鶻落必有韻矣韻文之致也昔人論書曰得筆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奎

之韻韻可意爲而非意爲也韻有點有癡有癖有逸有暇有整癡如瞰滌研淮口急餉以小龍團爲生平一事點如張絹圖乎瑶林落筆顧主上抗聲曰奇癖如嗜茶不能飲猶日把玩之逸如雲氣自山中來象羣馬奔突一一入雲籠不競整如長身秀廢大耳紅頰飲過百觥正坐高拱暇如聞茶聲乎古松流水之間蓋思入而調合調合而韻出有意而成乎無意有無意而成乎有意如結胎受氣上應列宿其賢聖仙靈各

從所值故曰石出山而韻自丘整夫韻無思也而結乎思也王介甫曰思之不深取之不固不觀勇之色于怒乎血者赤脈者青骨者白唯神勇者怒而色不變夫神不變思乃固乃能獨操所自得而可以弗過可以弗告清仲公車屢上而詞愈二殆其幾焉詩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望明德如御史公而不大其後者竊意清仲值賢聖之宿肖六一之神其種種義合有意無意而神韻可掬也清仲自此遠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奎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十一終

高陽集文卷之十二

高陽

吳橋

賀文

賀總儲御史大夫藍孫公榮膺恩命序

藍藍石孫公開府恒陽者八年其以御史大夫

兼少司徒入總倉儲又四年矣主上念公

恒陽歷兩閭中外救寧勞勩懋異晉兵部尚書

總督如故贈兩世如其官遂予賚賚白

魚衣一襲蓋主上慎重名器即大臣勞動歷

十餘年而又歷試諸政謀畢于任力盡于衆然

後躋于崇廡使小大之臣咸知名器慎重即

有積勞猶若不輕予者夫予于不輕予則予始

重而朝廷重名器乃以重大臣蓋大臣立朝若

三辰五岳爲世示仰我不能爲天下重而以天

下容則我輕而何以重朝廷故朝廷不可一日

無重臣然重臣力與望集勛品重天下自不

可若魚龍趨壑而重臣始不覺爲天下藉

重臣爲天下藉亦復何損然謀竊于善意而

所趨然欲矯者天下已乘爲嚆矢而營其私故

人臣介然自好人不藉天下爲重猶易而裁

立朝以重臣而天下藉爲難公當給諫時

不難抗權遠所欲言而一旦急太君病不

不難抗棄其官及游陟亨途出秉節鉞而公

移鎮始以總儲入至其兩閭之勞又積數年而

後理夫其官之不有而立其有所藉于天下乃

其沉以鎮浮殺以抑躁靜以紓紛大以合衆

高陽集文卷之十二

羣策不必爲已登猷策不必自功其使天下

何以爲重而不得獨藉以爲私蓋其文規武略

撫我日畿東戒島夷西防索虜諸所戒勸綱

若大敵在和門而活八萬衆于左食遂以起

爲暨至踏榆遊艇潢池欲波而一屬平亂之

輒臥未兵而無養地于蛇以勸鼓儆之衆蓋

年間捐非徭罷稅省口錢諭流俗使華京不

至殘瘁而黠吐遺囑各輯子提勞其大指在

能食殘獎茂秀無使繆補異名勞美我元元

宋遠與門素兩無芥等而引後國者皆極其
下之選當是時韓武効勇于左大顯文墨才
右席即刈楚之功固宜受此茅之賞已及入
籍務兼視西臺視計部諸度支大政予得從
幕請所條上國計八疾其學大總纖綱敘有
諸僚吏無慮斤斤奉法唯謹蓋人獻其長而
得藉以爲私即衆謹沸起各私于藉以爭鳴
公方若星鳳之映埃熒其收計曹羣吏亦復
帖于所予而無譁蓋吾不爲崖其尙畔吾不
爲其何緣豈非正直忠厚自信以信天下哉
諸葛忠武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輕重故開
廣益以報魚水之懷卽懷有畢能而生平操
之交可予法而不顧頃者主上恭默一二大
臣去留不問而獨于公若二三元碩心皆倚
其重嘉勞勩寧翅魚水夫受重臣之遇必且
重臣之道竊安謂重臣之道在安善類以
延其要唯謹持其所近而無爲天下藉何者
藉而微利者藉爲即重而微名者亦藉爲

蔡京奉法而背實喜之天下矣必肅宗孟爲
已也公品望積重矣願公謹持其重終無
天下所藉以啓主上隆遇而安朝廷是忠
公所矢報也不佞竊從諸大夫後爲公頌云

賀大名司理孫廷諤以考績膺恩命序

國家以三載課吏能其有宸績上考則璽書褒寵貢及前人大名理孫公廷諤釋褐理予郡甫數月以憂去起復除大名今年夏通理兩郡之政奏績宰士得予恩命如制其屬邑令章君智甫王君涵仲以同籍之雅來徵言爲慶而各辭以請曰公開露心膽煦人于春暘而方幅其應劇若桴答九轉而靜綜恢恢似有餘地其斷務麗于事而微要手成日所平反全活甚夥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序

然不肯少飭于法之外其察吏賢不肖而嚴之如鑑衡不得以意與今賢者益奮不肖者賤而不敗尤蓋娓娓述治狀甚詳且備然微令君言予固蚤悉之以公理予郡卽不數月而其施爲大略固如令君言且憶登籍日合東省數十人集司農第辭辨達復多佻達爲詞獨公與今蒲陽君莊毅有文卽無言不曉乎而意不爲他盜心竊儀之以爲此它日社稷之役然不圖微能于理也古稱理重于守以其專刑名苟小

民元命而今所重于理更以其上竊兩臺之司

目夫刑失平必有偏怒奇憐而耳目失平特使賢者不得行其志而不肖爲則其所寄更重于所專第世所重于寄特以其上以移易臺司下以羣吏而黃綬斗食以上無不欽衣其小疵豫成其大美乃予所重于寄惟是提獎煥茂秀無使武健繆懦鼻名于良以勞弊元元故理之所專猶一人一事之平而理之所寄乃合數州邑無不平而兩臺相道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序

天子故理之寄爲重自國家以非時之役處之征窮天下則吏道襍而法繁而公方以沉毅用其精明以譴朗用其愷悌其精能入之而不怨能將之蓋合八郡文武百吏式序于鑑衡而雕眊遺囑日食賢者之利而不逢不若則又公之所以爲理重而佐兩臺以寄其耳目夫今天下三事九列無不攬縻于不可爲而獨郡邑有可爲其可爲乃更重于理然理衡止示之開上遇諸直指唯恐不得當則或以意進

不計道推行節則州邑嚴以直措而我或欲
人迎意乃二令君謂予曰公居心如水制動
山夫如山寧以意迎也如水寧以迎意也忠武
公曰寧靜致遠公之謂乎予因念文不比周不
直終可移而獻之賢者不見知而令格終可意
而行之唯明知其不肖而姑庇之姑置之匿不
以聞則其害大蓋亦不利不斷法不必不行故
明法不如察吏而勸賢者之駕不若解不肖之
組昔韓魏國鎮北門亦雅曰簡不肖以開公
而陽集文 卷之十一
爲魏國乎予又聞持衡之吏使賢者感而知奮
猶易使不肖敗而不尤爲難昔忠武公開誠布
公自謂其心如秤故李廖之徒終身放遠而懷
恩其以視公何如也公方持忠武之開布以操
魏國之衡然則予目公以社稷之役公且副予
言矣

賀王明府申之恭承綸命序

漢人曰百里非大賢之路遂若拘天下豪傑之
手而凡試百里者必其細謹曲節不必豪傑之
才而一負豪傑之才又必其廣土衆民乃不
約結其奇夫神龍之神也能小能大能九淵能
九天能一膚能萬里亦觀之射乎引弓乎百步
之外與引弓乎十武者同全力焉如手于身然
抑挫之拊摩之不引而至也身不功手手不自
功惟其手所不到而有所假以抑挫之而拊摩
之遂交相快蓋手于身一體也而所假爲用者
體未遠也一體而分小大分遠近乎向者主爵
大吏論良心予以好惡與人相近爲良心而以
莫知其鄉爲與人相近蓋知其鄉者圖與我近
與我近則與人遠記曰同弗與異弗非是謂與
知其鄉是謂與人相近蓋主爵不過陟黜予不
而總一好惡主爵之好惡在用人不在用已其
用人在用民不在用吏姑論州邑夫州邑遠近
腹異遠與近異腹與瘠異與馴異吏莫不

腹而惡邊好近而惡遠好腴而惡瘠好馴而惡
訥而是近腴腹馴之民莫不好生而惡死好逸
而惡勞好廉而惡貪好寬而惡猛而好近好腹
好腴好馴之吏又莫不好予人以勞以猛以貪
以死寃之民失其所好而上亦未得竟其所好
故上用吏之好惡安得復顧民而上用民之好
惡又安得復顧吏予邑彈丸耳不郵而衝不
而雜有斤斤閭戶而或疑其難壓至矯爲過
而肆淫凌之略稱殷賑而荒此居之乘公而
而擢渠夫
卷之七
其怨搆貲以加其尊憊而偏護南金之亡恣狂
而重加東野之御窮今年王令君來擢重輕而
酌之衡比短長而授之度以禮予衿紳以法予
豪果以制予編氓以公忠予上以宣慈惠和而
下而以清慎自予蓋疾痛疴癢而拊摩之抑攝
之不引而至故公所好惡以爲民好惡而不刻
近也夫今天下用繁而無可開之源惟力于登
通而已然不獨下有逮上亦有逮下之通里
通而祇有透課戶有通八丁有通糧而上之

積待通而不爭城郭通而不理俗化通而不
 絃歸通而不聞下之通無一時不督而上之通
 乃愈衆故民有通業官有通賦治天下亦治其
 通而已雖然天子人亦有通天之生人亦若通
 其通予邑徭賦日勤而胥蠹風敕盜煩城頽差
 繁賦重其通旣多天若借公以償所通予邑而
 公所不盤于業者亦若借予邑爲償所通予公
 家而聲實騰茂上下欣合天亦若借予邑以償
 所通予公蓋公始以予邑完豪傑之略古稱
 高陽先生
 卷之五
 近天子令近民夫與民近其好惡安得與民通
 漢人曰小民安田里而無嗟嘆與我共此者惟
 良二千石故論吏曰循曰良夫良吏者其心良
 也其心良者其好惡與人相近易曰神無方易
 無體故心惟莫知其鄉乃廓然而公公乃與公
 近私乃與人遠公乃盡私乃通天至付之而我
 曠之曰心通朝廷全付之而我曠之曰官通天
 良心去心通而已良吏去吏通而已令公責
 係之才而不鄙我百里不難以全力予之完所

通于民而督民所通乃益其公忠為天所通
有顯庸以為予邑償所通于業之未償公者償
于予邑

賀少司馬孫公藍石以御史大夫兼少司
農入總務序

國家設地卿筦邦賦仍以重臣嚴綜核轄百執
事而統數千里微獨藉心計也抑以公忠嚴覈
為彈壓耳歲戊申 天子念少司馬孫公撫康
南久晉御史大夫兼少司農入視事其于六郡
猶宇下也而六郡吏民罔然若失于是州邑吏
同辭來微言不佞謂今天下外竭而不得入
者賦也內竭而不得不出者餉也賦是竭也
民餉緩且以無兵而曹有獨急勢有偏重以故
秉鉞則虞餉竭持籌則虞兵耗司牧則虞額滿
筦賦則虞額虧微獨此也天下猶之兵民耳其
在外則待哺而上方責其通也脫巾而上方
其比也其在內則食浮而名不可問名虛而食
不可問蓋矜肘之形見勞佚之數不均國家
漕四百萬半食遊間耳夫宜索不可頓停浮
不可頓罷而惛惛與民爭贏與兵爭羨則旁
者何得不顯其刻嗟乎天下固有不易若此

而余謂公于此直易辨耳公以各給諫歷大京兆鎮撫我畿南兵則三闕民則六郡八年之間教嘆數溢公不難持公家之有予執民卽不難持公家之法予亂民蓋其宣慈惠和含飴萬姓而公忠履毅之足以戢羣衆厭衆望破數十年之積翫而行其法以故東際海北際雲罔不式序于文武百吏之約束而無有軼越夫撫民不通其賦豈其綜賦而頓妨民者余固謂公直易辦此也何者國家惠養元元惟是文武百吏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耳吏當三空之日賢者或杞額不得念民而不肖者又或藉爲墨故民日以竭賦日以通而餉日以不繼兵日以消公之撫我也旣不難簡良吏尉薦于朝而黃綬斗食以上少不若于令輕斤去卽向者以轉粟故輒不難抗章于權卽去大臣風尚百僚向之公入而視曹務矣諸曹其飭相謂曰是固彈輪卽者卽汰浮去冗尚需專責而與民爭贏與兵爭羨吾知其不忍也在昔韓魏國蒞恒陽惟曰苟有不職卽具狀迹以

聞它日統均天下亦唯曰進有能之吏退不肖之官而歸之斷然則大臣風度略同哉其于以培植萬年元脉而裨福生靈寧獨功在九青德望三輔也顯庸嘉績文學吏尚執簡俟之

賀水部使者朱熹垣入土餘政序

頃者主上式思舊學慨然交立一時并登南
北大僚以俯簡人望而更滋所望即薄海內外
其可臆測漣江朱公方以是時由水部入主銓
政蓋中外額手聖明謂寅亮分簡其輕重布之
且驚謂九重淵穆眡廷臣猶優指也其懸飭名
流豈其必恡當是時尋常職業尚維精營而況
萬林茂望承特達之遇如公其敢不勤用明德
以輔運會夫器不操不習括不當不發國家以
選曹首六官之屬時從諸曹簡第望高等加以
有氣局律度者遷自諸曹乃公以名家治諸
李制都人司劇曹若持秦鑑而握蕭管不決
畫地頓虛困地頓實即在易水通商惠民洞
頗起蓋易之政異時嘗臨以卿貳中且就猶
于司險近則中貴人倚法以削遂至勤夕郎之
記會不一衆而公獨夙夜兢兢鼠竊而抵其
卻即中貴人若耳帖于調戢而不窮逞此其
度寧問刑名金穀時地夫五雉三鈴通相類

漢書而多端間由將作而公且以分署起
將滌源疏委用虛爲鑑用實爲簞予以顯開
路光輔貞塗其在今日哉今一時雋材茂望待
命較下猶擊集于步勢不即決壘批隘以電亮
宜風而名聞勅授人自束修亦不以供謝願之
真笑然風執稍夷管簞庸難望資慶骨投狀
冠即不至獎成澆姚而承豈不乘機豈不授其
忍以重予望至上也夫至止即重予而未
嘗不一予謂重予者不可爲則胡不就其

而陽美文

卷之十三

奏

者去屬去附相與公營而以其不即予者待所
圓轉無滑其軸無滯其括以寄我仰移主上
之懇衷況主上聖明業釋一切則前薪可從
後趾可錯而公方以不屬不附入衆光耀此豈
獨統如七郡盈止兩庾惠和三輔也者夫銓政
即其重大乎品流不匿于比舍科條不芬于豐
齋簡要清通不艱于戢疆帖弱而久操之操適
于當機則良馬易道豈難按轡雖然性藏于頤
才隱于心即人鑑孤絕而內藉于才多外藉天

下之才重况特達之遇難酬雋茂之望難副公
行矣抒其才盡天下之才則時知副望衷何得
已也張觀察和節崔民部弘臺其于公舊同曹
今同地知公寃深于公之行屬不佞以辭不佞
聞清直寡欲萬物不移蓋昔人爲主爵吏願之
至上簡諸曹而得清直寡欲如公公行矣中朝
登選聞有清直不移者乎必公也乃挈其辭加
道易水上

清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七

賀刁誠如以戶部郎再視北平餉事序

予再視師渝水一時所與同心戮力則宜化陳
白岳視關嘉定孫大東泰山王利川視兵魚臺
王景虞江津刁誠如視餉罔不各具材操運驅
策力以左提右攜而誠如以韶齒茂謨深心遠
志後先餉事亦罔不一一中法當狡孽狂寇直
擬手三尺橫行遂且脫內裝結忠義豪傑
更擬用奇用寡備蓋澤深計挾跋觀望之舉
附而言與隨衆邪許城隔無寧尺組手鯨狐之
一而快吾意且猝起偶成天下事固有不可知
何爲徵債輟而甘輟下遂騰章馳奏有旨嘉其
膽略嗟乎予微得膽略若誠如誰與條次諸謀
軫而得當于四城哉宋韓稚圭以膽自負絕不
許人以膽予謂膽不略如野癡不畏豺虎而柔
搏略不膽如腐黠握筭而不能張空拳稚圭之
經西偏也一鎮天水再鎮金明迄今以其膽服
其略誠如視關餉日與對今復視永餉以待
尚猶是稚圭之膽略也予嘗謂靜躁與神縮

達與氣任選與骨任天下者神不全不以體
氣不清不以入微骨不健不以有達然全而
用之乃體清而泥用之乃入健而和用之乃
遠而不折予與誠如相習乎埤垠組練之羣
見一話一言之所起一什一伍之所接一鑑
粟之所主罔不簡飭而合律度至其豪邁雄
遂若一彭殤茂利害渾人我不嗟嗟意筌也
怛怛說鈴也安在大行不細謹近畫不博施
予且合誠如之神之氣之骨以為誠如之體

高陽集文

卷之七

略 主上憑赫號乎千里之外若弁其神與
骨合名為膽略得無薄天下之踰于所希駿
所畏而不略不膽也今天下不破拘學之論謀
不深不超泥古之格力不大不絕微取之途將
藉二議高庸人而卒出于繫所私以徇天下之
情 主上銳意治安一時超格而登太吏遂以
破拘學起精明之治令天下斤斤奉大府之憲
而無一不式于法誠如以治行高等兼之膽略
等聞其超格而再煩其兼之膽略

衡多寡酌盈虛以節縮之經為酬願乎將科
略而以其神其氣其骨奉 聖宗之法以佐夫
業也嗟乎永餉而非今日也必不以重煩
誠如即誠如必不肯重視永餉惟永餉可以再
勞誠如惟誠如可以再視永餉乃以破庸人拘
學之論而不微于超格之用是可以佐 主上
精明大業而無負膽略之明綸誠如自此遠矣

高陽集文

卷之七

賀韓淳寢以嚴績晉方伯仍鎮上谷序

上谷爲天子右肱內合二十州邑外當紫荆之重無論戎狄紛錯吾宇其中涓剝膚更險于燕狐拒馬其敢怒之民心更叵測于戎狄之在郊垌公被命來秉憲事察吏安民悉心力調宜求之政雅稱鮮于洗兩不病于凡建威銷萌緩輯我羣人罔不周至用是貂璫張而能輯萑苻聚而能散百姓帖危而能帖然臥屬城百吏兢兢奉法唯謹以至逢掖組練輒出而爲宇內弁冕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今年上績明廷 天子嘉其勞晉知山西政備

上谷兵事如故蓋環二十州邑欣欣愉借也司

空王大夫洎諸進士隸在宇下者以不佞爲問

下士宜有言不佞妄謂一邑之命係令一郡之

命係守總郡邑之命綜守令之賢不肖以合哉

于直指係方岳蓋直指權尊而歲至二千石情

親而未有專裁故不若方岳得久按之而專達

之也第轂下貴人好爲託迫託一芥而賢不肖

之途混賢託之猶脫駮之贖也不肖託之乃動

燭以薪天下卽大不肖之人未嘗不覆匿其所

短上未知而留之或憚于其偶發而暫改若明

知不肖而留之其回谿難返也遂恣于所不憚

然方岳近貴而期迫旣不難融情以結諸貴人

况乎賢而抑之涉于不祥不肖而容之近于紀

故奸恕而不敢爲不祥乃容之咎或甚于抑蓋

抑一人之不爲利也與容一人之爲害也必有

分矣由斯以談方岳之尊也權無不攝情無不

治而賢不肖去留爲宸公鎮上谷三年矣郡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賢者簡陟而尊下之雖黃綬斗食以下畢程其

材其不肖者姑試之而姑教之諄諄二親之于

子姓而竟不悛則罪之倚如山不瞬邇如隣不

比二十郡邑有賢者之利而無不肖之害蓋嘗

憶公之言曰與其非道結上官曷如道結百姓

與其援大人藏惡曷如借小民爲善故生平以

繩墨自律卽以繩墨律人雖淺薄文字間不欲

爲迎合貴人語而斷大政決大疑則公忠愷悌

若惟恐傷此無它以引禘之氣行藏帶之仁故

以不肖別而殿最立分耳今王天下賢者時腐泥
于朝下而不肖或信庶于聖書假如旦暮得公
爲持衡憂天下哉雖然宋韓魏公假便宜數年
而中外倚爲長城公之久上谷其爲魏公耶王
是走尺牘大夫曰久則大敢爲公慶大而久敢
借公以自相慶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賀觀察解嵩盤以山西右轄

予嘗負劍遊塞下從蜚狐拒馬間直走白登
從紇真青陂故道南下高視仰見我國家重
門之鑰旣宿重兵保陽而以兵使者飭易水
出塞之員官又列諸道雲宣以兵使者飭陽
佐兩鎮于制牙蓋國家以雲中爲右肩而以
荆爲腋如衣于幹然衣不備幾不勝幹矣
疆幾不勝衣矣故兩重其地嵩盤解公以
飭易水者觀察今更番方岳以飭陽者亦
中朝兩重其人以兩重其地蓋公往令雲中威
惠警乎夷裔而引弓之衆罔不嚙指項即公
者飭予郡數年矣抑且因慷慨之俗而用我如
使方幅無徊于促齷馴謹無觀于豪舉即大
增大素竟囁嚅不敢吐而境內外番夷雜處
民交匪兼以歲時之不易乃問左右帖然安堵
異時稱名號肝人于市者削滅無遺未從臆
肩旣漸被于狐山馬嶺之外其從肩臆而
不救寧潼酪以衣被乎中原是倘借旣不

再而予哺于嬰而旋奪之國家其重邊氓于畿
也州邑長吏蹉然失程而求徵言不佞因念天
下沃瘠勞逸不甚相遠也乃劇而易置唯畿氓
擾而易受唯邊氓兩者于以拱護京國捍禦朔
貉稱並重矣而拊畿氓在輕徭薄賦卹其饑疾
而約躬勑度攬轡于握拊邊氓在損煩去燒置
之飽騰而濶節疎目弄丸于掌公往視雲中不
有執不賄中璫而稅浮于東者乎一鎰不膩而
邊氓未有不念之者蓋將驕士庶之會雅意興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除而未諳班侯蕩簡之政若驚駭于繡而圖之
搏也公方破蟬簡之故譚恣惟中之秘畫以沉
雄搏大振禮堂皇而又開誠布公式序大吏于
以調和于斷起於決豁罕阻于夷昭翕絕于
顯卽局外緩頰高議于從容其于郊壘清謐衷
夏奠康寧得問焉今天下好以泰耳之枝試風
濤而又以倌人議長年之檝趨捷者不顧步懷
稱者不鳩功故任與地違而讓與任違孰與太
重其地以簡其人既以人予之而卽以地予之

夫子之地而重課其成公亦既效于易水矣又
況夫草木知名夷庭破胆杼幄籌俎勝于胸中
而輕重布之其爲社稷計寧有既焉公行矣我
畿士人且夕望高牙六纛填撫我人士以終有
此甘棠子姓抑其竟藉雲朔遂以光輔上京統
均天下其波及我人尚猶是公之餘也遂次其
語以授簡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賀王翼庭郡公權山東憲副序

今天下罷劾不可起而相與爲姑息以恣意而
跳于法蓋不獨上惡強項而下亦樂熟賴爲
與故宋人謂趨時之吏易顯而激昂者急披
剛介者果植立盡時有齟齬焉然而緩急所賴
藉亦唯是激昂剛介可以維法度而淬精神乃
其獨見獨操亦何嘗乏隆遇也王郡公翼庭守
予郡三年矣其激昂剛介動以法度自律亦動
以法度律人其遇賢者若不及而一蹶跌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者有能名未嘗不加譴訶其一時名流卒相與
砥志操以應風節蓋數年來州邑享賢者之利
而無不肖之害今且以臬齊行矣齊于天下爲
左輔以縮轂南井而都河漕之要會無歲不饑
饑無歲不賑溢縣官絀而重雲渠雨且驛驛于
間左故全齊之安危關天下而公所轄又以一
部關全齊公不嘗操刀其地乎小民之疾苦河
攻之機宜諸于所閱歷者既深而它由曹郎省
臺出者特授故蹟而經綸于吻耳乃公回策付

也而又以守來夫守南面而朝百吏猶臬也

守主師帥于民近卽里巷之器寂凌雜不得不

問而臬據守令之上主綜核于民稍遠凡守令

所便不使得執籌而受其成故曰監司譬則守

令廟乃若守與令所嘗挾而久練者合而試于

今則向所欲爲而或不得于臬與向所目擊而

不能盡行于時者乃得以綜百吏而考其成未

治民猶治河也今天下緼緼余鍾日從事于河

亦唯是利導之整齊之而一與之爭則潰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爭民衆矣上爭以牝權歲爭以水旱而不肖者

又或爭以貪殘夫上與歲吾不知何如而奈何

令所部潰吾民也此其勢不得不出于整齊夫

整齊者挈紀綱而調其法度使有司得所據而

不爭而今或習簿書筐篋爲不可負而諸所假

士綴吐亭法飭伍若激揚之大反紂于所拘而

敬于所屬曰外能難破也一振易竭也有如古

所稱三不問者嗟乎秦之有司以秦之法度昔

人猶三嘆而况 聖明乎昔韓魏國每見朝

夏一凌度壤一紀網輒咨嗟太息至于泣下其
帥恒陽唯曰苟有不識卽具狀迹以聞然則公
猶行此道也公雅意進賢而更嚴于不肖故爰
書不具餉金而額賦不具羨諸所條布上不得
意格下不得私梃其批讞牘若批經生語乃其
批經生語又若進貢牘于呼詔也嘗單騎行部
起百萬于七箸間故兵刑金穀之令下而吏
無敢文應者此其精力矯然可賈故澤在
法在必行三年來豈必槩合于不肖而必無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九

合于賢者蓋公兼博大精詳若九蓄之
所用夫以博大爲精詳亦既試之矣茲行也將
無以精詳爲博大乎若夫惡強項而任公度之
變不一整齊知公且更嚴于臬也公行矣功莫
太進賢過莫大容不肖願公持所以嚴不肖者
它日統均天下勿易也州邑長來徵言遂次其
語以授當無謂我濟水云

賀餉部郎李少渚擢少叅整饬前門序

國家定鼎燕薊則天子自爲居守故撫馭邊

圉砥前代益縝且周而薊據左輔雄要兵餉之

費倍伯它方內寧久兵偃農狎引弓牧馬相忘

函載張皇之備漸弛將吏習于成議而狡

護小民時苦時苦歲一不飭將吏則苦不獨

歲與故其地非若它遠方家砥之可不鄰于

震身砥之可不膚于剝舉事一不當尚可綴後

效縱前關蓋惴惴然朝覲晝夕開轂下且地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不得亂成勢倡不得緩計當事者相戒以謝責

于仍開隙于初故地不獨難下而更難上而治

兵使方執周索治民又執戎索治虜自非識度

疑遠烏能運帷帳之籌駕驅中之機宜令左右

畫而不窺進退控而不泛者往代吏其土若范

公遷張公堪盡以身爲地用而終能用其地史

稱遷行清句不敢犯堪賞罰信句亦不敢

狃彼且刺一郡尚饒爲之而威行殊俗豈其轄

遠藩垣而不用其地爲地川者今天下物力竭

矣桑麥不譴石梁之杼不敢奚必擾我者何
也夫何■即不可懷而奮臂敵之若清野避之
耳墨吏殘人至使富者襁褓貧者溝瘠如霆之
被罔不立折而直指之積又易贏也無論容
墨尼一廉者而姑容若即姑欲若爲索今天下
其堪實若索乎而况邊氓也故文吏墨苦氓武
吏墨苦士沐兩墨而推之赤唯是登范公之清
以清將吏重持以張公之信法有必行澤有必
究令天下食福于賢者而不逢不若邊氓尚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也憂蒞門哉雖然承抗敝之日當前之兩難
競張之與喜事同功則虞爲必先綖持之與避
事同過則虞爲綖後夫獨過不曉獨功不章然
則和其衷以調將吏將在公矣公轍金穀而能
不膩一錙士日呼庚而能使無譁此其廉信有
威亦既效矣善用其地而重左輔之雄要以爲
天子居守重不佞尚得擗管紀盛美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賀冀西渠以部郎擢守恒陽序

今天下三事九列多攢糜于不可爲而獨郡邑
守令似無一不可爲蓋意梃于密肘局格于器
忌卽慷慨以身任而三日不仰明綸有仰屋嘆
耳守令擁專城南面一方其令甲所便可力爲
之卽令甲所不便可意爲之故古人重守令于
相謂相近天子守令近民然相或不必得于天
子而守令可盡行于民則天下無一不可爲者
守令也乃守復條令材之恨寡而佐明幽于臺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司時扶其敗羣者則守之權尤重恒陽依日月
光際得大中丞鎮撫其上頗聞六郡三關諸文
武大吏無慮不震疊于夙稜而賢者旣快于相
合不肖者輒解綬去以西渠之公忠詳練近在
鈴閣下而日條良窳以仰佐其激揚勢可以盡
爲其所可爲其同曹郎又言君嘗令益都稱辦
泊又嘗佐成均之教府歷曹郎其兩筦金穀之
鑄不賦一鎰亦不與一鎰且自謂承先世餘業
不能盡效呂績以振急乏而借潤脂膏乎故所

至以清介著聲而去利若恹然局度雖夷能不
以我法繩人而含垢匿瑕不立崖岸夫君持身
廉而家復饒當無所需于恒陽以爲子孫不必
然之計則其所留于三十二州邑之命脉者當
日益厚然則烏在廉吏不可爲哉不佞方代筦
鑄君又一筦鑄之司出守劇郡故不佞徃復重
君之廉也廉之道在度支最親而行于一郡乃
更大蓋郡國元元唯是居積爲命而墨奪焚削
故田里有咨嗟歎息而俗流世敗曾不比于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篋之務蓋其害成于令而始于守之不肯爲廉
然廉于身猶小廉及屬吏益乃更大何者令恥
守以爲萬其繆懦或以意逢而武健又恣以意
効居平曾不以升斗念涸澍而歲不三鬴輒盼
公餽于鼎夫一郡之蓄自足辦一郡胡爲實私
藥結貴人而曰吾分也自振民必不可不出于
上者然則由斯以談廉吏之于元元利固不大
哉君之廉卽坦不立崖岸而墨者苦于無所中
卽厚不索瑕垢而墨者苦于無以自容墨無所

中我乃無愛憎最無所吝我乃無姑息故廢
不能明能威其效之大乃在懲墨者韓魏國
見可法壞紀輒嗟歎泣下其蒞恒陽亦唯曰
有不臧即具狀述以聞夫君既守其地而中
方且行魏國之道也君行矣功莫大進賢過
大容不肖條良窳而圖便不便以佐激揚其
絀于狗而悅于鵠也它日統均天下以爲所
爲無易此道矣

臨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賀計部郎趙光大出守尋甸序

予從太史牛馬走習已事則雅慕趙文肅公大
州之英邁豪爽諳國家大政而未竟其施頃乃
聞其孫光大郎在計部亟欲親其人以快夙慕
未遠也無何計部出守尋甸矣其同襟徵不佞
爲贈尋甸滇之益源部心丁寇之訛曰仁地八
蒙曰尋甸入段曰仁德入元始置郡國家郡仍
元名仍蒙氏蓋地頗古遠而樊棘火刺之俗比
于中原則惟我國家之威德翔洽被于遠服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甚盛乃宦學者實以遠夷之曰遠氓疾苦易
也控禦難遠也遠吏休問難達也垢瑕易匿也
夫易忍則予以其不便不恤難達則奉所甚便
不忍難達則爲善不甘易匿則恣于不善不
故遠氓無寧宇遠吏無循聲殆若主上以遠
氓苦吏又若以遠吏苦氓然志稱尋川原平衍
山頽水紫此其地豈不可以心感智求者顧夷
蠻雜居易撼以變好則人怒則戢即天子命
使不難合力以抗此卽簡節疎日以生息之

不給而豈其可以鄙夷者且 王上深居靜
攝乾運如日其砥藩垣若在堂與砥支節若在
胸腹而與于蜀矜聯樞接氣俗固有相習者光
大又以各家世學往守其地豈其鄙夷之而不
心感之文肅公不語南昌守乎曰使南昌守所
遇長官逮百姓獨皆不可以心感而智求也則
予之言失矣不然南昌難爲哉此更有當于尋
廬而有合也國家之有尋廬西平實輯寧之亦
唯是先制諸變之令而縱之以收其心親哺吻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五
之如父母近者逆酋楊唐遂及黔滇而榮璫未
撲之燭尚令不民股弁不休蓋孤山龍洞之間
瘡痍未盡休復而隱毒不足爲避車湖不足爲
清也光大以數十年蘊崇之家學體 聖天子
軫念險遠之至仁豈其以遠爲屑越而約結于
所爲者今天下三事九列每攢糜于不可爲而
獨師帥有可爲故欲小民安田里而無愁嘆
嗟惟良二子石知言哉世人徒見遠庸者之未
數數以爲 王上業已遐遺我遠耳自非薄而

曾不反念其菲薄之遭遐遺也文肅公不云乎
易絃而調聲者智之門也斷絃而理琴者勇之
決機光大行矣願智以開之勇以遂之無循于
所不爲而疑于所可爲使遠氓有寧宇卽遠吏
有循聲將 王上尚且爲遠氓有顯擢以躋遠
吏明黜哉昔人譙女而令私其素也曰防棄置
乃其家曰新婦而私其素乎棄之其女信譙者
之先幾而不知私素之譙害也今天下蓋有教
人爲私素者矣光大世學名德其謹勿聽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五

賀嗣龍周邑主雅貳雲中

清源周公嗣龍以庚戌夏來視予邑歷五稔薦
滿公車矣今年春擢貳雲中邑縉紳先生謂公
當需次蒲徵入受紀綱之任何更煩外藉而又
予之邊郡予謂此主爵善用材也天下事得言
之不若其得爲之士負材局而欲有爲于其地
必先有懇摯近人之意浸入人心而後可修
其成倘激于靈之既宿而憤于諉諂之既久一
旦煩起而驟爲之必至潰決而不可救也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七

下臺然兩臺下爲甚頃雲中先後兩臺指論
予偶舉生語似之夫天下誰能青髮垂頰
難而以蕩遠簡易爲予邊氓也蓋中察之民
束于文法而拘于所不得逞故嘗隱忍從一吏
之議而塞下之民躁而易動驚而難馴發如
茅一拔俱拔遂至芬而不可解往予在雲中親
見譟卒鼓大吏和門而聲如雷也棄成之吏不
諳朔氣每日繒絮寒如騎雅而我脆不可用也
頓欲昂首申櫟取公弛而盡張之斯既已未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七

適其機宜而姦人又從旁日害其成故事未
而亂起徒壞豪傑任事之心而相戒于不可爲
今雲中不無事矣我與寇共垣而居其卒騎不
闔敵而闔私一簡練則思變宗人精不給輟
起而又數犯法入其鄣若雄策兩鄉以外白
黃沙目而心慘蓋祿餉歲百萬行乎一國以
鮮怒而地固高寒時攻駒而搗漢室戶而武
其燕麥胡麻不足以奉耕耘近封貢未亨
代藩未序則又格外大政而守臺以下所
果其拒脫者任其難爲而姑置之則病將不可
瘳如不維不桡之舟泛泛隨波而朝廷何藉于
師師濟濟日譁不可底于交戟而靡寧無亦
察其機漸圖其成先以懇摯近人之意浸入
心而令中外曉吾不惡操切之意然後徐布
算令天下入吾略中而不自覺蓋予觀公之爲
予邑而知能治雲中也予邑彈丸而又今也
當邊城之端察日馳一視宗悍卒之間而共
予狙伏之叟然而可以予邑治者何也

才以謙以量不以逞氣力于一試公治乎邑種利罔不興蠶罔不剔細至嚴更辦輸之役無一不傾于官而曾不一及百姓然予覘其才識器量之大更不在種種行事之粗者河伯不仁邑爲浸宅衆方倉蕘于鄰而公若不意徐出金藩平爲坊若山止魚沸邪人用寧公亦絕口不言功武郡公誤有所猜而欲其必焉其猛之憤氣不可解公徐以意解之婉委若力爲之者而不露于所猜不成其所課久之郡公自而服公之能小偷入市有所攫失者方號呼頭搶地而遊獵已捕所偷布庭下而竟公之任無崔苻之警青矜或構于市則面誓之去而徐法其所構曰無令隸構吾士也士殊出不意故悼公冷峭而服其體此數者亦非有大難勝遠難致者顧非材則力不辦而傷迂匪識則見不徹而傷鈍匪量則機不沉而傷躁夫材以運之識以辨之量以勝之卽統均平章足矣難邊郡哉高文襄主款貢歲罷鋒鏑且五十年然其

過事也今邊事廢而曰款貢爲之天下必戎中可爲乎世人蟻遊千棘輿批舟而旋機肝于峻嶺注矢卽解角脫鱗超踰非次要不過快光車服馬子兒弟而言論焚馳秋毫何益于朝廷故噉噉之食不足狂也噉噉之德不足就也予嘗與所知論及公曰有遠局可任事雲中不無事矣公饒爲之故曰主爵善用材也與公共事者其以予言爲然

賀邑博周聖喈先生權守雲龍序

朝廷勤遠民特重遠吏夫遠民去天子遠而倚命于吏故遠尊而親親故待澤切而尊或傲其民然聲聞穢彰不朞月而達輦下故萬里階下也安在遠吏尊而易傲其民聖喈周先生以黔南第一人署兩邑博先後五年其在一邑與蜀人劉孝廉岱與歌雉丹白園群兒輩期一戰而竟抱黃鯨也歸來氣勃勃尚期惜一子試而主爵不能破格待豪傑之士遽擢先生爲雲龍守因念先生視學鐸且三年嘗愛徽署邑蒙蓋夢能靖之賦能遠之人飲以和不見笑與而潛焉頃篋僚友子弟青衿也是其局遠而靜氣流而清仍當以第一人冠天下乃遠以方州勞之釋俎豆于持籌去日月而行遠主爵者其不能破格待豪傑乎雖然蒼山洱水去京師萬餘里可不謂遠然古人取遠民在蕩佚在簡易夫遠供簡易者若臂鷹而時緩急焉非必剛心猛氣者下參而剛心猛氣者必不克勝事矣

其人不愧爲聖喈先生矣遠不易矣嗟以其靜靖禁以其清遠賦以其和飲人肉是僚友士司青衿夷苗也尊而能下親而能嚴民雖遠若近矣乃聖喈之聞曰官有御而是州以五井爲泥且聞土司好以貨黠人先是官此者以卻餽譟焉稱兵也嗜此不知成人清而惠爲不潔者耳夫藉資于地將爲人輕而無所藉資于地者又將輕其人爲人輕者身爲不有而輕其公者又將應以不有之心五井有類其美者宜乎爲乎焉至泥人且予聞賄賂不聞清敗其以清敗者必其好泥人以自潔抑或悻悻焉執一清爲世人不可幾及之行而警焉自遠抑或以身無藉于人而法期于盡遂以盡天下之情而以刻以褊古有清畏人知亦有清畏人不知不聞清畏人怒清畏人怒者不能清而借焉者也真能清者不見喜寧見怒而又笑其畏今天下三事而下擯廢于不能爲者皆起于畏其畏多起于爵名之念重而道誼輕夫輕道誼者爵名亦不

得獨重而廢職雖勝姑爲無屬三豎畏者之
曰吾不與若合者若將不容夫士至于爲人容
而天下事終橫廢不能爲矣南中不傳隸語乎
官不以愛不潔畏大府之憲而以卻不潔畏細
人嗟乎士貪而畏人猶有衆清也士至于清而
畏人幾無獨清吾願聖朝無以六詔爲遠無以
五井爲泥無以十二長官司爲夷誰謂萬里不
在階下乎今天下固清平而士紳官滇南者饒
清白吏聖朝能持幹局爲清也必有合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聖

選水部馮起衡以報政還朝序

國家供億非繁而獨衆中璫于士人令肘掣于
連難至使中璫至獻丞之課若夷算于昭而業
食諸供應于璫也又若狼牧羊乃士人或復因
潤于舊格而一孟之澤內漁璫外漁主斯衆不
役苦而苦役爲漁夫應聲之徵誠不能旦夕請
罷而砥節首公庶其登衮蠶浣臙浣令天下無
疽潰之而膏銷之以安于不沸之波何者璫
誠不比數于官骸而其心聰固可觸而取也若
并狙于構卽不然約口裁腹秋毫而上靡弗益
矣乃中璫之刷牙既習于不問而抗敝巧法文
姑息于見淵之察其身卒之輒曰故常而公家
之溢需反以爲廉額而賦之夫上之不可堪泉
于中壅也固也下奈何借脂膏以自潤而仍仰
濡于不漸之高源也易水于三輔爲雄要卽司
蠲之政初嘗彈壓于重臣而今且顯盡明備及
更重于初然燧商有額供國上所酌力定算寧
虞不支獨內虞危漏外虞焦沃兼以疆場之臣

嚴鎖鑰于林麓而司燿之臣不紆商而私商或
緒所禁而行火焉故交相爲瘡起衡公視燿政
三年矣亦既約身縮用以紆商而無私其斧斤
使吏民相安于顛蹙而燿政成乃其紆商亦唯
是我所以廉商者秋毫不敢不嚴而諸所以爲
商廉者秋毫不敢不扼蓋上嚴而後下寬自扼
而後人禁公惟以格幅其身乃能以幅格中
既能使身之秋毫皆在商乃能使商之秋毫皆
在上故下罷則力不紆也上刻則澤不涸也公
行矣 主上進而問輔人之瘼公且曰有疆場
之臣在獨是踣頓不獨在日畿而越然計財賦
若振矲于地而不能舉也蓋中貴人倚內供以
爲市而供者又倚中貴人爲市卽主供者亦且
內市于供而外市于中貴人夫長木之折無不
標也其寧誼督于中璫唯是上模積爲私而責
公輸吏橐橐爲常而責卒進亦嘗念進虞鉤飭
退虞錯縱者乎 主上庶共有憚志以惠我寧
人我寧人且微惠于疆場大吏以因熱于公或

謂公以名世賢豪何至瑣科于燿夫政乃無鉅
細期于便民無寧謂燿政細也跡公三年之治
其求行以嚴其制中璫以義其惠商以仁夫豪
傑當艱大以樹寧靜于國家無亦唯是廉居之
義持之仁行之耳公旣爲大于細矣異日者不
伎且從細而觀其于鴻鉅也尚其有寧靜之摹
乎觀察公誦治略亦曰猶一呖也更稱其恂栗
明國體居常公庭若水暇閱古昔討世務而于
時有簡要清通之目夫簡要清通無大乎仁義
而將之廉士通仁義而將之廉也宰天下如是
燿矣

贈侯明府高魚調繁虞丘序

古高陽隸瀛之鄭而虞丘半隸高陽卽今林樾相接其于統如仰若則兩地二天云然予邑踣難在難其所甚苦而丘邑地大途衝旁午之務幾倍予邑且雄要之會樸約與奢溢異簡訥與繁驚異其心相逐爲風而蒞土者調劑斟酌移易四嚮則丘且倍予邑百矣先是予同籍錢梅谷明府視予邑而王葱岳翟凌玄兩明府先後視虞丘錯脚之譽蔚起繼南兩邑氓庶交相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頌也居四年而梅谷調瀛之廣成則高魚明府來視予邑其敷政一如梅谷而調其所善以彌縫其所未及則予亦感高魚如梅谷其日稟稟唯冠哺于嬰是懼是賊亦復如梅谷視予邑時無何梅谷與凌玄召入爲御史而高魚乃復調虞丘蓋予邑士若庶東西遶留如遶梅谷如梅谷得留及四匝歲而高魚僅歲餘不得留蓋士若庶號泣攀卧如梅谷去予邑時更相歎惋謂予邑彈丸乃爲瀛人兩試循良乎楚材晉用太

若斯矣士若庶且礱石以固勒此心鑄不佞二三薄遊都門者相與謀祝明府以抒所未旣乃不佞妄謂予邑實彈丸何能久羈明府猶幸明府不鄙夷我人而微惠決歲以逮事我周明府當事者更若念我敝邑越在百里內尚得以其餘及我頃聞丘人士感明府業如敝邑而明府治丘人士未嘗泥舊譜一一比于敝邑蓋丘當槩望之區金穀輿馬實以心勞而世閱名碩項背相望卽人人雅自簡飭而蒞土者時有琴罷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故或力矯所畸昂而簞門圭竇遂乘以陵大人當事者習高明軋獨之說復瞻視所短長以博冷峭而狡者相冒險者相圖幾以成風蓋予邑十年餘曾一有之而旋爲當事撲滅頃者丘邑細人利中于三四官吏遂至挾大臣于朝而四出庸懇賴天子明聖下諸庵內禁而高魚朋府實躬治其誣狀法諸狡險者伏其辜于是始交相訾怨而誣者得驢然有寧字乃大家兒亦復銷更無敢輕試法夫護前者患苦里人而有

司不敢問寧獨有司耻之若細豪披猖藉官吏
破門資而上持爲風裁又寧獨鄉紳患之明府
銳意持衡不緩操于大姓而狂騁于細豪其所
持大體甚遠卽越在兩舍亦得卽安于單獨而
善于所不得騁夫世人宦學急簿書于世敗俗
流曾不念歲不三朞期可穰也邊不五兵期可
疆也獨不見臯而上無法吏見威而氓無俗如
寒之中肌且數十年不解此微識大體破拘攣
誰能方回所旣倒而斷行所智見哉故回心而
道非俗吏所能也明府意問大姓而細豪兼不
得猖跡所注措可爲古名臣矣其治狀在予邑
者且以珉勒并梅谷不朽予故不縷拾其詳而
槩叙兩邑交驩之雅以見我人得周明府繼高
魚治而復得高魚治及之我人真有二天哉頃
葱岳來謁銓雅稱高魚治狀而兩御史固心折
高魚者高魚自此遠矣

贈戎幕鄉先生子壽奏續序

予早佩安成之學至曰愛其身爲萬物主輕其
身爲萬物役未嘗不慮慮懼失所主而爲役也
安成文莊公學被天下而孫謀子翼實自相師
友予及從其孫四山先生遊而因悉其偕伯兄
聚所會靈公任道之勇更以大安成之學于天
下蓋四山之子從予遊而予又從季子繼聚所
公之子曰子壽者子壽方依衛幕而能愛其身
雖若沈酣餘而銳執繼速官謗以負其官而
遂以隕家聲以上負朝廷其言曰雖吏干完散
乎而朝廷設一官卽隸一事小臣以身受事問
事爲吾身輕其事乃輕其身輕其身是爲不自
愛莊生不云乎外其身內其祿夫外其身乃以
爲愛而內其祿乃以外身子壽以大家兄弟日
與諸材官清耗靈剔訛謚諸所奉大吏之檄而
綜核金穀布泉輕重予諸伍若清其籍無射無
員間今之甄叙諸武吏臧否輒手疏其大忠以
佐武銓之衡鏡世謂終披咭咭投之盤錯概不

西東又謂士生長而聖智爲文弱王楚析
堯言禹步而問軍旅之事又輒若取火于水
也子壽一雪此言矣子壽積歲閱所司得以
白奏上且予璽書旨命憲公階而慈庭以下
如制予次適當制愧窵寡不足慕世猷然有
帝命在寧須辭乎諸同事爲子壽慶而子壽
持何人語欲以牛馬走目之不佞恐掩其辭
乃按而更條夫之因嘆子壽之善用家學也聚
公以伉直任西曹不三歲而僉中州臬無幾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迂柄臣罷去其愛身何其重然而與人爲善之
意又若煦煦不自爲高子壽一變而群組練明
光中迢迢然若不知爲宿儒世學而樸不爲臨
不爲激若盡利其先人之硯硯而清衷亮節孤
行一意實不敢蔑一法錯一行其愛身而不爲
役也直以紹庭聞而遠仰文莊之訓又若忘其
身之爲散卑而不敢謂老章可足佐畫諾卽
書期會寧足裕也遂以微主上之寵靈以爲
兩尊人榮語云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爵無以榮吾親夫子壽之親爵祿所自有也
若明綸赫赫舉以爲榮則子壽爲之是謂內
祿是謂外其身夫外身之謂愛內祿之謂勿
夫僉憲公所不得自予而子壽乃能微主上
予之親子壽亦愉快矣乎予閱諸大吏爲贊
壽皆曰可當民社然則子壽之榮兩尊人曰未
艾也予刻日出春明坐匆旗下次其語授子
完日或聞之四山先生其以教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壽

送王鍾嵩郡公入覲序

天子重親人之任不靳疏屏所與安萬人康庶
政唯是良二千石而三輔依日光際其二千
石爲重我保陽當燕陲趙際爲三輔雄要若日
月之倚廓然其二千石爲尤重鍾嵩王郡公守
我保陽三月矣會明年當率所至州邑諸長吏
朝王月亦既綜百吏臧否于記以待上案士而
論課殿最于九陞諸長吏得修故事揖前某
言不佞夫羣吏治狀秘在府史寧字下可得
焉揚集文卷之十一
而就公三月之政以持衡羣吏當不謂地廣而
俗難逮悉也吏穰而狀難遽覈也夫守擁千里
表百城吏則君臣人則父母漢稱二千石尊重
難危乃能使下亦稱安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
心惟平往者政治于寬雅不欲奪賢令之名卽
其去唯餘被襪而健者間不無上乘其繼之輒
憤而思收所久失以自予卽丁庸之歌雅爲世
矩然寧使雖容大雅過抑于不必然之閑而必
不肯挫挂壁以畎于其所乘夫平予人以嚴嚴

有不愛而况寬之後又舉予之將賢者亦
于槩加之賤簡而有所不堪故兩施不偏
獨重不彀持也乘嚴之後而用向之寬尚猶
賜負之矣况其調剛柔化絃轡使仇無軼于
法而重無刺促于不可措則公今者三月之治
可驗已公故理劇于常常之人猶能述晨風
兩之頌以慶我不腆敝郡不比于常而地
于災人罷于賦非有二十石貧而弗家負者
不得不以博大予民且二十州邑吏歲共
巡行而黔督易動憑軾易譁日爬刷之而日
拂之勢又不得不以博大予吏蓋公蒞事來
度于身而不意行不意軼故一教不率發一
不局嘗若鑑之遇物唯所好醜蓋寬若于減不
濶漏于顯畫也嚴若于否不瑣科于銖兩也公
行矣 天子庭見而問州邑百吏狀若二千石
治保陽何如治常狀則公且各具所寬嚴以聞
又若進而問保陽急要索千百歲便計以救羣
吏之寬嚴意公且具三月來所條畫而對曰臣

計在歲則有若振我蒙袂無瘠于整無兵于
臣計在數歲則有若調我四履無沉于河無
十州無奔命于輪蹄臣計在數十年則有若
我慷慨無如推于華無如厲于侈臣計在數
白歲則有若地逼不可以數亂土瘠不可以
勢重不可以數擾無忘狙伺于番夷無狙
于屯馬無蛋據雄望于虛名而燕怡衰賜于
實福之守臣與百吏所拮据而不能不厯嘗
也 天子尚嘉是治狀褒以璽書曰 帝城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五

遠其蒙福于河潤保亦慨然顧慮念我要地曰
腹心之郡位次京師也重二千石以牧寧我
我保陽尚庇于諸長吏之蔭以戴大父而誦
天子無窮之問是公與諸長吏不補苴歲月而
為保陽計千百世也我保陽統如之願且什伯
于常嗟乎義時補苴能吏易辨也維寬嚴而
是圖宜非持重如公不能矣

送盛晉沈明府應觀內徵序

昔以令近民比于相近天子凡相所熙亮佐
子鑒精太平要以爲民國家歲擇三途茂異
以牧宰寧以州縣勞人無亦以 天子六官之
政具體州邑大吏凡州邑所司吏民風尚兵刑
錢穀無一不通于上今 皇帝以英明振唐
喜起嘗以內吏出習民事而州邑大吏推擇其
茂異徵入爲省臺及六官雄要或習之中秘
以中外通習令 天子之情下究人之瘼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凡適衡習學既已略施一隅而約結于
乃可入佐熙亮以奉 天子而布六曹之政于
天下不似向者操風雲月露之觥授之金殿兵
刑不知縱橫竊見 丘上勤心民隱特令
大吏若清要藩垣推舉二千石若州牧邑宰品
不得狗牘不得稷卨入裁正爵而科貢二途
以薦辟其惓惓近民之吏何其深切近中樞之
選仍如向令其急得百大司馬之材夫當急時
難得謀于衆益見材于諫之爲急也頃以向

贈推尋二千石若州牧邑宰轉玉明庭而治行
高第遂留以論思獻納博以大府之憲練以先
朝典章蓋陳孺子之幸有宰天下法焉予郡
一區州邑大吏仰依日月光際下其固容事
一切貴人不可問而青瑣赤眉之與何黃龍
竟之與鄭蔚爾神阜遂同丹微且家屋牙角
空舍少年控按而供睡曉之使乃若野楚
向動非夢自非豪傑之才提冰操拒鼎識夫
兩處而不病遂可不負其身以不負其志
高陽集卷之十一
吾沈明府以世學治諸施于有政蓋程全九子
一隅而就一隅以習天下予曾接明府言一隅
者皆括于度罔弗遠也言天下若合轍于室罔
弗近也予因念古大臣蓋有試一隅于天下并
損一隅試天下于一隅竟誤天下彼其僞附者
核拘逢治銳寡獨工橋度之術而謫抑亦難
取之縷而黜識不足而爵野誤神煥足誤雅也
予蓋與明府以一隅論天下矣今天下惡不
內外患憂而在農聚兵餽初希平治也

黑而不得法初諱富強而今且看富強而
得人予少間參考功謝老生也佛然笑吾而
擊于內收一區斯亦近者富強之喻矣今天下
既則不效派括既窮將先朝外四家且集統
而殫極又及山澤亦皆讀沈書乎集十萬土
食土之毛燕所為以地當朝貊也蓋明府以
下大計曾為予言之而視其自試一隅則兵
鄉也可兵鄉之餉也可餉括千而再倍之人
不餉括千之餉而再倍之人無不餉括千之
餉于竿木罷刀劍于犢牛猶汎遊常法乃若
役伊吾屬俗文會頭以柔太行之徑情沉濤
之使氣還恍慨而重犯法殆以一隅習天下
安天下于一隅乎其禮讓惻怛之行也以淺
以深以近不以遠其綜練不翅夷吾表東海其
豈第不翅武鄉治蜀蓋誠願入事機之中而
情鋒出事機之外而爽惟是如粟不入懷如
不入耗小大之比崇南金之口輕重之令慈
野之策應聲之征不稽而踐更不越其于兵

之有義用之以不擾故既無養兵之費亦無備
兵之騷使民不知有兵之名而享兵之利深矣
遠矣恐遠峭忍不行矣今天下罔不以嚴求靜
明府言不親不信不靜不嚴夫以嚴求靜先苦
苛煩以靜爲嚴已安宥密豈其附名核而逢治
銳也明府曰君臣同心中外一論先之一方徐
及四國誠利一隅以利天下之大竅乎 天子
推擇材吏入出均勞意正如斯明府行矣挾
以調一隅入而應對遂以宰天下無亦曰損
欲于身乃親滿所欲于民乃靜親斯信靜斯嚴
尚奔以告近 天子者唯靜佐 明天子爲嚴

送周嗣龍明府入覲序

予以筆札依承明不習爲吏事然東吳事幾
公矣見所便利百姓輒心儀之見所患苦百姓
輒心厭之故嘗講說便利方略卽短淺不諳世
務而稍稍習予邑蓋予邑自金穀與馬而下往
皆令公以意爲而事予以程人予以法則自
梅谷明府始計梅谷所爲百姓便利者業已什
得其六七會嗣龍周明府來復盡圖其便于全
而于舊所稱便利者亦復彌縫其闕失而覆
其所不及故邑政成而我人得相與于無事
公廉簡而靜迅敏而和力能察衆人之情而衆
欲予之衆厭驅之其賦不羨入獻不緩出惠不
法格威不慈貸意在田更不梃于薰胥卑門不
縛于右族而雅化溫溫其人不來不往鉤之其
端不見不惡按之故顯盡可行而上不卽俞公
亦若爲不必俞也者而第徐理其可行狀上未
覺羅然俞矣卽止所願盡不可行而上不卽
公亦若爲不必行也者而第徐陳其不可行

止不覺瞿然停矣蓋真誠醇粹惟以與人
之外故其于人不急合不其投而淡成不可
今天下庸爲狗鷲爲激索勝于語言而不顧其
成何如公也公嘗一日詣予若苦無事者曰
從公得一事爲之予笑曰邑卽彈丸乎烏謂無
事向曾見吏發篋隸鐫牒訟師誣衆又曾見
藉爲叱盜藉爲招徵吏藉爲奇居公權藉爲託
業又曾見胥爲號呼于既儲長爲蠹呼于既租
數于逋而挾矢逍遊徼之訶黥于脫而某備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豺狼之問蓋上喜事事煩上厭事事亦煩公于
事不來不喜于事既來不厭故我人得一日相
忘于無事夫事者豪傑藉以利人而貪殘藉以
自利也事不煩利大上之利不大下之害不深
故私營則事多公營則事寡今天下明而公營
者幾人如濟河一議其利甚大甚遠獨公若
三直指與予合豈它人皆闇不足計無亦半給
之外不以心勞而營私忌耳辛亥之役公日夜
從吏民號呼奮錘間以脫民于魚業悉予邑之

大利大害在水而薦牘既滿公車由此應滿輪
之微尚其攬柅馳清我畿甸而竟此議也卽三
輔且無事何論予邑于是二三同人爲明府勸
駕得予說進曰今天下三事以下每攢廢而
曰方今多事假令抱明府之術而厭于乃德天
下無事矣

贈梅公錢明府臺薦

凡擁專城而爲之師帥曰令令者勞民令之通
頑民令之化若時令然蓋古人臚列十二月政
生職長職收藏合而命之曰令然獨制之不相
代詳條之不相妨故令也者命有所不受地有
所不擇宵與一念晝及民矣朝晝一議夕奏
矣然天人之用唯是剛柔剛不敢用之高明者
軌而不行柔不肯用之鯁寡者亢而不入善矣
梅公錢明府之令也調停于止下鈎節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上徹民事乎奉惟謹問以非急勞民又問以
訟喜怒則執不予其監縷痺痺照映之如腰
豪黠曹吏則俛廢而噤不得調語時爲諸士
名理媿媿而私謁不聽也士亦無敢謁以私
自御淡簡不以勤民而民利利之不以佚功
循俗理錯而逆營其萌先發其枯故功名于
有化入于不知其獨制之而詳條之真若時
然以故暮年而勞者幾逸頭者幾化小民
不忍舍而上台申批法典二三直指

所注錄上之天子爲民補益令
下者業以不佞効輿誦而至中士狀其
言不佞蓋嘗觀時令于制復之會而嘆曰
其天心乎至于臨翰穆然有無窮之思焉而
之二曰也荒曰馮河又何上下剛柔相適也
映敘邑罹在水火幸微惠于上攀留我明府以
再撫四僉之外于令爲優我明府不鄙夷我
邑而聚然收策獨字下于令爲臨小民術德
而心監焉如遊觀廣遠以適于平又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夫廉治狀而甲乙之牘不虛書于令爲泰蓋天
地之心在復上下之志在泰體天之心同人
志在臨乃臨之教以無窮而保以無疆夫無
者不計旦夕無疆者不程眉睫即明府苦納
乎其得不終惠此一方民乎古者以牧稱守
字稱令牧者時其飲斂以起而適之如牛
字者體其病痾疾痛而一之如孺子然夫
如孺子者上下之志也同其志乃見天地
故曰天修今萬葉章帝修令萬姓昌

書里中曰令之詰爲善善夫明府之宰予邑
它日宰天下如是邑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贈侯晉陽明府兩臺交薦序

今天下扼腕中林輒曰上不用才而予竊曰不
不自用其才夫上用才政乃父下自用其才政
乃罔不父今以中林之彥相望于公廣則天下
誠有不用之才乃其得時而駕者不既才乎
勝于昔而民重困政嚴于昔而僞益作則
未嘗用其才也夫才若幹于支然吏之用其
爲恭批梓爲良吏更有才而公用之國恭之屬
私用之身矣之屬也矣乃比于不用故
更有才而不用更甚于上之不用其才夫
才術不自用者私用之身而不公用之國
嘗聞痛操之治其鼎乎峽衆祿而調于心鼎
者不用也則既過矣然椒桂爲馨辛也鹽醢爲
鹹雖也以不用而膏于用將薄而不適故
之味不足調也噫嘻之德不足狃也予偶讀
昌侯明府綸錄悉其世學藉藉又悉御史若御
史大夫諸部寺使者所尉薦藉藉回念大家兒
第饒爲嘖明高澗不耐親人而以文名家或後

不諳世務自昔抱豪傑之才者瑣用之略下以
悉上剽用之執古以御今故疾可爲石害可爲
愛而政乃華而不實迂而不親明府獨敦持太
篤不一一瑣科其凡而望杏瞻蒲敦詩說禮種
種周客卽荏苒之遊儼蠡蜺之巡行必躬必親
其政殆如田然載芟載柞強土而弱之無長其
第無相其土蓋明府以俊詰睿明坐該當世之
務更以世學得手今章往愆風政方俗與夫世
會澆淳人材忠佞同不條次其辨故操刃而
高陽集卷之十二
若陟顛以眇岬歷數其所覽結而一一頓生
曉彼其才誠豪傑乎要以該而能通練而不滯
惟視其地非以藉身乃視其身盡以藉地而地
始用其才夫朝廷簡才予地無亦曰賦數庸
是絲是給將上奉阜牧與馬下奉耒耜卽有
乾惟地是眈然株及之爲鋟羨橫徵之爲賦
持兩羨以懸問左而功名富貴無一不藉于地
則地乃獨劫而不以供其若分鼎實于宅而曰
椒桂不足馨辛也鹽醢不足鹹也天下事

有吏才乎予聞明府訟無羨緩稅無羨賦以
藉地曾不以地藉身故才不爲身用而爲地用
才爲地用者乃爲自用其才蓋盤地之毛盡爲
地需而我乃不負其地以不負其才故曰清直
寡欲萬物不易然則明府之自用其才用以守
乎雖然鈞撫爲聲易操也明法爲惠難孚也略
碎衷獨易任也申已投俗難諧也明府操芳烈
楚遂極國華旣雅負絕人識力而二十州邑之
易攝也調若頃荒此之爲才其以任統均微
高陽集卷之十二
棘將相說之羹梅調乎上下矣寧獨以鼎食者
肥乎後有薄文學地望曰不經世務予且藉明
府雪之明府聞而後曰上實用才予不知用吾
才而敢不愛吾鼎乃次其語以授誦清德者

贈周嗣龍明府臺寺交薦序

周之盛以宰牧羣吏而聽六計于廉至其末卽伯臣尚能舉四維以揭廉于禮義予初試中秘論四維見柳宗元駁廉節爲小節不得與禮義抗而爲維遂著論廉所以用耻而爲禮義維之維也卽其論若偏重而孤憤之思深見相肩相濟則焦詒之行成而禮義若芽因念六計所稱廉德蓋有廉所自成亦有所以成廉夫廉貌華華而不侵者故也質若峭而不同者正也高陽集文卷之十二

蓋而不軼者法也際若察而不奸者辨也此謂廉所自成然挾勝以加物則行多違故欲其善局守而鮮及則施易窮故欲其能此謂所以成廉周官聽計必先善能其防武健而不循悃悃而寡效乎予邑周明府長材廣度無所不淹而恂恂德心施于有政殆廉吏也蓋予邑敕賦不當豪一而雕昨遺燠歲不供寥翹其藉廉吏爲急明府以精心繼循政贖不給于簿權不給于供金穀不羨于額供不羨于備乃室無閒資

無留積練無錯貸氓無枉街其于廉所自成其身矣而又饒幹局雅多循政邑故不乏模儒公冰玉之中置念成虧之外故識以練解操以見事當以調解虛白直以下生川岳之靈上登星辰之象及其摘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爲華文直以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曜而酌元氣在昔先中丞以名司法徵入東臺當主上訪落之年嘉其秉誼不渝至勞之曰無負獻納追游歷節鎮遂拊西土頃者明府疏榮歲陽亦高陽集文卷之十二

曰先中丞正直是與爾獨行父之道也無亦以明府積閱一同日晴華近方天下蕩然盡撤簪棘故以先中丞之與正直是勗是勵明府旣以首節砥公舉世人所誣諉者日見之行必且舉世人所約結而不能遽遠者一一披瀝白奏尚其振先中丞之節以拊我恒陽我恒陽子姓尚食舊德于明府其遂以光輔上京統均天下則波及恒陽猶明府之餘也余拊肯生平寧無體慙于明府之兩能者遂藉其語爲序

贈運幕雙溪王君三膺臺獎序

予邑之于日畿着面黑子耳賦不滿二萬而丁
二萬有奇樂歲可奉耕耘以奉阜牧與馬歲不
易則流庸道澁相望乎間左唯是令君砥節首
公以率幕屬相與吁咷而拊摩之差可安田里
而無咨嘆然令公雅多樂只卽間苦經費之不
給而好自予或糧有羨賦鞠有羨緩小民不無
苦此兩羨第口錢輸而跳身不入官府其不困
不訟者尚得解免于箕歛林連之煩苛獨以兩

高陽集

卷之十三

羨未足供而索有事于無事則四境置邏卒以
更番于四孟其所當之境若大吏之按部人盡
屬其齒頰其常猶蠶食其屏而按保甲之錄爲
月輸其非常則陰陽令公以上下舉功而交相
藉爲蠹不獨令公與尉幕得假勃谿以恣應聲
之征而是卒之驟突叫囂遂且寄外柵于雞豚
寄外舍于丁口不腆細岷乃澹然盡入于煩苛
卽一冀自生而不可得然則由斯以談尉之佐
令公爲嘉政也其相關不翅重哉予同籍王直

高陽集

卷之十三

指襟海言尉之重也謂世之好自私而蔑公者
三事不足爲利卽一尉亦足爲害予澡髮歷幾
令公矣有令公賢而善用尉相與提身于冰玉
之中使小民食兩賢之福不然或靳其尉不得
恣亦有恣而如狎之人樊至交相爲渝而小民
卒以不逢不若蓋未有相兩籍以惠苦小民亦
示有以尉之賢上匡令公之不逮而大吏樂爲
快屬小民誦爲慈藉俾令公之所爲詣于人者
得尉以彌縫而無怙終以予觀主君之材殆
于此者乎王君敏慎有幹局其以廉知自將難
負士君子之行而聽讞謹詳不若往尉之爲慈
也間襍遊傲行四境耻振孟水卽問左右畏愛
之罔敢易近有邏卒之令得君以不竟其害故
凡不解于堂者或求解于幕卽幕爲寢晦固敢
捕所自將以形所尊而按部諸御史若御史太
夫若部臬使者罔不交相獎勸以風有位而操
之下幕也幾倍于堂予猶憶熊岳之佐冒令公
也真有兩賢之誦而能以巫山簿行今且四十

年父老尚多念之然則予邑即彈丸黑子亦何
爲來謹去思者獨寡不足奉應聲而爲廣大若
厭之耳予頃過虞丘則劉少宰稱王君佳尉屬
予爲揚于新令公也予唯唯顧予微何足重王
君然向以令公與尉之賢聞之大吏也報予以
愛鼎于令公而亟嘆予之知尉也則尉之賢上
不乏知者矣新令公之先聲倍于冒以王君之
賢得佐下風寧得無巫傳如熊報者乎遂次其
語授諸郡人之處君者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贈李恒麓後軍都督府仍視事北司
大臣暨名伐于朝而始清白于家其嗣有中府
之材無大蹉跌亦足以爲承而苟非其衰然顧
出無以曲體前人之猷念而光大其業卽其出
之蘊藉亦或撫于前而不章故中材幸父兄爲
藉藉材度高則多扼腕于席床承慶之無以自
見予鄉李少師次溪其名伐不勝書而生平承
其身如奉玉故功成身退每以出處係天下之
安危其諸子孺孺有風範而長君爲余懷其
事大金吾恒麓頃以果功晉食都督府視事如
故尋賜蟒衣金牌給繡春刀稱 天子禁近而
長君若不有也長君當駒齒鯢負龍文氣一過
藉又輒砥爲馴謹斤斤不踰尺寸日遊諸貴倨
中而耻入許史之廬升其堂擁圖書泊如也卒
遇之不知爲貴家子及當大疑大政輒不難以
身爭卽與居雷霆之下而不顧乃卒遇之又無
不駭歎爲名家子予少與長君同聲諸生間顧
予以取生與長君自非親見長君之爲人若夫

鮮能識長君故長君竟以貴家子屈于有司卽
今躋崇牒至貴倨矣日未嘗脫占畢時一談棘
園事輒奮髯欲封狼居于筆陣嘗自啗曰倘予
隱名藉之一鄉尚可踉蹌傳名第子夫貴家子
駕長簷躡高齒頰以脫占畢于擎鵠以爲快而
公獨快快于脫占畢也故一削牘一奏讞則文
彩陸離卽老宿操解不過其効諸貪殘豪暴若
借尚方之劍于微要至其寫孤孽之沉寃白忠
直之幽憤長笺大牘若提火宅而投之醜類也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七

往者淮徐之靈旣不難冒嫌忿伏其辜而南冠
而縶者又不難累疏明其無罪卽上心亦爲感
動而竟曰某所列盡釋之近者咸寧之繫百計
圖其出而緩頰及之未嘗不蹙額欲泣乃中貴
人司詞察務周內圖功而公獨平反不問也猶
憶兩壞獄垣公有疏曰臣于小人不虞死虞逃
臣于君子不虞逃虞死雖其辭以文削而復惡
好善津津筆札其義烈可勝道哉余聞少師公
中外剔歷幾五十年唯是孤立行一意若置身

名于塵外而卒全其身名以成功于天下然則
長君亦猶行少師之道也或謂長君之材可自
致青雲而反絀于其所藉乃長君且遠遼若不
勝曰予曷敢忘君父之明恩而妄自菲薄以爲
君父憂蓋十年來日望秋雲而思徜徉芝蘭玉
樹間終念君父之明恩未報而不敢遽也嗟乎
主上念老臣勞勲不恤高華以醉及子姓老臣
念主上明恩不恤其以身委朝廷而又不恤
子孫以和其身其子姓繼承聖王之恩遇
嚴君之誼不敢忘家程也其敢忘國士之報嗟
乎詔獄者之想刻關國之命脉而士大夫以厚
貝培乃以維國古人繪牆之喻寧獨一身哉少
師公厚培于身而延于世長君後以世培之李
氏之爲國計遠矣

贈武隨侯生入鄉較序

予不識侯生而識侯生之尊人長君長君以郡
諸生師家季而長君之尊人爲藩伯公寔始交
驩蓋十年間不佞兄弟于侯生交且三世矣當
藩伯父子相繼捐賓客而侯生始及于幼室無
強近門有操戈執戟孤誰爲感山陽之笛乎
卽愚惟可泣熊丸可和而撫心吊影撐拄爲難
始有從家督之議而圖貲郎者嗟乎藩伯之孫
謀非遠長君之子翼猶存况也車鳩之戲氣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侯生入鄉較序
食牛舞象之年思堪繡虎何哉弃問奇于雄而
計調戟于舒乎蓋家季原繩武之材于含飴識
昂雷之器于枕苦遂令崔駰之講不輟侯芭之
酒日載而侯生亦且痛驅眊之難釋傷拊肺之
易解于是撫研隕涕開筭椎膺三年而縹緗有
葉芹藻有歌國人額手而稱頌然曰幸哉有子
如此蓋霜髮不苦于籌燈雨覆頓消于見脫然
後知學賢聖之關道塞睥睨之資而貲郎之議
未善也嗟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擁厚貲而不馳

學遂費其子弟恬驕惰而不竟志且費其身未
不費爲子弟而學非玉笈石簪之可窮志豈慨
巾方袍之可竟故皇皇錙銖而不敢爲泥沙之
視寄于用其家也嗃嗃嚴君而不敢從婦子之
嗜嗇于用其子弟也眊眊尺寸而不敢卽淫佚
之途嗇于用其身也嗇乃不費不費乃可大乃
可久向使侯生從貲郎之議而輟學是使子弟
費其身也又使侯生幸逢掖之榮而滿志是又
使其身費爲子弟也侯生勉乎哉竟其志以成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侯生入鄉較序
其學以大乃祖父之遺尚有無窮之間

孫男之芳編次

卷之十二終



高陽文集卷之十三

高陽孫承宗雅

門人海內

門人茅元儀止生編

壽序

壽憲副惟後劉登唐

國家列日畿爲九道而止谷縣恒瀛運天室得專置一道以察文武將吏而制兵民歲庚戌南昌劉公惟後實以恒陽守來備兵事不佞走尺一稱式序勤惠而公遜于核士馬給饋餼覈實未遑也明年夏五月適公覽際之辰部大守武公先期以周令來徵酌者之辭不佞遂掇覈實之說爲公壽蓋公嚮視予壽中至謂則曰蘇公蓄材用練軍實諸畧至既畧至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及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未嘗不嘆今天下罷蒞不集于事咎在上下相蒙而應之以虛故穀不實困饑不實腹則下受之而實社士不實伍則上亦受之方今上下

兵民之衡以覈其實猶守與藩泉耳守親民

藩泉察吏察其臧否而綜名實乃在於民國家

法類十畫一吏鉤于成撫卽循名按之可以安

人而遊意于外紂之禁之遂至文不能收介持

而武不敢齡齡于刻手譬之四支自利而自擾

其寧故曰賈賈亂廬家農亂田夫去亂莫如覈

實而藩泉繇它曹或繇遠郡多至獨執其長而

外以辭承中以意格公方以守來且恒陽樞相

接也則其親民者盡用以察吏故喜不濡煦以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二

員怒不峭覈以方唯是酌邦伯之區畫以土

填撫而下課諸文武將吏以實昔漢家察其薄

疑非實者按之曰毋釋有罪爲不苛狀俗吏矯

飾曰毋以苛爲察公兩用其說以旣一實而一

時文武諸將吏無察於苛無縱于不苛遠達然

追修實政安其私民而至無呼暴伍無脫卒卽

歲不三補卒無旁郡荏符之警蓋主上授公

以二十區兵民卽授公以二十區將吏公旣合

二十區將吏以成一實則天子之命與小民

之命始合爲吾身元命而諸文武將吏始得合
四食之實以爲公壽夫天地結大生爲實萬生
結一實爲生而生者之通傳無窮也罔不孚甲
于實而結精于實予觀古豪傑用天地之元命
實其身用一身之元命實天地其機智化于滄
寧法術渾于德識而課功不嫌比竿擗伏不嫌
次骨其以全力用之一區務使恩不下假法不
上因天下于時懽欣鼓舞長頤戴以爲親而神
王氣順乃可以結大年何者豪傑負大任必負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益壽公服實倘亦覈其倖於食實者易不言實
予鼎之實蓋帝願之實遠及民公且憐問維願
龜以達上下其終填撫我人而輔金鉉光耽逐
無亦受報於實也善乎長梧封人之比政於禾
曰其實隨予芸而報予夫去害民乃去害生予
固得以實爲公壽

壽封君田太翁序

世稱燕趙多慷慨夫慷慨寧獨燕趙而多用慷慨則燕趙獨耳然燕趙寧必盡用其用之或多燕趙間賢者耳姑無遠引如我郡傅少保又蔡楊太嘗忠愍躬之不恤皇恤其它則二公固燕趙間所稱用慷慨者當是時二公之親而在不知視二公爲何如子要之二公不忝其親則二公之親未有不快于二公者濡居燕陲趙際而田氏有諸齊之風故父子兄弟負慷慨之氣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五

多太翁行年八十餘矣其健于行我如壯少而伯子自爲諸生至成進士無不以忠孝大義趨督之也故伯子行多慷慨伯子每以歸養太母不得請爲憾又念太翁春秋高絕意仕進太翁顧促之躬爲駕曰子所拮据若者欲親見若鼎鑪若若爲國計耳古不云乎詹在京師雖有離愛樂也詹在側雖無離愛不樂也若不時時知而遠遯三家丘耶伯子強起授主計曹政太翁又勉之曰勉矣勿以我老耄而遂逐行綴聞

爲容也予業之若委之 主上矣一日伯子念

計曹之政不釋于衷上封事衆或以遺太翁憂爲解翁顧寓書伯子曰何哉子所促若咄咄者寧是糜好爵而恢然虛處也無亦堅尺寸乎

主上不愠明恩賁及我父子毋妻而臣子曾不能尺寸之堅而愠一語其若朝廷何既衆有伯子且謫河東衆或以爲是且憂太翁太翁又寓書曰士所榮然而不嘆者志耳志不抒即在朝廷不若河東也志旣抒即在河東不減朝廷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六

也勉矣孺子仕路寧百年之步哉伯子奉而南嚮額手曰井不肖重遺大人憂大人不督嚴之而色喜惟大人加餐飯無憂井井敢以大人之身行殆蓋先是太翁以覃恩承勅命矣而季夏爲弧辰於是伯子持鶯服銀束帶馳上太翁而同郡遊伯子者爲太翁慶太史氏聞而忻然曰晉祿名譽聞人耳寧以人閱而驚之谿谷戀之泥池身不獲而冀登塲於子乃太翁何硯硯雅誠也里居而喜其出爲榮爾宦居而喜其言爲

名聞謫居而喜猶之乎出與言也寧復貌榮名乎慷慨者幾於道也不以喜怒佐得失不以元氣佐喜怒矣殆壽徵乎語曰天壽風地壽火人壽子勉矣伯子養其身以大慷慨之用則太翁之喜當益大夫楊之翁聞名臣之厲而喜也況見爲名臣乎故眾以爲遺太翁憂者不識奉太翁樂也不佞不難伯子而難太翁特綴其語爲壽

壽少宰復齋劉先生以八袞奉母夫人百歲序

虞丘劉少宰復齋先生以明年九月七十有其太夫人章太君以明年三月九十有六禮九十稱耄而太君喻六矣疆健明聰先生方以八袞侍几杖不稱老晨日朝牀下拜而拊寢楊問喧寒遂侍食幾命退乃退日中若夕亦如之太君時問織綜兩家政先生亦時稱說吉祥善事承太君歡歲時帥諸子姓稱觴上百千壽凡我

媼懿慶先生更從先生慶太夫人曰願太夫人百千壽以拊少宰諸子姓願少宰百千壽率諸子姓以上奉太夫人因念先生爲太夫人乞身歸且十五年矣朝廷方擬先生平章天下先生若不聞有以謝傳擬先生者先生笑而不答嘗作三老歌以見志三老者商老彭周老聃楚老萊也先生謝商周二老而託于萊無亦老而娛親有嬰兒之色於先生差近之乎跡其比爵祿于斧鉞殆隱君子也先生抱平章太畧詎忍一

日忘朝廷然依依南陔必不肯萬繁易之故雖
惺羨鼎以調栢栢郎太夫人亦且安先生之養
曾不強起從世芬常次君在亦嘗分命爲忠至
先生猶侍含飴則絕口不言出太夫人真以先
生不出爲當必不移依戀于門間昔王黃巖以
郎署羈京華其祖寄聲曰眠百歲祖不妨遲十
年官夫重帟百歲待招而歸何如辭三公之貴
于矍鑠卽其祖當寄聲之先繫念數千里外匪
伊朝夕矣又何如太夫人日煦煦安晨夕之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九

蓋先生孺慕真摯旣以維持世綱乃太夫人慧
識遠志寧復世媼割繞膝歡博祿爵者或曰彭
恬靜謝不與政朏隱柱下萊喻齒舌猶朏焉抑
其言曰清剛而傲不肯不可以事君少宰剛而
無傲正恐函谷之氣徹霄不得安恬于王聞且
今天下需正人如屋需棟太夫人世受國恩一
日命先生出而事吾君以十章天下先生寧得
應戀舍飴者然予聞世人重爵祿一日去其身
至婦人女子亦惟恐爵祿一日不至其子姓

或或安煩戀劇以分芳藉華而親更以廣遺爲
樂其子姓遂至急于所可補緩于所不逮乃其
寔曾不足事吾親安問天下然則唯不以爵祿
八乃可重爵祿也先生中朝舊德寧減彭朏而
出處在握則猶龍之太乃寧遜彭朏而慕萊也
蓋予嘗聞宋任元愛事母未嘗離母側至洞見
母肺腑其辭辟之言曰神可長年必母遺不
公遺假令丘壑雙龍釋南陔坐政事堂食箸下
萬錢以憂勞天下先生不願也太夫人不爲願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十

也先生能養太夫人能安其養先生所爲得託
于萊乎抑聞彭八百朏歷三代而美烏真念竟
可與天壤爲無窮乃先生曰彭高朏奇獨于萊
曰平予觀古人平天下唯是老老親親至周大
臣相祝頌亦唯曰天壽平格夫唯平乃格唯格
乃壽拜石得格小夫猶然而况篤摯大臣乎其
自壽以壽太夫人有以也於是爛盤合辭而進
曰國家以燕陲趙際爲首善瀛近在五百里漸
涵聖化且三百年矣太和臨睽宜有至人以結

大年先生負膏雨之仰其以彭聃之歲僊舞班
衣奉婉姁嫺官乎出而膏之其天下仁壽當不
問元受神丹矣

壽郭封公而峰先生序

兩峰郭先生爲少司馬青螺太翁嘗司馬理建
寧則潮人鄭君判郡事于時鄭氏子眠太翁若
王父既司馬繇郡署守潮則潮人又若王父太
翁今年秋太翁壽八十有六司馬以畫錦待揚
節而鄭氏子從司馬壽太翁萬里微言不佞不
佞謂潮人誼厚而司馬德及于潮誠深不然豈
其歷年三十而猶若不忘太翁而以微言萬里
者不佞蚤歲佩司馬文章而束髮登朝又輒誥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主
其西南大業且以悉太翁之庭學當司馬初入
黜也太翁唯曰無二心亦唯曰勝爲功不勝爲
患無我念斯其山谷臣而念在朝廷豈惟不有
子弁不有身追司馬慷慨入黔泣劍嘗膽馳牟
腸虎口間而刈夷定難自謂八年無一善飯豈
惟不有身更若不有家然乞養之疏日聞闕下
而其語寔篤繫者曰呼子之聲萬里若聞思親
之腸九轉不休當是時太翁方以八十壽膺五
封司馬方奉綸誥合文武將吏之祝言上曼壽

而愀然徼外無能觴膝下也則太翁必且舉觴南望不憚于衷然而相屬唯曰以愛親之心愛民卽司馬亦且忍念竟其心以成厥功而後乞身歸然則衆人不有身以行私而太翁若司馬不有身以任天下也今天下罷廢不集于事咎在臣下先家于國以徼利而脫禍於衆如一人之身肝膽相櫻手目不相衛蓋口不爲心譚鼻不爲心嗅而人營私耳夫營私之心不翅二當其身有所便至不念君父及其物有所逐遂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古

念其身夫身不遑恤而與共天下也故惟無二心乃無利害亦唯無利害乃可以天下託而爲大臣昔太翁以家用之趨急難于鵠原活餓人于蒙袂至司馬乃以天下用之則忠言嘉謀在朝廷而功成牂牁叩轅之間蓋太翁不私其子以成其身司馬不私其身以成其親耳而世獨以司馬壽太翁不佞謂太翁之文章德業在司馬而不自爲用象龍之潛太翁得司馬其文章德業在天下而無一不爲太翁用象鴻之羽夫

乾之潛勿用而漸漸之羽可用蓋其中確不可拔若不可亂者乾乾在後勗實基之衍衍在前上質乘之彼身不用而道爲可用耳夫勿用者神全可用者道廣是寧論福壽而况備福也司馬且統均四海矣太翁壽日益封日蕃意其誥誠當唯曰不二夫不二以立命也其以是爲大機應環中落落豎埃綽綽纓弁祉不盡禔厥躬道乃克昌昆嗣若予友王季重尊人東海太翁者少據越紐長薄葵函嘗負笈而握青瑣竟提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古

翁壽

賀王岡卿年伯七十壽序

歲乙亥春正月岡卿念翁王先生年伯壽七
其嗣君司馬兩鶴方孟方政假使命便道歸里爲
先生壽于是同籍官都下者從浦鶴以壽先生
不佞其職在修辭且浦鶴同師門也次當掇管
因念先生立朝大節備在中外而康祺多福又
念先生之身幾無可執爲先生頌者獨念天生
豪傑其進官退家動關天下世徒見安頌繼劇
爲世顯人之華而不知巖居川觀抱幽貞之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五

大故惟天能用天下之豪傑或就所公予以爲
濟或就所私拂以爲維亦惟天下之豪傑能用
其天或就所顯予涉于朝或就所默注責于野
益世人急于身以外之爵富遂忘其身及內顧
其身而又遂其身以後之子翼孫謀以聞于第
雲之遠乃天之若予若奪若予以爲奪若奪以
爲予其挹注于彼茲裒益于多寡實酌焉而不
可假而天下之小人意所欲百計索之意所忌
百計傾之當其旣索旣傾自快其得志于天而

不知天實爲豪傑留未盡之康祺多福以近及
林泉遠及子姓而按豪傑之所遭卽無小人亦
必有然者而小人所矜詡造化固揶揄之矣然
則天下之君子若以其道德仁義不便小人之
貴富而天下之小人反以其權力機術助成君
子之福澤乃知天生君子以攝小人而世有小
人亦以成君子也當癸甲之際要人之雄抗公
議以薰燎世俗而天下旣藉以邀潤屋之微澤
時亦有張聖賢之籍者以慈菴聲名奔走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六

而身私託公行污寄治天下紛興其衣飾以分
宵燭之末光蓋一時就以爲利抗以爲名譴然
如啜熱羹而不知置也譬之宅庸神于倖幹而
筋骨挺解四支委隨無待顛胸而知其病者先
生于時懷文抱質恬淡寡與卽避權遠賦而未
嘗流人以自潔未嘗列人以自全乃茂勢而爲
勢所扼矣茂名而爲名所指矣故其身終不得
安朝廷之上然而後賢相繼登朝旣以補其未
終而十餘年來身益強健道益尊崇一時遊名

勢之場者八而服其大譬之登高眺遠務極
 搜而力罷氣素亦復羨臥遊之爲安然則合先
 生所進而謬謬用于齊楚之實退而冥冥用于
 林泉之大殆天所以壽先生而先生所自爲壽
 也蓋豪傑用天而爲天用也唯此身不可磨之
 氣先生冷峭妙附疑于孤高然而昭融宜朗其
 氣之精萃直與恒汾俱遠至其貞不絕俗行不
 近名則淳龐渾厚又以還天地之元樸而維近
 世慘礪澆薄之行且九陔八埏合爲一局而朝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十七
 廷非豪傑寧久草澤非豪傑寧光故要人能錐
 忠直之彩不义朝廷而必不能奪幽人之貞不
 光草澤是豪傑之材人忌其成而天實留遺老
 以磨世之頌名使其康祺多福以永錫難老者
 鼓動一世之人心念天下知身佚而及其後遇
 繼而永其身夫身與世幾多遇與年孰永然則
 謝不待年官不滿德殆天所以壽先生而先生
 所自爲壽也予不佞幾無以頌先生矣雖然先
 生旣以豪傑之材用天自完而其嗣君浦錄

以逸羣絕倫之豪傑蔭藉高華以優錯名世二
 三兄弟竊願用先生之孤峭束修至行用先生
 之樸忠剴拔世局蓋惟以紹行庭聞爲世而不
 以傳襲青紫爲遠則先生之精神命脉得後人
 而益光乃不佞輩所爲壽先生也于是次其辭
 從浦鶴爲先生壽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六

壽述庵楊太翁七十序

蓋聞家之親三士之行百而九族繫在同祿一
至輒稱小雅故大人修平章于地屋匹士職玄
淡于篇行而情緣害甘疎分間親述至豆味同
根底謹抱蔓綽綽不賦洩洩希聲而况風撼鶴
梭波索雁影言非味尚可食也盟非衣尚可寒
也其有遠聯鼻耳之懿親近篤玉金之友愛氣
既敦于連氣生不愧于復生而鞠兄子于莖孤
比仲叔于嚴父則亢小迷計久長發念已曠仁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五

焉豈非德擅獨行之堯舜業微一室之唐虞哉
文寧待採龍珠于一圓而銅芝于三秀而脯璧
黃麟蜚乘赤鯉乃翩翩乎仙也予友楊任南仲
父述庵太翁少從兄比長避齋東良俠和以龍
謙心勇合于布諸謝同居之雅姜幃其被之
仁風雨已驚心于歲月水雷尚疑夢于雲天而
歌捷方標杞梓撫撫輒感八琴于時任南君從
曉頭玉嶽嶽情峰名義先開蠟風清操環發家
麟而循陔徒勤趨庭何學翁于時感雙璧之

剖撫我明珠念我之中折視爾佳器爾其調駒
于龍文助長風于萬里飭敦厚於刻鵠防佻薄
于焚蕤春媚野渡憐小阮以儋門宋豔班香祝
阿宜于舊第惹芝蘭玉樹願長庭背竹室銅盤
獨隆周慎而一枝攬秀于桂林則三荆之欣聚
也九苞刷羽于鸞鳳則四鳥之悲鳴也蓋恩流
德秀之童逸警淳子之捶真冀以光我素業
彼先設營門戶之寄于環圖將相之寄于倍寧
獨希我私于烏衣衡不凝于回策哉而任南君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五

方且撫研泣心提觚嘗膽防閑過于伏波絕管
私于文正率仲容之賢邁跡諸逸佩幾卿之訓
自致青雲迨夫玉筍蜚香花封騰茂一脂驚羽
遂重蒲輪爾其懷三釜于匪義而速諸父以樂
之傷累袖于不逮而藉猶子以尊之然後知八
分亦足以張吾十起不減于過久而弟不忘兄
其敢忘兄之子遺子不忘父其敢忘父之介弟
既屬廢于膏澤龜鼎更光融以令名工善於休
哉玄微妙析于牀頭湛所以服濟也才略展錯

于渺上女所以副安也五禮借封于兄子微所
以撫慈也樂安分爵于從兄基所以報壽也孰
與三珠不萎于榛梗四壁自絕于雀鼠廬室獨
承于荒墳旁裝克紹于薄遊而吹簫和塤不問
于隔優體劣虎乃底于成昔人不云乎兄子已
子不以已身為親疎各子各妻終繇篤厚為悖
慢蓋人身之壽命如人代之網維朝不欲有全
軀保妻子之臣家寧宜有偏愛私貨財之督而
翁能戒尺斗之不容痛花萼之既錯永矢紫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之威堅持黃葉之箴則願氣不隙于妻孥和衷
獨葆于肺腑又況乎脫食安步不歸世餌琢玉
追金蔚為國章神定家嗜愛廣成人而氣順
者內息不干衷和者外履不沴神完者集百順
以承眾福愛廣者合眾體而延大年其視情塗
軫于紫風氣岸頽于沉念寧超起冷霞之孤標
以免蓬螺鍊及景之精氣而嚇鼠腐哉我門紫
山之液煉則飛仙累山之芝服則五百而翁以
和順徵為服食德愛疑為丹液即兄子榮名

足以加一匕而陳人俚語寧堪祝曼齡乎無亦
覘九族于三親窺一至于百行標維穆之清衷
為門閭之赤志云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善劉伯母章淑人九哀序

虞丘于高陽樾相接也故兩地多姻婭兄弟之
好卽內德或以相聞往予在諸生輒聞劉氏有
佛子之目蓋是時太翁以臬食里居而兩侍郎
公方以名德官禁近太夫人時佩儉勤佐太翁
綜家揀而督兩公于醇和諸所振務庇人避津
讓路曾不見紫輦于里名競于朝而所隸駟于
櫟願卽族子無敢復豪于里故摶內外雖離如
也肅肅如也斯何假尋歡喜之園對醞醢之沼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乃稱三慧哉洎予解褐登朝則長公旣以不合
執政輟講還里而次公無幾亦以太翁罷鎮歸
予問讀長公五情三樂諸疏什抑何宛委篤摯
至稱石門孝友萊舍珣爛遂不知天壤間更有
累累若若懷黃橫玉之輩唯是日與次公侍太
夫人匕箸爲娛樂歲時誕日更迭稱觴上曼壽
嘏或奉板輿周覽如原營是時兩公德善勛勞
中外共推而長公以太夫人命次公出効干
國乃獨以養身依廷帶一葢長公陳情固曰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人始以一身收忠孝之實于兩公又聞大夫人
佐太翁教兩公也其操直如程夫人于二蘇其
學道如侯夫人于二程其勅從正人不諧不詭
如朱夫人于二張以故兩公以直亮公忠仰承
聖天子寵沃而抗權遠戚各以其身繫天下之
重則太夫人于兩公不獨屬廢于膏肓鄉澤而
實光融以上善令名且長公身依太夫人而天
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不出次公心依太夫人
日夜乞歸而天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或去故

天下望兩公重則願太夫人深而一時能言之
士既頌德于慈謨且祝福于遐算乃知太夫人
以閨閣之身繫天下安危自合天下之祝頌禱
頌以爲壽又寧獨鶴髮皤齒絳色麗眉之爲稱
也宋張平章母八十餘至勤人主嘉歎福壽賜
手詔存問乃賈叅知母遂蒙召見賜坐賦詩比
教子于殯母今 主上孝事慈官方且召長公
于田間與次公共秉國成一旦詢問大臣母夫
人如先朝故事宗不斐尚得從吏局贊一辭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春三月之九日爲太夫人九十悅晨長公帥諸
子姓朝南咳次公亦以其嗣君從夫人相次舞
階下知太夫人喜爲加一七也不肖兄弟辱在
嫺屬敬修酌辭從次公以達長公而進太夫人用
佐風笙之祝長公幸領而旅進之曰可

壽李太君某太夫人九袞序

蓋天地冲和淑嘉之氣散爲吉祥善事結爲太
年若聽天下恣取而不爲禁然符乘錄應默有
綜核其抱直而往如質當之家必有一物爲質
然後隨所意欲恣予之而不悞故膏梁純綺或
凋耗不能留而孤鈎寡弭至戢穀多益永錫難
老蓋六一公曰有力而不好好而無力雖近且
多有不能致予誦其言爲近之予同年李以仁
給諫王母某太君當其相南里公郎民部則中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翰公洎陳孺人實奉板輿太君于是時撫佳兒
佳婦含飴爲樂矣旣融融化爲呱呱而乳婆藐
孤操作佐讀其茶寧堪茹焉無何以仁成進士
爲 天子耳目之臣稱名給諫于天下其奉太
君不獨以蠶醴香澤而直以上善令名當是時
李氏之天始定乃予謂天道如家然家之儲衆
用之易盡卽一用之而衆亦易盡惟南里公父
子用德饒用世寡天若厚負其質而太君以孫
謨爲子翼以栢椿比于須臾丈夫其用天益寡

所以一身承所久負而天之位價之必大而其
久蓋南里公不以于若婦遺太君而遺之孫子
若婦不身事太君而以其子若婦代所事故指
稱十兩從之既失倍昔也雖容于一經之既成
倍樂也然則太君之壽天藉以成給諫亦藉以
償太君而給諫之用連則天之償之未艾蓋天
生英賢以砥世波必先留聖善以撐拄家乘而
太君以中國之身萃天地之冲和更留其餘生
成名譽以補淑嘉于大造而佐朝廷耳目慶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之用則太君不獨用天寡而且厚予其值于天
給諫以少年媿媿談天下大政若傾所素注而
不愧不激蓋有遠局焉則天又若重負于嚮而
且厚取于今我且得徐計其質以索索于天寡
斯以譚天之償太君果未艾而太君所自為壽
也卽摘寶文之初蓋拾穆陀之末葉寧足為壽
太君者然予往聞龍山晉澤間有鐵鏡焉其背
之詞曰金水精日月光鍊大陰獻尚方風雨開
離未歲軫百種壽且康此其詞倘可舉為太君

壽乎抑以鑑隨遊為應具有天道其大善多福
天鑑實式臨之乃太君謂未亡人久不窺于結
鏡尚以授孫子其辨忠邪分白黑也如鑑太史
氏聞而頌曰予方以天鑑屬太君太君且以人
鑑屬給諫夫微天以人給諫之用鑑遠則太君
之德益大則久敢以為太君壽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壽李年伯母張太恭人七哀序

予友李季重鬻岳一官而斬新特立生平耻市
盈于修橐而戒盱衡于噉名曰先大夫之訓也
母夫人之所安也今年冬十月之某日爲太夫
人悅辰一時同籍官都下者修酌爲太夫人壽
而屬辭不佞因憶季重述家猷嘗語不佞曰母
恭人性正而靜歸我先大夫遂佐先大夫壽
之若以仰承我王母卮匱歡當先大夫車事之
隴西家無介備而代條董莖至拮据于大效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先大夫三千里歸無纖慙也家政肅肅嚴如朝
宇訓藐諸孤爲節介諸冢介及臧獲慄不寒一
武蓋先大夫貴而能貧恭人怡然安之卽不肯
亦得効先大夫之貧于貴以安吾恭人不佞聞
而忻然曰安賤之貧易安貴之貧難太夫人之
安之也太夫人爲壽矣昔謝太傅居東而內諷
以家聞之富不安其富也陶大夫務大而內諷
以令尹之貧不安其富也然謝婦不安貧而謝
耳小草于後陶婦不安富也而陶已大競于先

其執與太夫人貴而安貧之怡然于前後也
人當負戴黽勉儼然猶臨雖然未得之虞人之先
之既得之虞人之奪之希于不可知之境圖貽
于所不可知之人然石生璞而剝水生蟲而食
天下貴富之物誰非銷我氣神者故捐一切而
聚貨貨聚矣捐一切而聚神神聚矣君平不云
乎益我貨者損我神奈何以神易居奇也漢水
尉憂以四知自將以清白遺後無論後人世其
素風而凜然于天地人我其人至今有生氣寧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至如曹參李志奄奄人世且意其家婦子蕭蕭
相與安于清白而無交謫遂以共結無窮之林
問于百年萬億而不朽然則清白之遺遠而奚
問鮑鮑鮑背爲壽也夫人遺以危我遺以安昔
人言之太夫人以身所以安者貽季重而季重
宦轍所至無不拾清白爲橐是太夫人以安遺
後人而後人安太夫人所安以相衍于無窮太
夫人所自爲壽也又何能以燕喜多祉爲太夫
人壽雖然冥間之祿地九世而不收其所耶謹

也天子人時有河雍之實而人或不詳沙石也
再世而臨矣願季重砥清白之遺比于漢間是
天下所不爭而世世食太夫人之遺以安太夫
人于安也故以是上太夫人百千壽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壽吳年伯母史太孺人六十序

今上辛亥之明年歲正月吳上于翰編母夫人
壽六十今年夏四月上于圖歸上曼壽適當事
不得請乃具疏控陳至于主上亦若監其繼
表者特予歸不佞猶憶上于登第後不數月輒
歸歸輒戀戀以身依太孺人膝下每從郵筒談
芝蘭玉樹相次朝南陔而含貽舞彩致足樂也
數年而北則又戀戀以心依膝下而車方駐再
疏歸矣即今讀其倚門伏枕之辭抑何宛委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三
擊至曰爵祿亦人情所愛而較性命則輕母子
本天性之親而當疾病尤甚遂不知天壤間有
繫累若若懷黃握玉之華吾儕欲從上于祝萬
筭壽願安所從置一辭者念上于以上第為
天子侍從間者奉制詞命服以進而珠璣霞綺
在側璫玦琬琰在俎計太孺人撫而喜曰此未
匹人脫珥之遺也加一七又念上于以直亮博
碩仰承聖沃而束躬潔已砥節首公以身繫天
下之重則太孺人于上于不獨屬饗於膏粱

澤而實光融以上善令名計太孺人撫而喜曰
此未亡人和膽之遺也加一七既又念驟貴而
喜者必其嘗驟貧而悲彼其賤貧若不可一朝
居而立就通顯之爲快太孺人當結福時輒歷
富貴之會卽母家數十萬之資散落何人相賒
爲空花幻泡曾不一意蒂于中今上于令德榮
名豈不堪榮願獨竊計太孺人必且旣榮而醉
曰先君子以藐諸孤遺未亡人一旦微主上
寵靈亦唯是遺舊登獲于孺子敬姜不云乎嘉
則勞勞則思沃則逸逸則忘未亡人去沃卽瘖
得勞于善以無隕先君子之問孺子方去瘖卽
沃尚忘善是思以圖報上恩而念先君子卽
未亡人尚有獲于孺子當是時計上于問而唯
唯頓首受命稱憂壽益吾儕所來以壽太孺人
太孺人冲乎不自有也安所置一辭爲壽然予
以爲是太孺人所爲壽也何者炎冷之場人情
易感卽須糜丈夫或意隕秋蔕而氣揚駿佩若
夫剛潤之秀耀其執綽影孫重輝秉旦之纖華

而驟授以推布中更孤幼寡理以慈謨代義方
之訓幾二十年而閭內于于如也煦煦如也不
聞以一語傷物此其中豈以物喜以已悲者夫
不可訖諄不可嘆嘻不可憐愷不可宴娛古云
我守其一處以共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
無亦元氣不佐喜怒則氣固真神不撓境遇則
神全太孺人方且會天地之貞一以爲福德而
一時能言之士尚不得以策明霞飲沆瀣侈其
絳色麗着之似而乃擬拾乘軒結駟之華以張
太孺人榮遇哉在昔桓少君屏侍御服飾提甕
出汲而傳子及孫貴昌三世此天所以啓鮑氏
也上于令德榮名不翅鮑氏桓而行汲挽甕之
風實在太孺人乃獨鵠之威倍愴于桓然則天
之啓吳氏遠矣

劉孺人六十壽序

余讀戴記稱母偏親父偏尊比于天地水火及
讀易至家人則母與父並稱嚴君而列天地之
大義乃知記之譚特世祖俗解而嚴國母所以
成慈也予邑王太君殆慈而嚴者太君爲今聯
馬都尉王明先母蚤以都尉貴封孺人而文林
公均得稱太孺人今年夏六月悅辰且週甲矣
都尉將率介弟歸稱觴而同郡交都尉者以不
佞屬在葭莩誼得修祝辭佐都尉壽太君余聞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壽

太君性慧爽雅有介分背諉之家操不異椿庭
其于拊肺懿親若族里倫不貴加焚不厚遺叙
不長挾而摶言不榮及絮纓鐘區不榮予榛栗
脯修之問不榮出意俞則都尉若兩茂才唯唯
不敢謂不俞意弗則又否否不敢謂不弗至都
尉兩茂才事當則太君色喜不敢不力不當則
色不喜又不敢不更夫以 帝稱阿家主勸
館受謁乎中堂東序以成國家之美豈不
保而竣竣讓齒姚姚朶願亦可謂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壽

俸月望矣若夫玉鸞之夢初踐鐵簪之畫方存
佩刀之恩未艾祖講之報方殷而家稟銅車之
訓室縻銀壺之華寧獨警短檠于斑管抑以眎
墨帷于金屋也蓋太君以口授爲義方而三君
仰慈闈于嚴父以故都尉抱忠孝大節侃侃論
天下大計雅不欲白紛于秋葑陽阿之間而兩
茂才翩翩豪雋亦且搏南溟之九萬斯亦嚴之
効已余請終嚴之說于家人以壽太君蓋人之
壽命如曆數而精神之在人如天之有紀綱紀
綱不維不恒張精神不斂不恒運故嚴以象風
火之不可狎乃可久而恒而家人六位之中巽
以剛劑愛以威調嘻以嗃反亦唯是維之以嚴
使父子兄弟閑以未交嚙以未失威以終吉則
一代之祚永孚于休而此身之精神有所斂而
恒運亦如天下之紀綱有所維而恒張故家人
風火主嚴而必象曰恒恒者天地萬物之情所
以立命也而惟嚴斯立故嚴用之國綿曆用之
身延年頃都尉君以斷望 主上尚猶用此道

也斯太君所自爲壽我柱下史聞而忻然曰泰
之帝社繁于歸妹而三以剛主泰道在不遷遷
夫不遷爲慈也主剛爲嚴也嚴成其慈而上應
殺手之社太君之恒德遠矣遂次泰之義合家
人爲太君壽

高陽文集卷之十三終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三

壽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策疏表箋講章

廷對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恢鴻業而經遠猷也必有不自逸之心以勤天下而後可以握天下之治本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後可以收天下之治功何謂勤涵諸淵微之中達諸經綸之際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十一

內與外不貳其衷始與終不攜其念操精明嚴恪之慮以風厲人羣而無敢戲豫者是已何謂公矢諸宥密之微通諸任用之顯上與下聯為一心遠與近合為一體執含宏光大之德以天覆挺垓而無敢睚私者是已有助以為之運則精日與天下相流通而上不為隙下不為乘天下日以精飭而運治之本以端有公以為之主則神日與天下相浹洽而上不為優下不為曠天下日以神孚而圖治之功以舉古帝王所以

身不下階序而憂勤四達于寰區迨不出庭

而覆露遠施于海宇用此道也不然勤之不繼

而徒以其督責之術為把持則精有所不通即

規恢日課于外而祗為法制之嚴何以布一人

之志意于天下公之不舉而徒以其總攬之權

為伸縮則神有所不浹即威福日歸于中而僅

為粉飾之文何以收天下之功用于一身此近

世之陋術後王之淺效也其上以希綱紀法度

之調而下以責輯寧安攘之治也其道無由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二

欽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有

聰明睿智之資有孝愛溫恭之德寬仁博厚之

澤與河海同深神武不殺之威與風霆並迅蓋

已收太阿于掌上臂使指而必從鼓大治于域

中網在綱而不紊天下喁喁然頌膚虞仰堯舜

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垂清問惓惓

乎詢無為之治而有共念分猷之思也此其心

真不自逸不自用之心乎臣伏處蓬蒿聞于治

禮然不敢默然也臣竊念人君之于臣任使久

或厭薄其言而獨守其始進則導之言而獨進
不盡人臣之于君則歷深或顧忌不言而獨當
其始進則言之盡而可幸以無罪故臣且願整
生平而盡言焉臣聞人君之理萬民也猶天之
育萬物也天以其於穆之精不息之機握于洪
漠之表以昭帝載而揚詡之功日著于群生節
以其四時之佐五行之吏贊于亭毒之時以電
玄功而行生之宰日流于萬品故人君所居之
位曰天位所抱之德曰天德如其一念自逸則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頃刻忘君天下之心何以法乾行而屬臣下以
堊精太平如其一念自用則獨運非盡天下之
謀何以代天工而成君德以無教逸豫故勤以
運天下之大化而宵衣旰食不先其身而後天
下者人主所以有爲也公以寄天下之大權而
任賢使能不矜其長而怨天下者人君所以無
爲也蓋惟君所其無逸而猶忌嫌疑毫無所加
于臣得以畢力于人而不馳其神于法之外
亦惟臣代其所勞而以腹腎腸毫無所匿于隱

臣其君得以坐治于幽清而不役其神于法之
中是以古之明君不以兢業而廢琴策亦不以
三策備舉而輟兢業古之良臣不以艱難而委
于治亦不以平治無虞而忘艱難如堯以欽明
爲登庸舜以溫恭爲開詢啓萬古之文明而不
自功開百王之治緒而不自有故當其時禹稷
夷臯忘身家而殫心思四岳九官十二牧啓舜
目而綏遠邇日以庶事萬幾經理中外而堯舜
于省成率作之外不爲侵以示之隙蓋其求賢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四
勞而不自逸故其得人逸而不自用然則唐虞
之治固臣之力而實君之力歟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肇造區宇飭勵臣工其諭廷臣曰朕觀
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
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諭外臣曰
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
凡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
憚勞則事不立矣夫以 太祖神聖而所求乎
臣者如此故其時法天澤之履以肅堂簾而極

合之氣日聯于一德効天地之泰以通上下而
成熙之化日普于兩間則其業侔勛華而世蹟
唐虞同其率作之勤亦其任用之公蓋得臣之
力也而徵衡臣之力也十一朝仰同心之誼億
萬載宗保治之謨豈無自哉至 皇上紹述而
光大之祗適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治天下
以致厚之福肅天下以震疊之威雖深居而幾
務常親雖靜攝而章奏畢覽兢業遠同于堯舜
惕厲近符于 高皇固宜葉珪組者暢仁風安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五

宗麻者樂世業青衿有棧樸之休比屋有絃誦
之化兵食足而姦宄消禎祥呈而災稔退于以
表獨斷之治可也夫何心勤而事左志切而效
疏吏治非不日飭也而貪婪屢見彈章民生非
不日厚也而流離益多于國秦廣勵學宮矣而
詭譎公行于達掖表別非閭矣而澆薄日甚于
粉榆甚之司農仰屋于持籌軍中作奸于執務
姦先徂伏于禁嚴殄異迭見于天章誠有如
聖訓所謂事左而效疏者則以浮虛之習勝誠

情之弊滅進慙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勤者寡也
蓋 聖祖固嘗言之矣何也上以實責下而下
以名應上則虛浮之過也上不以法讓下而下
放以法逃上則詭偽之過也浮虛則實亡詭偽
則法壞是惟有忠信誠懇之臣而後有清和咸
理之治有精明強毅之士而後有整齊嚴肅之
功故得人以飭吏則必聚酌臬于簞簞將苞苴
絕而暮夜無投金之吏矣得人以安民則必絕
逃亡于笭羅將案牘清而部屋無懸壺之憂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六

得人以正士習同風俗則必重行誼于提衡最
等威于齊蓋奇袤之行移郊遂仁厚之德澤滋
間左矣得人以司帑藏實行伍則蠹食不假公
以實私橐債帥不行私以弱公卒將冒濫之費
清于根源占役之苦均于疏通矣得人以上格
神而下固吾宇則消萌于未然以伐其姦修教
于將至以預其備將要荒濯沐甸內匝洽而地
天効禎山川呈瑞矣豈不自逸故不自用惟不
自引乃不自逸然未有人主之精神與六官不

合而百事得人者亦未有大臣之精神不自
合以合天下而萬幾得理者何也天下一身也
腹心與手足不貫則手足失持行之職天下一
家也主伯與亞旅不接則亞旅無左右之能臣
伏讀 聖制曰朕見人臣自爲鮮鮮不減者
國則否臣以爲欲臣之身視國也則願 陛下
勿自逸于身而身視國也臣又伏讀 聖制曰
人臣自拮据其家無愛力而讓能者幹國則
臣以爲欲臣之家視國也則願 陛下勿自逸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于家而家視國也蓋上行之則下必効之君好
之民必從之然以臣視于天下之人心虛浮誠
有而約結更甚于虛浮視惕誠多而掣肘更甚
于視惕頻年以來衆以爲不可行而堅意行之
行之而卒無害也衆以爲不可格而堅意格之
格之而又似無害也故聖神之名獨歸于上愚
陋之名偏歸于下自予以神聖之名則矜與
相生而俯視天下無可與共功乎天下以愚陋
之名則情與鄰相待而日餽一身無能與金智

是始以遂成其私終以就成其逸也獨不思
氣之難熾而易靡也若燭火也傾江河以沃之
而孰厲其氣士節之難植而易仆也若秋蓬也
振迅颶以撼之而孰立其節假令舉朝咸化爲
撓指之柔而一人獨成其剛復之用無乃自逸
之心愈遂自用之心愈堅而身視事家視國者
愈不可得乎蓋臣竊願有獻焉臣聞人主之精
神日爲天下所繫命天下之命脉日爲人主所
注神顧人主無所注則必有所屬有所在則必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八

無所屬故欲無道堦維之退必不軌几席之危
欲無狎龍德之臣必不溺燕尾之寵欲無拂
庸折檻之直必不任讒諂面諛之口然其銷
剛心而蔽察正念者莫如利欲此唐虞諸臣
請格共君于勛華而辨其道于危微者也伏
陛下法乾之健以去其自逸愆天之時以去其
自用洗濯其利念以與天下更始而夜分諸法
鵲鳴御朝使勤與公合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臣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任謹懷

隕越之至臣謹對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九

災變陳言疏

奏爲天心仁愛異常 聖意實修特切懇乞
除弊政以圖消弭事臣頃聞雷火燒燬 長陵
明樓不勝驚懼旋奉 聖諭諄切其自責則曰
哀痛悚慄誓修實政其飭厲臣等則曰在京文
武大小官員俱着痛加修省盡心佐朕共圖消
弭毋事虛文臣有以仰見 聖衷勤懇真足挽
回天意慰綏 祖靈既可無俟臣言而臺省公
輔俱有論說又可無需于新進小臣矣于 天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十
聽第臣雖厖厖下位然亦有盡心佐 陛下之
職分且拔自草茅詔直史館向者拘于尺幅未
盡衷懷而 陛下修省之旨大小官員俱着盡
心是 聖意原不適于微小而臣亦可得一言
進臣聞尊者之勸誡人也始則徐導之不從則
漸以色加之又不從則聲色俱厲而又或怒及
其尊且親者以倣之今 孝陵災于火 皇陵
災于雷 長陵明樓災于雷火此亦聲色俱厲
之時也而况又最尊且親者乎顧頻年以來災

異雖仍而宜捷獻俘之慶屢見修自雖勤而遊
觀快意之事不輟故廟堂不聞罪已之詞海宇
鮮哀孰獨之政天心愈敷而愈屬人心愈敷而
愈玩厲則不可久維怒或變而爲忘玩則不可
久恃平或易而爲傾然承其怒勿致于忘持其
平勿至于傾總不出陛下悚慄誓修之一念
而實之與虛如噓之與吸噓則成溫吸則成寒
臣請歷數今天下之所不便而後可以按病以
投之劑蓋天下之大義上與下皆有事于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之所不及簡而乘爲竊威之所不及臨而緣爲
假當今事有可爲者臣下得以上所不爲而聚
罷之事有不可爲者臣下得以上所爲而聚成
之上爲下以代其怨下托上以行其私天何忍
以祖宗艱難之天下而令屑越如是陛下
何忍以上天仁愛之真心而玩棄如是臣爲
陛下計曷不坦然布其心腹腎腸于天下而藹
然收其手足耳目爲一身六曹之柄還之六曹
勿以總攬之名成窺竊之實臺省之言付之臺
省勿以狂躁之戒開熟悞之途侍講讀者日令
其親就勿徒以空言爲啓沃直史館者日令侍
起居勿徒以章奏爲筆削至于二三大臣時時
延見時時論說論以同心輔政若五味之相濟
而不爲同若兄弟之相友而不爲異可進則進
誠心以任之而不猜不忌以優其能可退則退
陰禮以優之而不羈不桎以全其節在陛下
則總攬大綱躬親大政嚴于敬民勤于法一祖
不侵其權乃可以責其曠不掣其肘乃可以盡

其心且頻年以來上與下相隔中與外相否惟
是礦稅耳夫財竭于下則致怨者深聚于上則
生心者衆其已聚之上者或不肯散而方取之
下者斷不可復復之不罷則怨盈于天罷而不
殺則思徹于地且此事一罷則清明湛一之衷
如日中天何難于朝祭何厭于陳言何罪于閭
室之官何苦于銓補之賢將一舉而上下相通
中外相慶國計運而不積人心宅而不鬱所謂
誓省實政者不竟爲虛文陛下試思礦稅當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此時不可以已乎臣廷對之時曾以不自逸不
自用之兩言進而總之在去利欲望陛下爲
堯舜而臣得以處唐虞之世綴乎禹皋稷契之
末謬蒙採擇擢以上第而賜之官乃數月以來
聖心深微不可測而未見施行者何事夫因其
其言而錄其人乃錄其人而不用其言則是
陛下以制科爲故事而臣徒以口語蒙陛下
之錄用如古董賈之流而不適于用是聖明
輕于官人而臣倖于得位也臣竊羞之故不勝

懣懣願因雷火之異而稍申前說以盡其愚伏
冀陛下留神觀覽稍見施行使天下後世歸
陛下之明不遺微小而重制科豈非千古盛事
哉臣不勝大幸臣無任願越待命之至

請宥戚臣王昺疏

奏爲言臣既釋戚臣當原懇乞大霽天慈以宥
懇愚以全肺腑事臣竊見故駙馬都尉王昺以
四十三年蒙欽譴于今六年矣昺與臣同里當
臣請告里居各遭病喪不甚往還頃臣以陞任
還朝詣昺苦次見其貌瘁神傷鬚鬢半白益泣
然涕下自悔以懇愚負 陛下深恩也臣忝居
侍從竊見昺病艾已深未蒙恩貸卽昺不足惜
乃 陛下于肺腑親臣畢世而怒其關係 聖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五

德甚大遂妄効款款之愚惟 陛下垂察焉臣
聞廷慶長公主無嗣其墓在都城西昺既棄遠
誰視松楸一塚茂草幾翳孤鬼昺一念及未嘗
不涕覆面也嗟乎生爲帝女歿爲餒鬼 陛下
忍之乎廷慶回 聖母愛女廷慶逝止遺一女
嫜彰武伯嗣子昺一棄遠遂成生別母恃既絕
父怡終遠臣猶憶此女納采之日 皇太后問
遺緒釋不絕卽 陛下嘗累有錫予竊意昺卽
有罪卽于 天慈 陛下何忍使 聖母遺

不竟于廷慶而乳乳弱息思母思父無已時乎

陛下同氣幾人在者惟瑞安長公主耳潞藩之
厚非它臣可希卽都尉焯倍受恩澤都尉拱宸
得官庶嗣臣知 陛下篤念同氣不問存亡獨
昺以懇愚自取棄遠然 陛下天慈篤厚試想
聖母愛女深心必有不忍于妹而念其女者忍
便昺不與兩都尉同乎昺天家貴冑也一朝棄
遠溷雜隸氓步出里門人不讓路臣頃在里中
聞 大行皇后喪議迎計詔而昺遂自列廢人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六

不脛神弁卽其母歿例有恩卹而不敢請每撫
棺流涕自怨其以懇愚累母竊見 陛下于兩
都尉子官階予肩輿而昺不能及其母昺非木
石豈不知 陛下勸懲大法而痛自創艾且若
輩食粗衣稅胡不快心而昺獨美忠直爲言
陛下覽天朝掌故二百餘年來曾有幾都尉言
者昺誠懇而志潔行芳可爲戚臣生色 陛下
不拔之爲戚臣樹赤幟而豈忍錮之國家大政
大臣言之陳臣言之宗臣戚臣又言之此清朝

盛事故天下嘉劉御史未嘗不直曷曷固謂御
史當宥陛下宥御史自不緣曷乃曷言不既
中乎臣知陛下必有以待曷矣臣聞世宗
肅皇帝亦曾譴鄒都尉景和旋以景和請守公
主墓予環皇上勤法皇祖豈景和可徵恩
皇祖而陛下必終憐于曷臣又聞宗臣克齋
與曷同罪似可並及于寬然臣不知其事獨以
與曷同上遂妄及之至若監生陸宗本生員劉
如砥皆素有名行曷之封事實不關兩生倘念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匹夫銜冤亦干天和則又當並議准復者非臣
所敢必也臣仰見皇上篤念同氣而曷屬肺
腑懿親故敢掇拾瑣細以動天慈若其材識
可克任使尚不當約結于爵祿而况併其爵祿
奪之伏乞俯念懇愚不當久怒肺腑不當終遠
早霽天慈大憝聖度特賜召還與宗臣同復
名爵其光益聖德無涯矣

擬集安邊疏

臣聞盛世不襲安而忽意外之防謀臣不遑思
而忘局外之慮是故防謹于所已安而慮嚴于
所必忌若夫情形既露而為衆意之所及事任
在肩而有成局之可按如今之邊務而可不一
綜核之也臣觀九邊如藩垣而戰與款相半款
者既不敢言戰而戰者兼言款以擔力克非有
遠而五路之雄非有元昊之黠也乃既以款
而兼掠更以掠而挾款我既以款而畏戰更以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六

戰而兼款夫款敗必戰即款不敗何可忘戰故
臣請以必戰為安邊之大要而其機宜方略臣
得而畧言之夫邊臣按月歲而上封事樞臣按
款數而覆成說振執弩之勇則曰簡外宜先養
起距之氣則曰衣食宜備而謹出入之防則曰
邊口宜修杜窺伺之巧則曰偵諜宜慎然此文
武將吏所得為而三年無一效者人心嚮于款
而將不得其人也何也朝廷公以金繒出而市
款貢馬來而中外裨冠矣將吏私以金繒入而

市官暮夜投而旌旄蔽日矣以故人心日玩
備日弛事日肥戍卒日瘠無論苟旦夕之安
者不肯爲經久之謀卽欲爲經久之謀者亦不
能有旦夕之安蓋人乘機竊之後卽以其情竊
爲成規衆苦振刷之勞反以其振刷爲多事驕
卒脅臂而呼煖吏設阱以待將不能從戎而能
以巧避持異已者之短長士不能荷戈而能以
狂呼扼風力者之腹背沿至于今非獨將士不
樂于戰也卽督撫之治以惴惴然求畢其局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九

內飽欲而攫市金之不暇而暇計邊乎故臣
爲欲擇廉勇之將塞納賄之途使與不得爲
之援錢不得爲之神而督撫無儻蕩之才則不
足馭羣力無諳練之識則不足安羣心無豁達
之度則不足合羣策是當得蕩佚簡易敏而有
度者任之然後本兵不輕于推轂而督撫不重
于荒奸則將得人將得人則款與戰爲兩設而
互用曰惟所陳說直一將任耳臣當爲之先曰
帷幄之地清則羈府得行其權將帥之任正則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十

甲士得畢其力是在 皇上與二三大臣日夜
申計之察其所以爲將者而邊計又定也百指
力千五路曷論哉不然畿甸之流移巖邑之殫
卒一旦橫發乎不虞恐且費勞 聖慮也臣不
勝杞人之憂惟 皇上垂察幸甚

擬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解京

臣聞聖哲之主不托私于公以實瓊盈之積者成之臣不議贏于訕以襲太平之觀故天下之物力克盈而因陋就簡非所以肅朝嘗而爲觀于天下也天下之民力殫竭而徇名廢實非所以卹人瘼而彌患于方來也臣觀今天下有易爲于上而不肯爲其幸于下而不能必徇其名則以爲不可緩數其實則以爲不可急者如今之三殿朝門工程是已夫三殿朝門 陛下所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以接羣辟而修庶政也數年來朝講輟而不舉典禮行而幾罷則以爲是未成之故卽中外大小臣工咸喁喁曰安得不日成之然臣竊以爲是可緩也何也被締綈者不苦鬱燠襲狐貉者不畏盛寒有其具者易其備也今天下之財下出而不得入上入而不肯出將作之開納悉而民不應它曹之借索煩而求難給獨有大內之積可以易其備而臣又竊意 陛下之未肯遽也何也頻年來未嘗不託言之而卒無一有也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夫將作既不可支而內帑又不肯遽獨有索之百姓耳素體之材非無脛而至工役之腹非盡餓而實 陛下誠思今天下百姓尙堪此乎唐魏徵曰民欲靜上重擾之民方窮上重蠹之今之謂已臣觀今天下之民方大病而未蘇調之以參苓攝之以梁肉尙可以生卽不然而聽其自息自便而不擾亦可以苟延倘如嚴家之糴力疾而作豈 惟下不勝其役而上亦不安其適何也久張之弓易頓方駭之馬難策也臣不敢擴茅茨之說以久稽大觀亦不敢拾莊麗之談以徇衆聽惟願 陛下緩之緩之者非耽延于今而遺患于後也執大尊以酌天下之人心體百姓以培無疆之命脉勿藉工程之役而爲分外之誅求勿信邪瑯之口而動已疲之大衆如瑩精太平臨朝願治則文華武英未嘗不可聯泰交而布政大于臣民也且如 文皇帝時物力何如今日而三殿之成尙需于後豈今日之百姓獨不可緩乎臣望 陛下仰承 文皇

帝懷重之心俯察臣民艱難之意先蘇大病之民徐修寒暑之具然後一舉而成之未晚也臣不勝大願

賀光宗皇帝登極表

伏以 天錫元符懋衍萬年之景祚 帝凝鼎命丕承一統之洪基漢宗光啓于冲齡華祝載勤于多福三靈偕咍萬國維新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文明仁慈孝友聖緒相升恒于寶運英函日月之光華宸元開久大于璿圖德合乾坤之易簡昔我 皇祖以孫謀爲子翼默貽大業于雲仍今我 皇考借後箸爲前籌親屬諸臣以堯舜守成致盛正厠成王訪道之年纂大承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崑
麻述 肅皇帝開天之歲唯繼其志以續緒實順乎天而應人臣等猥承玉几之丁寧矢佐金猷于鞏固捧赤文綠字快瞻嘉祉之叶徵仰虎步龍行預識太平之有象圭璧懽騰禹會城坪瑞映堯雲伏願出入起居必欽前後左右皆正膚 列聖無疆之祿邁漢唐宋以爲君體 先皇未竟之謨兼夏商周而卜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欣躍抃舞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擬初勸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道隆繼體古今垂久大之經國有長君社稷
稷秦靈長之福惟 聖世洪開大業實天心永錫
元符欽惟 大行皇帝剛健粹精聖神文武
紹天庥于大衛享隆昌四十八年重國本于元
良昭啓佑百千萬世敬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
天挺仁孝性成重繞神樞一索蚤符于出震日
新 聖學大橫適兆于乘乾比受遺謨仰承大
統垂衣裳而天下治莫攀戀于遺弓執球玉而
萬方來同歸誠于主器幽冥叶贊遐邇具瞻伏
願 陛下勉體先猷蚤膺寶籙躍天龍于幼海
神淵會合風雲扶 帝座于一星繼照光生日
月元首明而三靈協也開萬年有道之長聖人
作而萬國咸寧衍 列聖無疆之祚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擬二勸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九昊祚神明之統元良早繫于人心萬年
垂經久之謨克長式諧于天序方祗受承祧之
託忍久虛懸几之言再瀝丹誠上千 宸聽洪
惟我朝功高湯武揚大烈于顯承德邁唐虞沛
深仁于熙洽逮我 大行皇帝明倫察物奮武
揆文執大綱以綏靖華夷緣獨運而彌綸天地
奉三無于大計重一有于元儲敬惟 殿下文
武英明慈仁孝友燕翼丕承駿命龍潛共叶鴻
猷願 聖懷之懷愴方深乃羣聖之允俞未遽
臣等竊惟民生有主天位難虛惟善繼乃以永
孝思雖聖人不能更舊典伏望深惟遠慮勉抑
哀衷體遺詔而率舊章丕副皇天之眷命守成
業而致盛治下酬黎獻之歡心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擬三勅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簡嗣序以元良固以投報遺大承 先皇
之付託其惟濟世安民既爲國家宗社之遠謀
豈拘士庶尋常之庸行仰于 九五不避再三
誠惟 殿下玉質龍章穆穆早瞻天表月將日
就華章獨懋 聖修頃承恩凡之詞宜踐承桃
之任而孝思罔極謙讓未遑臣等竊惟民非元
后罔以生國有長君遺之福詎敢嗣禹正攀戀
于吾君繼述守文乃善成其舊德況 先皇維
新之末命允屬後人普天待澤之同心頓開
睿慮幾務不容少曠神需寧得久虛倘忍稽顙
命之丁寧孰諒陰之哀慕將 二祖 九宗之
典章可具抑群臣百姓之懷感靡寧伏願稍抑
哀情俯徇宸望一統以均萬國重明以照四方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經筵講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鈔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聖君治天下者以唐堯虞舜爲首這書
是虞舜時史官所記共五篇總叫做虞書
這一篇是記載帝堯治天下的常法叫做
堯典曰若是發語之辭稽是考攷是至勲
是功業欽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理思是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思慮安安是極其安安無所勉強允是實
克是能格是至史臣說如稽考古時帝堯
其治天下的功業極其廣大無處不到所
以謂之放勲然堯之大業總以堯之盛德
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而有
條理思慮而有裁度這四德又都出于自
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強所以行出來恭敬
是着實恭敬行出來謙讓是着實謙讓堯
有這等盛德所以這盛德之光遠被于東

西南北之表而至于上天下地之間此所以叫做放勳也臣謹按帝堯古今聖主其功業只在心裏欽敬便不敢輕忽天下心裏明白便不爲天下欺蔽心裏有文章應天下便不離疎心裏有思慮處天下便不漫渙體此四德習到熟處便是安安人主君臨天下極尊極貴却說九恭克讓可見治天下不可一毫忽慢不可一毫驕盈所以這書首說欽字頃我先皇帝屬望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陛下爲堯舜伏惟陛下法古帝德出入起居無有不欽臣不勝大願

講至人主君臨天下處 皇上聖德拱
聽至說 先皇帝便忽另又手肅然拱
容真 聖主也倘得日畢恩承自是
亦曰與先生們酒飯是日初開講用
事中二員導駕是晚欽賜保段三表與
道中使兩校扛紅毯御使前導及門大紅
段羅紗各一俱胸背白鵲裏一表俱精好
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
日講官臣孫承宗記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一節書還是說帝堯成大業只在有盛德克是能明便是欽明的明字俊是大親是親愛睦是和睦平是均章是明協是合於是嘆美詞變是變易時字即是字雍是和史臣說德在人心原能齊家能治國能平天下本自峻大但遮礙于一身私欲不炤顧天下國家便遮礙的小了獨是帝克心裏欽明別無一物乃能通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德以這大德去親愛一家九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手

族那九族就都親愛和睦以這大德去徧曉那一國內百姓那百姓就都曉的道理昭然明白以這大德去和合那萬國的黎民那黎民於裁變易其不雍和的就是雍和了這等看來帝堯功勳合天下國家都到所以叫做放勳就此見有天下國家之責的能爲明君便能爲有德之君以成大業伏望 聖明留意

此進講時語也及廷講時念 皇上
有官諱之照又聞 聖語云我輩

丁未歲歲義未得詳盡極以獲開陳之義
以親親時政四就親睦九族處于講義外
更發一番難本必頻開
天顏悚動若思同事諸臣俱僅欣或無以
爲決云其語曰帝堯德爲聖人尊爲天子
第一件要緊事便重九族決不致自待親
自家是天子極尊重了便輕疎一家骨肉
所以更親愛既親愛之便處置一家各得
其所所以一求骨肉相親相睦無有怨心
又曰九族是自已一身爲一族上有高曾
祖父是四族下有子孫曾玄是四族共爲
九族如我 皇上內有官眷戚屬外有
宗室親藩以親是同其好惡同其富貴即
先遺眷屬務要仁至義盡無使怨從無使
怨悞大約親族有過失便約束以禮法親
族有疾苦便聯屬以親愛 上端提提
恐通九五齊諸安曰今日纔知九族如
何不先做在講章安奏這是講官臨時

發明這句書 上日講的明白然講時
增安不快 二十一日進講原以十九日
呈二十日講以是日頒 郭王兩太后
臨諭而駕又諸仁智殿著免送于 十一
那時進講 此日 天顏竟開 初進
廷諸臣謝欽貴彩段表裏關臣到一燈政
詞 上日答知道了 彈清奪講畢
駕回暖閣諸臣慈東西直方設宴忽中使
來宣進字入則同侍御筆極飛動寫畢開
臣頗致贊詞 聖顏嘉動點頭稍以語
答諸臣叩頭 侯 駕回出十
月二十一日 講官臣孫承宗記

乃命義和欽若曰大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

這一節書是說帝王大政第一要敬天勤

民義是義氏和是和氏乃掌管天文的
欽是敬就是前面欽明的欽字若是順昊
是廣大曆是昇天數的書象是觀天象的
器昊天上帝繫的是日月星辰這日月星辰
運行的氣候便是人所作事的時是授頒
給意史臣說帝堯要協和萬邦的人民乃
命義氏和氏那掌天文的官欽敬以順那
廣遠的天道以曆算日月星辰的數以器
觀日月星辰的象然後定人時于曆書

謹頒授天下示人以作事之時帝堯政事
首務如此臣謹按天以時授人主人主以
時授天下既敬授便當敬守一日萬幾須
要及時發行臣下奉行須要及時考奏至
于天下的百姓既授以時教他依時作事
須要體惜他凡朝廷興作必不可妨害這
人時這纔是敬授意思古帝王勤民正所
以敬天伏望 聖明留意

臣等若予采驪興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遠象恭滔天

這一節書見帝堯知人之哲處采是事卽治天下的禮樂刑政雖堯是臣名都是嘆美辭共工是官名方是且鳩是聚儔是見這是背象是貌滔是漫帝堯既求總治的人又求分治的人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成事務的人當時有臣驩兜說美哉庭有共工者方且集聚庶事著見成功此似可順成事務者帝堯素知其人因說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然共工爲人靜居無事極會說話到用七時却都違背所言其象貌假做恭敬籠罩一世若水漫天這等變詐不實的人如何會順成事務臣就這一節論來帝堯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却不敢好高自用其求賢分治必博訪羣臣又就驩兜所舉看來可見賢否各自一類只從舉薦人處便可互察其賢否帝堯又說靜言庸遠可見臣下所言當據此考察只責成功便省議論但

不可因庸遠的人便厭棄忠言又說象恭

滔天蓋人臣事君如天天豈可慢所以帝堯畢竟能察其心術只因帝堯日與臣下交接講論所以能周察羣臣若使深居偏信其進人退人必不盡妥就使委盡天下亦妄生猜忖不但所退之人不服卽所進之人亦不自安所以我世宗肅皇帝講書畢與輔臣評論庭臣輔臣因奏諸時時宜召大臣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且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說英明下炤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我世宗肅皇帝說也着科道侍此一駁正合帝堯知人之法我皇上仰遵家法以法帝堯願留心朝講垂問羣臣便于應對間察其材品以慰中外仰望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這一段見帝堯勤恤下民孜孜求治之心四岳是官名湯湯是水之盛割是害蕩蕩

是水之廣懷是包在四面襄是駕出上面地之大阜曰陵俾是使又是治帝堯說道我訪問爾四岳大臣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方爲下民患害其水蕩蕩然廣大包括高山襄駕大陵其勢浩浩然泛濫若漫天的一般念我下民無居無食人人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害救民者我將任以治水之事臣按天命人主原爲又安下民所以帝堯當水患方殷目今下民愁嘆此正是帝堯所以協和萬邦爲人主深居于四方利害不見不聞遂多難心快意不念民愁以致民怨昔宋宰相李沆條上災異欲使人主知四方艱難正識得此意我國家功令凡遇水旱兵荒所司奏聞輒遣官發帑以安百姓但如今四方多事災異頻仍加派告蠲之地追迫乞賑之民下民其咨百倍堯時伏望我皇上簡任守牧共圖又安使天下頌堯之爲君臣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美

勝大願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僉曰是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僉曰是衆口一詞鯀是崇伯名方是違背命是上令圯是敗族是類異是已廢而強舉的意思四岳諸人因帝堯訪問治水的入一齊說道於可以治水惟鯀哉帝堯知鯀不可用乃嘆說爾以鯀爲可用殊不知也看來着實不然蓋鯀爲人悖直自用者違背上命而又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哉四岳以鯀爲才又強舉之說道異哉廷臣無過于鯀者姑試其可用而用之取其治水而已帝堯不得已用之乃戒曰爾往治水其欽哉帝堯自家能欽所以見的天下事謹慎則成放肆則敗其曰欽便是要祇承上命和合同官然鯀是方命圯族的人故治水九載功用不能成就正以不能欽耳夫帝堯明知鯀不可用只爲惡格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美

下臣俯仰羣臣之請又久任以盡其才可
見帝堯用人全無成心臣又就此看來人
臣當事識量能包括事外乃可以略理事
中當堯時不有經綸天地之才如何治的
滔天大患如鯨鯢倖自用便不能合天下
氣識才能爲用故迄無成功待到用其子
大禹來治其才德既勝而又能與伯益皋
陶諸人共功以此知人臣捍大患成大功
須要有度量容受賢能須要有見識審酌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時勢須要有算計謀略能以所等策因天
地之勢用天下之人以奏成功卽大禹後
來以人主治天下其道亦不過如此伏望
皇上留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

上日是朔日文祖是堯的始祖在是察璿
是美璿璣以象天體轉運是載七政的璿
以珠玕做璿璣衡是橫管所以窺璿爲之

叫做玉衡齊是考驗七政是日月與金木
水火土五星天以日月五星分布四時生
成萬物其遲速順逆都有正道便是天的
政事叫做七政史臣說帝舜當日不肯嗣
堯之位不得不攝堯之事乃於正月朔日
受堯事之終于文祖此時堯的事都在舜
了堯之初政莫先于欽若昊天舜於是仰
體帝心首先整頓那觀天的器具察璿璣
璣玉衡以考驗日月五星的經度却要以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天的政爲君的政了這是攝事之初政如
此昔我 英宗睿皇帝御製觀天之器銘
中有曰厥器伊何璿璣玉衡璣象天體衡
審天行這便是察璿璣又說懸象在天制
器在人測驗推步靡忒毫分這便是齊七
政然其意在粵古聖大聖體天施治教天
以心觀天以器又曰惟君勤民事天首務
民不失常天共予賴政純于仁天道以政
勅銘斯器以勵帝故方今日曆漸差宜擇

通曉曆法者修治以應我 皇上維新大
政然帝王欽其精在暇法天如昨所講
願誕天之明命其大在以事法天如我
皇上因風靈示倣便皮告 列祖傳諭九
邊然須要着實考奏無事虛文 世宗朝
每修省必令具行過事蹟以聞又說日總
萬幾親閱奏章未必盡知民欲夫民欲便
是天心願我 皇上以小民祈天永命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卷之十四

五

肆是遂類是比類言告祀比于郊祀也禮
是精誠宗是尊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
這六者皆禮所當尊叫做六宗望是不親
到只遠望而祭之徧是周徧衆神都祭到
舜既攝帝位而觀天矣遂以攝位告于上
下神祇上帝至尊郊祀之禮有嘗今祭告
上帝與郊祀一般于六宗則精誠以祭爲
禋于山川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爲望于
有功于民的羣神一一祭之爲徧蓋既攝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甲

帝位便爲天地百神之主故祭典如此臣
按禮記論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却不
是虛循故事又不是臨時纔爲虔敬須要
一動念一行政便有上帝在心言我 文
皇帝與侍臣論古人郊祀不成禮者說文
中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又說祭祀
特因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以
獲福蓋帝舜簡在帝心不獨一時勤于祭
也 皇上 上帝大命爲三才宗主嘗學
舜的溫恭允塞便是孟子所謂存其心養
其性以事天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這是史臣記舜攝位觀羣臣之事輯是飲
瑞是信五瑞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所執
以爲信的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
爲誠信曰桓曰信曰躬爲三圭曰殺曰蒲
爲二璧既是盡觀是見四岳是四方的諸
侯羣牧是九州的伯牧這便是羣后史臣

說舜攝位之初于止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
伯子男五等諸侯各執瑞信以來朝焉到孟
月孟間則四岳九牧漸次而至乃日日覲見
之地有遠近到有後先隨到隨見不必齊一
蓋帝舜初當事任卽濬哲文明豈能盡知方
國利病况岳牧諸臣曾不悉其面貌材具如
何信的人人能了民事所以日日見之如此
周詳如此懇切既見之後遂將所輯五瑞俟
舊班賜與他令其各還本國便如初命于舜
一般臣按帝舜攝政方初卽位日集岳牧蓋
岳牧職司民命而爲政之初急欲得民開利
病興除緩急可次第命官爲之我孝宗皇
帝卽位元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奏說詢岳達
聰亮舜之資于外者博伏望于臣下自任來
凡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略節口奏又乞于奏
對辭見之際俯降辭色而于時政人才民風
土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嘗集于日
對我成祖要通下情去蒙蔽說朕深居沈

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夫成祖翠庭掃
穴往來民間猶曰深居未知伏望我皇
上深念之臣等不勝惓惓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自古帝王初卽位必有一番大經綸凡舊
法廢弛便一一修舉舊法未備便一一變
通這一節正是虞舜初卽位時事肇是始
封是表濬是開導先時天下只有冀充青
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舜卽位因冀青二州
地方廣大管轄不便于是于冀州中介個
并州又介個幽州蓋疆域既均政教易遍
却又于每州之內各擇一高大之山封表
爲一州之鎮使十二州之瞻仰有在又濬
導十二州之川九水道不利者卽一一開
通使十二州之脈絡流通于此見帝王經
綸天下皆先立大規模而後法度以維持
其中德澤以浸灌其中我太祖高皇帝
以聖神文武取唐虞以來相傳之土宇山

川授萬世聖子神孫遂并其維持的法度
浸灌的德澤 一全并今天下山川不
土宇如故而德澤未盡普徧凡以法度
盡修明伏望我 皇上着實修舉 祖宗
法度便是着實普徧 祖宗德澤臣等何
任倦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聖

象是天象制刑如天垂象以示人叫做象
典是嘗刑卽下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流
是遷徙遠方宥是寬宥鞭是以皮作鞭扑
卽今竹片荆條皆是過誤災是不幸肆是
釋放怙是倚恃終是再犯賊是殺恤是憐
憫的意思帝舜說爲最剕剕宮大辟五樣
嘗刑令人人皆見如天懸日月星辰之象
共犯在五刑而一可矜可疑可議者則發遣
遠方以寬宥之此外又有鞭刑以警弗若

于政有打刑以警弗化于訓其鞭扑輕
又有情法可議則許他以金納于官贖免
其罪然這等輕重間其偶然錯誤出于毫
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便徑從釋
放赦免其罪若依倚勢力敢于作惡或不
改前非至于屢犯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
不准宥贖帝所制刑斟酌輕重極其敬慎
欽哉欽哉惟念夫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再
續若是乎恤念不忍輕哉這書全在史臣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聖

從帝舜酌量輕重處描寫出欽恤的意思
見古人這等用心只是要求其生今人斷
獄也用心却多要求其死然舜只有一片
好生之心雖用刑亦是要安天下意勿令
有罪的與無罪同免勿令無罪的與有罪
同因所以我 成祖文皇帝說決獄貴明
而無滯又說刻吏爲朝廷欲慈于民故人
至欲養好生之心在去刻意在去刻吏
流其工于幽州放驢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殆縣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這一節見聖人以天下之怒爲緣全不着一毫私意便是欽恤施是發遣放是安置竄是驅逐極是拘囚共工驩兜是二臣名三苗是南蠻之君鯀是崇伯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是地名都是離朝廷極遠的去處史臣說舜德好生而刑原是爲天下除害的如有罪不誅便害天下之生當時有奏所未誅者四人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曰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聖

鯀天下叫做四凶及舜攝位時乃正其法共工是靜言庸違的發遣于北邊之幽州驩兜是同惡相濟的安置于南邊之崇山三苗是特險爲亂的驅逐于西裔之三危鯀是方命圯族的拘囚于東裔之羽山這四凶是天下所共惡的舜爲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天下皆說刑當其罪個個心悅誠服臣謂人君欲服天下之心在以明慎服罪人之心我 成祖文皇帝說理

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至于罪人無恨天下豈有不服成祖又說理刑必務明慎譬如農人之耘爲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弁良苗去之矣夫稂莠不去無以全苗凶人不去無以全善但只要明慎使實當其功罰當其罪天下自服

帝曰噫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起至往哉汝諧止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聖

國家除器利用莫急于工這一節見帝舜爲官擇人卽工官不肯輕授若是順工卽是百工之工垂是臣名共工是供這工的事及斯伯與是三個臣名請是和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當此任帝舜說爾所舉誠然乃咨以命垂說汝共供予之工爲予若之垂乃下拜稽首讓于及斯及伯

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以若工帝舜說爾言誠然也然共工之任非汝不可汝其往任此職以諧和百工而若之夫工于九官似爲稍輕而帝舜咨訪責成不肯輕授盖工雖繁瑣關係亦自不輕且如今天下兵興幾年矣一切戰守之具如甲冑器械物來未備其備者既朽薄不堪卽良將勁卒何恃不恐方今命工透底製造不妨以唐虞之專任便得如及如斯如伯與者爲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七

分任責令心力盡殫于工不以他營財具盡用于器不以他費日省月試無得事急不遑事緩輒緩臣前望皇上修明祖宗法度正謂下精職掌上課成功法度當嚴于此等也臣愚觸時感事可任惓惓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這一節見帝王不忍一物失所必咨訪順

治之人上是山林下是川澤草木鳥獸都在其中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澤的官朱虎熊羆是四個臣名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上而山林下而川澤中間有草木有鳥獸倘非得人以調理之卽草木鳥獸不得其所便驚害于百姓汝羣臣誰能爲我順而治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山澤中草木鳥獸各遂其生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益者其人可當此任帝舜說爾等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哭

所舉誠然咨汝益汝其作我虞官掌予山澤以若予草木鳥獸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臣皆可作虞帝舜說爾言誠然但朕志物于僉謀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事可也臣觀古帝王多仁民愛物後世或因物害民昔宋哲宗朝崇政殿說書程頤嘗講書罷見哲宗憑几而折柳枝頤奏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這便是要若草木的意思又有資政殿學

士韓維讀宋三朝寶訓至真宗不殺羔羊
奏說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這
便是要若鳥獸的意思然總是要人至涵
養仁心推及天下其後徽宗朝爲花石綱
欲天下奇花異木珍禽惟獸以盡惑其心
遂至耗散窮人欲天下之怨謗小人欲盜
君權必先中君欲使其心流連玩好更不
念民物安危且使無清明暇日然後已得
以縱惡無忌臣願 皇上清心寡欲預養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四

仁心便可盡人盡物致治唐虞伏惟 皇
上留神省覽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清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這一節見帝王重典禮之臣咨訪既真更
加勉勵三禮是天地人之禮秩宗是主
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直是心無私
曲清是潔淨夔龍是二臣名帝舜說咨問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三

汝四岳汝知廷臣中有能爲我掌管天地
人三大禮者我將任爲秩宗四岳同辭對
說廷臣中可以任典禮者唯伯夷哉帝舜
說信惟伯夷可當此任也咨汝伯汝當作
我秩宗之官以奉祀天神地祇人鬼必須
每目之間早晚惟加寅敬勿怠勿忽使方
寸之間嘗存正直惟有一清虛心地絕無
物欲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至三
禮之事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讓于夔與龍
說此二人皆可典禮帝舜以二臣雖賢不
及伯夷說汝言誠然但典禮重任非汝不
可汝其往任此官以致其欽哉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朕終以望汝矣臣按清之一字
始發自唐虞蓋銷磨天下精明之氣惟是
不清人至欲天下之清只是令天下小心
翼翼各欽厥職無論其精者只士大夫肯
以苞苴及門爲恥則人心自清由是朝廷
自清世道自清然人主不嚴于潔濁則人

心翫翫則不敬不敬則交相爲窳而不清
乃若 皇上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惟是
不邇聲色不妄喜怒不耽玩好不狎愛憎
心嘗湛然虛明便自涵清我 太祖高皇
帝作觀心亭說却慮凝精神精一不二又說
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如國家命人任守
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
孰大焉這說敬字最爲明切伏惟 皇上
留神體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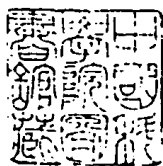
高陽集文

卷之十四

五

孫男之芳編次

卷之十四終



高陽集文卷之十五

高陽集文卷之十五

吳城何站景文寶

冊文 詔諭 制訓上

擬 孝靖皇太后誥冊文

聖子皇帝 御名 稽首百拜上言臣聞孝隆于所

生經誼根諸天地禮遇其自始典章具在帝王

矧劬勞發震索之祥且溫惠著明章之化宜揭

神功于美報永昭大德于隆名恭惟 皇妣溫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肅端靜純懿皇貴妃瑞啓玄雲芬宜紫掖配天

為大黃輿奠厚于乾元佐日著明清質依光于

靈曜敬順弼中安之教婉愉承長樂之懽體護

魄于函三高而能下含坤章于用六晦以成文

心淵協膚虞華六壺仰無儀之範德慶積源亮

母萬年開有道之長祗佩慈謨丕承洪緒顧寶

符方啓慈忘夢月之懷乃玉綴常輪徒結終天

之痛離離蕭蕭安蛇想像于山河本本源源事

無以濟于水水是爾舊典載嶽靈章稽敷

聖天聖命謹奉冊寶上表謹言

有耀于三泉寢宸漢之瑤華廟祔彌光于

伏惟慈鑒昭享鴻稱願篤慶于邦家培豐

永固遂施及于孫子衍椒實以維蕃謹言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二

集 164-304

擬 神宗皇帝遺詔

朕以冲齡繼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年享國
久長比于 皇祖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
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
多病靜攝有年朝講既疎政幾遂廢才賢尚鬱
于中林間左半棧于徵調念予初政殊切痛心
方圖改轍嘉與維新而遵疾彌留徒增愧恨蓋
愆補過允賴後公 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
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
洪圖 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
王各擇善地令蚤就藩大小臣工務協心輔理
保久王家是皆朕倦倦之至意也已點閣臣沈
淮史繼偕卽入閣辦事諸臣才望堪用者再簡
數員以資贊襄卿貳科道等官盡行銓補建言
廢棄及礦稅誣誤諸臣存者卽酌量起用歿者
卹錄一切權稅及織造燒造等項勞民之事悉
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
放者釋放邊臣告匱需帑甚急宜酌發以濟軍

備其陣亡將吏弁宜卹錄喪禮遵舊制以月易
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
王屏藩爲重勿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巡三
司官地方攸繁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于
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弁
土官並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光宗皇帝登極

惟我 祖宗聖聖相承鴻紀大訓啓佑無疆
我 皇考大行皇帝十齡不象四紀開人以
王賢帝之謨建緯地經天之業方圖久道逮爾
彌留特厯苑兒之言屬以神器之重念予永慕
本不忍聞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
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乃遵遺詔以日月祗告
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
顧茲執紼之念敢忘慄慄之懷然而大命在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大猷在訓是用仰 祖宗垂卹之謨體 皇考
繼述之望永惟求舊嘉與維新所有合行事宜
條列于後
一自年月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
除十惡至死與強盜人命事干邊方夷情
及侵盜官錢糧帑貪酷枉法逆黨左道煽
惑人民爲從營幹鎖刺指稱誑騙潛住京
師窺探爲姦者俱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
已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

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國朝大統曆遵行既久歲差未核以致交
食不應及今不定將分至益訛甲乙益混
該部察舉精于曆法無論在朝在野的有
見聞督同該監詳定勿泥舊法無持新見
以稱朝廷欽若至意

一已點閣臣沈渥史繼偕遵奉遺詔卽協同
元輔入閣辦事仍再推數員以資贊襄六
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及各總督提督巡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撫官該部卽日會推取自上裁京官五品
以下及在外兩司方面官有缺卽補務在
得人其散館庶吉士及累次考選等官着
各照原擬授職辦事以後行取遵照成法
不必零星差用

一建言及礦稅廢棄諸臣遵奉遺詔酌量起
用該部作速查開職名議擬具奏其因事
註誤人員奉依欽諭該衙門確亦准復

一近來有司急于京邊考成遂疑二極或有

將王糧抵京邊以奏考滿者致各處王府
應得祿米缺少各該巡撫都御史督率所
屬上緊查催完納如有緩比借抵者叅來
重治其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請封
選婚者本府卽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
官不許刁蹬其有年已長成未曾婚配貧
難無力者所在官司查照行止無碍量爲
助給

一宗室日繁祿糧難繼且千百同城伏居無
高陽集文 卷之一五 七

事念多或易煽伏或易淫近聞庶宗中有
入民學登鄉舉者其它隱匿姓名槩從生
理亦復有之今後無名庶宗令其顯從四
民常業其有名封者情願科舉入仕可從
主親事例比炤民間黜陟着該部從長計
議來聞

一宗室犯罪發高牆者除叛逆及內亂強盜
人命不宥外其情罪可矜疑及身故而遺
下妻妾無依者照按衙門查明原紀情由

開具奏請

一國家典禮確有規該部遇有合行大典
查照大明會典酌從萬曆初年事宜其額
外加增錢糧酌量停省內府監局母得仍
前指稱橫索以致典禮稽遲財用匱乏該
部務守禮執奏酌量時宜不許漫徇人情
阿奉准行違者科道官叅奏

一內庫供應金銀粟帛茶蠟顏料等項年來
逋負甚多至起解侵尅入京管攬該管官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八

務盡法繩束不許脫欠侵尅及無籍棍徒
代爲攬納入庫各監局公平收入不許索
求鋪墊致累小民科道官仍查管收除在
倘有贏餘便可酌量折徵解部以濟邊儲
如有假缺少爲名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
准行者科道官叅處其金花銀兩百萬爲
額初年邊境緩急取給其中近年每歲溢
舊額二十萬或借京邊克之反令邊儲無
計該部共該監局其酌議蠲除

一光祿寺民運梗糯米豆及各省直官解辦
品廩料等項既苦侵欺又苦需索故歲辦
爲艱擱聞官解之苦有傾貲蕩產數十年
不能完報而內監傳取無時多溢額外至
于庖厨諸役貪緣影占半屬空名糜餼尤
甚今後該寺同巡視衙門酌量減損漸尋
成額其冒名濫役槩從裁革該監不許執
見行事例阻爭巡視官亦不許阿順塞責
一倉場積聚芻粟數常百萬該部務擇廉智
官員精覈夙靈嚴防奸細卽官攢甲斗時
加巡傍至壩上馬房草場地多至五萬頃
有奇近來該部徵收既多積逋而修理所
需及荒雜之半更有積弊嘉靖中曾一清
理尚未盡見實効今後監督科道官可設
法着實清理其非修理而捏作修理非荒
占而捏作荒占者作何下落作何責成逐
一明白酌議給軍爲屯以省糧芻仍備查
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始數會計不許借展

間商牧以京點聞不許橫索商人常例軍
勇月錢及官員閒歇役冒其月糧監督官着
實舉行毋沿積習毋爲掣肘其有執不
理者參治

一東事未寧邊儲匱乏遵奉遺詔發內帑
百萬該部差的當官員陸續解赴遼東接
濟軍需朝廷軫念邊人不恤封樁爾等仰
體 先皇帝撻伐德意尚其鼓率三軍刻
期滅賊勿忽勿忽

一礦稅紫輿商民交困朝廷軫念困窮盡擬
罷遣但兵興以來方盜行一切權宜之法
而見行稅務可助治諸各該撫按官同該
監查算數目先將徵收在官者解赴東鎮
其餘陸續徵解接濟軍前統待事寧之日
盡數蠲除其各差內官姑准料理事竣回
京

一國家大計寔重邊疆 先皇帝聖神文武
威振四夷年來用人用財百凡慎重獨備

焉東顧不憚錫予一鎮文武大吏以及參佐偏裨不下數十員至以三百萬餉十萬之師而一舉覆敗好生有負委託詔書到日各該官員務要通力合謀盡忠報國勿以乏餉而致援孤勿以足兵而致財匱其自偏裨下至行伍有長材大器膽智過人者許經畧鎮巡官卽時薦拔不次擢用爾文武羣臣抱負遠猷可裨邊計許具疏來聞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上

一科道官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貪暴奸邪者許指陳實跡糾劾但不許借口風聞挾私妄言其題奏俱要明白簡直不許以鄙褻瀆聽被言之人靜聽處分不許反唇相譏致傷國體其非繫言官而事關重大有言官所不言者許各官直陳如事或猥瑣不繫職分卽事雖重大所司旣言乃不務本等職業拾啞求名卽官無瑕玷官無差謬

亦着堂上官記過其自揣敗壞妄言避飭者從重處治

一疆場多事邊材更急當無事時人樂速化自以材雄而推轂者更衆邇來地重時艱遠巡莫往故未任先許超遷纔擬便恐辭脫當事乏材莫此爲甚該部務博審詳求另立邊材一科及明于海道屯田可使絕域者以待天下英偉雄傑之士卽略未盡闕膽智可克地未盡諸才力可任無論在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上

一朝在野俱可照資儲用待其見聞既熟獻謀旣練便可隨地推用但朝廷設一法便有一等借途者進用爾部須精心行之不許徇情掣肘爲遊客便遲
一在外有司貪酷恣肆虐害小民兩司官莫敢誰何皆由巡按御史寄耳目于有司一入薦牘居然臺省卽御史倚作它日門牆都察院又以考覈爲虛文以致體統凌夷每有劾奏但取卓資冗散充數其憑藉勢

乃及甲科雖羊和狼食不復顧問今後巡按御史務旌別臧否慎寄耳目使兩司覈州縣勿使州縣持兩司都察院務要秉公持正嚴行考覈但取實益小民無得徒採虛聲如顧惜體面互相扶同該科即時糾劾該科扶同事發一體重究

一朝廷設官蒞事豈任耽延近來兩司官假差回籍積資待轉其經管事體多以代攝沉閣至使小民奔走千百里外聽它道處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分撫按官每稱急缺司道若不可一日缺人至在籍延挨却顧惜體面不一察治今後兩司官務着實任事其差計程遠近爲期違限者撫按官叅來重治
一撫按劾到官員前列賊私百千後借年資材略止擬降調此輩豁孽既屢卽就職亦自快心况復臨民更何顧忌方今小民貧困已盡豈堪此輩今後劾有賊私吏部務行提問追賊以濟邊餉不許樂擬爲民聞

住

一安民全在有司其患苦百姓全在貪吏國家懲貪甚嚴而法久玩生其在外有司剝小民以市結納在內官員以苞苴多寡爲毀譽故一登薦牘公行賄謝自今撫按官務要正已率屬不時察其貪黷者劾奏提調其蓋城御史兵馬不時緝訪外官餽送打點京官接愛因而夤緣爲奸者叅奏重治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古

一所在有司平時既不能拊循百姓以致饑寒迫爲盜賊至劫掠公行却乃怯于捕捉或嗔失主呈報反加罪責或故坐失主親識令其自求解免卽一令緝捕更以富民爲奇貨今後巡撫守巡兵備及有司衙所掌印巡捕官務要操演人馬團練保甲緝訪奸盜杜于特萌如再容貪激變庇惡殃民巡按御史嚴行叅論以憑重治

一修理沿邊城垣隘口每三年報聞陞賞有

差及一有小警槩稱無備平時所報
修理總屬空文卽展旨該科記着通不舉
奏今後邊防八事着各該督撫道將着實
舉行巡按巡閱各御史察其仍前怠違者
劾奏其後有失疎弁追究經管官員其曾
經報完陞賞者追奪重治該科及各御史
勿得扶同不舉

一京師積猾借債賄辦諸料冒領官錢以充
私費及至負累千萬徒以亡賴聽比至殷

河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實小民僉克商人所領價值不供墊費既
貸辦料又貸緩比其預支估值多從闊請
或至稽留數歲今後該部務絕請謁無令
積猾乾沒爲奸利事發務追究該司審派
不嚴罪又須體念疲民見料給價旋發旋
收巡視科道審派商人務擇殷實不許徇
情濫免以良弱爲吏書奇貨仍前怠違一
體究治

一頻年徵調物力爲竭一切攤充加派俱非

常法姑仍舊以濟時艱至見行屯田鹽課
諸法務期考成着實舉行方今千項百
總累小民聞慣逋地方多繁強有力者
欠卽今加派仍以小民爲強力代逋法嚴
考成逋者何與詔書到日撫按官責令久
逋地方有司的舉地方強力欠數姓名拿
來治罪其田入官如盡數完納不必追究
又聞地方有完及七八分而長吏以未及
免舉之額乃更侵牟其中止以五六分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報故逋者既逋完者亦名爲逋其款體推
筋止供結納之具今後撫按官不時調其
完欠冊籍比昭總散如有前項捏報情弊
以侵欺治罪
一在外地方官不務緩輯百姓往往阿承勢
要亦有武健自雄者假借搏擊以立風裁
致令黔民鼓煽頑愚千百成羣毀人廬舍
搶人財物使衣冠忍氣銜冤撫按官却又
黨護遮飾不行明白具奏一時科道官亦

無一人糾劾法紀凌夷莫此爲甚今後地方再有此等情形撫按官卽時體察明白事起平民便拿爲首重究如禍始有司須要根究源由勿以偏執致傷法紀以縱亂民如撫按官仍前遮護利道官扶同不舉一體治罪

一各府掌印官師帥一方全在清正嚴明無得濫受詞訟批付下司及濫受問遺以致曲徇體面府佐受寄上官耳目無得倚法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作威傲上凌下各該州縣官亦不得阿奉殘民及稱加派明暗添搭致災困抑不上聞德澤壅不下究撫按官不時察訪以聞一國用雖誦小民更困四十七年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撫按具奏勘實者該納錢糧備開戶部量與停徵若勘報扶同免者治以重罪

一近來徵調既煩驛遞騷擾特甚至詐假勒令公行無忌雖屢經嚴禁假冒如故所在

歸傳衙門觀惜體面兼畏口舌明知詐冒築爲壯號州縣掌印官有風力者縱能盤詰究放不敢一問要人以致驛遞疲敝小民困窮今後部科務要嚴守成規互相覈察毋得徇情濫給在外衙門務要的察真偽立拿詐冒有司亦不許借驛遞以逢迎勢要着撫按官不時該察以聞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八

一南北直隸等處地方援軍經過及雖無軍兵經過但奉有明文取辦供應軍需等項所司動支官錢應付者各該撫按官查勘明白准作正支銷不許復行徵補重困小民仍須着落道府預先商議作何處攤用何錢糧計議停妥徵行州縣酌量遵行無令州縣率意爲民患苦其所需物料不許逼勒小民捏作義輸及剋落官錢捏作官買其借取民間供用着各該有司公平差遣勿令積弊乘機取利偏苦窮民

一軍興以來加派爲煩更兼各該有司明加

火耗暗抽羨餘節征倭加派尚有未除者撫按官不時體訪嚴行舉劾朝廷念時事多艱未得煩復舊額着各該有司明輪百姓以事已卽除仍算計屢年加過數目以事已之日爲始倍爲蠲除額租以甦重困各該有司尚仰體朝廷不忍勞民之意加寬拊循如仍前稍稱加派科害窮民撫按官拿來重治

一積穀備賑有司視爲虛文一遇災傷遂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束手無策卽明言申飭反指以科罰實案上官稽察嚴密或倉皇措處騰報要功雖腐爛在倉不肯設法出易及借口易新却又扣除役值以飽老饕今後撫按官嚴行查盤如有侵贖入已捏報欺公拿解來京重處撫按官通同不舉一體治罪

一在京在外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物除原係官錢糧監守侵盜者俱照舊監追外其入官贓百兩以上給主贖五十兩以上者

監追二年之上正身已故家屬代追各勘無家產堪以變賣者關具所犯情罪奏請定奪若入官給主之贓不及前數監追半年之外正犯身故勘無家產悉與有免若係埋葬銀兩正身見在仍依律追給以卹死者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有情可矜疑曾經奏請及人命辜限外身死解例仍擬死罪及行再問者覆審是實俱免死從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衛承遺充軍其強盜追無贓代年久不得結正及人命無屍簡驗并原無的證聚謀冤枉者具實奏請定奪

一凡致仕閒住爲民充軍官員不係考察及犯私罪者不拘自陳被論吏部逐一查開奏請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爲民者與冠帶閒住閒住者與致仕中間如有才學過人年力尚壯曾經薦舉者許一體遇缺推用

一河防水利小民衣食之源關係最重該管
官務要躬親巡歷嚴督所屬修築堤堰疏
濬河渠其兩地執爭壅決處所卽爲酌量
利害輕重務使兩便勿令豪強偏執害人
如有盜決河防不容築濬以坑陷錢糧者
舉告究治其引私有因大水占撈虛賠稅
糧許具告勘實照例除豁其有泥沙壅積
荒閒內地開墾成熟許自首起科不許隱
占違者罪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廿一

一節年行勘文武職官率多顧忌耽延以致
滯棄賢良隱脫罪案詔書到日各該撫按
官立限催勘明白奏報罪者付法枉者昭
雪如仍拘忌怠違叅來處治

一無爲大乘等教煽惑人心每有大猾乘歲
時荒歉因而生事所在有司待其旣成羣
黨遂難解散今後務要申明六諭細緝傳
頭勿株連愚民而令大猾漏網亦勿聽信

胥隸妄指平民以激事變

一逃隱未靖各處時以盜聞所在軍衛有司
須量力以時修築城池樓臺關隘倉廩用
儲不虞其餘內外衙門一應不急之務悉
皆停止各該地方官體念軍民困窮非奉
明旨不許擅役一夫擅科一錢違者治以
重罪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廿二

一祠廟興建不係祀典神祇已成者姑不問
其未成者不許妄有陳乞一切焚燎齋醮
俱應罷遣僧道乘堅策肥衣鮮食肉許卽

拿究所在有司亦不得因而生事擾人
一遼東地方軍民人等或因搶掠或因罪逃
遂爲用間有欲還本土仍徘徊顧慮者
兵部便行該鎮文武官員務要用謀示
多方招徠如率衆來歸厚加撫賞或發
渠魁務從見行賞格錄用各邊一體施
一在京在外巡捕各官嚴拿奸細強盜等
等項但不許貪功圖利妄拿誣陷及
求的遂入重罪違者科道官叅究其五

兵馬止許受理各城詞訟卽法司受理外
府州縣詞訟必許審其曾經在外衙門自
下而上一一問理或抱有冤抑者方准受
理如非係問過而原告在城被告在百里
外者不得舉行提拘

一故輔張居正舊以專恣蒙譴近聞其初年
曾著勤勞該部酌量復其一官其子存者
准令冠帶閒住宗臣克嗣復其原爵放歸
本府戚臣王崑准復原爵着地方官卽日

起送人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一近年病故大臣果否應得卹典該部酌議
上聞其類題給謚查昭三品以上應得謚
者酌量行誼美惡爲謚不必乞請其有生
無善蹟歿後人鮮稽查其子孫顯貴妄自
鋪張乞請者不論果否立案不行如公論
分明久而益定確有可據者酌量予之其
奇節異行不在此限

一今後在京在外文武衙門大小官員俱

實心營職協恭體國無得樹棘坤龍沾名
釣詭致傷雅道以負國恩其他安撫大略
開載未盡者仍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祖功宗德開萬年有道之基子翼孫謀衍
列聖無疆之籙深惟涼薄允賴忠賢尚厯入告
之謨猷共贊靈承之執業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四

原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諡

文端王家屏

制曰朕祇承大業光撫洪圖仰遵列祖之貽謨式叙五朝之元碩蓋上哲不貶忠以阿世乃英明或藉法以行權故跡若睽而深信其心身雖遠而終行其議對凌風之勁草念夾日之誠臣可靳新恩以旌遘勛咨爾原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端王家屏沉凝疆毅冲粹坦夷閱歷廿年久禁嚴之近職周旋二紀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更侍從之要官進陪帷幄之司載任股肱之重當先皇帝升儲未定適先皇祖猜意方深將順者術疎而衆攻其短糾繩者力盡而式遘其行蓋上以終當相信之心持堅不可開之勢兼以時有可乘之惑掩必無終晦之明乃因勢以啓其心希緣明以破其惑喜引之爵名而不顧怒加之放逐而不移經綸竭補袞之才肝膽傾回天之力豈獨粹情倚以爲重遂開仁愛之心抑且九重據以爲辭藉塞讒譏之口倡天下

以必不可回之正志况朝廷有誼不戀位之太

臣故旁謀逆折于公忠王意頗窮于棄置此天生名世以維有道之長而誼篤忠貞遂衍無疆之曆茲以覃恩加贈爾太保錫之誥命於戲庭謨惟直國本有經假調停聯四海之心術窮而衆將益渙借阿諛通九重之意道輕而身竟不光唯是執經典以陳謨乃能佐轡銜而馭世人知直言不諱其氣伸不知婉畫開陳其心苦人知正色有辭其力大不知當機立斷其識沉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其

燮調敷茂于格心羽翼功成于佐聖老成既謝典刑尚可風人忠悃不磨丰采猶能裨治贊書無數舊德惟馨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方從哲

制曰朕祇承先緒光紹丕基遵訓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德銓時揆策式資弼亮之元臣惟敷庸懋著于三朝乃位望特高于一代瞻爾崇崇之貺昭予眷倚之懷咨爾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方從哲直亮小心忠清雅
量辨精白于渾金璞玉而至以嚴恭銷聲聞于
大呂黃鐘而恬以靜密蚤登侍從薦陟高華銅
龍試黼黻弘猷璧水裕燮調遠略載養濬寧于
都輦夙標風望于宰衡荷 神祖特達之知八
年而功勤納牖膺 先皇倚托之重決月而政
下如流上獨操之不分既永肩而默成爲苦下
交責之未解或入告而補綴爲勞佐恭默于攬
政之朝定倉皇于彌留之際揀時所易格事定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而已不必居竟力所可爲道潛而世或未覺念
今之師師濟濟賢豪雅相和于同流想向之斷
斷休休彥聖原無妨于若已肆朕纂臨之始更
嘉翼戴之勤罄抒盡瘁深衷日謹謨明體要蓋
國家多難正危疑震撼之秋元碩効忠在利害
成虧之外茲以覃恩授爾階勲光祿大夫柱國
鑄之誥命於戲進退立身大義豈敢後于潔身
憂危在國重臣乃更先于體國古人一諾輒傾
忠肝腸傾命兩承而惜翼爲明體業許身幾

于堯舜其寧自遜于臯夔事君致身當念叶成
衆口用汝作礪何嫌攻玉它山尚其正色立朝
百官寅恭之訓同心輔政萬民康定之休欽哉
戶部尚書李汝華

制曰朕以冲人光膺大籙特嚴民部深計天儲
念先人殫力以居傾朝不可而今乃蒙功及後
世據圖以用舉國咸勸而終或不繼故遺恩難
恃而舊法當修睦予喉舌之司竭爾股肱之力
爾戶部尚書李汝華清嚴而析計精詳沉敏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矢心匡定蚤標規格不避強宗兩都薦歷清卿
四履光開雄甸迨酌元斗杓遂正位台司十年
徇苦于節宣百計力支于幹濟直崇便利而婉
弭傷心虛集衆思而公調多口 先皇祖封情
似悵而爾力散小儲 先皇考發帑如流而爾
先核實用益老成致主計一身爲繼而計國家
大遠略匡時安一隅爲少而安社稷多曠典總
三朝之閱歷弘猷合四紀之經營茲以覃恩授
爾階資德大夫之誥命於戲爲天下守財取

愛瓊盈之積貯念民間若掃忍忘稼穡之艱難
顧戶鮮均輸膺無常滿九伐當三空之日一朝
合五禮之全增賦而覽乞賑之章請蠲而下搜
括之令肆予踐祚念爾持籌緬維顧命之元臣
曾屬弼予于堯舜詎獲生財之大道而輕筭嘗
于舟車勿入豐而諄嚴逃亡勿出嗇而偏稽虛
冒朕惟求舊爾尚圖新欽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

制曰朕祗紹宗閔希光制作唯南宮之地峻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東觀之職親睦我誠臣禪予新治曳屨上星辰
之色方密切于維毗持荷調喉舌之司特先加
於寵命咨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
清修直節邃學沉衷以精明果毅之襟期抒正
大剛中之風采久騰英茂薦歷高華名蜚侍從
之班道重寅清之貳而爾恪奉祖宗之成法
力絕臣子之私交當先皇養晦之年正藩國
就封之際心存夾日欠九折以不辭力欲回天
抱孤忠而直上大道既通乎官府恬踪遂貢于

丘園特念舊勞召還今秩峻業彌揚于朝寧風
謨方企于冲人茲以覃恩授爾階資政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身繫朝端之重望心懷天下之先
憂非堅定不足成功唯公清乃能持世自昔紛
紜之日迄今底定之朝尚賴耆賢兼茲委寄人
惟求舊翼神人上下以咸和動必有常庶風俗
人心之至正欽哉勿替光我訓辭

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

制曰朕聞結綬綬彈冠萬寓適維新之會振衣挈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領九重嚴獨坐之權提英鑑以奉國維開大紘
而揚天紀儻浮游未盡曷增日月之光惟綱目
堅持始快風霜之任特登功于芝簡載錫命于
蘭臺爾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端凝沉毅博
大精詳廉平譽起于花封蹇諤聲揚于梧掖遂
以容臺禮樂出披楚甸甲兵迨入主于邦刑載
借籌于國用羣情以四紀之經營而熟不藉調
停大典以三朝之閱歷而精寧惟曉啗適簡進
于先帝乃調護于朕躬親承玉几之慈謨茂

著鐵冠之風采昌言國是百官披忠直之猷正
色朝端三窟屏權豪之氣當廷爭之未決持中
正以渙小羣卽衆議之或黨提虛公而佐人治
爾既思忠于先帝予方求助于舊人茲以
先皇帝覃恩授爾階資政大夫再以前單恩普
爾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錫之誥命夫法久
救生更弛人訖任之則貽委久而優容多旅之
則驚擊煩而摧折衆人各分塗于同異爾惟遵
道于蕩平勿以獨斷之機疑從衆議勿以大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之法偏任同心力振其風迷則沅陰之聞震而
破徐而俟其自化如漉雪之見日而消儻祖
宗之法度克修卽朝廷之德澤偏布雖小臣之
藩籬未剖而耆碩之衡鑑常虛念予訪落初心
歷爾匡時大略欽哉

兵部右侍郎張經世

制曰朕聞朝廷維祚稷之安遠計特儲于借箸
元碩托國家之重壯猷先倚于當機蓋輟鈴不
可以意營而軍旅寧能以嘗試惟豪傑抱兼資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之具不難出入均勞抑疆場有歷閭之身適可
安危獨注爾兵部右侍郎張經世幹度凝山襟
期峙玉用堅貞于諳練料精敏于沉雄適晉佐
于樞廷俾蒞司于廟筭念四方之多故或九法
之乏人輕者粹嗟爲威冗豫者依違有態予惟
經政爾以除戎蓋紫馬行春輒負乘麾之望碧
幢映日更調司武之猷且嬌易之威名紀綱上
郡卽谷雲之方略鎖鑰北門是惟端凝博大之
材兼歷錢穀兵刑之任故望昭輕緩于華戎式
展元英之風度籌運讓謀于帷幄丕揚神武之
天聲茲以覃恩授爾階勲通議大夫資治尹錫
之誥命於戲昔當清晏卽端委可以折衝今值
艱難豈笑談可以鎮物又况持膏梁已疾者蘊
毒益深假尸視代庖者兩官俱曠是惟遠輯摧
陷廓清之略近資發縱指示之奇兵緣將勇而
精重念徙戎之論饒以士強而滅應先安內之
謀蓋歷久則人盡其材任專則官得其體聞旅
紛而自若惟企爾以專功當大事而獨先尚副

予以制勝欽哉

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余懋學

制曰朕方嚴名實以破詭隨旌讓直而激浮競
乃權謀假重于綜核或偽辨借名于流品眩焉
之者碩蔚爾公忠尚崇簡德之深思式報匡時
雅略爾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余懋學勁節孤標赤城玄度一察郡憲
薦貳留曹有猷入告一人據古不阿當世綱予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初政念爾昌言政虞猛而為殘氣患矯而成激
慮先曲突砥狂薰轍之先誼慎和衷拔幟凌蠶
之會蓋識能見遠學不近名故置身夷險之中
脫念成虧之外方其報宸適切投簪載更介弟
之風猷重念老成之績序茲用贈爾階通議大
夫錫之誥命於載來獎登朝寧有可私之耳目
此旨其主誰居不割之藩籬唯材誠不用于朝
廷乃膽智遂絀于身世想風規之落穆尚有典
刑無改易之紛紜永言懋懋嘉蔭烈祇服新

給爾惟欽哉

制曰朕聞學如居積道若張弓用以久蓄而體
後以前絀而大有繼世業載荷國章爾原任四
川重慶府合州知州贈奉直大夫余世儒乃原
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懋
學之父學不愧于科名行期追乎往詰故澡身
浴德砥節首公入當為已之儒出稱守人之吏
即喜形義檄尚餘抱璞之懷迫業授韋經茂啓
超庭之訓德業相成于奕世忠貞盡萃于一門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不有崇褒曷酬善慶是用贈爾為通議大夫南
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誕膺如
綽之華永錫無窮之閔

制曰國重公忠之上佐載肅朝常察需辦濟之
淑英式操閭範惟識超惟薄故道啓蘋蘩爾原
任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余世儒妻贈孀人再
贈宜人孫氏乃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懋學之母辨族函貞德門作配
當其孝烈度閭敬給傳餐使其君子內奉中庭

外交當世入無遺養出有良朋至若仕燕翼之謀能勞愛子當以易易之交大誼存翁則閨芳逸比須康家學頌成聖善矣是用加贈爾為淑人絲綸貽女史之芳松檟顯慈庭之懿

制曰蓋聞朝昌家正族大多賢故墳簞述奏于虞庭杞梓交加于諶背怙恃維均式穀生成不間劬勞爾原任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余世儒繼室封孺人贈宜人胡氏乃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懋學之繼母禮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給事中懋學之母識函德慧性秉淑貞上承道德之名賢下撫忠貞之良佐迨于詰胤為我聖臣直躬競爽于難兄雅志竟成于是父睦凌霄之一羽再覽鳳毛握合浦之雙珠齊輝月暈夏理夕郎奏記式嘉民部成勞是用贈爾為淑人榮名益大仰瞻靜樹之思潛德彌芳用仰芝函之寵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漢儒

制曰朕惟纂錄承圖予寧萬寓投戈息馬倚重

元臣矩矱雄邊望隆聞鉞夾兩庭而甲左右

之權拊萬落而壯陵京之大勢自匪材兼

文武曷能任總綱維爾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

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

漢儒氣格沉雄風規峻朗才能肩重而出以真

誠誠可當機而持以縝密起家淑問薦歷高華

閱襟喉鎖鑰之名區任錢穀兵刑之遠計凡界

提衡之重食云經緯之長以故才由展錯而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深識藉擘裁而益豐卽在懸車之日更精借箸

之籌既若予工乃固吾闔錫龍旂而賜履佩聚

鉞以登壇伏久著之雄名風行草木運靜綜之

虎略膽破旃裘茲以覃恩特從新銜授爾贈通

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昔我皇祖誕任老成

當建議于谷雲實調和于將相迄五十年之定

業壯千百世之鴻圖然而法久敝生兵騎將翫

吏所憂在胥統之鹽惡行徼之奸爾起視吾

而已臥地所急在漢法之將窮戎索之幾頽倘

一噉■馬其何支是唯千蕩佚簡易之中先制
節精詳之慮淨三陲于兩幕聯九塞爲一家念
予用舊圖新方藉英雄之膽智以爾長材大略
當爲經久之謨猷欽哉

制曰蓋聞約誦能廉富好行德乃若公清獨矢
于華溫仁義饒聞于里巷坐策當世之故遠貽
燕翼之謀曾受爵于東藩更升華于北鎬爾累
封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贈正議
大夫資治尹工部右侍郎董萬斛乃總督宣大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漢儒之父衡泌姁修瑾瑜偉抱積而
能散貴不忘冲爾共解衣衣寒推食食餽逸軌
素孚月日嗣賢載振風徽若夫刑持丹筆之平
權減行舟之弊促裝典餉著論司漕罔不後兒
女之私而唯先國家之計蓋俠行木其天性雄
風具在家徽蔚爾官成翳睢庭誥是月則爾爲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弓治流輝于百世松楸昭慶于重哀

制曰國重元臣曠典與勲庸而並盛家榮令子
慈恩倍毛裏以爲昭蓋世既謝其徽音而道尚
留其懿範可無悠冊以體遐心爾累贈淑人盧
氏乃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漢儒之前母蚤以
淑資歸于介士必敬必戒持家忌拮据之勞不
競不綽鳴珮効贊襄之徽爾其載成士行式佐
高風相莊于俯仰之間交劄于居儲之會而桓
修自御冀餘無遠在握三珠竟隕夜光于月蚌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三

凌霄一羽尚留瑞色于蘭陔是用仍贈爾爲淑
人儲嘉祉于采昆揚芳徽于奕世
制曰蓋聞天錫寵于誠臣百膺多祉朝疏榮于
上壽五錫鴻名展雄略而道益彰扶鳩筇而祿
益大爾累封夫人以內秋收封淑人張氏乃總
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董漢儒之母端莊純一溫厚
慈和遵令範于圖經迪義方于機杼清節不綠
卽向枕心匪以導輿爾其鶴髮翩翩鸞章華耀

歷五朝于百壽合四世于一堂袍擁赤霜修珎
筵而按斐鼓升成絳雪繞蘭苗而捧彤書方資
龍首之英猷重下螭頭之渥錫茲用仍封爾爲
太淑人高華彩結雲霞徽省耀崇班之氣色清
切光依日月蘭臺分內秩之榮名

原任經略遼東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延弼

制曰昔我先皇祖念三韓中六合皆兵姦
遼獨出之才弘濟孤懸之鎮衆皆贊其特簡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更倚爲長城當大慶之方深矧爾功之可奏爾

原任經略遼東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熊廷弼雄識脫成虧之外駿材

超利害之中爾其司法天圻抗凌西憲當登車
東下抱澄清天下之恩及投策歸來更大繫中

朝之望會爾風烟之未靖僉云經緯之兼資念
先皇祖撫髀外寧迨先皇考倚廬東顧而爾

膺兩朝之重寄當百戰之孤城旣嘔心以荷劍
龍日携膽而馳雲馬先謀後戰未遽煩大勘之

師奮逐電行業先握萬全之籌振軍聲于積弱
懾滲氣平方張萬里龍荒忍見塵之聳千年
鶴表仍增漢壘之雄卽成謀尚隔于人言而大
略終維于國是茲以單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天生豪傑之材寧惟身許世篤忠
貞之佐蔚以國籌遽云一整之特安尚念三朝
之異數白山木葉業保固于丈人蕞毒狼心更
潛窺于謀者集烏合而起緊豈異人運龍首而
謀祇需後命俾我康侯之蕃錫企茲方叔之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甲

猷欽哉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瑾

制曰朕光纂洪圖綏寧方夏唯是大中丞激揚
文武百吏以惠元元而京國倚日先際上有
大澤人微恒先被之至爾東顧不翅雄要于
東也念我誠臣寧需閱敘爾整飭薊州邊備兼
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瑾
量宏深濬持清辨忠政風揚于冀陽直聲允

著于伏蒲抨彈不避強宗議論獨持大體既高
文對乃貳奉常嚮安丘壑之中衆其欽爲泰斗
頃拔雲霄之上人咸擬以星鳳遂鎮天圻予以
節鉞猷望雅孚于四嶽關山盡在清寧威名先
布于十連草木亦欣德化蓋三韓未靖四輔爲
駭糾虔將更于威嚴綏靖兵民以鎮靜允稱神
臯之重寄將折戎塞之遐衝茲以覃恩授爾階
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久安則政易弛多事
則人易劇方今天下或類此乎薊門爲東塞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援不獨寂 陵京也古人未雨徹桑定其中流
而忘衣衾桃林之議煩爾矣竟爾材操堅爾心
以肩我大任尚無忘于保介哉惠此京師以綏
四國予日望之

總理督糧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恒

制曰朕光纂洪圖祇寧方夏深惟根本特簡元
僚無亦曰 高皇帝有遺弓焉而輕之也總風
紀以保釐元元朕其有愛焉爾總理糧儲提督

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王象恒材緣駿迅爲沉凝識以端詳爲敏劭
一蜚鳧鷖載揮矛冠既久歷于蘭臺遂察丞于
問寺以 神皇之簡在越 先帝之特掄肆以
冲人倚于舊德乃予旄鉞往父 陵京十連合
財賦之區籌謀審慎四履緝紀綱之任憲律清
嚴盜餘殄孤寄霜瀾千尋岫標凝峙玉露寒
萬壑清水其振采于留臺尚令憚黠業升華于
橫榻無以易克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之誥命於戲地重不可削也民罷不可紛也東
南民力自昔念之矣爾繼着不振旋吳人之變
歸乎無以勝之有以安之則籌邊之方略彼部
之風稜自在也佇爾新庸光予遠計懋哉

制曰國家普如天之貺匪盡明庸也而特重勞

臣又况世篤忠貞開予大烈者乎夫人地之光
華寧狀笏門戟爲詡詡也前以爲堂後以爲構
矣朕且爲御史大夫念之爾通議大夫浙江按
察使王之猷乃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象恒之父益以甲掄仰承世學而出揚淑問入佐寅清發奸調衆庶之和陳令作藩封之範載更藩臬益著謨謀每先事以爲防盛當機而立斷重雲渠兩安魚沸于狂瀾甲首丁男脩鱗屯于宿飽蓋地盡中原之雄要謀先經久之鴻圖爾其既重天常特隆風節卽天皇所譴怒亦以周旋而肯阿承直指雖帝子之遨遊不難論諫而况曲制中渭尚存罔正之庭模載啓中丞之節鉞是用贈

高陽集又

卷之十五

聖

爾爲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關函隆錫從中秋以爲華槐蔭滿光壽南臺其未艾

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經世

制曰朕統承方寓綏靖邊陲有赫東征特注詩書之佐備焉北顧尚嘉文武之猷內拱陵京外當肩背以千百世中興之盛際馭五十年解辦之伏戎緊重任之難勝豈榮恩之可後爾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經世識趣利害之中而操持獨力氣格功名之外而涵養精沉

當其明允成能度支有譽載典股肱之卿輒注邊材屢奏屏翰之司而閑將略廷議共推上策爾廷遂倚長城以上公之節旄當北門之鎖鑰念一秋爭相雄長爲中原制勝之機然大羊所寢生心亦邊徼跳梁之漸于是糾虔將吏安輯兵民齊戎律以振風聲揣一情而悉要領威知草木名怖啼兒率是罷熊快旌旗之變色整斯驚鶴知金匱之非常蓋韜鈴略法乎威嚴輕綏惟持以鎮靜當機省括卽未雨厯桑土之謀先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事致防豈中流乏衣袂之戒茲以軍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殿大臣出則戎車走于帳下入則甲兵具在胸中爾既貳洪樞遂參邦政卽一隅尚屈羣力豈九法而遺衆謀尚其大簡車徒令士有臨堅之志益嚴帷幄俾人皆投袂之思勿以首偃而眺外寧勿以鵠張而挫內銳卽法嚴中制而籌籌特主于樞機雖情自內依而戎索獨提于股掌犁庭空漠副予一人簡言之必歛至策勲慰今天下清寧之望欽哉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房壯麗

制曰朕光承大曆祗綏方隅所賴執憲大吏察
舉郡國守令諸臣遂以宣導上澤疏通人瘼自
非仁而不縱如光威而不刻如峻誰夫弄印以
界者爾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房壯麗識度宏深操持潔慎才能任重
而入以純明識可先機而持之鎮密威惠夙揚
于壯縣公忠久著于法稜方持棘署之平遂執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蘭臺之憲內封四履則江湖陵澤之雄奇外接
十連則吳粵荆淮之保障綏輯惟持以鎮靜糾
虔略法平威嚴藉六察之風威驅除苛吏行五
刑之平允祗席窮簷蓋廉直勁正之操規模常
遠節義文章之地拊綏爲勸正宜異數之頒况
值慶條之布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爾所部則藩封之供億爲艱而甬北湖山
無得治絲而棼之也陶之役頃從減省得無有
不解者乎久安則綱解多事則民煩懣之哉還

祖宗以舊法卽予天下以新恩寧獨天柱寶極
間有寧園也企爾行矣

通政使司通政使王舜鼎

制曰朕光膺大命嘉與維新廣延不諱之書悉
體登聞之願所期宣上之澤下究求人之瘼上
聞唯爾納言祗承朕命爾通政使司通政使王
舜鼎秉沉毅之資而寬明簡惠有清嚴之守而
忠亮篤誠起自爽鳩晉躋司馬旣敷歷于雄藩
遂旬宣于劇部入尹神臯之重載清都輦之塵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肆予賤祚之初乃改陪京之命以心膂而司喉
舌緣出納而披琅玕遂使堂下之謀稟察于乙
覽遐方之論不隔于九重師望允諧朕心則懌
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
下之志在通人主之心欲遠以我 先皇祖之
恭默或懌而未舒洎我 先皇帝之彌留尚通
而未久儻聞左有未伸之意願則朝廷無偏布
之仁恩况予方冲昧之年且國值艱難之會矧
急先務朕當加意于轉圜道本人情爾尚注心

于掌醢祗承朕眷無替訓辭欽哉

通政使司右叅議呂邦耀

制曰朕以冲人光纂曆服方期包荒茹彙通百
壅以悉萬隱易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出
入朕命惟爾納言爾通政司叅議呂邦耀清修
勁節遠識沉心擢對大廷抽毫中秘生長輦轂
之下既習朝嘗出入禁闥之中載嘗國政迨提
衡河洛乃益啗謀猷晉叅喉舌之司佇廣目聰
之益而爾自矢丹心日儼人推青瑣風稜一疏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建元特展尊親之大孝再談講幄獨抒憂國之
深心念老成雅意敷陳想明允克詳出納茲以
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朝廷唯聖詔
斯嚴而以人之瘼上聞乃更亟也往聞要人所
欲扼頗有壅而不得上者夫草野豈盡嘉謀而
衆思可集故壅乃否疏其壅乃泰通以爲疏也
爾尚省爾官篤爾初忱佐予新政朕乃庸

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協理府事錢象坤

制曰國家設端任爲彈肅微獨弼諧儲副也實
將資忠亮翼帝學肆朕冲昧光纂洪圖所賴豐
乂舊遺以沃於朕志其念宿學乃更慤也可靳
榮冊爾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府事錢象坤沉心秀骨亮節宏材射
策大廷抽書中秘爾其學廋匡濟肯專目于文
雄志切澹寧不受擾于世懷念 皇祖拔奇材
于禁近游躋冲護以延芳迨 先皇儲峻品于
東朝遂踐儲端而揄羽洎予訪落晉爾談經身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依日月聯延父于光華班綴蓬瀛首羣英而領
袖蓋詞成盤詰代得麒麟業超文士之宿慕尚
屬儒臣之舊事惟爾倡予和聲相應于一堂且
析義陳辭道頓洽于積日乃闢朕學式懋爾功
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頃閱羣
臣交牘進予學也念冲人不學于元子之初而
憫焉踐祚其敢忘焉明新德業爾實始基之易
不云乎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爾尚堅
爾心弼予德以奏大業于天下朕不忘學也

敢忘佐予學懋哉以需遠注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吳

宗達

制曰朕光纂洪圖肇開新政方將揚兩朝之大烈建一代之遠猷而寡昧未學備焉思奮所賴皇祖貽以豐芑舊德迪我冲人其公忠該練之臣懷嘉謨而入告敢不以報爾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吳宗達奏登上第遂踐清塗既歷詞垣乃躋中護濟世美以特立裕辰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四

猷而具臧屬辭義比陽秋得士人當驚代青霄接武光騰文海之鯨鼈白日懸名臧起蓬山之鶩鷺蓋冰局清介自屬掌操文苑詞章特爲本業爾其抱堅明沉識凜四知以成能抒經濟宏材兼三長而擅美則深心勁骨亮節明謨尚資啓沃之忠式展彌諧之略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以紹年當 皇祖簡拔向膺之曉閱三朝爲新也爾家諸父不聯耐金馬耿耿抱大節平國恩可副也家學可承也以爾

亦骨用爾材誠勉迪前人之庥共新當世之業懋之哉尚有遠注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周炳謨

制曰朕以冲人纂乃曆服期于尤揚 烈祖之洪庥唯是豐芑舊貽朝夕納誨朕所不憚夙宵希縱我 皇祖初猷亦唯是世學名德左右我朝夕遂俾予于治爾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周炳謨乃原任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謚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文恪子義之子清修介節遠學宏材特正大于和中發精明于沉毅爾其史垣擅譽鎖院掄材袖書靡間于丘壑得士頓兼于文武緝經極史亦纂其玄侍幕入帷靜綜其大周賡清塗于北研彌崇峻望于西清當 皇祖之末年曾嘉謨之入告啓沃常先亮舜每懷當世之憂敷陳法 祖宗不愧古人之學既禪朕志載練朝章蓋世掌綵綸燁燁鳳毛自色爾參帷幄瞻瞻日卿嘗清陳詞允愜于延英展采彌揚于當宁茲

以覃恩授兩階奉直大夫勲協正庶尹錫之
命 皇祖朝該亮博雅屹爲中立者爾先臣也
以爾材操先緒竟於爾矣爾頃爲朕說書不云
孝以事君乎慕家學孝也禪國政忠也觀忠于
孝懋乃攸績朕且大用爾欽哉

制曰朕祗紹先猷式圖新政是稽 祖宗之法
以旌社稷之臣更再世之隆昌想五朝之閱歷
爾原任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詹事府事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謚文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至

恪周子義乃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炳
謨之父器識疑厚學蘊淵純秘館抽函蚤升華
于詞苑東朝列衆遂植範于賢關聲猷蔚重于
兩都地秩高聯于六副蓋 肅皇之末禩 歷
神廟之初基憤俗學狃華著作五經羽翼念朝
章佚實勒成一代典謨孤標萬壑清水雅操千
尋玉海曾不與時爲耦惟聞以耻立防當綱維
勸敦于纖兒指堂頤而矢守卽槐柳方齊于殘
客坐虛室以然恬謹醇餘萬石之風詩禮衍一

經之訓謀論諸鳳池毛世美于今直邁史魚風
力載勤于古是用從爾子炳謨請以覃恩贈爾
爲資德大夫錫之誥命於載沽激爲名依阿詭
遇名成而道仍晦遇合而品乃墜乃若繩趨尺
步之爲遵方鑿柄員之不問寧竟世不登揆席
而朝端仰泰斗星鳳卽終身未見大行而天下
望鐘鏞鼎呂故天之篤純忠者遠閱世彌光後
之振家聲者宏于前更大勁骨猶堪礪世忠規
自可風人歆我訓辭以光載迪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至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黃立極

制曰朕以冲人光紹丕基所賴正人夾輔躬予
於治亦唯是我 皇祖以累世豐芭植于禁林
遺予爲夾輔乃若端敏直亮抱天下大略者朕
方器重之故靳褒于爾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黃立極以華婉雍容之材具抒沈雄超
邁之德資一鳴而兩冠京車載耀而升華天祿
爾其操卿環之秘典矢葵藿之深心擬衡而士
皆驚代麒麟荷橐而詞盡度時舟筏並憤七葉

之書者未報則鍾于大業者漸念十年之文
彩不揚則閱歷于世塗者厚故澹泊以存故我
姤修而裕遠猷當予訪落之初適爾登明之日
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頃從
田間來朕方以朝恭覘爾風格遂以念爾材局
矣爾資望不盡在諸供奉于庭者後而徒以大
典亟需不能需次于爾然爾資望何得久稽也
材浮于世用彌裕業饒于位品彌高懋之哉念
皇祖所深陶堅爾心益大爾材局朕未敢拙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用大也其尚有遠需

翰林院編修錢謙益

制曰朕光纂洪圖肇修大典亦唯是我 先皇
祖豐芑之貽以布列詞垣遂以摺撫大烈開予
冲人其若抱舊學應新命而出者朕且褒表之
爾翰林院編修 直方特達端亮博聞既
冠兩闡載承軒問而爾雅抱匡時之略遂多矯
俗之談帝心亟嘆奇才師頌同推大第萬言直
上孤忠結明主之知十載歸來至性倚慈親之

愛蓋道可大行于遠學期深造于微升沉閱良
史之材澹然識鴻猷之集茲以覃恩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詞臣以無事綜天下事故當事
而無事矣佻而苦約結懇而求聞達焉寧得終
日乎爾唯勿佻故靜爾唯勿急故久靜可遠也
久可大也懋之哉朕且需爾于遠大

翰林院提督四 館太常寺少卿范濟世

制曰國家以秩宗之貳為清選多以待瑣聞之
英而朝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至旁行首戴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之書較功能于質館則隸在詞苑而妙簡時望

亦唯以其貳主之爾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
寺少卿范濟世以子大夫高第入侍紫微載崇
黃闥適予訪落晉爾客臺當爾念兵事之方殷
惜老成于既去賜環者輒亟履餽者竟符益直
躬先庸德之行守口恥違心之語故識率體要
力振綱維風稜夙振于掖垣德度更揚于金馬
向羅方寓合東西南北之文章標表人倫盡譯
象奇蹤之變態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古有然此選者或果敢直言數有據爭
又或數言得失不事權貴故每由此擢諫職爾
方自夕拜來嘗隨諸大臣侍朕左右更聞爾諫
言也爾尚練爾卿材以肩大任朕無令天下以
士輕矣欽哉

太僕寺卿丁懋遜

制曰朕祗承大命光纂洪圖仰惟豐芑之貽謀
式藉王楨之篤棊下蒲徵于耆舊上邁軸于碩
寬念爾鴻猷企予同命爾太僕寺卿丁懋遜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通敏練抒以誠心博大沉凝用其質行一光軒
制遂綰邑符載勤夕拜于梧垣乃展辰猷于楓
陸翹章屢奏朝端特倚其威稜直道獨行天下
想聞其風采當 先皇之養晦正 神祖之獨
標九重懷持重之心舉國抱危疑之慮而爾忠
存夾日力竟回天合眾正以同鳴阿閣快朝陽
之鳳持一封以自遠冥霄翔何慕之鴻居雷霆
而不驚韓稚圭其予以瞻挾風霜以爲字汲長
孺願其忠政方希以維新人乃先于求舊先

于牧政業有前聞茲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皇天之太命眷德惟嘗 聖祖之
深心詒謀有敘然而必不可搖之慮聞移于時
或暫晦之明不有忠言曷開遠計厥后克正予
將企正于僕臣其羽爲儀爾尚標儀于羣策無
數老成之碩畫光昭正直之生平欽哉

太僕寺少卿何士晉

制曰朕光纂大命祗服洪庥念我 先皇帝以
豐芑舊人貽我燕翼因念我 先皇帝養晦東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聖

朝賴爾公忠爲調護遂貽永祚于今我 皇祖
慈寧之召朕豈忘焉而况公忠歷試不獨同政
也爾太僕寺少卿何士晉以子大夫高第由明
允而入掖垣歷藩臬而晉卿貳蹟成中外精管
職任之嘗孝矢明神心苦家庭之變乃若誼關
國本重切宮幃九廟震驚舉朝皇祖而爾神閒
氣定慮切憂深矢九死以明心結一忠而爲膽
既視姦雄之魄遂副肺腑之恩卽其信而見疑
皆虛禁錮執與使而得終竟失身名蓋國家二

百年養士之報社稷億萬世得人以安業育符承
載還同牧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公忠遠計在識定而瞻用之當爾恐家難十
餘年而後報似留侯良及變起觸瑟而能以死生
入秦似長孺墮至決大政定大策而神色不移似
侍中琦青不云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尚堅爾識用
爾膽無以爾爲人藉社稷之役矣懋之哉

制曰朕聞國家有大慙大難唯豪傑之材是倚
故忠臣發伏戎于衆默孝子贖養慈于父衡然
高陽集文 卷之一五

則非嘗之變殆天所以啓豪傑乎卒之嬰非嘗
之變者集忠孝之後福則浥彼注茲之天于是
乎定爾累贈奉直大夫尚寶寺少卿何其孝乃
太僕寺少卿士晉之父賦性旣奇遭家大造大
志未成于國士深心遂旣于家猷而洗腆承歡
情文中禮旣振中衰之緒兼承先世之仁合三
黨爲一身拊藐孤其若子或解衣而拯溺亦焚
券以捐金政爾推豪冠之田廬怒如訓單貧之
生養蓋宅裏樸厚秉度寬和言念鞠哀永抱分

鼎之鼎建威而胤竟符夢斗之占人乘文弱以
相加天篤忠貞而爲報茲用加贈爾爲中憲大
夫太僕寺少卿春滿桃溪三世聲成樂之兆天
同楓陛九重錫如綽之恩

太僕寺少卿馮嘉會

制曰朕觀兵興以來旣竭同騎遂竭同儲故馬
日耗兵日益罷夫討軍實而中微之問一大政
也其有悉兵于營悉馬于兵朝廷尚式嘉之爾
太僕寺少卿馮嘉會操敏劭于先幾矢淵沉于

高陽集文

卷之一五

五

中勁當其策名軒對解褐花封合三異乎一同
孤直抗西臺之譽謝二天于六察仁威表東海
之風頃以邊塵日閑與衛而爾畫圖方略大振
軍聲人倫式敘于臺班品秩遂參于同正輦下
仍建馳之號庭中餘攬轡之清茲以覃恩授爾
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昔我文皇帝謂所司
知恤馬不知恤人爾起家司牧業以人恤而不
以馬恤夫馭人猶馬也馬以劇逸人以劇亂朝
廷持遠馭不以同維爾爾寧爲劇也尚欽予罔

命

制曰詩不云乎執轡如組夫士組修其身而文
成微賢嫂誰爲略庭屏者士馭世女士馭家遂
以佐予士疏榮其斯焉爾太僕寺少卿馮嘉會
妻封孺人黃氏柔良有則淑慎無儀躬旨其以
奉直陔脩蘋藻而訓中饋爾其短檠四照長佩
陸離蠅聲發警燭之星機緒襄流黃之月寧獨
證盟于子勳我佩抑將交儼于商政權材是用
封爾爲恭人女以德爲才而以不見才爲德三
高陽集文 卷之一五 五

錫文綸報之德矣

太僕寺少卿商周祚

制曰昔我 文皇帝詢所司以蕃息之效蓋倦
倦故事也當是時去翫法幾何而瑩精若此矣
問政日紛罔儲日竭予嗣 先皇帝宅丕基尚
以爾僕臣俾克紹先烈朕其有愛焉爾太僕寺
少卿商周祚用沉凝以駭發藏渾樸于犀然解
褐軒掄縮章邑牧蔚爾夕郎之拜贊予大正之
猷諷議雍容尚見論思之德虔執持確切特錄

到駭之厥稜懷承卿以忠良舉匡襄于廉正條
生人之六瘼載脩復令于民間念國事之多艱
百計錦羣于塞上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
錫之誥命大民猶馬也錯綬銜轡以難之而旁
出矣爾起家民牧業悉牧民其于扼私振救無
勿出我小民的藉爾局略矣僕臣正厥后克正
寧獨數馬以對懋哉朕有顯陟

太僕寺少卿王象恒

制曰朕觀漢初不具驄駟而後擯特乘也至脩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平

馬復令而禁苛暴止擅賦晚矣以馬登耄關天
下興衰罔臣顧不重與爾太僕寺少卿王象恒
以子大夫高第分符花縣授斧松廳簪筆立朝
霜氣肅騰于白簡攬驄按部風稜丕振于彤騎
迨與問承華而益閑興衛采良丘甸旣縮權于
口錢入主路於無侈名于雲錦蓋沉謀遠慮嚮
陳保郭于邊陲偉略長材今奏折衝于都廡茲
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民與馬
相乘也頃聞圻民雜畜耗于東矣馬如舊乎爾

● 稅六察求其白素業悉我近民便害矣尚念
耗民之馬遂及耗馬之民詩不云乎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慈哉微于漢矣

順天府府丞畢懋康

制曰朕光慕洪圖綏寧方夏念京兆依日月光
際則行慶施惠首及之而應聲之微不時之藝
亦先被焉況萬方都會五禮榮興不有英猷誰
清都輦爾順天府府丞畢懋康以子大夫高第
一對薇垣載徵柏府操敏練沉雄之材具抒高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華諠朗之襟期入以乘曉歌風霜而至止出當
攬轡搔山岳以澄清肆特簡于師言乃升華于
京兆議大朝陽之鳴鳳擊疆觸伎之神羊蓋貞
度肅察悉吏本源之地揚清激濁提身冰玉之
中企爾新猷微于舊勛茲以覃恩授爾階中舍
大夫錫之詩命詩詠綏四國在惠京師然其道
在去說隨謹將收夫鈞陳豹尾下寧得狐搢之
而狐埋之嗽則易譁臨則易動法之不行自上
始也以爾材操不隨不嗽試觀效矣尚防爾風

校肅我交戟予一人則憚

制曰朕聞備美者不必大年尚受者竟饒顯號
故威駒隙之閱人拊薜華之易歇傷如之何朝
廷所爲體貞臣于結髦也爾順天府府丞畢懋
康妻梁贈孺人江氏以貞靜恪勤之質生文學
替組之門擇快婿于龍乘叶佳占于鳳卜而爾
內言不出中饋靡淪淑慎無儀饒爾閨中之秀
肅恭有禮溫其林下之風疾遠不設于躬雖和
以調其度然而風雲欲會霜露先凋蚤冷雪絮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之吟速破筆花之夢是用贈爾爲恭人對薇有
句業再錫于龍綸列栢重輝幸三加于馬鬣
制曰朕觀士之理家也其家之人各出其精神
之所至合而成理乃若前入方聚百善于家如
晬然以抵後人而後人得其一遂能以其精神
爲合而幾于善卽柔女子朝廷特褒之爾順天
府府丞畢懋康繼妻趙氏毓貞清第伉美哲人
柔惠維嘉贊明自遠爾共進觀堂上退偶室中
卽去吟去沐之風規則以孝而白華朱妻

爲曾念維白維清之矩彛則寧靜相從而縞衣
綦巾爲細蓋至雙白日承于大臺一清載砥于
當官殆亦賢已是用封爾爲恭人說禮致詩尚
佩北堂之訓絃經翟弗式隆閨秀之儀

制曰天以奇材異質爲清世十資而世未必盡
置之高華以旣其奇天以爲是約結之而錫以
大年貽以令子曰以報吾奇也朝廷特疏榮慶
之爾原任江西武寧縣主簿累封廣西道監察
御史畢力德乃順天府府丞懋康之父俠氣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室

心雄風遼局泊升華壁水乃振彩詞場開萬卷
于寒葉檀三長于柔翰尺幅不收寸管則跳身
而弄新詩薄遊未盡一斑則唾手而還舊社爾
其感秋風于短簿耽五字于長城擁水木之清
華脫鴛鴦之夙願然而公忠課子澹宕持身進
則護瘠民以破嘗調退則樹陰德以庇後人蓋
孝謹有爲廉清不佻矣是用封爾爲中憲大夫
順天府府丞五斗折腰投牒滿風鱸之感繁雙
珠入掌錫綸映月蚌之光華

制曰朕聞決北之英不散珠璧而與集于人集
鬚眉奇矣集雙悅抑又奇矣閭彥畧奇不得施
而施及後人以成其奇爾累封爾人孫氏乃順
天府府丞畢懋康之母蔚以鳳彩特抱螭章旣
儼碩人更勤淑行爾其口占漢雅手注靈文破
萬卷于舒帷傷孤忠于楚些慷慨形之清夢議
論詩以古人然而去汰爲纖去矜爲讓均楊樹
子封股療姑畢婚嫁而佐向遊執禮詩而趨鯉
對爾詔爾子曰爲天下第一品官無寧爲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室

光祿寺少卿白瑜

制曰朕光膺天命祗服舊德重念我先皇祖
之末年念周慎未汲漢薪逾積故有昔用其言
而今始顯其身音朕方仰藉芑貽而安得不歌
敷世之仁于清卿也爾光祿寺少卿白瑜以子
大夫勳書秘館拜疏夕垣誤致投閒甘藪之風

穀日上頃緣蚤譽三朝之舊學維新蓋朝端之
錢穀兵刑與世道興衰之故天下之扼塞險易
及人材忠佞之防其該通業曉喻于胸中而英
直能發揚于筆底故事無不徹言有必詳摩切
帝連結一忠以獨立抨彈貴近雖百折以不回
弗設適軸之歌碩寬樂淵遂滿槐庭之蔭清白
筭經蓋孝隆護背卽細營亦重綱常 九忠在
楓宸歸去維知名行睠爾舊學光予新政茲以
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當 先皇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奎

祖不奏通精神聯泰交乎其曰言非而當聖衷
者察其獨成一非言是而不當聖衷者察其其
濟一是朕方張大絃以盡天下之心舊所予予
之卽舊所未予今已予之蓋朕不難宥貸而防
誤中也輯爾膽識以肩天下大計寧獨勤爾于
大官也尚以企爾于遠

制曰朕聞石以泐水以凝而兩間孤雋之氣不
泐不凝此微獨豪鬚肩也佐成于夫式穀于子
爾以孤雋名天下蓋柔女子具丈夫風槩矣爾

光祿寺少卿白瑜妻封孺人再以子山東按察
司副使養粹封安人王氏以門閥慧淑伉于令
人躬淋瀝以爲文安疏糲以成質三黨誦睦嫻
之行室有肅雍一庭洽清辨之風語無謬諄爾
其宜葦穆孝佐學恪勤夫子方興嗣君代起于
時乘輶共貴佩紱同華而約以居盈冲能御汰
又若抗東山于希代臥北海于清朝而進不泣
衣退無屈蠖蓋澹寧自性儉素以經以故襄孤
峻之修標總光華之采締是用加封爾爲宜人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奎

幾珠入掌鸞章昭日月以同明三錫在躬翟服
比河山而表度

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

勅曰國家開六垣以司封駁而吏垣爲之長以
吏垣式敘羣吏而是垣之首又爲之長朕頃召
見耆碩頗以諸諫官次進亦覩爾風格也自非
閱歷深雅負材望莫進焉爾吏科都給事中范
濟世以子大夫高第對薇丹地拜夕黃門而爾
進昌言薦濟清近雖舊已疎榮于青瑣今仍

錫命于清卿然重念我皇考如流從諫而爾方條次于虞鉅若渴求賢而爾方論思于山啓當在爾留之際誠同顧命之班朕方風厲于言臣其新明恩于舊德茲以我皇考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人臣進言在識與力聖端測末識也從端執末力也不識力寡不力識寡以爾識力遂無寡言然天下事取辨識力獨言也乎竟爾識以竟爾力肩蹤古人哉

吏科右給事中韋蕃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勅曰朕纂承大曆肇啓弘猷所賴豐芑舊貽彌予于貽而覆駁善違以終袞闕惟爾閱讀之吏無弗綜也乃式敘品流又唯爾對掌爲藉疏恩共斯焉爾吏科右給事中韋蕃以子大夫高第出綰花封入登梧掖卽題書初奏而直氣先聞蓋銷萌厘未雨之綢繆定變重當機之調劑惟下有奸而上不問則人懷倖免之心卽上賞過而下不言則更起冒功之念以爾抑疆扶善負責請白馬之風稜拔絕察冤抱守閤叩墀之感輒

固已受材鯁亮秉度公忠而爲爾田廬蕭然至則志明于滄泊議吐于廉清故力排南北之機宜特列安懷之肯綮念茲舊勛蔚爾新猷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佐郎錫之勅命爾嚮者治聊不曰鉅稂莠安嘉禾乎尚猶今之正國法也辨在識用在斷漢人亦嘗言曰意矣曰鉅非其類夫類似而狃于類之廣也類繁而狃于類之未廣也懋之哉勿疑于繁勿惑于似以識用斷朕爲爾登獲于法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勅曰士在約而泣璞愧無以慰內也在通而砥節又愧無以慰內也乃若輒七不色愠曳裾不色詡而慍慍乎三事也胡不大年而悅我直臣乎爾吏科右給事中韋蕃妻封孺人陳氏坤章脫穎吳順含聰澹泊業已明心詩書略能上口借囊螢以佐炤尚分餘璧之光稱映雪以襄勤不咏因風之絮爾其御塵甑有膏梁之色當皇茵無絺綺之華勸潔已以成廉助愛民而布德豈惟贊循政抑亦通諫術矣是用贈爾爲孺人

翩翩芳蘭分花縣之春燁燁鸞章栢室度
梧垣之慶

勅曰韓稚圭不云乎諫主理而以至誠將之乃
其用在氣也氣之成配理咏北門而氣竭于配
矣合而有功曰配士嘗借助于好合焉爾吏科
右給事中章蕃繼妻吳氏以適衡清白之門當
都輦紛華之會而爾慈和性植莊靜夙成勤不
厭拮据精女紅于在貴儉或脫簪珥調蒙袂于
能施寧惟習纂組之華亦豈微寡人之譽蓋當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亥

齒而用居沃而思固已聽珮馬于風珂襄華燕
于色線爾夫謂爾無忝內助也是用封爾爲孺
人少而能敬蚤湘錡釜于有齊多以爲華光錫
綵綸于未艾

禮科給事中余懋孳

勅曰朕觀唐臣論事至使人主式嘉之曰回天
夫人主使其臣難于天無乃其臣實且回焉噫
熱者置之吹不有能臣其光于閱讀者爾禮科
給事中余懋孳以子大六高等出宰寶林入參

瑣聞而能脩明治譜練習儀嘗無改父之
臨人以愛兄之道而匡主借箸按九朝于掌故
塗歸應三禮于文昌諸所封駁力挽狂瀾獨操
大體朕不忘爾父兄也其志爾勞勛茲特授爾
階徵仕郎錫之物命於戲爾家登留省而數以
忠進者兄也寧惟不附要人抑亦不附正人頃
從爾奏以風矣以爾孤特自持庶其趾爾兄語
不云乎有耳不以私聽有目不以私視朕且耳
目汝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辛

兵科都給事中楊漣

勅曰朕光纂曆服式宏延納所賴論思清近覆
駁善違條悉便害而兵事未解其于圖上方略
借箸爲籌非負瞻智有局度者不以授爾兵科
都給事中楊漣以子大夫高第初分花縣茲以
梧垣而爾赤膽沉心塋神勁骨當先帝考終
之日肆朕躬正始之初同顧命以周旋經大匡
而建議凡以宮幃易隔情忭煩興在先朝尚有
訛言豈冲人而宜湯應唯爾嘉猷懌于朕志以

正直忠厚調停骨肉之間殫心腹腎腸譬畫初
終之慮蓋意無不盡氣頓可以摧奸知有必言
心唯希其悟主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爾嚮侍 先皇帝三以輕見矣卽爾所白
奏有不次第行者乎夫言官之言在能爲可行
耳今天下兵虞寡饒虞多所司或言之而卒未
能行以爾歷兩垣而互籌之也尚以識力爲朕
圖所以可行者朕且有遠注

勅曰士當俛首下帷而女士以短檠佐之無亦

高陽集文

卷之一五

七

曰子轍我佩而況擁面時固自詡有佳奩也乃
不登于年不逮于宦士得無遺簪之思焉爾兵
科都給事中楊漣妻贈孺人張氏息以少孤寧
于名世爾其室未承于姆訓家不念于鞠哀而
柔順得中溫恭有度明志適宜于淡泊素心不
易于華溫就杯棬之有澤而恩贈寧忘故物以
兄弟之不戚而生安忍無親蓋行必端方細及
凌礫而亦謹性不緣飾授以繁鉅而能勝想入
告之宸慈念交脩之呈敬是用仍贈爾爲孺人

以去佞尚思故劍于蒯緱補五線以爲

素絲于絳紱

朕親唐千八祝間宦而緋者抑何忍也乃
若柔女子雅不欲平呼暴于尺宅而凜然于不
及洗也鬚眉難之繁忱易之矣而况摯行種種
也疏榮以旌爾兵科都給事中楊漣繼妻封孺
人詹氏莊正有容柔嘉無遂儆廉宣舍執紼無
華佐禱齋居戒獲亦潔又若孝極因母誼通明
神隨居解倚問之思而婉辭市屋急病有刲股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五

之愛而力謝居間蓋細人方微利于得廬曲士
或明恩于排難乃能恩甚碧相爲終始念沆第
當傳子孫殆莫遺以安而獨執其正矣是用仍
封爾爲孺人包蒙叶吉錚錚占鳳于克家戴錫
承恩燁燁迴鸞于諫紙

勅曰士執簡論列天下大計而耻沽激爲名也
卽自性忠鯁乎乃其先雅不欲廣田宅爲坵坊
而細至于去功業心此其人稱山谷臣而光社
稷矣疏榮其斯焉爾贈文林郎直隸蘇州府督

熱縣知縣楊某乃兵科都給事中從之父憫以懷質有其文以佐父之義從兄持律身之經課子爾其道欲達天學求入淡見起成虧之外心超名祿之先故孝以格神情深念祖誼不可奪藉公法以必爭勢有當推舍已田而不問爾其呼詩酒于林風山月間耕織于野老谿童而傾廩周貧論官耻富蓋已樹梗固不阿之風標矣是用贈爾爲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上池數字光生魯國之葉言迎禁聯章輝映趨庭之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訓

勅曰朕觀儒行亦有不隕獲貧賤不亢訕富貴然當在貧賤耻人之亢訕易耻已之隕獲難乃賢母侃侃內言有丈夫風烈此漢人所關情于子而賢母饒爲之矣爾贈孺人張氏乃兵科都給事中楊漣之母毓質甲門偕貞令德爾其逃名林谷間織繡衡傾山居之積以調饑收稔歲之償而更振則家藏義廩人誦麥舟又若躬推而率盡茲指緒統而爲世模蓋意貞于命書

極于人華應鄉屬尋嘗簪履亦當簡素凡以鑑力頌超枯苑行誠雅合經綸瞻梧掖之新猷惟蘭陔之舊勛是用仍贈爾爲孺人勞以爲愛光貽玉佩之珩璫孝以移忠彩映衮衣之散繡

兵科給事中郭鞏

勅曰國家儲邊更于樞曹而更簡生長邊陲習警發者以靖邊人至簡其鯁亮有志介遂合漢法戎索俾覆駁于閱讀以圖天下大計爾兵科給事中郭鞏以子大夫高第初榮華署載踐梧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垣方緣練習機宜遂借參稽方略而爾以精敏昭融之識用沉雄博大之衷乃矢良謨而陳要務謂選人嘗試既不自顧其材卽除吏徇人亦未嘗計其地甚至歸材嘗試借地償人苟不大破其拘學終爲曲全其貨屬蓋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無遺慮式茲確論視爾貞風矣茲以覃恩授爾爲徵仕郎錫之勅命爾頃不談道將乎朕方以兩吏付兩曹願以不可用後駁之勿寧以可用先主之朕非願勿駁也駁其

所不可用勿駁其所不欲用兩曹能除吏矣朕
將從爾議以除兩吏爾尚堅爾識以聞耳目俾
朕不恥于吏

刑科都給事中魏應嘉

勅曰朕以冲人祗膺大緒意在察苛撓申冤滯
以綏靖方隅書不云乎共勿誤于庶獄其克詰
爾戎兵所賴覆善駁違歷兩垣而明大法則爾
閱讀吏是藉爾刑科都給事中魏應嘉以子大
夫高第出祭郡辟入踐言坡需 神皇之命七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年直 先帝之庭匝月迨予踐祚及爾首垣念
國正艱難談兵圖上乎方略卽時非閒暇平法
抗論乎政刑振綱維于更化之餘頗復金科于
甲令防人主以未萌之欲尚稱玉几于丁寧蓋
同道爲朋散小羣而成大孤忠自許結 明主
以獨知以故摩切帝違梓彈疆近閱爾奏悉爾
鯁亮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戲修祖法乃圖新政爾不嘗欲明大法乎合勿
誤于克詰周人所爲念光烈也朝廷宿望閱我

二垣尚其堅國論合羣謀無使民有鼎也朕則
有顯陟

制曰朕聞士之學子也如農藝歲其長也然
與其其熟也欲相扶登獲于子而不與也爲
我直臣念爾令子已爾封文林郎河南汝寧府
推官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魏復初乃刑科
都給事中應嘉之父亮音修幹淳質仁心爾其
奉孤劍于高堂念三刑于鞠子抗顏范甌竟志
韋經拊丹鳳于河東探玄珠于合浦臨財不苟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在貴能冲手一編不詭古人呼雙鶴而稱長者
百年清白留遺事于蒲葵萬慮逍遙把高風于
松菊爾屬爾子以平反乃安蔬水也今更試矣
是用贈爲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封事不懸諫
紙尚看筆研于備書天恩再錫文綸猶憶衣冠
于望闕

工科署給事中給事中惠世揚

勅曰朕光纂洪圖式闕延納期忠益于耳目之
官甚至頃承 先皇帝遺謨修舉關防圖察

而贊繁易窮民罷易劇匪藉敢言之風采
若予主爾工科署科事不給事中惠世揚以予
大夫高第分符花縣入應浦徵低佃穀下者八
年假鍊襟期耆百狀故晉察夕披屢進懇章體
祖考之深心忍啓疑端于枹臚披憂危之苦口
尚或借警于披肝蓋家庭骨肉之間官府危疑
之際不激烈不可徐議和平不晰條不可預防
微漸唯 先皇遺予以正士乃朕躬憑爾于忠
言茲以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項覽爾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五 七

題辭

孫男之涉編

高陽集文卷之十六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

制詞下

巡按山東浙江道監察御史陳王庭

勅曰朕光纂大曆寄耳目于臺察因念我先皇祖特慎耳目而獨于東之役簡于衆得膽智達朝聽者以違意在條便害紕奸良也朕敢忘報爾巡按山東浙江道監察御史陳王庭以子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一

大夫高第出分花縣入踐松廳緣廷議之其推受神皇之特簡誰以遺君父獨何心問室家于是慷慨臨邊從容授斧卽謀不必盡用而法有所決行策成虧借箸之先核功臯授綬之後振綱維于政委調猜懷于雄行蓋以沉毅有爲之材屬精明必勝之志故衆方縮而獨往人競譁而自寧是覩爾風猷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往在承平而嘆口談邊者誰也一當邊聲曾不能窺左足而先進猶憶

先皇祖之遺爾于東也當衆所不能行而又同牒之未有命抑何重也爾尚堅爾心調爾膽智偕新造以綜核勿隨勿護以重予耳目之寄朕則憚

浙江道監察御史蘇述

勅曰朕聞古臺察之臣簪白筆側陞而坐以伺察非法蓋其重也朕光膺大曆特慎簡其人庶幾古簪筆之風以振天下之法自非氣貌孤峻者不以授爾浙江道監察御史蘇述以子大夫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二

高第兩官花封載徵栢署以清嚴粹品用其沉凝以勉劬真材濟其謹朗卽懇章初奏而直道先聞謂臣不自遜于臯夔乃君可身親于堯舜儼祖宗之法度盡舉于朝廷則人主之仁恩徧翔于寰宇方兢業而圖新政適慫慂以贊舊章蓋公廉萬整清冰孤峻千尋喬岳風霜隨馬人成攬轡之誼露雨依車道切埋輪之志故磨切貴近提挈紀綱持勞心撫字之忠爲明目抨彈之論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人稱耳目之官當特立也將無據雄職自豪乎
法與委而力起之之謂立法與弛而獨張之之
謂特爾頃不譚法乎以爾識力佐予法無委于
政無弛于衆朕何難執法以助特立者懋哉朕
與爾交持于法矣

山東道監察御史傅宗龍

勅曰昔我 皇祖拔清明勁正之士列于綱憲
以貽我冲人無亦曰御史吾耳目官非清明勁
正不偏不撓者安可使條便害振紀綱廣吾聰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明哉三朝舊簡六察雄職業能其官矣慶渥其
新焉爾山東道監察御史傅宗龍以予大夫高
第出蜚鳬賜入挿牙冠襟期凝萬壑清冰標格
聳一時風采識徹先民之大一意獨行忠懷當
世之心有謀入告提衡張弛振人心與委之源
酌次西南調衆口狐疑之論抒孤忠而結主誼
重綱維陳古道以匡時論嚴苛細尚有酬庸之
典矧當大慶之條茲以覃恩仍授爾階文林郎
錫之誥命古之重察視也不爾爲令不得除豈

非以約結于令者可言之可行之乎夫朝車獨
遠也埋輪破奸也以英之智用雄之膽懋之哉
奮不爲阿比易直不爲沽激難朕且腹心予耳
目矣

陝西道監察御史高弘圖

勅曰朕以冲人光纂大曆其內自帷幄外及方
夏諸臺察皆得執大府之憲以條次德遠糾度
善敗而勁挺不阿引誼詔予者朕心嘉之大慶
其斯焉爾陝西道監察御史高弘圖以予大夫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四

高第對薇西署列柏中臺以澹泊之沉心用堅
貞之勁骨爾其抔彈疆近磨切從違持大體以
爲繩提四維而立議蓋直腸則有懷必吐而况
事係安危卽納交亦無德不酬而况言關君父
故孤忠結主寧逆計其當主上之衷而正色立
朝竟曲諒其忠朝廷之意以茲懃氣快我直臣
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於戲朕不忘 先皇
考其故忘 先皇考之意而矧予同氣也爾亦
聞朕所爲酌次官幃者乎庶幾其明朕志而未

嘗置爾言也夫明主不以逆耳却謀直士不以
撓鱗忘規懋哉朕不敢遜明爾寧遜直勿矯勿
挫朕且有顯陟

勅曰昔人以小雅名偏材以大雅名德行蓋一
至謂之偏材具體謂之德行朕太資慶條而每
念其先世之德行乃若束修于身式穀于子斯
亦大雅矣爾生員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高夢說
乃陝西道監察御史弘圖之父學探二酉志抗
八寅情文肅碑于庭幃心力惟敦于鞠念解內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子珮瓊之脩畢高堂婚嫁之懷孝在娛心意先
伺色董帷大業蓋談謀利計功馬帳春風不作
玄言奇字屢嘗察于鐵限道乃重千皐皮念茲
鯁固之臣惟爾象賢之嗣是用贈爾爲文林郎
陝西道監察御史名高鸞掖鴻章相貢于一經
秩晉雄班龍綽式昭于百世

陝西道監察御史張論

勅曰朕光纂洪圖祗寧方夏所賴箴予之闕求
人之瘼遂以達上之澤唯我大察之臣是承是

藉蓋古所稱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者今有
其人焉爾陝西道監察御史張論以子大夫高
第一入皇華之署載聯蒼佩之班立正直忠厚
之高標運博大沉雄之峻采昌言日進慤氣特
聞蓋 先皇祖拔爾于師言 先皇考遺予以
正士頃方列于鵷行遽入陳其鴻略演堯舜傳
心之法提十二事以爲經矢君臣交儆之謨合
百千年而成業謂英猷漸試當令君子在朝而
寶曆初開惟以小民永命挾風霜于白筆人歌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六

至止之聰擢山岳于鐵肝威攬澄清之轡茲以
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頃以中聞乎
朕念 先皇帝大命方欲効唐虞之治而進言
者或互戒其是亦或各執其非夫毋傾毋側毋
黨毋偏爾所謂中也懋之哉堅爾膽識以弼予
于治願與爾交勉于中矣

勅曰朕觀漢人起家孝弟力田者不翅賢良方
正而况慷慨之沉心脩穆行于家婉愉之摯性
迪公清于國蓋質有共文孝以教忠也朕甚嘉

司馬 侍職即行人司行人張士蓋乃陝西道
監察御史論之父風規儻明禮韻奇溢標脫
穎之資猶抱耽書之志遭家不造投策以興爾
其仰承孤鈞躬調度聞安則編欄繞膝曾無倚
望于門問否則頂踵乞捐不獨脩文于問視蓋
揮譚洞決皆明詰所不能而為韓樂施又翹臆
所必避至若分孤生以未炤推祭酒于賓筵而
里有同高貴惟冲勝亭亭桂樹夙符十寶之名
韓槐庭竟世一即之兆瞻茲正直惟爾嚴清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是用贈爾為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福延子
姓家餘麟鳳之祥恩重天綸世有龍鸞之彩
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

制曰朕嗣膺寶錄訓迪在廷方欲飭天下合營
一公而不敢私固不恤屬柄于用人之人自匪
援籛隸無私嗔笑者誰以佐爾宰樞予柄爾吏
部驗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以子大夫高第起
家司注簡陟天曹而爾明識竝材爽心介節虛
聞聲庸之路人競稱平公寒僥倖之塗物來白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八

蓋精神以居清而勁澹泊當處要而堅故舉
操信其有嘗質清不以簡物朕甚嘉之茲特以
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昔我 皇祖
朝嘗難弄印今上有忍弗予者乎朕不敢私一
人以屬爾夫私則人指之即姑聽之而終指之
懋哉天下之忠義至爾曹而定也尚佐爾宰總
齊清議勿徒調天下之口而不以服天下之心
制曰朕觀史稱山吏部濤蒞事明雅邁時而其
妻以貞慎儉約佐之予銓臣負邁時風槩寧遜
啓事于山其得無貞約之褒焉爾吏部驗封清
吏司郎中范景文妻封孺人張氏濬能成質靖
以為操引機而佐墨帷執燭以調丹筆爾其再
日其同范範三年不御原綿齊持結縢之先理
脫綰符之後則篤孝貞成至性素心不易紛華
而明智樞材公忠商政惟炊無欲清之色故門
絕因襲之風其規格出山媛上已是用封爾為
宜人夫衡鏡之司唯曰清直不能移也竟爾操
乃以左之尚祇風于文綸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劉榮嗣

制曰朕所與共理天下者唯是三朝簡拔而漢
薪易積山啓難疏嚮墮于野今墮于朝微公忠
不阿之吏誰爲我佐統均以平天下者爾吏部
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劉榮嗣以子大夫高第初
主版曹職分銓政爾其參核名實人無浮濫之
恩華兼總功能朝盡清嚴于閑閑蓋 先皇祖
以始署無全官而職稍曠 先皇考以來官無
空署而人乃墮方思選敘之清通適拔公忠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九
昔彥虛而爲鑑予天下以各自具之妍媸公以
持衡平朝端所不可偏之輕重蓋世情曉營立
心在挿籬樹棘之先朝典該通持議于笑留墮
與之外故繁縷亦惜斗食惟嚴閱爾敘書宜予
榮冊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朕
不難以用天下之柄予若曹其用而不自用者
若曹乎散而不可收者柄也持而不可倒者法
也勿以獨而槩議勿以公而偏操懋之哉朕以
用天下希爾曹矣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蔡奕琛

制曰朕祗承大曆式敘羣流嚮集于野今集于
朝所賴統均天下以拔滯疏湮無使選人嗟漢
薪也唯爾諸子曹是賴爾吏部文選清吏司員
外郎蔡奕琛以子大夫高第初若予工乃除予
吏而齒新學宿志潔行芳執簡要以解紛抒清
通而定秩親身冰玉笑噴寧肯隨人抗志雲霄
籬棘不將設世蓋厲朝氣以綜名實則人盡歸
于衡平由精心而核楷良則品不淆于貶委念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十
爾操之克謹將吏治之唯明茲以覃恩授爾階
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朕方念貲入者頃令吏道
難而多端而假冒者遂弁其貲爲奸利夫肘腋
之刀筆不清而問天下乎貲冒者淺名冒者深
以爾氣骨稜稜殆易以辨此也懋哉朕于爾辨
更矣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耿志焯

制曰朕光纂洪圖登延英又期以總齊清論遂
且澄汰天下之品流而特簡衡鏡之司佐我主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十一
自非清直寡欲雅有律度者不以授爾吏部
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耿志輝以子大夫高第出
理名邦入分銓署而爾沉心茂識介節宏猷念
皇祖之朝漢薪方積迨先皇而後山啓特清
泊予踐祚之初適爾剛銓之始持平衡而調敏
閱輕重有條提英鑑以炤倫羣妍媸畢獻識脫
成虧于身世水心無雄要之談力還進退于曠
奸皇路有蕩平之日蓋自題評于荆李條大乎
楚材固已簡束勁廉綜核平允而公持其斷虛
用其明即未正郎聞乃特占峻品矣茲以覃恩
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天下之患壅也則
言與吏矣吏之壅向于野今于朝也言之壅向
于上今于下也以言衡吏以吏衡言天下之是
非至爾曹而猶不定乎懸之哉今之釋屨居而
入者或多向之好爲公持者也堅爾骨佐爾長
以需予遠注

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楊文蒞

制曰朕光紹丕基眷求舊德夙昔簪筆題秦之

吏沉滯泉石者相次應蒲徵而振鴻漸之羽
我幹臣翺翔郎署以公忠佐我軍國大計可無
以顯褒之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楊文蒞道
裕庇民忠能結主以子大夫高第抽毫秘苑拜
敕松廳入倚螭頭霜氣先騰于簞下出橫牙角
風拔夙振于關西幾年解組于平原一夕聞鐘
于長樂材備嘗而成大氣百鍊以彌剛爾其慎
筦簫于鐃銖酌盈虛于典彜識泉源之流行一
消耗蠹之端察天地之收藏蓋洗滯留之實方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十一

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王濬初

制曰朕祗承大曆底定方隅而所在告乏無亦
以宗之法自足而吏不能持也朕頃罷惡進狀

持一清以洗天下于墨而秋毫以上莫不有益
庶幾嘉惠元元以康我王國益度吏吏有雅能
念之者彌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王濬初乃
原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端
家屏之子材稱國器名冠鄉閭池上鳳毛世美
衍絲綸之閣士中英志先籌提入出之衡項奉
檄于津門益折心于計略精于簡下力清耗盡
之源慎以褫身獨提公忠之槩蓋入承家學即
利鈍不易其心出佐國成豈脂膏肯擾其守以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故標同時玉嶽若斷山式綜莞簞之明猷尚超
幃幄之英略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
誥命頃奉 先皇帝詒謨錄列爾先臣爾先臣
有大功于國而爾介弟復粹于勤稱其佳兒矣
夫清第難持當不謂爾以材自命者乃人門贊
美朕且爲元臣快之一乃心堅乃材操朕不敢
忘 先皇帝之養晦于東也其敢忘爾先臣而
不念其令子之能吏者懋哉

吏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耿如杞

勅曰國家以大農諸子曹詔邦用其要在慎筭
筭于入出夫入出有耗若木有蠹然蠹以木養
而害木者蠹也治木去蠹治賦去耗微廉幹吏
誰辨此者爾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耿如杞以
子大夫高第入主版曹出分吏政謂秋毫皆有
益于國無一事不可質于神節以砥公精于簡
下料量破南金之口清直開赤玉之胸蓋德度
金鎔材鋒犀利故翔格風塵之外置身勞怨之
中批卻導竅之材劍新發而合節駕輕就熟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古

識手先得而應心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
之勅命吏臨爵名思競也臨事任忠委也爾司
庾而稱與之爭乎清吏遠金穀如臙防其浼耳
處膏而不自潤誰爲浼者汝唯爭乃任歲至省
民錢千百萬而蹻然領單役于爾者幾矣朕不
欲以漁蠹民寧欲以耗蠹國懋哉朕無怪爾爵
名矣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張光房

制曰朕方藉我 皇祖豐芑舊人祗叙秩爨所

曠大宗伯掌禮典諸神人而儀典之任實藉文
雄于以審覈曰奏以大諮決自非識見清通詳
練故事者不以授爾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
張光房乃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右侍郎贈戶
部尚書養蒙之子以子大夫高第初陞西垣載
從南省師領方推于雄要偏裁尚列于清華而
爾鍊局淵淳沉資秀峙世學既勤于曉壺靜綜
更號爲該通肆予踐祚之初適爾攝符之會綸
闕驚鳳中儀特藉先資綵筆雲霞仙閣咸稱獨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謁秩典應聲而辨衆勞遊刃以裁佐我寅清式
于閱敏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三朝之事變靡常五禮之會通遞奏卽他
曹未皇而況爾諸子曹乎 皇祖朝任大事能
倉卒立斷者爾先司徒也堅爾骨杆爾材樞家
猷亦國典也懋之哉朕且遠注

制曰朕茂膺大錄光奠洪圖方將標進退之權
以清流品剖忠義之路而奏蕩平卽老成不竟
予當年乃碩畫尚存于今日可無愆冊式慰貞

臣爾原任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右侍郎贈戶
部尚書張養蒙乃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光
房之父抱忠飯之襟期抒其匡濟藉沉雄之規
格用其公清一人本天載登樞密印探秘與乃
奏愬章綜古今消長之機嚴良措去留之辨抨
彈疆近磨切帝違當其行省初麾清華載陞出
盡心以營職不抗高遷謫之顏入展力以醅恩
寧少民生平之志迨晉司徒之貳益調借箸之
籌蓋 皇祖倚相之初難于持虎而持驅憑社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之奸及 皇祖攬權之日憚在嬰鱗而數進格
心之論至若糾並封之誤說載引同心進養建
之昌言不嫌逆耳蓋識脫成虧之外身視冰玉
之中故載筆立談竟中數十年之後當機立斷
頃消百千世之萌是誠安社稷之元臣豈徒長
國家之財用茲以覃恩從爾子房請晉爾階資
政大夫錫之誥命其贈官如故於戲小臣易以
借人元碩難于執法儻四支既頤誰爲載厚之
資果有體威重自是梯榮之藉惟中外罕持一

行乃初終無二爾心念故老之芳規徒勤仰止
概中儀之風度尚有典型朕將厲臣諷于靖共
明恩有錫爾尚相家謨于燕翼休問無窮欽哉
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沈麟祥

制曰駕部郎調乘輿飭傳遽卽回牧與有責焉
非消萌弭慮之衷爲國遠圖者無以壯皇威節
物力爾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沈麟祥
風格峻挺識度淵停製錦名城含香郎署而爾
氣昂鳴銳意傲投籤持衡而組練惟良按籍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符繻必覈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方今內弛于玩外苦于徇所持日閑與
衛以詰爾士馬清爾驛騷唯爾是賴爾尚條次
故實以佐爾夏官無令玩愒者以玩與徇相蒙
也欽哉

刑部山東清吏司添註郎中馬之服

制曰頃我先皇帝無欲小民之在鼎也特下
矜恤之詔至數數促所司以奉行朕仰承先緒
加意天下之平所賴分朕猷念以奉行 先帝

稔恤通意其望爾爾冠諸子曹更濯也爾刑部
山東清吏司添註郎中馬之服冲夷粹度峻爽
風規迥升秀于彤軒遂分符于花縣旣聞績奏
爰擢雲曹而爾識則燃犀沉謹而抒敏發才恢
遊乃廉公以用精明諳名法于三朝而深綜練
特祥刑于一代更切平亭蓋道以原情爾不負
清嚴之志明足鑑物吏何敢輕重其心至恩或
下及于卑宗法不留行于強近而庭無呼晷誼
有皆生朕且覘爾標格矣茲以覃恩授爾階奉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大

政大夫錫之誥命古者設言而民不違畫象而
民不犯今法令日密而奸不爲止何也更藉法
以行意或阿意以紕法也爾尚堅爾識力以爾
所試于一同者體 先帝之意以弼予于治尚
其有顯庸

刑部浙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劉繼

禮

制曰朕觀漢神爵間多絳核矣而一時法吏何
深獲公名平多後患也朕數下詔爲寬大隨以

計簿按其後蓋亦從綜核者有司慎厥意無
爲漢吏朕其有愛焉爾刑部浙江清吏司署員
外郎事主事劉繼禮以軒策賢良握符壯縣游
歷雲曹而爾操凜餐氷材恢遊乃塞浮淫之寶
則十萬旋留抗黨輟之權則一官可謝嚴能行
恕而人競稱平公以用明而物來自鑑閱爾狀
朕心嘉焉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語不
云乎莠盛禾穢何可不鋤也乃 文皇帝諭所
司明慎特曰目有不見弁良苗去之抑何懇篤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也爾以抗法從文學旣明旣慎矣懋之哉法之
所取禮之所棄也悉棄取乃無害良苗尚竟爾
明慎以謹所不見朕顯陟汝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劉似鰲

勅曰頃我 先皇帝期予于堯舜朕用是夙夜
兢兢冀我大吏明刑弼教以洽予好生之德于
天下而倚望司寇諸子曹更渥也爾刑部江西
清吏司主事劉似鰲器識端凝風猷敏練以子
太夫高第出分花縣入佐雲曹而爾操勵含氷

斷成遊刃抒精明于渾厚案無稽牒而清寓敦
大于辨嚴民自不寃而治遂使威行拔薤惠浹
懷嬰九城頌惻怛之真心百吏體哀矜之至意
具規偉抱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
命古稱獄市爲奸人所藏也奸良之辨天下安
危係之朕嘉與維新道先懲奸爾其勿嚴于刻
勿苛于察持允明以効唐虞之治朕且顯陟汝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陳所聞

勅曰朕紹休丕基聿惟改歲方春時和而吾民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辛

或幽于圜土中匪得星郎之儁明恕以分理其
何以惠我嘉師爾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陳所
聞學務渾于雅馴才更升于讜朗離蔬釋屬方
騰逸驥之羣結綬彈冠遂入爽塏之署而爾勅
法參乎雷電慎用準夫火山佐清猷以無私輕
重之服惟其允蕩新恩于肆赦小大之察必以
情身坐萬整之氷物來自鑒臯疏一面之網人
統稱平丁此元禴初開之辰載屬羣生咸樂之
會而有贊詒愛書刑朔無刑若爾者朕殊愜焉

以單敘授爾降承德郎錫之勅命夫頃以山陵之役移諸舊省宋時比部司法制至德初則又以之職工程蓋一官異名也欲無寬者利在寬綜濫孔者宜至嚴爾尚其變用之

勅曰易言大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次恒于咸義有攸當而或以作儼之良助竟厄其年將母憾遺桂也爾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陳所聞妻韓氏質昇幽貞性成恬穆結褵伊始燭無替鳴鷄主饋必新作苦偕將挽鹿慎乃儉德編纂高陽集文卷之十六主

佐節于壺間永言孝思甘肅潔蓋于堂上爰滋祚胤愈懋恩勤方幸交勉以同心亡何頓捐于中道茲用贈爾爲安人光耀黃壚譽流彤管勅曰夫如鼓瑟琴志嘉耦之合也琴瑟敘則必解而更張之乃室中亦有更張之會而能引伸芳緒以曲贊于雲省間疏榮其未可靳已爾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陳所聞妻唐氏毓穎儒門嗣徽賢配內言不出中饋載調雍肅宜家並處篤如賓之敬端莊佐間無違謹克相之儀

燈而伴青氈志已畢酬于簞簋秉燭以隨可筆人寧抱抑于飛霜鑒此祥刑嘉彼良儷茲用封爾爲安人楓音錫美蘭韻合馨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管理南河朱國盛制曰朕光宅丕基以奠方夏豈其圖壯麗以示威無亦仰奉列祖貽謨拊御中外無敢侈焉卽不能盡罷諸作治以息元元而程藝飭工毗贊宏父則諸子曹有均勞而况歷試輒效者爾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管理南河朱國盛以子高陽集文卷之十六主

大夫高第一分水部載歷繕曹適以漕渠更勦裁度蓋示巧陳功之會唯協財權用之方顧握利或集怨以交征而庀材多市私以任德爾乃力情浮目獨任綜核人予綱紀之成模事按祖宗之舊法既不緣公家徵取下割人膏豈其以豪寇奸闖上湮國計至若省納交以充額則獻丞不濶于苞苴虛濫以通商則物力頗蘇于推行宜勞內署標仍楚蜀之星風展采真江嶠語東南之風燕屬茲大賚晉正郎聞是用

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詰命於戲水衡錢不可問也蓋民間什伯公家千萬假令出私錢料內寧任乾沒乃爾乎以爾綜理周密費省于國力寬于人矣尚堅爾心竟爾材操夫水猶民然少疏則壅多漏則竭懋之哉佐我如流之令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胡汝淳

勅曰朕光纂洪圖綜核六職念役煩而司空填委特慎簡闕更以條次權政乃荆襄猶輻輳重地也子大夫持籌勞勩亦久矣朕其忘顯褒爾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胡汝淳學紹庭聞名升軒對迨蜚英璧水遂振秀冬曹爾乃守勵堅氷才恢迎刃精于簡下法行憑稷之奸惠以通商德在倚絃之口蓋司存裕國志在寧民條生人利病之衡深惟其大酌天地盈虛之脉力導其源頓使惠風偕江水同清心勒與峴山同頌已爰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國家自工興來權征之使不啻十道比我先皇帝皇祖大命盡罷諸璫獨留士人爲司關唐劉晏

不云乎士人名重于利故備士以克有成爾尚精白一心以重士名遂以若予工以爲朝廷效士效欽哉

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文翔鳳

制曰朝廷采清議佐大法往往從轂下藉留京之議而留銓諸子曹亦復饒介節有道術者各持所抱以佐清議爾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文翔鳳以子大夫高第三仕爲令兩曹于南而爾譽起青齊化行伊雒克庭鸞羽雲開葉上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之鳧繞境竹花春滿河陽之種至若調藩室之宜而抑璫寺錄名賢之後而遠佞言拔籬棘于藩牆嚴笑嘆于風月蓋學探二酉志攬八寅提英鑑于羣倫振文鋒于奇響今自推高用世後來稱首詞人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詰命世冊文士迂不中世用而留署恣眺聽爲辭也爾抱匡特氣略而薄衍天與龍抑何雄博也乃稜稜風骨與衡者字人之政同聲寧惟雲此迂邇將河山供爾籌策矣必哉竟爾遠局

制曰士抱璞而人脩實素亦兄以勞乎乃若其
寒素遂其功名則糟糠當貧賤之交矣爾南京
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文翔鳳妻封安人武氏
圖史蔚其在躬詩書略能上口鍾禮郝法合以
壹翼鹿雅雅風翮其閨秀爾其流黃皎月清開
筆底江花靜瑟明星微助空中邵閣翳爾夫能
唯爾佐之是用封爾爲宜人爾夫謂爾勉相勤
也尚以榮綸報爾聞婦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質于爵名然竟以道重也而况式似于子爾承
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文在中乃南京吏
部稽勲清吏司郎中翔鳳之父一冠西京載雄
南省當神皇帝嗣服正子大夫承軒而雅欲
通一氣于目聰清兩孳于中外爾其才堪世忌
道與天經董賈不逢竟弄半川風月莊騷杜筆
頗成持世文章襟期曠達天人闕鉅綜銓宇宙
卽三至清曹供爾辨略矣是用封爾爲奉政大
夫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老鳳兼名于故

向文龍啓秀于絲綸

制曰華相席易侈也質相席易樸也乃夫若于
方以文章豪天下而又世宦于朝獨孝讓之行
滿庭屏也予共有恡焉爾封安人趙氏乃南京
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文翔鳳之母賦以慈和
嫻于靜讓處貴顯而躬脩其旨當華溫而力節
綺紈友介備于蕭雝奉諸姑于敬愛南樛福履
室無謠諄之聲西極才名庭佐義方之訓是用
封爾爲宜人爾躬翟服拊子舍斯文侍重咳也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尚以慈功醴爾孝行

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沈維訖

制曰朕方綜核名實以式敘品流所期疏壅拔
滯盡登天下之豪傑而進繼聞序于勲曹尤稱
要任矧豈錫重地自昔稱清議焉自非公忠有
風格者不授爾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沈
維訖以子大夫高第載佐邦刑兩銜省辟庭無
呼譽之聲野乏留良之嘆爾其升華銓部振彩
留都別流品以昭大公明陟黜以杜羣枉獨提

美璽物來而自具妍媸人就平衡心定而不爲輕重蓋語嚴于風月官慎于笑嘆而道重崑山名高玉峙具覲爾風格已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不聞周家董正治官乎功賞明而人心定離棘散而世道平懋之哉朝廷通天下爲一身無謂南銓非交戟下也資爾今猷贊予新政朕于爾辨吏矣

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萬齡

制曰朕光纂洪圖仰惟大計卽不愆遺貯以金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塞人而更深念大司農之嘗算窮則數請爲借也習于借遂不講于籌而率爾以借猶裁腹賑蒙袂也計其有轉注乎微清忠幹吏誰辨此者爾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萬齡以子大夫高第一主留曹遂勤版計而精于簡下廉以持身乃使奸戢豐狐耗嚴壯雀它所矜爲千百爾方屬以尋常至以當事之勤心邀神皇之明旨而兵荒易劇地重難虛仰陳鮑凱之羣心特奏瓶罍之盛狀旣精心以爭職乃獨力以回

天益勳骨直腸通材宏識見超利害之外計析
悉慮之中可謂明而知大計矣茲以覃恩授爾
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漢臣不云乎羗獨足憂
耶而借非計也入不問遽出不問冒有司鼎故
甯馬入廐金入懷矣跋跋加賦于乞蠲之人議
賈于追逋之地其寧有計乎以爾遠識堅爾骨
行且典大方爲國遠猷其勤入以念所出也朕
願朕爾

制曰朕祗膺大錄而不得以天下養每覽諸臣

高陽集文

卷之十

三

孝行未嘗不備焉念之也至身所不能得于親
而子能得于身其以數佩爲萊服也殆不獨宜
學相輝映矣爾原任秦府審理正封承德郎南
京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祝世喬乃南京戶部
福建清吏司郎中萬齡之父蚤分翼軫之精英
壯覽河華之雄秀生函華性天與醇衷爾其傷
葵背之旣零望橋山于空仰聞萬里風雪幾
年嬰之以少艾而不留歷之以諸艱而克合當
其既達復遇無危粹安則道已通于神明志重

目千金石鼓外無至伯亞旅之屬內無菁功耀
近之親而雄文結四海之同心篤行聚一堂之
肺腑追興題梓里醴設王門分槐蔭于二郎展
松庭于載世殆天所以光豪傑報醇孝也是用
封爾爲奉政大夫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
尚聞命而益恭勵高修于聚講無既髦而忘傲
仰獻聖于遐齡

制曰朕甚喜張負之偉陳孺子也假幣以聘而
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乃若比德配于陳張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无

上壽令名蘭芽玉樹並拊而膺之亦可以待天
恩以釋誚糟覈也所由與陰謀者遠矣爾封安
人劉氏乃南京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萬齡
之母經于儉樸居以端方爾其成佳耦于孤踪
采淑姿于清第叶鸞鳬室修雁雄堂仰不逮于
尊章旁無友于介輔犢孤立依鴻案以相將
落落同心挽鹿車而交勵乃若勤能操作苦以
御窮卽稅駕舊州解裾新社而雙珠在握一羽
凌霄猶然笑詁之嚴尚是布荆之舊當聚族而

談五十年閱歷亦足快矣是用加封爾爲宜人
合五朝以共壽泥書與鸞鳳同明集四世于一
堂翟服象河山爲度

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楊廷槐

制曰國家重寅清之秩以諸子曹佐大宗伯典
三禮特稱華選矣客部未甚繁鉅而留都去朝
貢遠局又特清然清議所出不翅供事交戟下
則望實騰茂亦雲霄榮梯也矧其負久閱者爾
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楊廷槐才猷敏茂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手

器識淵宏茂棠愛著于昌江肺石亭平于西署
蔽省慰黍苗之望海濱著桑扈之功誤致校閱
旋更華要比賜環于法部遂游陟于春曹襟韻
標千尋峙玉風規開萬斛行舟閱歷三朝典秩
以靜綜而益練回翔十道材操緣屢試而惟精
嗣子訪落之初值爾郎聞之正是用授爾階奉
政大夫錫之駱命夫莫邪干將天下之神物也
淬以華陰之土其鋒益利以爾剔歷兩都浮沉
中外特簡爾司以祔爾遠猷夫火以外觀而明

歷以久磨而清夫用固有不需磨者清明之
用大矣慈之哉朕且大用汝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榮紹勳

勅曰朕初承七轡式攸天人蓋駿駿臨保虔惕
靡違特重秩宗諸子曹以其襄寅清而留都清
議又不專練習儀章也微亮有器局者不以遷
爾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榮紹勳讀度春
容風猷敏勗早承軒對出握名城迨擢秀于清
華受蜚聲于祠部爾乃還醇崇雅力脫江左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呈

風抱一守恬清飲建康之水須靜綠風塵之外
靡寧動風夜之間蓋勁骨沉心一簞不膩鴻衷
遠略百度惟貞可稱寅清直亮已茲以覃恩授
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六曹並列半皆有司事
耳虞廷之命秩宗獨曰直哉惟清非徒然無所
倭倚之豪傑未有能爾然者也爾以清曹居清
議之地業已正郎聞矣其尚精白一心以永終
朕且有後命焉

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署郎中事王志堅

字

勅曰留樞以旒衛闕天下根本特重它曹而樞
銓品臨材官以善任使又特重于子部自非博
聞有方略者不在是選爾南京兵部武選清吏
司署郎中事王字以子大夫上第同憲爽
鳩晉銓司馬而爾清白仰承先世直方自矢平
生置身冰蘖之中脫念成虧之外題羣材于前
者運九塞于握籌茲以歲闋授爾階承德郎錫
之勅命昔我 莊皇帝重念邊材博求預蓄特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呈

允推擇材望于樞司而重其格爾既無誤獄亦
克詰戎規爾材操矣爾尚練習機宜勿循文墨
以稱朕蓄材之意朕願陟汝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王

王志堅

勅曰 高皇帝以神武定鼎留都故留樞特重
它曹而公車參掌比于七兵要以歷練資材深
其局器無亦幹臣不倖索也爾南京兵部車駕
清吏司署員外郎事王字志堅為才鴻略

度清襟擢自軒掄試于留署而爾不承家學式
贊庭謀靜綜政局紛紜獨攬便宜窵會沉先明
務籌籌九塞之情形敏以當機手畫四方之利
害子琮開對公義竭忠殆可兼之茲以歲聞特
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朕觀古曹郎案無稽
牒骨有清強抑何材操也爾父不嘗郎比部乎
爾尚堅爾操竟爾材以爾父所無誤勳爾克諒
朕且顯咳爾

勅曰士抱經世遠猷而用不竟也朕悲旣薦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獲焉乃其學有幾治有誰後人經庭闈而大也
殆天所抱汪已爾原任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
王臨亨乃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
主事志堅之父以賢良高等兩縮名封歷舉邦
辟明恕不阿當世庶公直學古人法嚴茲援于
強宗澤允嬰懷于卑赤庭無孚譽頌有必生爾
其誼重孤發道忘恩怨持介不欺三尺遺安尚
見一經是用贈爾階爲奉議大夫錫之誥命有
赫明綸爾以醇所生也爾嗣人償爾矣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添註署郎中事王

事金汝嘉

勅曰朕讀書覽周家以吉士勸相王國唯是勿
誤獄以諫戎兵乃知古人以兵爲刑而師焉備
糧等子明允也儻不訓于德因顯在厥世其寧
俾父焉爾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添註署郎中
事主事金汝嘉以端方剛毅之資敦孝友宜慈
之行一承軒對載佐邦刑而爾察決科條平亭
疑法乘及期報宸旋奉節乞南望數日子重陳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不遠色笑想先猷于舊署猶見典刑至力寒微
幸之門獨剖貞表之路蓋載慨世業不減前芳
矣茲仍以舊敘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爾先
臣以伉直官若曹爾復以孝就之官非必有諸
也爾家真摯沉心若譜然朕所倦倦兵刑略見
于爾矣爾尚體朕德意以竟爾先臣之志朕則
汝庸

中書舍人姜士望

勅曰朕光膺大烈登進英賢特重西垣之簡以

出典明給入聯法從蓋謂侍臣于耳目將寄耳
目于侍臣也自非澹寧靜默有風望者不以授
爾中書舍人姜士望以子大夫高第早承簡擢
遂踐清華而爾超秀用其沉雄端凝載其譴朗
姿采清幽峙玉風稜孤映巍山書掩蕭雲風入
龍鸞之彩璫迴神篆香先鴛鴦之羣爾其攬采
葉于皇華倚咳蘭于靜樹博采華之方略靜
綜身世之沉揚蓋不獨光我寵章抑且以昭茲
休問矣茲以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中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秘秩非崇也而依禁近之光華蓋古所稱人與
地兼清矣亦嘗聞于水平細而豁谷之盤眉睫
清也大而溟渤之浴雲日亦清也堅爾骨遠爾
識細大不相以成爾清朕且有崇陟

中書舍人莫儼臯

勅曰士離疏釋僞而頌依日月光際詎不稱朝
廷盛選乎唐臣以古學蒙上賞者惟曰廉靜夫
官之設有遠需而廉靜實始基之自非惟有風
規者曷以授爾中書舍人莫儼臯以子大天高

第升華禁幃振彩西二綵綸挹星披之高華冰
玉坐蓬壺之近秘清白脫身世雙澹寧雅學人
龍蓋遠局凝神不以飽溫役志清夷秀骨肯綠
倪仰隨人萬年枝咏清池五色直連浴鳳詔傳
高閣班入翔鸞又若棧星攜兩袖清風階藥翻
一簾紅日財人稱玉筍品重泥書矣茲以覃恩
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中秘之秩清近而
不煩他務也寧唯珮馬從容修甘泉法從平清
以定志簡以厚蓄率爾廉靜家風以圖匡世大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美

略則從容珮馬從容修甘泉法從平清

中書舍人楊景明

勅曰朕肇纂鴻圖渙頒綸敘遂以宣達訓令以
嘉惠于萬方亦惟是西掖之臣依日月光華佐
以古學蓋與有勞勩焉而耳目侍從其選也疏
榮其新之爾中書舍人楊景明冲襟粹養端品
沉衷高擢彤軒鵬繫天池之浪昌言楓陛鸞還
上苑之春遂領雋于薇垣爰翬英于鳳掖爾乃
力綜典制益詳風猷該通中外之機宜靜穆名

實之大略清標玉立偉度山凝浴鳳翔鸞綸綽
散紫泥之色玉珂金鑰冠翹紅藥之香朕且
以閒靜見爾遠局已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徵仕
郎錫之勅命朕聞史策前代以諫官拜中書我
國家多以中書拜諫官也蓋昔以議論儲功能
今以沉靜儲議論爾當筮仕服茲清華尚懋乃
潛修益弘令望朕且耳目汝

行人司行人丘兆麟

敕曰朕聞因雲易潤乘風易響則冠石左驗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加于凝之薄萃也士孤興啓後人而雅負殊行
朕其有愛焉爾丘御琇乃行人司行人兆麟之
父俠骨沉心清襟篤孝家不食華溫而樂與交
非關暱密而偏親至嬰哀不悔傾衿攻苦猶其
倒屣則鴻券不旋于自賃范舟未散于身既而
繼日孤鉤清時結駟殆天所以報善人矣茲從
爾麟奏移贈爾為修職郎行人司行人既表爾
室以明貞載錫爾書以勸孝爾所屬爾子竟爾
矣

應天府治中呂恒

制曰國家奉 高皇帝詒謀以重世豈因念留
京為根本重地不惟卿尹之扶貴也二三參佐
皆出戎簡以比于廷僚國有大慶可無褒揚之
典爾應天府治中呂恒器識閎深才猷敏練以
省辟高第振彩名城以郡佐循良升華京兆爾
乃清涵繼日明察秋毫上德以安人奉官箴
而卒訓雄飛天塹提衡南北于長江馳展神臯
挽結河山于上國舳艫載色問井生春可稱重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素

地長城華京保障已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
夫錫之詔命今之東南民力竭矣爾昔佐天水
有開壘之績著聞先朝建業之水可飲六朝之
風韻不可習也爾其益勵忠勤以佐大京兆慰
我豐鎬之思朕且大受汝

制勅房辦事加三品服俸鴻臚寺卿兼司

經局正字汪民敬

制曰朕光纂曆服以親帷幄大臣遂且盛其官
屬以備任使而文學掌取之吏自非該練通明

鮮克久于其任爾制初房辦事加三品服俸滿
應寺卿兼司經局正字汪民敬以甲舍名英超
陪清近日條鸞紙成聯芸籤經繡顧陸之文華
筆戟鍾王之墨妙翩翩金紫蓬山綴集儒紳被
履丹鉛芝閣開陳漢簡供奉既逾三紀恪勤薦
蒞八官飽參世局之縮盈歷覽天家之故事載
承朕眷祗受新綸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
資治尹錫之誥命昔人願以華顯眠秘書不願
作賀監服也爾尚有此襟抱乎低徊靜客兼總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華清亦既効矣尚祗乃敘以判別朱紫遂以商
略古今頃者大典宣勞并及大賚朝廷庸舊人
若斯矣欽哉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兼司經

局正字唐允恭

勅曰國家于禁秘之地設中書以掌書王命問
簡世裔以參佐其間微獨以清華之秩榮門望
也無亦以簪裾之後雅聞心筆之談而清忠之
辭既俊才也爾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評

事兼司經局正字唐允恭乃故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獻之子風規峻爽器度冲
夷學紹庭聞名成頻藻追蜚聲于璧水遂啓秀
于薇垣乃以積資加銜棘寺而爾袖毫鸞披
筆嶠頭蘭簡浮香潤色煥龍縑之耀芝函發彩
宣文騰鳳藻之輝乃若憲對綠松階藥翻一簾
清影班聯玉筍珮環攜兩袖香烟朕頃從講
以正字規爾風格矣是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
錫之初命於戲惟乃父當 皇祖時清貞大節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四

著于西清矣家聲無替惟爾後之人是寄爾尚
承爾家學從諸大臣以佐綸命蓋家爲令子即
國爲良臣懋之哉以需顯陟

制曰朕聞婦榮于夫母貴以子乃子職夫名之
並懋知婦功母德之兼隆昭聖善于蘭闥特錫
恩于楓陛爾故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唐文獻妻累贈宜人顧氏乃制勅房辦事大
理寺左寺左評事允恭之母函貞華胄體美者
矣其體溫恭賦儀婉一必借昭允分蘇火調養

引綸扉遂使抽毫光著作之庭佐政起寅清之
譽若夫式和九之訓躬畫荻之勤揭帷墨于先
程起絲綸于世掌優龍劣虎盡含絕地之材玉
季金昆總奮凌霄之技嘉護幃之啓佑念薇省
之聲華是用贈爾爲淑人瞻象服之重錫以夫
榮而既貴荷龍章于三貢緣子貴以彌榮

鴻臚寺左寺丞趙以旗

制曰國家以禮陳敘萬邦而肅中外典客之司
亟需令望自非多材藝端客儀可以接封者曾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不閱歷以幾于大列爾鴻臚寺左寺丞趙以旗
以儒家子近京國居而振秀瑯函升華壁水迨
入叅典屬乃更切觀光薦穀蒲而來朝周室正
崇禮樂都綿叢而注禮漢官載見威儀遂以積
資薦躋清近茲以覃恩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
命昔我 顯皇帝靜攝有年洎我 貞皇帝受
命于末故鈞陳豹尾間未或卽敘爾依日月光
輝久矣朕方初嗣膺服以有四門爾尚恪爾職
以匡爾正而脩大府之憲欽哉

東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劉垣

勅曰朕方光纂服膺以安方夏而惠此京國更
惓惓焉乃若固紫微營室之防而治以無擾則
唯是二三司城更是寄爾東城兵馬指揮司副
指揮劉垣風格瑩平才猷敏劭蚤蜚英于齒胃
遂服采于都廂而爾褫身志切飲水剴劇識諳
熟路和風披惠九衢沾安堵之底明鑑懸清百
雉罷探丸之警既登薦剡式敘官嘗茲特授爾
階承事郎錫之勅命語不云乎稂莠不薅嘉穀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不生安民生者在去民之稂莠耳矧左言不盡
譯于澄波而萬方維運得無勤銷萌之慮焉爾
尚益旣乃心祇服厥敘朕且錄歲閱而登爾欽
哉

後軍都督府署經歷司事都事顧懋光

勅曰朕瞻念耆舊施及後人間量品材擢在戎
幕無亦握籌執勝勞在疆場則軍旅之事後人
所習聞也爾後軍都督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
事顧懋光乃原任總督河道提督軍務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養謙之
子以淮揚俊品出德善甲門而慨慷有文疏通
多略特從歷敘式贊戎闡恪勤在經畫之中風
格出簿書之外茲以考滿特授爾
之
親命爾不憶爾先臣乎狡誣交証輕緩迫如也
其雄才大畧爾得幾何尚竟爾材振以裨戎畫
勿謂簿領無煩借箸也懋哉

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鄭表

勅曰國家設武衛護同廬而以世其世者統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又問擇其世文者佐畫諾于幕要以參對簿書
交相成也爾羽林前衛經歷司經歷鄭表以疏
通敏練之材生道誼文章之族而仰承世學祇
奉葵常購驅憑稷之好豈弟取當官之譽所司
奏爾狀曰敦理學懋家風規爾格矣茲特授爾
階徵仕郎授之勅命爾先人世有名儒而伉直
敦古爾尚趾美前脩不噴父業乃以能爾官無
四簿領瑣復有奇安施也懋哉

訓曰朕觀世儒亮亮高以博名卑以博爵及爵

名無所傳而儒遂為天下詬病乃若儒子爵
而爵名不易吾儒夫儒亦何可詬病也爾原任
河南按察司僉事鄭德涵乃羽林前衛經歷司
經歷鄭表之父以贊良高第一佐邦刑載僉外
臬而識參聖脈學紹庭闈求心直見古人據德
不阿當世論說在風塵之外精神函職業之中
有子而才克家于業是用贈爾階為奉政大夫
錫之誥命閱爾疏三儒抑何懇爽也爾不竟其
志而子以下僚顯爾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南京太醫院院判羅成名

勅曰此者歲時失和災沴頻生元元時厲非咎
朕惻然念之有能執一先以調我元化其斯褒
榮之典爾南京太醫院院判羅成名藝苑名英
儒紳重品器形而上精藝入神早擅譽于岐黃
遂策勲于南北幾年禁藥聞長樂之鐘聲款載
江城閱吳宮之芳草尚思醫諫特簡留都茲以
覃恩授爾階承直郎錫之勅命古豪傑不得意
于時多托之上藥以孤行其介過者借爾曹以

以爲榮梯養交游結通顯而已以爾供事三朝積資甚久其尚永保終譽廣朕如鑑至意欽哉

四川布政使司左右政使侯執躬

制曰國家建方岳以課百吏而佐安元元其有綜核行理疏附周澤俾百里懸在尺堦也朕不忘遠邇其忘遠吏爾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侯執躬風規凜遠識力猜沉一擢軒掄游泰華貴俾專左轄式是西邦以番蠻雜遝之區當兵役頻仍之會而爾端敏以清六紀廉公以率百城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作屏翰于屬連大甸宣于賄頰遂使漢索崇隆于劍閣皇流倍渥于瞿塘閱爾程書朕心用釋茲特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詩不云乎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國家不憚征繕以安西南而西南愈困亦唯是郇召勞之耳既綏既拊不戰不難其堅爾膽智以當天下之務尚以培我周京以篤祐于桑扈爾惟懋哉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張以謙

制曰朕念方岳之臣徽履中外皆我皇祖所

簡拔曹署綏靖元元中更我皇考棄過錄功

因材選敘朕頃以普天大慶疏榮及之不必其任也爾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張以謙沉心遠矜介守通材擢等軒掄綰符花縣飲水分曹于建業懸魚出守于鄂江法提藩臬之衡績滿楚秦之路意律千人自廢米操一介必嚴按救掘私百吏仰忠清之槩起衰扶弱屬城欽諒練之猷卽偶誤于人言旋徹聞于朝聽茲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仍加爾資治少尹錫之誥命楚稱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吳

操鸞而苗匪用命也或至中外爲奸利吏不務安之而務勝之釁起苛煩而又草薶是惡寧後有靖國乎竟爾勤疆課廉幹以化楚標重念苗亦吾人也朕且有顯陟

察使杜詩

制曰朕體顧東陲宜威外關特重紀綱之任兼資文武之猷矧地擁神岳權兼戎索念安撫之

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杜詩履繩峻節導窾長
材發蹟版曹力贊度支于心計握籌上谷特濟
浮目于雄關迨武部之專司泊薇蕨之分部晉
楚更參悉吏治民瘼之隱燕秦特寄諸情邊
計之詳俞云驚代之鴻猷特昇遼西之重任而
爾才與誠合謀以斷資糾虔將吏以威嚴綏輯
兵民于鎮靜振積弱之軍聲知名草木剪方張
之虜勢落膽旃來自折千里之遐衝允稱一方
之偉略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於戲邊隅多事則貳委難張中外久疎則綱成
易解屬廷謨之未諸兼塞略之或艱既耽木葉
之憂遂起桃林之役况民係中原之機括地當
東土之員官豈惟企意于外寧抑亦先防于內
患當未而尚微桑土豈中流可略衣初惟時微
于不虞將事乃其有備無忘保介益懋膚功
整飭淮揚海防兵備道浙江布政使司右
叅政馬從龍

制曰東南咽喉領有海防之設自嘉靖甲寅迄于

今亦已寢弛矣它率守巡異置茲獨以守而兼
巡則內靖外綏式清且晏寧漫比于羣牧受簡
有能無加意乎爾整飭淮揚海防兵備道浙江
布政使司右叅政馬從龍於疊生忠義之邦為
知篇詩書之士軒陳漢策副發舜封值縮板之
繁興受起曹之劇任而一朝佩虎三郡坐熊久
則自明柳焉彌振惟枕江臂淮之能洞識故持
衡作屏之不它移曩以藥苦博其榮甘今以車
輕泰於道熟茲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八

命是役也吏民伍兩原責各半之茲且擇其最
惡借觀已事如羣雲擾而後輒有孫恩之屬
乘以抵巇方今蒿目養癰不直在島狼熒鯨
波同時交亟俾朕得稍紓南顧併念東籌翳惟
爾是賴欽哉

浙江布政使司管理嘉湖道右叅政兼按
察司僉事潘洙

制曰朕憫焉流冗軫爾膏垣比緣歲序之不登
更念東南之既竭端資而牧分任旬宣既隆

伐可斬褒崇剛浙江布政使司管理嘉湖道有
祭政兼按察司僉事潘洙賦才閎敏操行端嚴
一冠廷掄遂興經學既若予工于寅亮乃握人
鑑于清通出佐藩方歷更繁劇乃能奉官箴以
率屬增上德以安人胸函屋部光明同皎日而
流力脫繭絲節縮至秋毫而上懋著激揚之績
式宏保障之猷師薦登聞朕心嘉悅茲特授爾
階亞中大夫錫之誥命朕聞力劇則苦租徭之
苛慘官高則厭金穀之凌囂兼以海汛時虞民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兕

恫未解野多疾首更有攢靡借爾前籌遂成安
堵朕今擢爾廉憲粵西矣綱紀庶司提衡諸道
任爲益鉅稱亦滋難永矢厥心益騰休問朕將
有大用焉欽哉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叅政米

萬鍾

制曰朕光纂大曆祗綏方隅唯是分岳藩臣宜
布朝廷德意乃兩浙爲天下首藩而實發江
達下州水又兩浙之雄要微公忠有幹畧者不

授也大慶疏榮寧需閱敘爾浙江布政使司分
守金衢嚴道右叅政米萬鍾以子大夫高第出
宰北封入平棘署載遷版部洊歷水曹既若予
工乃分方岳爾其精于簡下力清耗蠹之源慎
以視身自矢公忠之志榮三朝之閱歷識以練
而日精參兩部之經營材緣用而益大處脂膏
不潤清標峙玉千尋當盤錯有爲風度行舟萬
斛蓋雲夢八九嘗空赤玉之胸材實四三不假
南金之口當慶條之初下正行省之新參茲用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辛

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朝廷以土予吏將土
人之便害興除是倚乃一有事而借才略土借
饑食人蓋一切取辦于上而吏不問以兩邁往
不屑之韻生長都輦下諸此深矣一乃心堅乃
材操尚爲朕辦此土也懋哉朕且有顯陟
制曰朕聞疆圉之植在于骨噪靜之決在于氣
而氣骨定于學則元儼早佐以警當天下之
大朕且爲抱一氣者重之爾浙江布政使司分
守金衢嚴道右叅政米萬鍾妻贈宜人李氏以

極曉之術親當天裁之都會而德函百順躬時
多儀蹟繁克庀于僮僮圖史風遵于穆穆終溫
且惠主中饋以宜勤能敬而文佐下帷以勵學
聰念旬宜之寄可佐薇藩由昔敬戒之規蚤襄
蘭壺茲加贈爾為淑人德音無斁昭彤管以長
麻異數方隆賁玄帛而永耀

制曰抱奇之士當龍騰豹變之會而柔女子佐
其成能使式敘于內言而駁歷中外者得以廉
公報主上殆亦賢已爾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衛嚴道右叅政米萬鍾繼妻陸氏生以甲門仇
于名世而清心為質慧性作儀堂無伺色之歡
矜譽克庀室有同心之愛篋宮階芬結綢當冠
佩之華茹澹御紛靡之合爾夫出襄繁劇曾
內顧于庭屏入理栗書雅見相莊于帷布前
力紹外政彌光是用加封爾為淑人錄彤書于
主饋游府並貴之榮揚淑行于明庸益懋相成
之誼

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高

惟開

制曰宋韓蘄王產于延以勇鷲應募卒擅武功
之首厥後彥直登制科特標水鏡同文陣雄帥
乎茲有與之同里而世績偶符其以旬宣奚忝
也爾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高
惟岡才具茂明器資端亮甫收黃于楓陛旋綰
墨于桑泉游陟冬夏之兩曹兼司水陸之一會
乃爾嚴精剔攘濯意均調健兒非紙上之名斥
函有漣中之利而置郵行德謹筴呈能歷牧古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汴銖庸果副維垣重寄是用授爾階中大夫錫
之誥命夫大梁鎮天控地舊稱四達其域為豫
蓋言乎舒亦甚矣爾尚與民休息力返中和俾
再遊化國之日朕且甄其後效更有顯酬欽哉
四川布政使司兵巡上川東道右叅政兼

按察司僉事沈朝輝

制曰朕光纂弘圖祗綏方夏所賴保乂之臣宣
布德意于遐方遂使捐煩解易以息小民于苛
陳而徵賢亦一大役也有能俾乂朕其忘報而

況慶條之布與地俱遠者爾四川布政使司兵
巡上川東道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沈朝燁長
材偉識俊烈神衷既冠鄉論遂承軒對爾其通
除虞部振策水曹內靖九衢外調萬舳蔚爾經
綸之略察予藩臬之司威嚴略法武侯鎮靜唯
庸忠定頃緣東役遂借西籌簡練惟精旌旆變
錦江春色訓齊乃一節矛拂劍閣晴雲瞻此膚
功宜膺茂渥是用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古
稱益地險而氣驅夫險與疆不可恃而又不能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因而用之乎以爾疏滯牒流泉貨覈一切古法
而精心行之亦既以效乃酉陽之役兩及之而
唯爾能調之頃聞東人倚蜀卒如左右手斯亦
簡飭之效乎民固乃險民靖乃疆懋哉朕將咫尺
吾遠民而寧遠吾遠吏

整飭密雲等處兵備河南提刑按察司副

使馮汝京

制曰我先皇祖憫焉東顧念白山木葉之未
康而赫肆捷伐中更我先皇考愈益興發以

與士氣而遠西爲徵調出入之咽喉抑將倚倚
西夷以跋其尾無得生心于東也非雅抱器識
以地練閱者其得授焉爾整飭密雲等處兵備
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馮汝京風猷峻亮識量
宏深蚤以軒掄回翔學鐸迨升華版部乃出視
邊儲僉云文武之兼資遂授紀綱之重任而爾
才誠兩合謀斷相成訓戎律而協其機宜揣
情而得其要領糾虔將吏略法乎威嚴綏輯兵
民維持以鎮靜衆皆稱其上策予方倚爲長城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聖

惟是中之有口以致狡之生心尚賴成謀
寧爲漢忠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
命當邊烽未聳其誰不軫鈴負而孫吳雄也屬
者東之役大略可睹矣以爾公忠敏勛業有造
于東尚爲朕緩我勞人以壯神臬左臂而過佚
其心我先皇帝之大烈朕且企焉欽哉

撫治荆岳整飭施歸等處兵備分巡上荆

南道湖廣按察司副使盧瑛田

制曰朕聞漢以荆爲用武之國屢紀而帶江漢

寧復縶之遺乎壇曼靡隨亦吳會巴蜀間
會也卽急悍而爭乎桃弧棘矢共我王事尚猶
是忠誼也揆文僭武察後服先驅而備之則唯
公忠更是尙爾撫治荆岳整飭施歸等處兵備
分巡上荆南道湖廣按察司副使盧瑛田以子
大夫高第八佐版曹出分權政迨卽闡海正乃
楚臬方腐而爾以沉雄博大之材行其惻款以
敏劭精詳之慮用其寬明故力察貪廉兼資文
武訓練振拔河之氣綜核起控玉之岩蓋國家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托重臬藩而中外習爲誕慢下媚宦成之能吏
上窺局定之愛書爾唯一脫于尋常事乃奏成
于遠大旣思爲王上結心于百姓忍不爲小民
請命于有司蹻然冰玉之中蔚爾社稷之役茲
以軍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詰命詩不以江
漢紀南國乎爾以廉清負幹材爲江漢砥礪亦
其紀乎念爾淮徐之政尙芬人齒而責我同南
鯢鯢爲兵民計甚悉也方今舊藩旣饒新藩且
逮非爾廉清有幹材者誰安此警而易爭之衆

戀之哉朕將大爾庸

分巡汝南撫民河南按察司兵備副使郭

士望

制曰朕祗承大業底定萬方憫焉念中原重地
唯是藩臬之臣是倚更念我 神宗皇帝芑貽
賢豪釋薪積而湔濯舊德弼我成謨况其分統
均之政而繫望名藩者明思其愛焉爾分巡汝
南撫民河南按察司兵備副使郭士望早冠楚
材遂掄軒對載分華署入主祠曹旣持天部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衡卓負人倫之鑑一行藩省名香浮蘭茝之溪
幾月于宜襟韻徹桐江之水六息方旋于紛語
百爲益暢于靜觀當予大政之維新適爾受除
之載始蓋介守千尋峙玉竑材萬斛行舟揆
周詳抱中外兵民之上計陳言慷慨饒清通
要之風規茲以軍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詰
命中州當天下腹心而宛豫居其陽蓋白羽析
限通隕囊間鶴蓋有倉養焉土之人不云平望
君如望慈父母焉亦曰望君如望歲今不然乎

爾尚修爾德以捐予腹心慙之哉死豫人將豐
獲于歲以懷慈望矣

分守遼海東寧道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兼

右叅議何廷魁

制曰朕光纂大曆綏靖邊陲念我 先皇帝不
憚征繕以數百萬爲東人挾纊而文武大吏尚
未有畫一策出一奇以指定白山木葉之間朕
安得不厚屬于新命也爾分守遼海東寧道山
東按察使司副使兼右叅議何廷魁以予大夫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高第兩下馬島載叅署與迨鶴攜隼旗鹿夾熊
賦以博綜遠馭之材調往宸難堪之役更緣繼
鯁孤持之望力持不可問之鄉蓋大軼既發乎
庖錮錯節遂分于虞器僉謂兼資于經緯持予
重任于東寧振積弱之軍聲山川動色剪方張
之勢斧鉞爲光茲以覃恩特以新銜授爾階
中憲大夫錫之詰命朕聞案傑用人以成功微
獨其人也用及敵人矣以 之夫心于東西也
我不能兩來爲用而又集土人以啖心安在勤

天下于一門也夫庸不足爲用而輒不能用爾
以才用矣尚以膽智羅三韓而隨地以用朕且
覘爾材名

整飭遼東駐寬奠等處監軍道山東按察

司僉事胡嘉棟

制曰朕光纂鴻圖底寧萬寓而東人未靖我
先皇帝側焉有東顧之憂蓋重授以撻伐而條
次方略以固吾圉也則爾諸臬司是倚自非公
患有局略者烏勝其任爾整飭遼東駐寬奠等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處監軍道山東按察司僉事胡嘉棟以予大夫
高第一叅郡辟遂主留銓迨入拜夕垣乃屢煩
展告遂因過懇致役開僉云經緯之兼資旋適
昇紀綱之重任而爾駿氣起成虧之外鴻謨操
戰守之中運龍首以成謀驅虎牙而制勝訓練
旌旗動色指揮斧鉞爲光獨運樞籌壯塞上尋
常之膽先爲狙勝調胸中百萬之兵蓋以十載
之靜觀合生平之感慨算以沉而透神以練而
精念慶典之方新正膚功之可奏是用覃恩授

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不驗朝氣乎夫
之銳而櫻摧璫觸世忌投荒而不懼者氣也氣
定則能任氣奮則能徑令定與奮而成銳入其
深瑕其堅將在此饒矣懋之哉練士而成朝氣
也予日望之

江西廣信府知府衛道

制曰朕聞江之右多徙業于遠而靈山饒水間
獨矜謹節義稱重業焉不識象山焉湖遺風尚
有在者乎朝廷欲表率屬城而振廸之微二千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石誰其與我共此者爾江西廣信府知府衛道
以子大夫高第起居秘書省佐政履曹歷著能聲
載專劇郡操修峻遠器識沉凝契以端方道更
嚴于拔薤載其清淨治不擾于烹鮮法窮銖兩
之奸澤遍桑麻之野聞爾奏績朕心用嘉茲特
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民進窮于吏退
窮于豪得無咨嗟歎息乎簡羣而憑稷者去之
使吏不倚法豪不倚力爾治郡亦既效矣尚竟
爾材陳所以瞻督轡當世務朕且汝嘉歎哉

山西平陽府知府高登龍

制曰河東古股肱重地頃以薦災失業賦逋民
流所賴良二千石表率州邑安小民于田里用
副朕與共之恩爾山西平陽府知府高登龍忠
精敏劬博大端凝由廷掄而佐版輿積歲闕以
臨劇郡而爾操嚴一介斷析勞絲宣明恩而表
百城敦大體而課群吏師帥人歌振驚寬和野
有蜚鴻所司以狀來聞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夫漢更有納客而名章或却屬而坐答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六

然雅志報國不藉豪寇名何如也爾控此上臨
人非一譽尚為實毋為名朕終不任一人之說
譽也行詔爾矣

直隸保定府同知姚光祚

制曰郡丞秩亞二千石以宣王化佐長吏親人
也京輔重地疊徵游災其有贊符副政表率局
城使小民安田里而無愁嘆朕敢恡崇褒焉爾
直隸保定府同知姚光祚抱質學文居今好古
為登上國試教天雅遂端佐大邦以抒籌輿

地當旁午人半呼庚清肅而操紀綱精嚴而佐
蓋諾正學化悲歌之舊直躬當通介之交既以
力靖舊符風行組練而旁搜藏簡間握屬城所
司以狀來聞曰循良君子已特授爾階奉直大
夫錫之誥命惻惻之吏風謂無華文學之吏或
不兼政爾質有其文爲蔽下端察之宜其一雪
此言矣爾尚率爾真竟爾學以調此如礪朕且
汝庸

駐劄岫巖撫民兼海蓋管糧直隸永平府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奎

同知張文達

制曰念我 先皇考以 先皇祖遺白山永業
之憂遂至備馬東顧發金錢百數萬而浮濫尚
存耗費未洗非得廉辦之臣孰爲朕善酌盈虛
保護元元漏卮終何以實民恩終何以濟也爾
駐劄岫巖撫民兼海蓋管糧直隸永平府同知
張文達長才聳壑峻節昂霄擢自賢科歷遷重
地而爾撫摩茲愛輸輓清勤功著倉箱權騰升
寵指提遺軍民之命脉綱繆固畿輔之藩籬

蠶細入秋毫恤隱明含嗽日所司來奏愈曰汝
嘉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遼之民與虜相習也山川險易其集餉驅動
半天下將遂終不可用于諺曰巧者不過習者
之門以爾著績東隅尚其益勵初忱佐我國家
大計欽哉

管理遼東金州海防清軍山東濟南府同

知李居簡

制曰國家秩少府亞二千石以佐專城乃幕府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奎

僑設特資彈壓其雄要視二千石不翅重也矧
三韓弗靖六合皆兵非精敏練諳之士曷稱其
選爾管理遼東金州海防清軍山東濟南府同
知李居簡貞心遠畧峻宇沉衷早屬鄉閭歷參
邊郡爾乃綴經術而通務抒雅抱以匡時操勵
茹水法嚴拔薤獨運興除大計深悉利害機宜
士無脫伍海不揚波可稱精敏練諳矣茲用授
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漢人之調營平
也曰范獨足憂耶百萬之需寄于海若斯亦東

人之大命用兵不練不精士不嚴不練乃將乘
虛而爲漁也幸伺冒而爲市也文吏兩乘其弊
以飭甚怒于中而誰練之誰覈之也懋哉力破
積習慎我繆網朕不以格格汝

遼東廣寧駐劄管糧山東濟南府同知馬

紹芳

制曰在昔我 皇祖念遼左軍興而廣鎮當西
夷之雄要特選精敏有幹略者往倅其地以筦
軍儲一切機宜得與聞焉國有大慶寧忘爾勞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奎

勛乎爾遼東廣寧駐劄管糧山東濟南府同知
馬紹芳乃原任工科都給事中汝松之孫湖廣
布政使司右叅政允登之子粹品鴻才清風亮
節迨蜚英于璧水遂振彩于花封既簡輿情擢
遊嚴鎮借箸起孤城之屏藩投膠布絕塞之陽
春處危岌而能御以安閒當煩鉅而克籌以暇
整馬騰士飽食足傳嚴向者 關八而能以意
調發隨制而去規防風猷矣朕甚嘉之茲以軍
恩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遼之地佳

于無兵而非無兵也遼之兵危可無餉而非無
餉也金城方略朕不中制爾其悉心大計佐元
老壯猷以圖滅此小醜朕不以格格汝

制曰三妻並貴司封氏所不掌也朝廷置浩蕩
之恩數天同慶矧邊徼勞吏猶朕所加意振作
可無破格以旌之爾山東濟南府同知馬紹芳
繼妻邢氏靜嫺則訓動應圖書和以蒞衆而成
版蕝以承尊而能愛前猷力紹宗祧靡昌念芳
渥之猶存瞻學機之中斷特加顯命式慰幽貞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奎

山東登州府同知管自在州事段展

制曰朕承 先帝遺謨底寧方寓而東夷未靖
每期邊吏減此朝食乃若公忠良牧負幹局以
固吾圉遂以分朕猷念者朕敢忘報爾山東登
州府同知管自在州事段展德度端凝才華敏
茂蚤掄鄉薦璧綰名城以田民兩牧之區當戰
守不常之會而爾才周四應謀尚萬全羅邊略

于胸中玩情于堂上遂使鶴表風清體關月
淨予一人甚爲嘉之狐鼠魂消于城社旃裘瞻
榮于威名是用草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
命於岐白山木葉之間步拖夷落爲陵京重地
所轄內附百姓外控狡獪微爾懇衷介守不
以錯幹爲也爾之撫災黎處逆事著績先朝茂
矣其尚益殫厥心以撫此遼土朕不忘東顧其
寧忘爾

直隸保定府推官夏嘉遇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奎

勅曰郡國設理官以參佐二千石謂以理理之
也我文皇帝命所司慎刑唯曰揆之以理朕
數出德號霑宥下土而苛吏薰胥民在鼎矣有
能體朕意以理衷法朕其有愛焉爾直隸保定
府推官夏嘉遇廉謹而操遠局精嚴而運沉衷
一冠廷掄遂分郡憲以三輔凋罷之會當五方
雜遷之區贊爾惟良綜于下邑卽圓方異格或
躁靜殊材而經閱則事情悉咨則誤寡羣吏不
逃名于寄治屬城絕納響于託公遂使庭無呼

暑之聲野有菑鴻之頌已茲歲閱特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夫理以專職寄元元命脉而其
寄職且以核吏治無樹苛慘于元元古不夫乎
地廣不可狹也民衆不可苛也上谷重地而以
明允用其博大亦旣效矣尚冀爾志以明庶獄
遂及庶官朕且顯陟爾

勅曰昔謝媛佐其夫商人吏之臧否權政務之
得失種種有條理而其夫遂不訛高貴累其心
賢可知已爾直隸保定府推官夏嘉遇妻郁氏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奎

靜嫻則訓動應圖書風微調機以光素業尚垂
宿編式佐官常頃所司告朕曰爾夫仁行法外
清畏人知計惟爾主中饋調內言用以成爾夫
子廉清爾茲用封爾爲孺人夫木有理曰初若
以力解也爾尚力以理爾家于成助爾夫竟成
于理

直隸保定府推官范紹序

勅曰上谷依日月光際爲天畿浩穰民豈而俗
易踰地重而法易斲凡以三輔之雄城五方之

刑會也其佐我良二千石以捐煩去苛而就
理惟良司法是藉爾直隸保定府推官范紹
學自庭聞品成孤詣推上第司憲名城處煩
費以澹寧取盤錯以利器片言既折若矜如見
之肺肝百口無詞尚權不經于跡兩要以法必
行于疆近恩無漏于卑宗視身冰玉之中會法
科條之外遂使吏解聞風之緩人依隨兩之車
蓋持一衡以表百城懸三尺而平五聽可稱精
敏遠局矣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命理爲朝廷寄元命而亦時爲大吏寄耳目耳
目久卽大吏反不得自有其明聰夫以法行意
者驕也以意行法者恣也惟勿驕以去媮惟勿
恣以去翫無亦曰理不干其耳目大吏乃不干
其聰明乎懋之哉朕且耳目寄爾矣

山東東昌府高唐州知州師心

制曰州牧秩亞二千石而臨邑長乃其字人循
邑也故齊爾其人而襦袴之口牧寧獨誇屬城
之雄乎有能俾又可斯褒嘉爾山東東昌府高

唐州知州師心以省辟高等載祭大郡歷典友
州以冠蓋之衝常凋疲之會兼以歲時不易加
之舊盜類仍而爾廉以視躬精于檢下法嚴按
強而豈明威澤之懷嬰而寧市德遂使絳衣宵
遁赤地春生階少諍辭人歌明牧茲以歲闋授
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詔命夫分其絕少以爲
也長吏子貶方國而茹其嗔乎豐修備舊修
闕旣殫身從事以保流備矣尚意爾懃念左食
我蒙袂遂以康我王國朕不以格格汝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突

山西澤州知州王所用

制曰州牧秩亞二千石而旁領屬城徑達藩臬
則有若閭之長溪晉之商都而高都爲大其司
牧能宣布德意至以兩地奏歲成朕敢忘報爾
山西澤州知州王所用制曰州牧秩亞二千石而
對彤庭再麾紫馬常吻海派江之要會更高山
深澗之雄藩標蕙實于魚鹽敦儉勤于種牧而
易民同化易地同操所司來聞曰事治民安風
之絕朕甚嘉之茲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

不命嗚呼朝廷課最民功唯嗟其無過于百姓
然或上賞其功而下摘其過則利有愒易嫚也
思有畔難循也爾既問南北而吏民同聲曰功
矣尚循畔而行無黜嫚以愒其成朕則顯陟汝

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羅萬象

新曰西川去京師最遠而州牧去民最近其有
覽宣德意為朕親民于遠則萬里猶尺堦也爾
四川重慶府合州知州羅萬象志介方廉器姿
敏茂蚤掄鄉薦出典方州而能任質推誠繫強

高陽集文

卷之一六

奎

扶弱甦累歲之凋殘補百年之曠闕使者數輩
咸以最聞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漢
重愔幅之吏非謂飾敝垢也修身取譽無釣奇
於官耳爾簡失有簿求告有鼓尚懋爾實修無
以績成而替所為愔幅者朕將選諸所表以大
用之欽哉

貴州貴陽軍民府廣順州知州萬曰棟

制曰朕聞新沐者必彈冠言勵精于新也夜郎
萬里新民甫定沐浴周澤矣凡我二三長吏尚

有彈冠之思乎朕不忘報爾貴州貴陽軍民府
廣順州知州萬曰棟名蜚視市驥展泥轡兩典
方州兼籌壯邑而能手開草昧力起傷痍輯歸
鴈于澤中懷鳴臬于境上遂使漸成殷賑復見
威儀役無黔督之譴作有袴襦之咏茲以歲闋
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詩不云乎爰得我
所樂以民土為所也爾唯廉不藉資于地爾唯
平不鄙夷其氓遠人業倚爾樂土矣爾尚克爾
廉平毋逸其所朕則嘉汝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辛

直隸保定府唐縣知縣陳于堯

勅曰朕念畿民依日月光際大澤唯先大役亦
唯先頃聞歲稔有道殫焉是吏奉吾詔不勤而
人瘼不省也其有仰體朕意康我畿人遂以光
恭爾前業朕將尊顯之爾直隸保定府唐縣知
縣陳于堯以省辟高第綰綬名封當歲比不登
吏或為蠹而爾神閒氣定識遠防周惠遍桑麻
野有鳴鴻之頌令行稂莠庭無憑稷之奸比使
不白奏爾狀曰真誠謹恪始有漢吏愔幅之風

高慈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漢神爵務綜
核得曰舉廉吏欲得其真也廉乃不剝真乃不
動爾先人守晉陵不嘗以節約失過客歡乎爾
其竟爾操爲真品俾課吏者曰晉陵之子也朕
報爾矣

直隸保定府完縣知縣徐克讓

勅曰朕嗣膺大曆覃敷殊仁重念日畿赤縣固
六澤所先暨也而應聲之征亦唯我畿民是需
言非公忠豈弟烏能體德意以達人瘼者朕且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主

得其人尊顯之爾直隸保定府完縣知縣徐克
讓一檢省辟載縮名封表三異于一同戴二天
于兩地爾其法嚴拔薤操凜餐水蓋去謠方見
于何思來誦更勤于廉暮識察興除之窾卻力
調寬猛之機宜當盤錯而器利青萍軫子憚而
念浹白屋以故氓驩衆母吏肅神君三尺常懸
四郊無擾茲以先帝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古稱壯哉縣非曲逆耶以望都彈丸不
足以展驥而雄飛于斯也尚有壯猷以稱斯邑

乎望當于午而罷曲當廣錯而憚爾兩蒞之而
輕有效也况爾材操矣遠爾識以壯爾猷勿徒
以縣壯也朕不以格格汝

直隸保定府蠡縣知縣韓光先

勅曰朕祗承大曆綏靖方隅重念畿人士依日
月光際所欲輕徭薄賦以先萬方詩不云惠此
京師以綏四國微吾廉幹吏誰與共此者爾直
隸保定府蠡縣知縣韓光先以子大夫高第一
分紫水之符載下蠡陽之鳥而爾誠心直道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主

云材以繁囂未定之氓當災盜叢仍之會而
三周四應力挽一同調徵藝於煩興靖根株于
至深遂使野餘佩犢市罷探丸蓋公清立冰蘖
之論論朗在簿書之外豪寇警心于手奏單宗
秀命于衷慈如既咏芟棠仰若載勤接樞茲
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蠡吾固安陵
之子午也而此接澤國地重而易囂民雜
一、以爾肅幹既再試而效矣豈不可劇也
二、可授也不聞瀛嶽之役遂煩朝聽乎永扇

一心以副予綏靖至意朕且有遠注

直隸真定府真定縣知縣王聘

勅曰東垣固燕陲趙際列在大吏戲下長吏多
趨期會飾厨傳期以奉文奏調憲軾之口有能
以利器當盤錯而神開周應不輟拊循則材局
可按也爾直隸真定府真定縣知縣王聘資猷
敏勸操履清嚴一對明廷再銓壯縣地當午道
塗滿庚呼詬租于民田荒瘠之區課理于灾盜
最乃之會而爾法嚴銖兩澤寃卑犇使庭無呼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譽之聲野有蜚鴻之賦吏民懷畏遐邇恬熙所
司來聞蓋譽言滿篋已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詩不云乎挹彼注茲朕廉爾材局而倚
郭移之爾治倚郭猶支邑也爾尚酌所挹注以
勞惟爾豈第乎夫萬民愛之萬民之吏也朕將
予恩取吏焉

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知縣張振秀

勅曰平于爲輦轂繁要而倚郭又大吏宇下古
稱縣劇而難治地近而易知則曲梁一都會也

長吏明體朕意惠綏元元無飾憑軾之口而塗
上耳目其寧獨繁調之爾直隸廣平府永年縣
知縣張振秀以射策高第簡令畿南旣游刃于
彈丸載移絃于望地而政成就熟操藥餐水高
華競爽于聰山孤潔同濤于澄水其效至吏民
懷畏案佐同清朕閱程書咸曰聲施兩地未嘗
不心賞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公孫
僑不云乎大官大邑身所庇也不庇于人不庇
于身朕不敢霸良足于千里而庇爾身矣爾其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三

念尹賞之治劇而庇于民乎朕不悛大邑其于
大官寧悛焉

河南衛輝府新鄉縣知縣董用威

勅曰朕聞大衆爲天下要衝新鄉又中原重地
而地瘠民貧差繁賦重乃有長吏加意拊循能
薄我租庸清我郵傳遂以蘇我罷民者朕其忘
報焉爾河南衛輝府新鄉縣知縣董用威幹度
端凝風猷詳練以省辟高等緝綬花封而訟獄
繁興盜苗叢起且民日困瘠兼徭賦逋亡爾能

若保視民以文飭吏遂使野有蜚鴻之頌庭無
憑稷之奸斯亦廉能之選已是用授爾階文林
郎錫之勅命夫口哺心俞之謂公心哺口俞之
謂私朕聞吏治烟囪者調心通脫者調口爾尚
乃心力以竟爾材操便小民有心勸焉而無
徒以口適也朕不格爾

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知縣相邦教

勅曰朕聞圖經于邵稱其沃美高厚顧其人猶
頌思文乎吏綰銅墨亦欲食而教之也今以口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七

量地其于口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立我蒸民
寧無念焉爾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知縣相
邦教風猷敏勗襟度軒翹一冠鄉掄載分花縣
而爾材揮遊刃分稟餐冰執精心以炳述亡執
定法不握豪近遂使庭無留牘野有蜚鴻所司
來報曰政希漢吏仁治邵封爾風格可按已茲
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邵農國也更可以
農喻夫農之道生欲深而猛熟欲淺而廉吏亦
閱淺深酌廉猛鉏非其類耳爾尚睹黃茂而是

薦是堯朕終不調爾奢望也懋哉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知縣劉四端

勅曰朕初纂鴻臚勵圖彛舜之猷選覽史策堯
都平陽介在我腹朕欲詢咨遺風以述大
化而暨牧令敷奏底績朕其忘褒揚焉爾山西
平陽府臨汾縣知縣劉四端以彤軒高第爲赤
麻神君既遊刃于彈丸載移絃于重地爾乃清
臨暇月慈煦春陽運行雲掣雷之才勵炤秉干
常之品遂使政成兩治能冠百城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八

曰宏材實政真品純心朕甚嘉之茲用授爾階
文林郎錫之勅命令之臨汾去古帝時綿邈矣
茅茨土階固古昔盛事其儉樸之樞流爲儷膏
至與國家競什一之賦不得不煩鞭敲爾獨能
以爾母之慈勸之朕益信堯舜可爲于今日矣
行且召汝以襄予治懋哉

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

勅曰句章爲甬東倚郭東有一大都會也環山
濱海民瘼而驚爲長吏者能循俗雅化酌靜賢

之會使元元安堵朕敢忘報爾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梓品軼才鴻遠略升華軒對製錦名城爾乃擢勸茹水澤成訓維綽綽以行愷梯廉公而用精明百思清恬見為下花封之月一同歌頌鶴禁清赤輩之風聲聖鑒翺奏且盈篋矣朕甚嘉之茲以軍恩特進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閱漢史其良吏治行卓絕乃得被璽書夫卓絕之治非有它異能也瘠者能安其瘠瘠者不競其瘠而已爾何以與民休息乃爾朕

高陽集文

卷之一六

主

且上爾大受矣爾其尚益勵公忠以需顯命

湖廣

縣知縣左天德

勅曰朕聞辰陽險遠而俗樸乃巖谷間或雜猥俗也今復爾平所賴字人之吏勿鄙夷其遠而以樸易之加瑣科焉朕勸遠民敢忘遠吏爾湖廣辰州府辰溪縣知縣左天德以省辟高等分篆花封而爾精于簡下廉以視躬淡寧不藉于紛奢卻絕信嚴于孔竇庭無憑稷市絕探九百里合甘三軍挾纘士振鹿茸之響野餘雉陌之

謹所司奏爾狀曰政平訟理吏畏民懷殆古漢吏之風焉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古人謂吏有資才何可學也獨廉可為譜耳爾念爾先寧州乎兄弟競爽而家有垂棠然爾固食其餘也爾尚堅爾操佩爾詒謀俾人謂爾祖孫不滅胡威父子也朕顯爾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商之葵

勅曰朕聞劍浦當八閩之衝土瘠氓罷至數易長吏而不治微廉幹饒智計者誰其調繼軾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主

只以為予調待哺者爾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商之葵以省辟高等出館邑綸而身襁冰玉之中器別盤錯之會才周四應匝時百廢俱興政集十奇萬口二天有頌頃御史大夫奏爾績至曰體脾應手痼瘼切身斯亦循良之繁矣是用晉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昔我成祖文皇帝諭所司愛民在實惠而重懲其害夫害非必盡苛瑣為墨也焚臆而瘼不以聞驚愚而澤不以究耳爾緣舊敘顯被新綸尚竟爾實惠綏我

遠俟哉朕將脩初政以登進爾

廣東瓊州府樂會縣知縣吳爾植

勅曰朕憫焉念嶺嶠越在萬里外更當撫檄陞
辭朕意與遠其治行高等不決月達朝廷而次
第褒表之比于日畿安在萬里不咫堦也爾廣
東瓊州府樂會縣知縣吳爾植才識中通風猷
外偉彩筆蜚聲桂籍青瓊結佩花封當閭閻耗
救之秋正庸調頻繁之會而爾神周四應才過
千人襁躬介凜餐冰批卻力閒游刃秋毫而上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五

悉以與民蚤夜以思無非為事澤必微于東郭
法靡藉于南金以片語定驚訛持寸衷噓枯朽
恩遍桑麻而非惠法行稂莠而惟嚴卓有擔當
立難測瘳閱爾程書中予賞率已特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夫天末僻遠唯良吏煦煦而
摩之無法束焉如駭鹿而更欲勝之也爾尚竟
爾材操因其俗不易其宜將萬里在尺堦也朕
不忘遠民其忘遠吏

廣西平樂府平樂縣知縣王泌

勅曰朕聞昭潭為嶺表喉襟而灘瀧中分俗固

伯仲沅湘也頃以租庸無藝絃誦稀聞且時苦

峒夷焉吏無鄙我遠民而嘉與拊循朕其忘遠

吏爾廣西平樂府平樂縣知縣王泌以明經舉

選給綬一同而胸有藏書室餘塵甑批卻力閒

遊刃提躬介凜餐冰法靡藉于南金澤必微于

東郭持寸衷而噓枯朽以片語而定驚訛所司

以康幹來聞已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爾亦聞漢吏之惻惻乎要于吏民同聲曰不煩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六

六

耳爾聞然行德尚庶幾近之夫天子使吏媚于
庶人何得煩吏民而上結也爾之先蓋有刻五
瘡說者竟爾材操肩蹤往烈朕不爾格

魯府長史司右長史楊允榮

制曰朕肇繼鴻庥大慶賓區在廷之彥咸被

揚有斯亮天潢長代王國者其忘寵錫矧

猶稱守禮信義資爾輔導良多乎爾魯府長

史司右長史楊允榮以甲門貞族策譽成均

學水清理藩刑而斧斷曉登輔弼式佐

乃能以王臣之
臣于穆體積誠修已維
社于雪園以甚喜之茲以盟恩授爾階奉政
夫錫之詩命漢
爾侯王相秩亞九卿故爭自
濟勵以就功
天下何多以藩服軟輶也無
亦濟勵者少與此者廷臣議流遷朝秩惟爾
之無徒以長福曳王門也

孫男之芳編次

卷之十六終

詩易集

卷之十六終

二

高陽文集卷之十七

高陽孫承宗雜著

門人馮洪業茂選較

墓誌銘 傳 祭文

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右副都御史太

子少保浮丘左公墓誌銘

今皇帝御極、極體遠、諸得舉、熹宗皇帝者、

逆次第優卹、以、竟諸諸臣、於是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左公光斗、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

高陽集卷之十七

太學生、予、葬、祭、祀、鄉賢、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

諡命、因念、熹宗皇帝、以堯舜聖賢、適中人作

逆、燒節內訌、京貫外合、希進、渺志介者、入爲爪

牙、諸君子方乘泰用壯、而璫類繁稱、要在廟社

是時、公爲左僉都御史、與左副都御史楊公璽

恹恹爲根本、違謀、璫先疏、瑞忠賢二十四大罪

既上、公復疏三十二斬、將以十一月二日繼之

而其下、漢之、遷者、遂於十月三十日、矯、旨、削

奪去、當兩君子倡議、擊璫、一時中外共擊之、璫

已鋒、待、死、而朝無嘉琦、迺恣節甫、遂至削奪

諸君子如振落、而鼓唇、改面、粹、嗟、反、復、讀、劇、羨

之、佞、辭、髮、指、舌、喋、喋、嗟、嗟、相、矣、自、非、聖、神、首、出

次第、殲、滅、將、安、謀、於、慶、言、誰、爲、指、唐、業、察、者、迺

知、天、篤、聖、神、生、公、忠、以、拆、逆、鋒、抑、且、疆、其、毒

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於、世、然、則、公、之、功、豈

徒、一、死、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九、所、傾、納、正、人

以、破、沮、衆、說、而、藥、牙、卽、爲、登、計、總、成、一、爲、朝、廷

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賢、二、公、死

高陽集卷之十七

而世暗然、則公之言、公之忠、竟何如當、光皇

帝登遐也、康妃居乾清、熹宗皇帝仍居慈慶、蓋

康妃固、光皇帝所托、拊、東、朝、而登極、命冊封

貴妃、於是中人有垂簾之語、廷臣憂之、公隨公

疏爲疏曰、內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皇

上御天、惟、皇后配天、得居之、今、大行皇帝

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迺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

名分倒置、卽、先皇貴妃之請、亦在、隔、留、之際

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
于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
今不蚤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禍將有
不忍言者乞收回 遺命速移別宮庶幾官婦
清而名分正於是 康妃奉 旨移仁壽 嘉
皇帝還乾清而中人尚復諂沸公復疏曰 皇
上既當還宮則選侍自當移官惟是移宮之後
存太體捐小過此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相
疏與賈御史繼春及閣揭同日上蓋防微捐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朝廷忠謀而將命暇賒則中人爲之初王奄安
以正言標幟帝側自附正人魏奄忠賢乘間殺
安而收其倚安者一瑞苑一瑞拔猖不獨象類
恣憑而非其類亦覺欣合其所按盡憂國公忠
而稱詔誅翦數至 今上所譴戮又盡三案
附忠賢者使諸君子盡如公不畏瑞寧復有瑞
又使盡如荷公者之畏瑞寧復有天下善乎高
總憲論三案也寬與上嚴與下雅與公合可謂
大臣矣公劾則奪而南逆輔微喉嚨却裝以迷

瑞不聽已而策蹇就道裝殊寥寥則又私曰奉
無搜既公得以初服歸拜堂下從母夫人移輿
馬費自分死矣苦無以對兩尊人微以板山西
市及滂母暗解兩尊人而諸逆瑞謀逮益急徐
大化劾楊左矯旨俟汪文官逮密及鎮撫司兩
拷文官遂以文官連逮公是日一號殿災大風
折屋樹先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試春官歸悉長
安諸構謀狀公自若適楊公璉來問震藥原羅
且曰勿恨公復曰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四

時憚便我輩怕死矣日東裝候緹騎既緹騎至
公自若惟私語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已
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矣妻子環相泣不問
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而謂善不可爲
比開讀晴空忽雨如注讀竟而止里人數百里
奔集哀號諸壇廟大張榜檄爲憤激公曰速我
死矣懇止之繼車行傾城數百里諸父老子弟
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迺頂香禱北闕復拜
緹騎即緹騎涕泗莫能仰視又密約數百人伏

賦上疏公以長年過慰之抵黃河迺返過德州
迎諸懷感慨者越千里輒救較泣道傍過河
間司李某事公如平生止白溝則察城孫孝廉
奇逢選貢奇彥來會公語曰自古皆有死惟極
山得其所瑞聞而憎之防更密下緹騎逮公者
欲復矯旨捕親屬公弟光明以王蒞民語先避
得免既下公詔獄遂以受金脫封疆罪臣及妄
議移官受薦具詞謝上矯旨嚴追以五日奏又
矯旨嚴追勿縱故每比倍爲嚴酷占酷吏阿比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五

爲茹無過者公唯呼天特密屬弟光先曰我苦
勿令二親知及比無完膚猶從茶注中出絕命
詞曰辱極汚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血與
淚漬慟不忍讀公弟明潛白溝傳舍張于度果
中孫鍾元奇逢殆漢兩裴瑜焉而以鹿太翁爲
寧宇鹿太翁者鹿太常善繼迺翁封公正也時
上下忿患而思禁違不敢嚮迺翁獨以魏邵之
護弼也而醜金先以魏公子學持所醜百餘金
往應比翁仍策馬星行郡縣其父老子弟各設

部分募應太翁而公已斃杖下矣公途中有袁
吳孤孀之句又云欲託五戚詣聞聞恐驚震處
轉傍皇其忠孝大義起念輒在君父當舍過畧
不作轉語予頗得之鳳陽黃生云公時年五十
有一其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
三日出殘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艇而
南所過獨虞公大復爲奠賻呼人至記室慟哭
董公應舉以片幅出短章來祭時矯旨坐二萬
金下撫按追比伯子國柱就獄縣道掩淚行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六

籍田廬不滿千餘倂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滿萬
餘株連同堂同宗已及三族十族始滿二萬一
時諸生在繫者十餘人獨三四人以料理傾納
免繫甚以省視封大夫病倂捕下獄伯兄死太
夫人死仍矯旨下追薦謝封大夫聞報暈且死
旣葬而瘞時偵邏四出以飄撒恣其嗾咋途有聲
餘輒羅網伺益聚以心冤而靡有胸鳴者楊直
指春茂抗疏悉破亡狀得免天下讀直指疏爲
快遑乎時乃有直指乎無何李夔龍恣直指謂

直指曲庇公以璫遣中官搜南州地會避王舟
未遑前而璫敗時丁卯八月二十一日也公既
死其黨仍議坐移官通內當制輅奴沒賴新泰
馮公銓泊陸道長免焉今上擊璫優卹公忠
之詔屢下公弟光先更以公狀伏控迺定逆案
先後卹公如制封大夫猶及見之里中士民合
詞請祠祀公撫按一下各捐助有差按狀公諱
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更號浮丘生之辰當大斗
故以名始誕有火光繞屋之異資岐嶷以六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就塾目過數十行無晉而措語成文點點不謬
封大夫心器之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佐唐以
王爵廟食於浮長二公美鬚髯國初後祠全活
無算大父父代多隱德後有達者意在是兒但
虞兒躍冶耳廼屬師繩兒誤九歲屬文詩賦輒
口就歲饌盡室粥食作粥賦鄉人至今為談稭
年十四漸有文名麥一榦三枝作瑞麥賦太守
異之性拓落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記然試輒
大利封大夫為延名師課讀某日就鄉副憲戴

公遂延以師諸子若孫業日精督學陳公子貞
廼錄入泮時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娶母蔭周
夫人兄弟九而公為中子故以兄弟居學為已
任課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為文章見
其各成一藝便欣然忘寢庚子科鄉試十一名
再不第每自諷以課諸弟無何周夫人歿娶戴
孫媛丁未成進士仍十一名兩魁藝天下誦之
後且以振都人士筮拜中翰兩奉使絕饋遺不
入兩漕大水稱貸賑三黨仍佐邑令為賑或以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八

為所辦公愀然曰當居貧游饑兩尊人啜粥兒
女菜色親屬待舉火者尚數十家豈一官而獨
難之周岳翁有妾娠而遭妬出五月生子贖之
登譜矣周歿而族人以半產囑公為構公斥卻
之尺寸悉歸是兒更延師訓之癸丑選入西廡
候命八年強半依膝下築龍眠舊居課諸弟廼
曰此間有伏龍鳳雛每縱談古今言元祐去亂
法不去亂人為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
事之失一爭人則無窮故百年之計樹人廼史

兵用人之人更重，苟常有筭疏，天下豪傑至名，
日爲條次，曰精神在此，又言官府鉤連，廻廻盡
現，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夷狄，疑陰威召，經
費收拾而本症從一穢濁始，故徵治以人微品，
以清，已未命下，卽糾大司馬三四糾新舊平章，
巡中城，卽捕銓胥，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數，
益加意用人之人，其兼攝西北城司，城奉要人，
意當暑繫無辜者二，絕其食，公手批釋之，得二
虎，領也，差念勝國初，倚漕東南，晚至不可支，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九

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解力田，疏三因十四議，請
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其富商大賈子弟不
得志于南者，得徙力田，以盡北人，其風厲有司，
以屯田另爲舉劾，又疏開屯學費，一取給於屯，
制一一報可，當神皇帝不豫，瑞朝瑞忠賢燾
令旨，索世廟賦稅絕，公封還不啓，曰：尺地
盡，殿下有，但御史奉命巡田，安敢私以田
授，無何，拉巨瑞奪子粒，盡屯田，持疏糾之，十三
乃曰：課誦進，乃重以人進，而燕賦進愈積，不可

同公力請蠲，民遇復徵，收廻稅，每登滕勸相，
曾不勸欲風雨，蓋天下大計在兵餉，唯屯與稅，
可佐田口錢，故樂不爲疲，是歲租倍改，埋學比，
學政之難，難於高舉，早徇故庸，或讓前奇，或讓
後，詎難起，乘抑虞，深溺公，以高華泰斗，群學盡，
屏情緣，獨劇道，誼每拔，扼寒磊落之奇材，於驚
人語有竟，噴紅勒而片語見奇，其所拔多兩第，
尚名文准于式，數准于類，每曰：士一登場，父師
輒取爲券，予檢習之，而忍忘之，特疏開武學，頒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十

班經武淵源，期得兼資，奇偉所至，較諸生射，頒
射藝錄，刻兼材錄，有古弓箭社之遺，其意特遠，
故士競射而膳，識爲開，又置水田于涿，贍貧生，
給八郡鄉試卷，著爲例，兩巡不薦謝，卽俸入盡，
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難，故十八年，彙如洗，逆黨
仍以薦謝殺公，凡公所爭，唯大體在察吏，無貪
竊情而登下之，不樂苛細毛舉，其蚤計有後然，
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初訝不然，而竟以爲然，當
辛壬束紛，人思擁衛，故人出典兵，既不擇力，素

不思嫌者內戚內閣內宦公併疏糾之然奸錄
識諸負於器者獨不輕爲刻薦其于逮撫熊公
初起輒疏規之既罷再起又特疏救不快于熊
者及遼失而憎熊者坐熊通公獨曰有本事
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別意當無憾公
介直不阿歷兩巡不納朝客書不徇中常侍若
輦下貴人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務不漫不激奸
掩覆人小過而衣飭其仇誤下吏呈署錯第令
易之其私相詬揭多引焚之每言恩不可忘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上

可忘子嚮言范忠宣別美勝汲長孺合已也公
拜予言初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是時趙公南星李公勝芳陳公于
庭司鈐孫公瑋高公攀龍楊公璉相次司憲吏
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化中調考功鄒公維
璉再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子慨然澄清而
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君子遂以
推謝撫逐吏垣逐邵院公已草疏發家口曰無
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庭又擬喬元升

馮從吾爲尚書遂與公併逐而璫一恣諸君子
一網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劾刃於群奸
所藉跡其手撲逆焰豈非一事是非余當舉世
歸璫之日獨公一二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
時逢璫何異漢新卽真人出御而不先有正
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令元慙低徊而不敢騁
嗚呼外周內唐詎乏懷英而一日稱功四十八
萬誰復爲精忠向者徃指三案諸君子好翹嘗
事以居功迺諸君子半死逆璫將無璫之逆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上

三案嘗事而屯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一
不受璫推擢而同其死且流譴者幾人乃知事
繁宮璫要不得迂周防釀逆忠至天下無一敢
爲寢言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
也守一城捍天下以孤疲當強虜蔽遮沮遏天
下不亡予以誦二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附璫
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公之先徙桐者爲長二
公諱某諱某某爲公大父自某以下三世俱以
公諱太子少保公父某初封御史今封太子少

你王母某氏俱贈夫人母某氏初封孺人今贈
 夫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封夫人
 丈夫子四長國柱以廩生承應配方工部女次
 國棟邑庠生配何方伯女次國林邑庠生配姚
 孝廉公女次國材公逮纔六歲聘吳大司馬公
 女長次戴夫人出三四表令人出女三長室戴
 禮部公嫡冢子邑庠生閔閔前死周夫人出二
 室方太僕公嫡冢孫庠生禹甸三室方工部冢
 子邑庠生孔文戴夫人出孫二長之駿聘馬太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銘曰嗚呼馭下錯貸防上姦窮上操下防益亂
 下竊上馭伏戎嗚呼挺不可械也藥不可腐也
 移不可逢也集苑死逆集枯死忠逆之不死亦
 死其胸嗚呼春秋義缺蒲肅恣兇觸惡不舉卻
 座不功不耳不目不聰不聰嗚呼誰以佐闔誰

以佐雖不有公死誰開大勝嗚呼誰缺爾斧誰
 煩爾糧不有公死誰折狂鋒嗚呼 先皇帝未
 飭六轡 今皇帝未御六龍不有公死誰挈綱
 維而授天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明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振野李公暨配
累封一品夫人鄭氏合塋墓誌銘

子邑文行世家則有郡城之劉龐口之李兩族罔
不祖孫父子甲第蟬聯而劉得其四李得其三李
饒孝廉二其在者發元仍當千佛上第兩族多文
而又罔不簡束至行其幅巾方袍安爾蓬絕絕不
効大家兄弟而質有其文乃丁甲繁多則李尤最
予與兩族多姻親在諸生則與孝廉發元之祖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墓誌

塘中翰國榮之父肖野泊少師元治之太翁振野
爲友而中翰霍之父玄溪同入序玄溪之子孝廉
震同予兒籍而侄鉄婚嫺兄弟也乃少師實師予
蓋太翁歿卅年而太夫人歿時少師歿已逾年當
少師歿而堂于畫室于娶藐孤于庭衆爲心惻無
何太夫人歿益爲心惻然太翁據古爲嘒實樹于
膏太夫人黃扉退食佩規聖善赤舄承懽作頌闕
宮蓋予讀世綸而雲錦天章昭垂日月乃知少師
所嚙嚙未慊凡以太翁之養不訖夫人而太夫人

之喪不比於翁然而承治學弓和丸調鼎其功
大而太翁亦拱門高麗景長楸太夫人大年異
數列齒日下斯亦日畿之特瑞皇際之特榮已
太翁孝友惠和衷殊慧辨當靡瞻載嘆而孤時
錫原合群屬序仲產不問殯肥嫡婦調於溫清
蓋身晦道光家貧行義故平亭糾紛立應取携
其廬枯比於春陽祭酒高爲月旦而黎光未耀
座客不空眠柳植槐有泥蟠天蜚者矣太夫人
嚴姑豁於毛裏則太翁之奉嫡也介玆釋於編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墓誌

猜則太翁之友昆也迺若解佩食賓佐翁爲德
暇以含饴貴猶効績則貧而能禮豐而能約故
察及米鹽御以泔濯遂以承九命之須飽大官
之賜燕亦手足之澤行開霖雨歿存之誼式於
鼎彝乎太翁生嘉靖辛亥四月十一日卒萬曆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壽五十五歲太夫人生嘉靖
丁未二月二十一日卒崇禎辛未十二月二十
二日壽八十六歲按狀太翁諱知先振野其號
也爲邑諸生以少師世累贈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其
始祖平福初居邑之甌口村生德明德明生進
進生甫榮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甫榮
生傑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西參議生二子長
師孔七品散官今贈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次師儒弘治庚戌進士
歷官參政師孔生東少師洮府經歷累贈左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
是爲太翁父配胡氏累贈一品夫人臨洮公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子六太翁其六也生母爲吳氏累贈一品夫人
太翁配鄭氏累贈一品太夫人爲任丘儒官淳
女祖爲平涼太守珩其母王氏鄭實生少師諱
國譜太翁不售于璞而以廸少師司衡以少師
茂才異等當太翁艱而予之餼而太翁不見也
然相業廸于太翁少師初娶陳氏爲邑人陳煥
女繼娶趙氏爲永平訓任丘趙應夢女俱蚤卒
俱累贈一品夫人繼娶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爲
順大庠生張經綸女女一適任丘庠生胡守憲

爲蘇州府通判思恭男孫男一爲廩尚賓司司
丞爵趙出孫女二長適邑庠生馮倬爲貢生嘉
祥男陳出次尚幼張出兩中翰國榮靈調對以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奉太夫人柩合葬于
太翁之域而乞言題爲銘
銘曰六龍翩翩匪鯨匪楮閱其爲潛或振于野
子龍天貳兩于方憂高城之東高河之下雄雌
合宮永食有假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大

明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

李公暨元配一品夫人陳氏繼配一品

夫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予觀古大臣以出處與天下興替相對故有剝
以貫魚不嫌爲碩亦有乾以飛龍不嫌爲潛要
以內觀身外觀天下當其際開媼相憂生孽卿
緝思編苦優退以進優去以留迂其身衛社稷
以待聖明及天刻荒荼聖啓夷庚方且問冥鴻
而陽美之

卷之十七

九

於碩適揚滯羽於莽林而當進迺退當留迺去
舉天下以仰奉一人而謝大任於風虎雲龍之
從蓋駢陰抗趾決不可無一君子以續離經衆
正連茹正可容一君子自其嚮日雅懷以光盛
世予蓋有榮於予邑文敏李公云公當今皇
帝以 熹皇帝遺命遵 高皇帝弟及之命登
寶位也蓋天人歸與中外頌懽自非臣下可贊
一辭獨是黨臣交口羨新賴正人防微杜漸
令低徊而未敢忘則公之功在不見不聞及

熹皇帝憑几顧命而一頌深心公於時承 諭傳

皇五弟大聲宜揚逆一錄禁中逆傳數下以絕

管其意不超捲無審視則又功在見見聞聞

卽述求者未必深知而老成長慮未嘗不頌

行虎步之 聖人德福如天而 國家所賴於

正人遠且大正人所爲迂身臬叢仰禪國家處

長而謀精按狀公李姓諱國楷字元治號續漢

世居邑之瓶口里其八世祖曰平福平福生德

明德明生進進生甫榮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

高陽美之

卷之十七

十

員外郎生儼成化戊戌進士歷山西參議有文
夫子二長師孔公高祖也次師儒弘治庚戌進
士官山西參政師孔生東少臨洮府參軍生知
先公父也高曾而下俱贈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 中樞殿大學士高曾祖妣俱
贈一品夫人母鄭氏系封一品夫人公生而秀
歧玉立五歲讀毛詩八歲能文稍長卽與兄子
進士發元舉八歲而摩切仰百禩祖武未嘗不
念祖顏而也萬曆乙巳試童子卽爲大司農錢

令公榜谷器重督學使周公更奇之當錄千序而丁外艱特令學博以缺補公隨報公缺以補其次當贈公病衣帶不解者五閱月卒不起哀毀骨立寢事如禮遂讀書張觀察藍田公塾雅爲觀察重已酉冠大比生入都門同兒輩與四方雅士雉盟予故與贈公友善爲贈公慶廸詩也是年登鄉薦越庚戌登癸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初謁予予白園議試中秘予謂能辦廿年博上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其豪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主

傑風畧不以一第躁競如此公文藻瓌穎而放準循緼不獨劇詩緝頌注蟲魚屑屑爲蝶繫至誠心直道卽精神蔭映而風規澄峻初不推襟送抱傳噴曲之笑然嶄嶄中立貞不絕俗故異我不甚猜疑又念詞苑非有柄枯頽見展錯金益歛髮丰稜但不置身於羣殊不令世人有謀入之疑丙辰授翰林館討已未分較禮閣援名士二十八辛酉與脩實錄壬戌晉左贊善甲子再晉左諭德管司景事乙丑嘉皇帝幸太學

以公坐講易上方制禮儒臣舉歷朝曠典公以德望發明天人大義上歛容恭已以聽環橋門而親聽者千萬人頌漢家白虎橫經尚爲太平偉觀也署大司成精心引舊法敦尚大學以仰副天子臨雍雅化尋晉左庶子克經筵日講官次講尚書每借經發明世政以廣聖聰仰承 涇簡及 庭卜奏名第八遂奉

特著錄詹事學士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念瑄患方張未可嚮邇再疏瀝辭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主

甚憊上以舊學特簡不允公又念當虞驟聘視以一二大臣提莊矜老帶試分風擘流之手養大壺及蠶成而同密事叢方且決滯怒淹恚錫石菑於東波而剛腸勁骨不勝忿憤遂以軟腰嫩灘負一塊於焚輪而益其潰當是時結膝之辱旣已寒心銷志卽翩翩鳳造亦復矜容愛儀曾厲駕習驥之未能而航一綯之終者遂且附影觀風過登槐岳以謁欵於廣閣嶢山蓋勢成而不可解自非深心大力誰爲寢淮南之謀

而况偏在肘腋迺自矢曰漢勃之呂唐仁傑之
武何如殺其身有益於君古人優爲之而况廷
其身於是翻然承 帝命其辭疏云天災物異
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璫
方謝謂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而公不忌
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
曠然立於四虛身欲卹然周乎六幕又云舉世
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於已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於明主或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之以行私職掌諫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異極
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
國事蓋公兩年圖揆總此先資而曲防終始一
腸初璫欲以邊功合諸營建若捕緝徽王封一
時濫濫榮黨臣而要結其挺勁者於給廨更委
公以丙寅六月參大政則有 皇極殿成功若
耳鎮捷明年有延鎮捷及 意皇帝建豫則意
敘錦州捷敘三殿成衛則三太官衛爲下底
則內閣中舍爲下六則坐此文綺爲下四代之

疏請再三中間有允有未允公殊嘆嘆而兩金
吾之廢所三不得辭迺不問優給至 上登極
得允允公所辭累崇若若不比璫款微獨循陽
體不與邊功不與管轄總以進營忠成不以濫
恩傷本懷故趙夫人之喪終喪歸里而不一乞
卹卽伯爵謫于止照以指撫益清止以銷逆
萌卽 今上御極未定 後先放罷閑員而
獨于公眷留不 能至六七上不允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不休則公之進退人爲之歟是時婉曲周折
事與持而卒於三璫初以彼謀勅三威曉予
以劉司諫得不許久之璫恨楊忠愍之指爲一
罪也後以劉志勅張武清特重憲以減 官
關公極言于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
亦如予議武清得不重譴而罷然予議在璫方
振而公議在患既成遂以 皇親安 官關公
之力爲大乎也亦令紹光以法故璫之裔獨孤
免之怒退下司寇獄坐幾千金公明其事而

號爲朕令得釋今且爲良二千石輩下道祠不
捐不謁自丁翰編乾學外不知有幾人而綸扉
實繁絕之挾璫以請者公絕不見而辟雍之隙
喚不手媚疏 中朝有不祠之鼎臣也公之力
爲大璫初以矯坊於里鐫忠臣印勒天下槩爲
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劾莽新試天
下其黨亦無一不効美新至是擬令史臣撰述
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召言假上傳得公
持不可而寢初璫類有廓清之議已亟欲殺方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重

御史震孺惠給事世揚諸人公力執之不得會
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璫信信而罷璫屢以偵
捕邀邀功及款予不應而歸迺以款屬邊吏不
成適有寧城之捷遂以款卸邊而奪其功邊吏
當有重譴得公議仍得薄敘而文武主兵者罷
歸公九票擬每據法調辭不盡得於璫而決不
唯諾以行其意如朱童蒙等之奪情魏良卿等
之謬封公俱擬不可而璫獨以意行 熹皇帝
大漸當假遣旨以忠賢首受顧命公執義制之

曰奈何當此際致 至上亂命乎 上在潛邸
業識羣臣大槩及 龍飛御宇而黨臣尚在左
右 天縱聰明一一辨識遂倚公爲重一時高
文大冊如登極如 冊聖后如一切飭厲停刑
俱公奉 命擬上以 登極恩加左柱國兼支
尚書俸廕中書予誥再疏允辭兼俸於時覃恩
有加典冊有加精鏐文綺之賜日隆公方班在
手孟自幸脫浣淖之與居爲心嘆也方以病擬疏乞
春然終念浣淖之與居爲心嘆也方以病擬疏乞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重

罷適國子生胡煥獻有言公疏曰昨年七月先
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謂忝跡鉉路
或可挽救不謂竊柄銜憲動借上傳以行今年
五月決意乞歸 患孔亟繼以 先帝遺豫旋
忽慈棄羣臣然引慝避位賜一日而九迴恭追
皇上剗除元兇煥發新政回想一年之內猥猥
與居鳩鵲與處種種愈尤人非免責無地自容
上溫旨諭問公又疏曰自恨得罪台司上之不
能如中屏嘉之困踰通轉琦之斥任守中坎之不

能如望之死於弘恭陳壽死於王甫排側城社
薰懣力窮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絕不徵求卹典
避遠能望之私憐其情可知也 上仍溫旨慰
賈公感歎時事更疏曰天下不可以方隅限
人才不可以恩讐私日來轉局日奇冀報日速
何如一意急公併忘偏驕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
天下人理天下事事必考其底績人務期于靖
共 上優荅慰留迺出視事隨有辨明心迹疏
有 旨稱公忠清端亮堅意主持又曰善爲調
劑足稱丹赤誠然砥柱之倚又曰終始無阿心
跡剖明又從所奏優卹楊漣等以慰忠魂是年
十一月之望月食太甚公擬論修省明年以大
懲既除百官未飭擬論云嚮者勳云權奸掣肘
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
猶不致忠竭節一時惕然悚動公迺條次十事
其仰聞 聖躬則曰勵必爲務實益廣聽納崇
節儉上一一採納其獻替內傳佈要貼黃分曹
簿稽卽令公與同官舉行至用人恤民之大則

積材懲貪務修久任以部院如議申飭公念
上方銳意明作其所條次不獨推體 聖心正
以防上所漸忽下所乘藉以仰佐 明作故其
辭有曰聲色貨利不得移讓詭面諛不得惑左
右勢御不得候意旨有曰經筵日講下詢講臣
俾反覆盡所欲言輔臣亦竭慮補講臣所未備
有曰題奏文繁當先籤節要以便省覽有曰咨
詢羣臣如古宰相奏事諫官隨之明定益開品
材可照有曰一切奏章彙發票據或有 上傳
容輔臣推審事理有未合者隨封執奏于獻可
替否之中杜竊恩藉威之漸時邊餉急缺公詳
各邊餉疏因奏各邊所急且天津運價十數萬
無措上立發帑金五十萬 上致齋文華殿召
公入對令參詳黃袂揭帖公覽奏此無知小人
淺俚悠謬不宜傳示外庭焚之便 上從之又
勅收票御史袁弘勳疏公稱 皇上明目達聰
聖謨忠邪與 聖德之事又出請帑揭帖公復
頓首謝因言 天威咫尺臣等一時悚懼所懷

未能盡吐惟願 皇上召對時勸與大臣言官

共商政事取自上裁則君臣情通治平可期

上曰卿言是公又言奏票擬或有錯誤惟

皇上明示省改歸於事理之當 上曰政票朕

親以御筆行之卿等詳酌公頻首謝 上又勅

遵行詔旨公上言 皇上躬親大政綜核名實

召臣工課勉之諸臣自能振起精神以襄維新

之運上霽色嘉納公入二月以病乞骸者再入

三月凡四疏以傳首輔有疏 上報曰卿忠誠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无

洞達允愜元揆度品既宜論資亦當機衡重務

朕今悉以委卿已有旨諭留何得復申前請况

詰朝恭進 皇考實錄卿以心替大臣正宜表

率百僚贊朕孝思光茲大典若再安私室若臣

之義謂何公遂以遺官敦趨入直疏謝因言輔

臣昔謂鼎司以其關通水火之交而榮和公餽

也事德不配位則瑕累彰愛過其量則顛隕速

此其咎在臣一身然今天下民窮災而追比方

急軍饑矣而月餉日匱遑難措補未息挿齒已

撫泉臨邊安賊毒焰正煽聞魁已橫戈渡海此

皆 先廟實錄未經見者通今并集一時在事

諸臣或悠悠日月議論折衝一旦警急何恃不

恐 聖明洞悉安危得覽材品願 召對時勸

俾任事者與言事者參稽 祖制為經常可久

之策實力行之天下可為也有 旨召對諸臣

衆求祖制當不日舉行公以乞歸引舊輔薦韓

蒲州及予其所稱抗權批逆定難持危兩人未

敢當而中引論相語有云持心如冰以表理為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三

權衡而已無與又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

萬世之心處之則誠相道也 上以忠誠嘉之

公乞歸之疏無月不上輒蒙 眷留會羅御史

元賓復有言公自四月之望辭疏凡五上不得

請入五月以母老身病六懇其切至之辭不翅

李令伯 上為感動允去其 予告隆恩近代

閣臣所未易得者有云終始隆眷真可以酬公兩朝

苦心矣先是辭 實錄恩允辭太保至是允辭

太傅謝疏有云嚴嘖笑謹幾微左右非老成著

聞不以奉起始女謁非外庭公選不以承御幸
又云陰陽寒暑之過激也其極至於折膠墮指
鑠石流金然而候至則移時過則退凝寒極熱
不可爲嘗亞以爲正氣沉伏之後利在發舒元
氣休復之時法宜將護義正仁育神運時出秋
肅春涵乾綱獨攬又乞還胡煥猷胄監有旨
忠愛溢于言表朕何能恕然仍許以要着許以
力行准復煥猷許以錄用公以六月之朔抵里
其謝疏有云吏道悠忽邊方蒙蔽勿謂富強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末務法廉爲迂譚有旨嘉悅迺三疏辭川省
敘恩受銀幣又辭實錄俸廩不允公歸以得奉
太夫人爲快而殊恨于贈公不一日養也每會
宗人語以仰念祖德勿以偶博一官而叢人怨
其敘廕予從弟國棠再予從兄子霽及霽立家
廟爲塾置義倉于側瞻族人以仰慰祖慈奉女
兄如兄附母黨如姓宗也當其脫豺虎際風雲
斯以爲快迺更謝天下安危之任與同學少年
尚侔洪山白水之間攬平巖之真氣佩六月之

寒肅舉手捫天把盃問片未嘗不快身到滄洲
樂携伯仲也公與涿鹿同館並留遂成大業當
事實櫛予贊決去留兩公皆少年予參大政則
公登第之歲公低徊史館日子已角巾里第予
再居東各相勉而不意爲訣也予邑以甲第接
武四世者公與郡城之劉而公遂以大業顯蓋
文行世家云辛未春三月忽以疾不起蓋抵里
奉太夫人六年而終以先訣太夫人爲恨也

上聞震悼遣官祭墓如制贈太保予中書廢謚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三

曰文敏公凡三娶今爲累封一品夫人張氏順
天張庠生經綸女有子女不育今爲公拊其前
兩夫人之子若女其初娶于陳爲邑陳處士煥
女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順正勤恪逮事舅姑
佐公成大業每分燈爲紉也卽登第上玉堂公
猶是平嚮所云十年諸生也蓋攻苦茹淡夫人
同之以初封而歿再娶于趙爲任丘趙司訓恣
憂女封安人累贈一品夫人賴慧通詩書大義
公方歷官詹陟通顯夫人視起居惟謹佐公孝

事姑貴而能約不見公泰大政也公生於萬曆
乙酉十月十七日卒于崇禎辛未三月十四日
享年四十有七陳夫人生于萬曆戊子十二月
初十日卒于天啓壬戌七月十九日享年三十
有五趙夫人生于萬曆己酉五月二十五日卒
于天啓丙寅五月初十日享年十有八子一爲
庶尚寶司司丞趙夫人出女一適庠生馮倬爲
貢士馮嘉祥子陳夫人出鳴呼諸君子當天啓
丙丁之會非近卽溺或丞國隱約未有塋完者
及歲當 新祚風虎雲龍仰承作睹亦未有一
脫泉群墳塋鳳覽上美天褒下集民譽終始稱
一代完人而履順居正如公者予讀易至剝復
悉持剝之大臣卽養復之大臣也 熹皇帝以
堯舜格于中久逆方行而小人長須大臣以止
之 今上勵奸芟頑逆方除而剛長須大臣以
行之然薰蕕在姚曲而承聖神寧容直遂故于
剝曰以順止于復曰以順行蓋剝若附而不入
其中逆不拆復若在中而不動乎外順不行然

則明來而以順處順尚猶茂貞而以順處逆乎
乎於此識天心云竊以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八
日奉公柩塋于 賜兆以公門人薛知府玉衡
狀乞石言蓋不勝結人之慟也題爲銘
銘曰勳勝有權終適有禮以握以調不結不斷
才智猶信戰爭偈偈結轡我中齟齬我外公曾
有言用明而晦龍休于蟄翊藏于斃公曾有言
用鈍而駛驚舟安流汎駕安穩國鮮嘉琦節姚
廷輝騰淵怒濤橫流逆激出沒百柱吞啣萬川
不有巨壑其壑迤邐導於勢因束於氣藏涵育
龍魚浸浴日天坤維不悞乾經以旋龍從淵躍
翹用汝兩波亦不揚颺亦不舉醒於國狂冥于
漸羽枯不以簌蕩不以圍雲卧裝莊展遊謝墅
鼓吹鳳 弄九律讀易剝復如循於環以山附
地豈不駭焉蔚爾碩果而終巖巖以雷在地初
亦閔潛黃鐘方芽青帝握璇扶杵于若迴光于
庵玉琢益渠金鑄益堅其在先朝迺辭華盛其
在維新迺承榮命辭爲 留嘏承爲去徑碩以剝

振朋以復勝剝順以止復順以動一動一止天
心永定

而陽集三

卷之十七

五

明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浚泉井公

暨配封誥人累贈恭人盧氏合葬墓誌

銘

予深髮喜譚吏事粹遇郡邑治行高等輒詢其
狀當浚泉公以制及兩計歸既爲予媿媿悉所
以治郡邑者而予少與伯仲兩嗣君遊公復以
季子拱垣師予又得以長者交公而更悉其家
政蓋公之配盧恭人歿十六年矣而公歿伯子
拱極持妻進士所爲公狀并所自爲恭人狀來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五

乞銘予遂以狀合予所悉者條次其事曰公諱
濟博字世化別號浚泉世爲文安之柳河人有
諱仁美者自柳河來仙居鄉遂家焉一傳而生
浚深生寬寬生仲祥仲祥生瑁以孝謹聞累誥
贈中憲大夫貴州黎平軍民府知府配王氏有
賢操累誥贈恭人舉丈夫子三公其仲也生而
沉穎不妄嗜謔兒時失王恭人哀毀如成人事
繼母張如事恭人昭冠補諸生庚午以兩戴禮
舉於鄉辛未中憲爲歿執執苦塊若喪恭人時

既上南宮輒乙榜筭未出爲通渭令通渭地僻
遠多通賦公卑駟抵舍披荆棘居之不遑裁以
法而時集諸生於邸飲食之爲講說行誼若課
子弟念隴畝未清故有隱田乃有包稅或代輸
而乾沒之乃有復稅詭租吏按籍課輸至奸欺
不可問公屢畝經丘田清而稅歸于額又以公
處三老司歲入無復乾沒爲奸利者故私通完
而不煩畝朴兩臺以聞有白金之賜會寧令風
憲王生適生之婢盜環而縊遂抵大辟公復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之得白卽會寧令有治聲不視其案也曰法止
是三載考績有璽書之賜擢邳州守邳當水陸
衝道歲苦河苦徭役公至則通九等令民自占
而質諸里甲僉協者註爲籍間以聽獄所襍識
若嚮所巡行偶承者繩其欺謾而徭役均乃復
察地脉剛柔以計工力而畚雨之費既定不更
派一金更爲申途堤之議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徙庸七日而防成公有遠計其所儲不必
旦暮亟需而適於用嘗蓄聚至十數萬斤又採

湖中茅爲索至數百萬斤會靈壁河決解河使
榜皇無措而卒藉公所蓄以塞決口至三倍其
直以償之邵務旁午公行河輒兼聽質或伺客
於河濱輒以了公事每從片晷按數百牘吏民
駭其敏捷公嘗言有徙父骨而讐家爭曰予母
也按舊法鞠之不驗遂露骨于衢而數欲驗之
數不果既月餘卒往則月餘皆其子在耳乃罪
爭者曰若毋守而人代之耶伏其辜督河使方
欲借公監司河上而公以繼母計歸服闋補鄆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州屬宛洛大祲流傭肉薄左食不糊口而群聚
爲疫至勤貿貿百里外曾不見庾靡而瘠溝中
公以積贖千八百金合上發所帑金二千餘
急買穀布災鄉遂沿鄉核饑民而予之符主粟
者但頭會收符隨所在出穀故小民無一切患
苦而行災使者亟稱鄆云爲錢壅重法疏之而
壅益甚公出倉中穀平價而市鬻之斛不過三
盡許以錢易故錢盡注於官乃下令以粟若銀
易錢者聽民既以易穀不給於錢而又見官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不難以錢易也自如約與官易蓋十日而錢行如故且得息二百金以聞之上甲午擢同知彰德鄭臺董公從民望奏留之以貳宛至則清士伍按籍而汰老弱以省歲餉會礦稅使貽藉亡俚走長吏於庭而紮揖之公笑曰予豈以喻喻受溫變者捧手不拜而璫亦矯意禮之卒因事以導之正丞無專政諸所興學禮士調酌權掾每晝夜焦勞以匡守所不逮嘗受牒審軍民戶口爲百姓稱快又嘗以丞攝守若州邑或州邑各投牒以請其去無不攀卧挽去轂者公所至沿革務求實効而橐不賦一鎰故所至輒薦剡數十上而人人願得公詔予誥晉階辛丑擢黎平守忝當兵燹後且以蕩夷簡易調輯其人裁廼馬四十五匹歲省金八百餘諸所除苛解繞如撫嬰兒而時其乳哺蓋一漢情形既悉而卧閣以治黎人稱其重青衿調馬政裁門稅革濫訟平市價釋淹禁懲巨蠹種種皆二百年初舉者丙午擢雲南按察司副使是時公已叢叢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早

和滯淫蠻鄉而當事方以格柵公益甫下車而輒稅歸缺矣歸七年而卒公悃幅簡直語無個借其綜理周密而途途爲讓義不避鼎鑊治生若齋特好施予歲出粟濟族屬于寡姊若侄孫輩爲館穀終身在下邳趙公堂賈公西土客死遊旅公輒捐俸理其喪蓋天性樸直好行其德而盧紫人實以樸直蚤佐之恭人父應登母董氏恭人初以公官通渭封孺人再以南陽贈宜人後以黎平贈恭人十八歸公輒斥鉛華佐公於學時已不逮事王恭人日佐公叢中憲公暨繼姑中憲公嘗張具款邑侯屬恭人以長女伏床尋輒勉起修洗泮蓋張家姑嚴而恭人亦自甘茶苦凡四免身率不踰五日卽盥沐服家政歷宦更如許歲每甘蔬布佐公廩晚爲公置側室舉一兒憐愛之兒殤殊悼之時時調熊丸嘗諸子不欲效大家兄弟宗黨中有貧寡者每節所自奉以振其急獲有子女逾月始責以事而御諸婦啣喚若子恭人少缺掌積病及從宦往

往以藥餌自衛丁酉秋公拆歸德會恭人疾劇
遂不起公生于嘉靖丁酉十月二十八日卒于
萬曆壬子五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六恭人生
于嘉靖庚子十月十二日卒于萬曆丁酉九月
八日得年五十有八子三長拱極太學生娶大
中丞姜公璧女次拱微庠生娶臨潁簿保定高
公登女次拱垣廩生歿娶中書紀公大績女兩
嗣君將以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奉公柩于先
塋開恭人窆而合塋焉史氏曰鄧蓋有公生祠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里

在郡七里河埠口碑其治鄧大畧而宛黎各有
去思碑無不稱其模直有幹畧里居爲澤國議
遙堤費省而利大當事竟用之其詳具乎戎志
蓋與王大司馬展河議弁頌於輿人尚猶是邳
河之緒也恭人當結褵卽輶軻佐家政其大無
如曲事繼姑而輕財好施始終與公合德蓋并
氏且世食其福也是宜銘

銘曰仕人鮮褐競於善利公所轍跡半在天際
郡有沸魚宛有蒙袂靜以綜禁恬以馭跡萬美

於九瑤調於衛不惜鳴苞而榮豸佩亦有懿淑
中閨德配子子孫孫承承繼繼繁清白遺我辭
勿替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里

翰林院簡討幼生王公元配孺人姜氏墓

誌銘

嘗聞世家子治當顯赫中或至藉輦輓以傳殊
令人痛然輦輓頗能光揚子治而大其傳又殊
令人且痛且幸迺若三世孤嫠拊子拊孫載咏
蛾術而卒以似續于祖其幸也其痛也予友王
翰簡諱陞字德懋號幼生其大父慶陽公佩以
進士高第爲良二千石父樂安公惟幾亦以進
士令樂安翰簡接兩世佛名直金馬著作之庭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墓

蔚爲畿輔世家然三世獨傳而翰簡歿遂以三
世之業倚於元配姜孺人云翰簡滿考毋楊贈
孺人而配得以孺人封孺人故大中丞姜公蒲
汀諱璧之仲女母王封孺人其伯兄繩武諸生
以子銓封肥城令仲弟揚武以進士爲掖令季
弟經武諸生狀孺人者兩王舅各以進士爲名
宦樂安公初爲翰簡問姻于中丞也中丞公方
爲諸生樂安公歿而所聘楊孺人拊孤而
由丞第遂續締屬人尚憶中丞公莫楊孺人

辭曰夫人來育顯續前盟一死一生忍負交情

孺人頗少於翰簡公益待年而于歸云孺人生

長富貴而又婦獨子楊孺人更女拊之然孺人

念姑慈而益恭每羹嘗小姑以安姑楊孺人蚤

嫠而獨拊翰簡公及一女然不以嫠之孤廢折

冀嘗命負笈遊賢豪間若王文端馮琢吾先生

之門孺人既辦裝以出則入奉嫗姑唯謹而佐

姑視家政楊孺人喜曰佳婦愈益飭翰簡學曰

子倚有佳婦門內外誦曰良哉少主人翰簡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墓

舉于鄉登進士入中秘爲翰林孺人辦館餐視
朝衣鷄鳴之警如諸生時飭中外唯謹神皇帝
之季詞苑無他政多得據地酣歌翰簡公復負
豪畧一時握臂秉羽之英盡欲得公爲遊重孺
人飭鮮腴供嘗滿而每問客何似君雅不欲公
還綴琴行墨也且曰幼而貧頭君不厭于貧今
且碩君勿忘貧星警珥簪不翅牛衣之諷而矢
恒少君勿忘也更曰拊孤金馬門預期大業而
遊酒人乎翰簡公奉英蕩于宛分較南宮唯期

爲國家得名人以不辱命固公所素盟而孺人相賓敬以誠固遠矣孺人自公爲諸生至官長安操家政如持六府之憲釐然有條次身無暇采之服室無文衣之飭子婦而下無敢禮紫珍作鏡聽也軋軋綿車坐銷譁許而釜筍有別瓶甌有堤誰司箴工而紉佩蒹葭誰司炊簋而漿臠肉酒誰司昕夕而不警于枕不鳴于籤至于威戴勝虔苑窳聽鴉鳩布殺寧獨金鹽玉豉料是凌稚抑亦仄疇芋區指彼所嚙故問耕問鐵

高陽集文

卷之一七

聖

無敢以蕭芷雜之滌中無敢以燕鵲雜之隴上富翰簡在一切家政唯孺人是操卽翰簡公愛肅肅雍雍一如翰簡公在晚適依王孺人中至公女五而王孺人出者四其長壻爲予友井暨州荃玄白首齊眉子孫振振王孺人拊而樂獨攢糜孺人耳王孺人歿而孺人益孤嗣子娶婦成博士弟子員且有子孺人爲加一七孺人儉而實慈蓋惠及姻親蓋待以舉火者率以翰簡一親而酌給之如翰簡無不及而未嘗奢曰爲

兒守此鉢兩也斗粟尺布謹于嚙咲無何嗣子病日爲調藥餌視飲食語曰無有懼怡一日九結當其在寒祗暖問友延師曾未得少舒眉夢而一食子婦之報無何子病歿而以發拊發如嚮者奉楊孺人乃更含飴抱孫如楊孺人之拊子也孫殊穎脫而文蚤入鄉較而以孺人之侄孫女爲婦乃以命孫曰未亾人忍死爲兒父若兒誠不忍忘先姑令先人之業墜地而荒耳兒其勉之承未忘人意以昭前人之光孺人因念

高陽集文

卷之一七

聖

翰簡公途脩馭短旣乏盤盂壺鑑之策銘而貽葵有謀豐水有芑謂誰攀輓之文不足寄不朽深思迺以孤孫從諸公啓當事暨闕昭三世隆光而翰簡公分官壻俎豆孺人所爲以弱女子承先志乎予與翰簡公少同筆研而又後先直承明兒銓壻于姜也寔聯兄弟之好兩家娣姒家介然孺人嘗出諸姬拜亾夫人蓋謂孺人慈而予獨之望放也楊孺人姿而拊一子一女子娶婦女爲紀家婦三人相依也而不見于生

子孺人拊嗣子娶婦兩人相依也幸而子生于
而嗣子沒又不似翰簡公得當母太孺人大故
其三世事姑不以姑以母其拊婦不以婦以女
翰簡自言不識兒胎有髮孺人初見呱呱便溺
而走晚乃抱孫諳恩勤兩斯也翰簡又曾爲予
言當聚骨中丞墓傍予楚楚不能語孺人望西
靡之樹而念掘閔曰耐未亡人于亡耳當爲弱
喪兒索佳地其明辦而決更可悲也嗚呼當孺
人卻細霜焚麝脯咀噉瓊華也天曾不才賁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聖

星蓄而茵開葯房沐簡奉若以進機羞亦曾不
得抱機含瑞及其采明月于鮫宮攬彩羽于丹
岫豈不謂英英照人噦噦鳴世而脩月方工記
玉先約旣不能挽駿狼之長暉留玉署墨卿于
拘攏又何能延驚殿干秀木護縞羽于旋嵐鳴
呼天昨光德善積不慶豈憂葉不以引齡而千
年之丹丘適逢一燒也大異重仍高天難問孺
人所爲紕思編苦讀怨錄而永思惻莫楚而淚
水然則波瀾風之扶上想桑日之洲雲捧寶泓

以泣徒付并卿之率祖爾念我良執胡天不吊
筑焚發婦中道此離不案舉于操作機不續于
約終予之對季駒念哲人撫蘭芽愴重背誠痛
之也孺人生于隆慶五年八月十一日卒于崇
禎九年正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一祚永
邑增廣生娶田氏兵部尚書田襄敏公樂孫女
錦衣督都爾耕女先三年卒孫一謙邑庠生娶
姜氏杭州府同知侄鈴女祚永出謀以崇禎十
年三月十三日奉孺人柩合塋于翰簡公墓持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聖

姜李子經武所爲孺人狀乞石言狀稱孺人貞
淑慈惠本于天性其端嚴簡肅似母其柔靜勤
操似姑生平茹荼茹蓼無一非撝摩刺心予亦
悉其然予旣銘翰簡廼更銘孺人
銘曰嗚呼以繁晚代子治而亢其宗遂以兩拊
孤而傳無窳孰謂孤鈎寡珥而不當一椎嗚呼
是所稱米亾人拊亾人之宮

樊令公墓誌銘

予夜讀浙川志紀舊令樊公瑀毅然以古循良
自任且曰有守有爲郡邑以采興利多遺澤深
未有及之蓋甚快其人而動念於公之孫望我
公望我予同年友也明日經而來謁者望我之
季子夢斗泣而乞望我銘望我八十有八矣數
月前曾問望我于姜門人穆如述其靜而健日
居潔齊而足不城跡久矣噫噫之景駛如迅駒
則儕中更失良友讀王獻我門人書爲之三嘆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季

因念季子來而何以先動念于舊德也公樊姓
諱效才字龍所號望我始祖諱希初繇小興州
徙文安贅于王居城東南家莊再徙城西之郭
里希初生志學以人才授山西廣昌丞生政封
工部虞衡司主事生瑞登成化甲辰榜進士授
縣令入名宦歷四川順慶府知府忤逆瑾罷
職續生潤俱邑庠生潤配程氏生公初以晚
歲授學而太翁善病公以十歲依母授書
落而歲異重仍採草木抵膚克餐而不廢

學十四歲試童子科雅爲王令右軒所器重居
三年八類又三年食廩八等試輒冠諸生督學
使無不以名家相方以選貢八太學則司成李
公九我方公中涵比公罷府與大名成公志予
七八稱太學七士獨數奇不一得第謁選入則
袁石公留以卒業而公意堅遂授鞏昌文縣令
嚴邑閉壘方八百里饒器訟借六察居奇于短
長蓋官護先辭招訟以取鉤金故辭繁而官饒
瑣科日紛山谷人干牙前公既剖誕謾而力絕
高陽集文 卷之一七 季

贖緩酌輕重予之法更奏記巡方使者謂在邑
非有大姓可煩斧鑕既從其請矣廼有綱官吏
于贖而以僞印投者公以印辨其詐巡方駭公
之明而能辨蓋信鉅箚之多訛也邑故設守備
統所十有三當蜀道而兵多占冒執單而餽者
多非其人故有一人而數十單或及伯公爲補
其逃亡清其射占按名以籍按單以名儼無敢
冒而伍克邑多士應比長安負笈三千里而有
司不藉分毫公請以柴馬八十金爲諸耆爲令

更念剗剗之區額賦艱輸而庸調不平征歛重
數興作更艱卽學官茂鞠公爲清審編減商稅
除耗羨均解戶脩倉庾濬學頻漢吏輻幅不月
記而歲記公殆過之無何以臬與郡衡而連染
公廼論靜海其地去文安不三舍公旣習其風尚
文格而入覲廢闕殆甚于秦之文也倒度爲風
始合紳衿于胡令公損輸以脩一時文心奮起
多士固素佩公大業公復以大業課督而手額
合否一時名人蔚起咸公者遂登公俎豆無何
晉藩授有洛陽之行福藩天子愛子其從官
以廩不時給而倉裏于市公奏紀數千言畧謂
欲爲聖明之世保治安又欲爲天潢之派
計長久其私愛公計莫如民窮職每見藩府從
官鬻衣物以糊口因念官府且然閭巷可知洛
城且然遐陬可知民窮盜起靈寶之禍可爲寒
心我王皇上之愛子我王篤孝又深得皇
上之懽心倘于問安稱賀奏章之中婉致一言
以盡幾陳則聖意不難轉回仁澤不難下究

舊蔡王初閱疑懼旣而優有谷之選頒從官祿
內外有頌聲焉當事無不以文章德行稱之而
公且乞骸歸予謂捧檄而官當隨所官圖可以不
朽于官望悲公之蒞官尚可不朽乎以合浙
川乘尚猶行大公之道也公以癸巳與予同特
選之典周懷魯師拔之李雍野師譙同榜于京
北棘闈公與予同大城賓繼獎寓小招提入同
從出同轡相與論舉子業暇則觀同遊蒲博爲
戲予兩人不甚飲而與同遊共酣適時當領試
卷硃錄上大宗伯而公丁太夫人艱倉裏旣不
可留而硃卷不備則禮曹他日無以爲名予更
以公歸而代爲錄更以幅短而錄入者再其後
試大廷入成均晝後予三年予登甲午榜公尚
婆娑菰林又十年予濫詞苑公方以茂宰試烹
鮮手予以乙卯有南闈之役則公諭靜海益益
一水相望舟中燈後公顧予于東年七十五矣
微聞筆束緒絲翹翹巖洞豪仙也相與聯臂遊
香山黃嶺之奇崛而挽緒河山其履錄不翅新

息按掌談匣塞與險紆所揆策又不廻同寶皇
登籌邊樓聚米畫灰蓋細柳長楊一一按覆時
則衣公以駝尼醉公以青田壺意動神掀而少
年豪宕不羈之韻頗以忘年即予能鎮歸來亦
擬探予下里每歎息于生平相與之人蒙曾幾
何時而半同雲鴻沒滅如王觀察四槐姜中丞
蕭汀紀黃門豫吾王觀察夢巖皆嘗呼公爲九
齡小友既化爲古人而同遊英雋如王翰簡劬
生紀卿寧廓吾姜掖令克光又復或在或亡時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書
方推公以洛者祭酒而湛然長逝言念今昔可
勝殄瘁之痛公負材倜儻而晚益發練其急病
讓夷若豪于名俠而行有方格固恂恂德讓曾
目觀陵尊加大意有挹注衆正爲平亦緣是不
合于陵加遭蜚詆于司衡先受坐之士罔不同
舌共誦而名更藉藉以張家居二十年日編司
馬史題君臣二目凡十三卷又考古人所經歷
爲日涉編日端坐一室至塵盈硯席晏如也即
虜氛闌入公居二里許若不聞每五鼓盥洗酒

掃身爲之終其身不倦病革唯曰生平正且絕
不作兒女語蓋篤行君子哉公生于嘉靖二十
九年庚戌三月十九日卒于崇禎十年丁丑閏
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八配周氏有丈夫
子三長夢熊娶官氏仲夢桃娶張氏廩生俱早
亡季夢斗廩生娶李氏女三長適較尉張鳳鳴
仲適儒士邢惟揚季適武生裴懋揚後公十七
日卒夢斗將以今年九月十七日葬公於城西
郭里之祖塋予爲志其行而銘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書

銘曰資則楨棟品則璫璵名傾子墨遇始除書
庭無閤文介無冒楫花城廼謝桃蹊廼紆司海
濱鐔曳王門裾行有方幅誼無咨且天人董策
治安賈疏嘉言則盤玉心則愉鱣不下堂鵬乃
鳴居挺拔遠操而試一隅澄清大畧而除一廬
其風颯颯其致遽遽其氣矯矯其神徐徐雄風
斯快廼過右社今兩斯來廼過左閭芝房三
掌握一珠上揚宗祏下啟寶符百千千孫視一
碩謀

明安州田烈婦成氏墓誌銘

予友濡陽田平壁以辛丑高第歷官登萊道監軍副使生平凜凜負大節每論奏奮不顧身予嘗薦之朝曰一介不取百折不回故其一門風尚多以氣義相高有丈夫子十女十孫子女亦復十餘丙子秋陷濡陽人死者以澤量而平野家死水死及合子女八人獨烈婦死氣烈烈婦之夫行第五名之龍爲濡庠生材可嗣平野大業當城陷婦卽囑五郎携兒廣智奉老母去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美

勿顧我我急唯有一死五郎初掩家乘於壞垣輒奔壞垣五郎急扶母隨小大他奔婦獨迷失道急不得免僅獲母若嫂妹諸兒越障而東婦果爲驅同他婦閉一室婦急投糧者三以裹婦不得死衆婦與得他道也忽驅以騎行婦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復驅以刀促之出婦罵曰我成貢士女田秀才妻吾翁以名進士爲監軍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一步以辱身辱兩姓且罵且手掬泥沙撲怒群

箭射之婦且死猶罵不絕賊愈怒以刀障之而頭顱碎遍體血水盡赤他婦遁者從旁睨之識爲婦退五郎就衣履認之及歛目忽大張衆驚烈烈有生氣也不知一時鬚眉丈夫有此憤烈乎婦端嚴不苟頰笑工繡刺紡績以十三歲來居女室五載不喻闕不聞嘻笑唯姑命日辦姑若叔妹衣履寫向姑喜曰得佳婦以十八歲居婦室愈益爲恭順居恒布菽嘗誠五郎勿奢點大人清操勿情隆夫人大業五郎有小拂聲輒以義解之五郎侍翁病婦勸以省試湯餌曰此不用吾情何以用吾情姑病婦方山居五郎入侍病婦以不得隨侍輒以身顧若有報者曰姑病良已復果然婦居娣姒十餘人之間卽華宗不欺卽卑宗不亢唯忍唯讓自將其姑叔姪嫁不難解簪珥爲佐婦成姓貢士于樂女也成與平壁爲馬郡梓友婿少同研席平野登第成尚落落諸生適以五郎締成成以明經歿而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美

所方官計曹或言成之落落也初締復無盟詞

平野怒叱之即五郎少亦復曰丈夫家于婦手
乃定盟而以賓禮同養于女廬乃今烈烈有生
氣者婦也婦生萬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未
時卒崇禎九年八月初二日時得年三十有
二男一即所囑携廣智未字女二長許聘儒士
王某爲完縣庠生王潢第三子次許聘儒士李
甲爲完縣選貢士李邁林第五子今年 月

日莖婦葛山之麓嗚呼五郎力能脫兩母象
弟妹兄嫂于虎窟而不能脫烈婦于難將無天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美

以完節付烈婦以光平野慷慨之門而不令曲
全其生耶八郎有癩疾死及其婦爲房太宰女
死水其他俱死水而十郎與長郎之仲子負高
材可世其家亦以水死一時爲平野惜平野廉
吏諸郎分其康無可治生即烈婦死甚烈五郎
貧不能爲烈婦聞于朝即朝命亦不及也嗚呼
烈魄已磬濡水烈骨弗白燕山乎下悲義烈不
上聞而平野之後有大患不得以爲聞也

銘

錦曰濡之水清如浙瀟之水淺如滴一泓涸涸
淺不湧一掬晶晶清不凝胡然而自聚之滙朝
然而赤丹之汨齒齒之憤紅如可用激撲泥之
力笏如可用擊嗚呼孰冠箕如不與績孰執戟
如不與摘髻而矛其氣如怒孰與柔女子之罵
而塗埃之與敵有美而文若錦徽弗顧錫有
貞而慄若巾幗弗顧 其斯以爲八死之光而
濡之清淺可揭嗚呼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无

明倫似大賓我官仲兄再吾暨配殿氏合
墓誌銘

予家自湯源來占居城北之西庄稱殷厚至曾
大父大父好義俠家頗落至先少師持兩大父
大義以應直年且室遂至罄產不支而伯兄仲
兄俱學不竟仲兄為儻明持俠氣予家文業起叔
兄而叔兄得竟大業迺以仲兄延師而予復從叔兄
學遂通及子若孫以文名仲兄歿而見叔兄司
職方及予官翰林也公諱敬思字慎之號再吾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卒

先少師配予母張太夫人生丈夫子四女子四
長為伯兄處士公諱敬先字述之次即公又次
為職方司員外郎諱敬宗字叔情又次為予承
宗字釋繩以大學士居閒而仲兄歿時尚在翰
林公精穎有先大父少師風先大父以材武徵
不合中人瑾稱病歸里中不字呼而號朝士以
徵於朝也朝士公亮首修幹有慷慨大節每抱
公撫頭角曰類我初學儒無何棄去學騎射氣
意勃發即駿駿馴謹而雅不欲居人下喜與百

氣意飛揚者交其 淺俛首為心計而視鮮
能公輒吐不入頰頰或稍有遜藉威鄉里者即
未嘗波及輒避不與語其善良貧下每折節禮
之讀古史見忠勇剛烈或語次及忠勇剛烈輒
喜結眉宇若初終興操富貴異鄉輒起不坐而
走或坐中瞑目如對其人里豪醉為嘗先叔祖
晏矣先少師解之而不遜公方髫也梓其胡曰
何物希突辱人祖父捶配下如雨里豪更乞脫
先少師而後不復醉不獨不敢為言也性愛馬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卒

取神駿一縱轡輒絕塵而去為快如蹣跚浮埃
中輒棄不顧弓挽彊可入石發輒二百步為常
生而矯健便捷乘怒馬挾弓刀出入翩翩豪爽
嘗俠遊大將軍秉衡幕往來蜚狐拒馬間領小
隊防紫荆每合衆耦族射發矢輒屈其耦然徒挽
彊作好不一當 無何辭去曰有親在邑令鄧
公以氣義重公遂團練弓箭社時方徵良家子
材官禦倭而令公歸粵托重公也公意借道以
武功將顯而竟不得當倭嘗其之粵坐大編遊

彭蠡之間，吊嚴機，茅岫爲快，適群叔，初來舟，公從旁護之，矢三發，殺三盜，遂爲獸散，每及泊，輒引所部登岸射，觀者囁指稱善，嗣後舟從席過矣。後四十年，令公孫以孝廉謁予京師，尚感誦風慨也。家非富而好振人之急，有托公爲重者，輒力副之。其倚賞輒傾筐倒庋以應，故聘予乘莖予櫓，族有以誣坐大辟者，公輒佐先少師脫之。至其人有始托之，而後負之，或反噬之，公亦輒報相當，曰：吾不能以軟媚爲是兒負也。出黃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奎

爲居，雖有負而去者，下里貧老輒予之，幾不問其豪而力爲道。若役及門，輒贖，公必盡微之。或其人批頰謝，公亦輒焚券以謝，既輸貨有冠裳邑令，公每以大義引公視所興作，凡河防城守諸大役，必待公以定，嘗佐勅高陽帝祠，時捐資補飾之。公事兩大人，孝能力承其意所不至，先少師有飲量，好客，公日具鮮腍，豐先少師意，同先仲父飲，或拉客人，座先太夫人，孝事外王祖母，公具鮮腍迎養北堂，卽兩舅，雖能屈意以

事先伯兄有子生子矣，而竟不嗣，公傾橐養之，歲爲常，伯兄亦以爲常，後不肯與叔兄相次舉於鄉，乃稍稍事伯兄，初爲諸生，則仲兄給兩弟兼給伯兄，以承兩大人歡，叔兄初從師於里，再從師於邑，公一爲都養具，邑令公爲叔兄擇配，公佐先少師爲聘必具，家藏先少師手編記，不肯納采於王夫人，則兩兄爲佐具，而公多強其力所不及，不肯每讀手編，未嘗不涕覆面也。兩弟負笈遊諸公間，公則爲文社諸友朋費，聞其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奎

談相快，則益喜出酒食爲談具，徹日夜不厭，每赴有司試，以所乘馬予弟，而自乘它雜騎，衣在梳，兩弟輒披而蔽之，兩弟入大小試，闕輒旦暮隨之爲快。予甲辰大京兆，遂歸第，公隨而縱觀都市中，不覺履之折也，歲出賃爲仲季兩妹丈賈，而不歸其母錢者數數，不問墓旁田，漸易它姓，公少輒憤，曰：先人聚骨，而今他人呼牛馬，其側乎？後乃盡復之。先太夫人歿，家方窘，公率兩弟爲第，爲兩附具必辦，卽先少師歿，公仍率兩弟爲

誠信盡其力，不令兩弟獨任其事。仲父無嗣，公又率兩弟以其田廬供祀，即予塋仲父。兩兄必不肯以弟獨任，而各出貲，以先所復田爲塋田，以分其費也。公剛斷持大義，凡意所不可，秋毫不以利動。予嘗入對，公輒屬曰：「先大人日以廉訓弟，勉之爲清華乎？」家卽貧，不借弟膏潤也。已子宦者，同姓求合族，公婉謝之曰：「卽同鄉自可，何必同族？」當仲嫂歿，有新寡擁多貲，而願續爲室者，公不可，曰：「此有不可居而適也。」予敢食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寄

鄉邑令公雅持乞言大典，公感而一再蒞賓筵。時青青子衿，盡一門羣從，雜諸生間，競爲上食歌鹿鳴。皇華雖如也，後輒辭不就。而歲兩虛座待公，仍以席來餽。元配段孺人，太夫人名之德容，父爲同巷段太公友，性敏慧而孝，事先太夫人，得其歡，嘗殫力奉朝夕之養。伯嫂氣高，而能下之。佐先太夫人作家，以嫁諸妹，婚諸弟，公所裁棄，給諸父昆弟，嫂能力贊之不恤。至待庶嫂王孺人，慈愛有禮，而王孺人又善事孺人，不翅孺人。事先太夫人也。今子姓翩翩，則王孺人之功爲大而終始拮据，以大孫氏門閥，則段孺人稱內德云。孺人撫諸兒諸婦，倍極憐愛，以病不育，少養楊氏女爲女，以配其侄。又養馬氏子爲子，予之姓名鉅，教之入類，授田廬如諸兒，予不忍迷其宗，且撓吾宗也。還其姓曰馬，予之名曰元孫。而今尚曰孫鉅，卽予仍視以猶子禮，特別其塋兆。先太夫人特憐愛王孺人，錫名比諸嫂，曰德潤，不肯少而授餐，則王孺人手調之，以拮据父

為病歿公乃納吳孺人待子婦慈穆亦先公歿
公以布衣揖讓紳弁間參憲饗大典平生裘馬
寶筵不佞多費而施予捐金以成氣義又不佞
領皮卽中外兄弟之貧不能生活輒予貲以農
以賈以讀以賜其吉凶蓋行德如富而晚所積
貲為田廬以授諸子比於中富諸子各以文學
入鄉校食廩入等諸孫八人半入較有寔器曾
孫亦已數人其養子鉅亦諸生而有五子得稱
孫是天所以報公好文之願也每言對人言食
高陽集文 卷之一 七 矣

意欲何為雅佩先少師明訓其天性合文清大
義蓋剛烈不屈之用云公生于嘉靖十七年八
月二十九日巳時卒于萬曆四十五年十月二
十七日亥時得年八十歲孺人生于嘉靖二十
年正月初四日辰時卒于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二十日辰時得年六十七歲側室王孺人以嘉
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生以萬曆三十一年
十二月十六日歿總四十九歲繼娶吳孺人以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以萬曆四十三

年六月二十八日歿得年五十六歲公獨居者
三年有丈夫子三養子一伯子鉞邑增生發
氏保安授思敬女繼王氏邑諸生家俊女次
邑庠生娶戴氏貢上鵬飛女次鉞邑廩生娶
氏藩府引禮應女俱王孺人出孫男八長之
邑增生娶吳氏諸生經世女鉞出次之淡邑
生娶董氏長史仇孫女繼齊氏龜縣承掾應
女鉞出次之泳邑庠生娶李氏壬子舉人震
女鉞出次之萍邑庠生娶王氏諸生廷桂女繼
高陽集文 卷之一 一 李

氏任丘廩生世興女鉞出次之澤娶睢氏安州
廩生長庚女鉞出次之泄娶嚴氏廩生士良女
鉞出次之沾聘崔氏文秀女鉞出次之濞聘劉
氏龜縣諸生畫奇女鉞出孫女三一適劉三傑
為龜縣庠生出奇之長子鉞出一適安州庠生
潘瀟為州庠生應聘之次子鉞出一適安州李
敏春為拜奇之季子鉞出曾孫五長榮之泳出
次楷次柎次之胤出次之萍出曾孫女六
一適李大學安州庠生達春之長子一適王任

繼世麻生源淵之長子俱之派出漢出者二添
出者二俱細其文獨人所鞠子鉅今曰馬元孫
邑庠生娶葛氏繼趙氏繼王氏繼高氏子玉長
之續娶氏次之演次之沂次之濱次之漢女
一一適清苑庠生蔡養正一適賈爾珍公
初葬于先少師墓前以偈反遷於中黃仍以當
兩邱之中未靜也再遷今西野之原風土清嘉
稍盡子孫之意蓋以崇禎元年月日奉
諸嫂合塋而伯子鉅季子鉅洎鉅婦張氏孫婦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充
董氏王氏附塋其側至甲戌四月乃得為公銘
銘曰英抱而文清豪而仁氣雄而石醇嗣難而
蘭馨其孝於親其友於隣我里市隱我鄉大賓
銘我貞石訓我後人

憲副夢嚴王公傳

王公諱應霖字德徵號夢嚴少沉疑有局度贈
公器之授讀輒敏初若夙業弱冠補博士弟子
試輒高等督學閱其文以國器期之為易名辛
酉舉於鄉無何丁贈公艱以養不逮傷焉哀毀
逾禮庚辰成進士刻有制義同榜無錫顧叔時
有敘尤為艷服初令桐城既悉所疾苦迺砥節
首公一意為廉平日挈大綱以條次所興除而
賦不淄莢訟不淄贖常剝積役乾沒金可千餘
高陽集文 卷之十二 充
主藏吏以嘗公輒叱去為建常平倉十倉貯穀
三百石以為賑恤之備俗奸訟多結黨以機弁
良民公盡得其主名會有借辭卜者而殲之以
滅其口并殺其所挈少于投枯河中其妻覓之
不得訴于公公秘出從訟姓名跡其與卜者飲
日即卜者死日也一訊得狀出屍于河而抵之
決適有度田之役多以偽增迎上意公為剗欺
隱于豪魁以魁卑赤時萊龍潭知安慶亟稱公
能檄他縣悉視公法更檄公勘他縣公既雅意

興起文學而能以望邑多才乃力破新格于類其所授識多知名士如何吳諸君子皆以進士高第爲名卿會當入覲垂察而往有富民餽金于途中公却之曰小民不奉法爲安而黠長吏耶其人感泣而去時尚嚴惡吏方務爲刻深應功令公獨持漢吏惻幅遂以舊令事註及調親城親父乏科目公首勸學官課多士品題之文風始振士卽有掄魁者更爲均徭裁冗獲息其凋起復立社倉如桐而益之會歲疫者再道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相望卽出所蓄做鄭富公青州法哺之旁郡邑就食如鶩先後全活甚衆會左道借歲爲亂公爲嚴禁令散支黨卒殄滅之歷五載奏績得贈封如制尋陞戶部陝西司主事士民樹碑頌德邑志臚列甚詳入視驗糧廳一意絕問遺更禁需索諸貨取足國課而止商人便之庚寅轉山東司郎中督遼餉遼左正餉七十萬客餉十二萬鹽課六萬屯糧六萬餉額既繁耗蠹叢集度支暗或不得清指齋而浣或爲指臂將領得恣

牛其占冒新幣半坐空名冒實餉而又數數傳警報以邀行糧有足未出塞而稱違從既出卽旋而稱旬月者數習相沿餉司盤支不歲更借支來歲之半以爲常公乃議之兩臺與諸將約餉須核實空名者罷勿給警須計日虛傳者罷勿給公旣躬校簿書以剔諸蠹而又砥節首公如向者于桐于觀諸將吏慮無不啗指慄慄無敢爲冒卽冒輒持格柅之其給者悉平銜出納絕無低昂三韓軍士感如挾纊至諸鹽屯官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與商爲市吏與胥爲奸獎實不減于占冒公悉爲剷除三年來歲例旣饒而釐剔裁省之贏糧報羨幾二十餘萬大司農疏聞蒙恩紀錄上爲出帑金賜之甲午丁太恭人艱哀毀如喪贈公服除入部尋陞陝西叅議駐西安領五道篆訣掌紛拏中央裁無稽案其于藩錄邊餉復如前者于遼悉以平銜出入毫無虧賦有饒使肆發公採諸生議歲爲條禁地方賴以不擾一時吏民懷畏卽宗人舍然頌之臨潼民習于頒令故

以訟去適有新入履任未幾部民聚訟至數十百人公既前悉其誣又悉有嗾之者曰體統凌夷不可長也乃聚眾庭諭之曰令方新何至噴噴如若訟若即訟獨不念部民誣長吏其罪矣若耶其連及之左脇從之左語未竟獨渠魁三二人冥然右耶一訊伏法刀風息無何資捧入賀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辰沅值播酋猖獗惡氛甚張渙黔之路絕以偏橋爲要塞其東北則走建康道也踰關白泥即賊境賊方繫結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九股苗倘偏橋不備賊勢長驅留都可虞且大兵進當有腹背之慮公乃募丁壯簡武勇礪器械儲糧餉提銳卒三千移駐偏橋賊以其子朝棟領兵逼犯公檄裨將乘其未陣擊之衆殊死戰賊退而復集復擊之又多設疑兵旌旗烽火遠紮林嶺間酋于始懼而遁于時督府尚留會城援兵未集而以孤軍過敵衝衝退守海龍無敢窺圍外公之力也其後竟播之役以至剿皮林凡兵餉戎器實無一不取之沅州皆公所先期

條備既期集入大軍以千都護繼敵守偏橋備策慮亦皆公所先期部署公與胡公魏公兩兵使入自白泥時餉道苦險阨而士乏宿飽也幕府檄如雨酋復謀截餉公乃建接運法軍中便之大兵至海龍公奏記堵要塞防奔逃逆酋就藏公有方焉既乃有皮林之役初皮林苗亂公方駐偏橋拮据播事黃衆將冲霄急于進剿公曰播事方始而又及苗非完計俟播平以餘力掃除焉矣黃意在邀勦陰以兵剿之而敗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七

幕府抨彈獨于公稱其能料敵而報不及腹也黃既失利乃懼而納金求免公却之具白兩院兩院報云門下潔如水玉渠自彰其儕帥耳姑容待罪從戎以責後効所部肅然憚之播既平乃議剿苗江中丞以艱闔門而文中丞不欲爲越俎公奏記促之曰逆罪在不赦而經久無進兵之期因猷不虞肆搏乎于是始決計進兵不逾月而皮林蕩平乃喜功者又議剿諸洞公又入見中丞曰叛而之服而舍之諱也罪未形而加之兵何以服遠

公聽焉是於不傳天地好生之心亦甚非朝廷意也中丞亟稱善遂止初大將軍置降苗于幕者三百公謂獎晉公納蔡人爲牙兵以蔡人苦威劫而實吾人也今以叛苗置榻側耶會夜譁以降苗爲內應始服其識大中丞稱公料敵禦變綽有胆識云公蒞沅三載兩經大役不獨詰戎理餉衝冒矢石而飭綱振紀緩糾我人不減惟籌因念土司之衆多起于習驕而不折其萌乃乘夷播之威特廉公飭諸司彭宣慰應崑特兵與貴爲驕易嫡之謀

至邀惟有力爲請公嚴飭之不聽又念諸洞苗衆瘁易擾不比土司且大創之後方如歎猶因過歷諸洞詢利害調便宜其逼臨苗洞有八衛十三哨哨官不得其人每爲苗患苦而以賄以屬官遂不得其人公爲簡胆智有技能者任之適百戶以金營納金茶麓中公嚴斥之不復任因諭諸苗無內侵哨官無外擾勒其辭于石中丞公亟加其行曰功宏遠矣是歲滿四品考會覃恩降勅褒諭贈公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母暨妻加贈恭人

無何擬參貴州政候旨以迓新直指有言歸後敘征播功衆從僊敘至蒙白金之賜或曰公論賜可以出矣公笑而不答公長身玉立襟度弘闊其爲文好深沉之思予循及讀其制藝也所至與文勸學雅負人倫之鑑至識進士可行于青毡猶奇家世孝友而公爲篤摯懷贈公風木之憾四十年如一日於太恭人備及色養歲時享祀省墓躬申誠敬至老彌殷待昇祥從有恩禮手應期相摩切成進士當西安之任季以蒲城令引銓歸遇華陰聯榻信宿友于之情溢于開中舊有祖田既仕卽推以與諸弟之貧者族黨婚喪有力不能舉皆于公取給親識中有可爲之地者惟其力之所及不必其人知也里人既相與尊信公或偶違意外應之亦辭和氣平時以方輅魏公雅圭懸車二十年遊覽經史外無他嗜且晚視諸孫伊吾以自娛絕不爲謁請至地方利病不諱諄切言之王文肅執政至錫其邑令薛公曰是邑有某其人賢者可法文

肅雅不輕許可而薛令特負風裁其語固可信云

祭友人并荃衣文

嗚呼我之自我智或以嬰物之自物細或以情孰知夫不我于我我其用寧孰知夫不物于物物其用成有友顯陟渠頓予櫻而或嫌之曰不趨榮有友要觸渠頓連染而或避之曰不共險公也予友初終不渝顯未嘗嫌險未嘗虞共予青衿比予軒冕欣予承明比予里閭當予東居滄海相從壇城羣帳笑語從容當予里居中人肆虐衆或股慄而公自若此亦尋嘗何之重公

高陽集文 卷之一七 七

黃金交深公共以風嗚呼衆豈公知公豈衆伍剛亦不茹柔亦不吐我于無累物于無廷貞不絕俗今以爲古嗚呼予旣寡交天復喪公不爲公慟不爲予惘季子孺泣曰銘吾翁廼述公畧廼旣予衷嗚呼官不爲仕才不爲夸翩翩子姓械械文華五經紛綸蔚爲大家公所倦倦尚未有涯嗚呼嚮銘飭生泣不成州今茲銘公胸春如擣况也銘公還悲丘嫂白首同歸予辭用老薄言附之英靈矯矯嗚呼尚饗

祭憲副李培吾文

惟公暉粹離和廉直助正藥榜名香花城春映
入攬桓驄出銜憲命簡授霜飛斧橫岳動道擁
麟鳳力摧倖境無敢師言有聲朝聽艸木知名
兒童識姓載分臬司載陪藩政月映秋潭水清
秦鏡既哺懷嬰既嚮指佞公所類畫著爲絜令
公所絃更蔚爲眾慶函谷雲開岱封日淨方聰
鳴騶遠聞截鐙嚴灘道高謝墩望重朝屢推轂
公晏移病歲之不易肥墮其橫三齊告饑九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七

文

爲柄公有藥言以醫丹醢流傭可復瘡痍可定
謂公熱腸出或乘輿曾幾何時而云不禁予未
登朝輒聞明諍誼托葭莩聲相呼應公以胤子
借途于懷予有豚兒袂聯同倩吳紆匪親丹難
匪證謂可聯蜚而豐合逸公歸大宅藐孤誰凭
國喪王楨鄉乏主盟予豈哭私盡爲心慙彌神
珊珊絮難未罄尚饗

高陽文集卷之十七終

高陽集文卷之十八

高陽孫承宗稚細著

門人茅元儀生較

碑記

重修大隆興寺碑

蓋聞聖人生而元功歸五岳之成帝業昌而景
福叶萬靈之貺故劍授神治止皇解佩于山靈
夢繞赤蛇大佛開祥于長壽若夫丹陵瑞府三
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下對成功鬱鬱葱
蔥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

高陽集文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一

龍蟠黃膺乎赤紀惟曉命而享天心乃受圖而
醞神祐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通寶
後廻地軸而履金繩手提日月子迷方力拔乾
坤于苦海誕靈縱虜苞囊函夏之光華接綬膺
期擬結方輿之雄秀泊八紘靖謐四極和寧洞
剖石牛舍開白馬故中都有大龍興寺者昭龍
興也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日畿
三天握籥于橫衿八部畫圖于指掌爰憑鳳麓

得優靈鷲華胥翥鳳之區虬鉢下潛龍之境引

太虛于玄鍵遠蒸萬國之雲烟盪元氣于丹楹

近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諧幽贊技殫絕羣啓闢

靈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于休哉紺宇薦

靈于譙毫玄房佐祉于岐豐矣迨我英宗睿

皇帝闢紫極以登三重戡駁業孝宗敬皇帝

繼黃離而乘六丕嚮鴻恩瞻龍象于炎崑渙綽

綸于瀉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頓麗銀庭蓋念

五鳳七麟曾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歲或遊魂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二

夢于故鄉而物力尚饒周澤方渥故能起雷霆

于指顧回螭蛇于騰飛千楫萬拱俄盈既燼之

墟龍髮螺文復見維新之象無何勝地不啻劫

灰再燬祇樹香沉于幻鳥率陀影散于空花四

焰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三華葉爛毒龍沉舍

衛之城由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禩則詹御史事

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騷千先後圖之大殿甫

成葦工未輯丹雘雖勤藩垣未具又二十年而

庭前茂草法炮殘僧于時則張郡丞大孝從道

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以馬郡丞協綜焉謀僉
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年大開學路于明幽共
唱慈風于法俗節鳩竹馬驚香闕以披華玉綵
珠纓望鸞林而布地由是續往因于未斷合大
力于幾成虹蜺通雙殿以崢嶸八龍忽涌星日
約重廊而隱現兩鶴重飛驚及促魚鱗增瓊垣
于下歲鶴軒疊鴈齒敞笏室于中燬蓋曬慧日
耀昏衢灑法雲而清火宅爾其煥星幢于羽
葆魚梵于嵩呼曇變迎劍珞以疑華髮綠結
軒纓而聞色踰踰陽馬之犧而恍惚規地受爰
風鳴之咽而疑接中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惻歎
蕭于辟士若夫庭俯喬松廳合遠岫瓜剖華京
之浩穰蚪蹲湯沐之崇隆噴薄陰陽之氣于重
闕之年而斐斐寥遠餐揮川岳之精于方通之
侯而嚶嚶盈矜則峰標欲界之仙都天挺明神
之窟宅又若御斗電之重華拾天花于巫雨挹
紫雲之異彩競界線于金鋪赤宇第一山入徵
巖而不滅瑤文無盡藏錯切石以靡寫又若

故里于新豐恭承桑梓攀遺弓于鼎燭愛永松
楸閱先帝之經營憶劍守維艱之會緬仁王
之貽翼追天人相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
高祖所爲寓神武于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邑
二宗所爲寄無念于昭茲也嗚呼慶鍾長發則
維明襲嘉而爾卜之傳日永神應遠期則重熙
累洽而百神之護彌周蓋先天啓籙嘿奕立局
後聖含靈陞扶帝脉此諸君子所爲臨彼岸以
褰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申命于
聖神也由斯以談祝釐之典爲文存樹之思未
大豈與夫搬屠耆之金供伊蘭之饌恣塵尾之
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哉至于妙慶羣品盡出幽
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真如能事姑不論焉
乃作頌曰

乾函萬籟坤軸九維靈氣葱蒨嘉祉蕤縕崇因
効法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慈迷驚杜斯標
龍宮斯莫如駕于霄如鹿于花雨環縈彩雲
臨日月法燈風雷魚梵爲我摩尼斗極皇皇

爲我祇園楚騷章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吳
于左荆汝于陽江流漫漫淮流漫漫孤山巉巖
鳳山翼翼是名淥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
非錫蓮花寶鬘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
慈慈法力消我劫形形法宇食我德芬 列
聖有作爰清燬宅我 皇穆清嘿軫人力二三
力臣式我觀豈奉宣睿謨還我赫赫神謀于舊
人謀于新詎曰力饒而醜國祺詎曰偉觀而重
國根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慈雲不飾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五
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則忒神武
聖慈乃見天則

重修觀音寺碑

余讀法華見佛告無盡意菩薩略謂觀音遊娑
婆世界現種種身處處爲諸衆生說法能揀護
娑婆世界諸衆生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
諸苦惱一心稱名卽時觀其聲音皆得解脫卽
入水不溺卽入火不焚卽入黑風羅刹不墮蓋
金剛三昧授自如來故慈力亦復如如來遂令
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始自佛身終至人非
人等皆以無作妙力自在成就夫無作妙力者
真淨智慧慈悲之性也真性見故不自觀音以
觀觀之夫不自觀音以觀觀之者離塵復性之
真觀也離塵復性則諸妄自脫故能令苦惱衆
生蒙我真觀卽時解脫而不焚不溺不墮蓋見
覺爲火聞聽爲水一心稱名萬念歸一故見覺
旋則離火塵聞聽旋則離水塵幻塵旣離真性
斯復故煩惱不焚于火宅貪愛不波于情海又
何漂墮而懼羅刹之難乎總之體合心心合氣
氣合神神合無其有介然之聲唯然之音遠在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六

八荒邇在眉睫來于我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所覺五臟六腑心慮所知其自知而已世人不能卽身釋塵遂至離身求觀妄謂稱七日而難免誦千周而身全豈其然乎然性說難覺福田利益易入世人認迷爲真且尸而視之幾逾娑婆世界蓋妄希稱名解脫以懺生平而達人開土亦或藉其法以宣慈和而動所不忍且或令悍者馴狎者慈蒙者發其覆卽居士身尚以縲紲之餘爲襜褕于國家則其尸祝一念可知也高陽齊公彥戎以居士身佐比丘惠祿孚兄績而成祠以供觀音跡其心豈其置人于焚于溺于漂墮者而浸假化身爲宰官其利益寧有量乎寺經始于隆慶庚午仲秋訖工于辛未仲夏越三十年而其嗣君大鴻臚敬才始乞其先志而勒之琬余固有感于是時物力饒而能以其餘它及也蓋隆萬之際寓內宴如能饒益一切衆生克清其願如清涼地能清一切諸渴乏者故一切衆生之得時如寒得天如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七

禪得衣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買得海而大爐之焰不燠大陸之波不揚大宇之黑風漂墮不遭蓋國家仁恩澤涓德教辦洽其明見仁與則普門徧炤而卮屋繩樞亦若一心稱名而得度一切諸苦故民間得以寬然有奇贏而成其普濟之願然則是役也至主上之賜也豈其以居士身饒爲之乃居士而願不焚不溺不墮其念可嘉也予其欲風宰官身冀世人無或循聲流轉然于無作妙力遠矣歲辛丑予以計偕作是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八

記勒諸石又三年而閱其舛錯爲訂數言又四年而磨且重鐫若夫屋以雲霄貌以金碧則有籍者茲不具論其偈曰

迦葉何源

菩提何樹

一塵瞥起

六入膠固

風濤斯波

火輪斯炷

如來太子

乃睠中土

高謝四流

俯宏六度

臂色金光

髻光如霧

三十二應

百千萬靈

一心稱名

萬念同聚

解脫塵緣

妙明心懷

水火永離	風海不怖	如來得受
如饑得食	自在成就	此何以故
金剛三昧	同佛慈照	知見既滅
人情執異	不自觀音	無網罟住
幽谷空函	洪鍾虛鐺	有至斯嚮
無求不副	於昭我明	兼開覺路
色界雖迷	希夷未什	抱樸觀空
函元歸素	重拙玄津	更為釋作
乃煥金姿	乃揚寶樹	八表慈雲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九

九乾甘露

十身不毀

曼壽以護

勒此貞珉

萬年永固

保定府重修救賜忠祠碑

庭忠祠者明忠臣楊公祠也公家郡之容城名
 繼盛字仲芳別號叔山嘉靖乙未進士歷司馬
 員外郎會大將軍竊主市議公力言謬不可饒
 聞入貶臨洮無何誅鸞召還公公則極言大學
 士嵩姦罪狀嵩主吏譏傳上刑會縣官欲論它
 囚公不免其後七年嵩敗嵩子世蕃伏誅而嵩
 寄食以死又三年而莊皇帝奉遺詔褒錄諸
 死諫者贈公太常少卿錄一子大學士無何用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十

言官言賜公謚謚忠愍更賜祠于郡額曰旌忠
 其祠故湫溢無以風觀者王郡公鍾嵩議宅遷
 未速洎武郡公襄懿來乃相地得西園之墟衡
 大其宇分塗于掖貌公南面鑄相嵩父子若鸞
 以鐵反接北嚮跪有患者得隨所患杖之郡公
 以不佞史爲公里人當有辭勒麗牲之石嗚呼
 古稱燕趙多慷慨之士夫慷慨者或偶發于一
 擊一不中且悔而一中已足以豪即不悔于不
 中若不發于中而慷慨亦復有善有不善公獨

于慷慨至 主上予再生而公竟死世比

公于殷帝之舍光謂公之功乃在一死夫人臣
委身于朝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獨其盡言于職
可不問職巨而言在職外則無敢瑣科于毛細
而謹圖其大當 肅皇帝傾心股肱而嵩得怙
主威熏轡天下一時福于喻喻而禍于謬謬公
自度壞天下惟嵩而非公誰言即當其議馬市
于職一兵子蜡嘆而大臣相視莫敢先終此又
非公誰爲言嗟乎兩逆憂在社稷而公以死言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上

故公之言即不死亦足以功即不用亦足以死
而况公用其死于言上用其言于死死且不朽
矣夫公脫負戴適鞞佩或自固不肯言及起貶
所挈風裁以傳其天地文理樂律兵甲之學即
不言亦可以雍容皇路乃復慷慨不顧器忌而
邀必至之禍于身至夢驚長樂之新封親遠大
虛之浩氣抑何楚楚激烈也而公且甘之若飴
蓋生平志分自矢出松柏之上而一凌太岳之
以悟無窮國家二百年正氣所榮績持偶激

司馬人以破天下佞舌薄胆而時所稱要人者
未覺無留恩即覺無留威即一跌不足以當公
而一未嘗負公一死乃其死竟何如嗚呼朝陽
之鳳既摧依人之鵲安在後世之君子尚慎指
嘗于覆餗而無良臣之願謝不敏于公哉予跡
公生平侃侃大節固已撐拄宇宙乃其于父子
兄弟固不以變爲常而匹士分一行亦足以生
倘弁冕之倫遭逢明聖而不能副作新大雅安
在生慷慨之鄉稱忠愍里人也嗟乎要人之子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上

姓不願樹頰胥于其先人而啖名之徒或願寄
籍于公即其解形回面似已恣然自俊然塞下
拚萬死拾一切而統袴冒之則吏議其後彼邗
于側入曾無體慙而一旦擬遺藩于狐蹲遂欲
永飾其大疵以冒萬死之功予請援往例以足
泥爲公塞之勿爲若輩狂託潤忠家之途云武
郡公名文達戌戌進士陝西之涇陽人而郡丞
高君登明新任姚君光祚郡判鄭君廷英郡君
司理張君公新任夏石嘉遇皆常有事于朝

者蓋予讀忠愍集至其苦陰雨淚輒淫淫下乃
効其韻爲大加其辭曰

帝閔三靈予塗蹟結道公下掃予駢轡絕簡之
霜稜稜予劍石寒筆之瀋淋漓予易水咽衆歎
倏今獨苦心煩懣予報主貼咽咽今深光迎宿
猶予沒羽誓誓謝再生生更廻恩留後死死仍
語排 帝閔予忽分下帝兮氣氤浴語虞淵兮
未上揮魯戈兮既暉含光濡兮六符平瀕氣還
太虛晴丹心萬古今天王聖明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三

保定府太守嘉祥高公去思碑

予往入對平臺恭願 皇上罔結天下人心仰
見天顏粹穆若有槩于下臣及下臣居東當急
氛更驗人心之當固結蓋今天下急在惠養元
元而靖諸氛獨諸氛急不得頓靖而徭賦繁興
故上苦憂慢下苦吏惡煩蓋屢屢詔書予以寬
大至今藩臬面飭之其慙婪除苛與一切治不
及格者并下而親民大吏懼慢忘急其賦取盈
罰取重簿書期會取速小民遂若苦煩苛而目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古

不睹寬大故吏治雅稱明辨而天下人心似猶
未結嗟乎漢詔以二千石共小民安危曾不深
念也東嘉高公以進士高第歷留曹視予郡風
規峻整而淵粹之氣如春旣收二十區筋絡
綏于掌股而斤剖理解其办若新乃簡練吏提
則承影含光其芒盡欽念師帥倚手長吏遂合
黃墨之綬綜檢規猷至燕見若轉檄輒推所當
否果其議便民而及格卽引爲掾令既不執繩
墨約結亦不以罟駕弛繩必誼遜接良迪共提

其黃纒而下法飭之恤其裨應殊不以
曠易許丞也時推擇乘時吏務取鈐略試如格
不得以屬不得以驚文吏好操切故武之胸則
戚施蒲伏眇或激而爲睥公一切禮持之至品
臨文武行能則又識胸甲千疋纖辨面垢于執
扣或類不可洗乃曰勸廉之駕不若解墨之組
也郡賦合田租口錢歲可五十萬公初爲兌解
期目不泥一鎰尋以州邑不便仍舊格而終不
延一鎰故金穀掾無納嚮而州邑長吏砥節首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重

公遂且奉德意結我殫人蓋歲可留數什伯千
千小民合二十區質成不矯以嫌入不徇以勢
出諸長吏既不令同內爲逢更不令鉤束中二
千石之贖蓋錯可貸斑可拔拭其求生希憚閔
若列眉而終無敢有巧法骹郡有衛兵有府兵
有鄉兵其府兵有杆振之銳公選其銳時其食
飭其絨四應萑蒲而不爲擾合州邑鄉兵額可
三萬徵長吏慰飭之料所備勿置長吏議予餉
流之曰有丘乃備有餉乃兵郡以軍餘克城

其身以綬議罷以惡議復公謂集無餉之
卒不足與守而且苦卒不若計餉而後計守衛
之屯百六十餘區不下五千餘頃其本折色屬
之衛升武太守衷懿諭其屬且通也請屬之有
司而武吏諱欲復公力持不可而罷郡以七州
邑寄同牧以十三州邑供同俵公如法以官市
而盡祛其痛其它應聲之征若津糧亦復從倚
郭以官糴而歲可甦中產百餘家即十驛五進
官總之盡絕耗濫而額需歲可十萬槩不異入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去

出而吏手如洗念大警重仍飭二十區繕城堡
增井竈備器械先自郡城其修衙梁罷稅課章
行戶平量衡恤輓獨要以表百城而冗及篤癘
細及睚眦無一不入大慈其于郡紳冕雅相爲
重而與廷尉不託邑予則子况風槩可掬也其
千端文學直以樸謹爲稱蓋蔣翁任童隨俗磨
厲又嘗捐俸大 修學官以率長吏無慮不飭
我如礪以脫推顏者當是時二十區大吏式干
兼平以仰應大令而野無懸耜室無斷機即漚

子得儻若二十區亦白九合徂伺牙孽爲羣終
睥睨戈戟而不敢逞蓋鳥攬鳳集非奇而鵬鷖
之會見馴雉隨鶴亦以行春故旱可雨饑可穰
政成而式歌且儺語曰大夏龍雀可以懷遠可
以柔邇公之所爲大乎夫今天下俗吏之病不
在急趨功令而在愚天下以功令之急乃至附
上行私更借下以罔上予觀漢神爵間吏務嚴
急至不奉恩詔獨外寬內明者令小民知上意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而安其寬明卒以大用由斯知朝廷有必不可
不舉之政百姓有必不可不念之苦歟民而逢
上抗公而邀民漢有已事矣公種種治狀總所
稱宜上澤以下究求人瘼以上聞其斟酌于上
下直令天下曉然于朝廷之寬大卽急需亦以
爲民以故事治民安上下交謐予不知治狀何
如漢吏要以爲朝廷團結人心者公也公嘗之
白檀過予問政予謂公業以豪傑手抒真賞心
則樹麾紫水作館白檀平天下若斯矣公以

然公器望凝練有膽幹而
應之不焚其學不阿世之餘而補世之不足外
寬內明公可謂大臣矣公諱斗光號星垣山東
嘉祥人已未進士以癸酉冬僦兵密雲以次年
七月紀其政其繼公視郡事爲某地李公名縉
徵郡丞倅爲某某公某許公敏儒黃岡官公
撫極節推爲遼東張公國臣清苑張公若麒咸
樂觀其成蓋二十區人吏藉王孝廉東問記云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大

雄野王令公遺愛碑

課吏是唯小民安田里而無嘆嗟不費以
可愕之政然吏為可喜可愕或易而令小
安田里無嘆嗟或難蓋地大賦繁易為愕喜
而銷嘆嗟于繁劇之罷叱力乃什伯而不給雄
口易陽地也周宋嘗以益津海口并稱雄關而
畜塘水限馬入我明乃在日月光際更以
北之遠輪蹄輻輳且地饒中下而五方襟
生好關其田不滿五千丁不滿四萬而賦

陽集文

卷之十八

九

數曹掾或習為黠長吏治簿書飭厨傳即不
可喜可愕而一登序閣方問怨讟又安問嘆
禹州王明府以世學治譜解褐于雄而如雋
決耻為鐵趨予友馬孝廉數稱其視利若
也至則大要索民所嘆嗟未者時邑以
水舊道歲譁于水故寒苦上決苦下
者其寧具罪塞于决也明府不執部
鄰有特力疏十王河以漸流故
處于伯下諸要人較相擊

而個逾失期不可問倘其結憑賦之口

頌矣明府一切按故事核名實諸涓人以

丞橫索每格不得行至破其積出所詐冒白

之蓋歲省千百備精下行於歲入之美隸首

以中長吏長吏遂以自予故額縮罪額美不

明府為立平輪令自投諸橫而美即還之

其期會即一失期為再期不以詬租吏侵人

敗歲省千百庸口之錢于黠胥予頃讀東

家議有謂長吏出其美可辨者因念州邑額

陽集文

卷之十八

二十

長吏或以羨實察而月我宜然至應聲之征

索之業備而又攢靡曰苦明府以過稅之

額額稅盡察其為百姓患苦者力奏罷之

省千百金錢于推酌俗競而殘骨

也儒吏一聞關自殺輒不難破故產供

而孤子者死相籍明府下令自殺勿坐時

實反坐之意在銷豪寇避路頭故積可佩

其治小大之獄必以情無論曹掾禁不

而無至先詞無至先贖即諸貴人無敢

一國乃公者蓋又歲培千百元命于獻廣雄以
首善漸磨帝澤而學殖也不治且落明府低徊
組豆間久之爲大祭學官月簡諸生高等胥課
之給筆札食餼而親第其甲乙卽間右俊民力
不受讀者立塾授之又爲復忠孝祀事廣厲風
尚不獨令坐該蟬簡也已念城當大河之濱旣
榮瓦濟通行李又議建浮圖以培風氣卽稅駕
于紕而惓惓以金遺明府豈其以地爲郵也者
斯雄人士所爲思明府乎明府種種默念豈必

高陽集文

卷之一八

二十一

其可喜可愕乃小民庶幾安田里而無嘆嗟失
小民安田里而無嘆嗟非有可嘉可愕也而豪
傑之才或談譁而不能蓋豪傑擔任天下惟是
氣骨而膽能強骨智能疆氣其銷天下豪傑之
膽智而靡其氣骨者惟利士一中于利將藉于
者重其爲地藉者乃輕故事至而左顧右眄
卒陷與談譁而不敢任明府負豪傑之才視利
若染其身嘗爲世藉必不以世藉其身故瘳身
于罷昨而骨疆于騰氣疆于智凡俗吏嚙指巧

吏趙足明府直身任之而不辭又安在其可喜
可愕而又安在不可喜可愕也斯寧獨百里才
哉子以乙卯冬過維明府傾予于邸稍及河渠
之政其初然胸吞也明年予以休假而明府亦
以繁調予何敢以一夕知明府特稍從王孝廉
裔棟悉明府之大若曰是且視雄之福未艾也
因念如礪之地誼不敢謹默替其交口而讚者
必其心所同然其不然者卽日在宇下必不肯
爲阿而况後恩也明府卽以寶坻去而繼治者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三

且以政治殊不忘喻于魚藻也遂次其語于石
明府諱則古字某別號且茨河南禹州人登癸
丑進士其嘗知予郡有威惠曰鍾嵩公詩述古
者明府之兄也蓋公家棠蔭在燕趙云

高陽縣修城記

當圍人不戒。闖入爲紛。予既。詔居東而
畿南警報狎聞。羣心惶駭。于時兒輩同邑諸生
父老子弟佐故捐李元治爲城守。捐貲餉鄉勇
創火器。諸僭亂爲亂者。禁不得發。然城實土。搏
而跛。羊凌其上。難語守會。明年月。涇陽王明府
來登陴。而望曰。其築斯城乎。下令清外。陘間一
丈有八尺。深及泉。漸敗岸而齊之。城下得基。視
湖有加。以其牛附土于城。而殺其上。合堆堞而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廿
止。量社甲爲初報。蚤竣者。予扑衆疑之曰。是當
以期日竣。而蚤者。外堅內浮也。地之果然。遂相
視。登陴有聲。而莫敢謾告成。如削池。乃深壁。乃
堅。役方興。而倭伺者。不敢發矣。又爲門四倍。金
木之費。于往穴其中。之下。可礮。仍爲懸橋。接樓
櫓。爲垣高厚。可城之。半橋以木。組環鐵爲固。則
方約起。則重墉。一時按部公多其略。蓋舊築內
取土于岬。而外有覆隍。故外失其高。內基日隆。
而城日壞。悲忤而頽。明府所低。個爲計也。工興

于庚午二月。再踰月。而告成。諸生齊光裕黃應
聘。以士民之意。來謁記。予按城。非顓頊之舊也。
以洪武三年。從舊城徙。今封家。嶽以天順四年。
鄒平魯公。能始爲城。萬曆中。滇南喬公繼。科始
爲岬。現以磚。晉陵鉞公。奉始修葺。築濬。稱堅好。
而九邑殫殫民力。弗任。且天下無大兵。革以爲
垣障而已。嘉靖庚戌。警。初以木爲柵。遂童其
郊。今已報。白溝警更嚴于庚戌。城得明府
爲繕完。而人心乃固。魯公以來。功未有烈于明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廿
府者也。予初應。詔入對天下大計。首言都城
爲天下雄峻。寧得窺其峽。岬然。團結。人心爲天
下大計。特反復明。所以重人心。以應問。有旨
亟稱善。蓋有城。則人心固。有人心。乃固。此城故
曰衆心成。城明府自健。令廉公有幹法。所在如
山。而慈煦于冬日。往多不字于科。而借應聲。爲
交征。明府獨捐例。所自予者。以予民。而衆人所
思有者。以還民。如邑馬之額。不給于郵。而舊所
自予。可三之一。明府蓋破例。以蘇民。至廟學坊

亭若衙治酌力可爲而葺飾之曰過此則民重
勞也治內出廢井而其衆爲領其泉觀人心矣
往盜入城而高春膏膏徒有駭歎撫諸良氓撈
掠之爲塞而牙蝨索失主錢幾千萬分之分之明
府不獨靖邑盜又爲捕它盜至爲捕輩下之通
釋主上軫慮嗟乎予邑人心當沸鬱而憤如
積陰沉晦思得迅霆長風破此爲快所幸得明
府之明威亦既極不逞而心誓之乃一發而草
薶又能固結人心以大慈其建威銷萌爲神臯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七
屏翰天下而循吏得如公百立致太平而在飾
亂于城明府治狀不獨一城工而城其一云頃
有 旨以捕大盜功敘錄明府且嚶鳴而上矣
予又惡不得請倘得投綬入里門尚與明府講
積誼之法爲邑久計明府王姓諱者佐號申之
以鄉進士初視河南之葉縣上從吏民白其誣
改視予邑其尉則雲鳳曲沃人署教諭則舉人
嚴恪長治人訓導則明經唐若虛成安人法得
並書

此葉清華配補

師帥而稍不率于俗米有不欲天下
務者然土肥則力克
得云緣飾俎豆敦說詩禮
八力不供早收而收歲殫聯頰欲啓大明
是爲何具假裴衡以空奉試公輸以苑木
改邑來且二百餘年而繼修者
漆塗丹雘而麗牲方勒函席頤頤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共
至堂綉金絲壁餘鼠蠹蓋李下之蹊不言而庭
中之草可鞠矣錄明府始視事輒低徊久之然
煩苛未捐瘡痍未起賦不忍有羨金詞不忍有
鰥寡而魚沸于渠蛙沉于竈三水薄城家無
以之琴九旭通道人有濡首之厄兼之荏苒
警行李露宿野稀佩犢室抄織豈嗟乎民不安
作吏敢煩典明府于時百裔節物一意寧人一
之除苛政二之歲綜百維三之歲定經制連
一之爲漸沉澹矣故乃防龍河梁馬水微瀆

下里其于士也引恬抑躁優異惠貧肆有田
社有餼饋醕有儀簡束有粢以故瘡夫起命扁
之門曲士直繩墨之側然後鳩材集力詎日起
功卽期迫大擢而心勞經久蓋地多者難以補
且告成積寡者雖有興作終廢是以圖之三年
成之一日自殿堂廊廡門庭齊厨以至帷帳簾
簋之屬罔不撤舊圖新而前啓聖于二祠則又
崇尼山之脈而識絕藝今也于休哉基壞于難
因功同于甫翬矣夫吏土者輕遽厝重厨傳迂
高陽集文 卷之一 八 七

經聖人之道何如近結要人之懼而况卧轍難
再歌禱有期尚猶不忘我人士而勤那魯之恩
我人士無忘聖人之道其敢忘明府而無忘明
府其敢忘聖人之道夫士生如礪并習拾級
頽不習撫席其自負以才者直揆藻拾華耳然
高陽氏之才乃在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當是時
蒼舒曠鼓功名才略爛然助華而遠遂交謫至
與之天下不受士崇何便孝先之股修桓生之
况况未涉風雲頓生宦况市窺月露遽做老

宿也夫見知佐光華之旦私淑登美富之堂
是明誠之目而亮夫子所倦倦旃屢者千秋學
脈始自吾鄉而一旦當彈冠振衣之會機者近誠
頽者近明豈其若護屈于葉唯所蒼黃者予澤
翼登庠事幾令公矣當其兩相厭薄則學將落
于原伯較幾毀于然明乃若慕無請問庭無非
公而愛則慈父畏則神君無亦有引之繩斯材
置之溝斯窳者乎雖然祝轅則欲遠穢田則願
奢斯皆不緣功令不謀父兄而獨趨馳王路登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九

獲情田則入壇之璽尚假平傾瓊冶之金間拜
陶鑄夫告之則頽是謂不明舍之則醫是謂不
誠斯亦高陽氏所不才也才不才之間不可以
頸身而况鼓笥則炳炳麟麟踵堂則閭閻秩秩
明府爲大邑所難而吾黨不爲樂歲所易其何
以不愧才名也予觀古典學者雅不欲弄筆墨
徵利達而其大節在臣死忠子死孝夫忠孝非
明誠不立而許睢陽之古劉戶侯之肝尚芬彤
則夫率其僕與爲明率其類與爲誠合明府

數年之論而復晉非明誠之才將存吾黨矣
黨無忘聖人之道也乃其無忘明府明府爲予
同年進士諱春號梅谷武進人

猗氏縣重修廟學記

予讀詩至曹風疾芑稂之見浸而慨念周京其
卒章曰凡凡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郁伯勞
之因嘆賢伯之功力能使宅邦士氓至于明王
同思而不知畢原鄭邠文之昭也邠之封乃在
今猗氏夫曹苦于侵刻而思邠意邠蓋勞心字
人捐去煩苛而無徵怨于百姓又意其親佩父
兄光烈以浸被下土者既深且厚或又謂邠嘗
祀文于封也予惟漢人置邑不以邠顯而偏受

富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三

猶名至于今吏勞詎租更不稱猶將繭絲勞人
籍歎而曾不能膏雨芑芑耶抑弗曳弗婁尚守
唐風也予郡人賈令君治猗既膏以雨載易其
風于是合廟學大修之其邑人衛衆知廉誦君
曰明府殆比因于明府謂令不誌祀不修文
其寧食下咽顧歲不登而率舉之爲飭耳乃謀
諸前論王君佐而觀盡于衿紳蓋相次輸者三
百金而明府且捐一歲俸爲倡于是以不佞廉
司人出而以張孝廉恭洎父老有心計者佐之

以鄒丞續之經始末而以金簿守賦王慕嘉徵
佐之以李翰修計料勸工而以侯訓紹芳因訓
鳳鳴佐之廟則先大成殿次若門若廡若祠若
亭學則先明倫堂次若齋若樓而又易隙地以
廣促隘工以二月朔始以五月終竣且工以力
成而實以工食力也蓋匡國資無棄責薄歛既
給細廩乃修宮牆畚畚合而與文衿紳借而左
食則丁庸不擾勸法不名誼聯循畔之農信結
咫尺之士矣于是邑人王計部國珣以其言來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圭

執鄒之世學以狷邑邑卽不念令君亦不念其
鄉之文乎文之大在君臣父子之交不在同章
第土之人習于頤之操術而富既易歸于利而
文之道閑武周以及孔子者方且與君言仁與
臣言敬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則見爲迂濶而害
于頤之術或又見世之誦法孔子者間修田廬
有頤心也博士之工詞章者漸卽于利夫官先
事士先志耳今天下官事不修士志不立唯是
利以爲相計獨廉吏可不扣于利乃能利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圭

而消其鄙恡之心故士捐利而趨于誼夫捐利
而趨于誼所以爲文者也而唯官與士先之不
然鄒用其地及東之人而今曾不能厭苞稂之
欲于地予曷敢爲吏上者願之頤小人也以東
之人來用其地遂以贊雄而今以土之人漸被
聖賢乃不能畢義于朝廷而仰追唐風之良士
予又曷敢爲士願之士勉矣修道如修學然闕
可補奇可扶至其基壞棟傾非力除而大斂之
不天力除而大斂之詎謀利者任乎賈令君

予友也諱銅字容甫號衡恤予郡清苑人與某
嗣君先後舉于鄉而獨以義檄視徭盖有遠局
云

擬奉 詔撰重修都重二城功成碑記

我 成祖文皇帝奠鼎燕畿以建都城扼吭掛
背維萬世之安我 世宗肅皇帝念生齒滋繁
比廬溢郭重榑庚戌之役 詔從侍郎臣邦瑞
議築外郭于三門凡以固宇宅師尊宸極消奸
萌也今一皇帝甲辰夏恒雨壞民廬舍無筭城
有圯于是秋七月朔工尚書臣某以災異上聞
若曰天不忘根本肆不輯于兩城而囂于兩夫
衆心爲城外頽中陷是且有土崩之象將無彌
縫其闕而固吾宇也其何變之能圖蓋時報圯
者方三百丈未甚也又旬日雨溢渠計都城且
七百七十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
而埤堦亭舍不與于是臣某再以數上聞若曰
災不可玩備不可弛玩災弛備不可以寧是時
皇上方以帑金十萬理民廬舍疏入不卽問乃
臣某再以修葺上聞若曰刻期我惟築無寧徇
故嘗而不慮事以授豈其不秋防是虞若猶是
枕築而不以聞也則少不遲卽刻戶而逸者四

是無際它其誰捍禦之其若掌故何定鼎來是
壙是壙有基勿壞方今千丈之瑕秋防之候卽
三旬而成尚虞窺乎況其平板榦稱畚築非卒
辦也而繕司困憊曾餼糧之不具則登登之築
無寧泄泄也于是 天子下其議停一切小修
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壞垣尚亟修之固我保障
毋怠毋玩乃以繕部郎中臣某同員外郎臣某
寔專料理而科臣某臺臣某實專巡察時以行
築者督其不勉者蓋以八月趨事明年某月告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三

成功日發丁男若干金錢若干 天子重念勞
人陞賞各有差且 詔臣某爲之記臣以爲城
以盛民也哉 上先民居而後兩城其以鞏
皇圖綏蒸庶意深遠矣然威靈遐邇夷裔率服
方且極覆爲城極載爲池豈其介在藩籬是豈
芭之謀不藉爲大耳不然百家之聚尚勤藩垣
豈其根本天下而不以備然臣竊有警也昔我
肅皇帝議建永定外郭而難其守臣謂守在城
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民力者疎守在民

心者密今天下遶膏實之而罷力築之則民不
堪膜溢灾之而築鑿苦之則天且若甚忍于民
夫民不堪將生心而天不忍或其未忘也我
皇上惕于生心而幸是未忘必且以祖宗之
德澤維法度而上爲百姓守法下且爲朝廷守
國頃所爲慎重而不輕用民意在斯乎夫慎重
而不輕用民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臣謹稽首
頓首而爲之言銘曰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三

皇明御宇奄有萬方燕畿奠鼎撫背扼吭文經
武緯細大畢張是憑是式繫于苞桑泰有如桑
城有覆隍 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廣袤乃
察相翔司徒計賦乃易乃根司馬獻旅乃數乃
揚司空鳩役乃飭乃獎萬市雷奮萬雉雲長悅
以忘勞迄可大康 天子曰都惟爾衆襄詞臣
載筆俊蹟用章小臣稽首曰惟 帝光匪城不
易惟守未遑過城則傾恃城則亡於鑠 帝壽
比于金湯惟 帝念功無怠無荒億萬斯年民
悅無疆

洮河濟軍倉記

國家兵制有主有客而歲餉有運屯租以給主兵有例發京運以給客兵顧京運以在朝廷之度支而脫巾是恩卽度支不得不時請而一入憲則客兵爲橐中裝乃屯租旣多詭沒而郡邑習撫字之虛聲又輒以逋負見風裁故民運難而主兵時苦不給然水旱爲虐卽客兵之橐亦不足實枵腹而主與客兩病故常平之遺不獨可行郡邑而裔土戍卒更急也洮河倅徐君始爲濟軍倉于洮其法以贖緩之羨與給公之羨爲糴資而歲豐則居積以待歲歉則平出以給仍留其值以爲資此不獨主兵無歲乏卽客兵有荒乏之需蓋巡道荆公嘗試于朔方而徐君能析心計仰承之以再試之洮河公且檄河倉羨地爲別貯而益出節省之羨爲資洎臨洮蘭州相繼立庾而三衛主客之兵始寬然有投石超距之氣然則由此言之九邊可庾也而獨三

乎不伎嘗謂一方之產卽可給一方而患在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三

吏士者不盡以遺民卽有廉吏亦徒畢目前之

局而妨事端之始故地方千百里水旱輒扼腕

而仰內帑夫當其事非不致憾于前人而事過

則爲盍且之計不復計後人之無措嗟乎天下

而如洮河之法憂饑民哉然常平社倉世習聞

之而無一效非無法也上有意而下不能承旣

誣指爲日下有奇而上不能析則又時掣其肘

也故天下事其始而成之必上與下兩得而一

再傳則繼之難其人至下爲蒙端而上爲道旁

高陽集文

卷之一八

三

之舍卽幸而繼之人又相得也然法久弊生有

浚于入而稍其入之羨爲授者苦有尅于出而

積其山之羨爲受者苦且風雨之澍濕盤詰之

供億力則出單弱之家粟則入豪強之腹甚而

漁于官賈其禍于吏又甚而漁于吏賈其禍于

官又甚而漁于官若吏而賈其禍于民則法始

與人交相爲瘡譬之建浮圖者願爲新不爲舊

曰舊不如新之福利大也而修舊者又緣爲生

利而徒愚其製嗟乎守法者而無爲世人之浮

圖也利遠矣徐君來間記遂書以告後之守泲河者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奏

周令公重修橫堤記

北之河九而滙于蒲陰者三曰滋曰潯曰沙歲領秋潦逕博陵歷蠡吾入于邑距城南可三里而從岸瞰城如眺盆盎一不戒則彈丸宛在水中共毀民田廬遂以波及于濡其一時倉粟號呼不翅兵荒而異時訴租追逋塗草溝瘠姑無問蓋王弇州行部予邑曾從吏民號稱曉中其寓書中丞真予邑監門圖也今上丁丑則維揚冒令公守愚徧河東西爲堤且力請于上高陽集文卷之十八

得坊邑以南曰橫堤起延福迄塔兒頭可七里許又三十年晉陵錢令公春績爲堤可三里許遂及于留祥左其後河益壅溢益且遠深蓋庚辛壬癸水溢者再于時清源周令公之藩旣身從畚耜泥淖脫民于魚復傾橐而催役大築之計儲二十有奇凡八日而竣傭可二十千費制泉七十千有奇計當中金伯益三老洎諸傭咸曰明府不難出俸錢食我衛我吾儕其敢念四支不力千役假令以調起丁傭當十倍其費而堅

厚不復如法是役也力省而成速功堅而民逸
無問城無魚沸室無蛙沉而留七十萬錢于民
間亦足以起弱桑敦望杏予始嘆廉吏可爲也
廉吏饒瞻知縣帑藏秋毫皆可爲民用而不自
爲用故不復攢糜于不可爲夫周令公飲高陽
一盃水耳俸入幾何且以治坊予澡髮事幾令
公其強力有爲若冒若錢無不廉智如公然予
觀公精敏雖和當惚剌道如也蓋有遠局焉向
從公于風雨蟻蟻中人真見其懇惻怛非復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聖

世人囂然噉名者殆廉吏也仁人也弇州之述
民言曰旁邑踵困無所移食乃或曰可活變也
嗟呼昔謂民之于仁也甚于水予謂民之于不
仁也亦甚于水乃從閩邑之請勒其事于珉而
告後來者曰廉吏爲仁人云

武強縣重修漢前將軍關公祠記

漢有死義之臣曰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州事
漢壽亭侯謚壯繆關公羽古忠臣龍逢裔孫也
章鄉之難子平死漢亡孫奭又死豈忠義之苗
裔遠與何代多義烈也當侯起草澤始事蓋在
幽薊而又嘗依公孫于冀故燕冀之人往往能
道侯與張車騎飛佐昭烈之雄風而武強又用
武之國多軼轡君子卽士人雅負朔氣且其地
北走涿鹿南望白馬則從龍馘賊之故墟東跨
冀平西接中山又恍見司馬部曲而張蘇之俠
氣猶存故壯繆祠無間轍跡至不至而此更爲
顯赫其倚郭而據子午之衝有祠隘于民廬而
侯生其始損其居益之某乃以衆醪鳩其成而
問記予以爲天地精英之氣分之百千萬億以
滿此宇宙而間聚之一二賢豪以撐拄其顛隳
而扶持其破壞幸而世盡其用則英氣散爲勛
勞而萬物各歸其分其人亦復舒和而就于平
卽不幸而不盡其用然用不盡正若用而或有

所私與夫賁志以歿而不戢于眇眇未忘之人
則其氣亦且時聚時散而不必常留于天地唯
是志嘯既燼之炎誓與死生而為林之役未皇
西州之懷不竟其名為賊而猶視者方欲草雉
而禽衛之而反駢首其人故一腔孤憤散在百
千萬億之人心而即合百千萬億以縉之為明
神其俯視此百千萬億中有復如孤如鯽不異
曩時者不草雉而禽散之不已百世而下靜
庸易樹面背易辭生死易交成敗易志平生詡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聖
詡而趨熱反覆者往往遭所詭誅若迅霆之不
測而世之福于善禍于惡者無慮不神是屬夫
神豈必龍旂火馬輝礧礧如戟無亦百千萬億
有侯之心爾嘗觀世入患難而恍見其凜凜生
面亦或居平而逢而怒若不容將無隱衷不愧
旦燭而慙德實比于貉與蓋侯之論心曰心在
人之內日在天之上夫日明則金飾赤於日照
則天兵鬼斧故曰日在天之上者普照萬方然
則忠義在人心而獨祈向于侯侯尚猶用百千

萬億之心也武隧固多義烈倘回炤其心以悉
侯之心乎則請觀于日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聖

山海關重修顯功廟記

昔在中山王徐武寧公佐我高皇帝百戰而有天下上開日月下奠河山當其定中原驅元于沙漠歸守燕薊者十餘年其規畫河山爲殽乃其藉河山險易濶狹短長近遠爲因蓋天地設河山之險以待經綸補湊而先篤一代理明合羣策力于四方又篤生佐運之豪傑以補河山之缺而佐聖明所爲裁成輔相以中還禮樂文章于一代之人心予閱關以東北山

陽集文

卷之十八

聖

南海向西北去可千百里而關爲扼要一垣蜿蜒若蛟螭具兵家方員曲直銳之大略而三十里內外凡用山盡可用奇初武寧經營遼薊以大寧護喜峰以遼護山海文皇帝予大寧而固守遼蓋無遼無以護關無關無以護遼西以護神臯予天下之議復遼以守關頃以薊人不戒虜從西懾怵乎關之不守而得與文武將吏憑關則武寧之功不獨在燕薊之年而更在

之憑燕薊爲守當

帝即位之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

明年冬中河山帶薊之舊賜鐵券授開國輔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元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

書右丞相魏國公祭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子

孫世世承襲後追封中山王謚武寧嗚呼武寧

之烈與高皇帝所以酬武寧盛矣予讀武寧

券辭嘉大將軍之功以唐漢名將雖得中原四

未盡賓服言大將軍自起兵以來爲首將十

有六年廊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

陽集文

卷之十八

聖

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嗚

呼一元以天下之力不能抗武寧而今以天下

之力豈不能殲元所殄滅之遺而爲武寧

唱處武寧以百戰之餘略規畫守計令千百世

不可移而今循武寧之計踰踰恩不可守而何

以戰凡我文武將吏瞻廟貌企想英風豈其念

高皇帝百戰之天下又當今皇帝中興之年

曾不爲天下決一戰而踰踰于守更踰踰于

不能守其何以護此關以護神臯嗚呼以武寧

之烈 高皇帝嘉其班師星馳而飭以高危滿
溢後人功未一班而賞同懋寧不讀武寧金書
而心悖予以 哲皇帝二年視師山海以五年
予告以 今皇帝二年再視師每率文武將吏
俯仰高深輒披大烈而歎曰將之聖也判山海
沈承源副將軍葉時新等重修公顯功祠予題
其坊曰河山大烈蓋高爲仰止深爲向若凡我
文武將吏仰瞻日月俯履河山日遊文章禮樂
之中寧獨以祠報武寧云

高陽集文

卷之十八

聖

孫男之滂編次

卷十八終

高陽集文卷之十九

高陽孫承宗雅經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尺牘上

答徐永平守

以糧料之議向獨議及于門下甚爲不快而何
得更爲別言大約任事之人那得不遺口語願
門下安之不但虜警洶洶也率言

客李本寧太常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每從宦轍見經濟皆文章再讀大集見文章皆
經濟世人不知公者曰徒有文章即知公者徒
曰有文章即不肖自號爲知公然纔得公以文
章爲世重而曾不得世人以經濟重公以公經
濟大手胡不拱席而落落留都令枵腹借口舉
獲乎甚以季公晤言爲快且得悉老先生動定
獨愛莫助之耳季公自悉鄙意

東馬總戎

今天下安危繫吾輩一身而猛檢此身于天下

安危何如昨閱車同不食不寐氣咽而不下想

將軍同之也初作車營豈敢遽求合式但各將
其悍視如兒戲可憫可恨如昨果系統砲炸裂
使當近前損傷兵丁仍貴成先爲驗試或
藥有過分如止係兵丁失疎便當近前拏究其
人凡陣前要暇要整當兩軍對敵如營中失火
衆軍亂驚當何如即砲有炸裂俱要各守信地
不得輒動一步如輒動即臬方成軍令紛紛擾
擾到底一場空話可奈何車營議幾月矣將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二

爲全遼大將而部下不能成一車營竊爲將軍
耻之吾輩原不着急那得責成各將昨賞尤岱
豈賞其能練特賞其勤勤懇懇如饑思食如寒
思衣獎之以爲勸然總吾輩急切則諸將動耳
將軍肯減去騶從之鎮兵以成一車營九解到
各車整成者俱隨兵給發責令如法操演何人
不可車何地不可車乎古大將舊事暇時可涉
獵一念之本閣部原以腐儒冒據諸將之上愧
無能振諸將以報朝廷惟將軍可爲我釋此念

答游直指肩生

僕意以佳總督制兩佳開府率膽識諸道便可
并心齊力好爲之宜直捷寬簡易非敢裁總督
非敢去撫也世有會心人如公肝膽爲君侯矣
舊曾識孟生肯與我共鞭弭乎煩典記爲僕一
從史之敢不下榻以俟

答永平餉司周之夫

一入維婁兩庚歲籥古人拊髀而嘆今且幾無
髀矣荒徼寧復問春華乎過承問信璧謝不既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答岳石梁

當事須以膽目今人心洶洶正需稚圭膽以鎮
之誰謂謝太傅爲矯也項子假特予之

又

關外屯種需耕牛甚急而僕遂行有司之事可
嘆也除此中派買尚需千餘敢藉白指下教諸
城共成之業擬請官解價令以赴召下先此仰
聞不既纒纒

答李直指應昇門人

得佳總督提兩佳撫各兼防欵而邊事可幾定

僕欲合總督之任重兩撫之權非敢裁督且以
去欵也年來邊人苦楚乘暇爲言耳此地此時
以刻爲歲而囊雖不可汎畫餅乎僕抵閔裁汰
不急之官五百餘人而汰兵一萬二千營將非
有美員獨調來有未任事者以備急需而三大
將當無事爲多一事則少其僦鵲者未易材
也獨不得門下一閱關城遂以權諸要急耳以
五方雜選之衆而餉不繼芻焚不繼卽繼而米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四

珠薪桂之區曾不能加秋毫于日餉之外外羈
之法繩之日與講親上苑長望其固結之我誠
難然有法在焉日提擬其將而氣可振今立十
車營而已成其六遂覺有生色也獨衆議守關
而邊人遂以關外爲不可有必欲驅十餘萬人
仍藉此二百里地其以五千頃爲屯而買耕牛
萬具耕牛子種各萬開新煤煮舊鹽盡以爲薪
賊而中右之役幸曰宜然一部署曰殺我曰遣
戍我一聞警輒發家眷而人心洶洶永平莽如

絲韓稚圭不許人以膽失膽誠未易許也雖不
必有穎而何論寧乎僕豈辭然而經撫去者二
矣邊事何堪屢變僕處何地敢不佩諸公藥言
以圖大計惟門下爲我一體言者之意耳僕不
計生死寧計毀譽獨在事文武一聞言而顧盼
則僕所謂心更苦也兒輩念僕學業俱荒兼以
待試又遣之銓兒欲得禮教可以筭餘及之乎
門下念我予以肝膈之言再四披讀殊切感佩
附謝

高陽集文

卷之一九

五

又

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以進戰之備爲
久守之需而糧料不繼責以親上死長爲仁義
之師固已難矣卽兵果仁義不遁不諱而年復
一年坐食便自坐困今天下曾有計及此者乎
故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爲便計而今
又以爲生事端于關外不如閉關待賊來却之
假令關可終閉賊可卽却僕亦有心胸敢圖關
外更念賊一據寧遠由覺華以百船渡大洋則

關城百無一據而天下安危尚忍言哉兄自會
心悉大計可爲我策之僕不好刺刺饒舌以兄
愛我情見乎辭敢略言之惟亮

束毛總兵文龍

再披報牒具見將軍功高心苦卽叨 主上鑒
知惟益宏瞻智以大建設將軍弟雲龍固天子
之命官卽有過當曲全之或放之歸此微獨將
軍家事也念之

諭孟遊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六

諭遊擊將軍向在都門識將軍以文洎將軍將
八千衆于東而羣黨紛紛卒不聞亂更議將軍
以武游直指以曠世人豪抱社稷遠慮稱將軍
不置將軍其爲我強起助我政望之矣特諭

答王霖宇

講以爲撫也應增與否惟老公祖平賊之耳卽
論王番趙君下幸惟蚤結以省紛紜之口爲許
各沈總兵有容

以將軍之材膽而僕竟不能得其用甚愧之廟

如有入當不令將軍去戲下有可道者
以寄用將軍之意何如

答張永平道春

太守自佳可諭以安心保此衝疲不必紛紛也
其諸無故而去者有法在

答遵化道張樸

當殫殘之地聽紛囂之口頗不知春色撩人而
况甲首庚呼聽子迭來安得攬條風以破隴俗
也種種有懷而傾何日辱函教壁謝可既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七

答張涵月

僕何敢裁總督為不款也欲得佳總督如壯猷
者善為款防耳豈其不自揣而妄任以世方維
婁之而一總督為地短長令一鎮回頭顧盼遂
無可共手者心不獨苦哉年兄真堪丁此僕所
願同艱難而當苟自有一流人不知好家居煩
令纖兒種破也承教悵悵

答岳石梁

一出抱關再更歲籌滄海未全所負誰作金湯

自是堯封尚資鎮撫曉風之雨也惟
洲之爭鳴可念匈奴未滅偏驚聽子方豈敢煩
惠愛之煩仍殊切韶華之迅邁有懷明德不盡
衷言敬壁并謝

又

此等事誰好來而誰不好去以公真肝膽乃急
于謝人言乎僕欲得佳總督耳非裁也每見世
人聞警亦自忙亂而一片枝憊心腸却自偏多
奈何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八

答孫總兵祖壽

新添兵雖不稱大將軍和門然亦足支柱矣願
惟勉作功名無失我幽燕本色耳槩絕交際非
于將軍為不恭也壁謝

答劉義齊招諫

以慷慨豪傑遭時擠排此同襟所為短氣也賊
未滅安得遽廢豪傑哉只今在何處言之惘然
兄何地何時而煩問遺耶別函幸密圖之

答王總戎威

身行開刻如臨大敵此自大將軍事不必
問聽子其訛也聞臨新舊官兵甲馬錢糧煩逐
一相聞刁斗聲中那見闔門春色唯將軍噓此
泰谷耳

諭趙率教

丈夫精神當爲世用無何一等人全軀念重耳
將軍可爲我倡之守備自是將軍佳兒待大用
之

答沈總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九

聞禁下且整春防矣喜甚卽有微恙似不妨從
宅中指畫諸將也奈何遽去矍鑠翁何人不盼
入馬韋乎烈男子何得爾爾甚爲心惋條次明
悉便當入告惟慎眠食自重此中已圖所以聯
東下矣

答岳石梁

天下事真自真贗自贗我不能爲贗如人不能
爲真只得與我周旋耳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
狂做小人豈不然哉翁如泰山喬岳世人安得

高下之熱吾所謂真聽天下自爲贗亦不過刻
一時便宜却亦有一時亦不得便宜者吾不能
爲贗何得不認真以僕之迂借籌爲助自是本
心然何嘗敢輕以朝廷官爵相許與乎此等直
付之嗚嗟口也率爾

又

以兩年之通却以此時來想機神之佐正人乎
迺自乞人獲以启下它人以兵启下以邀微功
自哉定有隆恩以酬庸庸惟在難難諸君子
無易突薪也壯猷大略寧獨僕藉之而一流議
論姑妄聽之耳以總督與翁僕所未敢而翁何
不宜者然僕未敢者勢不敢也姑妄聽之

答林主事

此弁號嶠疆却有志介聞山石道云業爲門下
認過可恕也僕豈敢縱甲冑以倣縉紳但願
紳同養此甲冑之氣而粗豪者定裁之以法如
此弁頑不曉禮當以法治

答陳給事兩翼門人

求升非將也丞倅和解手耳此地校柱爲艱
重念募主進及所任將然頗以火器稱僕初抵
關每下各營教演本弁成熟者近千人而百人
中三孔者三之一曾與寧武營特賞其將以下
有差而檄下五部以勸比兩撫院相次以贊自
名僕多居關外或惟中而營各解一日下雄武
則本弁自爲下祀日又不遑且其下加少爲多
借稔爲藥種種無一有却又借此以懲古稱知
人善任使即本弁隨其材局都可任使但願諸

高陽集

卷之十九

上

公無過爲邊人設方略而佐以軍需一聽邊人
爲之必有以仰報朝廷如近者無一人肯來而
却從淨地說法無論說不當于邊人而此中亦
自嫌嫌也中朝當力責恢復誠其輕進邊人尚
得提提諸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如上下只有一
怕中外却說一守邊人合諸將縮項歛足在
陣院中何日是出頭世界歲坐養十數萬烏合
之衆既難久守又難更番即奴酋永世不來而
天下自當大亂兄以爲然否

答袁節庵中丞

歲又載長髮其日短念不敏之支碌碌傷高材
之足踈踈仰快雄猷俯慙雌甲春風細柳拊大
樹以凌霄夜雪驚池對六花而視草誰能攬鏡
殊忝投觥敢勞桑梓之素懷遂極情文之慰藉
謹璧謝不盡

又

一流人顧身家不顧朝廷而却堅持人短長
予以所不必有此之不能銷而欲銷鯨鯢乎楊
高陽集

卷之十九

上

弁何如能如舊弁支撐北岸乎今歲似有機括
願兄努力好爲之也如祇從世語謹防南岸料
非豪傑手所甘心矣袁進等有欲弟調來者可
乎兄爲弟密言之

東馬總戎

連日各營有事乎幸無辭勞怨以報朝廷前云
徐璉管廣武營似以安以高見管捷武營未妥也
此騎兵將而人似閃鑠進不能殺人退不欲人
此騎兵門下可悉心計之見教如高不可使不

必前議以胡維寧屯種可來乎

東關內道

鹽鍋成造幾口可盡數給發寧遠以業流備無使有三月無鹽之嘆也

答冀其道王完虛

念聽繼既中而第且自麾遠左千里明月共此胡天不知火秋提人耳目也亦時念長安勝語乎第未卽繼此短狐而九塞清寧一隅易竟所爲倚雲中君嚴此北鑰耳誤承重任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答馮木衷

一行抱關遂不問家園事接手函便如對橋梓在家園論文時也字人之吏最親人一念好心燭便是四境福澤亦是吾家福澤然存心要仁起立身要廉處事要明丁澤必死于犢獨法不于清廉不要錢而衙門要錢仁恕不人而衙門善人祇是自了漢此宜要才

分留心十分防閑兄以明用紀自是精妥僕好作腐儒語想亮我意真也巡方君將及瓜乎清俸纔六月似于期爲少須滿十月乃可耳附寄一牘可令人酌投之附謝遠致

東陳直指九疇

念東人未職得清響爲激揚遂以緩此殫殘其于銅墨長吏若藉俞跗然糜哺之而參苓養之特護其冷薄也解墨之組更加于勸廉之駕哉一行抱關遠遯風猷謬以迂腐誤任危疆台丈不爲梓誼一引手乎章丘馮令材操自入大衙念其人志介遠也敢希噓植想可不負狄籠乎惟報章之錄率爾

答趙副將

虎酋之部不擾乎其數的可約畧報我兵事惟悉心遠計是倚念我爲謝

答畢白陽總憲

讀四大議殊佩深心大臣以道事君應若斯矣寧獨勁骨直腸以事見乎僕齒髮日殘迂腐日

甚徒有仰細猷愧此雌甲耳拊細柳之春風對
六花于夜雪銖覺駿狼之景爲速也過承函注
可任主臣敬璧并謝

又

登威遠山望覺華島方攬結高深于懷袖忽接
手函始覺春光隨馬度關門也已而閱殫殘之
驚則二百里濯濯十五萬嗷嗷頻不知關門有
春光矣內部之八萬軍作西江乎馬骨爲丘而
不言似忍言之又覺謝過翁以爲當何如諄諄
之愛敢不佩之

高陽集

卷之十九

主

答馬總戎

聞車營有次第殊欲聚觀于關門東也漸集漸
熟便有生色人情初拉之使入尚覺牽合久習
之不知當自安妥惟門下深念之此僕與門下
大關係事諸所調度俱有條理其車之應更卽
更只取有便軍前耳此時便得怕人怨到得不
怕自家怨時方是豪傑

又

以御史之兵合船與車共來也防此大便益事
可速令之出高將自是聰明人第世間人乖猾
多以聰明誤耳甚愛之故與兄商榷此等官都
未易得也昨聞劉定邦出門有遠人隨行頗多
此俱吾輩大業債也然俱是朝廷赤子何得不
念關外兵民可十五萬矣假令有十五萬蟻蚋
忍饑之死乎捐一身以全十五萬人仁者爲之
矣願與兄共念之

論副總兵孫諫

高陽集

卷之十九

案

念將軍爲諸將翹楚第要傾此一片肝膽仰報
朝廷則百事自理尹將車器有次序乎本官氣
不宜于衆凡百需用未得稱手將軍可夾持爲
之此自將軍事也老成人那得不念之附謝我
念

諭楊家謨等

聞五車營頗有次敘此大將軍勤心亦將軍等
勤力也吾輩生在世上旣爲人進在朝中又爲
官若縮項抽頭延挨時日便不是人如何是官

此本閣部所目念願與諸將共念之附謝念我

答董秀才

久別爲念何時坐齊頭與兄細論文也附謝念我試竣當早向塾中爲望

答郭戶部林兵部二主事

關城十萬衆賴二兄爲拊爲防卽朽腐餘生苟延宵旦然安知有生之樂乎事非不可爲而心力不一令晉公笑人矣附謝

諭陳九德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七

將軍精勇有膽識凡吾輩要識以用膽車營好爲之以久失約束之兵拊而有之徐以束于法使見吾之德而不覺相安于法將軍饒爲之矣附謝念我

答劉崇宇

以百弟子約腹而入者湊來餉弟那得有此段福力受用平生只爲少兄折乾錢見受遠譴那敢再惹業債乎不敢受不敢受淹下幾多受了氣的剛龍曰頭嫂又吃齋可辦肥麵筋當肉乎

此葉清華配補

賓前離輪到此幾滿一年獨不得與兄懸想耳

一官何物牛馬維繫讀李白子夜歌未嘗不念今昔苦樂也益津風景儘佳更喜三堂爲一州屬不以春秋奏琵琶記乎州尊積厚德人想念寄璽客也唯仁兄惟梯以待謝友無以教官臉令人不親三等簿那得送許多人甚無使勢人必親之昨聞入賀抵都門悵悵于不得晤言爲念齊劉兩兄欲還弟以正月之三日出略寧遠且一月矣兩兄殊苦今年當拋此官跨蹇益津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七

一問白頭樂事凡可預備以待

答葉首揆

總督之議門生兩疏自明總謂此中只要一總督兩撫院此邊疆之福也不必要經略況于督師門生之自請督師原爲整頓促督成一家當便可交付當事目今身既不得脫而却令旁人促督此身矣合一鎮將吏聽命一人而同心協力共圖大業者凡以此一人能可否上下之也今同事之大吏以旁議爭奪而此一人且若有

不獨欲爲則放手相左不爲則何已開而不
袖不獨在一身老師照明如觀火而恐不爲門
生一念乎如止係門生一身亦何敢告苦告難
目今關外十五萬兵民而議廷蓋關門謝絕遠
左此等議論卽老師難任也初有撫命卽上疏
持此議得老師止不上何忍不爲門生一言令
數月來堅讓其有爲而曾不一爲獨曰贊曰五
字巡撫曰殺我曰教我克軍此等景色老師明
知之而猶疑門生以不任豈真不任乎門生苦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十九

又啓

初三傳牌之信非的也屢遣人至廣寧獨西虜
伺截遣人之從東歸者耳近已兩次遣謀人賊
巢矣有回鄉自新城來者信頗真然防寺則不
敢不嚴關門之守却倚關外以寧遠難民之心

以城守將士自可無患門生以人日孤寧遠
與諸將共春防矣中後前屯則關門所倚在此
卽關門砲火儘可支撐而將士之矯矯者盡可
以戰其謂將吏不盡奉行則以一柄各操左顧
右盼至關外之屯鹽脩築安插不肯着身卽練
車營則將士肯爲而文吏或不着意曰只守關
以內耳此寔關天下安危安得老師一臨關塞
盡此情形也如縮足關內可以守關門生豈獨
負癡愚好爲危事以天下爲徵幸平凡客兵利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十九

辛

遼人亦客兵也是以從遼人之便西入者安得
前屯東來者安插寧遼二百里兩衛三所邊腹
二十七堡兵民可十餘萬城必不可不脩田必
不可不屯又爲掘煤煮鹽請脩邊垣曰以遼人
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近又立十大軍營以爲
攻戰之具已完其半然此等事盡非守陴藉地
之舊而大不便于死而乞生生而乞來者之意
兼亦合天下只有一怕夫初怕而開缺失退守
遼陽再怕而遼陽失退守廣寧三怕而廣寧失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王

退守山海目今山海之怕更急更切曰遼陽三
十萬而敗廣寧十八萬而敗以十萬烏合當三
敗之後何恃不怕而縮項歛足不思爲計徒延
挨時日以了眉睫曰勿惹夫安坐而不爲計關
內更難于外也且開缺以來誰爲惹者甲冑爲
誰縉紳爲蒙以吐心吐膽之腐儒強作支撐而
一流人左顧右盼不肯實做肝膽如鷄如兔一
聞出關曰遼戍曰殺我老師試念亦有以此中
計必不可爲只當守關以內相告者乎此則

不奉于下之人非將士也然守關以內亦必有
道豈得坐而不爲古今夷狄之禍莫慘于宋玉
帛子女與而又與疆場土地退而又退當其時
亦只一怕以斷送社稷由今觀割地使諸君誠
萬世罪人然當時却亦賢人蓋上自朝廷下至
更士無一不怕正無可奈何却有一救眉睫勸
和人出以紓衆懷却亦能事男子衆心倚賴假
令計行而社稷終安斯其人豈不爲于古識時
務俊傑哉惟與而至于無可與退而至于無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王

退社稷丘墟而爲天下唾其病却在自護其局
以偏任一種人遂至于戕殺忠義而不顧方今
廟堂當以恢復爲大計責邊臣以酌量進止勿
信屏藩苟且之徒自護自蒙以必守關內減兵
省餉爲主邊人乃得提擬將士以振其殺賊之
心而機會未起邊人自不敢強進如廟堂專戒
以內守則五方烏合之衆坐食坐困遼人何所
借以提提縱令之出曰上只責內却教我外恐
外有警而內無兵矣且關外不填實各城章難

于東無以爲外護卽西虜便在八里舖殺人放
火如門生初抵關時門生初來西虜盡繞關門
義募旃車雜遝崗阜一登門而腥膻之氣撲人
目報刳殺驚傳烽火門生苦令撫官初移之中
前爲四十里再移之前屯爲七十里又再移之
中後爲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爲二百里近總兵
官以兩協提各路將分以信地仍以撫夷將統
兵駐邊堡仍隸以鄰堡卽撫卽防而脉絡分明
支節貫注更以中右之役揚兵搗剿而各部遠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五

通再得市貨稍真通官不假自可爲防而今議
守以關內則虜可頻入關以撫而八部三十六
家仍環聚于關門其外之二百里地十餘萬人
何所安插而忽造謠曰人怨不知誰逐之出所
怨者誰由此言之卽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
况東虜據寧遠天下安危寧忍言哉守不在關
外不守戰不在關外不戰款不在關外不款至
于總督之議門生只欲得一佳總督督兩佳撫
院合款防而邊事定豈其不自揣而攬不可勝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五

之任其可以任者只在兩撫院老師爲社稷遠
計兩撫于門生同異何如門生之議守議款如
此兩撫素具議于老師何如老師必見之真蓋
門生不能爲局外之觀老師必不忍于門生而
况肯忍于天下必有以教門生至于糧料不繼
軍需不補衆口雖囂而曾不一念豈有內閣臨
戎終年不准一見卽往返十日亦不許曰是欲
卸擔曰是欲復窺中書之堂昔范希文自祭知
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誓出之意或
曰參政豈可復還李伯紀巡邊奏曰臣之行無
有復還之理中亦引希文事且言使臣既行之
後無阻難無讒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
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
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
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門生乞入覲抵欲稍通
脉絡無使有錢糧不足之患豈其患逐某人以
逐及僕者然天下亦有以逐爲不快者乎督軍
不必推而門生所願請于 皇上者望老師一

爲門生計之以金門生所爲仕年來無不合而
硬加以不合予之以入又不問合不合而硬加
以不任至于議以佳總督提兩撫爲款防而硬
加曰裁督曰罷款門生所爲苦衆口者此類是
也非敢計毀譽也人至于不計生死而寧計毀
譽

答唐令公

每念彈丸小邑乃不爲高賢所鄙夷自是名世
真儒非復世人宦學也兒輩仰荷涵照令邊人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不問室家然常念其蠢愚或不足辱大治耳教
邑殫殲百無一經費而各衙門每爲鄉官題門
一檄動至數十金向者周父母遂以額賦借支
積數多而竟不能補頗爲繼治者持之僕曾盡
出所受上官之問選以濟庫胥之急今且自念
秋毫無補于梓里而動煩多費其爲父母忠苦
甚大今敢爲父母約凡上官有贈送僕者止將
原帖付兒輩即令其賤姓名謝帖以還報上官
僕令兒輩聞其上官交際之誼偶于往復致

不可別移借支強爲餽送以朝廷之正賦爲
上官供私交僕諸生時曾見薛侍御繼茂曾爲
貴鄉孝感今後改文安僕時讀書其地文安澤
國也一時鄉紳十餘人而八差贈送歲可千金
舊以水泊舟居畸零戶口錢充費薛公歎曰第
人無家忍剝其膏爲鄉官大嚼乎遂免畸零稅
每一檄下輒致諸長者帖而不持一物時舍親
姜中丞曾開府貴鄉郎陽者倡同襟齊具謝狀
亦不煩一物僕時竊心識之蓋欲學薛公而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獨不可學姜公乎願父母俯體鄙私兩相便益
僕凡百樸誠不敢爲絲毫欺詐惟冀諒爲希

答王典史

里中信來聞貴廳清廉不受鄉坊飲錢又明斷
仰佐堂上共爲小民福澤又曾出私錢募救火
者上官當有優崇清俸幾多可遠來送禮乎僕
在家嘗供貴廳之先住者米麪以願其清廉以
茂不勞送禮可也璧謝

答王霽宇總督

僕儂如野鶴性意靈通何以頓西也承命當備
詢之以開所未解仍當咨送之耳敬復

東馬總戎

連日各營統領及軍管營練乎王大將軍體力
何如臂相見乎尹將所造諸器可催督之仍與
該總言可作速應付之此公家事非可以其人
僞繼而令之悞也劉永昌豈得不薦尹應聘豈
得又奈此武官不低眉于文官之故耳天下事
到如此地步尚較量如此何以做事可惜吾輩
一片肝胆矣府中有家下人來寧遠可遣數人
伴來馮有穩者揀一二匹付之永平戰車一百
二十輛小車八十輛已行該道調取矣密雲車
及遵化車尚可調也前所改造極便

答山西劉開府范董

世人語賊無不變色卻步而獨勇于紛囂之談
兼以舉世皆怕而望兵以勿怕舉世皆逃而望
兵以勿逃夫想而百計不敢來來而百計不敢
任者起調乎者伍乎以國家養士深恩士大夫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肅肅道詭何如而一推經督滿朝無一應其來
者亦後來求成其可謂無人而腐儒不解事獨攜
空肝胆目任天下之重誠念主上深恩臣子
不宜薄報寧復念貴閣之雍容丹微之馳驅乎
老父母真心體國一意惡公年來關門受益宏
多倘肯低徊于此乎駐寧遠忽接手函便覺泰
光隨馬仰快雄風俯慙雌甲何當遠注敬謝

答馬總戎

留此一片不媚世之心便足辦賊只管練兵只

高陽集文

卷之一九

三

管提撥各將以共憤共怒勿使其相習為玩愒
之風此皆它人所不得制所不得撓即有言者
姑妄聽之夫極言者之害不過殺此身而吾方
捐身以為朝廷曾此身之不計而況吾輩實實
做事即言者安得殺此身果如實實做事即見
殺于言者皇天后土寧不鑒之門下深念勿再
紛紜于眾口以致耽擱大事吾與門下共擔天
下不覺言之痛切惟念

諭祭將劉永昌

以將軍之賢而漏關院之薦則將軍之品更高
僕初爲忤忤後更爲喜卽尹杆武又加疵焉世
事可念也將軍尚平此氣留爲大教之用不必
一一與世人較也愛之重之特爲此語將軍其
體我

答王威總兵

兵之發當酌量緩急不妨陸續來其要緊地方
仍酌量以得力兵防門下老成歷練爲國忠貞
定不率且也小侯可令善調勿躁勿急平其心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氣節其嗜慾早出以爲國定戡定大亂勿見難
而思退勿惑于自便之言而相與以爲知幾目
今士大夫不念朝廷養我輩以高爵厚祿謂何
聞推則抵死不來既來則抵死要去門下看目
前縉紳不爲我輩羞乎令翁好官可大家做好
諭王牧用

將軍勞苦矣如何買貨不來豈不知爲春季用
將軍悉心調停有意檢查勿令下人冒濫仍
好爲諸部渠既有戎素我自當守漢法無改

之道也勿以適間小小得些須功便傲以加之
可注意

答王霽宇總督

僕腐儒也何知老公祖悉心爲大計耳僕從來
議論原不執定漢法祇願稍爲操縱如此一事
既有賞功成約便可不待講而與之既費講而
撤坐門殺將官便可稍爲斷賞之說待中有端
緒而後議然終無不賞者今不以殺人斷賞而
却以殺人增賞得無誨之殺乎將殺賊已加賊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賞賊殺將仍加賊賞夷狄貪漢財物亦復何厭
僕所低徊以此耳然終是小家數計米調湯學
問適爲大方笑也又念老公祖方以蚤竣此事
爲意不得不如此處分是唯指縱諸弁蚤竣僕
非敢持異議也朱梅已急促西來矣

答張永平道

久不聞高議心甚懸懸乃至勤大旂于荒原殊
佩服識之潤遠也以門下勤勤高誼何賊不滅
成大將軍武人不必經以深理此中獨有此八

苦也

答尤總戎

僕與大將軍同來此地凡以彈壓兵民安綏中外無使驚訛遂圖遠略至于採木架梁當以裨將出行不必煩大施也况貴體未平寧宜勞瘁于風日之中而過傷脾胃昨朱參將來俱言門下當省心力僕意正是如此願養精神以剪鯨妖耳惟珍攝勿躁

答李總戎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此小敵易爲也惟大將軍所以同圖猷長鯨者火器要陳可惡練之然不可任吾意而于各營之不合于心者爲輕重也處此危疆只念朝廷勿念私意大將軍德氣自當念之

答郭主事戶部

僕不善相人而善相心年來與兄周旋輒得其心方今真品也貞不絕俗通不失已自是有用豪傑此中諸公悉擬借重關門獨恐未肯許耳言念高誼可任企切昨見貴衙門以所還抵所

辨此一時措舉語耳兄可爲貴堂翁一語

東李兵垣精白

方今虛而可實者東江也省而成費者登鎮也資而疑虛省而嫌費者淪關也讀大疏煩關天下安危只在解人耳寧獨負病腐儒信爲枚發乎小疏乞諸種種正欲奉台教忍不爲邊人引手乎踣頻之極兄又忍不爲一念梓里乎每不敢以空函煩報言遂致疎濶張鳳老體健否附問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東萊老師并五閣老趙兵書

宗病甚諸鎮道輯其所需以請兩幕中諸君爲辭惟老先生酌裁可否而務在必遂其請乃可爲危邊計伏枕次言不盡百一惟老先生念天下大計一主持可任懇切

又東魏閣老道冲

數得手教如對面披直腸快語也第實衰病之極諸公獨不一憐而放之必令死于荒塞不足而中書差乎舊督欲選戎政尚有六七公言

汪文育尚有擗救也相方何如豈以弟尚欲續
中書之堂乎病于外而愈于內寧有疏餘

答朱工部門人國盛

以門下久勤而所至功高其節縮每至千萬乃
斷一加銜乎宦如噉蔗徐而得味更佳腐儒行
徑不合世論而冒任天下之重遂且維憂之今
天下怕賊甚于遠廣而備賊更省于遠廣多方
誤所忌之人而不思已多方誤所怕之事以金
繒予虜付二三遊弁而曰真以糧料予兵合文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武大吏而曰冒朱專恃和議謂賊不再來詔藏
秋防之兵故李伯紀謂禍生于忽然所防之虜
卽所和之虜也今特款西虜而議減東兵愚于
宋矣將殺賊增賊之賞四千賊殺將增賊之賞
二千以通官張大金質虜庭邀來喜峰增千金
仍鄉我被虜之人克爲逆賊令僕殺之忍乎身
任重而反制于藏身之固者陰持議而多方以
誤之李伯紀笑人矣

東李御史應昇門人

簡在講筵從衆伸解江道長事僕謂邊事任人
要專而議論不妨待遠更推敲豈其身當事而
罷天下議論皆絕勿進凡僕所餞舌以其妨邊
事不以其防身也僕豈唯不敢渙大羣而疑其
地卽其人其小羣毫有枚煥無益餘矣年來上
所去而僕不能留衆所用而僕不能止而諸公
却以爲僕曾去某留某而僕實未嘗去之用之
也小疏曰百計同仇番成自用一籌未展已見
輕敵兄爲我嗔嗔乎其于諸將則尤王兩總兵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取其氣銳未浼東塵而經理百務惟馬世龍真
可任將僕以正月三日詣寧遠而尤于臘嘉平
之廿七先行凡僕出則總兵護行而其未卽冬
駐寧遠者以城室未繕完不得卽以大將安插
而僕之在寧遠酌料一切以呼籲道之從關而
應蓋在關皆辦關外之務而非親見關外之患
者未能爲呼客歲以大吏送家口而中外驚惶
非蚤出不定而彼已情形東西着數水陸機宜
輒也要務一切非寧遠不可審酌豈其防護

應未條而輒爲無所事事之浪遊也王帥自是
機茂心亦靈皆而尤帥猛卒可戰兩人俱病而
尤更重此中人情不樂久處危邊武人更甚操
縱去留一不得宜則聚皆爲歎散矣特議強有
力于此陟遷弱善病于此死亡卽勞不它調卽
病不輕脫獨脆而無能猶而有疵者時櫛梳之
而供抨彈其于兵馬初就見在格數不得遽更
諸大吏議調十萬八萬後至五萬三萬僕再四
執駁止調一萬二千蓋不調則滿目逋逃不備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美

眉睫之患多調則征進無期遂切坐糜之憂然
遂此之數便已省減而減之又減卽大豪傑不
能竊念三敗之後賊勢更張我兵更減而今天
下士大夫怕更甚于前兵更欲減于後以金縮
予虜真費真冒而不敢問以糧料予兵日缺日
乏而反曰虛徒思多方誤所忌之人不思已多
方誤所怕之事求專恃和議謂金人不再來部
減罷秋防之兵大半故靖康不守李伯紀謂
生于忽然所防之虜卽所和之虜今特款西虜

議減東兵愚于宋矣當是時以親見親嘗之事
立言百不見信而從旁道路之口一訛卽真據
其意旣以立言之人爲復爲迂不可信而却又
不令弗懷弗迂之人代其任天下事豈懷者迂
者可任卽其人愚不足憐而衆所公怕之天下
可輕于一擲乎皇上旣未悉僕之不肖而誤
爲任又未悉天下之眞棄不肖以陰爲格而不
得任天下旣借僕之愚以塞衆人所不欲任又
借皇上之任以遂所不便其去之意而更欲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代所同者以任其患而好官自爲竊恐賊一日
未平則兵一日不解目前急以遼人換西兵僅
可省征調更番之苦不致有劫掠逋譟之患而
規模大定須俟所成就而酌今人俱曰進取相
機曰待時夫時機未至誠不可進豈時機未至
却謂之安而省兵餉以守僕方惴惴于坐待不
能守而今人已惴惴于僕之不肯爲守而好進
曰今五十二軍管設防而外馬步可九萬六千
三歲者半便戰輜不得不親馬步不得不合將

卒不得不聯砲矢更番分合便捷而馬不足者
二萬兵不足者萬有奇約雜費可六十萬金而
辦審時相機則賊之殘暴已極遼之憤怨已深
我之精銳已奮乘諸在遼者威劫未附欲逃未
能而草木滿野可以因兵可以因糧過此則遼
化為虜編之守驅之戰俱可以逆顛行而馬不
資于草人不資于稼則輜重之費多蓋利鈍敢
謂逆睹而時機不可頃失如曰賊必不來我但
不去而兵可省餉可減僕未能也僕身為大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受 皇王何等付託而敢為巧持敢為拙擲第
身任重而制于藏身之固者又有一流人以身
所徵倖睽天下之心目者為能而令邊人程能
于下僕觀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患莫大乎
中有蓄蠹待潰之人今天下眾倚為盟者或含
怒以待所忌將焉患武不免于割地王人而寧
唯李伯紀流落不偶也兄愛我何以策我

又

曾為友人有言曰今天下急不難于用小人難

才難于補君子難於闕大奏有患難用小人之論
甚快來教一一奉復惟教我吳本如為先賊友
兄同門先大理兄同僚寔悉本如川中大業而
又為我輩正當人其心事自是正當真社稷之
福也此中原無難事只要心腸正當百事可做
大豪傑手饒為之矣突突語無以示人作談柄
也謝

東熊壇石操江

念惟真正英雄為人倫故倚故留京闕天下安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三

危而壯猷遠略遂且安留京以安天下顧何得
別天下于留京乎渝關之政亦天下一方而其
需舟車也如左右手趨履下為募舟而適讀華
華之牘殊作胸春也台臺得無意乎無紛于議
而濟于行渝關倚台臺為命矣率爾附言惟冀
在為荷

答馬總戎

條次周詳明晰窺見心上經綸可一一為諸
諸明仍令諸將為其部下講切只擺設熟讀

自曉然以戰車爲主而輜車佐之其騎次焉
器具俱隸于戰車則條貫自明門下勞心瘁
乃得有此法得二三奸將官演習熟自是雄兵

答程中丞公祖

念惟四履當天下雄要以外聯萬寓內護神阜
仰藉壯猷遂且康乂元元惠此京國蓋重地彈
人唯是字人之吏銷驚疑于馴雄慎操割于烹
鮮而水鑑冰壺高懸日月其于墨組清襟數黑
白而式敘之也安三輔以安天下卽抱關吏借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聖

答翟凌玄中丞年丈

亟擬借箸籌于淪塞了此五日而屏息聽中朝
之議未敢發聲頓令壯猷遠略作美西方猶是
淪關也獨不得共鞭弭乎東荒耳年兄眞品眞
心其于固宇寧人猶機也天下事只要一眞眞
于東若橐籥然安一隅以安天下惟年兄惟
中餘籌也第之腐如昨誤入維婁祇作蠅結

凡何以教弟附謝不既

又

此中兵獨所調萬二千爲雄而萬人中獨優下
之甲爲雄蓋將吏矯矯乎見少也得指縱于拔
旆時旄旗變色矣可任同舟之感新調諸隸
君子原議再歲爲瓜期今已積口餘爲安家矣
獨是天下熙熙何當此萬餘人往來而得一東
人減一西人以土換客踈踈乎其欲其卽敘也
計客兵之數不能頗爲進計客兵之情不能久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聖

答原任遵化道高中白年丈

爲守而一流人聊不動念將岳忠武不免何止
李伯紀流落不偶也天下事堪此否也
今天下以平東之政爲楷不借外兵不費資糧
而歸然京觀其于建威銷萌猶撥也當減兵之
朝而議三十萬吾兄安得以六奇之一脫恐國
而建節乎蒞封漁鼓之閒乎得手教煩悉壯猷
敢不一一佩之大英雄推枰歛手而以學子作
老草方日遭維婁乎偏又何得拔旄當雄風于

代便其留不欲其去世為此待弟矣微人英雄誰脫此者念之

答唐令公

恭念聲實騰茂蔚爲重地星鳳卽荒微勞人借輿誦以解東篠之恩也河水爲邑一大利害微明德迄無安流蓋築而不濬旋築旋圯而况築不如法乎一勞永賴明德遠矣腐餘錢虜兩相譸張其一流親戚或與其奄曾相遊者或不無援護之意在臺下自有公法誰得干之然法如

高陽集文 卷之一

三

其罪而于中少從寬假微獨省紛求抑大慈也至于逃亡沒產似宜稍遲時日倘捕獲而理之予以應得之罪如捕必不可獲然後酌而行之亦須量其罪合如此而後行僕聞人家父母子弟嚴誅之寬釋之俱是一家之天地僕固子弟之列恐不爲有罪子弟乞寬政于父母乎一二孝廉百惟寬之此等事微承教決不得與聞卽聞決不敢與議生平與若曹不甚往還世世

官頗相認其後生亦不知其名總以父母

言及之而言然非爲若曹也惟亮在

答葉首揆

裁巡撫勿裁總督其說似而非也談總督而去巡撫其總者何督者何將以門生爲巡撫總劄撫以督之乎門生原疏意在合總督之任重兩撫之權蓋劄有劄撫便可爲劄遼有遼撫便可爲遼以一督總其中而權實輕惟兩撫重則事可做惟總督之權輕則兩撫乃重若宣雲然此祖宗成法劄遼舊例今人不言重兩撫只言重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望

總督不知兩撫重則總督爲受成立斷之人而款防得力全在兩撫卽鎮道一心齊力惟撫是聽而大事可定其曰停推則以方今不便其留不欲其去之計行遂念向之可來而來涉于誤身今以可去而不欲其去更以誤天下誠若總督一流人居靜地而特勿劇之短長意令則強予之意不合則必去之試不避瑣括而略言其易見者如論三鎮獨王世欽品在不激不隨論三鎮獨萬有孚功在不見不聞論兩撫獨張鳳

其言諒可憂可懼論諸將則陳九德劉永昌可
以不薦尹應聘可參查國寧可提問趙率教可
殺獨孫諫可予善地倪寵可起用以萬化乎之
千瘡百孔亟宜登壇論買馬則黃明臣爲經略
題委而鎮道剛駁至十餘兩一匹突曰十八兩
獨萬邦孚可買馬且兼招兵而迄今有未完之
爲論增兵則通津之兵可裁石匣之兵可緩關
門之兵冗而可減可汰獨王威之兵可急論各
道則張樸劉復初之不調于化孚遂不置齒牙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聖

而獨張鳳翼三四人可開府劉詔以永平令三
年移之危關而指其過藥濟衆以永平守年半
移之昌平而大其功門生豈謂所與盡不肖然
而實有不肖亦豈謂所不與盡賢然而實有賢
總之薊鎮以萬化乎爲主盟而岳和聲受其口
舌遼鎮以萬有孚爲主盟而張鳳翼在其提索
得孫諫李秉誠爲之羽翼以錦衣萬孚邦在長
安中時爲合沙時爲拭穢以廣寧駁來之金追
拜強有力爲座主兼以御史爲之入手故兩鎮

之人以占風驗草謂強項者受禍低眉者得名
卽王總督之傳大李侍郎之謹傍不爲人藉而
群小實藉之近者總督聞憂侍郎去萬有孚參
而群小之勢稍減是以鳳翼四顧傍徨不覺無
所依而借御史以求自裁今且以憂去矣本官
旣得遂其庸怯不任之念國家亦得去一選悞
觀望之臣至于羣小中姦貪遁逃姑不深言令
其解組以全大臣之體蓋抱忠義之心者明知
天下有巧宦不忍言而工于避難者反謂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聖

不復有忠義之人而可以語言簒弄以行其不
便于留不欲其去之計老師執玄鏡以照人羣
豈其于此不真知灼見而令迂腐老生俚俚閭
室乎老師于此時似當明爲分斷如門生之謫
薄不足圖大便宜明告皇上卽皇上真不
欲去門生老師亦當直指其當去如以門生材
雖中下頗負肝腸便當明教以衆人之意勿令
迂腐依依以誤天下老師固社稷臣其身爲社
稷計必不得自私其身以求退爲急而委天下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哭

于不計荷老師慈念曰門下困苦如此豈無分
憂共痛之念度無能為助故只得委而去之夫
門生可委而去也門生所任何事是天下之安
危也可委而去乎以門生之病骨闔門兩月不
可去乎幸無敗壞儘可抽身然四顧茫茫誰為
負荷士人與人祖父結交尚其以孤幼相託也
則後死者必不念之當孤劍之紛紜委而去之
即天下未有肝膽不必交謫而謂此心何方令
總督關撫都當急推但要重兩撫之權合總督
高陽集文

又啓

不無一遺意却令闔室不得安生苦矣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哭

議者以總督當推而不言重兩撫則仍以總督
專欵而別于兩撫之任此其失立泚之意為邊
患甚大門生備嘗之而後敢言乞者既立為主
持以勸撫重餉以遼撫重遼以總督合欵防營
兩撫于上而主斷受成無掣兩撫之肘更使兩
撫力得率鎮道為欵為防至于門生定在當罷
免即真是皇上不欲罷免總督不過客居稍佐
末議便不必下行有司之事其得力全在兩撫
盡力為之今當揀擇有胆識者四人以新此局
使旌旗變色亦快事也不然紛紜一會竟落舊
巢天下事必不堪此搏弄念老師為社稷遠計
定有主持門生此身不敢問也門生胸中原無
欲用之人適萍宇石梁同日謂遵化道張樸可
代蒞總在廟堂定議門生決不敢與聞

答永平徐太守廷松

以門下村僻而橫有議論乎頗平心慮之無忤

一也中外爲我不其也乃見

答尤總戎

尤智何煩如此病何不且于此溫養而勞移之

答袁開府節庵

得諸將北發再討兵力稍給便成聯絡大局而
世人肯事者少自延挨日月令當事者受其
極重不返之勢奈何惟翁力圖所以爲社稷遠
計袁進輩肯効于北岸何必在軒較下卽來此
亦借爲覺華之役也以沈弁云欲來耳功不必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哭

答張總戎士顯

大將須挺然獨立耻爲姘吧方是鬚眉丈夫若
鞠躬縮項輸納豪門爭爲延譽及一聞警報便
如蟬如螭藏身刺殺此何足爲用平時怕內賊
臨敵怕外賊只一拍便了一生昨語諸將曰能
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傑將軍雅負膽識當

爲我辨所以腊長醜者適小敵耳草草

答王總戎威

予之以事而不予以事料蓋實其責虛其應類
若斯矣姑就見在家當整頓之聊可爲備也

答王總戎世欽

少年易病而少年之病亦易痊大將軍其憚調
之當此地而抽身門下何以爲身以此時而僕
在事有少年告歸之大將僕何以爲心惟平氣
安心節飲食寡嗜慾勿急勿躁移居外室令相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哭

知講古名將安身立命方法其正氣日克邪氣
自退惟門下念之勿再言告歸令天下掩口我
兩人也

答畢白陽

鳥倦飛而知還吾輩人也獨無倦乎還乎審時
酌勢中有所不忍耳以壯猷英品憂統鄉邦誰
復有念關魏闕者津門爲遼海命脉那得不心
悸百凡倚台衡爲重無作驚人語也銜尾如
期當不心泰鳥爲快

答鍾餉道士晉

年來極悉苦心故聊爲將士忍死未敢相尤也
銜尾如期枵腹可鼓且日望之矣糙春爲勞

答山石道袁

吾輩做天下事只論人不論天然天道安可証
也此一流人非天去之又攪多時吾輩安得不
晉承天意亟爲勉圖

答關內道劉

凡百心勞爲念然心不勞事不集正須忘此勞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手

耳諸弁中有亟需便亟發之彭婁輩既無大失
姑從寬可也西洋藥可令亟製之爲念

答趙兵書明宇

方今安危在邊徼而大政在中樞承教曰撫防
兼施戢守迭用願與公共圖之總督自當推但
稍理鄙意總蒞總總欵總防以遵祖宗成法
無徒以大司馬纖歲幣則兩撫之責成不得不
重而總督之任合前承教曰衙門總督似更遺
邊防乎幸亟推之僕意原本敢裁也特世人

學郎意耳春防且盡業理旋策矣如可守寧城
可守也如不可守開城更不可守也敢不佩良
規馬世龍自是大將願無聽一流人細語而曰
可殺邊人之幸也率爾

答王總督

讀大疏便覺曉曉豈有執板道理向夷狄說者
操其機構而稍就吾理足矣仰藉明猷苦心敢
不爲邊人謝

東山西開府劉范董按院徐卿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至

念一隅未靖九野爲騷年來百九軍需其取諸
賜履猶疑也唯是同仇大誼不以籛落爲私耳
敢不爲邊人以謝數年家張司隸抱忠烈公之
孤憤而寄志鋤于兵也爲邊人開治于卿諸所
關切竝惟呵護敢不爲邊人再謝

答昌平部鎮道

驅事參差獨藉諸公北門之鑰爲續命纓耳敢
煩典記以惠函私敬暨并謝不盡

東諭養初撫院

聞除目中外欣然相告也尉以此誌載重東偏
諸文武人吏合十萬軍聲望新雄為邑矣腐儒
異在牀下日卜台星之至止也羽便馳函請
蚤發為荷

東高澍觀察

念惟壯猷大略載戰南服拔旆東來遂且綏此
杼軸以建威銷萌蔚為重地殫人酒和陶育而
予之生全也獨不得頗藉德威為遠澤腊此長
鯨耳弟一行抱關便遭維妻子之可為而格之

高陽集卷之十九

聖

以不可為腐儒何足念獨恐諸公之志銘于
耳年兀何以教弟

答李太常京山

以何時北上乎祥麟威鳳于郊于庭中外耳目
蔚爾光華即邊人亦歌一舜且也擬為諸奏草
乞橡筆未敢遽

東左俞憲

近事何以紛紛如此邊人遠在荒微不能悉數
下一字惟老公祖一一教之然此何傷于正人

此葉清華配補

是諸公之意所為似有大主張者為之僕病
中茫昧幸惟密示決不敢妄語人也一病潦倒
遂不可支特願借大司馬以輕熟代之得正首
丘蓋此中不必怕幸司馬來亦可以盡悉此中
兵馬之可用不致鴿信人口也惟老公祖亮在
為宗念之

論帖

內閣諭遊擊將軍鄭繼鼎近接具稟知將軍與
張盤協守金州以為後助往後接濟遼入便可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聖

愈其壯者為兵然須精而熟道路者大兵一動
便可前進為導仍以招降我遺人以大其聲勢
但爾等遠在島嶼本閣部日向督餉為爾等催
促確米不知可曾陸續到否將軍忠勇可與盤
悉心以報

答戶部郎曹履吉

諸君直指車疏直誦其為膽智豪傑眾後從中
輪石忘丈之深心也益佩豪傑膽智及今得聞
小書何彌而懸茲而辨堅而不亢乎精心太

力哉豪手也僕合一營爲衝者四各有督衝得
人所名曰小衝抑何雅相符也車家防冲突爲
守僕欲且戰且前故以衝名雄哉不以人爲衝
而以銳爲衝也不以千百步爲衝而以相去里
許爲衝也中翰且去渝水而獨牽此小衝來豈
非天。腐儒無一日敢忘黃龍玄菟其敢忘丈
之明從謹移文以乞繕部卽高車懸鏡不可得
便乞其人幸兄一一爲贊爲腐儒肝胆殊不愧
丈而鈴略無一有然一片肝膽固願天下豪傑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焉
同之也謹謝

答茅贊畫

世人有相爲藉者乎但足了公事不必盡同也
解爲重且急兄可急圖之耳諸種種在兄處此
中不爲制也想自如法惟蚤爲慰趙都司西北
人而用之東南可時照顧之無令舉目無可晤
語爲悵悵也地方不知其爲官更善但我輩當
念其爲官耳若瘁心瘁力姑不敢爲兄稱苦

答吳總督

微乎兵也時其緩急輕重而用之齊老于此自
是老手大約急時無弗急也緩時無弗緩也卽
淪關摘去兩總兵而閉關謝兩虜以三萬人作
泥九胡不可者

孫男之滂編次

卷之十九終

高陽集文

卷之十九

焉

高陽集文卷之二十

高陽孫承宗雅覽者

問人茅元儀正生謬

尺牘下

論帖

論魯參將之甲將軍沉略深心百几謹慎所擁生口既無尋問者便可收牧但要約束官兵勿妄生事端至聞邊捕殺不禁也特諭

答吳本如總督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一

朵酋之部紛紛乞增于額外而額內繕架百箇示備卽撫金急需上請惟候大旆嚴臨爲計耳擬向西來一閱諸乘障吏遂得仰聆指教而新撫軍未有期也徒有只且耳依切

東馬總戎

關外出防之兵當計向來山防數酌其勞逸爲先後此時所在要挾宜以兵勢先折其萌未可姑徐徐也賊所狂肆之地依舊單薄可速計之

答袁山石

商士行以運船作典船曰總是公家物僕竊飲

効之門下更欲以兵船作運船亦自便計獨念兵非用之水當爲陸練卽其用之水當東習水道而人驚于利競相希冀至夾帶爲奸利當致紛紛就中推諉揅和似難究詰此久成無事之計如目前果爲大計則此法似未得便行門下可悉心計之船爲實用何如豐政自可如此惟速之爲利數城諸將好作事者亦曾不聞有鑒轍論意可知也兄可蚤計拱首要惟兄調停方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二

卽高臺堡亦當以無事爲福目今風雨時若公私俱曰再得款撫無恙而大家畢力一場是同難深願也兄居外久爲念且每欲面諸種種急不可得

答山石道

念此中大計則門下當辭山石而專寧前乃可有爲其種種俱遠之急要不獨後遼土後也撫門下誰能爲計此不獨清其費而一操一練實心用光明藏乃可耳讀閣下光陰人命

之說懷然為念也顧悉念為之仍當與門下細
論

答毛文龍總兵

念將軍壯猷遠略所履何地而恐不為之計乎
報捷員役想悉鄙意也然外搆之而不能深則
彼之堅自若故肆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
又況乎兵糧未足將士或虛未必其數肆而數
擄之也究竟當何如將軍觀天人相與之際得
無意乎鮮人事一開本問部即為深計令登乘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曰此當令毛將軍做人情便可停妥而就中節
目不必煩瑣目今可定也一水盈盈企思可飽
每見儀牘從來未受將軍可檢入毋為役人乾
沒

答尤總兵

惟門下平心氣以重此身僕所望門下不在一
時有勇氣也虎膽當為索之

答客雲道葉兵備

據得山略寧城而不煩西顧倚有深心大力于

重地也顧安得煩借此一段心力為東重乎彼
較其英雲日為懷矣糧之兵敢湯為備以費老
聞僕之愛若臂而許之殊未敢受也向願曰當
急時或不憚為用耳敢以護行而留之作此孟
浪貴屬兵馬關隘部署新舊多寡緩急之數及
各該文武之在兵者煩節略見教不必為高文
大冊也懸切

答白完白

一流人好硬坐是非或斷章取意或栽木移花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四
令不知者駭然而非之實自不可誣脫消冰
釋公道定不盡消而況事跡昭然白日者獨未
悉于此時矣有此論肝腸是何向第于線縷緣
由殊未解也敢不為年兄深慮

東薛正亭開府

以楚向高牙為蜀黔司命西南半壁唯是壯猷
大略為文據耳以僕之謏薄冒結屏藩寧無結
璧之誦乎公祖何以綰餘為教也

尊吳御史關院之仁

今天下自是全盛而危疆之苦如同舟遇風唯
是理能持載或可脫楫無恙儻載衣載呼各顧
行李幾不胥溺矣念唯壯猷大略社稷式憑而
清譽遠臨矧見旌旂生色是又危疆相依爲命
也迂拙腐儒徒懷肝膽既不能仰釋主上憂
勞將何以塞天下士大夫同舟遠念昔李伯紀
曰臣既行之後無阻難無譏謗無錢糧不足之
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
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僕三復此
言殊愧伯紀矣

答徐知府

設有公費將一切供應取給焉豈其留公費爲
節省之名而予小民以加派之實乎業與幕僚
言槩以諸役從公費矣且幕中諸君子行以匹
馬相從原未敢一一爲騷也僕以僑居故不敢
輒爲紛更然此之紛更想吾輩不咎也羊求秋
毫無益于地方而收爲地少累

答劉橫海親丈

念惟仁兄以真懇慈衷運精明大略蓋朱轡紫
馬所至止頓成福澤第方苦維婁中何得遊部
下稱太平也信來悉起居聞生清吉且大政旁
達上下交頌正可力圖有成而忍言它適乎歲
餘嬰其鳴矣似可耐此駒隙也

答王彝宇

念光儀漸遠頓失師程獨有奉忠盡之極思作
艱危之鈐記耳尋常度告敢煩典記之詞敬拜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二

一帛附謝

答鄧環丘荊撫

唯翁文以開濟深心抒擎天大略念節鉞懷
旌旗變色矣徃復手函真可爲邊人醒發至曰
誓不以妻子功名之念忽封疆利害之圖而倦
切于講張醢毒真立身冰玉之中矢念埃壘之
外矣敢不佩爲韋弦哉僕嘗與卑白陽張達玄
言吾輩身不入利害中不親心不起利害外不
遠乃今聞大教信之年來環邊防攬人耳目

擬要言是擬勝人一再讀所為涕覆面也鎖鑰
餘籌異惟賴藉而望霽雲可勝為社稷慶

答寧前道表

此何地敢愛其身此何地敢不愛其身得手教
乃快此倦切也當瘁喏時願惟少加靜息自愛
正以愛此地耳種種計略俱為穩切不可恃必
不可無兵聞要妙惟所運設乃舟車道路細加
體察何高何深何遠何近未可臆度者須一一
明了幸一一籌策為望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七

答馬總戎

杆武營車器如可蚤完便可出就已發之兵如
車器未可頗成便當撤前兵回營以就訓練但
忽出忽入似非事體可酌量有說方可

答吏侍李湘洲

竊念 至上聖明當有真豪傑為聲應更念翁
一出頃聞運數將社稷式憑之寧獨先山岱為
蒲徵雪虛聲也一行抱關無復心快偶聞大疏
知台駕過大河不覺破顏眾語曰天下自此平

矣惟中諸君子獨無意乎以寤寐思服而亦不
以一介仰候唯翁諒此倡不也

又

兵事微而實粗也要于台教所云事力將備以
需瑕寧見瑕而後備凡備盡戰具也而實為守
世遂曰夫夫將為大且安得一流兼材而用之
諸君子肯明指庸迂逐之去宗且九頓謝適小
疏曰百計同仇翻成自用一籌未展已見輕敵
知翁為宗嗾嗾也語云天下安用腐儒宗之腐
何敢望翁所指教諸君子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八

答岳石梁

僕嘗于師友去國或力佐其去而了不顧念適
亦佐翁為高而獨惘然不懌于衷者日來沆無
寧宇平助高蹈為易宅險剖同心為難耳低徊
孤劍身世同浮正念吾輩之昭言有日國家之
平定無期三復教言敢不佩為明謨獨 至上
付以雪耻除兇之任而日機于禁殊愧此尚方
矣聞閣微有卜顧少憩中林摘麟兒出為佐太

平也

又

讀四大議盡迂儒所力圖者安得同禱在事遂
令迂儒得息肩乎諸種種金縉方在綜核而藏
頭縮尾實繁有徒且以貪素耐諸君子咀嚼而
不齒不肯啖名愛其兄而弟之不翅若身也適
所鄉獻乃漢人之自東歸而截以塞我其忍不
問而死之一流人至此豈不可悶

又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九

黠別爲遙而更煩函念皎皎明月英英白雪隨
翁懷袖者便以持贈

答馬總戎

天下棲直人加學問則事體盡安確不學而橫
直其幸而當者天資之偶合其資所不及便覺
支離此處正當覘其人果是真樸真直真未嘗
學問便是無它腸如其人粧聲作啞却是機關
變詐而又嘗讀書學問便是倨傲驕恣僕抱拙
二字矣如以語言文字貴文武將吏只有唯

救過不暇而全人受事有幾如問下所云止當
就明申飭一一改正却不宜種種留之心胸積
爲話柄蘭生不云乎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况
錯失乎念之

又

向來羣公正欲如此挑激吾輩直須開朗心胸
其御諸將如人家有才子弟肯爲我持家卽有
過失可申飭改正毋令旁觀者交相爲瘡且略
擊短狹而述有紛紜寧不爲向來羣公笑乎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十

答項錦衣

吾心做事人或阻之亦有人不能阻之者須得
實其心虛其腹耳

東王總戎尤總戎

虎燕達和殊切分久之思特具公費三十兩
佐醫之需願爲平氣慎身瘡焉無嫌僕懷
心雖切然不敢近兄以未平之體臨事也珍重

重

答袁山石

糧料之籌悉矣倘得卸尾如期何速乏絕乎寧
城之兵盡爲屯築而左旣爲哨祖更爲撫其所
備架護之兵獨甘罔耳奈何驟武隨兩帥來而
不再計也車略有緒而輜車未具卽練稍合馬
步而戰輜相倚相容馬步相兼相藉百未一知
何得稱旣同旣攻乎練車而不問輜此關內之
套車不念進取者到底以事力未備坐失事會
爲解耳奈何

答畢白陽餉院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七

于時受舌擊者方借東西爲聲援而心戰者以
一片金軀保妻子之念頓令中外震駭然而東
西實且徂伏未有跡也十餘萬殍殘寧忍隔垣
而付之一二鉢給君子吾輩枯萬骨以爲功乎
寧勞一身以活十數萬家乎此處着一毫功名
利害想其有幾餘者士飽馬騰倚命嘔籌惟願
深心大力開濟艱難耳附謝

答南京撫院周

水師平海上忽接高言便如登燕機龍關

風刺當眼鶯花也一棹凋殘更不知春度
玉門獨有佩心知以快此胸春耳茅生買舟詣
宇下幸惟呵護想豪傑深心不共世人肝膽也
聞兵遂爲樓船最單都護固自錚錚兵將在鼓
其氣而用之何得盡衛霍而亦何遽不衛霍有
粵政而人盡衛霍矣諸種種傾語何時

答柯和山通政

一行抱關遂不得時時晤語三復教言懇切周
摯盡是淪關方略正第所爲與文武大吏竭力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七

以國者獨朝聽未微勢難矜肘安得所稱壯本
朝之威乎稍得議論不雜則道將同心天下事
尚可爲也年丈抱匡濟遠猷弟所亟爲推轂但
高誼一展鎗便作社稷大計以年丈生平眞肝
膽真作用唯希一顧來耳腐儒猾猾維婁中徒
作蜩螗奈何近立十二車營而成其半似有生
色再借懸東一調度事其濟乎劉升風知其佳
欲一見而稱病尚未見也附謝

答李戶書松鑑

當三空四盡何得不堅決以行嘗七言八語又何得不堅決以行大方深心邊人實佩之矣此中起伏呼應殊令人心悸詩不云乎不愧于人

東馬總戎

車營合是如此但用事者未得發明詳盡得大將軍議始令天下知有車營之妙此社稷之福

高陽集卷之二

三

也深心大力敢不念之圖中虛中爲將似當明註以兼領馬步者爲主將而仍以步將一騎將一爲佐庶將有專責而勢常合每車一曲便以馬兵幾何旅兵監兵夫兵襍兵幾何牛馬等幾何需甲等幾何凡在此曲之後者俱屬于此四車而以八輜車供其餉俱要相親相傍認定主顧使二百人合馬步戰輜爲一仍以步兵百總以總之而二曲則以馬兵百總以總之以聽于千總而分聽于偏將以合聽于主將此俱圖中

不言而具者特捨出間之左旅等旅字當改作衝以旅字不聲嫌于不雄也左衝右衝前衝後衝取古兵車衝車耳凡圖可列者俱是正法其法之行却有奇卽如此板做去還有應有不應行之以奇便可無敵于天下惟兄深念之

答寧前道

主客分合視其多寡均其勞逸更爲之酌其遲速此自門下當熟計之中間却防一流人謂空衝門以脩關門而又空關門以脩寧遠則班兵

高陽集卷之二

卷之二十

古

之當速其所急而仍回關門奇念也惟門下熟計之鹽事當早計勿懈督令奸利者久不歸公家屯田何如暇時一算寧城之車與牛騾若干民問者

諭魯之甲

諭魯將軍之甲據報以夷趕夷馬當是偶爲之此決不可嘗試者賊不可縱也衆亦不可開也賊隨邊堡便奮勇捕殺賊在草地任其住牧但謹防之當略費以結其有氣力者爲我應手卽

更與來投當細加體察勿中狡計將軍沉毅有
大略其深念之勿以小利嘗試特諭

東田少保親丈敝弦

聞邸報甚喜仁兄入清穀聲也家口尚據大第
裏殊噤噤未安借兄爲擇一小宅居之何如一
行抱關遠政親戚情話弟所爲以元正三日抵
寧遠凡以鎮定人心調習士氣遂以密察彼已
情形而安輯十六萬兵民丁五城二十七堡之
中令之且屯且築脩守脩戰豈其無所盡而輕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圭

卷之二十一

圭

以身嘗險者人人畏險而曰重此身天下事安
可爲乎近車營成其七八矣何得仁兄一教之
答長安諸公書奉覽薄肅奉候惟仁兄鑒在爲
荷道冲兄何得不念弟仁兄爲我言

答魏道冲閣老年兄

乙未年

再奉教言悉起居佳勝清健倍常此正人之福
社稷之慶也 主上萬安人心惟悅正須開濟
諸公斟酌調劑計年兄之心爲深力爲大耳弟
甚噤噤于年兄不聽羣公逐弟于丁巳之紛紜

遠乘絕長安之路而今乃自爲維婁也年兄何
以安第遂以安天下而無敢誤天下以誤其身

肝腸切至之謨惟年兄曲爲弟念耳弟請寧遠
稍以鎮定中外人心遂以安輯其衆且體察彼
已情形此地殊饒爲之豈其了無計畫而輕以
身常險者弟自謂西虜當撫至其生事便當力
捕之而就中酌強弱別近遠時其喜怒而操縱
之乃可撫如將殺賊既以四千賞賊而賊殺將
又以一干賞賊其克解獻者仍以我人聽殺嗟
乎中國之耳目可塗而戎心益長戎藁益富邊
疆之心益灰國家之物力將何底極而動曰所
加不多可卽此自是大患况東賊狙伺家心惴
惴人顧其私身圖其便衆嗟乎嗚何曾一念社
稷之安危者年兄深心大力卽不爲第獨不爲
天下然則推擇真豪傑以了此紛何得不念
答袁山石

適處前屯之速卒固令飭以拊恤勿惡兵丁于
工而徵我官也以春班脩兩衛以秋班脩兩所

自是要言適已前計之獨關門之急工不可不
恐未敢盡出爲兩衙耳然所餘固無多也惟門
下悉計

又

其部署各兵竄悉深念連山自當脩復但寧遠
未固姑稍待之以連山之脩復又當勤兵力不
宜省之事遠而更費之連山仍疲我訓練也爲
物力計自合如此第稍山左將軍兵分班探防
之當再積一哨探營合左輔爲五千作行營前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七
哨耳目下後營便令之出矣門下獨勞爲念

答徐永平廷松

重地殫人卽一州邑之自給爲苦也而况非時
之藝應聲之征四出小民何以堪且所設更有
盡當裁省者以此係經略衙門而偶來當事不
敢暨爲區畫業令該道查酌約無患苦小民耳

答游御史監軍

朔之日從尊中出詣海上徧閱兵船相與歡
事之苦心中問物一事那非阿堵而說見成

詔者寧知天下有忠義之肝膽乎續到者十隻
餘且至矣特謝

答薛給事大中門人

久不通長安貴人牘遂不悉動定殊忤忤于道
體也然不知尚居長安接手函爲快士卒未有
與將領不協其以逃聞則貴鄉新到健丁既無
屋更無錢適露雨爲虐以驍雄不事生理之夫
率騎雨立荒野予之米而無薪無鹽菜悍卒一
致遂有紛紜論之以牌輒環牌而哭真可念也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六

其悍者梟之其逃者逮之其歸者各予之法而
安乃若舊營之兵固未有動也如手函云飽煖
有資安禱有所爲惡務矣乃若隊伍分明千百
約束豈其有漏焉僕之衰更以病瘳而一柄兩
操世人未有信者兼以中朝不諳此中情形好
以臆斷而此中之在事者不敢不回頭照顧時
處殊爲害也倚楊率言不盡同病相念何得煩
道敬壁弁謝

又

率而知有材局亦未嘗聞有它說然事間有未
當而僕于若曹多念之以危邊新叛即號爲官
也而曾不常七地之一尉且各直指之衆効鄉
士夫之評騰乃若臨蒞其上者又耳而目之世
鮮兼材人鮮兼善舍其短皆可用也適永平道
有白弁之譏然僕實先聞之矣不得不一究結
心方便者想在彈文乎僕固憐念之深者函言
爲佩

答張屯院御史汝懋

詩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充

今天下文吏多擁兵自衛而驕語訓練蓋自保
陽而外五大將軍俱未有兵而多纔千餘少不
滿百乃四萬之衆合之萬馬則歲費百萬皆統
之吏更而大將軍不敢問乃諸公倦倦闔城之
兵不知闔城號十四萬者有脩工班兵三萬有
奇工完則去非兵也水鐵舟車匠役失工萬有
奇非兵也合闔內外治臺頭營九萬有奇而闔
外自中前至寧遠合之邊堡可二萬有奇而實
在闔城者可七萬近有火炮手四十火鎗手一

六千而弓箭手可三萬新調之健丁與各部
之新丁後部之調丁約束之拊綏之自可用獨
是穩着之說成而懦夫奉爲聖書又倦倦議在
闔內曰闔外部署便引賊來且曰資盜糧是以
逆奴狙伺爲乏二百資具而在在潰陷皆兵引
之也豈不愚哉今之計不守而浪戰者敗絕念
不到恢復而曰守必不能守僕今百計以脩闔
門之守而餘力以脩前屯得前屯之備如闔門
則更以餘脩守寧遠是謂近守而合毛沈二弁
以覺華之兵通再以夷官托廣寧爲招撫之號
是謂遠守然機會適合工力既備靜則爲守動
則爲進取此似不必諱言而予人以罪宋軫曰
此人要恢復夫恢復自是兵事獨事機未到則
不可豈得諱言而以此爲罪者公祖不鄙僕而
肯爲同襟者肯爲開誠以教企望企望

答王霽宇

讀連衡招撫之論抑何痛快切摯也事屬虛彈
而得台論爲大敢不佩之獨是王維未厭人心

惟老公祖有所以振之耳么麼胡孽而以未請
邊事者主其論何以行關城將吏之苦甚可念
也老公祖議爲作勸敢不爲將吏佩之是唯台
酌昨言虎酋感疑撫之恩咄咄稱王太師三世
矣誰謂虜欲無厭不可懷哉倚榻率爾

答傅仲綸御史

僕獨攜空膽而門下兼有略乃敢以豪傑歸之
卽空膽之身尚不敢自同巧宦而况膽略兼之
門下何得私其身乎安瀛之計行則瀛可安便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主
當益出以共圖安社稷者僕之衰殘卽退黜林
壑尚企望之直指手尚顧嫌德怨天下無官矣
附謝

又

調船耳非調兵也北人不堪乘船故連人買之
耳此中亦不須水戰要以水師從旁擾之而世
人不解祗知有文龍而不諳地勢姑妄倚之奈
何此事原無妨于地方亦可不致譏呼然實以
此在事爲我籌畫世耳平生自是佳書生那得

便作親軍以渠有言于所知云曾向兄論議及
兵也遂欲借其能事而受命于兄今直自爲耳
舟耳王尚賢在平是所謂有肝膽者刀鉞之助
震動天下有心人之心佩之佩之

又

僕之乞退亦必如函教而後退非敢條次幾篇
腐爛頭巾話遂可高議韜鈴也今天下豈堪此
等潦草乎獨是今天下不乏有忠蓋人而解人
少却更有一種不願忠蓋者從旁弄舌卽今逆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主

賊狙伺尚如去歲春初時而謂相謂曰安且曰
兵不相不可調不可冗議亦鑿鑿而不知關城
之兵號十四萬而脩工班兵三萬二千局役運
夫下六千有奇分防關外及海山間可四萬有
奇實在駐關者纔五萬伍千除城守外僅可設
伏作奇兵而世人未解兼以度支無法而設口
設兵至于欲減額餉幾致屯變以僕不避嫌怨
顧若斯矣天下事堪言乎又何待兩星作祟也
小疏奉覽亦足以見鄙懷 近衰病之極然不

敢以身念草此牘畢便當出駐節屯爲管田計
護趙弁作關門外護僕向謂經撫計便當退永
平今僕不敢退居但當進駐關外令胸脇者不
得不隨耳趙弁名率教大得力人特出而與之
做成一重關守率爾言不盡種種

東內閣

猥以迂腐謬荷 聖明重任卽令捐糜頂踵未
報明恩豈敢卸擔推托且自任而自辭之乎但
忝冒班行終年不得一覲 天顏凡一切中外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人心便視同外吏誰肯遵服法令蓋久玩而褻
人情自是如此三位老先生窺悉天體可爲不
肖一奏 皇上暫召入覲以見 皇上不忍棄
病臣于外之深恩卽不肖借一覲以入爲中朝
發明邊城事體使曉然盡知戰守機宜不肖更
得仰借 天威抗顏將吏往回不過十餘日耳
不肖此意總爲朝廷大體倘一行少有差錯決
不妄計也今日出關整頓前屯矣病中附言惟
亮在焉荷

答徐永平太守廷松

稽攷之議自嚴而三軍之不願實兵似非常事
著敢肩越也吾輩養兒女決不忍所知不可食
之物而強之食兄以爲然乎天時地理加以人
事之疎奈何獨咎兄一人乎嗟嗟然不必一一
爲辭也何如

答岳石梁撫院

梓之局須子仍須手豪傑手未卽得而隨手布
局者更難卽當局者真成手談耳關外兵民不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下十萬獨前屯以三千金牛種得可三萬有奇
爾民間可四萬差可了此城乃寧遠新歸妹令
人深念不得不遠計耳諸落受撫今可粗完虎
酋之用必不可落舊格者獨以夷官借活著或
可爲也寧遠以西未得妥何得取廣寧數日有
小疏常請教何敢承厚雅

答永平道張春

以天下之好惡盡付天下之賢愚卽我不得爲
愛憎人何得爲是非行役瑞城率答不盡

答高陽唐令君

彈丸之地仰借鸞栖殊爲屈重然罷邑凋殘灾
害叢生微名世大手其何以倚命所幸法在必
行澤無不究遂使善良安于田里而萑苻之發
卽撲無遺此寧獨彈丸爲幸是社稷之福也闕
吏額手誦明德矣讀函教深佩慈明益救邑捕
盜者逼盜則武進錢父母曾力除之而以盜誣
攀寄賍于富家則祥符王父母曾幾爲大害自
徵父母仁明小民安得安堵乎救邑舊事一爲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劫燬殘以謝

東葉相公老師

以今天下而老師惡欲去乎恐矣試念 神皇
帝于老師何如而恐若此門生以

狗馬之病兼疲于射虎之羣乃可去耳老師不
先予門理以去忍乎新無明與有幹略其可任
者此中事惟有次第可倣而賊來可抵乃敢言
去惟老師亟爲門生深念耳小疏願老師主持
門生可任候切

又啓

方今財賦匱乏而議修築自知不合時局然邊
成國百世之利也門生率諸有計略者以數十
日歷數百里野宿露幕以盡險易大勢蓋聚山
連遼天已爲基得此一邊則山海爲重關而神
軍在千里此中用山用海修守修復勢險節短
自屬可據之地頃駐寧遠遂可日得傾謀卽恢
復後必不可少惟老師無以迂儒鄙之似可爲
邊疆大計

東韓象雲相公

讀老先生諸所擬述得持大體成朝廷之尊
不獨抱析吏藉生色也日來彈迂腐之力遂及
年餘聞城似有次第矣卽新撫晚暢有心有略

了此但得無機辱無掣用以地方付之而
實其成即逆奴不足憂也宗真可去惟老生爲
國家大計力爲主持宗之迂腐不計一身想在
慈亮卽小疏言不盡意純惟老先生主持臨指
可任企切

又啓何崑柱相公

人不舉老先生教雅遂且成老兵頃有小疏乞
身念不肖素承知愛得無爲深念乎以鳧鴈之
身抱駒馬之病難射虎之羣者歲餘矣新撫真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毛
可大任但求無以舌戰撓耳宗在師中久致且
體輕人玩更以一柄兩操與二柄一操俱敗道
也老先生知宗非敢區區爲身計者惟祈爲國
家遠計蚤爲主持可勝大願

答張總兵士顯

既受兵柄當振起精神爲之共事不在我而訟
反者當自明也注意

答劉御史方壺

憲歲晤言抵掌而曰可者可者敢不巾幗而圖獨

是 肝膽了無鈴路耳逆奴狙伺速謂白安而
省兵省餉之議紛出正恐目前猛發那得有舌
擊者關東十數萬殘人賊來何以護賊不來何
以餉其口師老財匱進取何期卽營兵稍有次
第而招攜設間略見機局第大教所云奴狡殊
甚安得謂諸地殲人頗作下策也秦中當天下
之中得清轡爲安遂以安天下遠人藉風猷矣
率爾不旣

答孫司務元化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天
聞卽批爲快然以豪傑俛而就此更爲嘽嘽又
念豪傑何渠不可而嘽嘽也乃更爲快還朝可
與遂得朝夕聞快語嘉幣未敢承念凡清索那
得餉人者亮亮

答沈總兵有容

費多少心力一理以機而遂欲嘽嘽去乎豪傑
那得如此時爲時擾勿墮術中自是切要如頃
者偵所蘊崇而火焉更挫其氣于一戰宸爲有
得而實心同心更所願于豪傑手者甚欽以覺

華與兵聯比而三員聯書今日督使還呼
吸快暢快暢馬聯自健即得灰心求去者難
縣之兵可用乎麾下用之此中多欲調取僕以
北汛之岸直須用遠人乎其以教我大將軍工
于圖成拙于說鬼此不肯亟欲得全臂耳僕目
下可西旋顧門下爲我留一盤豪傑之用率

答毛總兵文龍

當事不理該鎮之餉亦不問該鎮之兵獨有功
則害有衆則漫然或許而不與即關城時復中

舊陽集文

卷之二十

壬元

之僕且西旋當入覲爲 主上一奏該鎮之苦
心也金州畢竟何如僕欲聯比三鎮于海上而
風汛不時猝難得通呼吸也大將軍爲我圖之
丈夫爲朝廷圖大業須是大其心胸勿較爾我
天下事固非一手一足可了也願將軍念之

答馬總兵

豈遠日風塵勞瘁乎何以痛大將軍者惟善調
之夷情種種人情亦種種更惟善調之關中料
理統恃門下可亟發

答王爵字

旬日不防而況已刻違乎正念回紇之巫須見
大人而返耳僕教東賦之報自料非的僕乞歸
而歸府公以此報乎稱止之矣

答楊修齡年丈

聞年丈入長安爲快朝廷得大豪傑集便自
有持權氣也計此等場局正須年兄豪傑手了
當耳昔人稱天下安用腐儒第徒抱腐腸何堪
世用而沮豪傑所不可者第且退矣承函教便
舊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謝披鋒也率爾

失名

以筆底靈心寫眼底真象故說病處却有療方正
須藥籠中物耳承教附謝輔臣慷慨至飲至策勲
令人羞不掩面百惟易之爲祝不然同心說隔心
話也真切小疏請教以勝抄者遲未得遠聞大疏
重疊數日不然我兩人却似不相照管也者再
令

家信來情信極快遂悉老父母治邑狀邑之凋

劫而難理也往或罷百務以護百姓不能今何
以百姓安堵而百務俱興無論文里武祠與學
宮并煥即邑乘固樹來所迂置不道而今得以
書行頌令千百年忠臣義士不至沉淪土壤其
功德又不獨在父老子弟間也敢不與鳩筇馬
竹式歌且舞若寄踪遠地者遂得爲列名維桑
將高曾而下式勒之獨是枳叢久羈鸞栖想當
內召以重膺勞勩耳薄備愧不成事惟繫入爲
荷盧父母祠記并邑乘序當稍俟解嚴勉爲之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三

以副台意又言

答登萊田監軍一井

以吾兄深心遠略苑不得施弟遠柅關門急不
得飛凌東海與吾兄共圖大業偶不覺憤爲題
詞倘吾兄肯終竟海上之師固社稷之福也沈
毛二師當需兵幾何今兵幾何用餉幾何今餉
幾何如隻器甲有無幾何當何以備辦今計當
何如從何處下手今且何如後當何如其機會
走何時候願吾兄一一密教之凡所約豪傑第

已俾之遠兵可用否并問吾兄檢舉事第不曉
了緣由未敢答其處辦人事甚有法度第有疏
乞還不知上意何如病中草率

督梅長公開府

今天下竟須鐵老底定矣稍覺風猷以快天下
而盡抒實力以竟緩急誰謂間散可終置也周
撫司沉心遠略叢謹宜精更可快者乎彩發揚
而練無貴鄉別段貴人之氣此年兄所云落落
穆穆腳踏實地者乎敢不佩之此中經撫原不
必兼設合用一真漢子提兩道以令諸將天下
自可爲也一柄兩操便自紛紜而罷鎮歸者饒
爲口語卽如舊經撫早釋之所在以省長安議
論便是邊境福澤第且乞身矣尚須爲 主上
圖一明此段公案也寧遠旋偶病率言不盡遠
念全切

答周餉司之夫

每欲接豪傑大論以豁腐懷而百餘里遂相隔
也鄙人之在東者相次復業遂作關吏胸春不

得不計所以護之養之兵屯邊計終非腐儒可
安幸兄教之爲荷

答陝西撫院孫侯陽

往田司馬之後松山也唯善用耑耳構兩酋于
螭蚌自是聚傑妙手凡抱關而踞踞離下者詎
云守乎此中頗以此法而切要令之猜忌殘暴
不獨行于天都野利也獨是一事兩柄必紛三
柄一操必競方在乞身以無掣建牙之肘而尚
禾得也過承注雅可任企切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重

答登萊撫院袁節庵

卽節鉞臨海濱而猷略屹然中柱何渠不司馬
而况東叙乎明命遠聞邊人手額喜可知也海
上之謠日新而老成者又復稱病中朝竟未有
悉其事者卽悉其事而不敢問國家何賴乎讀
大疏曉壘精嚴想可寒謊弁之膽乎僕乞骸未
卽遂獨此中一柄兩操終未便耳倚榻率爾聊
附拊蹈之私

答趙兵書明宇

今天下大計竊據中樞以邊郵之利害念廟社
之安危仰藉壯猷指揮九塞遂以固圉寧人釋
主上關焉四顧之懷蓋途出所曾經方由所嘗
試也抱關將吏式稟明謨快焉額手指縱在望
矣率爾

答何主事天津贊司意

得高賢佐著步司百萬人命脈有懷明德何得
晤言殊爲餉雅慶也

答馬總戎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重

僕以門下之病而病矣幸善調之聞閨以內亦
多病也可有善醫乎別事便如議行矣昨諭餉
司如何尚未放償促之惟門下稍息心氣便自
愈

答通州盧兵備維屏

官兵之耳目卽明神之鑒在誰得以冷眼忌我
者載佩壯猷服膺遠計遂作神臯重鎮也寧獨
見熱腸乎天下熱腸人原不管冷眼惟丈安心
爲社稷計竟此熱腸耳率復

督馮御史按浙洵水

念清寧至止建威銷萌安一方安天下矣語云
天下安用腐儒僕腐儒也以空肝膽當九泥其
餘有幾碌碌腐儒俱在後先錄列而實應且惜
其憎而不應然就所應而罄竭迂腐祗合如此
耳虜狡如故方狙伺正虞猛發即乘間招攜使
其相猜相憐似有機局而關外十數萬難人殊
費區畫總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爲六
足而精銳守寧得盡是深心獨年來火炮千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二萬有奇差可抵賊來一戰而關外西衛三所
城垣俱焚焚口來賊四五月可至也野無可獲
而堅壁以守賊從北山南海有由出焉則日前
之意也總之大兵據寧遼東前以沈毛與覺華
相聯使賊自備二千里海防而廣寧以夷官招
捕爲難則沈水爲重關而神京在千里乘間抵
隙以守以取必不可易而毛不足糧沈不足兵
覺華兼不足船世人曰賊不從水來只縮足關
內賊以千里餽糧必噉延挨時日聊可容頭過

身天下亦安用此不腐者昨出關外三百里內
編察河山議以徐中山建山海關往築寧遠邊
以威大將軍法備興水以西與百世戰守之利
也獨勝幽舉盈不合時局然不敢不入告兄爲
社稷深計獨不念我維桑也幸悉教之企切企
切此中只得一豪傑手提鎮道可了必不可經
撫兼設饒于此時便覺爲贅蓋一事三柄三柄
一操必紛必競在當事而禍中邊疆此寔易曉
斯而世或欲饒以無所事事處此而需其救想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亦不念朝廷耳僕向未敢以肝膽向人以兄相
念爲切遂不覺饒舌附謝不一

東王總督齊字

閱牙旌東向以張吾軍遂以協彼狡虜僕病未
能從也殊爲嘆嘆以宋人協款虜僕唯唯不患
正恐効不効爲嘆耳此日山人亦當在老公祖
指揮中則可或法成而待臨敵任使者善即撫
虜不必有山人也今天下奇表羣同吾輩身爲
大臣而老公祖更身係天下之重其事雖細其

全德人心甚大且以四家丁而不能用于之
千萬何爲卽諸虜定當協于老公祖威德受款
而退如其勢在披猖又安得忽之近關也乃若
以兵協虜以虜練兵則老公祖弄九犬手腐儒
佩之矣僕百斤佩大教爲師程想知老公祖大
道兼容用山人于戲噉耳敢以腐腸爲拘然有
腐腸敢不吐露

答岳石梁順撫

僕之去留在 主上乃它人借之而 主上未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

嘗借它人也昨小疏入而 聖意未可知適兩
地之警報僕阻之而更至遂以爲辭此中殆有
機局焉而我不得執天下事賢則任之去則順
之強以其身任天下則天下之去我者更深而
我終不得如其任僕今亟欲圖去天下而非獨
去關翁所教我自是豪傑手乃腐儒自有腐腸
耳

東葉相公老師

惟 主上德福崇隆萬方慶戴卽老師不得

迫而出是社稷之福也門生略理關外幾五十
日殊未有可以入關者卽問鄉口未的也東夷
近虞猛發而後有可圖西夷近可支撐而後實
可懼東之猜暴以我挽之而日甚此中似有機
局卽猛發于千里我當有以應之獨恐彼以狙
伺不饒爲坐困之術而我更以望困養之其發
更大然賊中獨一二人爲狡不殺我人或知其
去而縱之爲可惡耳此時遼人歸者日歸居者
日歸歸而敢怨叛人各有攜心卽王世忠之兄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三八

兀爾忽答賊中號爲王都都者適聞賊疑之不
令管事但得再攪此機一動則賊日孤而發易
制然在我堅持要領而必不以此爲正着以墮
其中耳西夷之中行說盡我人爲之近如官學
文不減曩之哈舟陳通事惟計除之稍可請耳
浪素貴英近肆要挾以新號貴英不强橫于我
不雄行于夷而官學文爲漢患順撫逆剿原無
難事獨兩應之爲虞不得不忍而爲之圖徐可
自定也金縢口富生口日繁後之可慰今爲之

吳侯時日了眉睫亦可容頭過身乃若遠席
深念通身汗出有食不下咽者尚煩老師筆畫
也門生腐儒所陳奏無甚高論而着着爲實惟
老師主持此時新撫真可有爲而經撫決不可
兩設只以一撫提鎮道爲之自是直捷國家于
劉遼原以一總督兩巡撫卽門生自覺爲贅蓋
去年門生不來尚無端委今卽中材可爲而况
高材者門生此時無可着身處必當長往如去
闕以謝此局老師豈不爲門生念此時人情乎
尚陽集文 卷之二 三

又啓

西虜大汪黃台吉頗曉事獨浪素貴英乃長昂
之後西挾不遂而去矣此酋原無秋賞以射獵
抵邊如到有迎風等賞業已領訖乃盡撤望門
夷人有燧大號爲忠順者阻不欲撤而浪素對
從後太怒先回巢浪素亦已回巢我提調等
操縱狡夷亦時爲陰陽只得隨機樂已

以兵而往彼端譬似可無患虜人犯木約獨在
我刻刻謹備之耳湖廣土兵土官九千有奇舊
派北山防守去歲五月間曾合營逃經略以袁
山石撫曰殺數人稍定而遂不敢問以副將王
光有統之終任未識官兵之面門生設法滅汰
其官遂以舊撫滅汰其兵而土兵每殺兵爲亂
先以山石道發四千于關外後以參將陳九德
代胡伯瀨統領乃盡出其難補者七千于寧遠
其病弱者百餘人附糧船去仍行各營南兵
尚陽集文 卷之二十 四

不許補北兵不許補南而湖兵之官獎以清
湖兵之精悍俱可用陳九德乃陳璘之子非九
德湖兵竟不得用矣此時官兵有火砲千萬二
新調戰車并在鎮新舊車可二千關外三營前
屯二營寧遠二營而關外合城俱可完築裏口
砲俱日夜催備略具卽賊來堅守勿戰而城無
可破人有憤心自可無虞獨關內外兵統計城
守車砲尚有未足者八千餘人當卽言補而部
借軍需未還尚在蒼手若隨時訓練則撫鎮以

各將爲之而新撫馬帥俱可一丁當門生自
關外回亦多聞門行文書耳煩老師清念敢率
具一

答玄節推門下

念門下明允奏成自當清要甚快別指既悉矣
同鄉在所探者想可有往復乎僕之迂腐肩任
天下之重獨持一片癡腸耳東南時勢狙伺猛
發俱爲可虞而世人渾欲滅兵省餉待恢復而
後議兵不知何時是恢復兵從何處便集也病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望

答侯秀才武強

令公之議之才自是偉大獨此中事聽該部爲
之不敢以內閣衆部權也親丈可細言之獨
身爲大臣知其才而不能用爲慙耳僕在此職
絕交際一切問遺俱不受親丈亮之

答王霽宇總督

甚快牙旌之東指寧城也壯髮覆額之民旣
含其吮滋而垂結之羣狂而頓遠蓋爾來鞠爲

茂草不圖我三車至止也獨嗷嗷狡狡終費
躊是需齒餘耳僕必不可留老公祖明知之而
忍作世語乎此軀何足捐正以捐于不可爲遂
以誤天下竟負此肝膽爲懼也漸遠台儀殊覺
無以爲範可任悵悵

答岳石梁順撫

卽若曰羆熊不二心而世固馬牛維婁之安見
非雉鬼罽罽之踰踰而行徒受祭于彼美尚不
敢問行干樓居而復共歌車于甲舍乎正恐仁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望

義之市負此脯緱爲逐客者掩口耳無亦自念
曰跋能履不足以有行也雖然東海之波臣可
耳涸鰓而願祝北溟之化鯢浚風九萬也其敢
忘之讀大疏較若白日

答李懋明侍郎

今天下大政在中樞得豪傑膽識便可指縱邊
陲非復眡糜曉于決肋者敢爲社稷慶新銓之
政強意若斯矣快人快人居鎮之苦卽邊人之
耳願無忘持茶念此如薺者耳此中經撫次不

可舉說而況應備苑久居乎更願年兄
此論更以爲社稷慶

又啓

毛弁跡具材諸凡以調于所指揮而憚于所程
故盡洗其肝腸以自獻其長大英雄驅羣力類
若斯耳左君之豪豈敢忘之獨以職賊未期而
嘔吐爲將吏教勞亦足羞也尚在低徊耳楊州
兵可徵發所需以速之矣歲病又作急不得盡
語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答表節安登撫

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裏洞徹
殊令人可味世人喜掩耳竊鈴而耳竟不可掩
也沈將軍強爲公家出便可展布四體仰酬罔
恩無藉人言爲釋負計兄頃言其痛也然乎以
大將軍旗鼓僅三千餘自是難責以展錯惟酌
計海上諸兵如淮遠之兵俱可授之立圖大計
其一切舟楫器械有無多寡敢煩典籤綜料以
察此中決不可兼般經撫而說新舊人君此

附謝

答沈總兵育霖

每按大將軍報輒往使燕識之然親其人與地
豈其不念此而同世人汝汝耶誠徂伺未發而
惡糜家言助牽制家言扯掩耳竊鈴單頭欲省
兵省餉常縮頸淪闕內爲守不知狙伺者猛發
而兩家竟何如河西之陷豈無兩家耶僕力倚
將軍與東如骨幹敢不樂聞吉語獨恐虛套一
成敗乃公事驕人之要領寧足膏斧鉞乎願將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四

答王霖字總督

日又長矣髮更短焉拊孤劍以驚心坐俟旗而
乘暇敢懷後効實倚前籌察陰陽之戰惟徵徒
守閉關誠令見天地之心曰復尚看碩果精神
敢煩未厭之施殊切不恭之懼謝

又啓

撫事幸以指發方竣而邊夷不戒遂有中

懷痛念兵以防東逆而已不格西欵矣撫以勦
効順而又已殺部將矣吾輩所焦心勞思與得
一當而戰與撫兩無據也似當以兵臨邊根踪
失事所直部落而大創之正恐護癰終潰爲害
日深又恐割癰俱傷所患不淺名世大手何以
教之

答岳石梁巡撫

嘗險乎雄當爲警骨彼其心腹乎奈何輕撼岳
家軍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聖

答馬總戎

凡百需兵只問當否亭得以前司旣去遂可罷
支乎可再酌之山東兵與戢武營兵可如議卽
行但以此防逃非計也中右之行似當統兵臨
邊以問相直部落方是堂堂正正度可行乎此
地旣無主將可蚤發以安人心查覈一切并分
明兵馬錢糧卽馬鐵亦督令蚤發諸應行事宜
可細心計議關外各地方一一申飭嚴謹東賊
聞此駭異便自生心可今寧遠等將十分戒嚴

卽城工勿太急促致人心怨惟注意

答蒲圻令吳門人炳

目今銓政漸清以門下才品聲實自當清要但
勿急勿躁靜以俟其自來但覺相得廻想念昔
日風波却是目前受用彼當時用事者不能害
人豈能利人哉別指旣悉矣歲底有還朝之期
當爲門下一問之

又

以空肝膽作老革殊愧此孤劍也一柄三操必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聖

紛必競口乞身而主上未允遂令世人牛馬
維婁之而雉兔畢置之也僕去年不來不可今
年不去更不可以兵將當整頓而事權當歸一
人在今日以一人提數道自可了當耳不見惡
蜀之督撫乎用間招攜遂動逆賊殺機其疑恐
猜忌固中國之利也病榻率言

答前夷度職方同年

前大司馬謂趙弁殺夷曰殺欵虜也欲以趙弁
附之再四分明而罷今且以要挾殺叅將矣

漢魏劉表西虜之患寧減東虜乎邊事累人
知也年兄名世手不來了此乎圖說究悉深心
演習數人便送火器鎮收造以試其成衰病又
餐倚榻不聲欲言

答王總戎威

念貴鎮之關中外也寧待東酋乎西虜所在紛
紜而護癰終潰其患何如文官坐擁大兵武帥
日橫零卒而中樞無一醒眼偶一警聞便四顧
旁皇纔一少却穩如泰山高坐而議減兵減馬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聖

答李松蔚尚書

九邊倚命慈衷唯是真實作用透底清嚴破情
持法如衣有袖如帶有結其章幅方員各得其
所方今法未行而力沮之意格之誰肯壞自私
面皮成大家公世界台丈從來真實不作世格
只有深心大力堅久不搖以究心衙門條件

今日作用便是生息此外括索終成盡餅更生
枝節然手底須要得人如此中馬兵僕既減汰
其官隨以舊撫清汰其兵後先減去萬二千而
日搜日汰如拂几塵要知逃亡有報補伍有法
自可無大虛冒湖兵初有八千餘人去歲四月
曾聚族而逃舊經以山石道撫而回殺數人而
紛紛不定遂不敢問其兵並不敢問其官今年
易去協將而以陳弁司之遂覺清微百事惟在
得人耳北中兵馬必不敢不清必不可為減似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聖

答岳石梁

當議選之舊餉為關外計目今借支未還方屬
窘手草束未辦更切斂眉惟願蚤計以慰窮人
病辱率言不盡惓惓

東葉臺翁老師

彼其之子何得遽撼岳家軍近事或欲留髡而
謂餞客耶敢不佩台教

門生獨有老師關心它人何關蓋 王上既與
以門生當泥丸塞責而力又不能令中其人

言中間有好者以門生不可去關若爲有益其
有嫌者以誰教之去且教之在此姑以馬牛維
繫之甚或欲雉兔罝置之然皆借 主上之不
可行而非 主上借衆人之議以不可也門生
之出以自請豈中朝忌之而特逐以出遂拒而
不入乎門生今日求去實以身既病此中再久
便又以巡撫爲贅又是門生不合門生堪此乎
邊事堪此乎只一巡撫提鎮道爲之大事自定
不見撫格及今之黔蜀乎事久變生議論叠出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附九

非計也此中不責撻伐只來則禦之儘可支撐
無難獨此中議論令人顧盼難支惟合併一人
乃可耳門生不與陸宗本往復去歲解貂來此
一見曾無言及去留門生想宗本定不敢造此
語惟老師勿聽此搏弄宗本者或借以間門生
乎獨姜雲龍有與岳撫書今錄呈然門生亦不
敢問蒙老師遠念厚賜附謝

答李庶常若琳

一作抱關遂廢一切身世卽兄家大事相仍亦

未得一真得手教妹切悵悵惟與讀禮之暇留
心經濟勿學衙門俛首低眉故套然須要着實
爲之又勿如不肖空肝胆冒任天下也不肖料
理歲餘今不去恐一柄兩操終致紛紜且衰病
不堪馳驅非敢脫維繫也附謝惟意

答門人

徐泰

江用世

車夢璣

一出抱關遂作老章矣得函教宛如披對羣英
不知身在金戈戎馬間也獨是晤對爲隔不得
箸籌爲我助耳方今字人之吏宦爲親切固饒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附十

大吏耳目而諸子曹吏作日月光際亦策旁覈
綜惟檢束至行不減方袍矩領時也經濟實學
益深益練無若僕之提空肝膽冒任天下徒爲
天下維繫附謝不一

答刑主事江用世門人

以門下材具當以白雲曹爲郵耳然此曹固自
重慎乎其身而明恕行之何曹不可禮之所棄
法之所收可以明法可以檢禮此中却有大經
綸吾輩隨地深念當是長安得力處僕衰病添

肝膽既竭而馬牛維繫之將雖鬼易置之如天
下何昨讀沈雲升疏殊令人自念兄爲我致謝
諸兄雅念感切不盡

論協守滿中軍

適令就見在小車運米送寧遠可于前屯三處
設法借運目今海可已水當不患無糧馬匹近
日何如天寒地凍兵馬關心中軍遠防心甚念
之但大丈夫身報朝廷敢辭艱苦中軍與總兵
自有定體只要在下者謙恭行手本還未妥勿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聖

惟總兵有言中軍防寧遠之議是各道公議而
萬道更先之不與總兵相干總兵還有不欲用
之意中軍可安心勿與人較計如今疆場事大
只要勉力報効朝廷不須分辨禮文小事只如
本閣部何曾敢在這面做閣老中軍可懂我意
日後做總兵便可體悉人情東西塘報可加意
隄備其發去器械砲鏡可到否水此時可堅當
急運之抵城不然亦當設法致之卽水未堅可
總開行遠船心甚懸念此事可報來

論西虜

論蒙古祀拜黃英等有哨大小頭目近據副總
兵官報稱兩等哨守勤慎昨以你哈喇快家達
子中右可壞等部該停賞總款仍剿殺不可分
哨准款但副總兵官說像未徽坐門夷人又差
人報事爾等又具稟帖分明不曾作歹爾可安
心守本分朝廷無賞不是小可都要學好盡忠
如背義忘恩定遭剿殺大禍如今天朝明分順
逆學好便許安妥如常該賞卹賞不學好便行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聖

剿殺不肯姑容爾等可安心守分特令諭

東葉老師首授

門生之當去獨以此地不宜兩操祗今黔之督
撫可悉也卽王露宇亦苦矣當與門生同去獨
釋一籍強有幹而又老成沉毅者以總督蒞遼
兩撫院以關撫提鎮道爲之標緹歸一政無兩
大社稷之計也岳石果必去以浙人爲世人側
目乃其人儘有條理無負邊疆者統惟老師並
臨兩裁邊方事體重大未可以去留未定之身

爲世揶揄而能有爲者小疏字字肝膈亦邊人
心事登撫去則兩鎮愈無着落今旣加銜當責
成節制兩鎮其兵馬錢糧俱屬料理毛弁未必
真而聲勢可喜昨來報功特賞其人于通衢三
爵三砲仍寄大紅蟒緞二銀盃二綵亭盛之其
邸蓋借以鼓動邊吏沈弁胸中真自有略而世
人未知纔欲有爲而冒者踵至遂令短氣然可
作而使也有登萊一着以合覺華方于平島合
局唯老師酌斟以教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東趙儕謁吏書

藉名世大手司人倫之鑑而風紀之司得藍公
繼名世後此等盛事頗關天下安危敢爲社稷
慶乃若雄西地再得一二二人則在司人鑑者矣
頃讀太疏與幕僚譯良心語謂心體廓然太公
無方無體其用在好惡其機只在與人相近故
曰莫知其鄉孟子論說一鄉一國便落方所
天下古人便不落方所往復舊着每合羣力以
損一隅然一隅起落世運隨之亦同類亦入輪

死矣豈謂曰同弗與異弗非也似以善惡同異
不以同異彼我擇善以庸黜之調停使其黨類
自相戡悔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其知其鄉計名
世究難臂挽此劫于太平也薊撫方落劫中必
去矣然此八寶可用宗以空肝膽爲世維婁而
一柄兩操點之督撫可悉也翁何以教

答沈總兵有容

目今兵于何徵船于何取攻守于何計大將軍
爲我念之亦知月前稍有微患而今且虎燕衍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如也卽以僕之惓惓大將軍其忍負之令僕爲
天下笑

答齊庶常心孝

讀手函最悉肝膈之愛敢不一一佩之獨是時
可去而尚作牛馬維婁七尺何足念恐邊事日
紛才見點之督撫乎僕與撫同主批防而兵馬
錢糧各有司存今日僕當委撫倣勝如弄弁流
不知兵馬不歸鎮協錢糧不歸餉部而盡歸之
撫其將能乎除此又無可做若有異謀奇計儘

自說出誰爲阻攔前撫以八月任歷至次年四月止得點兵馬一次清汰過一萬二千是撫之得爲而餘俱與僕同今撫以今年七月任閱邊後僕卽讓以點兵馬以兵將屢出屢入迄今尚未完前撫以僕之疏有綱紀責撫道以訓練責鎮協而謂任撫者輕僕笑曰天下實而有據之事皆虛而無據之法爲之假令以訓練責撫道以綱紀責鎮協有不爲天下笑者乎它鎮撫院標兵三五千自可提將領身爲訓練便覺有事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做此中十餘萬人那得一人爲之付之泉弁而以一入爲調度此一人足調度而有一人下不得自訓練上不得主訓練卽有批斷只得曰候主者行此舊撫所自名爲發也近又曰總兵只忙文書不知總兵之文書在初尚多以此中端緒紛亂方在整理既有端緒自無冗雜卽有申呈特見行格套至委用一參遊則鎮道與撫議定僕給之劄其中千等則鎮其二道選一聞之候令鎮劄給此等事皆撫院可自主而有僕屬

撫爲無事是撫所可做皆僕攬之而非鎮協攬撫之事也僕故曰一事三掇必紛三柄一操必競以更有總督在薊分當爲也此僕所以自乞身不見點之督撫乎以一總督提兩撫舊法自善而總督要強有力識邊事者僕去年必不可不來今年必不可不去今未曾殺賊何得言必不可不來殆未敢一一道也蓋主者在遠近水陸彼我險夷潛天潛地可言不可言而人欲以事欲以事求亦何必主者病楊率言惟教我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答李兵侍懋明年兄

望牙旌入長安遂爲邊人運幄籌也豈其于此時必作蓋遊乎滿擬過津門一披雄風而遭世維婁遂不得越渝澤一咫徒惋此盈盈耳虜欲何厭而將殺賊旣以殺賊罪將賊殺將又以賊殺罪將一時將者不亦難乎蒙之極也何亂不成遣將待邊而匿不見虜有相機剿之耳深入爲疲何得不念承函注可任依切謝不旣

東唐令公

關城肅禱天下之惡皆歸焉先聞有田廷臣爲
老父母嚴捕而通抵關城乞容于杜武庫不可
得聞僕問之而去適又有劉廷梅作假親識潛
住關城此風昔不做好事者以巡捕官報特解
送本籍仍給給之路費蓋借以懲作姦犯科者
勿得以此爲藪非敢薄桑梓也惟老父母寬之

答游直指肩生

念公自爲計得不言去乎以公爲天下計安得
言去乎減兵省餉之說成而身在當場不無顧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盼却令真肝膽真豪傑抽身去胡馬一嘶諸舌
盡飲誰復爲念雖然人患不真耳真如公者要
不以此番而竟爲鑽石也公以官家費煩而遠
問遺乎附謝

答李總兵

風雨撩人勞大將軍遠涉爲念獨是狡虜方潛
未可下手而我人爲疲殊可念也門下可與諸
君酌計以行僕以此番殺我一將而了不動身
以臨邊何以馭衆至于遠涉深入恐諸君未必

能也姑酌量待之寧遠藥彈卽今關內道給
矣此事兩道如何不報一字

答廣寧道

念貴體未痊而強起于冰雪中甚爲念之目前
當杖策以出不令門下獨苦也廣寧主款寧前
主剿以門下所款之夷殺門下道屬主剿之將
門下何以報我山石道亦不言此事一字兩道
俱受檄而不報徒各相推諉浪爲大言邊城任
事寧有幾人而作如是觀僕非迫諸君強以力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之所不能也門下何以報我

答袁山石

以所云不足煩一割者曾一割之未能而曰大
盤山橫據今人只爲怕大盤山橫據便了却一
生寧足與深談天下事乎如此么麼而左顧右
盼前推後扯僕直以此試共事而心死矣奈何
奈何門庭間不敢問淺深遠近而遠行數百里
亦不過如兩大將軍一道兩副六叅提四千馬
兵以三十駝載半月糧望西虜烟塵却步直入

州爲樞機之行耳僕至今羞不掩面兼以中
右之議更勘破世人顧盼心腸口惠而實不至
者寧足與深談天下事乎小小題目便左右顧
那得此工夫世有好手不必入覲即可做世無
好手入覲何爲以天下之智勇材力何堅不克
而誰堪爲智勇材力

答畢白陽副都

騎吏之不調兼以芻料之未盡而馬之傷者不
容不問矣然何得獨委芻料也公祖深心大力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五

還人佩之讀函教心爲昔芒矣久疎枯管遂沈
螺髻惟教

東葉白翁老師

數承呬詔更荷再四仰達 聖心是老師始終
曲成大治門生感佩可任適以兩疏入奏俱係
此中緊要真切必不可緩者惟老師斟酌裁決
盡闢城以一總督近制薊撫提三鎮爲薊遼撫
提三鎮爲遼遠制登撫提三鎮爲登而薊撫合
一更無推卸督師經略一切永罷此寔直捷寔

切之著非敢飾談也至于閣下自任特一
不得已深情耳不足聽也元且一行惟老師贊
助中議爲望

答王總督齊宇

以此時此紛而值名世宅憂天下事可知矣曩
承諭宜撫佳而亦以憂報奈何急不得一借函
開爲語奈何近中右事以無可奈何之日爲無
可奈何之行然何敢孟浪也仰煩深念爲感

東孫藍石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六

通小疏論薊總督事惟老公祖酌爲我裁決然
僕非敢爲餘談也近從登鎮知有田監軍一井
鹽船事本官古直有大節所至爲民興利至不
苟一介獨願做好事而任之過曾憶與老公祖
論牧郡王太守云當爲天下留此一流血性男
子想老公祖或在念也指其不當而原其心事
足矣以本官爲登鎮監軍僕與有共事之誼念
其人甚苦而世人未有知者鹽臺之議自善惟
老公祖注意爲荷

答廣寧道

事不得不如此做耳昨沙河亦一機會而坐失之事可知矣貴體近何如聞外起居自是不便惟酌量可旋以旋無過苦也關外諸君有可旋者不妨語以同旋此時兵馬爲苦不翅我輩

答張總兵士顯

正擬一疏得報爲據報中所云舊撫八百者豈調至關城之外尚有八百耶

答岳石梁蒞撫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空
邊備何時可不伸傲而況聽子雜投乎吾輩以七尺投戎馬中那得多多照顧世人一刻未患便覺語難爲張皇借諸公忙亂正可惡爲邊計耳小疏奉覽聊以傾愚忠之維婁幸教之

答袁山石

適有疏入奏明言當詣寧遠然何敢以車徒爲擾正欲以後部更番之兵同行不則騎舍中馬單騎往耳邊城仍當詳計而同舟落落那得不獨任乎屯田何如焚鹽何如造船何如糧糈何

如車二千輛而無一人肯任日買駝驢而不攜砲口得仍行有司之事如持鉢募化執扑而臨之饑思食寒思衣以邊事爲饑寒者僕當頓首

答岳石梁開府

中樞聚如許豪傑而不肯一詣塞上徒坐而畫可否擬拾齒餘以徇雄要耳李侗則曰執而問之浪素則曰鄉獻不知誰執而誰綁之今天下邊議類若斯矣住夷于口而不令人入殆此類乎讀大議策可醒愚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空

答徐成

此舊衙門事以衆議而罷亦若京師九門之鉅臺然此輩挽工時想有所費要以工完所得償之一罷工而苦矣朝廷實未欠此輩錢也內閣不受辭訟只有衆人要費僕要省未有衆人要省僕敢費者

答馬總戎

馳捷之兵隨滿副出者當如何更番昨孫副議更僕以出者方稍寧帖即應出者亦新從閩外

來遂且止門下可同山石酌定其便聞從寧遠
來者說有煉炸果然乎鹽鍋并農器特以關內
道委鑄其屯田事昨已與山石言可大家計算
修邊業奉明旨但不知 皇上肯少發帑否其
班兵當調而山勢高低順逆門下再與山石同
吳守禮輩細為打算較閱僕于天氣稍和時當
詣一圖之口外道路諸夷部落原嘗平時哨探
明白不必今日有事也此事原議只合如此所
謂以將臨邊即不見虜而還亦可耳豈能深入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奎

乎門下可旋即旋

諭趙副將

各城屯田事門下可為我細計今諸人只好
買馬買騾招兵招丁至與砲車屯鹽了與兵事
若不相關戰車二千餘輛曾無一敢問者促之
領去而不知演再促之演止供促者之耳目而
不知自家性命亦合在此門下有心計一一為
我國之官路如何常有零失可加意做備務發
很捕捉當亦知做

答廣寧道

疾所時有也既則日積以凡英朗襟抱蚤出視
事便覺氣血神流無枯坐兀兀也望之望之

答郭餉司

聞餉至而病良已餉乃吾輩司藥也小愈更宜
慎調無以忽起為快

東萊首獎

撫之而勿動便是虜為我用安得不撫獨是司
撫者專撫非法也霽宇當紛亂自合專力且其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奎

道大而容然于今已紛紛矣及今不悉為合一
自是國家大害門生實常實見一片癡誠却亦
老師主裁國是之大窳門生非喋喋于撫亦非
喋喋于撫之人獨念偏撫之害流盡邊方者不
小至于督師不効而又要去總督則身危心苦
老師固已量之此中人情向背老師洞鑑再合
門生非妄也欵防合一蒞遼兼重去總督便益
為國家便益然而無害于佳總督願老師為國
家深念門生于諸老不敢偏啓

答岳石梁前撫

豪傑任事須以膽識一聞參差而左右顧幾不
令韓魏主笑人乎小疏奉覽見台丈所謂血心
人真念耳讀新奏頗可醒發憤憤者當事豁眼
以聽社稷之福也台車邪得發豈獨邊人倚命
乎獨不得促對語以圖釋 冲聖憂勞奈何

答趙老師

從戎馬間讀經世名集便如入羣玉山峽岬盡
瓊壁也文字精絕遂爲世界奇珍乃白衡大業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六

盡在縹緗寧獨文字乎胡不卽正台席而尚作
清地翱翔乃若羣心衡美則太平之托也覺華
大議世人未解惟老師拈出便是闕城機要敢
不心佩以周旋原擬歸闕趨函下而急不可得
謹肅芹私聊伸疎曠之忱伏惟老師鑒涵可任
悚切

東閣內道

凡給支錢糧須具緣由支過仍具項款明白未
可含糊也門下所斟酌自是法理關外行時曾

備有用數當隨手明白爲當

東李松蔚尚書

關門安危倚命握籌此中百不湊手惟以借支
未補幸惟注意不獨邊人之福也聞造有子母
題風鑄百惟檢發爲闕城式更荷

答王戶樞體三親丈

後來樞關之難也取盈取絀易怨高額于常難
雲而扣舷憑軼耽耽而過者易譁而難滿卽今
之邊關亦若斯矣讀手教既別百蠶而又忤忤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六

于歲之不易其額不城而無過盈蓋正中以通
矣惟明恕而謹持之調酌于情事間大約我北
人常恐過直任心理之所在不顧利害然亦有
害事處僕生平多落此病親丈嚴而有節所至
進行而人安之甚快甚快此中賊易殺心難一
唐裴晉國督師以一衆心而僕之督師心更分
殆不獨力減于唐而衆安于宋耳前之所云云
上之當事去而下之後生日新願親丈靜審
而安之附謝函教之辱

答馬廣寧

國中無一人肯爲計兵計餉而日日索聚求疵
知人以其須有皆不肯之迂拙不厭衆望而累
於君也 至上帝明自有主僅卽當事無不悉
就中情事而又念風略者願安意靜候爲朝廷
愛此身耳珍重珍重

答馬總戎

此何等時向何等人作何等語非所望于大將
軍也鬱鬱容面談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空

答通州道鄧環丘

潞陽地重而置兵不獨急堂奧也其于飭嚴將
士建威銷萌給以澄清之餘略矣大旆儼臨新
旌變色重地尚有長城哉又佩風猷接函爲快
榮涉兄無恙乎附問

答山石道

諸將有材膽者當留爲關外用聞之以它岐王
爲向者笑人乎門下外內俱重可旋矣諸將饒
之廣射打明偵探擇細心人察詣炎種種者錄

若干炭若干磚若干門下向所計者似未得一
一如議也然亦曾有可見之數乎衆口數數何
以給屯田法竟何如

答岳石梁

誰欲裁督撫者欲合督之任重撫之權或可并
力齊心以安殘土耳硬予之以所未曾而曰裁
督曰卸擔曰漸圖居密夫世豈盡聲盡賸而抑
意能不賸今天下不孤立行一意而秋毫求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空

結于人能乎公論何時不在太平竟未有期吾
輩身爲大臣言可盡則盡力可竭則竭至于盡
言曰翹人過竭力曰徒自苦而世有一種奸官
還我爲之者曰是迂是腐此等寧有氣餘乎公
以真肝膽實爲朝廷而奈何輕言去讀大疏莫
然

東畢倫部

劉察將永昌東省之敘二級而得一何也有獨
衆應應以遊擊骨榮將事高見以西叙仍得遊

擊而未獲賊者最衆若夫永昌與有節制
卽其人亦自奮風尚今義留其兵將爲關門用
固台臺注念關門雅意也而其兵不足二千特
以驢子助兵及毛兵請益永昌欲得合爲大營
耳毛兵尚有幾何統希酌發爲荷

答廣寧道

關門何人不遺口語獨有平定全遼或可少免
而以今日胸臆卽平定當亦有言而平定何時
幸門下仰體 聖明鑒注未敢遽強出門然切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亥
念此地此時當不得久居私寓也有僕耿耿繫
倚爲切

東關內道

歲云暮矣計切耕事然令人心悻擬一示未敢
卽出煩門下與鎮撫商確倘不妥無嫌往復以
圖穩便諸種種統惟速計

答昌平部鎮道

念惟神阜歲月又已更新荒塞旌旗未堪變色
俯慙屈騰殊深拊卹之思仰接璫函特切問舟

之屬敢頌大賜遠介孤踪敬璧謝

答陽和王總督麟郊

猥以結臍之辱當茲重地亦唯是長城在望無
虞震鄰則北門之鎖鑰精堅耳方今西虜既開
東偏相顧不復舊格終虞倉接爲挽也安得借
大經綸五口了此哉前謝不既

答畢陽督餉

坐而待哺者不念持籌之苦如騎稚未知約口
而嗽嗽疾呼于庚索也言之可勝慙慙讀大疏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午
再接函教其于以恤此殫人也析秋毫矣台臺
不憚悉力以爲邊人卽邊人何得不自爲以仰
覆維縻之恩真切

答于念東開府

伏念 主上慎簡元僚若弄印以待而重予之
獨雅重明德畀以節鉞豈非念百二名區文武
重地索全材附之耶固知宸心難慎微獨重名
位也抑重地以重人耳自昔大業多起西隅全
真下負幃范之畧承特達之知而適當其地擬

安獲之業中外其式賴之文更尚得獨管紀盛
美也讀翰教念凋瘵甚于防堯磨計關以西有
茲祝多慶速附言莫惟塵灼不盡

答郭光字繼輝

當雙鳬東下未得一握語爲歛計嗚琴乎神山
渤海之間且決歲矣挹清節于孤峰想慨澤于
白浪遂以歷囊沙之雄風而并收焉洋洋幾幾
之調意四履有環應焉蜚英騰茂蔚薦旁達在
粉榆者日望夕郎之佩矣別論敢不如摘第台
高陽集文 卷之二 主

東涇陽令馬年兄

念鳬歸西來遂成間涸而郵簡急不得聞問頃
獨得載心兄蒲華詩耳老年文蜚英騰茂決于
鼓下不獨甘泉治谷間誦統如也二三兄弟竊
俟夕耶佩于春明矣研北快魚鹿鹿如昨無足
涸必琴也

答田平楚

兒輩遠承勸念而竟負雅望也近聞自駕更入
西巖錄令拍浮塵操者南望歌張平子四從也
此時此論漸明無復向時矜焦爛盡忠徒薪之
功者矣山中雜諫何得不以示弟子

答梁吉齋判官

聞年丈清操幹局雅爲當事重也喜甚願年丈
始終一清字乃足成其材耳

答鄒齊雲建昌太守

念紫馬馳江右既及三年而課吏安民諸治狀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主

遂爲天下第一寧獨表江右百城哉 王上嘉唯
良而安小民于田里亦唯是鹿車是倚尚有太
懼以昭顯陟車蓋會且高矣潦倒蟬斷者每見
三事攢眉于不可爲而輒謂師帥可爲乃更歛
大有爲于年兄也

家書

第前因李家偏詞遂極意勸二哥誠恐有累一
向養重之德且念它爲鉉侄親家此敬其親則
彼亦敬其親子侄等乃可聯屬成一家願二哥

念想數年來門何等安靜穩何等隆重又
想數年前橫遭人辱豈皆他人不是總之我靜
人自靜我重人自重我原無過人即疑我辱我
父當自明自消且督事省心養自家德福積子
孫善祥亦可教子侄相和相厚至于閑事必不
可曾開氣必不可生子侄有不合道理者而教
之教有不從亦當如天地含容草木夫天地豈
與草木較多寡哉願二哥清心寡氣看諸子諸
孫讀書閒暇時同老友說今道古有客到使隨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七

答劉中丞如綸

藉葦公之力猾猾四年尚以虜遺君父罪足死
乎更藉葦公之力以存封疆終倚有葦公耳願
葦公奮爲打禦丁此局場應備從來不願居功

山中貴人來自是還人倚借爲用但無抑之爲
高無順之爲護惟是貫通中外接濟給足此邊
人之福也任吾如牛當自有就

答督師王任吾

念惟文武壯猷蔚爲世礎 王上安京國以安
渝關是以有白檀之命今且安渝關以惠此京
國其所藉固國恢疆自是社稷遠計獨念四載
特惜不蚤借新旌耳衰病腐儒伏聽新綸殊瞻
然歡起而忘其談謹也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七

答湯陰李令君

以彈丸下邑仰藉高賢蓋鶴山羨水符高深焉
至單宗二三孤子荷在乾覆遂得比于怡冒而
孫輩更荷陶成將先大理矢願結哉衰病腐儒
何日扶策而南一撫光塵也

東李元治少詹

日侍帝學無乃爲勞然勞一身以安天下知此
天願之矣

答蘄縣令吳公

腐儒徒抱肝腸耳荷戈未能退而乘素所賴高
賢大良擁琴下里遂得兩地二天三異一同踈
賒衰病且苟此視息于丘壑卽殘廢以來未敢
通問而實受其福矣

答滿都督

以大將軍勇略爲方今第一名將不宜在閒散
然中外無不知大將軍者聞且仍往關門便當
柔和性氣安其身以仰報 皇恩大將不難有
功而難居功卽人不盡知我功或人欲冒我功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十五
姑且聽之天下後世自是明白不必一一着念
僕一嚮都用此道受用大將軍可念我相愛之
言凡百謙和忠謹便是大將之道大將軍清貧
與我一箴何得遣人問我

答沙縣令解門人學藝

以高材鴻略展措名城大政旣成鋒車且至麻
儒負病便從丘壑中望鐔津劍氣光起沙源也
日念廢殘仰辜 明主正倚名豪酬此短絛耳
坐使問信遂慨離懷附此謝不旣

答閩鳳陽少司馬

以擎天手靜綜百花嶼上是社稷以經綸亭獨
同襟之藉頃者勸方召于中樞正有深心惟年
凡無忘滄海之波臣也將中外式憑之卽衡者
代斲腐指欣欣向榮矣支離病骨抵里加衰獨
有從一丘一壑中讚誦明猷耳

答舊令公唐

支離病骨生入里門殊悒悒于棘叢鸞鳳更罹
網羅也獨廢棄散材無堪爲念耳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十五

答仰二親丈

阿鴻蜚天去矣金昆得無意乎客類多以應龍
天蜚也願親丈以紙帷作墨帷耳水晶盤更以
餉遠念此爲感哉

柬李元治

里中俵運每藉爲問寺言適邑父母具言親丈
而更以僕爲屬要以邑小費繁爲我父老子第
存生計也親丈或可于相知及之丘壑中人共
借爲安不肖衰病巾聞求事憤懣欲死但願容

人自存方略便是太平機括耳

諭楊副將

中外爲將軍舊守地去將軍墓舍僅百里可一意爲地方計久遠要知日日整練兵馬日日圖謀恢復乃可爲守如聞警便怕不聞便歇曰我只爲守其何能守惟將軍念之抱病歸來今且更病無復能爲天下大計矣

答管關主政陳令威

以所傾心豪傑而未能稍登豪傑之用又况乎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主

瞋目豪傑者念開濟深心自不忍世人耽于官而當其嘔心爲話不以聽也其奈之何腹之于邊兵之于虜尚有厯豪傑之憂者乎吾兄當一意了關務耳何如

答禮垣葉君實門人

腐儒竊膽無能滅此朝食而苟焉視息漁焉死矣瞞歸來自念衡所部署未甚錯乎獨九月杜扉漸離公署而撫鎮奉中樞之議撤外國內不無更張何至後來咄咄作驚人語也斷儒不

能滅賊便自可死寧須別加耶從來不願分辨明嫌以有亡腸乃門下體念敢不略爲明白然不必向人言也

答杜總戎文煥

以兵鈴牛料便可尺筆走名王而分東西乎守則違督關也出則關皆遠也一督兩撫三大將軍餉軍實而予之餉再得廟堂無爲邊人設方略也憂匈奴哉讀三授四登之詠其寧負此兵鈴乎勉修世業仰報 明恩卽丘壑陳人望風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主

獸也

答尚書張

每擬起豪手于檀以振家猷遂以弭時難而我躬不遑徒有振腕不圖嗣後紛紜也盛德大業海內昭然况 聖明在御大道爲公安得以私心蟻口掩此一段公案哉僕抱病頽唐自謂脫要人網羅爲快而偶爲一二齒及者遂致多口頃以頭陀語答友人云官人有好光景便有不

等且可爲兒發一笑也讀種種言心事如白
日但耐心聽一切風濤會自倚息也

答唐令君文安

僕謂微書便及里門乃更蜚鳬鳥而仍靳雙鵝
聖明在御若或尼之何也反覆歎惋殊切
怛怛然吾輩處世寧使世界負欠我便自寬碩
想素抱不作怛怛

東潘學道舊令公

念小邑以枳叢栖鸞鳳也遂得比于一同卽後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七九

來豪手或不能頗易規畫挾所已解擯所已草
數年來于食有福則喁喁頌德愛無兼量乃丘
壑腐儒更仰明德每讀題稿大敘至乘閑數椽
未嘗不三嘆同心蘭語也世人未悉殘廢之人
無復世想而誤相猜志想爲同襟一喁喁乎兒
輩式于呬召尚猶戴笠策蹇行逕獨未能以學
問比成人仰副德鑄耳

答仇員外門人

讀誰閹稅議遂悉通商裕國大政蓋方今財用

爲國家要務而急在國便緩在民安得兩不病
爲鮮于侁如門下公忠慈敏哉腐儒既絕世想
而一流人以爲可遠有一流人以爲不可總之
既絕世想寧念此齟齬也

答岳石梁廷綬中丞

方今取虜大略以款爲羈而兼剿乃堅款台翁
以東結丁酉禍故終縱易就也延卒舊固難馴
獨以師貞丈人在遂且忍死爲用耳此自屬中
樞老手而建挿兩首終待老手是丘壑中日望
斯乎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一

八十

答玄給事

當壞敎既深驟調大化自是志銳望急而一時
人材止是如此那得立搆太平以奏階屺者正
恐九陛孤高舉世無以應其求或有一流僂巧
持富強紛擾天下者是亦盲路所關心也門下
靜觀時宜固辦此矣丘壑陳人自謂安之無幾

如世人可可否然丘整自在也惟待台衙爲
我以安此丘整耳坐使悉興居爲快

督辦糧兵

方今以門下忠勇有大略特擇世人所難了者
借大將教以緩靖之其舊所緩靖者不妨以
其精壯者爲之此朝廷所爲善將將也門下勉
建大業勿念難易勿計勞逸人臣以身報効朝
廷知有朝廷而已勉之勉之朝廷終不負人也
督辦糧道沈兵備

卷之二十

全

建康如與仰台衙想恩府之清凝快顏簪之
輕暖一氣未登百惠仍嘉保不倦之隆施以心
撫以心藏矣

與陳失名

世界平治須先爲平治儲豪傑由今計豪傑柄
用時殆世界平治時耳出處與隆替對豈不真
蓋平讀大對具經綸遠手政平治所爲明略
也意當初初便且耕天而猶編繡十餘頁青天
九萬也正以隆替對出處耳蓋深作用天其

緩丘整中人須史尚及見之

谷張盧龍

念金昆玉季以兩地棠陰庇我丘整遂令鳩筇
馬竹日在清界也盧龍之頌倍于樊亭今且
應滿徽乎環源之濟三異十奇再見摩天之羽
亦神事華事也

與陳失名

方今紫微赤旬仰倚明猷乃金馬玉堂亦復輝
映中外既季方躊躇洗林似不分阿鴻摩天回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全

知理林盡琬將陟羣玉峽岬而目駭心與相慶
德門嘉祉關國運隆治也修方名之業以術社
稷而取二龍于天衢用兩用靈作術社稷之略
熙朝功人哉丘整人寧獨爲一庭快也得種種
書讀之入丙夜乃又登羣玉峰頭快一庭之多
奇

家信 寄高花令銓

鍾體既有明示開徵便可如期速完一半勸諭
一半嚴督自是官方要務百姓必且難怨上宜

必目分明自前官亦難致辭上司差人既循法
度我便當以待上司差人道理假以顏色灾民
納錢自是委曲慈愛但數如市數八十五文易
銀或難又致等行有怨或收頭多索于八十五
文之外更致繁言此又當調停要使惠及華人
而勿妨他人斯善耳俸銀不必分來媳婦可安
心大家做清官以清官爲孝三公不易也我兒
大家勉力爾于應接要合禮法語言象數勿露
世家之色令人窺我淺深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全

答武邑論郭生居行

兄教化大行惟是令門人坐春風不必嚴立雪
也想做子弟時便是做師長耳

答湯門人

新城之功遂爲天下雄而績敘不聞何也庶其
積階以填撫斯人乎茲月又新陳人自陳耳賊
退殊不見州邑爲備得無以勞人未有殊渥乎
何不以守新之役詳錄以詔諸長吏

與南兵樞范竹公

年來計台侵所及一則視密而紫一則專獨而
要至于既重且大既危且急則兩地頓關世界
自非經綸天地之才其寧一手幹旋而以弱爲
強以危爲安直令忠而愚者釋其愚奸而庸者
悔其料而不得樂其灾乃明目之大人擊節曰
固知有是社稷之役哉往代兩老子固經綸手
不知于此何如至于履危圖安抗議定謀破一
切庸狡之猜揣而維根本大計則又往代所難
比日來朝廷知任最得着之盛事竊爲熙明誦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全

之而世有不知然世有不知所以爲豪傑乃此
際所關大矣倘其不知之言一行世界將何如
國家萬年德福當無是耳中原一片聞控弦竄
南聞鳴鏑竄北乃若不潰不緣匪莪匪胡莽戎
而冠沐者猛發而監人遂無可竄然則抒成謀
而靖世殊舍名世經綸手而誰聖哉丘壑中人
無可爲計獨有日祝 聖明用豪傑正人更祝
豪傑正人着着得力能爲 聖明用耳

與蜀撫傅元軒

聞流氛之人素也將無聞先聲而遁乎警備
尚喚合烏待整于以靖所未靖虞所再虞當重
擊歟念也既歷險以入險更出險以歷險而入
不截擊出不追擊入歷出歷曾不一扼擊寓內
險要有大千川蜀者乎當是兵分而不湊權分
而不一遂使結膽不張合籌不定乎大豪傑握一
尊以整戎旅而用蜀備蜀將膽開于神籌預于
識穎國家大業其式憑之任豪而弗參弗貳天
下自此定乎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金

與湯陰家書

處家要和睦同心既有參差即分居亦省語言
但要萬萬忍耐倘家不和便有不好人易入語
言以致家道衰敗恆年漸長可懇切問家間中
明此語

答人論地方戰守

古今之舊即不汙萊即不顧覓亦不足守而此
戰蓋賊以千萬衝一口而我應以一口之設備
新况敵而通耳不見冷口舊冷之人出乎世人

堅守威帥當百千款虜之法而不依其車遊獵
截應機量遠近險夷為率然首尾應聲而至奈
何真保自當增兵除向來戍守合保鎮戰兵以
鎮整練額自為戰守似當于撫道各統萬人以
三參遊驍勇者分鎮之驍勇自可入敵而無道
又可提攜不至持鉢于鎮視賊從何入即就其
近地截殺仍隨所至為應援不然新兵止可藏
新入舊兵止可護舊鎮撫道張空拳而同責任
于既州邑當有其可戰守之實兵實餉不宜以

高陽集文

卷之二十

金

半餉不餉之鄉兵為掩耳偷鈴之計以苟且功
令而相率為死州邑不設備而勤士民守死當
誅州邑州邑設備而士民四散及置家口于地
方而以身浮寄遂至失陷則士民當死今試臨
告陷之州邑其州邑士紳幾人生者幾人死者
幾人再飭生何以生死何以死生者不罪則人
何不死死者不卹則人何以死念此則綢繆亦
可寒心而况倉襄不為遠計乎州邑可守撫道
戰懼且騁之將立以齒劍危憂向奴哉不然

將以數萬兵養歸以百萬生靈成備節制既不
能令調發人無可往州邑懦怯盡以一死逐
地方而一皆殺督撫大吏天下堪此數數乎以
弄九千借新刃而爲所嘗爲或有機乎凡此皆
豪手餘事獨恐秉樞之議不一而難言耳竊聞
尊頌爲地方瘼也此何等事而不令人瘼也然
戰勝而肥亦在今日耳

卷之二十終



胡維霖集三十四卷(一)

〔明〕胡維霖撰

明崇禎刻本

江西省圖書館藏

叙

建余向是武井集山先

生飲泉是經瀝夢

籍正未幾以乃益請生

吳序

歸

朝廷系輿望極高秩名

弗赴也余以民老不聞

人士所以三美不而直士

馳下二司不在此時曉里

門喉噴而免公心多喘

站篇不讀未竟等日

乞立新台是書少信

吳序

快市而亦老君法今也

夫意所弗適也其相文

將一涉孤雲而隨着履

燒燄是乃知不而之概

况園集子難山以多佳
 快之書以未宜暢咏
 言之得何多乎先生其
 無不讀乎頃索不
 吳序
 迄端之書身系二反磨
 不採良稿矣傳以新
 裁方今統政法理矣
 之源人物賦其之可人

屏燈有列如星點
 礙其書水之談塵了
 其德之有為古之為
 為詩歌理以是舉詩
 吳序
 長正而用其法性佳
 將軍使在河邊知有
 書即出書而北大郡游
 德在酒心玉難詩

清	當	著	喧	鬧	或	為	是
輕	或	為	雅	而	以	某	
里	之	大	以	當	開	修	自
三	徑	寬	視	諸	節	之	是
地	故	王	正	立	今	是	就
片	沫	指	地	有	為	兄	弟
有	也	視	是	地	立	不	必
知	先	是	心	為	人	心	為
							文

吳序

上

天

也	抑	寧	以	清	節	而	過
而	心	之	動	將	不	半	日
令	候	之	是	過	測	而	多
測	而	不	生	焉	宋	多	古
安	在	不	事	耳	折	腦	
事	念	多	視	其	忠		
有	此	清	節	忠	神	之	
多	明	聖	中	外	未	嘗	乃
							是

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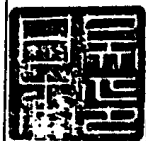
六

吳戶

✱

म

市井流



墨池浪語自序

客曰嘗傳宜豐有陶靖節洗筆池未考其詳子胸中丘壑不減靖節而兩辭方岳不肯折腰或者殆謂是與余曰惡是何言也請先詳靖節之墨池而後言余

浪語序

一

之墨池可乎蓋新昌古宜豐也漢時與彭澤俱屬豫章永興後始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屬江州則宜豐與彭澤實鄰邑也靖節父回以平蘇峻功封康樂伯食邑在今義鈞

鄉隆和元年太旱回請免其采

地租入人懷之號其里爲太平

懷德即今太平鄉懷德市寧康

元年先生居秀溪構讀書堂於

延禧觀側建橋於其山之石洞

憩焉大元十八年起爲江州祭

浪語序

二

酒尋還柴桑游南康築室於上

京義熙元年令彭澤八十餘日

解綬還武昌奔程氏妹喪四年

柴桑火徙居南村十年廬山僧

惠遠求先生入社攢眉去之十

二年冬挾少子通即終也遊宜

豐父老喜其歸故里因以名鄉
詩云試攜子侄輦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是也
且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夫先生平日於柴桑上京未有
離此久者今以宜豐出爲祭酒

良語序

三

月日計之約有此年宋元嘉四
年年六十三歸卒於柴桑里子
五人儼居彭澤侯居五柳庄份
居新建清溪佚居天目修居宜
豐卽通也佟乏子季直景和中
徵爲上蔡令今呼其江曰陶直

港歷歷可徵是先生之書堂石
室與夫洗筆池藏書塋與山光
水容自相映發蓋未爲江州祭
酒時栖隱之地爾文集及傳誄
特載其出仕之後歸休潯陽時
賦詩飲酒登臨笑傲者居多當

良語序

四

時名流如檀道濟王弘諸人記
其文行可以敦崇世教者而于
宜豐前一段略而弗傳非特此
也其所葬地里與其子儼等逸
事俱不書可知已今洗筆池悉
爲蛙蠅之區余買田二十畝買

山一片近苑壘祠堂以志高山
仰止之思若夫人品詩品余何
人斯而敢望先生且奉際

堯天舜日非風波雲擾之時而
中外馳驅十八載視八十餘日
之縣令愧矣愧矣惡是何言也

浪語序

王

客曰然則子之墨池可得聞乎
余曰子不見宋史孝義傳耶余
家華林祖諱仲容者兄弟八人
五世同居八百口共爨宋太宗
詔旌孝義之門賜袍笏犀帶以
光私第詣闕稱謝又寓言國事

召對語多曉暢大體特授秘書

省校書郎遷天理評事又建華

林書院積書萬卷捐稻田八百

石以餽四方來學者居之者數

千人內翰王公禹偁王冀公皆

歿迹其地端拱元年開洗墨池

浪語序

王

稻田粟一夕盡黑蓋天之所以

表其瑞也王公奏疏有曰華林

學子滌硯水漑稻田粟盡黑天

禧賜誥命遷光祿寺丞賜御書

御札白金祭器司空李文正以

下歌咏其事者七十餘家子三

人皆進士及第是墨池者吾家之瑞也今敝廬面東部門池二余思之不得徃徃問諸池魚有來問字者送至池上則喜烟波入鏡中但尺水興波以視天風海濤與江間波浪天湧則有間

浪語

七

矣故曰墨池浪語者此也客曰吾於是而得胡氏之墨池焉關自華林流派甚遠崇安文定公諱安國湖州教授諱瑗者二公爲宋名儒我明忠安公諱濬司馬公諱訓者

爲傑然名臣皆華林派也墨池何減于河伯海若而子浪語所記無所不有倘李文正諸公見之又不知作何歌咏矣是子華林爲孝孫而評隲千古詩人則又陶靖節之功臣也余曰聿念我祖志在華林靖節功臣則吾豈敢崇禎乙亥歲中秋日蓬玄道人胡維霖題于問魚亭

浪語

八

墨池浪語目錄卷一

與友人論文書

與友論做官書

與相士論相書

與友人駁宋史紀異

劉伯溫得書于魯義山

張千載友誼

陶侃三帖

佛法入中國

無盡禪師

北監二十一史

呂東萊十七史詳節

隋唐書新唐書優劣

十六國春秋

金州史料辯

法藏碎金

遼金二史

墨池浪語

目錄卷一

徐有貞李應禎祝九明

皇明通紀多誤傳

楊文定好學

胡忠安逸事

劉子玄史通

通鑑多用雜史瓊說家傳

冊府元龜

太平御覽

續文獻通考

水經名山記

穆天子傳西王母歌

六書

經籍自簡而繁

志怪小說

墨池浪語卷一

豫章胡維霖稟說甫著

男秉忠

秉清全編

與友人論文書

文發于氣氣有仙凡文生于情情有雅俗人但言奇而不知奇人但言古而不知古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奇乎不奇乎落落長松不與凡卉爭妍日星雲霞舉目皆是光景常新古乎不古乎故求奇者須求之情而不當求之文求古者須求之心而不當求之筆

與友論做官書

做官之味只有勞苦人心勞則動動則靈苦則淡淡則靜到靜與靈處悔窓下甚是孟浪高卧羲皇似爲頑空狂慧吾輩須從火裡鍊成金剛泥中透出蓮花覺紛至沓來總是生意凡上下相與非一種徹天徹地之精神決不能感動半分猶之場屋中文字非平時疑鬼疑神之極思決不能道隻字敢以謙與中孚三卦進焉幸無以爲瑱

與相士論相書

相士曰相中人易相顯宦難余曰不然我朝有幾個難相的人試與汝言如孫一元生於關西宗室而長於孫姓僑死於吳興峴山非其籍也而詩那得奇崛如許如吳康齋爲會元少司成之子中歲衣食不給晚年應聘竟辭官而歸使其受官僚自顯庸抑何以能名高千古有光

聖朝又如胡敬齋樂舉子業而講學父病嘗羹兄疾調藥絕不在精魂上播弄死後從祀孔廟得謚文恭

是也良語

使其一意登科那能潛心聖學終分程朱之席如曹文忠當其爲典史不知其爲狀元也及其爲內閣又孰知其死於窮邊乎如楊升庵爲相公之子生有夙慧大魁天下孰知其老死滇雲其老死滇雲又孰知其節義文章千載不朽如夏文愍以科臣入內閣深得主眷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功各亦應知止矣且宗支零落孑然一身何以屢退屢進復驕蹇與分宜爭寵至曾銑欲復河套未爲不是分宜竟以是殺言寃哉雖然言之美鬚髯大音聲眉目疎朗

何以不善終也顯宦固如斯乎以是知相者須相其心之正不正識之明不明不當相其宦不宦與顯不顯也故曰相顯宦易相隱士難

與友人駁宋史紀異

熙寧元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礪礪尚方取之爲寶帶器玩夫石變爲礪礪可異也而樹枯爲龍腦不尤可異乎

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纔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乾道五年七月

龍鬪於武寧之復塘村一龍奔逸珠墮地大如車輪牧童得之夫數寸之龍不知勝非使之曳尾於塗中乎抑縱之游戲於長江乎至大如車輪之珠不聞照乘於廟廊何也牧童欲剖腹藏之恐不可得

紹興十八年漳浦縣海岸有巨魚高數丈剖其肉數百車不動至剗其目始覺一轉鬣而傍艦皆覆夫剖其肉者數百車不動豈其肉無血耶有血必有氣其鬣可轉則其目未可得而剗也觀此誰謂海無魚

劉伯溫得書于曾義山

曾義山瑞州上高人也。元至正間開卜肆於縣南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時時啖以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二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一瞽人過肆山隨之。拜于縣北鷓鴣洲。瞽者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豫避紅巾賊起。隱于橋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界之。戒不可洩。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于金陵爲開國元勳。而傳者誤云得兵書于石匣。不知瞽者其黃石公也。上高胡蘆石洞其穀城平誰爲拈出傳之國史。見玉堂詞話及甘肅通志

張千載

人皆知文山之忠。而不知文山之友張千載。友誼尤高千古。千載廬陵人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

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遂同赴京寓文山四所側。日以美食奉之。文山受刑潛造一橫。即藏其首。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尸。千載拾骨。寢懷并積。南歸付其家葬之。似此朋友真堪千載不愧其名已。見數種錄

陶侃三帷

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嘗如廁。見人朱衣介幘。欽板曰。君長者。故來相報。後當爲公位。至州都督。及爲江夏太守。以毋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此三者真咄咄怪事。

佛法入中國

佛法入中國。不始於漢明帝。列子西方有聖人老子。師竺乾。可証蓋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卽列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令由余往視之。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率姓祭之神。

肇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
已公遂欲造佛像由余於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
老無力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
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
于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
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然則秦穆公時
佛法已入中國矣

無盡禪師

余丁卯九月遊天台晤無盡師適師病痰同榻送難
至午夜余作八首絕句贈之師因嘆化去不遠余再
四詢之師云曾于庚戌秋夢雲林禪師來訪口道九
九初意以世緣有八十一今宰官詩有九九露泥盆
中菊又末首歸去程途不用船是我化去之候也余
謂庚戌歲尚未婚娶真是清淨之極不意神已到高
明寺矣別師師似不能已已是冬以轉楚臬回明春
三月以督制臬復入錢塘江詢上人果化去其弟子
文心持所刻來爲低回者久之

北監二十一史

自有書契以來刻板無如宋之妙絕近日坊刻固多
精工不過史記兩漢晉書三國志已耳至二十一史
書固浩繁費亦不貲無能備是大觀南雍雖有之或
一卷內字之大小頗異又或一葉中字之差訛叠出
至北雍刻本藏之篋中如日麗星輝展之几上若
飛雲射斗政云北監二十一史郁郁乎文哉

呂東萊十七史詳節

先嚴酷嗜十七史詳節謂東萊史學最爲精密溫公
通鑑淵大文公綱目嚴謹安得有巨手補宋元金遼
詳節成大觀乎雖然宋難節也金遼亦何必詳哉先
嚴嘗言讀史須體認方得其人心術隱微窮居時談
及奸貪虎患無不髮指唾罵一涉臚仕多不照管良
心古人云一命之吏苟心乎愛民于物必有所濟官
可捨心不可欺能不以腐鼠自嚇者目中必不知有
權要者也不然何如孝弟力田尙可以對史而無愧
乎吾下帷讀史幾五十年于此儘見得破不肖自入
仕以來每念及此輒爲冷然但有二十一史在焚香

讀之如對先嚴依然昔日面命時也

舊唐書新唐書優劣

以楊升庵之博徒羨舊唐書尚未見其全部史亦難言哉余閱二書舊乃五代劉昫所脩事多覈實文亦古勁當在范曄陳壽伯仲間新乃宋祁歐陽脩重脩未免從家乘志銘表傳中搜出事多失實文亦卑弱語意不貫如李泌傳新者增出許多又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就如制詞謂今作史第一義新者無有舊者炳炳朗朗又如姚崇十事要說舊書所載具備首尾照映千載而下猶如面語新書則剪截聯滌有如秦疏套話全不關痛癢蓋歐文多敷衍史須字字典切况劉昫距唐未遠當年情景猶能傳其十之五六按唐興令狐德棻等始撰武德貞觀兩朝史至吳兢合前後爲書百卷柳芳韋述嗣續之起義寧訖開元而于休烈令狐綯以次增緝迄建中而止大曆元和以後則成于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

成書也昫不過因舊史彙削成書故新不若舊之爲愈也閱者由舊而新方知優劣

十六國春秋

此魏崔鴻所記晉五胡亂華事也劉涓子等當中原雲擾南北分朝竊據一隅咸有國史彥鸞增損頗參是非勒爲百卷名曰十六國春秋中間所記滔毒奇怪可駭可恨乃知開闢以來穢濁慘酷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獨惜晉君子烽烟在目而談風月戎馬生郊而揮麈尾藉阮諸人跳躍不羈無論已茂弘安石猶修玉樹盈階珠璣滯座此真舉國若狂故神州陸沉桓溫亦知歸咎戎行而忠臣志士安於夷風耻言勤恪抑獨何哉此賀道星謂彥鸞之春秋猶賢于義慶之新語誠以新語僅足鼓吹騷雅孰與十六國春秋猶足徵往鑒來也噫晉之君臣倘肯戮力勘定則王猛可爲能臣石勒苻堅皆可爲日碑而慕容赫連乞伏皆可舞干羽於兩階彥鸞之春秋亦可不必作已彥鸞作春秋而記中之忠臣名將高士淑女英風義烈具在是亦彥鸞之刑書也

介州史料辨

閱史料中間如太政年表等洵足備一代之觀然其全不盡于此也至于名臣傳須細細查考凡請介州作傳作志表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尚十之八九雖蓋代勲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案也丘文莊有云天下不可一日無史尤不可一日無史官安得有大手筆彙成熙朝鴻史以快心目

晁文元法藏碎金

甲寅歲見法藏碎金選快甚但知澶淵晁迥所作不知其生平也乙卯于宋史見之未得其詳祭文于大名郡署得其全刻乃知公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幼從王禹偁學後學道于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又參貝典出入三教仕至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近九十文元其謚也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謝事靜攝嘗有詩云鍊鍊成金得瑤珍鍊情成性合天

與相達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笙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彈曳緒每五鼓後起聞之尤清徹以爲學道靈感之驗且勤于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集要曰法藏碎金二書誠爲雙璧其自叙碎金大意以涉獵儒道諸經又于釋典詳觀了義法喜融液映奪居多雖知撫心馴柔道所由致掛冠之後悠然同處消憂釋結大沃襟靈吁此二書其文元自書語也頗愜余素心蓋少年不婚不宦情欲失半思營作三教主人不意文元已先之矣今手此二書以終身未知幾年得聞鈞天廣樂否

遼金二史

或問劉淵石勒可以附晉遼金何以不附宋史余曰契丹之號立于梁大遼之號後改于漢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衰草竊而起石晉氏且割幽燕以與之遂窺中原而石晉亡是就遼神冊之際論宋太祖尙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固難降就五十年來包

於宋史至金之有國始于完顏氏實臣屬于契丹者
阿骨打敢萌逆而篡其國僭稱國號于宋重和之元
相傳九主是自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
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此遼金所以各自爲史方
得其顛末我

朝商文毅等奉

命一倣朱子綱目書法而以遼金附宋是正統意雖
然元之爲元雖朱子復生先師筆削亦無如之何矣
則遼史金史又何妨並存以備參考

徐有貞李應禎祝允明

人知祝希哲書法爲神品不知祝乃徐天全有貞之
外孫而李貞伯應禎之子脩也天全書法歐陽率更
而加以飄動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道
勁間有失之推者貞伯善懸腕疾書其質力故高往
往有掾史筆則希哲亦可謂克光外祖冰清玉潤集
書家之大成乎

皇明通紀多誤傳

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億所著億儲弟故以不草威武

大將軍勅歸之梁公其實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
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
如此言則諛誼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
無定論況敢尚論千古乎

楊文定好學

文定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糧
又朝命巨湖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知文定相業與大制作那知其好學
如許初鄉試首選考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帝
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胡公眞知人哉

胡忠安逸事

太宗察渙忠實命巡訪異人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
時渙意有所屬渙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玉
行部田州遇 建文云彼時胡渙假尋張辣捷實尋
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劉子玄史通

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黃山谷嘗云論文
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通鑑多用雜史瑣說家傳

夫近代臣僚多自述功蹟又子孫多追述先德請名
公志銘表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
美固非信書而溫公悉行採取以唐朝一代言之叙
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
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
涼公平泰事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
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
思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麗助用彭
門紀亂討袁甫用平剗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
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以故李泌事與舊唐書不同
吁千古誰爲信史余故曰盡信史不如無史

冊府元龜

宋真宗景德二年詔楊億王欽若脩君臣事跡惟取
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凡三十
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
錢惟演杜鎬刁衍李維威綸王希哲陳彭年姜與宋
貽陳鉞陳從易劉筠查道王曙夏竦其音釋又命孫

奭爲之每門具進上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或不
對指示商略一日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
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含桃
事皆非禮也今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
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及書成賜名冊府元
龜今但有抄本並無刻本亦無總序小序聞晏殊于
大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撮其要者分類爲一百十
十五門名天和殿御覽今不傳

太平御覽

太平興國中李昉所撰書成太宗日覽三卷一年而
讀周今十大夫有如是勤學者否

續文獻通考

馬貴與通考做杜氏通典起自上古終宋嘉定亦核
矣萬曆年間雲間王洪洲諱圻以名進士由御史出
爲楚督學余憲搜羅四十年起嘉定以後輯遼金元
與國朝典故貴與所有者則續之若夫節義氏族
六書謚法道統方外諸攷貴與所未有者則增之仍
自上古至聖朝以節義附學校氏族附封建六書

附經籍論法附王禮考黃河大湖河渠附水利海運
附漕運之末蓋各有深義而于道統尤詳蓋述者往
往以宋儒直接漢代諸儒漢唐以降無及焉然漢唐
表章議論功亦豈容泯故以道統附帝系以書院附
學校以仙釋附四裔夫雲笈貝葉貴與黜之是矣忠
孝節義理學名儒逸焉不載何也說者以貴與明禮
也幽閭巖穴與閑閭蕪洛之統視典禮不倫吁文獻
而不徵禮則可如其徵禮則紹明聖學與節義證典
正禮之大者然則元翰洵貴與忠臣哉若夫文之古
長池波濤

雅則王不如馬

水經名山記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所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
文藻辨麗又其中載古歌謠更多奇古可入詩材
名山記乃何濱巖所集近復補入景必窮幽語必造
奇仁智者豈能足跡遍天下得此者可以臥遊

穆天子傳西王母歌

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
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其爲後人粉飾固無疑

六書

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
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若大禹响嶮之
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
汗簡薛尚功鼎韻後漢許叔仲著說文十四篇五百
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
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篇文一百四十五軒周
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
說左氏說是莊王說韓非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
如說董仲舒說楊雄說京房說凡在許叔仲以前者
備載說文而下則有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
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
罕小說張有復古篇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
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夫自程元岑之隸史
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
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篇
古十訛其九唐則李陽冰陸德明宋則郭忠恕楊桓
張有吳才老黃公紹鄭樵戴侗元則熊朋來趙古則

周伯溫楊升庵謂其字學皆未爲精通者也欲以許氏說文爲宗而以古文籍書爲祖

經籍自簡而繁

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而其卒歸于至繁經解昉自毛韓馬融鄭玄浸盛至梁武三禮質疑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袁宏浸盛至李燾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矣世史昉自尙書司馬班固浸盛至脫脫宋史五百卷極矣實錄昉自周穆魏晉浸盛至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極矣譜牒昉自世本梁唐浸盛至七僧編十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矣地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蕭德言等五百五十五卷極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慎周研浸盛至顏真卿字海鏡源三百六十五卷極矣字法昉自四體晉衛恒撰周越袁昂浸盛至唐文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極矣方書昉自張機葛洪褚澄浸盛至隋楊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韋虞孔道虞綽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極矣文集昉自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師總集二百九十三卷極

矣小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卷多極矣類書昉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百卷極矣

志惟小說

古今志惟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即莊夷堅即列二書固極詼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璅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東晉傳云諸國夢卜妖惟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徐鉉好言惟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托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惟晚年急于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授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尚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軾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但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洪夷堅四百二十卷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惟事盡出于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一代之事嘗之不亦妄哉

墨池浪語目錄卷二

題跋

題宋徽宗畫鷹

跋董玄宰楷書蓮華經後

題黃山谷書

跋李龍眠畫

跋蘇長公書心經

題董玄宰畫

跋宋張擇端畫汴都清明上河圖

跋石田畫墨

跋米元章書

宋版唐鑑

仇十洲畫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文待詔書

目錄卷二

沈敬甫書

藍瑛畫

楊忠烈手書

鄒忠介手書

三李詩

周道書

漢唐書

紀年書

許方谷書

繡觀音贊

許方谷書

刁酒贊

許方谷書

自作像贊

許方谷書

慧慶院書

題宋徽宗畫鷹

徽宗好用小慧玩物喪志如所畫鷹綽是妙手但以
相于畫史則可而豈所論于帝王哉最可恨者蔡攸
題以御墨淋漓寫決鷹兒金精作眼王雪為衣剛翮
似劍利爪如錐何當解索萬里高飛夫攸之腹劍利
爪不獨施于朝紳一日胗父京手而曰大人體中得
無有不適京知其欲罷已也從來有父子相傾如攸
者乎則攸之險狠已見于言下昔召公告成王王不
作無益言有益攸不知告戒反作贊題是亦奸臣之
供案矣吾獨怪徽宗何不移畫鷹精心圖金甌之天
下求鷹揚之爪牙迨幹離不粘罕分道入攻始募草
澤英雄豈紙上活鷹可使耶攸父子毛錐劍鋒果安
在哉閱此即謂一幅亡國圖可已

跋董玄宰楷書蓮華經後

余得先生所書蓮華經每月朔望莊誦之如宿諸天
法界令躁心釋忿心消饑時誦之而飽寒時誦之而
溫憂時誦之而快病時誦之霍然以起非佞佛也契
先生之神也其楷書年月经數十秋或正旦或除夕

或朔望或先人忌辰或公署或舟中時有忙閑境有
悲愉而心調于腕腕調于筆似宗顏平原而出入右
軍父子者乎先生由翰林而藩臬由藩臬而宮詹他
人不免有牢騷之意先生洒洒絕不作內外觀蓋由
其胸中具一丘一壑而工夫經九轉九微息調心靜
神閑氣和人言先生禪悅且精于內丹此足以觀矣
雖然翰林學士幸際

神宗四十八年太平故得以游戲筆墨則先生法帖
信不朽諸事哉

跋黃山谷書題元上人此君軒詩

此書瘦勁筆意在顏柳間詩亦字挾風雲聲敵霜雪
余在浙東春風半榻展玩不已覺錢塘強弩射潮復
於浙藩薇垣深處朗誦之又覺天目朝來爽氣映
帶松鶴歸來濯錦江邊石門竹徑特一披說則如洞
山禪寶中主主中賓又如孫登長嘯一聲不知身之
在塵凡矣蘇子云朝看吳山橫暮看吳山縱吳山故
多態轉側爲君客山各此帖抑何多態耶但可惟者
詩與集中詩韻同奉荅周彥亦同詩却不同軸上詩

乃山谷得意之作集中詩雖有敗句其奇絕處定非
魯直不能造豈當日有二首耶合之固雙美後于十
二代詩選見魯直詩有元師自崇州來追送余於瀘
之江安綿水驛役用舊賦此君軒詩韻贈之并簡元
師從弟周彥公中有孤臣蒙恩已三命句則知前後
賦此韻者三首最後一首起句諸公起廢自林泉結
句此聲可聽不可傳句句道紫軸上有我學淵明食
到骨君豈有意師無絃枝枝雪壓如懸磬等清韻沁
入人心肺集中奇句如程嬰杵自立孤難伯夷叔齊
採薇瘦天花亂墜幾不知想從何來可謂三絕

跋李龍眠畫羅漢變相十八幅

李伯時所畫羅漢變相有降龍者有伏虎者有捧經
帙渡海而騎海馬者有肩掛淨水寶瓶者有屈折而
手捧蓮花盆者有騎鹿騎麟騎獅子者有四五仰首
望飛龍在天者有三僧兀坐觀手卷者有合掌念佛
朝海者有閑定觀畫軸者有坐石岩上者有行石洞
中者有焚香淨坐說法者有怒目騎怪獸野馬者或
以爲變則變矣恐逃本來面目余謂伯時惟不指一

可于胸中故能空靈如許洞見世間之變態曲盡羅
漢之變相照精描神殆有天機存焉觀者由變而得
其不變者可也此所謂畫出無形之神描盡難說之
法中間老而憊者與夫壯而狠者少而癩者醉而醒
者與海雲相爲淡靄煙波相爲出沒亦奇亦古余每
燈下展玩影躍躍欲動晴明視之覺其眉宇親入呼
吸通音韻頰間及天陰雨雪開卷諦視又似低眉慘
寂增音慈悲乃知真羅漢變相也羅漢非有變觀者
自變耳

題董玄中書

卷二

四

跋蘇長公書心經

長公胸中無色香聲味觸法并無眼耳鼻舌身意故
書法位置得宜絕不從筆墨得來學之者亦無由入
門若從筆下求波公非欺則縱觀此書者謂書卽是
經經卽是書無不失坡翁

題董玄中書南浦雲西山雨

已巳二月西泠蕭寺晤董宗伯具道隆慶已巳蒙袁
簡肅公首拔之童子試于今六十年爲感慨者久之
因畫此見貽畫以韻勝不爲何郎傳粉而爲江山傳

神雲固秋雲雨亦秋雨也令人作秋水長天想其思
簡肅公耶以擬王子安滕王閣詩一則文而殤一則
文而壽壽殤之故具見筆下

跋宋張擇端畫汴都清明上河圖

壯哉此圖令人應接不暇勝讀帝京篇觀其煙雲遠
近覺春光明媚樹色樵蔥山峰青靄雄麗者其樓臺
亭榭耶輻輳者其千商萬貨耶神遊都市有王帛萬
國之氣象枝間鳥語與雲窓霧閣相爲映帶信乎春
城無度不殘花傾城士女馳者如飆那知田家作苦
前呼後擁王孫之春草倍綠目挑心招歌樓之酒帘
盡青馬者馬車者車驢者驢何忙如許怕聽天津橋
上杜鵑啼耳盡無所不工最工于舟有鳳頭者有鷁
首者有一舟而三帆者作百尺竿頭更進步意態絕
肖虹橋影落浪花中橋上遊人行相摩者數千人人
喜氣滿眉尤奇者將軍閱武金鼓旗幟相宣若將識
士心士識將意因嘆曰金人入汴梁時安得張先生
畫一幅以却虜乎吾不知宣和去後此數萬人者散
在何處祇留黃河繞汴州不能不令人歎歎

此圖有真贋本真者已籍入 天府贋本乃吳人黃彪造第筆勢道逸驚人要非近代人所能辦

沈石田戲墨碎品數十種

此冊花鳥某某生韻絕肖中間淺色淡墨每于不經意處神采翩翩雖呼三歲小兒名之一一不悞天下惟真則神覽者能無絕倒

米元章書杜少陵題王宰畫山水歌

元章得晉人筆意往往饒姿韻絕無怒張勃起之狀試一展觀青蔥秀色映帶眉睫間令人神爽

宋板唐鑑

卷二

六

宋板唐鑑

曾見宋板史記前後漢書昭明文選皆精絕之極無力購之徒從羨而已但購宋板唐鑑十二小本字畫清純妍好而註釋小字無一筆苟簡時置案頭見范公呂公精神并見唐宋法物

仇十洲韓熙夜宴圖

此圖前而數馬神駿一美人翩躚而舞令人魂消八美女吹彈竈窈窕殊甚樂器亦各精工實父手腕有神一展卷間覺燭光烟雲映餐金卷爲之形穢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北嶽廟立于曲陽縣西附城距嶽百餘里相傳云堯時有白石從嶽飛至于此因祀焉其說甚誕余與唐遜庵入其廟見頽簷壞廡間古樹疎秀恍登北嶽之巔非復塵世且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多奇古中有巋然挺立者韓魏公所書碑也其文堂堂正正讀之使人意肅書法出入顏平原風骨稜稜精光激射令人不可迫視共坐卧其下因嘆天下有此神物又何必商葵周鼎方爲古色照人乎魏公爲兩朝領袖元老以身繫宋輕重此文此字足以觀矣因求墨刻三張其石其刻其印與魏公文字稱爲五絕

文待詔書二詩

其一爲臘日賜譙其一爲端午賜扇詩軒豁婉麗富在大曆間讀之如赴大平宴身在清涼世界書秀潤道偉殊多姿態而結體復古勁人以祝京兆書擬李獻吉詩謂皆有敗筆而不失爲大家吾以文徵仲類何仲默謂卓然大家而并無敗筆也京兆書掩其文待詔三絕其我 朝之龍象也與

沈敬甫畫天平山景

啟內畫天平山景不知凡幾此其一也卷長可三丈許縱橫點綴濃淡淺深殆有神助山石樹卉既掩映瀟疎而微颺澹雲亦自靄然古樹固多蟠虬飛來峰更爲突兀湖上一舟飄飄如也蓋由石田心目間具有全蘇州不覺隨筆寫出耳但不知范文正公墓在何處余恨生平未過閭門何時携此登天平山與諸景一印証當浮大白以賞之

錢唐藍山人瑛畫四時景俱做前哲運筆既殊

法亦不一

其春景做李希古夏景做梅道人秋景做趙松雪冬景做王右丞各自作一絕詩亦與俊有韻致高峰障天紅紫遍地草樹滄鬱元氣正在含吐間一老扶筇到水邊駸駸欲渡希古前矣夏景雖淡掃峨眉不事脂粉而曉靄蒼蒼蕙花氣渾如盪舟而來者欲問羲皇上人耶真梅道人秋氣清遠丹楓翠松別有天地萬中野服豈欲秋江獨釣耶試問之吳興似不似滿天皆雪也梅亦疎影橫斜全似苧蘿女爲吳王編素時

狀此并輞川神情而得之即右丞亦爲笑倒昔王州謂錢唐戴文進生前作画不能買一飽今藍君繼價則過之吾則謂前進後瑛如南北兩峰並峙蓋君醉卧西湖者有年山水其胸次問物画法無所不師故亦無所不妙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題楊忠烈手書五札

其一謂小兒送老母過化城即長途倏往定有戒心等語覽之悽然其一謂霖昔年

門工力持中噹節者無限此段公案至今未一發明

其

題

卷

九

守那咬斷菜根幾南苦旱那州獨雨誠可通天等語其一謂昨店中大守共一青衣小帽人促膝深語攢眉相向總是憂國非爲弟慰藉哉夫道義骨肉之雅即不肖自爲計不如此之周且密焉等語呵凍手字其行書甚小絕無縱筆且小心翼翼無快張負氣之態清勁如其人程子謂作字可以觀心信然信然

題鄒忠介手書

先生已七十四矣然而行書甚小飛舞有翹舉亦在其中矣信乎其深于天機也與恨生平未親函席捧

此札如見先生蕙惠二詩箋却又楷書恍垂紳正笏
有鳴珂佩玉之聲得心應手奇正相生可以觀神易
焉

蘇長公王長公

余酷嗜子瞻元美二公集欲強置一品題不得但覺
誦子瞻集冷然如列子之御風而行誦元美集如駢
騁駕鶴而遊三十六洞天

三李詩

李空同得趣于風李滄溟得趣于騷李西涯得趣于
唐詩

題跋

十

頌空同其詩中之長江乎滄溟其詩中之海市乎西
涯其詩中之洞庭乎或謂西涯古樂府爲詩史空同
滄溟爲感唐正音一沈宋元之弱信然

史目跋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
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
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史也舉其人而史之
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周逸書魏紀年穆天子傳跋

三書亡于秦漢而出于晉之汲冢逸周合乎尚書紀
年合乎魯史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其事之合已
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如出一手而粹者往往足
破千古之疑世或以浮誇見識不知周書迄太子晉
紀年迄于慎覲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左
氏且不免史遷所採許多恠誕以二書較之左馬較
粹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叙簡而法其譎雅而風
其事侈而挾視山海經之語恠霄壤也三書亦古亦
奇

漢唐宋諸將跋

題跋

卷二

十一

西漢將才聚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
德勝故將亡非德者夫西漢諸將多羣盜高之起亦
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唐之將
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近東
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藝祖之德過其
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諸葛氏之八陣一何堂堂正
正也唐郭汾陽之御衆大而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
而肅論將于三代之下三君子其至德乎

緇觀音贊

金沙灘頭馬郎婦八萬四千清淨身普陀巖下水中
月有情無情撒手過纓終寶珠人人有拈花微笑渡
十方座下蓮火裏蓮一絲絲了了明金針落慶女媧
補天

宋理宗像贊

既恨不與朱子同時何故盡逐大學生既知真德秀
何不與商戰守甘慶小朝廷到不如姚樞趙復興學
燕京卓哉廉孟子一射三才兼文武堂堂理宗前
不識史嵩後不識丁大全取裏無珠耳亦不聰

刁酒贊

余飲不過二杯因評刁酒比三白味更耐久視葡
萄清已絕塵但恨李洽涼不與刁酒同時耳
邯鄲之北邢州之陽邑號南和地湧酒泉刁氏寡婦
凜然孤清酌泉中聖霜中之英性冽適唇莫之與京
譬諸史漢世說更新衡途延賓可冷熱中何須醍醐
頃刻回萬國之春人歌飲醇大守不自以爲珍歸之
寡婦之神

許方谷蘇硯贊

贊曰其質勁挺方似坡仙之特立而不群其色精瑩
方似坡仙之矢詞而成雲蘇文之爲章于千古方皆
惟此硯之勲硯耶坡耶其合一而誰與爲分歷宋元
而至今方幾經滅沒而光復責固知前身蘇長公後
身是許君曰何以知之知之于硯之變

余已已歲在浙臬署適畫師作余小像角巾遊
松林下手持如意一鶴一琴鼎兒執經咿唔升
兒臣侍呱呱出脉 董大宗伯玄宰蒙題以鶴
鳴子和因自作像贊

口內心慈悲胸無宿物滿目生機活千人不必封
忝萬夫知彰知微半世衲子終年茹芝如山靜定似
水漣漪松耶柏耶愀然先大夫之依依琴耶鶴耶嘹
嘹說詩解人願宗伯法書直奉爲傳家之著龜

沈青芝寓予真因自贊

道是蓬玄羽士不曾絕粒辟穀道是黃檗緇流却又
鬚眉婚宦志在白雲竹林那知大旱作雨闔眼夢開
眼亦夢夢之中又占其夢焉是日夢說之像

慧慶院募緣重修疏

慧慶院者卽宋名普庵堂也倚北來九轉吉祥之峯
映西溪一泓清淨之水昔稱雄構慈雲長蔭三千漸
就傾圯法雨倒洒丈六憶昔翳塵謁角忽現金碧瓊
璃駕虹霓於鵲橋遊彼化城歡然合掌渡迷津於彼
岸恍歷苦海無不同頭說將起來便證正果放得下
慶結多善緣俗子販夫萬家盡耀光明燭長街短巷
一切都化給孤園此我朝借禪林以神道設教而
用梵音爲木鐸警世者也今住持僧海濱寂明懼駕
爲殿之梁傾泫然流涕覩龍象尊之衣濕懷焉慈悲
敢告善男子暨信女人五鹽原是香積之味或金銀
銅或米粟穀七寶無非布施之資一波動萬波隨彈
指可諧勝事今生作來生受傾囊自種福田而余亦
半世頭陀竊窺三竺演三車之法五旬土著夙羨一
寺擬一邑之雄倘鬱起雙林聿新象教高標七樹依
舊龍華聽茲暮鼓朝鐘快矣風調雨順敬告長者敢
云在家出家同祝宰官何論法眼慧眼謹疏

墨池浪語目錄卷四三

詩譜

詩脉

一體性

比興

聲律

絕句體

李太白論詩

鍾嶸論

沈約論

李仲蒙論

釋皎然論

何景明論

李東陽論

王僧虔論

古詩用古韻

敖陶孫評

雙聲疊韻

樂府

情采

物色

律體

雜體

文中子論詩

劉勰論

李攀龍論

梅聖俞論

葉夢得論

徐禎卿論

胡元瑞論

王世貞論

樂府命題

鍾記室評

墨池浪語詩譜卷一

豫章胡維繫夢說甫著

詩脉

詩言志歌詠言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質
其在斯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義歸無邪焉爾
昔葛天玄鳥黃帝雲門堯有唐歌舜造南風大禹歌
功九序大康五子咸怨商頌周頌四始六義十五
風儒子治浪駁像後歌下逮楚騷漢初古詩韋孟
唱蘇李繼響魏轉附物思悵切情歌咏漢德雅頌
音東京魏軌合氣遺情並自悠圓建安風氣慷慨磊
落晉代輕綺江左玄風各有雕采辭趣一揆六朝
連光景原于三百此興抽黃對白各自爲工胸懷清
曠吟寫性靈詞其詩者當論其世楚騷漢風既非一
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既有陶謝便有徐庾嗚呼漢
魏近古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三變而爲陳
隋初盛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李杜
丞年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近學者侈言唐詩
而不詳咏漢魏六朝飲水而不知其源余是以拈出

樂府

樂府者嚴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葛天八闕咸英
首唱韶舞兩階至塗山降于候人始爲南音有城誦
采飛燕始爲北歌及甲歎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楚思
于西河西音以興採風陳言被之律呂志感絲篴氣
變金石是以師曠視風于盛衰季札鑒微于興廢慨
自誰破寢息無以秦燔樂經漢興中和絕響武帝始
立樂府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此汲黯
所以致譏也暨后郊廟惟雅雅章辭雖典文律非楚
騷雖三調之正嚴實韶夏之鄭曲晉則有傅玄曉
音張華新篇而詞繁難節氣粗不諧是以陳思上稱
李延年閑于增損明貴約也乃知詩爲樂心嚴爲樂
體樂體在聲替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
文

體性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孟堅雅懿
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
故頡頏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

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
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
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

情采

夫鈇鑒所以飾容而矜情生于淑姿故情者文之經
辭者理之緯詩人爲情而造文辭人爲文而造情故
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滯麗而煩濫惟心定而
後結音理定而後撝藻使文不減質正采耀乎朱藍
間色屏于紅紫乃可謂追琢其章彬彬君子

比興

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
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
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觀夫興之
託論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尸鳩是也
何謂比金錫珪璋螟蛉蜩蟬漣衣卷席凡斯切象皆
比義也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興義銷亡于是賦頌
先鳴比體雲構夫比之爲義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
擬于心或譬于事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忘大

所以文謝于周人也至班張之倫曹劉以下圖壯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比義雖繁以切至爲貴

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播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達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殷有足引心况清風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

卷一詩譜

四

人寫氣同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褒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及離騷觸類而長長卿之徒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是以四序紛迴而入曲貴闢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興府屈平所以能

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聲律

音律本于人聲殷紱含宮商先王因以制樂歌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殷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應肉相準較然可分凡殷有飛沉響有雙殷隔字而每并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殷應不還並轉輓交往逆聲相比近其際會則往來連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主割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殷轉

卷一詩譜

五

五

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殷畫妍蚩寄在吟咏吟詠滋味流于下句氣力窮于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若宮商大和聲諸吹簫翻翹取均頗似調瑟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詭韻寔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衡靈均之殷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殷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
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
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

凡讀三百篇要會其情不足性有餘處情不足故寓
之景性有餘故見乎情

凡讀騷要見情有餘處

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

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真實

三四六朝樂府 猶有真意勝于當時文人之詩

卷之四

詩譜

六

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
三篇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
古製韻度猶出盛唐人上一等但理不勝情氣不勝
辭耳

律體

沈約 吳均 何遜 王筠 任昉

陰銓 徐陵 薛道衡 江總

右諸家律詩之源而尤近古者視唐律雖寬而風度
遠矣

絕句體

古樂府 渾然有大篇氣象

六朝諸人 語絕意不絕

嚴滄浪曰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
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閩體謝體徐
庾體又有所謂選體栢梁體玉臺體宮體有三句之
歌有兩句之歌有一句之歌有歌行有樂府有楚辭
有琴操有謠曰吟曰詞曰引曰詠曰曲曰篇曰唱曰
美有四聲有八病又有以隱名者以愁名者以哀名
者以怨名者以思名者以樂名者有古詩一韻兩用
者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有古
詩重用二十許韻者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乃用古韻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有擬古有
連句有分題有分韻有借韻有協韻有今韻有古韻
論雜體則有風人 藻砒 五雜俎 兩頭織織

卷之五

詩譜

七

盤中 迴文 反覆 離合 建除 字謎人名卦
名數名藥名州名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
等體 滄浪所論詩體尚多此自六朝以上

李太白論詩

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然後研志
緣情二京彌甚含毫歷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驚秀之
詞纏綿巧妙班婕妤好霜雪之句繁越清迴平子桂林
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首
稱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
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文中子論詩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懷抱遠語 卷一詩譜 八 郭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
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
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
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
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滯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
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
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譽幽微藉之以昭
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又曰詩有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
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
則詞蹟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 陳思
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大康之英安仁
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劉勰曰文之興起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
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則無
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

而思隔山河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
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振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哉
知歌謠之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波震于下又曰天
機啟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煩糾又曰五色相
宣八音協暢由乎玄之又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
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損棄而不吝之感迥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汗濁之外者詩也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蓋物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深謂氣象氤氳深于體勢意度繁蕪深于作用川律不滯深于嚴對用事不直深于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造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迥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于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于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乎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嚴因

嚴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聊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粗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嚴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 胡元瑞曰兩漢諸詩惟郊廟頌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瓊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魏氏而下文逐運移格以人變若子衡仲宣士衡安仁景陽靈運以詞勝者也公幹大坤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兼備二者惟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覩矣 又云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 觀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晉之詞中于漢然不逮漢者以其詞

也宋之韻超于漢然不及漢者以其韻也 仲默稱

曹劉阮陸而不取陶謝陶阮之變而後也唐古之濫

觴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古樂府王

僧虔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

詩叙事成文必使志盡于詩音盡于曲是以作詩

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解有聲而大曲

又有鹽有趣有亂解者其歌詩也般者若羊吾韋伊

那何之類也鹽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般

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 余州云世人

選體往往誤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

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

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

匠宜高摺拾宜博 又云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

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

無岐級可尋無色嚴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

磨之極妙亦自然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

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

須為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

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得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
俚者須今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
跡方成篇法

古詩用古韻

宋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膳音慎淡枕
與浸蔭皆相叶為韻蓋用古韻也庾信喜晴應詔詩
亦古韻也古之詩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
上與浮雲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同中蔡朝
露待日晞是也如沈韻拘用者有鳥西南飛熠燿似
蒼鷹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約韻譜始為嚴整早發
定山尚川山先二韻及唐以詩取士遂為定式後世
因之不復古矣楊誠齋曰吟咏性情當以國風離騷
為法不必拘禮部韻

樂府命題

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然公襲之久往往失其
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
高樹顛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
相府蓮詠為想夫憐楊婆兒詠為楊婆兒之類是也

放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胞朋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
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雪在霄
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
困客獨蘭暗合音微孟浩然如洞庭始渡木葉微落
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
課農桑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錢水瑯瓊流光自照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自雲巖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蒙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
僂工行鄉飲隣獻秋如時有詠氣柳子厚如高秋獨
眺晚霖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瓊
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
眩百惟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璣正可施之宗廟
荆公如鄧艾絕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
景入官折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殺秦少游如韓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

山如九阜獨啖深林孤芳坤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
蒼如聚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迥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
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儻而評似穩妥
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
奕其許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蕪雅怨體被文
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
句處處間起麗典新嚴絡繹奔會越石善爲悽悵之
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達得景陽之詭詼含茂先之靡
嫚骨節強於謝混馳邁疾于顏延總數家而並美踰
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往往警邁足使叔源失
出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難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
成就於謝眺此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東方曠殷爲木音西方舌殷爲金音南方齒殷爲火
音北方唇殷爲水音中央牙殷爲土音也雙殷者同
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
各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殷微礪同爲牙音而
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

墨池浪語詩評目錄卷一

漢詩評

漢郊祀歌

漢鏡歌

漢樂府

古詩十九首

魏詩評

晉詩評

東晉詩評

郊祀歌

鼓吹歌舞曲歌

清商曲辭

南宋詩評

郊廟歌

清商曲辭

南齊詩評

南梁詩評

陳詩評

北魏詩評

北齊詩評

北周詩評

隋詩評

總論漢魏六朝詩

漢魏詩評

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

心之萌乎軫子歌武之爲武可知也相梁臺君臣警

戒猶有三代風昭帝黃鵠淋池肅肅淒淒矣

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曼倩之誠子優

哉消哉去病之琴歌志意懽然相如封禪頌雖是多

事然典則瑰奇得雅頌遺聲五言始于蘇李二子天

與其性發言自高蘇武詩如清廟之瑟朱絲疏越一

是也良詩

唱三和東坡謂陵與武贈答五言詩後人所擬蕭統

不能辨也余謂細心領咏自知非蘇李不能容齋隨

筆以蘇武在長安使匈奴何爲及江漢噫是唐以後

人眼目西漢人豈拘拘字句又云獨有盈觴酒盈字

觸惠帝諱獨不思高帝諱那韋孟詩實絕我邦乎古

人作詩或不諱也固矣夫坡之論詩也李延年之傾

城傾國楊憚之人生行樂可謂絕唱唐山夫人房中

歌格韻高嚴規模簡古曠曠乎商周之頌噫異哉高

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而

出唐山夫人之口與手乎唐山姓也高帝姬也若戚夫人烏孫公主趙飛燕悲見乎詞班婕妤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馬援之任梁鴻之清于歌行具見忠惻班固明堂辟雍五首見東漢氣象詠史則多感歎尤見史才傳教崔駰氣醇而不漓嚴渾而不碎張衡寄興高遠遣辭自妙怨篇清曲可誦四愁猶風騷之遺韻也趙壹詩家之賈誼乎中郎深于音律如飲馬長城窟行嚴高千古尤覺自然仲長統之遺志趙壹凌霄孔融之雜詩句句憂時蔡琰真情極切自然成文胡笳十八拍拍拍酸楚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徐淑詩更麗則可誦史稱其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信文生于情乎孔明梁甫吟古勁殊甚讀於忽操畫出一箇活龐公也

漢郊祀歌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中多爾雅之文微意刻酷煉字神奇

漢鏡歌談藝錄云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近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獻辭合寫故致然耳中間有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漢樂府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趙代秦楚間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今存者並漢世衍附譚譚江南可采蓮白頭吟之屬也真情自然但不能中節耳累度乃是好景如烏生八九子東門行寒池浪語 卷一 等篇如淮南小山賦氣韻絕峻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樂府中有如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日賤妾與君共舖糜共舖糜之類也

古詩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或云枚乘作李善復以有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

篇爲乘作則兩語皆不在其中又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爲傳毅之詞則十九首非出一人乘死在蘇李先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又云十九首疑是建安曹王所製至擬蘇李風斯靡矣

魏詩評

凡讀建安詩當於文華中取真實詩眼云建安詩辨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又云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

魏武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

自賞詩品云孟德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曹丕洋洋清綺樂府更美贈可慨有謂去極千里者非篤論也曹子建詩言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案溢今古卓爾不群詩譜云新削精潔自然沉健又評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竹林詩評子建亦正亦變騷騷乎大雅之製焉有謂曹子建詩質樸渾厚春容雋永風調非後人易到每讀其詩灑然有千古之想但朱華素雪之屬對已逗六朝氣色

今空同序補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虞危疑之際者乎

王粲之作如機柅杞梓輪囷離奇夫豈細材哉文秀而質麗在曹劉間別構一體談藝錄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其七哀沈約云不侑經史直率胸臆又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洵七子之冠冕乎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徐幹時有齊氣蓋齊俗舒緩然而意味悠長劉公幹之作朗潤清越如擬金考石魏文帝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魏池源語 卷一

五

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詩品云植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應瑒和而不批應璩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阮瑀善解音詩亦清亮謬襲鼓吹曲十二首綽有古意不作曼嚴繁欽文才機辨如定情詩情致宛麗杜擘母丘儉贈答詩一伏檻長鳴一按劍相盼非鶯音也何晏詩憂在喉間不得吐左延年新嚴眼前有景都道出程曉近俗焦先真仙嵇康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論清遠良有鑒裁詩譜曰

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弇州云少涉矜持不如嗣宗
稽喜詩蟬蛻塵外二郭俱有贈嵇康詩遐周暢逸遐
以簡潔具見交情阮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嚴
雅潤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
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
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
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譜云天識清虛體
法疎短竹林詩評云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棹沿
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嚴滄浪云黃初之後惟阮籍

東池浪語

本卷一

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

六朝詩評

晉詩評

司馬懿識飲歌規模宏遠但有蹊徑可尋

張華詩其源出于王粲其體華艷託興不奇用字務
爲妍冶人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詩譜云氣清虛
思頗率又曰短章奕奕清暢傳玄能作情語髣髴惟
戚如在目前經緯情感若探裏曲官商曾疊綺繪斐
章詩譜思切清古失之大工傅咸玄之子風格峻整

識性明悟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裴秀不愧其名
應貞不愧其父杜育摯虞情篤友朋音亦金玉劉伶
得趣于酒詩亦悠然獨暢東晉補亡詩對偶精切辭
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束固疏廣之後也何邵博學
運以清虛王濟逸才出以澹蕩李密因緣詩何頗異
陳情表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爲文
每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稚川目平原之文如玄
圃積玉無非夜光所擬古詩十九首文溫以麗意悲
而遠驚心動魂幾乎一字千金詩品又謂陸尚規矩

東池浪語

本卷一

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咀嚙英華厭厭膏澤文
章之淵源也何仲默曰陸詩體俳語不俳謝則體語
俱俳陸雲以識簡亂故能布采鮮淨敏于短篇詩品
清河于平原始如陳思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
鄭曼李清芬可挹孫拯氣槩凌雲潘岳詩翩翩然如
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綺縠謝琨云潘詩爛若舒
錦無處不佳陸文似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云陸才
如海潘才如江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詩譜安仁質勝于文有古意但澄汰未精耳潘尼宛

轉關生往往寓規于諷左思詩全篇燦燦首尾有法
又云如丹崖翠嶽金泉乳壑晶瑩瑩光景可挹詩
品文典以怨頗爲精切雖野于陸機而深于潘岳詩
蔽大冲詠史題實因班體亦本杜也而造語奇偉創
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于雲遂爲古今絕唱宋子京
云大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
表意不減嵇康日送飛鴻語嚴洽浪評晉人舍陶阮
外惟大冲高出一時士衡尚出其下升庵云大冲招
應詩峭蒨清意間竹栢得其真五言詩用四連綿字
前無古後無今張翰有清才如周小史思吳歌旭日
在東清新可受詩品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葉之章
潘尼雖不具美而文旨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
一毛張載詩行雲流水頗近自然擬四愁却不如詩
品孟陽詩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傳然兄弟高吟不愧
二疎張協詩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
于潘岳靡于大冲風流調達實曠代高手且詞采蔥
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夏侯湛宏富善構
新詞安仁曰周詩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孫楚

綴思每直置以疎通董京玩世常逍遙而長吟弇州
云石季倫縱橫一代領袖諸家才氣勝耳思歸引明
君辭情質不在潘陸下曹摅英篇麗日歐陽建慘語
悲風嵇紹有至性嵇含多逸趣阮修善清言閻丘冲
工古調郭泰機寒衣之製孤怨宜恨文雖不多氣調
驚左貴嬪左思之妹也啄木詩勝綠珠悞儂歌
東晉詩評
劉琨盧諶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
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詩譜云忠義之氣自然形
見非有意于詩也杜子美以此爲根本郭璞詩之體
相輝彪炳可玩始爰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
但遊仙之詩詞多慷慨平遠玄宗其構思險怪而造
語精回三謝杜李精奇處皆取此如林無靜樹川無
停流阮孚云泓峥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
超形越蓋詩自郭景純始合玄風爲韻語許詢孫綽
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孫許並善恬淡之辭然
玄度高情遠致五言詩妙絕時人與公雖工吟咏如
碧玉歌穢俗殊甚楊方詩淺語入情葛洪詩仙風冷

冷謝尚之大道曲王獻之桃葉歌具見風流江道詩
蕭條高寄度閑詩飄飄乎仙矣李充李頤父子清言
濯濯然情韻不如充曹毗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
版終非無文采酷無裁製袁宏詠史詩雖文體未適
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後來李長吉祖此顧長康
神情詩詩中之畫也習鑿齒燈詩亦燈中之光乎讀
蘭亭集詩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今人有飄然之想陶
淵明詩文體有前殆無長語篤意與古辭興婉悵每
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昭明序云淵明文章
與世流語 卷一
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
與京橫素波而俯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又評陶詩如絳雲在霄舒
卷自如東坡謂其質而實綺靡而實腴黃山谷曰他
人皆有意于爲詩淵明直寄焉耳所謂不煩繩削而
自合者朱晦庵曰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詩譜謂其
心存忠義志度閑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幾于十九
首盛唐風韻皆出此韻語陽秋謂其寓意高遠達磨
未西來淵明早已會禪矣謝混清淺殊得風流媚趣

殷仲文頗稱華綺吳隱之酌貪泉可燒美採薇歌王
康琚之反招隱琳瑯滿目宗炳詩長松落落王嘉歌
可謂詩識湛方生吸風飲露不作凡響趙整酒德歌
幾于國風張駿韵叶官商支遁慧遠雖各有悟語不
如帛道猷陵峰採藥詩謝道韞咏雪固佳詠松尤見
節義蘇若蘭璇璣圖徘徊宛轉具見才情挑葉與謝
芳姿俱有團扇歌艷曲耳何如楊若華空即色色即
空
郊祀歌傳玄荀勗曹毗雖各摹古而韵之曲折不若
張華
鼓吹歌與舞曲歌辭張華傳玄殊足鳴一代之盛
清商曲辭一曰清樂江南吳歌荆楚西聲如子夜上
聲歡聞前溪阿于等曲俱列于吳聲西曲則石城樂
烏夜啼烏桕曲估客莫愁襄陽江陵雜曲于荆郢樊
鄧之間以其方俗故謂之西曲梁武帝改西曲製江
南弄爲龍笛採蓮採菱沈約製鳳笙等曲與西曲總
列于清商清商雜出各代但子夜晉女子名子夜造
此聲故以繫晉

前溪歌沈玩所製前溪湖州村名也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

雜曲歌謠亦各魚魚雅雅

南宋詩評

劉義隆詩皇甫汈云絕似魏文劉駿詩雕文織絲過爲精密劉義恭雅詠劉義慶平實劉休玄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述陸機

王邵之詩古質何承天鏡歌十五首逸足揚鑠六經如組頽延之詩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塞池浪語

一字皆致意焉詩評延年之作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耿耿穆穆君子之態詩譜云辭氣重厚有節閤之體盛唐諸家應制多取此鮑照許頌謝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頌詩若鋪錦列繡雕繪滿眼謝莊詩氣候清雅不逮王袁然與屬閑長良無鄙促謝晦婉美謝世基警拔謝靈運詩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嚴絡繹奔會辟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瑱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詩譜謂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取深處多本此又云謝康

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黃鸝之云謝靈運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恐不得雄骨氣少劣而萬象羅會內無乏思外無遺物不得以俳病之凡詩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烏足論哉詩話云池塘生春草何謂神助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乃是詩家妙處謝惠連詩才思富捷如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何以加焉又王爲麗歌謠風人第一鮑照善形狀寫物之詞尤長樂府評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又云高鴻決漢孤鶩破霜詩譜云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詩話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觀其數名尤見遊藝之妙詩數云鮑謝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第康樂麗而能淡明遠麗而少靡淡故居晉宋之間靡故涉齊梁之軌竹林詩話鮑照之作如珊瑚琅玕水難火齊弗資鑲琢自足偉觀詩品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皆務其清茂殊得風流媚趣瞻混宜分處抗禮淑微可托乘後車僧達卓卓欲度驕驕前吳詩譜曰謝瞻

景致清虛甚有古丈茫曄詩殊不稱其外乃知才各有所至不可強也孔欣詩升庵評高起可並淵明早歲辭榮不負其言惠休洛靡情過其才吳邁遠善于風何長瑜長于嘲荀景工于擬王歆之嫺手翻詩何必多陸凱之折花逢驛使便足驚人人亦何必知書沈慶之之口授便是名筆顏竣有父風鮑令暉歌詩嶮絕清巧擬古猶勝洵鮑照之女弟也

郊廟歌辭歌舞曲詞皆出顏延之謝莊王韶諸公之手其普人之遺音乎

墨池浪語

卷一

十四

清商曲辭有華山畿二十五首事奇情亦奇讀曲歌八十九首般靡靡矣南宋君臣憤憤乃爾

南齊詩評

蕭道成詩詞藻意深蕭贖估客樂亦平平耳何必被之管絃

王儉少便以謝安自况故其詩亦華華楚楚王融詞美英爭竹林詩評融造仙詩如金莖百尺仙掌銅盤集汎溢于中天倚清寒而獨矯徐孝嗣長于短句詠物張融爲孔稚圭外兄故情趣相得然融誕於詩

捷疾豐饒差不局促雅由風韵清疎詩却雕飾奇險

青出于藍矣謝朓詩奇章秀句往往驚道足使叔源

失步明遠變色劉後村曰康樂一字百煉乃出冶玄

暉尤麗密竹林詩評朓詩如西山清曉霏藍翕黛之

中時有爽氣詩譜云藏險恠于意外發自然于句中

又云雖篇中綺繪間作而體裁鴻碩詞氣冲淡往往

顏謝逐鹿厄言云玄暉不惟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

映人唐子西謂三謝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

之趣亦少減漸有唐風矣劉繪麗雅有致柴廓之行

墨池浪語

卷十

十五

路難情亦悽切丘巨源詠扇格高氣渾陸厥少有風

樂詩體甚新詩品云文緯具識丈夫之情自製未優

非言之失也虞炎之趨炎顧歡之悲施于詩可以反

觀鍾憲顧則心並祖顏延之一則藹藹春雲一則澹

澹漣漪均有雅致

韓蘭英綺密甚有名篇齊武嘗謂韓云借使二媛生

于上葉則玉階之賦純素之辭未詎多也噫亦靡矣

釋寶月之估客樂及楊叛兒蘇小小歌潘岳有甚焉

謝超宗之樂歌不愧乃祖

南梁詩評

蕭衍樂府壯矣麗矣古今絕唱七言歌行尤勝皆寓古調于纖辭晉後無能及者詩有禪味又開一法門升庵云江南弄七曲絕妙一唱直千金蕭統詩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豈其精顯于文選耶蕭綱辭藻豔發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烏棲曲四首奇麗精工盛唐人多本此至北斗橫天等句出語特高妙非當時纖辭比又云綱烏棲曲妙于用短繹燕歌行巧于用長並唐體之祖詩數云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栢梁皆平

卷一 十六

樂池浪語

約猶未大暢至蕭繹音調始協唐王楊諸子歌行的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叙述爲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于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又云春別詩及題鴈皆七言絕句也可見絕句起自梁朝蕭世詢不好輕華甚有骨氣沈約詩憲章鮑明遠所以不開于經綸而長於清怨鍾惺謂其詞密于范意淺于江那子才曰沈侯文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詩譜云佳處蘄削清瘦可愛自拘

般病氣骨爾然唐諸家嚴律本此竹林詩評沈約范雲之作如間闕疎鍾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休文四敝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于近體尤爲作者之聖而自運材力有餘風神全乏江淹詩體總雜善于摹擬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謝朓竹林詩評淹清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于廷非天下之至聰其孰能喻嚴滄浪評擬古惟江文通最優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云云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皎然評國扇二篇江則假

卷一 十七

樂池浪語

象見意明則親題直書江生情逸詞麗方之班女未可減價詩數云擬魏四詩置之魏風莫辨真傑思也擬顏延年詩辭致典綺得應制之體范雲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遲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常淺于江淹而秀于任昉竹林云丘遲之作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九霄春露三島秋雲任昉少不工詩政稱沈詩任筆晚節篤好文亦適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但用事過多所以詩不得奇王僧孺聚書多異本其詩麗逸多用新事張率自幼工詩人擬之相如枚

皇柳暉登景陽樓詩雄渾似盛唐吳均清拔有古氣
許承應肩吾詩六朝氣色初唐格韻兼之矣耳食者
不得以六朝與唐大分涇渭也何遜詩不費氣力如
庖丁解牛風成于騷然調復雄古其秀句多爲子美
所采故云能詩何水部梁有三何遜及思澄子朗也
子朗信饒清巧思澄典麗諸蕭楚楚子雲開曠琛未
朗辨王籍若邪溪詩江南以爲文外獨絕王訓嚴調
和婉王筠詩沈約稱其圓美流轉如彈丸脫手升庵
云筠詠征婦行路難叙情曲折纖微如出其口可稱
舉也

卷一

一八

細審楚妃吟句法極異劉孝綽辭藻爲世所宗其叙
情寫景水月鏡花妙不可言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
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卽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
落也綽繪之子也至孝儀之和風孝勝之清味孝先
之纖調皆不如孝威氣調典逸劉苞劉孺劉遵均之
才藻蔚然陶弘景山中白雲真足怡悅至不言昭陽
殿化作單于宮則妙解前知矣徐勉背蔥可愛劉峻
字孝標詩藪云宏麗縝密遠薄宣城又云梁詩而殷
亮嚴整王楊極意無以加也劉綬詩有氣調風流跌

宕名高一府曹景宗之競病韵可謂奇絕徐悱之登
卿耶城足稱大觀諸徐固表表東海獨徐摛之新聲
號爲宮體人多諷習陸倕筆底能道所欲言恰似俳
律鮑泉嘗書筆上我文之外無出卿者故語亦崢嶸
荀濟曰會楯鼻上磨墨作檄故謂多慷慨虞羲奇句
清拔江洪雖不多亦能自迴出費昶善爲樂府紀少
瑜善于描情王臺卿短章疊疊朱超句句飛動戴嵩
前語盡出沈君攸古色照人釋寶誌識詩王金珠歌
曲神矣妙矣徐悱妻劉氏怨在若吞若吐范靜妻沈
氏思在若遠若近沈氏者名滿願其殘燈詩爲韋春
州所慕詠竹火籠詩絕大議論直上薄風雅下掩唐
人

卷一

十九

木蘭詩綽有古意樂府中絕唱子美多祖之
雅樂歌詞與鼓吹曲舞曲多出沈約手律叶宮商

陳詩評

陳叔寶玉樹後庭花等歌曲綺艷其音甚哀宜乎開
脂井有石欄紅痕也然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氣
象宏潤辭言精確爲杜子美五言之祖言不可以論

人也如是

陰鏗風格流麗其詩體用兼優神采融澈辭精意切
鏘賦新成安樂宮援筆立就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
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嚴丑音並協實近體之祖
又云近體之有陰生猶五言之始蘇李陰與何遜齊
名號陰何遜詩清麗簡遠鏗詩格似隋唐間人徐陵
摘之子氣局深遠爲一代文宗其詩如魚油龍廚列
堦明霞輝耀丰茸之采溢目非類載之室詎得見此
又云李太白嘗全用其語沈炯詩雄壯悲歌如六甲
東坡遺稿

卷一

十二屬詩亦諸亦雅周弘正可以怨弘讓可以仙弘
直氣調高于二昆陸瓊陸瑜允稱雙璧張正見之詩
如春旆綠勝金翠耀耀聯以珠璣詩數云華藻不下
徐陵江總嚴骨雄整乃過之卮言云正見詩律法已
嚴于四傑特作一二初語爲六朝耳江總工于豔麗
詩數云六朝二江二庾子山氣骨欲過肩吾而神秀
弗如摠持才情差亞文通而淵博不逮見言云士衡
康樂已于古調中出俳偶摠持率樸不能手俳偶中
出古意總陳亡復仕隋無惟手梅花詩蓋作秋胡婦

也顧野王至性人也亦能馳騁陽阿曲傳粹使氣人
也那能宛轉寫嬌態岑之敬賞壘曲最爲絕唱蔡凝
賦春雲生寧不孤映徐伯陽氣頗雄渾阮卓殷亦清
流何肯韻更鏗鏘張君祖臺臺清精度僧淵寒寒逸
響蘇子卿紫驕馬梅花落與蕭浮長相思可稱勁敵
釋惠標詠山水詠孤石奇峰疊浪洪樞綠情觸興烟
雲滿目智愷石火電光參悟了然

徐德言之破鏡詩樂昌公主之錢別自解悲哉

此魏詩評

是也浪語

卷一

廿一

元宏歌才藻富瞻楊白花滌矣亦自奇麗

蕭繹聽鍾鳴悲落葉依依復妻妻高允羅敷行王子
喬盼盼復僂僂段承根有清詞無繁音常景讚四君
調亦典雅惜未見其擬扶風歌十五首也祖瑩嘗語

人云文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

也嗟悲彭城亦不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
製裁之體宗欽高允贈答是詞響虛劉胡史古王肅
悲董紹更悲馮元興浮萍書在心腸固刺譏疾聲言
可爲歷溫子昇文筆艷發清婉當爲彼中第一又

云足以陵顏韓謝合任吐沈劉和流離中斷句亦自
悲壯咸陽歌李波小妹歌兩篇瑰奇甚何減漢人語
王德春詞周南晚粧王容大隄女艷甚綽是南宋元
總賦銅鞮山松十步成天才也元子真風氣甚高絕
命詩言猶平婉達人乎

北齊詩評

邢邵詩典麗既瞻且速魏收機警詩情到景亦到詩
數云如挾琴歌等爲唐絕句之祖但輕薄人號爲驚
蛩蝶祖琬詩亦綽約有南朝風如望海一首恰似漢

魏詩裴諒之

卷一

廿二

魏詩裴諒之弟公諶酬南使徐陵作恐陵拈
筆亦不能過蕭祗蕭放父子各自迴出劉逖宛然唐
音盧詢祖詩亦華美如鄭氏挽詞亦是絕調高昂雖
磨力過人詩却雅有情致鄭公超揚訓袁奐荀仲舉
詩在伯仲之間情能出景蕭瑟奇麗高古卓然大家
如秋思詩蕭散宛然在目又出唐人止矣那于才曰
蕭仁祖可謂雕章閭出頽之推宏暢曲折能盡詩之
妙詩數云馬色迷關吏鷄鳴起戍人雖玄宗做此不
若顏穩健

陸法和識詩妙解神術無病而終真仙人也馮淑妃
感琵琶絃崔氏磧面辭淺而韻

雜歌謠中有奇語

北周詩評

宇文毓過舊宮整齊工密儼似唐初詠摘花妙甚豆
盧突芝軍行爾固突至渭源一似庾信一似王褒
蕭撝格意既高古風調更雄麗宗懷詩升庵云清麗
脫洒宇文昶陪幸終南山置之唐集亦是名家庾信
父肩吾與徐陵父徐摛父子出入禁闥文並綺艷故

魏詩裴諒之

卷一

十三

世號徐庾體庾信詩爲梁之冠絕故唐之先觀史評
其綺艷杜子美又曰清新老成蓋綺而有質艷而有
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竹林詩評庾
信之作如玉臺九成變樓數仍規模崇麗氣象清新
步虛諸什並懸絕塵境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
山根一片雨盡登高臨遠之趣如有慶兆民同論年
天子萬不獨清新無韻尤深穩詩數云世謂杜子美
詩法庾子山今看述懷一篇真類杜諸古詩升庵謂
羊腸連九折熊耳對雙峯此杜生部更高生褒崇麗

鬼鬼我我亦復凄凄切切如燕歌行妙盡塞北苦寒
光景詩更有神有骨有色有聲可與庾信並美
釋亡名五苦詩苦盡甘來五盛陰陰盛陽生
郊廟歌並出庾信手比周文士一子山而已不獨北
周南朝亦當踞獨坐
燕射歌辭五般調曲二十四首出史入經銓金戛玉
恐覲以後難得此正般

隋詩評

楊廣夫製葩藻辭極淫綺後一變歸于典制並存雅
墨池浪語 卷八 十四
體江都宮樂歌已具七言律體泛龍舟等曲哀音嘶
絕升庵云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絕妙效劉孝綽
襍憶詩風致婉麗迷樓官人歌固是詩識亦稱詩聖
望江南說盡江南景致風船歌已兆唐興矣

楊素詩詞氣頗拔風韻秀上夫素以武功顯而文藻
若此奇哉王通東征歌韻騷而風李德林諸詩辭嚴
而暢何安歌行意氣翩翩史萬歲石城山英風凜凜
盧思道聽夷俊辨五言詩見意七言歌行尤工詩鼓
云六朝歌行有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

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偉然體氣丰神尤為煥發薛道
衡詩多沉思故情致宛曲其氣韻雄渾對調精工似
初唐陳子昂李孝貞圓美辛德源峻潔魏滄明逸柳
胥詠諸虞世南詩婉轉如高山樛具蒼佩華纓廊廟
之容也與兄世基並馳名世基辭章清勁時人以
二陸世南嘲司花女亦唐七言之冠絕者升庵云世
非唐人孫萬壽諸作風華奕奕王春七夕氣格渾然
王昌詩氣高致遠長篇亦復洋洋灑灑度自直元行
墨池浪語 卷八 十五
恭孔德紹惜生于隋末詩却擬于唐初劉斌和婉不
似隋音孔紹安咏石榴詩亦清切陳子良鶴鳴九霄
度抱風行水上哀明規模大崔信明句法新王衡
雪李密感秋情見乎詞李那和重適陽關真松寂薄
暮來

僧法宣能作情語僧慧淨能作壯語釋曇延題方圓
動靜四字乃知李泌有從來已
有迷樓不可無侯夫人有侯夫夫人方見是迷樓丁六
娘十索秦玉鸞之憶情羅縠愛之聞思何如大義公

主書屏風

郊廟歌辭多出牛弘手至平耳

文武舞歌雖依樂記象德擬功而聲却卑庸

雜歌謠詞回紇一首有長歌之哀過于痛哭之意若

長白山并州謠長安謠聲亦切切惟送別詩有五子

之歌之憂吾以爲六朝樂之卒章焉

謝靈運詩已有全篇作對子者尖新峭麗駸駸梁陳

爲初盛唐吳祖矣 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謝朓

工于發端雄歷千古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殊乏

高古

卷一

十六

李詩多出自樂府古選如古樂府楊叛兒曲二十字

大白衍之爲四十四字而樂府之隱秀益彰因識古

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者有代財法有奪胎換骨法

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代財者因其

語而新之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宋人詩話詳之矣如

梁元帝郎今欲渡畏風波大白衍爲郎今欲渡綠何

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春風復多情太白反之春

風復無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邊同蕙嶺雪張說云

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如此類者多誰謂唐人詩
妙處能出漢魏六朝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

也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

化也 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如涼州

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

壤康衢鄭雲南風白雲黃澤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

逮閨郊白馬之撰雜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

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歎楚聲以及今之獻文皆是

吳越之音

卷一

廿七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

若不能歌之但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夫樂之義理

詩詞是也嚴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

成人漢世樂府如朱鸞君馬黃雉子班等曲想當時

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且唐世之樂章

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于

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

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

入于耳即能辨之求元審嚴宿悟神解者自得之耳

明詩總論

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謙縉紳之嚴喜爲流暢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以後競復初唐風神大暢而縉靡未刊則毘陵晉江爲之主盟嘉靖中年暨隆慶家少陵人公空同嚴格峻厲而性情未調則歷下瑯琊爲之標梅迨乎萬曆則湯臨川由六朝而漢魏沉浮人節表中郎宗徐文長則禘晚唐而祖眉山雅俗是港沒焉

卷二 明詩總論

並陳可格之變也時也調之轉也情也而趣有高低才有長短論世者謂其詩當自得之

明興立亦幟者二家才情之美無過李迪嚴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時並載景文子高輩實爲羽翼翩翩乎一代之選也然辭嫩于宋格不及唐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庭實昉古建安換華二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豈不日月重朗而北地之效顰信陽之舍筏議者雲擾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臨風雲而成月露存理者扶感遇而效咏懷喜華者敷藻于景

龍畏深者信情于元和各自斐然中興之功濟南爲大隆萬以來不免耶耶之步深造之功微自得之趣寡宗六朝者才高寡和效宋元者人趨捷徑昔人有步武華相國者以爲形迹之外學之去之彌遠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嚴實可觀者次也

洪永以至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纖穠綺縠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也婁江歷下博大高華一變也

是港沒焉

卷二 明詩總論

長沙之于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詩人以勲業表見者千古寥寥國朝帷幄則劉文成密勿則楊文貞靖難則余肅愍出塞則王威寧勘亂則王新建平盜則林司寇行邊則楊大保禦虜則唐文襄治水則朱司空定變則張司馬皆文武兼才遠邁前代

弘正間風雅宗工若李獻吉何仲默羅景鳴皆文人兼氣節者崔子鍾王子衡薛君采皆文人兼學行者

墨池浪語

明詩評一 自洪承至宣德

宋文憲玉韞山輝劉文成振衣千仞古而質已劉子
高月掛梧桐孫仲衍天空鳥飛質而且趣可謂四傑
中間仲衍更深于樂如驪山老妓行唐人那可多得
噫詩不通于樂是知雅而不知風者也高季迪一洗
宋音頗還唐調格兼六朝漢魏諸體而出以妙悟可
謂一代宗工梅花六首豈其自寫照耶雖曰高揚張
徐而三子距高其中尚可容數十人楊孟載之繼麗
墨池浪語 卷二

每於掉轉見風神張來儀本潯陽人卜居吳興傳者
誤爲吳人詠吳興山水有詩云繞郭羣峰列迴波一
鏡如公詩大抵似之其唐之錢劉耶徐幼文風韻遒
切令人不忍讀真文生于情者後來徐文長袁中郎
宗此一派却不如幼文真高廷禮還唐能盡其變拈
筆則溫厚出于至性工畫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
人稱爲二絕誦方天台練新淦詩大包山海高出窮
蒼千載猶有生氣解吉水天縱奇才亦雄亦古豪宕
不羈其曠懷似不從人間得洵李長庚後身楊文貞

欲超宋人津筏駸駸乎欲漢魏矣林子羽逸翹天飛
卓然成家胡光大清味沁人金文靖氣格高峻胡若
思閑澹似陶韋魯子啓高情雅韻古色照人可鳴一
代之盛梁布衣寅悟不必邵康節聲不必孟襄陽要
亦唐虞之巢許至姚少師以袈裟衲密勿而以禪悅
鳴磨歌字字靈異句句快心尤奇之奇者

明詩評二 天順成弘

薛文清濂洛之崩出以沈宋之調于忠肅淡如和靖
趣若白蘇故可在麟閣而鶴歸西湖彭文思得之雙
墨池浪語 卷二

井亦是絕唱岳季方壯麗氣蓋一世商文毅酷似趙
宋李文達有晚唐氣何椒丘其清可挹王襄敏海市
蜃樓可謂奇絕其飛將軍耶丘文莊雙龍出海張東
白兩手拍天一則胸中無物不有一則胸中一物不
猶劉東山調雖宋元讀之如天晴登岳陽樓令人神
怡吳康齋章楓山俱見道之言羅一峰情到肝腸欲
斷景妙孤峰絕壁陳白沙吟風弄月澆酒澆花是淵
明還是茂叔莊定山悠然不爲理障黃未軒酒洒自
是唐音李長沙胸次可吞雲夢澤筆下能湧若耶溪

管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此公以之樂府
最佳程篁墩胸中有萬卷筆下無一塵但少年從歐
蘇路上走慣與李長沙同一機局律以氣格稍遜惜
哉二公天資異才未免爲此地奪幟林見素問女刺
繡王文恪老衲談禪吳原博雖多率爾故自不俗楊
君謙不使故事要有神錢鶴灘鶴鳴九臯王應韶
跡影瀟瀟竹邵國寶殘香漠漠苔先嚴極愛楊碧川
詩今讀之珠光閃閃費費湖風慧鳥永巷中子弟駭
駭鄒汝愚英氣逼人蔡虛齋寥寥寫意耳楊文恪垂
老遺浪語 卷二 三
紳正笏奈民憐不衫不履羅圭峰靈隱飛來人天異
境二百六十餘年僅見此耳劉文和流水潺潺層簡
肅赤城霞起顧華玉婉麗康德涵神駿李空同直陟
華嶽之巔黃河之水天上來高矣大矣前掩劉宋後
無王李何大復出水芙蓉天然國色而神韻清勁後
來王鳳洲詩宗盛唐自命爲蓋代試取其明月篇與
大復明月篇一披頌過便覺仙凡之別乃信詩有別
才非關書也歷城邊華泉與李何齊名奇情玄會似
登岱望日觀捫星辰不是人間李于鱗之奇本諸此

已徐昌穀名坎李何邊吁六朝佳麗幾絕響得博士
復見漢官威儀王文成一味妙悟非唐非宋亦禪亦
詩別是一洞天魯蓮北有滿湘洞庭之致陸文裕才
無機雲聲諸晉魏嚴介溪鈴山堂詩清新婉曲不得
以人廢言湛甘泉花明五嶺春正是舞雩三三兩兩
鄭繼之如孫登長嘯聲振林木顧箬溪湖水清且淺
沈石田畫人先點晴生韻躍躍動矣唐伯虎眼中不
可一世下筆突兀坡青霄文徵仲端人正士文如其
字祝希哲人有情人也眼前有景道得出黃勉之鸚
鵡來過吳江上蔡九達松間露竹上風孫大初武陵
桃源耶上下天竺耶飄飄乎仙矣真山人真山人
明詩評三 洪永玉宣德
陶王敬元氣淋漓張志道天孫織錦王子克佩玉鳴
珂魏杞山花香鳥語可謂盛世之音汪忠勤之閒英
表海晏之峭拔皆雄視一世具廷琚之高逸蘇平仲
之豐腴亦各自成家楊文敏氣象崢嶸夏忠靖雅淡
自如皆可想見其爲人程原道別有鮮會胡仲申雄
壯悲歌唐虞敬氣骨全似唐人劉孟熙風韻悠揚深

有古意李古庸情致委婉王時彥韻度鏗鏘李昌祺
力追陶謝西江若王若李其劉子高之真派耶周梅
如恬秀林尚然軒朗皆不免宋人蹊徑

閨初山人自梁寅外王叔明蒙趙子常訪清機酒酒
瞿宗古佑風致道上蘇秉衡平古韻悠悠 閨秀如
宋氏乃閬州太守婦題郵亭壁歌情到景到何減盛
唐錢氏兩女郎配入教坊其詩大者悲壯小者俊逸
但非乃翁鐵石心腸耳 羽士張無爲淡甚周思得
悟甚鄧羽趣甚張三丰之楊州瓊花殆有仙風 高
僧大圭慧心雅韻直是一鼓清磬萬山暝宗泐一味
妙悟風格高邁直逼孟王誠我

明之大觀也來復其空門中之大有人人乎素琴彈
與素心人溥洽應制一首有唐風宗衍諸詩駸駸乎
宗泐矣天祥機先俱日本人一則工于寫景一則工
于描情如機先之長相思思從何處來

明詩評四

正統至成弘

童士昂父子嚴振彭蠡不作經經細音鄭公故昆季
雙鴻海上來羽儀翩翩王廷貴雪花片片朱克粹山

陰道上行陳宜之羅浮高等篇置之中唐亦是絕調
張靜之詩中有畫何賦王摩詰周克敬水晶瓊瓏黃
諫步武陳思王但力不逮耳陳惟成韻度綽是即十
元獨怪王弇州胡元瑞何不推及惟成李古澹豐城
劍氣可媲美西昌劉棣翁徐文靖疎影瘦梅玉堂清
味謝約庵時花美女見者心憐薛之綱閑雲野鶴彭
惠安紫氣東來王廷用子器之黃裏斂子文澤皆讓
乃翁出一頭地陳文厚若遠若近山耶水耶徐康懿
情有餘于文謝鳴治赤城霞起可謂得助于江山倪

墨池泉

卷二

六

文毅風帆沙鳥張亭父有神有骨有韻有香恰似信
陽陳韻昌歌行似岑嘉州揚沂川苦吟以故興來便
娟如鶯嚶花枝張汝弼胸有別解率多佳句林文安
小雅石介然風十二峰下朝雲暮雨吳汝賢綽約
文公大短小精悍子宗儒儒矣迺禪宗嚴嚴中有寬
然宗嚴爲當家王存敬秋氣肅清絕無塵氛林南澗
寶劍凌霜以氣勝林竹田西廂待月以情勝賀克恭
宋詩也誠哉鑒閭山人蕭文明小說也邈矣海釣遺
風查覺庵梧桐一葉頗有幽趣夏德樹天台石梁亦

是奇觀蔣文定桂林山色中有長安春意陳紫峰發
自妙悟故句句生動陳文用中唐之美好者陳德階
德符德英一韻高一景妙一情奇李側庵滿瀝弟質
庵更奇蠅許放衷爽氣新嚴咄咄通獻吉左舜齊胸
中有許多不平事筆下淋漓乃爾屑簡蕭漁笛一板
煙雲滿渚朱弁之雄渾壯麗學少陵而有得者唐士
綢得之機雲李東嶠晴川歷歷漢陽樹田深南漠漠
水田飛白鷺斬文信中冷之水朱蕩南有別趣杭世
卿藤牀竹几薰風南來杭東卿清且漣王敬夫嗟峨
吳九浪詩 卷二 一
爵而秀熊士選流水潺湲可歌可咏張光世劍掛扶
系氣雄格亦古孟望之五更鼓角王子衡大海蜃樓
嵩嶽插天可居李何之下邊徐之上田偶山秦關百
二陳宗禹歌續郢中李鏡山色固歲蕤殷亦峻峭信
是名家張常甫五雲樓閣金莖凝露華殷近夫穆文
簡山水有清音徐用中山形蜿蜒徐廣威中秋詠懷
一百韻秋水長天一色劉士亨湖心亭上一望波平
蔣務本喉間有恨不得出謝一陽美人半醉不勝嬌
媚史明古鷓鴣啼徐子仁黃鸝殷謝子象松聽梵語

湯子重五湖棹歌文壽承文休承信是吹埙吹篪王
雅宜其有殷之盡耶

閻秀陳氏乃李中丞昂之妻詩多悟語可稱大雅朱
靜庵乃周教諭之妻新嚴怨譜亦風亦騷鄒氏乃常
奎濮未軒之配費鸞湖之妻母也冰雪其色俞節婦
乃俞憲之母集百家明詩者嚴亦霜清

章君上跨鶴凌風錢羽士琴臺雅調釋雪江芙蓉江
上冷色韻自然魯山環佩刪刪不作野狐禪

明詩評五 正嘉隆詩

楊用脩才情問學在弘正後嘉隆前崛起無復依傍
自是一時之傑而清新綺縠獨振六朝之秀合作者
殊自斐然如折水龍飛鷗微霜度早鴻等句置之春
梁不復可辨薛君采端麗溫淳沈舜臣高紫秀瑩而
高子崇之精深華妙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賦張
曲江華蘇州矣皇甫子循清空瀟灑色相盡鏤雖格
本中唐而神韻過之嚴惟中之鍊鍛精工爐錘盡泯
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教子發氣格麟峒馬軾風
韻高華桂文襄語必驚人雷司空最工唐調王雱欽

力振建安惜中年潦倒未盡其才儲靜夫清溪洗暮霞胡可泉鍾嚴渡漁火劉元瑞如癡女兒能織鴛鴦更繡鳳凰王槻野刻意少陵雖有突兀却無宛轉曹茂禮如公孫大娘弟子舞劍見其師不覺愴然常評事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夏少卿如武庫矛戈殊少利器唐應德力振初唐故宏麗該整咳唾金璧誠詩家之瑚璉華子潛獨秀本色如秋水涵天根露誠陶韋之妙境惜才具乏耳王道思初年詩格艷麗雖寡天造良極人工李于鱗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墨池遺稿 卷二 九

沉思太嶽二室芝菌膠結光華若朝霞芬旨入九咽庶乎近之矣唐大宰如永州石奇重有致不如太湖歟空玲瓏吳峻伯小巧清新蔡汝楠一倣錢劉瑩然不污馮汝言格追初唐自出鮮饒李先芳調出襄陽嘉州間秀越溫潤悟入象外汪伯玉盡洗鉛華獨存天骨其格調精嚴句律整峭真可謂鍛鍊之工張肖甫格高韻亦高張助甫如龍泉大阿鋒不可犯表胥臺如遠山張東沙似疊樓徐天目紀律森然綽有精思余德甫力追大雅宗子相天才悲憤有騷氣務于

勝人吳川樓求諸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官商諧律梁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情王元美古詩靡所不有歌行每效一體宛出其人樂府意逐題新詞與代變常世獨步五七言律高華整栗沈著雄深絕句瀟灑絕塵如黃河漢遡宇宙奇觀又如龍宮海藏萬恠惶惑惜其大矣未化晚年復入宋人一派故讓李何先輟王敬美清奇爽逸屠文升藻思翩翩亦能咀六朝之組若薛方山寒梅嫣然情色俱勝茅鹿門如築室城邑位置嚴嚴劉子威如蜀絲吳葩爛爛郁郁陳五嶽如玉盤露屑清耳可人趙大洲如高麗使人抗浪意氣揚忠愍忠憤之氣更復高華霍文敏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曳科衣裝鮮爛然多市人王襄裕風流詞藻清麗王文肅如灌莽中突起奇石却少韻度歐楨伯情多感慨調工晉宋湯若士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高麗使人飄飄欲仙其騷處使人歔歔欲絕置之潘陸間誰能軒輊袁中郎氣骨道上率易處往往有之觀者須略玄黃觀其神簡馮元成氣度高逸神情圓暢鄒彥吉語多奇崛屠赤水才氣颯發無

所不擬但能得其氣岸未免英雄欺人鄒忠介神韻
悠然志在高山流水不當以唐音拘之鄧定宇情至
之語固是絕調余君房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却費人
力李本寧廣大法門雖乏利根不作小乘語葉文忠
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馮琢庵粗具漢官威儀馮具
區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郭明龍如越兵縱橫江上
終不成霸黃綬軒如雪夜偏師問道入蔡董思白如
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焦漪園如白雲自流山
泉冷然李卓吾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黃
景池浪語
蔡陽如過雨殘荷嫣然有態雷何思如天寶父老談
爽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沈君典如水凌石骨質勁
不華陶石簣如仙人下界不染塵俗鍾伯敬雖寒酸
滄泊不至腥膻滅公懋循如月下篴篥終成淒楚米
仲詔有遠體而無達神王辰玉時出俊語黃貞父水
葉盡脫石氣自清顧隣初雖羅珍錯但有宿味
謝茂秦詩宗少陵窮體極變而風格亦不俗沈明臣
組織成章盧次樞如河朔丈夫鬚髯戟張借軀報仇
人疑大俠然未必真也徐文長如寒鴉數點流水孤

村惜其景物蕭條學之便落晚唐氣耳王伯谷如沙
苑兒駒驕嘶自賞胡元瑞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陳
眉公如朝霞照水芙蓉試風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
意以貴丘園其神龍戲海耶

楊夫人乃升庵先生元配氣色高華風調鴻爽如宋
人葉玉幾奪天巧

明詩評六 洪武至隆萬

王時舉雄壯悲歌情到不堪回首朱文恪軒朗道勁
氣色便見呂明郭子章參軍鮮藻清麗王孟楊才氣
景池浪語
馳騁劉彥昂清絕之氣雖可觀淒楚之調爲尤甚浦
長源小乘中說法生天則可成佛甚遙孫伯融如新
就銜馬步驟輕快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穠艷羞澁正
得各半管時敏龍章鳥跡欽識古雅李盤谷小棹急
流一瞬而過藍蔚之殘雪在地掩映新月黃宗豫奧
飲宰衣時見本色林崇璧如沙苑馬恣情馳騁中多
敗蹶王文端鬼鬼峩峩綽是歐蘇嫡派喬三石如清
泉倒瀉琮琤琤劉原濟湯公讓如淮陰少年斗健
作歌人狀黃才伯如刀家燕奴連車騎交守相揮散

千金原非已業夏正夫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敬
夫如漢武求仙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
揀金時時見寶陸閏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
奇文節本色語固堪咀嚼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
斥埃精嚴甲仗雄整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
而多鼻語不復見調高伯宗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
往往命中陸子淵卓逸出自天才如梨園小兒急健
華利所至動人陳約之如十五六女子容態楚楚見
人羞避何元朗清絕如曲澗流泉楊儀部循吉如倩
女臨池踈花獨笑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
心折王文靖流麗未免元體蘇習王希範頗知建安
氣味但才不足充之耳郭定襄橫槊賦詩綢繡電掃
如魏司徒善射令人驚目王威寧叙塞上情致如田
家作苦歌以自勞可謂悲盡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匪石鄭公墓志銘

從來大臣風節嶷嶷者未必有文武才即具文武才者未必以理學著兼有之者惟我

朝王文成庶幾焉而乃今得之吾鄉司馬司馬登第在丁未而仙逝在內子三十年赫赫濯濯海內兒童走卒莫不知有司馬迨今奴虜蹂躪畿南東齊縉紳學士莫不追歎使鄉司馬而在何至以奴虜貽

君父憂司馬真古大臣哉先是丁丑撫臣以訃聞

上命司空子葬宗伯子祭贈謚尙有待今公子將奉

長嘯山房稿 卷一墓志銘鄉司馬

一

先生寬宥而以行述請銘述既核而暢迨讀吳大行履受公所爲行狀則巖巖具瞻蹇蹇匪躬不惟狀其行并傳其神謹詮次而爲之銘公諱維璉字德輝號匪石初號映垣其先世仕宋授銀青光祿大夫兼節鉞進尚書右僕射封英國公者諱架架生榮官寶文閣侍讀學士以本官提舉江西西江之鄉自此始嗣是族漸大遷錫宜豐樞垣而徙天寶合浦江則自文可公始元末有諱用中者倡義保境率衆歸

高皇帝授雄武衛百戶世爵應官遊戎錫誥命鄉遂

爲新昌望族累世咸有隱德公大父諱廷敦積德伏

義還金于真州祥所自開公父諱可學以公貴累贈

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公母劉累贈太恭人生丈夫

子三公其季也可學翁紫儒不成遊客江淮琴書不

輟惓惓手札訓兒而和九畫荻一切束脩強半出太

恭人十指公誕前夕紅光遶室族人異之公大母又

夢青龍入懷識者已知其爲人龍公生而風慧六歲

就塾即能解經義十歲作舉子茶即好覽史鑑一日

閱漢書李杜黨錮傳輒爲擊節蓋有神交千古之想

長嘯山房稿 卷一墓志銘鄉司馬

二

馬行文耻爲軋苗多忠孝節義語贈翁頌淮陽旅邸

公慟絕復甦每誦蓼莪之章并日不食忠孝其天性

也丁酉大壯始列子衿舌耕養母絕無貧士態或諷

以治生公夷然不屑癸卯舉于鄉不逐隊于謂蕭然

赴公車甲辰幾第得副榜弗就揀選騎驢南歸自溫

清外仍下帷攻苦間作韻語鏗然唐音丁未成進士

已因授福建延平司理其惟明惟允情求萬當署府

署縣清絕一塵猶人可勉若勢要勿徇上司勿徇成

案餘案勿徇尤人所難最奇者穠璫高家氣燭薰

天衆紳側目公獨不少假借一甘璫迎父過延索賂不遂鞭驛卒幾斃公收璫爪牙悉寘之法璫取貨不給值諸商飲恨閔起圍璫署璫弄兵劫撫軍并執兩道于署中火攻譚者延燒民房數百間此何等景象尙有主調停者公必欲聲璫罪于朝以快公憤後果撤回閩撫現任監司檄郡縣建祠公執不可事遂寢郡苦水患民房飄沒公設賑飢民救活數萬兩分秋闈房考所拔如侍御黃公尊素特疏擊璫逮獄慘死節義凜然他如周公應期等清貞端亮皆服公知

長嘯山房稿

卷一 墓志銘 鄒司馬

三

人之鑑歷休八載兩舉卓異絕無一牘適長安丙辰行取僅擬部戊午添註南職方主事旋轉副郎親督都武備大弛條陳整飭練門軍以防暴客修戰艦以習水操建營房以訓陸兵拔選鋒以備征討未幾奴酋發難遼左公乃上兵食三疏疏入不報又查出私占羽翼與府廩寄操將領借名賣關不費斗粟得精兵三千辛酉丁大恭人艱癸亥服闋補職方添註正郎上疏言欲治軍旅弱症當拔債帥病根中引裴度韋處厚用高瑀事以諷時相抑中貴時有刑部主事

譚謙益倚璫勢疏薦妖術宋明時謂可陰兵破奴滿朝無敢言者公獨抗疏力陳古今如文成五利與嘉靖時陶仲文邵元節之非璫矯

旨切責後試薊州竟弗驗公任司理清直有聞樞曹自南而北譚兵政利病蹇蹇譚家宰趙儕鶴欲借天下第一清品以澄叙銓政因破格調稽勲尋轉考功時有謂一省兩司官非例者公拜疏即出城冢宰上疏言寧陵呂坤黃克念江陵周汝霖傳作兩皆一時兩銓於是嚴旨諭晉始赴考功任一時同寅程

長嘯山房稿

卷一 墓志銘 鄒司馬

四

公國祥夏公嘉遇孫公必顯同標冷面長安指爲四金剛公特疏糾逆璫魏忠賢并其假子傳應星罪惡貫盈將來流毒縉紳又引漢唐奸閹見殺大命隨之及我朝二正時王振劉瑾後雖褻扮其如國事何語最剴切并請優詔獎勵楊漣以旌直臣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擬律上奏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說者謂此疏當與楊疏並傳且參劾灶臺臣張訥令其覘奪關黨崔呈秀巡按淮陽貪橫爲摠憲高公糾衆下部議公題風憲犯驛宜照先年江西巡方

視大舟倒追駐擬遣御史陳九疇迎合增意欲一網
打盡正人疏奏新推晉撫謝公應祥公力斥九疇爲
護賊謝公與論攸歸奉 旨駁議魏大中夏嘉遇俱
降三級調外任趙公高公亦相繼逐去公以題覆雖
冢宰主持奉行呈稿實在考功功罪一體今以

三朝元老任怨任諫爲國慎名器抑僥倖乃蒙不公
忠之旨以去臣若緘默苟免是謂賣友賣友即是欺
君豈敢蹈欺君賣友之罪今皇甫規笑人千載上哉
乞休疏上 中旨遂歸奸黨恨猶未已乙丑羅織善
長嘯山房稿卷一墓志銘都司馬 五
類綴騎四出楊左魏周等慘死黑獄逮問累累

古下對簿公向 能亭奏臣生平忠直

二祖列宗之靈實式臨之今恨不能請尚方劍斬二
魏頭懸之國門死不瞑目何禍之避省會觀者皆歎
歎泣下奏畢徑出不顧聞者避之尋謫戍旋州以爲
雨露雷霆皆 君恩頻行妻子環泣不爲動言笑自
若一路險巇不言勞至則與二三青衿論文吟詩著
有友白草經書疑義大慶諸集逆黨劉志選假捏公
與汪文言手書將逮公公聞之猶然賦詩有白日黎

丘山鬼亂青天闔闔北風悲卷雲興到此生安計亦只
監門對九霄天祚精忠余

上御極題題現銷直臣 賜環嗟嗟公與楊左諸君
同激烈而幸不與同慘死者天正番之以建社稷偉
伐耳戊辰起南銀臺右叅議旋轉南同少卿抵任即
疏條五事一卜相一銓衡在久任趙遷一開言路一
隆風教一籌兵食庚午入賀 東宮正賊奴殘永平
後公條往事當鑒者五末又言武備全視京營今虛
詭勢占已成極重難及有一挺力任怨之李邦華友
長嘯山房稿卷一墓志銘都司馬 六
爲驕卒搶辱京管寧有復起之時哉請正法以飭紀
綱言官多廷杖斃者公以漢文除肉刑唐太宗除鞭
背刑請疏雖晉中亦陰行其言南都馬價歷年奉
旨那借共三十二萬餘向未題明 嚴旨督征公具
疏開銷民免重追又搜廬鳳淮陽夾胥侵沒牛犢銀
一千兩借南戶部至淮海遭水患馬價無出題請勘
災補救以恤疲瘠皆報可地乃蒙福崇禎五年始推
福建巡撫過里門正值尤連賊踞張吉撫公無程入
閩檄陳楚對先橫劍數賊獲悉魁中餘大賊黨在員

山石窟者次第蕩平是非但安閩分安江與澎湖閩
三日海賊劉香乘虛襲五虎門掠犯諸汛館頭軍資
船器幾盡公登壇斬失事把總二員三軍股栗即命
芝龍督兵破香又追勦于粵海及香賊轉聞勾倭李
大令同犯礪山公又自將禦之敗走浙海先是紅夷
給引通商止在臺灣不敢越澎湖一步近且擅入內
港公疏嚴海禁以消隱憂而閩紳議論不一無何紅
夷果犯南粵禦却之焚其三船復乘風襲中左芝龍
船器一空漳泉大驚繼攻同安海澄鴻江銅山等處
長嶺山房稿 卷一 某志銘御司馬 七
官兵出禦沉夷舟焚夷船生擒夷三十戮夷屍四千
餘是時漳州諸將氣已吞 公復自將于驚濤駭浪
中諸將始用命焚夷夾板巨艦六隻小哨船五十隻
焚死者數千生擒活夷一百三十六弁獲頭目偽出
海王報捷獻俘紅夷所連結劉香薩倭亦同日破之
擒賊一百有二三餘殘黨皆遠竄說者謂閩海數十
年來所未有之捷是役也心血俱枯無非飲奠海邦
以紓 主憂有以許市爲利者不思爲閩決難乃爲
公員錦公遂乞休方奏凱之日正奉辭任之

旨士民咸爲不平公怡然就道行李蕭然僅圖書數
篋家食數月窘甚或諷曰今遽如此後將若何公艱
然變色曰吾非死生已置度外今不即膏斧鉞所
邀 聖恩已渥貧何病嗟乎彼耽耽逐逐之鄙夫視
公何如也公著書自樂絕無居功意久之公道大明
獻俘日
皇上臨朝受俘告 廟傳鼓中外稱慶 旨下撫按
勘叙直指路公振飛謂前南院費 朝廷金錢十八
萬征勦三載僅俘夷數名尚蒙陞蔭劄鄒撫功倍數
長嶺山房稿 卷一 某志銘御司馬 八
十乎復下兵部查議大司馬張公題覆疏稱原任閩
撫鄒某始以夷亂議處擬按疏實以十月初五日俘
夷回鎮初七日奉 旨革任回籍是戰勝之賀與奪
爵之吊同時並集賞功之典反以罰罪之案行之無
怪聽聞駭異乞
皇上勅下該撫按核議酌叙庶足昭公道而勸勞臣
又路按覆疏內云若夫殄蹤指示則原任鄒撫臣躬
親海上致累年狡寇一旦澄清得以獻之
閣下功懋懋賞即宜起用加級等語蒙 恩起陞兵

部右侍郎賞銀三十兩又叙會勦九連流賊功次奉
聖恩加俸一級賞銀三十兩迨復叙海寇剿香功次
蒙 欽賞銀二十兩時公已捐館矣公初回聞流氛
狂熾于江北斬黃憤氣填胸兼以撫閩賊夷積勞過
度遂成痰疾當具情辭任未蒙 俞允再辭得

旨果係真病着在籍調理病痊起用嗣後病漸劇合
邑自紳士以及樵牧皆捐貲竭誠祈禱竟弗起易簀
時絕不談及家事止強書絕句志歎連呼殺賊如宗
澤之呼過河者三沒之日遠近無弗流涕嗚呼慟哉
長嘯山房稿 卷一 墓志銘 都司馬 九

公秉正氣見有所是雖責育不能奪意有不合輒義
形于色其智膽直以天下爲己任孤忠壁立萬仞謹
議可垂千秋而肝膈逢人即傾至性豚魚可格中憲
翁客死維揚終身孺慕懷想音容事大恭人也養備
至二兄貧時竭力成就公事兄如事父至老怡怡且
捐俸合祠以睦族捐貲買谷以備賑遇人急解推恐
後憐才意切每多方贖培見人冤抑輒直之當事邑
中利病激切指陳其居家居鄉仁至義盡又如此學
問以明新爲本生平不佞佛不談玄于史鑑瞭然指

掌公餘庭訓每言人品正大即于舉業卜之凡帖括
古文詞俱應行以浩然之氣閱公作氣局冠冕豪雄
吾爲韻語著述甚富奏疏有樞銓兩曹南問撫閩諸
刻詩則有願學宦遊友白友歐導憲諸草文有經疑
史評識小錄關邪管見又有大夢又夢自傲雜著碑
銘序記與尺牘統在達觀樓中海內傳誦久矣霖輓
公有義氣塞于天地威名播于華夷奏疏光于日月
才猷轟若電雷品格峻于匡廬文章沛若江河識者
以爲知言雖然南公蔭矣公之卹蔭士大夫當有公

長嘯山房稿 卷一 墓志銘 都司馬 十

議而 朝廷欲庶頑立懦則易名當自首推三公子
皆國寶家珍清白吏子孫所顯揚詎有涯耶公生萬
曆己卯七月初六巳時卒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五
卯時享年五十有八累授中憲大夫提督軍務巡撫
福建等處地方右僉都御史以夷功起陞兵部右侍
郎加俸一級得授通議大夫元配劉氏累贈恭人繼
配胡氏累封恭人副倪氏盧氏子三長睿賓胡出郎
庠廩生次智賓倪出邑庠生三玉賓盧出女二長蘭
貞胡出幼菊貞倪出男孫一榮生女孫一徽貞俱庠

出婚嫁皆名族卜兆天寶鄉三十一都皂田祖山旗
形首已趾亥將以今崇禎己卯月日與胡恭

人合墳並葬除胡恭人另有志銘銘公曰

正人降嶽爲龍爲光巖巖柱石骨挺金剛牽絲司李
遇彼虎瑞公剪其尾八閩以康佐樞南北策兵籌餉
公疏酒血屢排天閭彈射闔黨議凜秋霜銓政久混
湏擇望郎衆推惟公庶幾麟祥文懿墨吏必先廵方
武誅債帥志靖疆場挈領提綱何用不減一時泰開
候爾道表增煥薰熾屏逐忠良公憤請劍如左如楊
長嘯山房稿卷一墓志銘都司馬十一
彼死黑獄公竄夜郎夜郎友白甘死瘴鄉天留碩果
以奠閩疆先否後喜

聖主當陽乃賜環召乃陟銀臺乃卿南岡靖獻心長
寒蹇謬謬咸謂桂葛

帝簡節鉞以綏海洋公曰山冠先創乃縛劉香于江
于粵頌功彭彭載整師旅麾搜鯨浪長蛇封豕無敢
披猖走粵走浙島徙怵怵勾引紅夷挾市鴟張夷砲
雷震驚我泉漳巨艦天障逆我顏行諸將觀望莫之
敢當公劍星芒以掛扶桑我躬不遑務擒夷王三軍

用命直掃撓搶蜃官蛟室血流泱泱就俘纍纍獻之
廟廊

天子色喜是我汾陽晉之司馬禁中子房威標銅柱
功勒旂常公形已瘁公神已傷歸聞流冠蹂躪斬黃
日夕怏怏神遊大荒中樞且召箕尾忽褰天不憖遺
哲人云亡

上悼棟梁予祭予葬

寵命輝煌倚公節義李杜鴈行倚公奏疏陸賈頤頤
猗公烈伐韓范齊芳贈蔭謚典國有尋常天寶定爾
長嘯山房稿卷一墓志銘都司馬十二
雲漢爲章旗山鬱蔥日月爭光公魄茲藏與祖徜徉
三驥騰驤子孫熾昌名與天地偕無疆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簡

肅洪溪東公神道碑

我

朝御史大夫能以清方振臺綱端亮遇

主知者惟衷簡肅與戴恭簡張簡肅三公皆江右人

也。然執法于弘治之時易執法于萬曆之時難受知

于

孝廟易受知于

神廟難非有補天之才浴日之忠安能以身任天下

長嘯曰

神道碑

一

之安危者四十年而稱一代名臣哉公沒于位在萬

曆丁酉三月七日

上震悼命宗伯治祭司空治葬贈太子太保予諡於

是有司議諡

天子若曰一德不懈曰簡正色率下曰肅東卿實不

愧之其以是易名大臣之

恩數渥矣子若孫以卜吉因循至崇禎癸酉季冬廿

七日始克拊葬于贈尚書公先塋之次公孫益孟等

以狀之者楊大史銘之者董宗伯皆公門人知公最

深今子其孫偕也素切仰止談先事甚悉文隧道之

碑非子而誰維霖辭不文諸舅以文生于情情至之

語自堪不朽霖謹先次其大者在正色立朝與宗社

至計而後叙其數歷中外功及生民可乎公郎刑部

時適腐薄通判

肅皇帝震怒逮大將軍楊選等十八人下獄大司寇

當以死諸司唯唯公引律爭曰法者天下平也即

上怒不測獨不念多殺無罪傷

上上仁明乎力請具疏減死

長嘯曰

神道碑

二

上報可是公筮仕郎署已有大臣風裁其守松江時

適徐文貞宅首揆戚昵臧獲如南陽之不可問公至

裁之以法悉屏息歛手比文貞罷相新鄭修隙臺使

觀察承望風旨招人告訐三吳大震徐氏子孫逮問

纍纍即文貞岌岌公獨持平以殺人媚人吾所不忍

爲新鄭以是啗公竟徙行大僕寺少卿雲間士大失

迄今能道其事公叅藩楚中居荆南荆故江陵相里

撫臣乃其私人每欲有所膏潤獻媚公曰政府豈與

小民爭利哉文移力爭絕不爲徇及江陵敗

上用言官奏籍其家向所稱私人者以佐虐爲匿已
地江陵子姓有徒跣受辱者公以江陵功在社稷非
他奸相比獨引大體去其甚耳故當時官于楚者大
半以清議廢海內獨服公得監司體呼先後麗華亭
新鄭江陵間孤媚纖趨者十人而九矯矯如公者可
多得哉其爲浙江方伯弊絕風清嘗挾兩蒼頭居署
中蕭然無長物入計

天子下詔首褒清庶卓異綵幣燕賞有加至撫河南
值天久旱人相食聞公入境擁車呼庚癸公愀然泣
長嘯山房詩
伊道碑 卷二

下遂條救荒八事情詞剴切

上稻覽三日發內帑五萬金米九萬石往濟公設法
助賑如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買遣使告糴兩
河之民藉以存活者數十萬迄今父老稱救荒者必
曰袁都爺此段功德何減富鄭公其爲少宰也故事
選郎見少宰于私第少宰隆禮公以屬司待之且于
選事多所折難可否選郎憚其方嚴出公南學院公
在吏部僅一月耳士大夫咸以爲真少宰其爲南大
司馬適島夷掠朝鮮勢張甚公條條倭八事已聞倭

逼遠左後疏脩倭喫要八事已倭遁去廷議罷兵復
疏脩倭未盡十事得

旨允行其爲北大司空有

詔修養心殿公言殿名養心

皇上將于此寡慾清靜錫天下太平之福今紫城北
上門工未竣而三役並舉非命名意且

禁城重地數興工作人役雜冗易生他虞臣愚以爲
已之便

上不報其爲御史大夫

長嘯山房詩
伊道碑 卷二

四

詔召同太宰孫公詣會極門諭以大計斯事體重宜
同心體陟公感激自矢曰所不爲

天子持公道致枉賢縱不肖者有如日以故是歲計

典咸稱允當適浙江巡按御史彭應參按部有意督

過諸縉紳范祭酒爲所迫自縊死

上召公諭曰御史殺我儒臣公上疏曰御史代

天子巡符其刻意振刷炫露風裁致擾地方傷

國體臣不敢庇然有任怨勞植風紀者又未可投杼

三至抑正氣令掣肘不得行也

上悅下詔褒美有以忠體國之語御史曹學程以議
東事詔獄公再三請雖未得

俞旨而公剛直敢諫風節凜然槩可見矣天生社稷
臣以培萬曆四十八年之景運公殆其人乎公諱貞
吉字孔安別號洪溪先世閩邵武人本袁姓由閩而
徙江右之南昌沙埠潭則自唐叅知政事景元始仕
南唐簡較禮部尚書倫得賜姓袁後以避亂仍袁姓
十九世而公季父茂才鳴鳳孝庶世用等先後詣所
司奏請

長嘯山房稿

卷二

五

詔還爲袁公即以是姓顯公王父大學生樂山翁諱
正民正民生公父鄜庠生翼齋翁諱永昌順然偉丈
大有文名更深于理學娶王即公母自樂山翁及翼
齋翁並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
書而大母蕭母王皆夫人公生而夙慧翼齋翁口授
書輒成頌稍長授以性學亦解悟出人意表翼齋翁
絕異之弱冠補邑庠生學使者胡公王公號知人並
奇公一時名士多從之遊公教先理學後文藝若文
際鄒公其高足弟子也近日師弟相得如周程之吟

風弄月者率稱袁鄧二先生戊午中鄉試第九人明
年第進士高等授刑部主事公曉暢法律而明允欽
恤往往溢于法外察諸囚多庾死立常平亭以均囚
食授洗凍法而諸囚龜手足者得以完膚刑曹著爲
法今猶用之陞員外郎中滿三載考得

封父翼齋翁如其官母王封安人尋以便養告改南
兵部武選司郎中甫就道而翼齋翁訃至毀瘠骨立
既治喪畢無以供大夫人饘粥仍受徒講業服闋丁
卯除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以便母迎養故也尋擢

長嘯山房稿

卷二

六

松江太守夫松賦額甲于江南迫之則民力竭緩之
則功令嚴最難調停地濱海島夷出沒其間防海兵
驕難制民好訟願之益橫抑之又憤起善訟公爲節
冗費清積逋汰老弱嚴訓練絕請託公聽斷松以大
治吳淞江久湮公佐督撫海忠介公開濬一以所節
膏公帑輸之民無所擾暖則進諸生談經講義條約
言十三章月凡兩課手第其高下士濟濟有興後來
起家甲第多公門下士最奇者董宗伯楊論德當其
垂髫試童子時便期以名世後長安聚首酌酒屬場

公曰異日必爲我狀行事屬董公曰墓中一片石子其勿忘後皆如其言人以是稱神識居松三年以考績得贈封其父中憲大夫毋恭人庚午上計新鄭以內閣掌銓事晦公不附已徙行大僕聞者扼腕公處之怡然及萬曆元年新鄭罷得遷河南提學副使時江陵嚴于黜汰學使者希旨爲東濕公曰

天子意在培養人才寧以摧折隘賢路乎第斥其不

雅馴者而已又集四書條要刊布學宮所取士尚實

學食行推高第爲名臣丁內艱已卯復除補河南學

長官

卷二

七

憲如故辛巳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洞庭之水汎濫

無際所哺民最苦公爲築堤以障之水患立

息時有津稅歲工百餘供公費悉削去曰無涸乃公

爲也遷河南按察使甲申陞浙江左右布政使尋

浙藩時稱傅公以節省數萬餉海上兵餉乙酉入覲

兩袖清風丙戌春舉治行第一賜燕禮部是月還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是公任河南首四矣

民見公咸呼曰天不予民歲而予民公民可倚公爲

命公請蠲請賑請行山東食鹽請改置兌所彰德諸

凡可救荒便民者不遺餘力已而流亡嘯聚城中赤

白嗷起公從疏先事預防十事皆得旨允行公又謂

治亂民宜用重典請擒獲賊首輒辟無貸盜用旋戢

秋復淫雨秦晉諸山水建甌而滙于河河決堤潰濱

河南城者民其魚矣公撫膺嘆曰中原赤子何辜乃

陷苑旱今復死潦遂慨然上疏其略曰河發源于岷

嶓迤邐萬里而下龍門砥柱至陝汭則兩嶺石山河

身卑道其過怒難發下孟津榮澤則洛瀍澗池諸水

爲巨壑而上流雨水暴下澎湃迅急勢不得不橫決

大潰河已千里運道乃

卷二

八

國家明使制閘壩等口不塞則河潰大堤以及宋

梁而汴城難防使大社集等堤不築則河由東流以

衝張秋運道爲梗且月糧救荒十二策與役居其二

微工役以宮庫濟國無河憂民無戶忌

詔曰可公階治河諸臣躬負杵插與河伯爭流而湍

悍爲柔闕七月河工奏成

天子嘉之賜白金文綺陞二品俸茲蓋月燕趙二公

意救荒與河功兩利之術也公之經濟有本大率類

是戊子晉工部右侍郎考三品滿加通議大夫時疏
瓊河成

壽官建再受白金文綺之賜庚寅轉左尋晉吏部
左侍郎會有尼公者是秋出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先是南御史大夫某與諸御史不協致仕去故以
是中公乃公至風紀一新皆翕然票約束辛卯陞南
京工部尚書公詢利弊所宜因革者疏請皆報可壬
辰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南京承平久士不
習兵革公爲汰其弱者練其壯者備東事告急水陸
長靖山房詩 申道碑 九
操演軍威大振倭亦潛遁明年以正二品給由加授
資政大夫祖父俱贈尚書祖毋蕭毋王俱贈夫人尋
改比工部尚書公共疏乞休公自南司空至是請告
之疏凡四上矣

上皆溫旨慰留任在工部屢請節省凡不時工役一一
執爭雖不允

上心知公賢甲午會御史大夫孫恭介轉冢宰即簡
公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時號爲得兩大臣公疏辭弗
許時大計群吏力嚴奔競之禁黜巧宦旌循吏諸蜚

語謫書皆不得行讞獄持三尺法權勢無所假時

上靜攝頗厭言官會譴一大璫臺省失先發摘斥逐

幾空公上疏申救以言官所以脩耳目防壅蔽也且

雷霆震擊微示不測今因一事而牽入別事因一人

而株連十餘人言亦罪不言亦罪彼襖衣冠楚楚而

出國門者纍纍道上此豈盛世所宜有也不報時六

卿未有救者三公或救或不救公中立不倚類如此

公又以臺諫缺人隨疏請行取前後九上語多激切

嘗著爲臺規回道考察絕不徇情面至正己率物獨

持大體一時紀綱士氣咸倚藉公遠金星犯右執法

占者謂御史大夫實當之公竟以憂時成疾卒嗚呼

慟哉公與戴張二公由藩臬而巡撫同歷南京尚書

而左都御史又同其以正直忠厚始終膺主眷則又

同公卒于官與恭簡同而得謚簡肅又與張公同異

哉公生有至性每念翼齋公淚簌簌下雖任九列孺

慕益深大夫人迎養承惟惟謹長兄失明扶掖之恐

後其事從父猶父也事從兄弟猶兄弟也且行宗法

睦族衣食其貧者卵翼其孤弱者中有軼軌者嚴辭

色相戒諸戚黨覆露無遺至獎與後進推轂必先絕
不使之知生平以清白自矢曰吾以信吾心耳不暇
繳姓名蓋清者多刻公清惟恐人知守雲間時嘗有
幕僚某齋幣金輸都下還郡德公陽餽茶二隻中國
金焉公初以爲茶而受之啟視而後知其爲金也固
封召其人語曰吾以公道遣若此茶何爲餽我原封
未動亟持去已而庶其人果侵所齋金竟以賍敗然
終不使人知公却金也公之不近名如斯乎入覲携
一吏行懼損郡費爲已出俸供吏所需之半而僅以
半取諸幣董宗伯曾對 魏魏述之吁距松六十載
思公不置誰云清吏不可爲也彭夫人終身布素松
綾未沾尺寸四子僅分塋田數十畝諸孫不給朝夕
真清可知其平素訓諸子以道義文章卽以氏甲午
舉賢書亦曰科第末事也修身齊家孝親忠君是吾
儒本務公志在經綸不屑屑爲古文詞然間有著述
雋永有味尤不喜作韻語興到口占風致悠然嘗爲
遣興詩有烹葵和露折樺葉帶雲收之句亦可覩其
胸次矣公時時簡點嘗作詩自警曰機忘秦亦越慮

息放還收俯仰數千載追尋第一派與人交終日不
作一妄語人亦不敢以妄語相謾終身不干人以私
人亦不敢以私相干卽同年新建張文端在政府剛
腸冷面以直諫相成不可得而親疎天下亦信公公
所著有中州奏議留都奏議蘭臺奏議文集若干卷
蓋公自幼講性命之學鄧文潔淵源有自公爲南大
司馬適鄧爲南大司成朝夕過從無非闡明性道人
稱南都兩夫子公嘗言人必有安身立命處始爲真
學問又曰濃者人心也淡者道心也惟其見之真故
長嘯山房集 神道碑 卷二 十二
四十年宦途如嚼蠟至蓋棺之日戚友同臺屬啟遺
篋僅餘俸金三十兩一時中外傳誦則公淡之一字
受用不既多乎 嘗考唐宋名臣如宋文貞之勁直
楊文簡之清恬呂文穆之長厚范文正之先憂司馬
溫公之博大而精敏恨不比面師之今翁無數公之
美 霖又辱在孫脩碑之烏容已已雖然公無有數公
之美也夫豈小子所能碑哉姑記之以俟鉅筆公卒
千萬曆丁酉距其生嘉靖庚寅七月十五日春秋六
十有八元配彭某封夫人有內則生于嘉靖壬辰四

月十一日歿于萬曆己亥三月廿九次室王子男四
長諱時立官生娶副使喻公南嶽女次諱時彥湖廣
澧州州判娶太學生熊公瓚女次諱時章甲午舉人
任高郵州知州王出娶福州通判萬公廷寅女次諱
時奇大學生娶宛平縣知縣劉公曰淑女女三長適
知縣方公來獻子大學生日章次適太子少保工部
尚書李公輔子大學生大經三適工部侍郎饒公位
子官生秉惠孫男十二自時立出者一崇正府庠廩
生娶知縣劉公良佐女自時彥出者四長崇正大學
生娶少傅大學士劉公一燦女繼娶生員周公希湯
女次崇諒邑庠生娶副使喻公南嶽男庠生應軾女
三崇聞娶建安王府奉國將軍朱公多煥女四崇古
娶聘君朱公試男朝舉女自時章出者三長如璦府
庠生娶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吳公桂芳男刑部郎中
吳公緒延女次如璦邑庠生娶徐州知州關公香女
三如璧娶太學生萬公建官女自時奇出者四長崇
軾府庠生娶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潔邵公以
讚男常州府通判履園女次崇輿三崇輪四崇輅俱

未聘孫女十一自時彥出者五長適序班羅公曰東
子庠生慈珏次適蕪州府通判熊公維鏗子曰泗三
適刑部郎中胡公汝煥子欽夏任把總四適太學生
阮公天胤子玉潤五適浙江左布政使胡維霖自時
章出者四長適舉人萬公建微子太學生敬琳次適
刑科給事中陳公維春子府庠生以璘三適吏科左
給事中楊公廷蘭子舉人成中四適叅政趙公國琦
子邑庠生學程自時奇出者二長適大學生熊公維
寬子曰驥次適庠生萬公敬子象師曾孫男廿
長臨山分府神道碑
自崇正出者三長道宏邑庠生娶生員張公鎰女次
道宗邑庠生娶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諡文簡劉公
曰寧子官生一瑛女三道定官生娶同知劉公吳男
庠生正佑女自崇直出者三長道鴻次道錦次道喬
幼俱未聘自崇諒出者一道道未聘自崇聞出者四
長道遠娶熊一俊女次道遠三道進四道述幼未聘
自崇古出者四長道遷次道廻三道選四福孫幼俱
未聘自如璦出者一咸孫未聘自如璦出者二長元
芳次元藻俱未聘自如璧出者一門孫未聘自崇軾

出者一道燭未聘曾孫女十自崇正出者五長適
兵科給事中劉公一燭子邑庠生斯隍次適大學生
萬公建徵子敬安光祿寺監事三適山東按察使王
公廷試孫家鎮大學生四適樂安王府輔國中尉庚
午舉人朱公議汴五適廣東布政使樊公良樞子重
驛自崇直出者四長適庠生喻全玠次適英德縣知
縣江公中龍子彥光三尚未字四受經歷表公堯封
子汝璣聘自崇諒出者二長適李光宗幼未字自如
瑗出者二長適巡撫福建僉都御史王公士昌孫宜
長嘯山房稿 神道碑 十五
鎮次受庠生王公應灝子士棟聘自如璣出者一適
南京通政使張公承詔孫庠生祖植自如璧出者一
未字玄孫六自道宏出者二長化育次化贊自道宗
出者二長化周次化自道定出者二長化日次化
俱未聘玄孫女三自道宏出者二長受大學生萬
公煥子圻聘次未字自道宗出者一幼未字
公子孫蕃盛因卜兆并採日者說遲遲乃爾咸以爲
不若先塋吉李氏偕諸孫于崇禎六年十二月廿七
日申時奉公柩與彭夫人柩合葬于贈尚書異齋翁

王夫人瑩右首壬趾丙嚙公天性純孝遲之數十
年體魄仍依依先尚書墓在棠墅鄉鄒家埠此形家
所謂吉壤而艷稱之久矣當年
論祭遺葉主事
論祭文二京出入數歷三十餘年八座踐更廉介始
終一日譽望實隆于獨坐風猷克振于內臺吁卹典
寵賁論蔭登光四十年朝野清議咸謂衷簡肅古大
臣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霖何人乃藉公不
朽銘曰
長嘯山房稿 神道碑 十六
天挺忠良祚
國靈長乃文乃武以綏四方不競不綵一弛一張作
霖作楫之紀之綱牽絲比部敬事
獻皇如雷如霆慎刑惟祥天乃霖威人稱望郎一麾
出守是龔是黃薪之煥之河洛文昌洞庭砥柱澤徧
荆襄激揚山立外臺肅霜首藩屏翰奏最明堂
帝曰嘉哉宜撫大梁節旄所至嵩嶽同慶天不予歲
與公來勸衆口咎咎河水湯湯乃請內帑乃築宜房
壽龍以馴哀鴻無傷積比富范喜動

廟廊入贊統均領袖冠裳陪京正色願願印印司馬
秘略六軍克張威懾倭夷海波不揚

聖書褒美閭闔來朝汝作司空予遠女匡老成典刑
式正臺綱面折廷爭黠在

帝旁既開言路亦戰猖狂似魚得水矢歌明良天不
憖遺奪我憲臣星騎箕尾執法先創

天子曰吁三朝之良秩宗遣祭水衡治藏易名簡肅
日月爲光八座教駿鳳儀高岡二南化洽麟趾攸長

雙玉同瘞厥惟聖榮承家開國始終克相公神風注
長嘯山房稿 神道碑 卷二 一

祖山之陽玄宮赤鳥先後流芳可圖可史萬祀無疆
千虹灑漠視此龍章

明贈光祿卿四川按察司副使台晉駱公神道
碑

明興古文詞首稱北地信陽二公皆學憲北地又督
學西江然以文學著未聞以忠義顯卽制舉義自王
文成開禪悟之宗而楊文懿超然妙解舟州樹秦漢
之幟而陶文簡杰然雄渾然各爲勝場未有妙解而
出以雄渾文章忠義無長者有之自惠安駱老師始
龍文之雄渾與馬革之忠魂於昭日月豈不偉然一
代名臣哉世兄奎曙謂維霖受知最奇以師行實并
長嘯山房稿 神道碑 卷二 十八

蘇老師誌銘寄來復以表神道碑見屬霖投淚讀之
不敢辭不文謹詮次其大者按狀師諱日升字敬新
號台晉世爲惠安玉埕里人自始祖必騰公以儒業
訓後數傳至邦輔公爲人卓犖多奇節邦輔生伯堅
公是爲師王父伯堅生東喬公舉明經任貴州安南
衛教授以師貴封廣西提學僉事則師父也公生有
夙慧東喬公課之舉業卽神解出人意表而奇氣咄
咄驚人乙酉補諸生前後學使者王麟洲耿叔臺兩
先生無不奇公辛卯舉鄉闈第七人墨卷出海內人

人以解悟似莊周古勁類賈大傳誦之真可驚風雨而泣鬼神乙未舉南宮第三人聞張文端與袁公安場中嘖嘖嘆賞謂不但以文名世當是理學鉅儒墨義行卷懸成陽走鷄林莫不詫爲神奇蓋師穎異絕倫自舞象時便下帷面壁惟其思入九淵故能高出蒼天尤精于毛詩風雅綽有神韻性情宛轉閑生如生龍活虎莫可控揣自有制義以來師爲集大成筮仕南京禮部主事南曹冷局師喜與淡泊相宜終日扃戶繕掌故閱圖書吟咏自得也公事必準令甲有長嘯山房稿神道碑 卷二 十九

無目攝時楊公貳銓思借吾省造士乙巳冬遂遷江西憲副復視學政記丙午正月初蒞任即試南昌以六閱月周巡十三郡師相士以神凡有才有識有學有智膽者網羅無遺所評試牘直省其人令士子見之爽然自失也每試一郡群一郡之雋論學論文論詩史世務或命酒或賦詩真有吾與點也之意霖自垂署誦法師文謂安得一當駱先生知我者吾師乎吾師乎迨試日方午霖首投卷師一見便擊節命侍閱卷申末纔出見師一目十行每一念及汗涔涔下愧長嘯山房稿神道碑 卷二 二十

居間者正色誦之時南少宰乃晉江李文節公鐵骨冷面少所許可獨與師臭味莫逆上饒楊端潔公爲南銀臺夙具人倫鑒輒與文節公嘆曰使守官者盡如駱儀郎何患公家事不理乎擢僉江西按察事清理驛傳裁濫剔蠹不數月郵政一清移視粵西學政粵西士樸師多方鼓舞拔其雋者而諺其不逮者所取高等輒召致署中昕夕訓誨不啻家人父子故粵士思慕至今兩廣制臺戴公心服師疏請遷東粵參藩司嵯政值藩伯入覲師攝篆盡洗陋規同事者不

負師多矣時貞木侄孫同寓吾兩人居恒頗自負奇師果奇我兩人人人以文章有神交有道信哉二十年來春秋兩榜與鼎甲多出其高等迄今濟濟中外皆師門桃李也江省學使者自李景文後此其僅見直超王襄裕而上之矣丙午場事竣聞大老師疾即上書兩臺解綬馳歸比入里已不獲含殮哀慟致毀值丁未大計粵藩同事者修前鄰以拾遺疏憐公量移彼時西江紳士咸爲不平師聞之夷然曰政藉此一丘一壑以修色養洵無所嗜惟兀坐小齋弄柔翰

而已嗣丁大夫人艱兩營先寵躬操春鐸不避風雨
至創宗祠拓祀田宗黨不能婚嫁者與有緩急者咸
傾囊爲助後進問奇戶屢常滿師嘗謂學問當實力
本原吾輩有境變有心變心變者在性命斷續之關
故以孝友爲實際以虛靈爲妙用記乙卯丙辰三賜
手札遂欲廬墓終焉霖以東山不出當如蒼生何適
中丞丁公薦于

胡調師卓識宏猷不應令久泉石會遼左警報狎至
師然曰臣子乃以賦庸遺君父憂乎茲當枕戈揚
長嘯出房櫺神道碑
武戮力疆場庶幾不負

國恩北上謁補時有爲師擇善地者師曰東西南北
惟 命之從此何時也猶敢自便乎乃補蜀下川南
道先是兩任豫章一任粵西未嘗以家隨是行也世
兄以萬里孤身爲置勝侍巾櫛師曰蜀道險床第更
險于蜀道汝奈何以殆遺我召其父厚贈歸之竟叱
馭而行至則覩境內貧瘠流移檄守令給以牛種設
法招徠他如繕城垣建衛署自叙郡抵南溪鳥道數
十里捐俸修砌遂成孔道不決歲百療俱舉育臺趙

公疏薦師才堪大用會奴愈囑張

廷議調永寧土司奢賓兵爲滅奴助當事檄師監軍
力疾調度治衣裝飾器械目不交睫者數月乃土司
久蓄異志適文武將吏武場閱兵狂刃顛發撫軍以
下遇害者比若干人師竟以是告殞勸哉世兄奔號
入蜀從兵戈攢簇中扶輿以歸後年餘逆賊樊龍樊
虎等俱懸首藁街

詔贈師光祿寺卿予祭葬官其胤世襲百戶一人師
氣軒貌挺眉目清秀音吐鏗鏘生平無事不可對人
長嘯出房櫺神道碑
言亦無人不傾底裏蓋天植其忠性生之直布衣蔬

食終其身淡如也從師遊者吟風弄月以歸海內無
不知有路先生師每談及遼事輒掀眉抵掌謂必擊
庭掃穴而後可以洗四郊多壘之耻在蜀先寄家書
曰此行誓以身許

國功成則勒旂常不成則暴馬革可題吾墓日兩藩
式士萬里提師嗚呼此語竟成凶讖哉幸荷

聖明厚卹師千載之下猶有生氣但師每對人言維
一見即遇以國士霖亦每對人言感切知已捐糜

莫報憶已未守制家居長安手書以落落蕭寺恨不
同蒙商榷今古乃辛酉株守赤壁突聞訃慟哭長太
息日出師方闕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者先生有焉師生嘉靖癸亥年十月
十九日亥時卒天啓辛酉年九月十七日巳時享年
五十有九師母莊累封恭人男一卽世兄奎曙庠生
娶庠生郭世選女女三長適鄉進士署教諭莊公鵬
曾孫庠生愷次適岡卿李公慎曾孫庠生士實次適
內辰進士廣東海豐縣知縣張公鏘子溥孫男四忠
長嶺山房稿道祖卷二七三
胤庠生娶貴州按察使劉公會孫貢生芬女忠明聘
李士實女忠陞聘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公廷檉子庠
生仕佐女忠慈未聘孫女二一許河南道監察御史
陳公玉輝子龍中一未許曾孫男一顯曾忠胤出尚
幼世兄曙卜以天啓乙丑十月初一日葬師於本縣
十九都新庵山麓負壬向丙霖愧謗陋無能掄揚萬
一但按狀并述海內所傳頌西江所感激語見師家
牒而聖賢豈特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已乎爲之銘曰

維師赫赫主文衡誰其似之李空同維師嶽嶽典禮
樂誰其同心文節公胸有神解千古雄懸諸咸陽魁
南宮袁起八代騰奎壁力障百川振頽風十載廬墓
擬卧龍一時撫髀推非熊王臣蹇蹇誓匪躬出師方
閱遽起戎非我族類心固異盡瘁身殲孔明窮吁嗟
方擬虎視乎九關胡然而華亭聲蛩方擬鳳儀乎九
霄胡然而長弘血虹文章忠節難並今師兼潮陽與
隆中殉國傳家雙美今天昌厥後羨箕子新菴山麓
厥土燥魂歸大海望高松宗伯治祭司空葬贈陰
長嶺山房稿道碑卷二廿四
絲綸海日紅雖然師神何所不在兮峨眉天
山五老峰西粵桂林荒處處是師之宮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謚端

簡朱公神道碑

世廟有清正大臣朱中丞人人知爲邢州沙河人迨守邢訓沙河楊令儻一門役跪謂伊祖餘零丁二三田家子耳於是喟然嘆曰庶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如此乎雖然有名臣傳便足千秋屬楊令脩其墓楊令以墓碑漫滅十牧豎牛馬余爲之悽然因作碑文以表先進遺風亦守土者之責也公諱裳字公垂父鳳庵多慶明珠入室如斗及稍長穎異絕倫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不處污也十四補郡弟子員居學舍自爲炊爨衣食不足裕如也因自號安貧子督學顧公大加賞識俾受學于翰林後舉公銑公大奇之由是舉鄉薦父嘗教之曰汝無以家爲慮予一孟飯一裘葛外於我何有公刻志自砥遊大學結交天下名士或有問其志者對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正德甲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巡鹽山西時錢寧差官市鹽禁弗與有責緣奉討鹽引事下戶部尚書石公曰爾徒徃無益朱御史定不汝允遂中止按山

東時有御史王相執法被閹繼構下獄公抗疏曰

朝廷設御史如齊民蓄猶捕鼠貓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得從輕士論壯之

武宗數遊幸欲南巡抗疏力阻且極言小人熒惑君心詞甚激切直聲震中外又勸

上正心講學戒佚遊近儒臣四事多見採納十五年庚辰出知鞏昌單騎之任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乃

虔誠致禱即大雨決旬衆以爲神郡俗不務學公興文振教通商夷獮獄設方略困之洞中食盡乃燧之

其時出房爲碑末

功聞于

朝賞表裏銀兩鞏昌雖婦人女子至今稱之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卓異者爲

勞公居第一嘉靖四年擢浙江副使溫處兵備使兼

黨聚幾四十年檄到即解散改浙江協堂嗣官冬夏惟紗絹袍一襲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却之其家教清嚴如此會御史王璜按浙不畏難勞重人

斷之奪其官輿論不平公齋

賀表至京重人間王御史不法作何狀公曰真御史也重人慚沮遷浙左叅政總督糧儲凡徵派必躬其事吏弊悉革陞福建按察使遇懷安縣獄囚之變相機設法勦於海上政暇與閩士講學日環其門述者有無倦錄給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居次陞浙江左布政除奸釐弊吏役乃私書公案曰清便清似水只怕不到底公知吏役所爲續之曰我便清到底只怕飢殺你至今人傳頌之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勅總理河道時宣府長驤山房稿
神道碑 朱 卷二 三
軍士爲憂有陰欲陷之者改推 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宜府可別着人去非主上深知何以獲此時黃河南徙糧道不通乃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上允之未幾丁外艱賜葬祭公守制還清約如寒士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止茹蔬菜服闋薦章凡數十上以公耿介不私權貴不果起用鄉人僉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並旌德祖慰父厥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

世宗南巡至磁州朝見即勅起復原職仍前任拜

命即行詣行在候駕渡河抵任不旬日適梓宮南祔暑宵征五晝夜至北通州凡千五百里有奇僦舟中不能起恍恍如夢中語皆

朝廷大事計聞

天子傷悼命宗伯治祭司空治葬子謚端簡公性剛直以古聖賢自勵謂尊德性道問學其嫡派也衍而成論居官所去見思立 朝清直不撓享年五十有八子若孫被褐負薪是惡可不銘銘曰

巖巖太行鍾靈偉人舉足就高自幼絕塵志願學孔長驤山房稿
神道碑 朱 卷二 四

至老安貧請劔誅閹避驄埋輪力諫南巡色動

楓宸三軍可奪批鱗不聲如山似水是公之神一麾出守厥功茂泰之翰之屏于浙于閩介節嶙峋克比松筠建牙濟上黃河允清玄圭告錫宜履星辰乃遭家艱四壁無茵建亭旌德閭里是親

帝念耆舊特起鳳麟星騎箕尾于河之濱八十餘載直聲猶振孫曾負薪更見清臣國有惇史鄉有明陲我碑我銘萬古長新

豫章胡維霖墓說甫著

奉政大夫直隸淮安府同知致仕順山王公

譚恩晉階朝列大夫偕配李宜人合塋墓誌銘

余少讀西漢書至王京兆駿父吉子崇三世清廉爲

漢名臣竊嘆曰安得有父子祖孫如三王者乎又讀

龔渤海黃穎川傳一主嚴一主寬竊嘆守州郡者不

一安得一人而守三四州遇穎川則穎川遇渤海則

渤海具通才而爲漢循吏所未有者乎乃今有初令

長嘯山房彙稿卷二 墓誌銘

夏津一守大倉再守沂州三守淮陽而寬嚴得民以

得天且不獨身爲循吏也父爲守則能以勤苦而相

其清節子爲司李則又能以義方而訓其廉平若永

年王公者眞名世哉王公者誰耶吾鈞司李公祖之

尊人也記余在工曹時與黃陽平談吏治陽平稱其

大倉王守均徭役不畏強禦嚴盜禁先鏹豪右小民

人人頭上戴一王公此王罔伯先生所記口碑也夫

是時王公已去州矣大倉士紳猶頌不置口况黃陽

平尤大倉之賢者余心服王公久之迨余守邢襄距

廣平二百里而遙聞王公已開三徑於家則敦魯閔

之行於鄉則庶幾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咸仰其泰山

巖巖而猶冀其興雲致雨故且指以邊才薦余恨其

無由式廬也歲壬申司李公祖來署吾邑詢知東山

杖履甚適無何今春忽以計聞司李公祖哀慟幾絕

令郡士民無不流涕曰天乎天乎何殞一海內之德

星而并奪吾鈞之福曜乎余從諸紳哭奠司李公祖

遂以誌銘見屬媿不文何能銘公雖然聞諸大倉賢

者習知公爲賢大夫仕邢又習知公爲賢鄉先生叩

長嘯山房彙稿卷二 墓誌銘

不文又何敢辭按狀公諱萬祺字伯吉號順山其先

爲太原王氏

國初徙富民實畿內諱重禮者因遷永年縣曲陌堡

數傳至諱淵者爲公大王父十六游庠以俠氣著聞

學使者高其誼因與廩餼王氏之英賢輩出蓋自此

公始也生三子太諱熙聰敏好學業儒不成因慕陶

朱之術以財雄里中好行其德老子所謂居善地心

善淵仁善施此公有焉以子貴

勅封承德郎陝西慶陽府通判是爲公大父公父諱

三畏其季子也中嘉靖乙卯順天鄉試累任徽州知州復陞代府左長史後以公夏津耄耋

誥贈奉政大夫事載肥鄉心齋張大司馬誌中生二子長即公公生而秀穎異凡兒讀書過目成誦作文未嘗屬稿初就童子試邑令鄆城李公堯民見公文大奇之曰子文皆先秦兩漢語也夫必有兩漢之氣骨者乃能爲兩漢之文章而能爲兩漢之文章者乃能爲兩漢之吏治李公洵知人哉閱歲而徽州公以病歸里馳驅于秦隴山谷間公實以身相之且徽州公兩仕皆秦西沙漠邊塞刻意風節衙齋或用馬矢爲糞宦况蕭然其沒也族之狠者欺公文弱罵詈凌辱至不堪公視如飄風任其呼牛呼馬絕不與校未幾羣輩自定先正有言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其公之謂乎服甫闕爲萬曆戊子科遂舉鄉試六上公車後因母老謁選得山東之夏津縣縣濱會通河時

殿工方興大木由河轉運每縣各僉紳夫三千餘木之至也何日夫乃率先露餐於河滸公不忍也論之

曰放爾歸農待木至一呼即集勿悞乃公事衆皆歡呼後一年餘木始至督木內臣止以折銀了局彼他邑露宿年餘每名費至數金而夏津之民始服公見遠而造福多矣時有官牛孳犢入官五年一查驗乃貧民原無牛但勒報虛犢每遇查點舉家逃亡公慨然曰此保馬法王安石所以禍宋者也請詳於中丞卽具疏辦價還官以一言而除合省百年之害其利溥哉河決南旺公率夫五千人躬詣河干竭蹶三月報完獨先仰蒙

欽獎又本縣三十餘年人文寥落公擇其尤者月課之遂連發科第文風丕變其他美政未易更僕數也三載考績

恩命寵褒及陞大倉州離任之日百姓號呼追送百餘里循吏之得民蓋自簞仕已然大倉於江南爲巨州糧多差重猾胥弊孔百出風稱海內無兩公獨得其要領大者在奸民倚勢豪爲影射勢豪因之爲利說寄成風是以差役獨苦鄉愚貧者日貧逋欠山積因力請于中丞均其徭役遵會典例依內外品級應

侵免若干者倍其數餘盡照民間一體與差此法行
貧民其有瘳乎大倉舊爲衛後以軍強民弱弘治中
始改爲州又移備兵使者駐劄以資彈壓而司城門
者衛官也衛官遂與盜通徹夜不閉公嚴鎖鑰民始
獲安枕蓋一大倉耳始而軍壓民後復以民壓軍近
則豪右橫行軍民交病公治大倉大指在鋤強扶弱
若况公之守蘇州也易夏津之寬以嚴隱然海邦一
長城人人稱冀渤海矣當公丁李大宜人艱歸時州
有一人追至鎮江以五百金爲賄公毅然却之其人
長嘯山吟稿卷二 蘇志銘 五
曰某有寃五年未白賴公獲見天日不腆聊盡下情
非行賄也公叱之謂吾在州三年曾有五分五釐私
入否速持去無污吾舟吾將渡長江獨不爲吾妻孥
慮乎此其心即楊震畏四知之心也子孫之昌熾有
以也服闋除補山東沂州時山東大飢人相食公下
車即日發倉糧千餘石以賑飢民始申文院道此其
已飢已溺之思視矯詔發粟者不又加一等乎餓莩
盈途死傷枕籍甚有盜斗粟而殺人者而綠林多借
飢之名以文其盜之實公按情定律大盜無輕縱飢

民無輕入一時稱平吁近日秦中飢民爲寇使其初
起時爲守者盡如公當即時解散耳何至流寇蔓延
若斯至單騎往各鄉計道里遠近居民多寡以立粥
廠有老弱不能至者令人賁米粟給焉法甚善也宣
年
神宗特遣御史往賑賑院過公取其法繕寫成圖傳
各州邑若爲式而首薦焉孰謂救荒無奇策若王沂
州真奇已尤奇者仲春時州城五里外有小蝗蠕蠕
自地中出週圍可數百餘畝各二寸厚百姓憂懼不
長嘯山吟稿卷三 蘇志銘 六
知所爲公設祭於其旁曰與其食麥也寧食我身次
日忽降大雪三尺地皆成冰蝗俱僵死咸謂公仁愛
格于天矣尋陞陝西延安府同知未任改直隸淮安
府同知駐府中同雖以清軍名前任者多不事事公
特請于制臺王公閱藝校射汰其老弱舉數十年所
積弛者三日而壁壘改觀攝府篆淮陽人人頌德時
江右積年挂欠隨漕銀二千餘兩江省左轄移書言
其苦公即爲除其欠籍是波及西江者皆淮陽之餘
也因齋捧入

京便道歸里以積勞成病又值胞弟之變慟其無後遂以致政請時萬曆戊午歲也歸而杜門息影絕跡公門構小園于淦河之上與二三知己一觴一咏酒德溫然人咸以王會稽自香山目之直指以地方人才薦謂公胸饒邊略公謂吾既急流勇退今日又何者可易吾丘壑哉公體貌魁偉秉氣最壯健晚年因痰戒酒一勺不飲而多酒意性好客每對客雄談夜分不倦一日無客則寂而不歡天性孝友居大公喪作孺子哭事大夫人色養兼隆胞弟諱萬祺當大公

長嶺山房稿

七

見昔時年尚幼公以兄道兼師道盡推祖產與之後禰以能文鳴惜蚤卒無子復盡心以恤嫠婦竭力以營葬事其課司李公一如程氏家法爲德于鄉如遇旱則出粟以賑貧遇水則修徒杠以濟衆近流寇震降公率宗黨立營伍共相捍衛捐貲制器械特建城守事宜不但永年恃以無恐邢洛一帶皆倚公爲後勁吁公方以一身係中外重輕胡遽有泰山梁木之悲嗚呼慟哉聞司李公來吾鄉公執手命之凜凜歎語可作忠經孝經亦可作學譜仕譜司李公祖膏潤

溢錦江人人知其爲家傳循良開述之日尙纔纔言家事指撻如平時睡至丙夜四鼓起披衣端坐而逝其至人之化去耶卒于崇禎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距生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得壽七十有一元配申早卒繼配李初封孺人加封宜人生司理公四昆王李宜人以十六歸公卽值徽州公之變克襄人事內外稱之事嚴姑李大宜人小心翼翼能得其權籌燈力作以伴啜唔非夜深不寐佐公宦遊南北聞言不如意事則寬慰之聞言不奉法人則解釋之一切

長嶺山房稿

八

綺麗服飾却不御且勤以佐庶幾愛諸子所以程督之者恭嚴見司理公鄉薦歸稍爲開顏曰吾所望于汝者不止此也公好客宜人指叱家事秩秩有條客至咄嗟立辦公與宜人舉案齊眉極相樂也宜人先公卒享年五十七一德相成故能啓詰嗣繩繩生次夫子四長卽司理公戊午科舉人任江西瑞州府推官次徵庸次敦庸次寓庸孫九人婚娶皆名族將以崇禎 年 月 日合葬于郡城北曲陌堡祖塋之次是宜銘

銘曰漢稱三王京兆克光公其苗裔世臣澤長系出

大原末年斯張代有儒俠循吏傳芳父爲名守公寔

相之子名司理公寔匡之自東自南載翽載翽簞仕

作今夏津之陽萃犢害去造福無疆治河錫圭

天子口良最難守者莫若大倉軍民交關豪右賜張

公平徭役視民如傷扶弱鋤強海波不揚迨守沂州

歲值凶荒匪公發倉誰救死匪公弭盜茶毒一方

賑飢得法薦剗借光其最奇者仲春憂蝗公以身禱

降雪攘攘蝗皆僵死格于維皇淮水泱泱濊澤汪汪

長備山房稿

卷三

九

遁賦歸來一咏一觴人稱大丘勝遠珪璋世脩經術

登宋之堂家譜循吏入漢之房敷歷南北神無不履

於吳琅琅於魯之疆於淮陰棠還趙之鄉是惟宜人

一德克襄陰陽會合曲陌攸藏繞虹聚星壽壽蒼蒼

視此貞珉奕世其昌

吳母劉太宜人墓志銘

劉太宜人者乃鄉賢吳大夫元配今常博履受公給
諫和受公文學起之公母也當

神廟丁酉大夫以禮經魁江右人咸誦宜人能以辛

苦佐讀及大夫令皖城同守西安循聲赫濯又咸誦

宜人能以清勤佐庶其先稱孺人以大夫丁巳考最

貤封

今上御極伯子捷前都仲子同捷江右而戊辰辛未

連第制科海內又咸知宜人能媲美畫荻以成子名

長備山房稿

墓誌銘

十

戊辰仲子拜

覃思大夫晉階奉政孺人始晉今封煌煌

制詞大宜人之徽懿豈不章燦人耳目哉然其雍雍

于家蕭蕭于署有鄉人所艷稱而史傳所希觀者蓋

人但知其成夫之應而不知其以報主勗伯仲忠清

揭于日月人但知其成子之名而不知其訓女猶訓

子節烈凜于水霜且與劉孺人藹然姊妹三十餘年

如一日而撫其子女如已出鄉人咸謂大和在吳門

望之如景星慶雲某夙交大夫與伯氏稱莫逆近與

仲氏結兒女姻茲以銘石見委其又何敢辭按狀宜
人出劉氏劉固鼎族父文川公諱玉成博雅醇儒早
世母鄒共姜自矢燕通書史宜人其季女也嘗謂此
女敏妙非快婿不能當聞大夫神駿郎許字焉十八
于歸時大夫已有聲諸生間上有翁姑宜人孝敬婉
婉盡得其懽心大夫雖舌耕歲歉不足養甘毳之奉
半取給于手指篝燈女紅雖鷄聲軋軋勿倦也季叔
尚在襁褓爲之分甘推食聘婦課讀不給脫簪珥以
助之凡以承翁姑愛少子意以體大夫友于情年廿
大歸山房稿卷三 三集詩 十一

四舉常博公雖慧甚旦晚必程所習課其不以慈廢
嚴如此大夫由恩選魁鄉闈杜門習靜居然食貧宜
人猶耕澣洗雙腕寸梭丙夜不休贈公與贈孺人後
先捐館喪事兄慎里中無不稱賢婦處妯娌嫻黨怡
怡如也雖里媼亦咄咄稱劉宜人一日以獨子宜廣
嗣勸大夫大夫有難色宜人力憐憫之公車過泰鄰
始娶劉孺人劉孺人貞靜冲和其天性也宜人引與
鴈行歡忘爾汝一室之內融融洩洩人以擬虞廷德
讓孺人舉三子一女宜人操之不異已出給諫和受

生有夙慧總角遊泮因苦思遺虛症宜人朝夕撫摩
藥餌必親數載平復屢憂始釋女嫁寒族仕成侄以
二十稱未亡人素熟烈女傳內則諸書矢志栢舟恐
死爲夫立後郡邑所獎飾婦也宜人自幼憐愛見其
熒熒保護之尤篤此尤人情所難大夫令皖清勵懸
魚宜人退食閒造福何事喜見眉宇且曰習不盡與
兒孫恩用阿堵爲難宜兒蕭然而爲叔置產贈貲爲
猶子助讀助婚不吝分俸所遺郵親族無少靳曰與
其困于義也寧困于財自御則首無華飾身衣皂綿
長歸山房稿卷三 三集詩 十二

絕不作富貴客大夫同守西安年餘因疾請告歸四
月而逝宜人慟絕復甦曰天乎天乎吾何難相從地
下奈幼兒一未婚一未聘家無數掾伯仲未獲雋無
以報所天耳與孺人倚極勞苦共理家政居數年諸
子更事宜人以爾父清白所遺無幾但吳母兄弟須
虛公分箸先是大夫念宜人勞欲子視家孫剖而五
之常博曰大人誠慈父如兄道何誓不肯私宜人喟
然曰所弗如吾兒言者有如此誓給諫力尊父命常
博力全母志里中喧傳其伯夷叔齊也與常博隱告

光靈曰兒子所及見所不及見者猶有數罔在天之
靈急殄之吁常博大夫夫也宜人乃爾賢矣哉三日
慶來年稍長以屬給諫四曰元來年稍稚以屬常博
凡卑姻延師宜人拮据惟力是視慶來爲書癖天宜
人痛哭懼委草莽命伯子讓地耐大夫墓右又諄諄
謀爲立嗣常博給諫同登賢書次第甲榜歸而菴講
陶歷彌勝爲破顏一笑復誡曰先德效矣爾父業食
其報矣培根植幹是在今日伯仲遵訓惟謹至圖齋
庭支持路費宜人快甚常博謁選例授北署力請南
長嘯山房稿 卷三 墓誌銘 十三

夫厭南而趨北人情乎常博但欲便迎養不知有官
故與季氏挈家同定省金陵宜人冲然布素無異從
大夫時至官舍苔封滌漣無資宜人轉慰伯氏此正
吾兒寡過地亦爾毋惜福地異哉此二語誠于今天
下士大夫直下頂門一針聞人無妄之災命伯氏多
方救援往來有困乏者命伯氏稱貸周急仁人痼痼
切身不是過已仲氏由中翰選諫垣直聲震天下每
疏上

能矯矯昌言不負庭訓矣常博才學有公輔之望宜
人猶論以練肝膽諸典故將領爾父酒一腔朴誠上
報

君父季氏暨冢孫文名噪白下尚訓以淡爾志靜爾
神以期遠到甲戌秋月皖城人思大夫不置奉祀名
宦宜人偶遘寒疾遂端坐而逝夫昔年化行江南北
今伯仲季扶柩過懷寧懷寧人哭之如喪考妣說者
謂常博請南誠爲孝感云嗟乎嗟乎伯仲狀宜人有
五難余則謂宜人有五不可及其處失意得意無分
長嘯山房稿 卷三 墓誌銘 十四

別心七十年胸中未嘗置冰炭則德不可及其視諸
子猶已子視寡女猶室女與孺人偶居相好無相猜
則量不可及其相夫課子取科第如拾芥且處內外
嫺黨無不滿志則才不可及其志不在溫飽一惟訓
忠訓廉樹三不朽以光大夫則識不可及其幸遇伯
仲季純孝且取名位于世者無窮而微壽于天者又
踰古稀則福不可及有此五不可及宜人其殆知道
者耶宜人人生嘉靖甲子年五月十六日歿崇禎甲
戌年八月二十二日葬集七計有平生男與常寺博

士泰來娶慶士劉公鑑成女次男刑科給事中甘來
 娶國學生劉君允春女慶來先卒瑞州府學廩生元
 來娶少司馬鄒公維璉女女一適舍侄仕成二十守
 節皆劉孺人出男孫五家儀麗廩生娶文學劉君守
 清女泰出家個聘文學劉君鳳起女家個聘國學生
 陳君泰采女家侄甘出家 元出女孫四茂英適文
 學劉鳳毛泰出多英許字霖長男秉忠滿英許字孝
 熙載君國士長男開先甘出崇英元出曾孫一世昌
 聘國學生劉學備女曾女孫四浚英許字文學劉鳳
 長嘯山房集卷三墓誌銘 十五
 毛長男忠生次湊英三洵英許字孝廉馮垣登長男
 爵生四淳英皆家儀出伯仲季將以丙子年二月十
 五日合葬于羊眠批記石大夫壙左是宜銘
 銘曰惟深山大澤今豹變而龍驤宜人天植其德今
 姬美乎姬姜昔佐大夫之循績今以皖城爲桐鄉今
 雙鳳之和鳴兮
 帝嘉爾教忠而訓良間範母儀之嗣徽今三錫絲綸
 煌煌太和之所施鍾兮季子蘭孫將競爽而聯芳爾
 姑爾夫其同封兮負陰而掩陽

申命宜寵其未艾兮鬱鬱蒼蒼百世永昌

長嘯山房集卷三墓誌銘

十六

諸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鄉大廣成吾戴老先生

墓志銘

吾筠工不朽之業者戴虞部大圓氏厥嗣孝廉初士
暨文學初吉初赤詩文濯濯有聲余云大戴小戴而
問其有開必先則封翁成吾先生之教也余自舞象
識先生迄丙子四十五年先生倜儻不治家人生產
論事慷慨爲公發憤絕無機心至其寵辱不驚歌咏
自適竊以爲得風雅之神余與大圓定交伯父事之
聯姻以後事以太翁者又二十年餘則知先生者莫
長嘯山房稿 卷三墓志銘戴大夫 十七
維索君初十初亦以志銘見委又曷敢以不文辭按
初十狀先生諱聖明別號成吾其先世由西山銅源
徙居新昌夏講者爲信甫公十二世祖諱玉以元末
領義兵保障一方

高皇帝下江以西嘉其忠勇累積戰功世楚雄百戶
自是文武彬彬遂爲新昌甲族數傳至望賢公是爲
翁曾祖望賢生一本公是爲翁祖一本生來祿公娶
其家聲課子博士公文集暨諸文學蒸蒸感焉來祿

公在諸孫中尤所鍾愛事無小大悉以見屬特設第
事田以勞之曰爾雖素儒爾子孫其興乎迨先生生
而顧晉豐願飄然俗外讀書輒通大義不爲訓詁十
七要黃宜人十九來祿公即世號筑菴孤孀母家
政遂廢舉子業然不屑屑操奇贏來祿公家饒先是
多所假貸會歲祿公悉焚券以吾市義不市利而弟
妹婚嫁無不竭力及分箸家計拓落賴黃宜人佐以
緡緡泚無憂內顧未幾黃沒繼娶李宜人燕以子女
四人嫁娶不支時大圓有奇氣自命豪傑爲族妄人
長嘯山房稿 卷三墓志銘戴大夫 十八
中以他事幸邑父母奇大圓忌者乃沮然家徒四壁
至并日食先生處之恬如也記甲午與大圓同受知
何老師乙未丙申間大圓喜吟詩必宗盛唐文必稱
先秦先生往來市中芒鞋雨傘頽余輒開笑口非吟
詩則唱曲若以孺子爲可教也者余心儀之以爲有
是父乃有是子及大圓名噪西江兄弟怡怡癸卯甲
辰聯舉南宮先生儼然封君矣而飲然自下手不釋
卷記丙午同寓錦江時大圓遣人迎養先生曰吾不
以二老人累東強也且木石鹿豕自嘯適志此其禮

期何如大圓令會稽分枝闡中取魏忠節諸公先生
喜曰吾兒得民又能得士不愧令居鄉排難解紛倡
義周急親族待以舉火人號大丘庚戌暨辛壬癸甲
大圓歸養先生徜徉于龍沙滕閣飄飄若神仙中人
乙卯補文安丙辰丁巳戊午大圓官蘭臺起部能清
輦轂稽匠作省金錢無筭先生爲之色喜居無何大
圓修文天上噫嘻先生以造物忌名吾兒既負才名
又得經濟名盜天地之精多矣此所以不免幸吾孫
繼志吾兒雖死猶生識者以先生達觀有道氣丁卯
長嘯山房稿卷三墓志銘戴大夫 十九

初士登賢書負公輔望初吉初赤文名藉甚豫章人
士拜下風者非年家子則通家子上徵

綸綍寵以司空大夫更借光賓筵郡邑守相執齋執
爵布衣榮遇極矣况初士文章驚海內車馬滿江干
天下咸知先生洛社耆英而先生之淡然者如故也
與人無間智愚油油與偕不自失也歷先後順逆子
姓參差雖哀樂以時而不汨其和也故死之日鄉里
無論識不識咸爲流涕歎惜先生生于嘉靖癸丑正
月十七歿于崇禎丙子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四

以仲子貴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娶黃贈宜人繼
娶李封宜人子三長九龍娶胡氏陳氏次九玄甲辰
進士工部員外郎娶盧公女繼娶凌公女
俱贈宜人次九袞庠生娶黃氏女善貞適生員鄒廣
和孫六國士舉人娶劉公女國吉增廣生娶熊
公女國赤庠生娶南雄府推官陞寧國同知蔡
公侃賢女皆玄出國熹係龍嗣子國錦娶易氏國嘉
聘廖氏皆袞嗣子孫女四瓊貞適胡化機嬌貞適李
侍新龍出琬貞適贈兵部尚書陳公邦瞻孫生員世
長嘯山房稿卷三墓志銘戴大夫 廿十
吳玄出瑤貞適丁斯托袞出曾孫九開先聘吏科給
事吳公甘來次女遵先聘兵部侍郎鄒公維璉長子
生員睿賓長女趨先聘孝廉熊公維椿女趨先適先
皆士出康先娶兵部侍郎饒公景暉次子文學元塚
女庚先皆吉出身先奉先皆赤山曾孫女召貞適徵
聘項承爵子觀頤士出宜男許聘浙江左布政使胡
公維霖次子秉清定男許聘韶州府知府熊公士達
孫吉出大圓與伯季俱先公卒初士兄弟色養
備至以奉餘年甲戌初吉亦卒伯氏嗣子國熹稱

嫡孫然係小功侄九疇出非翁血胤初士承重作孺
子哭夫初士才名一第猶掇之耳且徵聘勸駕海內
日望鳳鳴初士若不聞竟以繼祖母連丁艱六載孝
哉今將以崇禎戊寅十月十八奉翁柩于上高白土
團觀山嶺之原枕于酉午巧霽銘

銘曰嘉靖重熙元神攸萃猗與哲人素心白賁孰謂
棄儒書了大義孰謂甄孤家政克治焚券如飴却利
甚賦并日而食胸懷灑灑稽山之棹冀北之駟迎養
匪公曰無以我累得士得民公曰兒習爲吏能體
士情由何國卷三家志歸人夫十一

我志起部聲鴻候馬伏驥達人大觀銘鈍等視

寵命輝煌雲披日麗鹿鳴嘉賓瑟鼓吹公拜
國恩踰天躋地下捐南州人擬徐穉八十餘齡童顏
無異子孫科名不驚不恣子姓參差不恣不懟非禪
非仙厥誠乃智昊天降割真人捐棄觀山之原阜如
者隨公歸于斯靈氣攸闕蔭及後昆爾昌爾熾我銘
其藏千秋流懿

文學戴初吉先生墓志銘

戴於邑稱著姓其以經術中制科者曰起部大圖氏
而文學初吉乃起部之仲子孝廉初士之弟茂才初
赤之兄也記萬曆乙卯丙辰初吉纔垂髫從起部官
文安暨長安邸中師魏忠節錢進士受詩風神秀發
飄飄有凌雲氣摘詞下筆鸞龍之文奮馬都人上無
不奇公不佞視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便擅東南之
美又如冀北之馬閑以法駕可登天駟之選孰意今
已焉哉天真不可問乎余自是不復相天下士矣今
長崎山房稿卷三家志歸人夫十二

孝廉以亡弟知己莫如先生肺腑至誼莫如先生經
紀後事亦惟先生墓中一片石非先生其誰余披淚
讀初士狀公諱國吉字初吉其先世自西山徙夏講
入
明有世祖諱玉者累積戰功世楚雄百戶數傳至望
賢公望賢生一本公一本生來祿公來祿生聖明公
以子貴封工部員外郎即公祖也聖明生起部公諱
九玄娶盧贈宜人公其仲子公生而疎眉秀目聰慧
機警起部公與盧宜人絕憐之長授經書日誦數千

言解悟出人意表從父宦遊會稽宜人見背公甫九
歲蹣跚如成人禮見者尤異之庚戌起部歸養繼
娶凌宜人公侍凌之文安之京師官舍自乙卯至戊
午復侍凌宜人歸章門是歲始受室熊事凌母如盧
母友于初亦如事伯兄妯娌之間怡怡如也俄而凌
宜人捐館公與伯氏哭之如哭盧母歲己未起部公
寢疾京師孝廉往迎歸公與延醫勘方侍寢煎藥衣
不解帶者經旬禱神祈佛終日皇皇竟夕不寐願以
身代迨壬戌春正起部公賦玉樓矣公哀毀骨立記
長崎山房稿卷三墓志銘 十三
余往弔公兄弟仰天慟曰孤不德天奪我母又奪我
父余亦彌慟不置自是慎終寃窆之事公兄弟靡不
同心讀禮三載與孝廉靜業橋徠軒是時孝廉新抗
出流布郡國而公文與相映照西江翕然稱二戴迨
甲子服闋督學使者黃陽平拔置上高縣庠丁卯庚
午癸酉歷試皆高等郡邑往往拔之冠多士海內無
不知大江以西有戴仲子無柰入試棘闈其文若發
穎豈不受羈縻以束于格不第仲子未數數然也與
論舉子素語必驚其座好爲韻語若欲墮山枯海落

月停雲令人低迴不能已已與論古文詞一縱一橫
莫之敢當時出諸語令人絕倒間繪花石位置可人
圖篆精工似先秦法物最妙者八法從歐陽率更入
門出入于顏柳變化于右軍父子然而體氣骨力挺
然一初吉也以故臨池家珍之得其片紙襲爲至寶
識者以書勝于詩詩勝于文文如其人噫嘻此足以
志矣其事封祖與繼祖母克盡孝道壬申之春封翁
八袞公偕伯季奉緇鞠隄於堂下稱觴上壽詎意癸
酉急病旁療終塲事歸而悵悵日從知交飲飲輒
醉醉輒放歌聲如出金石余戒以節飲公笑謂韜精
埋照道在沉寔若有先知也者甲戌王正月 日方
彝飲次日病劇夜半竟不起時伯氏計偕季氏省居
皆不及訣痛哉伯氏歸與季弟撫二孤猶已子教之
誨之不愧清白吏子孫經理家事猶已事熊親母賢
而且能幾欲從夫地下柰焚斃兩孤何忍死留此未
亡人以成孤也親翁可不死矣嗟乎以親翁之才天
假之年其樹立必有可觀而竟賞志以歿也天乎豈
真不可問乎公卒于崇禎甲戌正月 口距生辛

丑月 日得年三十有四娶熊氏子二長康先
娶兵部侍郎饒公景暉次子文學元燦女熊出次庚
生側室 出未聘女二長宜男許聘浙江左布政使
胡公維霖次子秉清熊出次定男聘韶州府知府熊
公士達孫 今崇禎戊寅十月十八日公子康先
奉公柩于上高觀山之原附封祖同窆而以孝廉親
翁之狀來乞銘

銘曰公垂髫遊都門耶翩翩洛陽少年人謂翫辭負
奇氣耶何孝友其恂恂謂三試則足遂豪于詩與酒
棲觀山志高遠志遠志遠志遠志遠志遠志遠志
耶何制舉義飄飄其絕塵將秦篆漢隸同不朽耶抑
光風霽月令人嚶鳴而求友生前有長吉後有初吉
千秋兄弟造物不平公則平其將從起部修文天上
耶觀山之原又將從封祖徜徉乎九京龍驤虎變奕
世鳳麟如不信視我銘

豫章胡維霖夢說甫著

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張寧翁墓表
吾邑有達尊張翁膺三錫大夫之綸綍而壽幾八
素伉儷齊眉于堂上子孫稱觴于堂下咸稱翁壽而
貴屢借光大賓之席而邑侯執爵執醬仕紳皆通家
之後進衿袵服先民之典型又咸稱翁壽而賢翁能
孝友爲政于家而周急還金且以因果促愚俗以平
心化戾氣又咸稱翁之德之功翁能以慈訓忠以儉
長嘯山房稿 卷四 墓表
成庶使其子爲名司李名司冠而淮揚之清如水張
京兆之名滿 陪京又咸稱翁之業不于身于其子
蓋已表表中外矣夫此四者得一便足不朽况翁兼
而有之猶不足使乎其卒也比部君請熊年兄誌諸
幽復以表墓之陽屬不肖夫惟中郎方能表有道余
何人斯而敢表先生哉比部君請之再三某因思與
比部君定交四十餘年習翁熾行又何敢以不文辭
按狀翁諱靜安號寧宇其先世家同安自同安徙縣
治則賢亮字鳳翔賢蚤世配萬氏矢志節也

天子以貞節旌其門則翁之六世祖母也賢生秉俊
以孝著事載邑乘是爲翁高祖俊生壽官永沂沂生
伯球球生弘煥煥娶于楊生二子長端安次即封翁
翁生未彌月而煥公捐館伯兄甫七齡母楊撫乳養
二孤茹苦拮据翁婉戀膝下能曲意承惟且事兄克
謹不敢雁行入則吹塤吹簫出則誦經習史弱冠攻
舉子業人已子衿目之適邑有清丈之役里中推其
伯兄毋慮兄難獨任見翁有心計之巧命釋業佐兄
翁唯唯曰奈何忍一手一足之勞而貽吾萱堂之憂
長嘯山房稿 卷四 墓表
哉是時比部公已就塾師翁又曰吾有子可教何必
自致身于青雲其隆師館穀破產不恤憶昔甲子歲
比部君有聲于庠某亦總角遊泮因以通家子謁翁
見翁偉貌莊雅寬然長者其氣常冲而不盈其舌有
臧而無否而目炯炯而語霏霏無心儀之迨丁酉比
部君登賢書翁遂間出一意修甘旨之養凡可以娛
母者無不蒸蒸古云戲綵斑衣今復見翁迨母以壽
終翁喪大事作孺子哭嘗自以生不識父每一念及
輒涕泣覆面邑人嘖嘖張翁孝子云孝子云比部君

因需養急振鐸山東已而遷司李邵陵迎養翁夫人
翁曰司李民命所關出入無忽每日詢其所訊幾何
聞有所平反則進一七箸多所全活則加一七箸求
其生而不可復得則捐一七箸此其仁心爲質一堂
中真有騶虞麟趾之祥已

帝加號績晉封翁文林郎如子官且其服食淡薄嘗
曰儉庶之本而精明之所由生也此一語充今天下
士大夫頂門一針迨再遷守淮翁不肯以升斗妨衡
泌而淮距家雖遠盈盈一水比部君歲或獻新品翁
輒以書止之勤勞八載治河而河伯効靈

長嘯山房稿

三

帝復加乃績兩晉翁階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員外
郎比部公念翁切欲告終養翁寄聲詰責老人不敢
私其子兒獨不資于事父以事君乎忠孝無二視大
義凜然比部君轉佐應天而江防肅靖人以比漢廷
張京兆翁爲色喜由京兆而司寇南都人欲久留比
部公而比部公心怛怛動乞假省覲無何而舟次樵
舍翁之計聞先是四月廿八日舟阻石尤泊于湖口
對江忽解纜而狂飈鼓浪長年爭命于馮夷家人環

抱而泣布帆卒以無恙及得報而後知此日即翁捐
館之日也可見翁之神無所不在豈其駕長風于鄱
湖挾五老峰而飛仙以遨遊乎以故比部君獲徒跣
奔喪人人以爲孝感翁讀書了大義立身行已務合
古先格言生平急人之難解人之紛還遺金于人其
人欲以其半謝翁曰待五日而還者豈欲分爾金者
耶家不甚饒間有所貸亦隨力應之不責其子居常
念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
是以此自勵亦以此訓人宜其赴賓筵而歌周行厭
人世而塗曉巷哭藏之日而素車白馬如歸市也其
封大夫也固以子之貴而其名其壽則不以子之貴
而以翁之賢翁生于嘉靖乙卯卒于崇禎癸酉享年
七十有九配羅氏初封孺人兩進封宜人皆以比部
公故諸孫才名濯濯科第其家物耳婚嫁皆世族詳
在誌銘中比部公以某月某日奉公柩葬于天仙蹕
足即曾祖塋翁所習游而指示比部公者也邑人
咸謂地上之仙今已作天上之仙而驂鸞馭鶴飄飄
乎翹足而不可追乎余敬表之曰有道君子張大夫

長嘯山房稿

四

之墓蓋翁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而其名德實
在人先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而其福壽實在
人上又通于前世后世之因不以一日而易千秋然
握乎先天后天之理雖千秋也而如一日先生往矣
余安得古君子而與近述成弘嘉隆之事遠談無懷
葛天氏之風乎是以樂表而出之以勒貞珉以風來
世

長陽山房詩集卷四墓表

五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濱陳先生墓表

余幼聞名御史陳南濱先生丰裁卓然讀其祈天永
命疏歎為陰萬以來奏章第一而其按晉按中州收
荒活人不減富鄭公迨余守邢鄒南臯老先生書來
以邢州有陳侍御名臣也女知之乎其子若孫定不
愧清白家聲無何余試僑童暗中摸索得陳生繩武
年方甫冠意秀警詢之乃侍御孫也其子太學生
名諱同紹武因以表墓之石請按志銘公諱登雲字
微龍別號南濱世為順德府唐山人父諱志大以
長陽山房詩集卷四墓表
公貴封文林郎御史公少病瘵自燕同效公自念瘵
者否也可以道瘵莫如窮理因下帷讀諸奇書讀之
神逾活氣逾舒益二載而病如失焉蓋子所習為忠
術知恒存乎瘵疾于公益信青居丙子舉于鄉同年
丁丑遂成進士當試政時議論慷慨有烈士大風叩
以古今善敗犁然洞晰下筆滾滾數千言立就戊寅
除鄆陵令公至見奸吏舞法豪強吞割民田公為之嘆
役不均田野荒蕪學政頽廢河水為患流亡嗷嗷
曰此病源也首革胥蠹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

法躬履阡陌度境內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變大班坐月爲會銀歲所省若干令訟者得以聖田贖罪所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來者既衆復教種植桑榆行其野熙然甘棠洪溝清泥諸河爲扶溝所壅力爭于部使者令隣封毋得壅激而河患頃息捐贖斥俸新學宮給學田一意以教化爲務癸未拜監察御史公爲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後按中州按遼時適當大閤上罷遣大臣以蜀公公悉心稽覈上安懷十事而其所特疏者在議賞功之長嘯山學士高 卷四表陳御史 二

異大略言首功之賞給發不時貧軍不能獨以需不得已需之富人富者挾貲冒功累級多貴至參遊此輩智勇索然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糜費俸給遺鎮之蠹莫大于此在晉在中州值歲飢晉人猶以木皮草根雜土充腹中州則父食子夫食妻以人爲市以雁糞爲糧嗟哉此民公日夜皇皇請蠲請賑請弛山澤之禁請借晉都之儲

天子手其疏惻然動念爲發帑金數十萬以至宮闈寮采咸捐俸佐之而君亦自清贖金得萬三千爲郡

邑羅本至今爲豫人利蓋遠左之冒功如人癘毒潰爛必至傷命病在神氣晉豫餓孽譬人病飢羸奄奄待盡非急扶其元氣不可復生此段功德尤其大者若夫正已率屬激濁揚清諸善政不能殫述公居西亭先後侍經筵監會試主計吏楚京畿霜肅風行有觸必言有言必盡如疏論陸太宰羅宗伯徐同卿鄭感曉多人所不敢言者公嘗對人曰不見吾冠乎觸邪吾職也若事閔宗社知而不言是以吾痞穢國病也豈必賊莽之間斧鉞之下能死人哉公獨立不懼長嘯山房稿 卷四表陳御史 三

大率若此忌公者爭欲甘心焉賴

神廟明聖竟無微譴加公公畿滿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公度不爲世所容即給假還葬歸公所居當孔道慕公名多就正者公雖抱病猶喜肅客每談及時事意有所不可輒不勝憤懣至病不能支語尚刺刺不休以是病轉劇卒于萬曆丁酉六月距生嘉靖庚戌七月年四十有八男一即誥孫二長繩武次 公厭世幾三十年海內仕紳人人知公爲真御史晉人豫人雖兒童走卒頌公生我救荒之功銘

勒不朽公子誥傳雅不群公孫繩武英妙若臨風玉樹俊逸如天馬行空所以竟公志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昔哉公所謂病痞惟窮理乃通也蓋理之通塞即氣之通塞此宋儒所未道破公幼病痞痞在一身公死亦以病痞痞在世道痞在一身通塞由我痞在世道通塞在天下人心此公所以抑鬱而無與語吁言聽諫行公不可謂不通而猶鬱鬱乃爾豈已飢已溺必堯舜其君民心始快然無憾乎故吾復鄒先生以公長嘯山房稿卷四墓表 康叔史 四

憂國憂民而死雖死猶生公有子復有孫直不愧清白後人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鄒先生以公同道爲朋也公直御史哉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少白胡先生墓表

正嘉以前西江以理學鳴以忠節勲猷顯即詞賦宗歐魯號爲臺閣文章乃吾宗少白先生當嘉隆間崛起諸生中欲方駕曹劉追蹤楊馬蓋有凌轡百代之意焉海內人士無不知有胡孟弼者當是時瑯琊王盟中夏一見先生詩文異之相與友善高文襄試公論策括帖率多傳致古文詞擊節以爲奇才每一語出價重難林以一第猶掇之耳乃抑鬱不得志而就掌故課成均稍遷比部郎遂蓋先朝露距今三十餘

長嘯山房稿卷四墓表 胡少白

載聞其詩名者人人惜之先生仲子實美工古文詞久已修文天上季美有胆氣爲守戎屢能擒賊乃出事實求表先墓余八歲見先生于叔祠座上嗣後每想慕其爲人辱在同宗其何敢辭我胡之先宋陽山縣男壯侯諱藩後壯侯有子六十人故豫章族屬最著在東胡之望者彥英生景明景明生尹文尹文生秉然秉然生孔範孔範以理學爲豫章師居父喪憂瘁骨立範生儒宇國珍別號南湖先生萬曆己卯貢士以先生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是爲先生父端

品直節教授生徒爲鄉祭酒沒而祀于賢宗配王太
安人安人生先生諱汝煥字文甫更字孟弢世系南
昌愛匡廬山水爲館以栖之先是唐人李白亦有匡
山讀書處時人因號爲少白君聞而嘆曰匡山故多
先達白蓮社中僑寓者衆信美非吾土栗里元亮真
吾師也自號栗里居士一代名公自王元美以下各
有詩歌傳播天下先生頗頌白哲廣額豐頤美鬚髯
軒軒霞舉望之者以爲嵇叔夜潘安仁言論風采四
座咸驚機鋒激射聞者解頤至比之匡衡劉向抵掌
而談圖經地絡阨塞要害處纒纒數千言即策士之
雄不是過焉性慷慨好個儻大節談兵料敵多奇中
哮齒殺撫臣據寧夏以叛

朝廷議勸議撫尚首鼠兩端先生揚眉上書力請勦
得旨下司馬覆議而臺臣中亦有請纓督戰者賊
就擒咸服公知兵云倭蹤朝鮮樞臣失策聽奸邪主
和議先生抗疏請斬議和者而又諫勿多遣監軍多
衆不輯也勿多增搃師增戰不力也其後朝鮮報至
果以將領不和互相攻訐激

上怒深一日而罷督府及宰臣皆事權不一之過也
公之論事炳然幾如此天性孝友年四歲王母病輒
呼天請代父聞而奇之六歲有聖童之目十五應督
學試臨海王襄裕有人倫鑒深器公庚午舉于鄉榜
中率日爲奇士司空吳公開府淮上聘君至館下商
度漕餉工費察水形利便教授沅江時適旱子永安
廬林諸洞失事士庶驚怖竄匿葭葦治兵使者以先
生多籌策檄召入幕設方畧諸洞悉平約士三章荆
望必聚邀陣人士聞所未聞相向語曰最者沅郊獲
長肅山序稿卷四墓表附白 三

衆擢刑部主事先是

肅廟二十有二年甘露降爽鳩栢五株即召署言者
以爲平反之祥因以名軒君至日與同舍郎聽政其
下或問其義舉坐愕然君對以爲前郎貴溪江公所
題禮曰人君政治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耆老得敬
受之以松栢坐有少年者詰公得無漫語乎忽後牆

毀壁得三尺許果甘露記閱之悉如君指衆始絕倒
因命工移石重置之軒長安中有失其女弟者浹歲
不知所在君一朝庶得之人以爲神幸遇冊立

東宮覃恩得贈其父爲承德郎如子官毋王贈太安
人妻王封安人拜 恩畢即抗疏圖休沐大司寇爲
寢其奏而署君諫江南囚無何停刑因過家上丘壟
是時年六十待兒上食誤進白龍鬚酒墮然伏枕李
參知使醫問疾云服蒼朮飲可甦然足宜瘥矣比還
朝一日散步松間一足盤辟不進徐曳入室中端坐
長嘯出戶語 卷四 袁表 朝少白 四

而逝時癸卯秋也先是辭家北上僅以僮僕隨行李
蕭然無以爲殮同鄉諸緒紳高其義各爲之贈先生
生平好施與振人之急不治家人產購古今圖史不
惜重貲以故家日窘且其薦賢揚善惟恐不及口不
言人過四方知交亦亮其無他腸吁以先生之經術
出而經世務稍假之年必能策勲樹伐即其所著述
猶置諸金馬承明之庭泛諸君子纂脩史籍勒成一
家言豈不可以黼黻皇猷惜乎不竟其用也然詩律
綽有盛唐風此必傳之紫先生生嘉靖癸卯卒萬曆

癸卯得年六十有一長子欽勲爲諸生省父沅江客
死次欽華字實美娶鍾比部崇武孫女弱冠廩于學
官其才思能紹述先紫惜乎以瞽沒三欽夏娶東簡
肅公次子諱時彥女撫軍標下守戎方欲余表千秋
遽以督兵禦寇旰江却賊全城旰人特祠復窮追闖
寇戰沒撫臺檄樹坊旌烈仍附祭忠烈祠其慷慨死
難不愧父風孫良 良 華出良夔夏出先生文如
賈太傅賦如司馬長卿詩雄壯顓杜陵豪宕似太白
後之傳文苑者可以觀矣

誥封奉政大夫理學真儒鄉賢文瀾晏先生墓表

崇禎甲戌東粵叅知恭盟晏年兄方有海上奏俘功而以終養請

上俞傳爲盛事于是海內人人知有文瀾先生誠

熙朝人瑞至其學術方正若程純公居鄉高誼若陳

大丘詩韻瀟灑如邵堯夫西江人士久知有文瀾先

生無何丙子秋先生捐賓客人以叅知孝感郡邑紳

衿莫不悲先民之典型請之郡大夫學使者得俎豆

于賢官夫以先生博學篤行雖數艱一第而申以

天子之寵命重以春秋之蒸嘗千載尚有生氣年兄

既請解撫臺公祖爲誌銘足以不朽復緘其行略與

令弟季復年兄所爲行狀而以墓表見委夫維霽何

人而敢表先生哉年兄或以祖籍新昌晏原今距通

德門僅一舍兼以年誼知先生最悉言雖不文質言

也質則可倫惇史霽悔不早年從遊門下迄今無聞

今幸得附名竹素間夫復何辭則題其碣爲

明理學真儒文瀾晏先生之墓而述其嘉言懿行太

要于碣之陰先生姓晏諱仕偉字應明別號文瀾其

先世爲平仲公歷傳至唐咸通元年進士官筠州因

籍于新昌者宗道公墉凡三傳乃肇基潯江者文廣

公明嗣道源公如心登宋咸淳進士光啟文明爲公

鼻祖子壽先公尉判德昌孫原善原禮原傑公並膺

里選隸職

國初又新公銘以弱冠中興三傳載元公諱育則爲

公高祖育生伯子充大即侍御性臺公之大祖也育

次子充信公諱實個儻有大志是爲公曾祖實生子

長崎山居諱

英公諱彥博學好施有隱德是爲公祖彥生必尚公

諱爾志號鵲峰屢膺賓筵郡邑推爲明德達人是爲

公父母簡氏生丈夫子四伯仕勉以吏隱先生其仲

也仲諱仕傑即季復年兄尊人以子貴

誥贈奉直大夫季仕修以文行旌儒官記壬子秋二

位年兄同登鵲峯公正登九袞先生以耳順之年率

弟住子孫稱鵲堂下豫章都人士咸號稱之先生生

有夙慧十歲就外傳經史一目十行俱下工舉子業

顯治易經年十七受知徐巖泉學憲援置郡博士弟

子公秉性剛毅佩鵲峯公心蒂之訓有合于王文成
致良知之旨直以忠孝廉節自砥時款思齋公古川
公中丞之後爲孫女擇快婿遂歸宜人先生得內助
益大肆力于文章勃率理窟古雅絕倫直抒其心得
一字不寄人籬下與兄惺臺侍御名相伯仲人人以
公輔目之吾郡大宗伯吳文端公有人倫鑒命其孫
北面師事先生郡邑歷試冠軍後先學使者爭奇公
七戰七北莫不有劉蕡下第之悵猶時取會典經義
諸書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水利屯鹽諸大政一一
論其源委參酌今古因以授泰知故泰知數歷中外
事事遊刃其得于過庭者淵源遠矣雖數奇而高情
雅韻每每會心處輒擊壺浮白歌行直逼少陵清譽
更兼陶韋昔人謂從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其先生
之謂乎先生已飢已溺之心即在回琴點瑟之內故
泰知司理莆陽時時與宜人舉天道神明相戒日間
所平反幾何然後進一七著日間所與除幾何然後
加一七著閩海祥麟之歌與濠梁棠蒂之陰輝映于
南北浙西保障之功與嶺海俘寇之績各動于

廟廊先生喜可知也先生孝友至性其兢兢守身不
通貨色惟重名簡固孝之大者鵲峯公屢遭外侮不
避兇鋒幸脫虎口而全身家居恒問寢乃退侍藥不
解衣父九十二捐館望七之子哀毀骨立猶作孺子
哭自閩冒風雪奔歸襄葬至不能執紼披麻床褥痛
號于萬死一生之頃夢中恍青蓮大士灑救以功德
水旋覺枯舌生津疾竟愈雖老年遇祭必躬必潔遇
忌茹淡衣素

編音有曰名題通德孝格神明豈非實錄哉季復嘗
曰吾伯母撫猶子如己子吾伯父訓不孝孤如訓吾
兄與諸伯叔分財田取瘠舍取陋衣取敝急難不避
水火直有灸艾燎鬚之義且處家庭如朝典內外上
下跬步必謹吁事父母夔夔待兄弟怡怡御子姓秩
秩如也豈非德性之間學深乎最奇者恭盟李莆時
值倭警浪傳彼中守土者有失先生毅然曰豈有避
難晏伯子哉後果嬰城退保及行取例應得臺諫以
忤權僅得南儀郎先生躍然有報主何須御史驄之
句泰知守濠抗礪不祠先生貽書云勝不可屈色宜

早避一月三趣使歸及兵巡粵海劉香餘浪滔天先生示以與士卒同甘苦必捐生以報

君父諄諄好謀乃成功成速退此其忠獻貫日氣節凌霄語云有是父方有是子信乎壬子課子侄五七篇把玩忘食喜謂宜人曰是科必雙捷真神識也後系知分較閩士首莊大史果大魁天下次洪大司馬今以武功晉官保吁以人事

君之忠豈父教之耶先生雖莊視子姓不可得而親踈然胸懷平坦事過則已時爲公正發憤又能忍辱耐勞事卒賴以濟如有馮夷肆災捐貲築堤仗義建廟以成數百年之先志區區催里長計更免役省費波及族人與人解紛不惜費內外戚屬不婚喪者助遇飢饉者賑鄉鄰待以舉火者不可勝紀若焚券平糶弭盜佈施其爲德于鄉也猶之爲政于家也雖

三府大夫

寵命布素如故所居僅容旋馬扁其堂曰居易曰四番嘗曰吾儉有二義近可成汝庶遠可師後人也風軒水榭歌拍舞衫之娛一切烏有夫婦相敬如賓並

無姬媵之侍且教子寧處清曹無居要路季復以爲廉于財庶于色并廉于取名也真知先生云近日士太夫談玄玄釋釋先生則曰人生走向聖賢一路便可成佛成仙只須日用間嘗凜三尺神明耳二氏豈能福利人近縉紳惑于形家先生則曰後嗣賢愚生人爲政豈枯骨所能陰哉此其見解卓然超出陳白沙朱文公一等矣公行年八十有七而童顏皓齒目光炯炯由其生平淡嗜慾寡思慮存心養性非有呼吸吐納之術且晚年尤嗜書喜吟雖寒暑燕居正襟危坐搢管必楷襍沐必親丙子秋公以肺熱寢疾漸強起賦詩有偶因痰病踈躑躅更怕傷神懶向詩之句此其好學不倦真死而後已八月初四書體文心三字蓋紹述鵲峰公心蒂之旨也初六命盥身更衣執案知手書守字拱手謝季復曰此生不能報慙慙矣夜睡如故初七天明猶書永字已刻端坐而瞑嗚呼天下有了然于生死之閒如先生者乎公所著有居易堂詩文并訂晏氏統譜藏于家公生于嘉靖庚戌卒于崇禎丙子享年八十有七由文林承節郎晉

封今秩元配教母封宜人生子一即年兄日啟癸丑
進士原任廣東海道布政司右叅政以終養得
請歸嫁娶俱名家詳具解司馬志中茲卜吉兆于邑
界之蓮花形首壬趾丙

爲之歌曰蒙山之陽哲人攸藏蓮花之峰真儒幽宮
擊壤歌嵩聖道日中衡西廬東先生之風相崇世隆
錦水朝宗盛德豐功百代永崇吁叅知清卿在即台
衡井遠榮先生者僅奉政大夫已乎是以表之曰理
學真儒見先生之大夫以子而顯先生之真儒不因
長嘯山房稿 卷五墓表 晏大夫 七
子而彰昔漢史傳儒林率以訓詁如先生文章節義
開修弘猷卓識定力孔子所論儒行三才萬善兼備
者以擬聖門當在冉閔之間獨一鄉之賢也乎哉故
表不必詳而余獨詳後之傳儒林者其采斯表

祭文卷一

祭孫存中老師以工部郎中陞雷州大守未任

惟我師稟天目之秀鍾湖海之靈道心寂然性成勁
骨挺乎王立困公車者二十餘載布衣蔬食淡如也
與許泰簡公相與切劘有王龍谿之玄悟又有章楓
山之實踐常然第試政時海內望山斗急欲得其爲
福星矣天祚我西江而師以戊申來令我廬陵霖彼
時在諸生中業已得諸夢寐壬子叨在易房弟子固
依依于師而師亦若以孺子爲可教也者不意癸丑
石門雜著 祭文卷一

一別僅從昔札中見師又十三載而霖以飭兵來浙
方則親函丈有日師忽仙逝矣哀哉匍匐走長輿撫
棺而哭不能爲辭意或可再拜而奠之今又以量移
楚中匆匆離任因思我師之經濟廬陵有甘棠之思
不減古桐鄉水衡奏平成之績頌聲猶在金陵若夫
正氣凌霜不肯爲臺省而呈身冰心映月不肯爲二
千石而折腰三徑高風可追彭澤而蓋棺議定俎豆
賈宮食報固無窮也嗣篳莖者方錚錚求不墜其家
聲而師信可以不朽矣獨霖緣慳命薄未入師門而

形諸夢寐既入師門而反不能斯夕追從且瞻仙里
登師堂不見師而哭師回憶癸丑之耳提面命者時
時向世兄而流涕長太息也哀哉

祭曹心原侍御

吁嗟我心翁寧帝弟與兄我兄逝兮我將何依憶昔
丙午在秀江郊外送督學宗師携手同行十餘里兄
謬許弟弟實知兄秋試之夕兄有佳夢午未是兆豈
史預占嗣是化行巴蜀共推文翁癸丑卓異簡在
帝心霖濫叨第兩人携手日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石門雜著 祭文卷一

甲寅叨守冬曹兄以候 命乙卯丙辰索米長安蕭
寺一榻考古證今理學真脉身體力行非徒口說丙
辰秋杪兄以假旋丁巳初夏弟亦以憂歸手教諄切
有如面命已未弟服闋赴補庚申兄南臺 命下辛
酉冬弟守楚黃復以病歸壬戌秋兄以差滿報 命
便道歸里兩人晤言吹填吹簫長公孝廉次公茂才
更命令孫謬以通家過從弟因謂兄樂似老泉福更
過之別後弟以哭妻病劇叨起順德兄遣使寄憑裏
言耿耿伏枕讀之書紳不忘今春力疾赴任舟次白

下兄聞且喜謂弟蒼頭昨晚夢弟今蚤駭弟久無耗
息中心且疑因而携酒相過江邊極談彼時有傳陳
匡翁之變者兩人爲歎歎久之然猶疑信相半也弟
抵真州聞變果爾不覺失聲迨抵順德兄復寄緘郵
筒往復絕無微恙不虞季秋兄作古人弟一聞信魂
神都飛夫人之相與未有如兄與弟之肝膽相照者
今已矣乎何從見我兄衣冠危坐而示我常度乎何
從見我兄傾瀉底裏而補我闕達乎又何時得扶棺
一奠而吐我十數年弟兄之情乎已矣乎若夫西蜀
異嶺嵯峨美卓魯南臺大疏昭炳日月寧靜淡泊心法
惟尋孔顏之樂海內仕紳莫不推命世真儒無庸弟
贅而孝廉茂才令孫垂髫都以天下爲已任我兄之
精神流行於天地間者寧有息哉獨是吾兩人合而
離離而合錦江章門之水知我兄弟之心耳又何堪
作此永別乎且一歲之內既哭匡翁又哭我兄

朝廷失一壯猷元老復失一鐵面真御史筠州失兩
典型慟哉緬想燕市邸舍四載悲歌秣陵水亭半日
傾倒真哽咽難言惟有淚下如雨緘淚暫付蒼頭代

奠我兄逝兮我將何依嗚呼哀哉

祭戴園客廬部

於戲懿昔壬辰之冬偕兄應童子試甲午之夏以博
士弟子同見知于何老師祭卯甲辰兄聯舉南宮霖
蹠趾十餘載俸以子丑獲附小草乙卯丙辰又同宦
遊長安稱兒女姻家亡女雖無緣倚玉而戚里世誼
金蘭莫喻不意丁巳驟以先大夫之憂匍匐南歸兄
握手泣別戊午兄以三郎隕王請告歸家已未連喪
大嫂令弟人情誰能堪此語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非此之爲慟而誰慟乎論兄詩文已傳布海內人但
知其爲長吉之奇險而余則謂其近摩詰之自然論
兄經濟已表著于中外人但知其若王將軍之武庫
而余則謂其有陳仲舉之風力論兄遭遇南北見奇
知與不知相半人皆惜其似鈍而利似利而實鈍而
余則謂詩能窮人亦惟窮而後詩乃益精唐有杜工
部而明有戴工部此間或妙有契合異日大史傳文
苑舍兄其誰以焉况長公次公舉業名家詩文逸品
季公神駿不凡將來發抒其未盡之蘊詎有涯涘也

耶獨去喬方荷

恩綸以媒老伯而兄遽爾仙逝竊恐有遺憾耳若霖
一別都門便成永訣去冬撫牀相對兄恍惚莫認弟
亦哽咽難言徒有涕下今正聞訃欲躬自扶棺而哭
畢寫余衷柰以病痰病目尚艱步履先草鄙懷遣使
代奠曰天平天平何奪我國客之速乎以兄之神氣
尚不能五十而余能久視于人世乎我所思兮櫛櫛
軒我所思兮匡山社我所思兮西山之巔素車白馬
其待我于夏秋之間今嗚呼哀哉

石門雜著

卷一

五

祭封工部員外郎張寧翁

嗚呼翁之得于天者福且壽矣可以含笑于九京矣
翁之得于人者樂且貴矣可以無憾于人世矣而里
中之巷哭塗悲者悲吾邑失一先民之典型也憶余
與司寇公定交于甲午彼時翁方四奏其樂道人善
氣冲且和一似有道者余嚴事之迨余通籍翁已六
奏迄今念載待翁之教而坐光風霽月中者又若飄
飄乎地上之仙疊膺 寵命與大夫人六珈齊眉人
皆曰東王公與西王母屢請賓筵與邑大夫聽歌南

山北山士皆曰類大丘而婉賴川蓋翁不以元氣佐

喜怒而天亦鍾以旺氣翁不以浮俗點大虛而天并

畀以完名若夫司寇公振鐸于魯司李于楚佐名郡

守于淮而復稱漢廷之張京兆海內莫不知黃河萬

里發自崑崙翁之訓忠豈獨維則于鄉黨已乎蘭孫

競爽或鳳毛而矯首雄飛或神駿而蔚焉國寶曾孫

之慶咸稱謝王德門孝友人號萬石樹德食報永而

且豐孰有如翁壽屆八袞正謀稱觴倏焉星隕少微

里人狂走若喪衆父父也司寇公 朝廷嚮用方殷

石門雜著

卷一

八

哭踊奔歸白澤桂嶺之間恍然悽風泣雨而石門翰
臺之上仍有光風霽月使人忘其爲暑者其翁之神
乎拜翁几筵匪以慟吾私實以慟邑無老成誰與醒
其醉而指其述

祭 誥封趙毋胡恭人

國有憲臣卿有世家豈惟男教亦由女賢愚山巖巖
錦水潺湲猗惟趙氏憲副聲先瑞鍾夫人秉德齊軌
淑慎其身以相夫子司空主政鵲鳴會盈誰歌明燭
晝夜以興素絲委蛇瑟瑟靜好誰則與偕樂我墓稿

人言觀察爲諸生時下帷發憤家園不窺于時夫人
紉綵刺綉舉案相對分更分漏人言觀察茹檠餐英
居官居家不問治生越惟夫人蕙蕤秉鑰絲枲蘋蘩
靡不躬淪相君純孝子舍彷徨夫人佐餽就養無力
相君司憲轉漕淮陽無煩內顧壯國金湯龍章屢錫
象服是宜溫溫恭德棣棣威儀式穀厥子典禮

帝傍九天閭闔金鏗王鏘季氏英妙丹穴呈祥年幾
八泰亦既壽康復有聞孫彬彬秩秩咸擬濟美作賓
于王德同陶孟子儷閭曾介福王母得全全昌生榮
古門雜著 卷一 七
死哀百世重芳基誼泰年家久欽徽懿平生壽母弗
獲楓超今日哭舅敢求生芻蕘爽不昧來假洋洋

祭鄉賓騰川族兄

嗚呼我兄之閔世八十八載而渾乎若璞猶猶然不
驚其神其無懷葛天氏之民耶我始祖仁壽公八泰
有六代鍾其嚮至我兄爲十世之孫習儒不成學老
以自晦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居市不知官府終
身孝悌以力田古心古貌所稱述者皆先進遺風敦
禮說詩所快心者一惟經書啓後課子示釋于膠庠

伯吹塤而仲吹篪爲諸生祭酒人擬科第如拾芥子
祥麟而孫瑞鳳爲國寶家珍名重郡邑推爲達尊
欽之學宮寵之冠帶一門之內子孝父慈兄友弟恭
大嫂齊眉曾孫遶膝某登其堂兄倚杖而笑嫂開顏
以詢恍侍東王公與西王母某就席而問遠者述成
弘近者稱嘉隆恍見高曾而親伯叔祖噫兄之取精
氣于天地也多矣今凌清風而上升今似逍遙乎帝
鄉但巷不爲歌而杵不爲相今一似失典型而傍徨
某臨棺展奠潸然涕淚醉以所云知今不知

祭兄嫂李孺人

嗚呼嫂夫人之懿柔其含弘光大德合無疆者耶夫
人不厭荊素以佐吾兄五紵之節夙稱儉德焉夫人
不憚拮据以寬吾兄內顧之憂夙稱勤德焉夫人故
多愉色婉容以霽嚴姑之威夙稱順德焉時常和熊
畫荻以啓誥嗣之慧夙稱慈德焉吾兄分陝化行漢
水之南則頌內則者不獨吾宗二侄都雅並有聲于
膠庠之間則歌母儀者亦不獨吾宗且也吾兄蕩平
之績書于御屏

天子方有綸綍之褒以賜矣大盛族里咸喜夫人種德而始食其報胡遽追逢乎玄卿嗚呼嫂夫人其聞道者也當吾兄舌耕而嫂夫人無愠色旦紡夕織以資兄讀及吾兄應仕而嫂夫人無得色衣不曳地首飾重珥蓋六十年來濃淡之一視而成毀之兩忘又何翟弗之爲榮而鬻釜之爲腴乎以彼哭夫人夫人其吐之以此哭夫人雲車其冉冉而下降耶是仙是佛願言來享

祭叔祖母李孺人

石門雜著

卷一

九

嗚呼婦道之順也不能必夫君之肯構肯堂孺人克勤而克儉且相夫富而爲德于鄉母道之慈也不能必子之金鏗玉鏘孺人撫人子猶已子且課子成立而有聲于冠裳子媳孝養者孝隨年將孺人肯夫幾三十載今年屆古稀吾叔左右就養無方妯娌雍穆者未必久而克莊孺人和于門內凡族之媼宗之婦多布席而分光故屬續之朝哭于庭者慟若大母之喪哭于巷者悽然衆母之亡蓋悼壺儀之傾逝而嗟孫枝之未茂毋嘗爲是而快悽也虛初吾叔輩孺人

吾祖母行習知孺人躬儉作業乃績乃紡而閒且靜爲家之慶與叔遊者正約爲鄰膏醑酌以上七袞之觴而某亦理蕪辭以須介壽胡爲乎望綵成哀而更奠以卣也耶嗚呼孺人雖夢華胥而歷初叔盛德感擬蘭桂森森以紹前芳孺人之志無不滿而孺人之神其千載不亾爲頌爲誄又奚殊嗚呼哀哉

祭先大夫祠鄉賢

石門雜著

卷一

十

惟我大人志在知天學惟主靜以龍見雷聲溫養性命之本體以爲飛魚躍指點中和之真機以明善者誠身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博古者裕用若王將軍之武庫胸藏數萬甲兵媿兒謏劣旣不能光昭令德又不能發抒緒餘今幸國有彛章卿有公評邀靈諸大夫君子刻木爲主附祀先賢然後知蔬食水飲簞瓢陋巷不媿孔顏之宮瑤光風霽月時雨陽春直窺周程之堂奧吾郡先哲或立朝而摠忠宣猷或家居而講學篤行不越誠明一道同心如我大人者庶幾先輩風流無忝乎百世之師欣焉薦泚黜然陳詞

祭族侄刺史澹源先生文

不肖在苦塊中苟延視息踟躕無容今值先生之逝也即欲爲文以哭之奮筆將書五內先摧何能措一詞然先生之愛我教我二十餘載今茲之別永隔矣且臨行不忍傷大夫人意於族屬竟無一言嗚呼慟哉某又何能已於言憶昔乙未之春某方總角先生以赴潼川便道歸里一見而深相期許且言何父毋老師過爲許可也迨戊戌懸車以後談說詩文商畧今古若吟風弄月以歸而立雪登龍之自幸辛亥之石門雜著卷一十一

秋詩我進步言猶在耳書猶在篋悲哉茫茫世路知已幾人且三載旅食京邸手書不絕勉余大業無何積戾竟以憂歸先生實愛我而我實負先生今茲之別淚淫淫而不能收我抱終天之恨以父子不相見而泣先生抱九京之恨又以母子相對而泣相對而泣者猶有賢孫之可恃不相見而泣者何時獲從先君于地下乎天乎天乎吾父乎吾師乎思先生之教愈以思吾父之教慟先生愈以慟吾父也至于先生之才雖未大究其用而循績已洽于新都潁川文則

能畢達其意而氣格直追乎西京大曆說者謂其爲強項吏而不知惟強項乃爲真氣節說者又謂其終身窮約而不知惟固窮乃爲真理學此數者自足千秋是在伯仲季矣不肖于伯氏爲友行而于仲季則已悉矣吾所欲言者即盡言之先生其聞乎則哀嗟薄薦聊寫吾私而已蓋先生屬纊之日無論識不識莫不嘆德星之隕況不肖孤入先生之堂拊先生之几思先達之典刑雖欲止淚胡可止耶

石門雜著

卷一

十一

祭吳母劉大宜人

嗚呼深淵龍蟠冊穴鳳起令妻壽母龍章屢錫若大夫人其所稱五福克備者耶當

神廟重熙累洽吳大夫以戴記魁俊又誰其分更分漏以佐公讀是江以西莫不知有劉夫人迨令皖城六載循良同守陝右文武壯猷誰其絲枲蘋蘩以佐公庶是江以東江以南及關以西莫不知有劉夫人

今

聖明御極吳伯子魁于南畿仲子魁于江省縣魁南

宮以應 中興景運誰其畫荻和熊以成子名是都人士莫不知有大夫人仲子爲名諫議每一疏上

天子曰俞伯子爲奉常清華負台衡重望大夫人迎養南都業已色喜且季氏萬里神駿家孫藝苑鵲起海內咸以科名乃竹林家物鼎呂之聲赫赫濯濯是筆之上海以內又莫不知有大夫人昔年佐大夫化行于皖是以大江爲江漢汝墳也近皖人思大夫尸而視之祠于宮墻則吳大夫之神流行于天地間者固無所不在而獨以皖爲桐鄉大夫人介福王母飄飄乎能不以大夫之神爲神乎過皖城而以清忠之伯仲國寶之季子與聞孫歸報大夫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憾矣某昔交大夫公爲密友近託在姻婭去秋壽母弗獲樞趨今日哭母敢東生芻其何以悲蓋悲吾江以西之失一母儀翟弗如存鑒我心慘

祭戴文學初吉姻家

嗚呼初吉親翁之條然而逝也天耶人耶其可知耶不可知耶天之可知者精神公一息而神周乎八極轉瞬而精貫乎斗牛得天者亦既得全而全昌矣而

石門雜著

祭文卷一

十三

石門雜著

祭文卷一

十四

天卒不永其年何耶人之可知者文字公據思而江河注之不竭公伸紙而龍蛇走乎筆端氣色亦似可大而可久矣而人卒不久于世何耶憶丙辰丁巳與令先翁園老穉兒女姻家同宦遊長安公隨京邸時時過我論理理解論事解評史史解極談詩文詩文無不中解難時慕我淳化閣帖每來展玩不忍釋余以鍾王邈矣未必真也顏之蒼勁柳之潤大歐陽率更之秀聳庶幾哉足法乎公書遂從顏柳入而出之以歐陽最得趣于八法而更神遊于八股古文則縱觀乎周秦漢魏詩藪則旁搜乎開元大曆邇來無論豫章人士推重我初吉即海內刻文無不推之于壇坫之上矣縱十年未第公纔三十爾胡爲乎放浪于酒乎若以爲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乎余請告歸里次豚升生辱收東床復喜世姻辛壬癸甲間時時進繩墨之論公聞吾言輒相視而笑若以劉伶李謫仙自居也者壬申之秋索其楷書爲升兒模而竟以九成宮古帖應又若以鍾王顏柳不越吾心法也者今正無病不出門上元尙能轟飲某夜家人以痰壅告

急及余走跡竟不能語噫嘻天固不可知耶而公其
先知之耶人亦不可知耶而公其自知之耶余乃知
聞吾言而笑者笑我猶在方之內也若以功名則有
孝廉伯兄初赤季弟可振甲第家聲且階前雙珠可
繼青箱世業吾而不狂誰當狂者劉伶之酒太白之
詩張旭之書三公不足四乎狂哉狂哉憶丁巳夏余
以丁艱出春明門親翁送我于門外年方十七余視
公滿腹精神而喜公文字勁挺寧意今日之誄公也
耶天乎人乎其真不可知也耶嗚呼哀哉

石川雜著

祭文卷一

十五

公祭馬太公祖封翁

惟

世廟之重熙肆禹穴之鍾靈迺生我翁爲世之瑞迨
神皇之累洽繼陽明之重光翁又生我郡侯爲國之
楨郡侯作霖以膏九土誰爲出雲翁實大鹵郡侯作
楨以濟大川誰爲產材翁實名山翁得于天者旣麗
而修于人者復全翁醞于身者鬱鬱蒸蒸而發于後
者赫赫濯濯翁多賢嗣如鳳如龍翁多喆孫爲玉爲
蘭溫綸再被朱綬斯皇凡今之人夫孰如翁賦詩

蘭亭酌酒鑑湖以陶性情夫孰如翁羽衣翩躚丹竈
是容恍若神仙夫孰如翁口絕臧否味諧醍醐即之
者薄夫敦而鄙心用消夫孰如翁河潤九里風比萬
石而習之者惟樂此南畝與泌水之陽夫孰如翁飲
食衍衍德容申申而鄙簡往復惟欣聽我郡侯甘棠
之歌郡侯來撫我筠翁壽已八袞傳其黔鬚朱顏庶
幾藐姑射之姿而聞其握樞柱權有得于簞素之秘
侯撫民如十民八載依依咸祝翁川盈日升以表爾
東浙若千巖競秀而萬壑爭流咸喜翁弄月吟風以
安我侯漸澄清乎西江而屏翰乎匡廬侯欲終養士
民攀卧皇皇

石川雜著

祭文卷一

十六

祭劉畏吾年伯

惟年伯壽幾大耋今歷六朝之冠蒙無病而脩然
脫化今乘白雲而遊帝鄉曾吏隱于吳越今官雖微
而操凜冰霜課子成名今伯氏蚤登乎賢良仲氏世
推國寶今聞孫才名泉湧而雲翔諸孫蘭玉其森森
今華封三祝正未央天胡奪吾達尊今訃聞莫不流
涕而感傷某通家戚誼而燕年誼今能不失典型之
在望憶翁從遊先大夫今翁兄桂山先生與先嚴稱
雁行維隆慶之庚午今雲從年兄懸弧而志四方于
今六十六載今存亡幾滄桑歲維甲午今與年兄並
石門雜著 卷一 十七
遊膠庠同社結盟稱莫逆今又同歌鹿鳴而觀國之
光每侍敘于左右今覺其德彌邵而神逾王年兄樹
循蹟于方州今皆義方之訓忠而訓良詎意一旦修
文天上今人咸謂德盛而報未償幸翁達觀其儼儼
今八袞以來又歷七星霜霖自庚午 予告今每瞻
酖顏在堂聞逝之日方理家政今忽騎鶴而徜徉在
翁夫復何憾今况有謝玉豹變而龍驤載翔載翔今
綸音孔揚貽謀燕翼今奕世其昌維余春草萋萋今
白楊茫茫言念先哲今何時可忘片詞卮酒今是享

是刑

祭鄉賓壽官族叔繼洲

夫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叔倘所謂善人
者非耶當其貧也灌園漉酒陶陶然自喻適志也及
其富也循法守禮抑抑然人先而我後也此亦布衣
之有道氣者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克勤以勗
崇焉克儉以訓家焉此又布衣之有質行者也善積
而著于邦邑大夫借光賓筵未已也邵大夫曰此典
非若人不重錦江人士望其扶履人人知有繼洲善
人吁
石門雜著 卷一 十八
朝廷所以敬老莫大於鄉飲酒禮執爵執觥歌以鹿
鳴隆以嘉賓此亦布衣榮遇之極矣天道無親嘗與
善人吾于叔益信焉何也人生有子萬事足叔有子
克家篤省祭官有家孫讀書爲博士弟子仲孫叔孫
季孫濟濟英英且孫復抱子含飴以弄曾孫人生七
十古來稀叔今七十有五天之報施善人抑何不爽
耶尤奇者今春叔方郊遊徜徉山水之間忽返扶履
于中堂飄飄乎駕鶴而升雲今余聞闕闕之善人即

祭文卷二

祭少司馬鄒匪石

嗚呼我公義氣塞于天地而威名播于華夷奏疏光
于日月而才猷轟若電雷品格峻于匡廬而文章沛
若江河洵古大臣風哉憶昔司理延劒值闕鑒煥唐
慨然與周忠介力摧兇鋒海內已望爲祥麟瑞鳳其
爲南北職方值奴酋發難清兵清餉水營陸營克壯
貔貅所條陳但是龍韜豹略海內咸知具胸藏數萬
甲兵其爲天官考功郎與趙忠毅同心破情面絕請
託別忠侯贊奸海內君子咸有所恃以無恐小人有
所畏而不敢動最可異者當

煮廟甲子逆璫與奸相表裏紊亂朝政荼毒忠良公
與楊忠烈魏忠介數君子拚七尺以報

朝廷無何而楊魏諸公死黑獄公遂竄夜郎嗟乎嗟
乎公此時自分必死矣招不來麾不去寢淮南之謀
者恃有汲長孺在耳幸天開

聖明中興公以碩果不食起自戍所爲南銀臺爲南
岡卿天下咸以統鈞鼎鉉屬公適閩冠鷗張

廷推以爲非公不可公秉鉞以徃又值紅夷連艦障
天閩人咋舌公自將于驚濤駭浪中誓不俱生故天
助其順遂爾獻俘百餘于闕下

天子色喜晉公少司馬噫前此曾俘三夷便錫蔭叙
公今日紅夷之勲真二百七十餘年所未有也然後
知公不死于逆璫之手者天正留之以建社稷之偉
伐耳當此賊虜交訐之日使得公秉樞密可寒賊膽
而靖虜氛無何公以海上過勞心血俱枯騎箕尾而
上升矣嗟乎天不慙遺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雖然
公生爲名世沒爲明神且臨危念念請兵聲聲殺賊
其精魂決無日不爲天下蒼生快請之上帝以揀
此殺運決不以賊虜遺君父憂昔人云寧爲良臣無
爲忠臣公蓋兼忠臣良臣而爲一大臣耶

朝有褒卹之典國有史臣之書宗伯治祭司空治窳
司封議贈大常議謚公定當不朽在千秋矣某等夫
復何悲悲則悲夫吾邑間氣而生公公方晉陝卿貳
而天遽奪我大老山頽梁隕典型何從陳牲薦酒上
爲天下惜而下以惜吾私公其聞之耶

祭祀鄉賢奉政大夫吳室白

惟我太翁文章掇三蘊之妙理學傳二程之宗經濟
絕兩漢之卓魯清節畏四知之楊公波流斯靡誰摩
百川而東曰惟我翁

朝典則 寵命疊輝於泉壤宦蹟則皖城尸祝于賢
宮伯氏仲氏忠能補袞作麟鳳之瑞儀季氏冢孫才
足華國稱騏驎之金雄諸孫英其國寶嗣家學之聖
功親于門之高大追先進之遺風偕靖節以並席浚
生仰止于無窮其欣逢盛事緬想德容且也長男秉
石門雜著 卷二 祭文

忠辱在孫僭瞻泰山者百世敢不景前脩以發屯蒙
先大夫生前道義聲氣今共俎豆者千秋將同開來
學如日方中敬酌溪水仰佐清供翁其來享惕著龜
祭邵武漢中司理起貞兄師

於戲先生鍾靈于龍泓九歲而歸家發憤于五車振
采乎朝華於戲先生弱冠而遊庠人已畏其光芒雲
蒸而霞燦共擬爲國棟梁於戲先生奮跡于賢書首
占乎魁名奔逸而絕塵文運於斯爲盛於戲先生筮
仕于八閩斷獄惟引經監軍於漢南流氛爲之澄清

於戲先生骭髀而忤世遂中譴謫歸休哭母而成疾
忽暈痰以仙遊於戲先生三子咸稱象賢科名將爾
蟬聯蘭孫濟濟翩翩允矣裕後光前某童齡而學舉
業兄許我千里今長鳴十六而廁諸生復執弟子以
情親二十年來我有作先生爲之喜且驚先生有作
必欲我爲之彈評吹塤吹篪以師友屢試適駿有聲
嗣後先以鹿鳴因計偕乎神京我釋褐而兄數奇七
上公車而蹭蹬暫圖祿養以理刑明允與頌于兩地
閨閭因之無寃民余賦歸以息影兄遭艱以謝榮八
石門雜著 卷二 祭文

祭張母羅宜人

易謂無成有終地道也妻道也蓋女子所恃以有終
者惟夫與子而所賴得于夫者惟德與壽所賴得于

子者惟貴與賢然夫德矣不必壽壽矣不必德德且壽矣未必庸

寵命作嘉賓象服偕老以衍衍子貴矣不必賢賢矣不必貴貴且賢矣未必再命三命諸孫繞膝問安以怡怡乃今得之宜人宜人信天授哉宜人產自名族秉性柔嘉其于歸于張也封翁固未彌月之孤子而姑則嫠姑也與姑茹檠艱辛而承顏順志百端以求得其惟心即司寇登賢書尤偕孫奉滌灑偕媳拜堂下咸稱孝德焉相封翁孤苦拮据而克勤克儉十指

石門雜著 卷二 祭文

五

以先家計即司寇職仕席不重茵口猶茹淡咸稱婦順焉迨司寇司李荆楚宜人以法署主生每日問所平反幾何方進一七箸藹然有麟趾騶虞之意咸稱宜人止慈而止仁司寇治河于淮宜人以古人治水胼手胝足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司寇以是一意乘機負薪而河伯效靈玄圭告錫

晉秩司空咸稱宜人訓廉而訓忠司寇佐京兆而張敬風清司寇即秋官而阜陶淑問封翁疊晉大夫爲鄉祭酒宜人魚軒翟茀與封翁齊眉稱望八之觴舍

飴美孫孫復抱子以舞象邑人咸曰潛與盛哉無何而封翁仙逝宜人克襄大事泣謂司寇窀穸事竣吾將從爾父于地下以故司寇從吉郡邑爲之勸駕親友爲之促裝司寇哽咽以吾母夢魂方依依先大夫吾何忍脂車而秣馬不意翩翩鶴駕竟赴龍沙之會嗚呼宜人與封翁其真無成而有終者耶其得坤道之純者耶上荷

天子之綸綍下孚郡國之贊頌生榮死哀且

朝廷倚司寇正切朱綬方來而未艾諸孫才品赫奕

石門雜著

卷二 祭文

六

科名方振振以絕繩則宜人之逝者形而不逝者神生等又何所悲乎悲則悲夫鄉國之失一母儀耶敬羞蘋蓩并醢醢醢宜人或以質言有徵庶其來歆而來饗

祭漆母劉孺人

自古言女德者曰婦順毋慈言福者曰相夫訓子然得于夫者或失之于得于子者或失之孫即得于子與孫者未必及其見身之故易言無成詩言無儀豈獨人事爲然扶陽抑陰造物若有意焉嗟乎若夫人

者非所謂天授耶且也以順而佐夫之孝成翁之仁以慈而訓子之忠偕夫之壽子既課孫孫復抱子率天常而散民奠受

國恩而綿家慶若夫人者今人固罕儷即古人亦希觀矣憶夫人產自名族歸于華宗四星連曜七德含美當其時翁爲方嚴之刺史公而姑則繼姑也夫人敬愛蒂之天情言容稟乎典禮多方承順姑固心折勤儉佐清翁亦色喜其佐夫也肅肅雍雍內外無間廣文先生文品人品共擬祥麟瑞鳳屢戰棘閭數艱

石門雜著

卷二祭文

七

一第乃夫人琴瑟靜好慰以謝家之玉樹何必非

朝廷之棟梁故先生得以一意于義方者皆夫人之力也伯氏才名奕奕元魁固其家物仲氏制科之文浩氣稜稜屹若擎天之一柱福清之政循良赫赫隱然負海之六鰲季氏則以堂構任于一身而以文章付之令子冢孫續學有聲于庠序次孫弱冠幾中平賢書而後來者英英未艾先生望八歌鹿鳴于鄉賓夫人踰七齊鴻眉于堂上諸子諸孫濟濟鏘鏘稱觴于堂下固一邑之景星寶錫州之瑞氣矣猗歟盛哉

最奇者福清公踰請迎養夫人日無以定省而妨撫字且八閩爾祖所培養之元元亦爾所鍾靈之舊地也海上哀鴻未集吾二老人惟聽來暮之歌爲康寧之祝况爾父飲噉方健視爾宦績有日爾往勗哉庶幾藉手以報

國恩居無何稍稍違和遂驂鸞而遊帝鄉矣說者謂夫人知幾其神乎余以若夫人者天牖其衷人效其能不違天天亦不違人蓋天人相與以有成者也綸綍寵錫于方來內則儀刑于鄉國德全福全更何所悲第爲述其闢懿之大者如此夫人知余言之有徵也或者其鑒享于斯乎

祭陳府張孺人

嘗聞萬乘之器不生培嶸明月之珠不產蹄涔玉有藍田鳳有冊穴其太孺人之謂乎今天下薦紳所指數循良之吏卓異之才能爲

國計安生靈黷黷皇猷者則孺人之伯子宣城公其人也吾鄉所訔稱醇雅之儒克家之子將來能爲縣官宣力梓里生光者則孺人之仲氏太學生其人也

今歲督學所簡拔英妙之品江山之秀能以兄弟競
爽科名濟美者則孺人之孫兩文學其人也雖然抑
知孺人所以佐贈翁者乎余曾聞海鹽士大夫思其
邑陳四尹之遺愛不啻口出咸云後必有達人因信
一命之吏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段功德
宜其子若孫顯融而光大之吾邑諸父老具道孺人
所以相厥夫子者夙興夜寐躬自操作肯堂肯構美
哉素封然則贈翁酌水茹淡于海鹽者皆孺人之以
也記贈翁捐館長公已有聲于賢序孺人以義方督
石門雜著 卷二 祭文 九
之與仲氏左規右矩真有和熊畫荻之勤伯氏登第
作令宣州孺人板輿而望敬亭伯氏出而撫氓入而
定省孺人必咨所造福何事然後加一七箸聞流冠
蹀躞江北輒爲歡獻真有柳母之仁漆室之忠伯氏
備進滌髓仲氏無方以媚孺人不爲樂惟課二孫日
夕工舉子業貴不怠勞富不忘儉勸勵要束如初真
有呂希哲陳堯咨之母之風迨三年課最
寵命輝煌孺人稍爲霽色曰吾喜爾之能其官有以
繼父之志也又五年轉瑞

徵車赫濯孺人言旋言歸曰吾攜二孫以採芹有以
光祖之烈也歸無何而微恙呼仲與諸孫曰吾訓爾
兄之忠爾輩克自樹立吾可歸報爾父於地下遂驂
鸞而飄飄乎仙矣吁孺人壽幾八泰躬膺五福未復
何憾生等所惜者
聖天子正以玉堂青瑣特簡循吏主爵者首推較宜
城孺人何不少待而使
朝廷早收其鴻文讜論天下蚤見祥麟威鳳之采耶
說者以伯氏名世鼎望重以三載靜觀當必能建韓
石門雜著 卷二 祭文 一
范之勲而勒功旂常彼時大夫人與贈翁又當含笑
九京則逝者大夫人之形而不逝者大夫人之神也
有者在雖有酒在解詠亦何悲頌亦奚異

祭文卷三

祭熊孝廉嗣宗如家

嗚呼有奇文者必有奇窮聞阮嗣宗哭窮途司馬長卿病消渴乃今嗣宗親翁是耶非耶天遽奪我嗣宗耶嗣宗胸羅千古能讀奇書負奇才善作奇文不當死者一日無纖塵盡斥祖產以鬻異書以資計偕至如苦持素若衲子不當死者二且秉氣堅凝賦骨嶮峴滿腹精神直通晝夜之知而鮮陰陽之患不當死者三自癸丑喪母扶棺而讀十八年未嘗離几筵諸生已舉孝行戊午黃貞父拔之冠軍辛酉登賢書人以爲孝感不當死者四嗟乎不當死何以死耶乃又有不可死者自垂髫從遊每與談忠臣烈士拍案大叫意有所不可輒爲髮指余以爲異日社稷臣一不可死自東奴蔡難每與論兵論餉數塞外情形若燭照往往謂韓范豈異人任若技癢而不能自禁者二不可死經學無所不精獨有契于二溪先生集每謂羅文恭之于李莊介鄧文潔之于袁簡肅西江師友淵源猶在若欲障彭蠡之瀾而陟匡廬之巔者三不

石門雜著

卷三

一

可死文必踞周秦詩直追漢魏正欲集

我明大成而勒成一家言余以爲拭龍沙之舛而壯牛女之氣四不可死嚴詩禮庭訓既高且博亦玄亦古學冀頓悟雖常情所不堪勿之恤也若欲拔眉山之幟而傳河洛之宗五不可死不可死而竟死矣豈惟吾邑之人惜之天下之人盡惜之始以公爲一世之雄而今乃擅天下之窮乎其真嗣宗乎憶自庚午請告還家歷辛壬癸見公欣然課子往還送難問奇不輟甲戌之秋親母溘焉悲蕙帳謝琴瑟偕諸子席石門雜著卷三祭文二地而寢三載未嘗見其眉之開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耳丁丑戰比狼狽西歸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人謂消渴病深余驚怖以爲性命之憂而公以爲無患讀祭上書如故也選

石門雜著

卷三祭文

二

昭代詩文津津自得也躁渴逾甚剖瓜剥柑茗戰不休脾益虛神益耗余唇焦頰禿而公不聽天乎人乎去臘諷以多病則學道公以蘇長公臨期禪喜用不着但一息尚存此志不少憚今春花晨前一日據床永訣竟無紙帳不蔽風雨命予啓手啓足撫背撫胸

曰吾今絕粒矣粥孟茗稅無福消受矣余心中無一事矣若以爲生平學問至今得手而余之淚潛潛乃翁之哭號號悉不聞也者此等解脫乃謂其三科試卷幾中復遺以是鬱死寧不淺之乎窺嗣宗也耶花晨后一日尚命長郎誦房書許隲高下至十七晨遂修文天上矣春日黯淡春風蕭索余何以爲情哀迷至暮春既望始能爲文以哭之愧鬱塞不能寫余之哀暢余之衷又愧枯澁不能揚公之微以攄公之志所可慰公九原惟濟濟謝家王樹皆

石門雜著

卷三 祭文

三

廟堂棟梁公生氣不磨以視宗方城鄴梁靡寄下
勝也耶

祭廣東南雄府推官蔡發明年兄

嗚呼我年兄備四時之氣而周八面之才挹之西山
爽氣朝來用之行雲流水不竭豈非天挺人龍世仰
瑞鳳乎

聖明念南雄爲五嶺百越之咽喉閩楚江廣之要害
固商賈之所鱗集而車舟之所輻輳非才品蕪長者
不能澄清此一方

特簡年兄司理甫下車兩臺稔公名借重採石夜識

金銀氣以天地爲爐萬物爲冶入寶山而素手空回

石門雜著

卷三

四

幾借楮開補前人缺額以通商見惠以四知明守酌
貪泉而冰心不染至其平反活千人不必封明允掃
六案而無塵查盤清難清之弊竇率屬却常例之備
遺薦剗濯濯聞于

輦上最異者樂昌隣邑去冬被寇監司以招撫非公
不可公方收餘燼而撫摩之楚寇突爾風雨至公設
法保此子遺倉庫獄囚俱無恙然而晝夜行間心血
枯矣蓋視部民猶雄民部司理新來公雖弛擔歸雄
夢魂中猶時時對敵欲殺賊而後快以故篝火薰心

痰氣眩暈一則憂楚賊豕奔未盡殄滅一則憂先人
馬鬣尚稽焚黃此兩憂交結于胸中歸署數日竟爾
長暝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其翁之謂乎夫以
死勤事地方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功名亦已見于天
下矣且寧國大郡南畿屏藩借重司馬乃報至公竟
不及聞耶公子伯仲叔季英英國寶科第其家物公
孫振振濟濟玉樹盈階吾邑鄉紳所稱全福惟公公
竟騎箕尾歸天上耶惜公者不爲私惜而爲天下惜
惜龍未天飛而鳳未鳴高岡也雖然致身之忠可以
存門註釋
卷五
五
靖于心亦可盟于鬼神獨維霖
二十七年兄弟誼同
骨肉弟
入山而兄出山有言必傾底裏有書必吐肝
膽方意兄神王而弟神弱兄氣壯而弟氣羸王者壯
者且遇六甲而逝羸弱者其能久視人世乎游暗三
山兩兄魂兮歸來兮霜明五楹秋兄聞言今其來享
今嗚呼哀哉

楊文襄公一清傳

先生雲南安寧州人州有石淙渡公九捷通此石淙
淙繫之時人稱石淙先生父諱景中由舉人任廣東
化州同知公生于化州父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
氏家於巴陵公八九歲穎悟絕倫湖藩當道以奇童
薦入翰林爲秀才十五中順天鄉試已抗類爲人師
及壬辰登進士以父艱解官訪埽氏於丹徒因家焉
初授中書舍人海內名士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
大原喬宇皆執弟子禮終身不衰公卒喬復自山西
至丹徒持服奔喪師弟之義所未有出爲山西提學
僉事丁內艱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教規先德行而
後文藝所造士如康海呂柟馬理後皆爲名臣用薦
陞副都督理茶馬雲錦成群會虜犯塞大司馬劉大
夏奏公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巡撫兼經
畧邊務公上疏具陳邊事効罷總兵武安侯等適虜
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
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舉遮道不可公日以
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賊聞各馬營見原還新

兵軍容甚整又聞公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
已聚城中人累砲乘城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虜
疑大兵至遂北走當公發平涼特道無行人衆謂此
舉與郭子儀單騎見虜何異正德改元命公總制三
邊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
沿邊巡視議慶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牆塹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
整飭常州以遏外侵又謂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
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
統以後寢失其險旣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
就延綏河套爲虜旣脫巢穴其中冰堅入套東寇宣
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條上六事興工築牆刻期
奏績時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
後瑾羅織公被逮得致仕適慶藩寤鐸叛寧夏命大
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
仍總制三邊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不久
當有捷報內變不可測非公無能爲也纔入陝界聞
賊已就擒永服公料事如神促席問內變事公袖出

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事曰公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

進內變奏永曰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

知公言必濟萬一不信公請 上卽時召瑾抄其兵

器請 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僂狗又頓首涕

哭 上必怒瑾誅柄用公公矯所爲呂強張承業

暨公千載三人耳永勃然作色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遂差永抄

沒瑾家竟誅瑾一時公卿士庶吐氣懽聲震天人但

冷齊漫評 明傳 三

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筭于公以成之

也公總制靈州閩土漢官兵巡視各邊堡閭舊集邊

墻嘆前志未遂有老去寸心猶未死仗誰經畧續餘

忠之句更置將領約法定令條陳地方急務十事瑾

誅逾月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扶正國是復定

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

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渠魁劉七

屯兵近畿公請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群盜悉平

詔入內閣辦事公因災異自劾中有讒言可以惑聖

聽匹夫得以撓國是是以地震天鳴日食星變連上

四疏近倖錢寧啗之遂謝政歸

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飲慶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

幸浙江者公從容婉諫不果行嘉靖四年虜大入塞

再起總督三邊卽以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於開引

中鹽邊卒莫先于召募選擇將校莫先于訪求器用

要害莫先于分兵控制俱蒙議行五年仍 召入內

閣公薦起餘姚謝遷鉛山費宏首陳五事一曰聖學

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有過五曰和衷又疏乞罷

差官織造疏舉賢才收人心 上嘉納之復條陳脩

省事宜曰祭告曰寬恤曰聽言曰用人曰革弊皆切

脩省之實 上欲遷顯陵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

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爲天子不謂之吉壤

可乎竟不果遷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 廟一

清奏對以爲今制無 母后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

謁 廟之事遂止復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

虜 上亦喜公言武定疾勦手操重兵而驕橫公奪

助後府及園營莫不稱快時張桂報復私怨爲時論所短疑一清指授霍韜上疏誣公上立召還永嘉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各請永誌又輒與客指揮世襲上知公不問永嘉諷言官論劾公削籍衆謂其當辨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辨哉明年卒于家爲嘉靖九年距生景泰甲戌得年七十有七公生而隱官無嗣以堂兄績次子紹芳爲家嗣十二年命復公官贈大保謚文襄

楊文襄學博才雄曉暢邊事總制久得士卒惟心願

惜公各聞公至相率遁去我

朝威信著于邊者無如公羽檄旁午頃刻上十餘疏文事各殊畧無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能幾人且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間識不識皆使之顯庸救王昂劉天和王廷相心事最爲光明借宦官去宦官尤爲濟變妙手呼慶群小橫流之中而陰扶善類當大阿倒置之日而密擒克闢堂堂乎大臣也哉當今夷虜交訌盜賊竊發之日安得才品膽識如公者戰勝廟堂而中外安枕余以是低頭而爲之傳

趙文肅公貞吉傳

公蜀之內江人字孟謙號太洲生而神穎人呼爲天童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便欲往從二親不許遂徧讀六經以求之計偕下第歸因習靜古利不櫛沐解衣者數年後以中允署司業事諭六館士首揭性道敦大要以天命本然者卽良知也庚戌虜薄都城公上獻計破虜疏是時虜方求貢公獨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請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

公爲漫評

明倫

五

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上嘉公壯猷陞公左諭德兼御史領勅宣諭公單騎詣營激勵一時將卒感奮原未有事權督戰僅以宣諭往迨事畢奏上上怒謂未親措畫第爲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逮杖遂落職補廣西荔波縣典史然一時海內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日尊者皆公力也癸丑量移府判遷南部累陞北戶部侍郎因忤嵩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音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列爲國明三教之所由起曰儒

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隆慶改元詔起公累晉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是時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惟揀南兵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算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尋入閣輔政以近朝綱邊圉廢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喜是時大同邊臣有棄城失機事閣臣未肯治罪公言大同之罪惟

冷齋漫筆

明傳

一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因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以公忠誠亟慰獨之因請京營兵分營操練每歲春秋較閱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掛印命將于閩外事畢則納印歸將于營中如是輩較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上稱公忠謀宣大督撫王崇古奏俺荅等入降議嚴置公曰大約浮言謂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遣餉數有餘萬何年無釁豈在納降今當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當令督撫自善爲措及虜求封

貢公議姑置封貢事徐議之又胎王書曰吾外憐悉恒謀之附人內忍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遺計篤切類此拱衛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公拂衣起以是忤拱有給事吳時來故嘗勸嵩父子譴成起用仇直不附拱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拱竟恨公刺骨公疏乞休歸杜門作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勒聚一處以俟來哲自言經世者不礙于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于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丙子三月端坐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上輟朝一日諭祭褒揚贈少保謚文肅所著詩文子昂柱詮次行于世我朝相臣若趙文肅者學問淵源上探堯孔之微下包老釋之妙精神往來天地間荷揚諸子未足窺其奧也識透九邊之機宜氣攝夷虜之魂魄誰謂二氏之學不足治天下哉出處可以經世肯哉言夫

冷齋漫筆

明傳

人

張文忠公居正傳

公湖廣江陵人字時大號天岳少穎敏絕倫楚撫顧璘大奇之及選庶常即潛求國家典故而時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嘗考會試有門生自喜客于嵩輒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

世宗崩遂入閣充實錄總裁尋加少保年僅四十三乃謂輔相體當倨見九卿人以是畏憚之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二曰振紀綱三曰重詔令四曰覈名實五曰固國本六曰飭武備

冷齋漫筆

明傳張文忠

一

穆宗崩馮保逐拱居正代爲首相即請還楊博吏部頃之上召居正曰父皇在御日嘗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以愛居正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如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上曰善時上幼冲虛已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復具詔草請于上申飭群工詔下百僚頗惕然而時上嘗尊崇兩宮居正議並尊於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尊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

不復別矣居正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始快於志居恒謂

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官之中朝委衷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是時太倉粟至支十年大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

自是一切不敢飭非政體稍肅上以師臣待居正

冷齋漫筆

明傳張文忠

二

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乃大治第于江陵名其堂曰純忠名其樓曰捧日皆御筆大書時有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抗章極論其驕橫十餘事至下詔獄上命杖之百而遠戍之居正疏救得不杖而奪職還里尋以實錄成加恩再辭歲廷試上親拔嗣修一甲第二人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自王宗古款塞以來虜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與東北直達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而總兵李成梁頗悍勇何賊入劫其後

啓斬首而生。歲以子訖。而威權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挾南兵鎮荊門。譚綸爲本朝馬。九邊之烽火獲息。一切兵事。托重者此三人。自是張瀚以久任之說進。譚綸以駁駟通之說進。省冗官清庠序嚴匿盜弗舉。議通海運大抵雜申韓之法。以振聾起弊。雖任怨不恤也。慈聖去乾清宮。將還慈寧宮。勅謂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德。用終先帝。憑凡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冷齋漫評 明傳表文忠

上意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數大倫。何以師表天下。當時袖疏草入左掖門。親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爲懾。中外壯之。得旨杖戍如沈穆。皆瀕絕。而蘇以誦書滿長安。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群臣。訪稍寢。于是使居正子嗣修與大璫驍傳往代司喪。居正請不造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上許之。始居正自矯飭。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捍闔捍霍。庶幾以爲有魏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見。至相率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冷齋漫評 明傳表文忠

之意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父 上命範

白金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仍戒內閣有大事

仍馳駟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

則有之未有伴食于三千里外者以呂調陽張四維

當拂衣而調陽獨怏怏不樂然未能果也居正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晉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楚撫陳瑞麻冕加經鄧撫徐學

詩會葬獻媚及居正還朝門客王篆佐院脇左都陳

炯使論趙應元戶部員外王用汲遂劾炯阿居正詔

冷齋漫評 明倫彙編 文忠 五

奪用汲爲民居正辨疏大指謂顧命大臣義當以死

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况于毀譽得喪之間

皇上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

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

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

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榮感 上聽素

亂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所執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分也嘉靖末李春芳在禮部

與執政徐階議爲宗藩條例居正請下禮部會議停

受入會典遵守報可居正于諸藩王賂却不受亦無

敢以私干者而禮部尚書潘晟頗納賄爲藩王道地

居正不悅也風言者論去之而超用刑部侍郎徐學

謨居正曰戶部進 御覽數目慮入數減而出數溢

請 上節浮費請減蕪松織造數之大半復請停脩

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還官恩數 上多曲從之一

日 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

冷齋漫評 明倫彙編 文忠 六

災傷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

民至屑榆皮爲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不可

緩復奏 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矣

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剥民間上全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殊可恨也即積穀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贖贖未嘗佐公家之

急則將焉往竊以爲此輩若遇 聖祖不知當處以

何法又曰邇年考成法行今江南北窮甚矣河南風

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寒已惟 皇上加意博

節于官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實費可裁者裁之上曰然會居正服方除上手勅元輔張洪師先生忠孝兩全等語因大婚禮成加恩辭太傅于二年滿加恩復再辭詔諭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勲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酌養時復當會試申時行余有丁為王考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皆中式矣居正扈上詞陵歸即具疏乞休天子慰晉懇切手書稱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分發漫評明傳張文忠

所受毒之也王篆與王國光野前後上疏戾斥者盡中之考察之例于是錄其姓名于察吏後而擄之示不收吁不當察而察不當擄而擄異日安能杜其起用人謂居正敏識人也而昏悖若此知其不久矣居正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風廟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勸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居正當上初嘗慕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為圖以俗語解分發漫評明傳張文忠

夷狄其辭多簡切請以經筵之職進講又請立起居
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
臣四員人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 上皆優詔報許
族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手勅褒論稱其精忠大勲
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加上柱國及伯爵俸疏辭尋
以遼東提聞遂進太師居正病劇度不起乃疏乞歸
平素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
一言而以貌羸甚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
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計聞 上愴悼輟朝贈上柱
國謚文忠 上諭朕念先生受 先帝顧命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陳政同京堂四品者
錦衣堂上者護喪歸其後言者漸次居正御史楊四
知語尤峻居正始奪太師再奪謚御史羊可立復追
論居正罪惡謂以私構成遠庶人憲燭獄遠庶人妃
因而上疏辯寬且曰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上喜乃
命司禮及刑部侍郎丘橈偕錦衣與給事中杜籍其
家其實所謂金寶者贊語也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
服寄三十萬金于魯省張至家傳作再長然盡其產

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而死者事
聞閭臣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于是
詔晉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少緩矣其
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媚 上于是復勅法司盡
削居正官秩奪其前所 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
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弟都指揮居易子
編脩懋脩俱發戍烟瘴地方歷四十年海內有識者
人人歎歎以爲待功臣之薄也迄天啟二年鄒元標
以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 朝廷始復其原官還
其文忠之謚于懋修仍復原官編修
評曰居正輔
冲主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任勞任怨而
朝廷紀綱法度肅然周官
祖宗德澤仁政盎溢中外湯火不恤安顧身家其斯
爲大臣之任者乎律以休休雖不足然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居正其無愧焉
君臣相得千古無兩但王篆諸小人乘風翹煽非金
革而奪情逐哺之恩薄遽於天而再賜詔憤之愛深

移孝作忠。勞謙君子之義。豈未之聞耶。要從功名見偏。非緣富貴溺心。鄒忠介所謂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即起居正于九原。當亦心折。雖然余讀文忠與督撫書。其談邊事情形。與民間疾苦。若燭照數計。若何處置。若何消弭。全無顧瞻推委。蓋燕房杜之謀。斷而有之。

神皇垂拱四十八載之太平。伊誰之力。余是以服其智膽。而次其事作文忠公傳。

冷齋漫評

明倫彙編

十一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王莊簡公諱佐傳

王莊簡老師由郡守藩臬而巡撫西江二十餘載。百姓不知有飢饉之災。荏苒之警。識者擬之周文襄之撫江南焉。

熙朝盛事

霖

承乏抗嚴世兄出其行狀見示。霖謝碑

銘不敢任。以傳師固弟子責也。莊簡公諱佐字翼卿。署號曰太蒙。其先世自淮安徙鄞者。自汝二公始數傳而為魯太父。淇太父。銘父。鬱世為士族。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曾太父。娶羅太父。

冷齋漫評

明倫彙編

一

娶胡父娶柴繼朱師柴所出也。三母皆贈一品夫人。師昆弟三人。伯弼仲友咸習名法。家言獨公代儒。竟以儒顯。王氏筮仕南工部主事。起復補比工部郎出。為南昌太守。陟江西學憲。序轉叅知憲使。右方伯。皆在江西中間。轉粵東左轄。總一任耳。復以中丞撫江西。六載晉少司空。總督河道。入為大司空。蓋師官內不出起部。官外居江右者十之九。以故江右宦績最著。師庚申任大司空。霖適郎營繕。為其司屬。則傳師者非。霖其誰師。生而警敏。太公授以經史。輒能解悟。

出人意表自是端凝不作戲語不受狎侮人咸奇之
曰是兒異日必國器稍長爲文輒秀拔超邁年十五
補博士弟子家貧受徒以給朝夕一大布衣與兄通
爲出入郡守周公試郡庠冠師者再督學喬公後冠
師遂以丙子登賢書明年下第歸授徒如故所得束
修悉納二兄弗私也癸未省試廷試皆高等筮仕南
水部監燕閑稅下車五日晝釐陋規商人方手額懽
呼而以憂去丁亥服闋補繕司督 毓德宮

書宮

公傳漫評

明傳王左簡

一

皇城工及琉璃窯會計出入纖微皆自手畫所省金
錢以萬計中貴人與諸胥耽耽思贅師懼師清絕無
以中也大司空見臺曾公猶倚重公同事者見忌乃
嗾韓給事誣公守事下部議太宰五臺陸公功郎儋
鶴趙公稔師賢覆言王某才且庶給事所言皆無狀
於是師名益鵲起公資俸當需次藩臬乃以癸巳轉
南昌首府最號煩劇師至召胥吏戒之毋怠毋舞文
毋營窟千者必無赦于是咸惴惴懼諸凡訟牒片言
而決案無留牘未嘗任意輕營舊人皆魚肉下戶者

無所縱食士紳罔不憚師威而懷師德民有暮夜失
一女子者王名不得公丁冬夢得之且召攝者曰而
從某處擒某來人以爲神諸凡嚴保與學較案豐
城石塘亘幾十里民數世賴之公所需用一切從月
俸得入 覲攜兩袖清風以行人亦無望之者戊戌
轉督學師先行簡而後文疏文無論奇平高深直以
神相經師品題者什九在青雲上辛丑進參知分部
南端時稅奄潘相與諸宗閥相且叵測公委宛勸釋
仍擬奄以僕殿主之罪議雖不行奄亦喪氣乃借礦
冷齋漫評 明傳王左簡 三

事以抗

旨効師

詔奪師俸壬寅轉按察使分部湖西甲辰以右布政
使掌按察司事丙午回本司丁未轉廣東左轄粵地
疆而網寬下官謁上司以筐篚爲固然師獨禁之嚴
海邦一水柱矣諸上賦例有加耗師痛革令各屬照
部頒法馬不時掣取其權而衡平之郡邑無敢酌貪
泉者解司即收禁庫吏不得染指庫有美銀爲萬者
十悉取充餉又嘗題獨太平橋等稅銀三萬以蘇南

詔旱災之民議加編丁糧補餉銀四萬有奇以救
全省徵賦之苦粵人至今頌焉佛郎夷久爲粵患且
引暹羅樓內地爲難端師設開市通官商以杜接濟
移總兵鎮虎頭添設裏海把總建營雍陌以固藩籬
交夷雖計平而狼心未可測增兵將防守民始獲安
枕辛亥以中丞鎮撫西江聞師來無問田畯市叟鼓
舞相慶曰福星其再照乎師至益申保甲鄱陽巨寇
卒以授首奏改總捕通判鎮饒州鄧步江洋盜爲衰
止又念處冠而嚙人者惟稅庵最也潘相稍憚師師
冷齋漫評

明傳王莊前

四

以利害開諭之俾自請減稅五千湖口稅監李道肆
爲不法擒其爪牙寘之理奏稅歸有司且以意示民
燬湖口官舍而商人如解倒懸是時江右大水四載
阻飢師籲天聞雨聲則淚泫泫下以民在粥場就食
者殆數萬又思飢民實煩粥幾何于是題請改折南
安漕糧留粟以賑四歲四請又請停牲口厨料漕折
宗祿留兩院贖錢及課鈔辛布兩地稅銀免各鎮重
徵蠲閏月加派蓋數十萬不啻也賴
聖明並俞而十三郡飢民幸免饑饉故師在民不借

命天又謂有粮道而監允可裁有府幕帶征而稅課
大使可革漕粮民運當改爲官運予簡汝條本色當
改爲折色吾筠土瘠賦重甲于海內以國初耆老
人妄報偽增虛粮故官餉者以通賦受累索查陝西
疲邑例懇師師以高安上高新昌萬載四縣最疲
疏請奉

旨准七八分考成真是已飢已溺無念不爲

朝廷愛養此元元無事不爲

國家圖節省士民尸而祝之視周文襄有加焉丁巳
冷齋漫評

明傳王莊前

五

總督河道值有狼矢口之役師躬行河窮其源委而
防捍之露宿河沿親畚鍤爲屬吏先復有河西務棉
花等口之衝山陽馬鋪新挑溝武墩之隔胛沙漕西
月堤張茂樓與邳州直河之大溢師東西奔走盡疏
濬以退崩潰于是

皇陵無侵嚙憂而運道無梗屬大旱師齋而禱于泰
山甘澍立應人人以爲誠感先是漕艘過洪日稽一
日公懸賞罰差先後而殿最之故自師在事抵濟獨
蚤庚申遂有犬司空之拜奉聖書督

定

慶二陵

皇極門殿工師長工部如輕車就熟路裁中璫之冒濫剔奸商之侵漁搜積蠹之營窟振將作之情竄事無不飭亡何

定陵工成加太子少保尋加太子太保

慶陵功成復加太子太傅各蔭一子時奴酋犯順山海告急若濠塹及諸戰具火器皆倚辦工曹師應之如響經畧猶以秦越語相侵冀爲他日卸罪地師不

今齊漫評

明傳上莊簡

六

辨但刊給過軍需一書以示衆衆乃已師亦倦不任劇上章乞休數四乃允歸而屏居一小樓曰大臣老體當如是未幾大星忽告殞師一日忽見冥吏投牒迎師之任越數日不疾而卒吁生爲正人沒爲明神吾師乎吾師乎師爲人清方至老不渝生平不干請人亦不受人干請貌矜嚴寡言笑而中實坦懷直腸與人語必傾底裏終身無姬媵之官不以家隨蒼頭二三人給灶養而已所居先人敝廬數楹不蔽風雨衣素飯糲日具小鮭菜或間一市肉任真不好名在

古鼎鐘彝及名圖奇花之類不能博師一盼內行修

事二兄甚謹視兄子如子與太姒居學不居薄如同

年徐匡岳之講學張西江之詩文師時時下榻延見

以處士朱徵君以功禮也如徐孺子澹臺祠月無虛

講蓋有蒸蒸道化之思焉其治河時里人沈海陽吾

同年諱鳳超者上計歸卒于濟公臨視啟靈裝僅數

金師泣然曰是誠廉吏哉捐金五十調棺歛喪乃得

歸聞者高其誼攝束家人原原里中人若不知有王

尚書者即田夫孺子拱門延入與講敵禮真古大臣

今齊漫評

明傳上莊簡

七

風師卒于天啓壬戌距生嘉靖庚戌享年七十有三

計聞

賜祭九壇遣官營兆域贈少傅仍蔭一子大學榮哀

脩矣世兄長道元以蔭任大常典簿次道京以蔭任

前府都事三道貞廉生皆卓然世臣

維霖曰余始觀政歸謁師師款語自己至午所談皆

地方利病天下大計是日杜顧陽明祠文自申迄酉

秉燭幾半慨然曰以你主事四歲不要之心何事不

可爲過數日又約進講經史者頭端而爲可教也哉

庚申轉黃州辭師謂不作令必須作守纔是親民大
學問迄今思之淚下余閱諸大臣多矣慎始令終名
實不愧者惟師一人耳

論曰當

神廟時王莊簡公以清節聞于天下然清而不苛見
一善則力爲稱譽惟其正直忠厚故能祚國靈長以
萬曆十一年進士歷至萬曆四十八年始晉尚書守
南昌若黃次公之治潁川爲學憲若歐陽公之正文
體屏藩東粵若陳恭愍之清絕一塵巡撫江省若周
冷齋漫評

明傳王莊簡

八

文襄之利賴百年前後西江二十餘載若張季崖之
入蜀綸象家傳由治河而晉司空頌禹之明德遠矣
吁當其郎冬曹時知師者太宰陸五臺也陸以四十
五年制科始爲名冢宰蓋必成人謀斷兼資守正
應變定力不搖方能培植

國運二公俱謚莊簡可不謂志同道合乎也哉吾于兩
莊簡而識萬曆靈長之計全在老成人昔孔子稱雍
之簡漢武嘆黯之莊師兼有其美知臣莫若君信乎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崔維敏公恭傳

其憲之際大臣之匪辜忠厚者多易退以成其高然
未有完名完節飄然孤魂遺風如崔莊敏公者也公
生七十有一年仕宦四十載守郡爲良吏方岳著清
惠開府江南利賴百年銓衡兩都鏡照九流口不言
功而功不朽心不好名而名附焉余守邢詢其後人
落落考國史徵獻家數語因爲傳公諱恭字克讓
順德府廣宗縣人祖文秀父斌皆以公貴贈資政大
夫吏部尚書公通易書禮三經九歲舉秀才宣德乙
亥齊漫評

明傳崔維敏

卯中鄉舉聯登正統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提督延
綏軍儲有能聲晉郎中乙丑考最知萊州府公至巡
行屬邑撫良去貪尤加意學校會萊旱蝗捕蝗且焚
且瘞蝗不爲害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易糧民賴全
活已巳北虜入寇逼京師公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
什伍入援京師是歲議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
民務耕作及秋始以郡民赴役人服其識治萊六載
萊民歌之曰古之揚今之崔立去思碑于楊震祠中
蓋以震嘗則是郡也蔡鼎陸瀚廣右布政使息叛苗

安流民擅相殺者未幾轉江西左將行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比至清理獄囚釋放陷盜良民又作均徭法至今賴之天順戊寅改晉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興革皆經久便民拔幽洗冤濬崑山夏界口上海白鶴江嘉定泖家渡等有水之利無水之害又浚曹家港浦匯塘新涇大營浦諸水民因目曹家港爲都臺浦以識不忘晉吏部右侍郎

上喜得人成化三年朝卒遂補公尚書公置勸懲簿籍人才賢否而黜陟之一時品裁清允未幾以母喪去七年起南京吏部乃黜諸司不舉職者十數人吏治爲之一清甲午勅參贊機務與成國公開心布誠軍民肅然留都賴以安屢疏乞歸

塋書褒嘉文武將士餞于國門外者千人道旁觀者十里不絕士紳榮之歸惟手一編課子自怡再踰年卒其夕有大星殞居第前卒年七十有一計閏贈太子少保謚莊敏賜葬祭官其子璿爲中書舍人後璿陞大理寺副尚寶司卿正德初持節使代藩以忤劉瑾矯旨令被首木西長安門尋謫戍瑾誅赦歸

詔起同知湖州奉使還里以疾終璿清修有父尸璿子岳卒業成均聞父計倉皇奔哭幾不能生既葬廬墓甘泉出白鳩巢兔馴烏集嘉靖初奏

聞旌表易宗周有記

評曰二疏去國人曰賢哉二大夫况莊敏公數歷中外謀斷蕪資剛正有執而愛惜人才培植善類有古大臣休休之度洵

昭代名冢宰而兩袖清風其羽可儀子璿忤璫勁節

凜然孫岳璽墓純孝格天忠孝在崔氏父子祖孫間

本齊漫評 明傳 崔莊敏

矣是烏可不傳

長嘯山房序文目錄卷一

序文

清風樓選義引 倪大史刻西江墨卷序

壽郡伯馬芝嶠序 丁太史刻性理典序

張華東撫臺華行戶序 何鐵峰調南昌序

胡聖遊會魁趙庭草序 仁孝雙美序

賀金範我入 觀序 四書舉業近序

壽張邑侯五泰序 憲副李公鄉賢錄序

許經元稿序 樓致虛瑞槐軒草序

長嘯山房

序文目錄卷一

竹亭選義引 何鐵峯刻政蹟冊序

贈胡退思老師序 壽戴封翁序

賀漆母熊大孺人節壽序 賀華甫理署郡政序

題胡義上制菰序 貞木菰芸館詩序

二李先生詩合刻小引 熊伯甘操縵草序

壽胡邑侯序 藏書目錄序

長嘯山房序文目錄卷二

序文

重脩家譜序 兵憲潘方伯西江瀝臆序

送李學諭應薦計偕序 賀胡又生兩膺臺薦序

孝應吳令平意飛草序 賀常博吳履受初度序

臣甫惜分館制菰序 壽施母大淑人七袞序

天寶徐氏族譜序 陳受大世恩堂詩序

壽李大母胡孺人序 大上感應篇續史序

壽史郡侯序

長嘯山房序文目錄卷三

序文

侍御郭大薇按浙疏稿序

賀解撫臺晉右司馬六載考績序

壽熊封翁八袞序 賀蔡高安考績序

壽李邑侯序 筠陽造士錄序

壽劉毋 孺人序

公送史郡侯入 覲序 山海東籌序

長嘯山房序文目錄卷三

長嘯山房記目錄卷一

記

浙江按察司題名記

李滄溪先生祠堂記

胡侯重脩新昌儒學碑記 丙子

沈侯重脩新昌儒學碑記 乙丑

何侯德政碑記

邱司理關侯署縣德政碑記 戊午

郡太守馬侯去思碑記

長嘯山房 記目錄卷一

遊赤壁記

清風樓選義引

豫章胡維憲書說

余幼讀弇州集與于鱗先生登郡城樓詩有天風嶽色之句已欣然神往迨癸亥年那與同寅登樓懷古而三寅兄皆與歷下同里爛於古文詞因得以聞所未聞每嘆今之天風嶽色亦猶昔之天風嶽色也生韻猶在人耳生趣猶在人目也無古文無今文皆是物也夫文必傳記之爲古而制義之爲今乎哉代聖賢之口以爲聖賢之心原是古文而傳今人記今事原是今文諸生過而問業者翩翩焉群集于國士書院不能無疑于古今之說因與細論文生于情昔張旭學草書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諸士將爲文乎將爲情乎而不聞之天風吹大陸乎聖賢生趣盎然在你耳乎而不見之嶽色滿邢州乎聖賢生趣蒼然在你目乎凡才情視其所生生于僻陋神氣既怯耳目復慳從來趙地爲豪俠鍾靈之所邢州枕太行而帶漳滏諸士取精盜氣于天地也多矣鵲山百泉幽奇

神怪皆以供濯練神明之具而郵亭陌道裘馬弓劍冠蓋旌旗之所絡繹是不惟可助禪心兼可壯俠骨近日文體卑弱半壞于坊刻充棟蓋人少而慧迷之以十部時文而慧心塞何也一食其塵不可復鮮文體浮薄所患在舉止妖媚蓋天性渾沌鑿之以百千獯巧而渾沌死何也一醉其醺不可復醒而厭文勝者日以正救奇是猶以湯消積以酒解醒孰若消之以清茗而解之以清泉諸士遠于坊刻故窮心洞脫直能言其胸中所欲言而一切輕佻軋茁之習氣泊然無有蓋彬彬質有其文余甚愛之屢進諸士試以理題時時與論情兼論法情固已備言之法則有擒法有代法有賓法有轉法有幹法有翻法有脫法古文今文不出此法門想爾聞之你鄉先輩熟矣余不過再一提撕諸士不覺霧心飛動期于情法之間調之如意三寅兄批閱指點之下令先恠者絕常者各有以見其長如大行之飛電隱虹洒雲落漢不可追視亦如大行之急脉緩受緩脉急受中有條理可與論性命之微天人之際矣欲題以國士書院課業三

寅兄晒日夫士也望之爲天下士而國士云乎豫讓
亦何足多焉不佞因思諸生之文不爲厲風不爲飄
風唱于唱喝真能爲清風夫物惟清則貴風惟清則
高登清風樓觀邢州人文其欣然者勝讀王李二作
遂題之曰清風樓選義詩首國風由風而雅而頌以
叶明良之歌是在諸士

倪大史刻江西墨卷序

大江以西自辛未鄧文潔文起數代之衰距今六十
載南宮元魁稍稍遜于往哲或以咎地脉不知山水
長嘯山房稿 卷一 序

之大而奇者莫過于匡廬彭蠡士生其間稟氣豈有
先後差殊但文之樹鵠在主者而士之精氣畢赴焉
邇來主者錄其有餘則以西江矜理致率舍狂取狎
而狎亦非真狎補其不足則以西江乏風韻率舍才
言情而情亦非真情彼鴻碩瑰瑋者不獲昂首天衢
徒鳴咽水而結愁雲士氣如何不鬱三年鬱而九年
猶然昔淮陰以漢信爲怯不過蕭相國何能建赤幟
于今古余謂士惟此精氣耳元精噴薄者其骨峻灑
氣淋漓者其思入肝膽可揭日月識力可扶乾坤如

是者爲眞奇奇則必大是惟慧眼相之文字之先者
得之今科典試西江者皆一代偉人士聞

命氣已勃勃欲飛又聞在關中約諸房考先破理障
之堅陣擒僞奇之首師務根經傳以立本窮子史以
盡其變者然後收焉所取大半通天人之董子達治
體之賈生而平昔欲左攬湯臨川之袂右拍鄧新建
之肩者至是始獲揚眉吐氣故詢諸郡邑而郡邑之
魁然兀然者罔不收也試想主者登滕閣而賦物華
天寶抵掌而與諸士譚閭濟厄寒星歷兵河諸士騷
騷于雲湧颺發固主者快心之盛事而亦西江元
運來復之機也濟濟多士維周之積可卜 中興奉
象已不知其人視其文其文具在刻中

壽郡伯馬芝嶠五泰序

語曰化國之日舒以長又曰王道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則我馬大公祖之治筠是已令筠人式
歌且舞咸祝侯五十初度吾邑紳士以其祝辭屬不
肖葢以天在山中某山人也或能知天所以生侯之
意又知天所以用侯之意暨天所以祚吾筠而賜侯

久道化成之意乎夫天何以祚吾筠也筠從來稱道院入我

明以誤報浮糧遂賦重甲于海內兼以吏胥侵漁民不樂生侯下令惟行易知單所留膏血于民多矣其壽民者一筠之胥儉徃徃飛而食人侯聽訟明決且能以清簡使民不爭村墟不見有虎而冠者其壽民者二侯制義魁南宮士奉爲模楷文治蒸蒸盛焉邇年制科濟濟咸歌作人其壽民者三去歲流寇蹂躪湖之東西獨筠得一賢守勝數萬甲兵寇不敢窺筠境咸曰使君活我其壽民者四且數以浮糧請兩臺再爲疏題疲郡不但爲筠一時計直爲筠百年計咸曰使君活我世世子孫其壽民者五嗟乎五年中能使天不得而災寇不得而害侯之爲一方命也豈朝夕之故哉昔黃次公守潁川不八年乎其爲治也亦惟去其大甚而已雖然侯益深于易者易道生生而大生廣生莫如乾坤乾以易坤以簡乃能有親有功而可久可大余以是知侯之所以爲大臣也蓋大臣之器局異小臣小臣者好自表異大臣惟社稷安

長嘯山房稿

卷二

五

長嘯山房稿

卷二

六

百姓便不耳不必炫奇以自表見侯有清人之清能人之能惠人之惠而不自謂清自謂能自謂惠異日秉鈐握樞必能以漢文之寬仁佐漢宣之綜核必不如黃次公之功名損于治郡天所以用侯意者其在茲乎至侯生之歲爲甲而于月爲午甲者干之始午者離之位日亭午而無斜陰節屆午而號天中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侯故能歛五福以錫民余嘗望金庭雲門蜿蜒飛來故黃髮元老項背相望余又嘗侍大公杖履見其飄飄如地上之仙而萬石家風

所以教忠教慈者源源本是乃吾所稱天生侯之意乎諸紳士曰子知天之天矣而未知侯之天也侯先令粵東玳瑁文犀不以入其目威帽島夷不以動其神微入宜拜臺諫不以易其清曹出典疲郡在郡五載一如汲長孺之不薄淮陽今日聖天子卽嘉侯治績晉陟卿寺如神廟所以寵安慶者侯又寧有德色哉聞至人在一郡一郡之民人育在天下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但願日升月恒長照我匡廬彭蠡又何必神雀鳳皇集

于錦江碧落間哉郡人製劍池之菑菑以爲裳釀丹井之清冷以爲酌而以山人之侑詞爲華封擊壤之歌大公卿且喜侯宜民宜人而侯之自天申重者又寧有已耶

丁太史刻性理與序

昔

成祖文皇帝論學士等官纂脩性理大全非徒以傳道統實以傳治統也治身者讀是書有胞民與物之度量治世者讀是書有經天緯地之學術蓋習氣蒙

長嘯山房稿

卷一序

陰之後忽呼而醒之曰性曰理見家國天下凡禮樂兵刑等項莫不各有條理而要皆吾性之理也是惟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情其理立見何也性其情乃爲本乎人情之王道旣謂之性人生而有之何待于大極西銘諸書諸書以助知性者也非能爲性者也今試取而玩咏之中國夷狄之事有不了然于目前者乎學者目之爲語錄而性晦纂性理之意亦晦夫性也而豈空虛無用者哉卽教人主靜靜中之天地萬物隱隱自在雖然猶是性理大全徧觀者苦于不

得要領邇來選者徒爲論策捷徑不爲性理金針丁太史嘉惠後學獨精取而類纂之其明明德于天下之意乎嘗與余論用世者演變化氣質夫吾輩稟氣有剛柔之偏賦質有淳漓之異于此能變化便謂生之易以是知太史所得于性理者深也吁性理乃六經之羽翼悟後六經且無一字安得性理而筌蹄之則讀者當作性理觀不當作語錄觀吾亦名之曰性理云性理云

張華東撫臺華行戶叙

長嘯山房稿

卷一序

八

昔韓襄毅之撫江以西迄今父老猶頌不置口謂其平市價黜奸貪清正若神明迨其撫兩廣以大藤峽爲賊藪本先薄其本如常山蛇勢首尾交應是其謀畧迥絕千古夫謀畧也而出於清正說在素書書曰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又曰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子房得之以佐漢乃能制勝而爲帝者師大中丞華翁張公之督撫兩浙皆本督侯心法故出奇計于海上力主搗大陳而聯絡三區掃穴無遺功固不在斷藤之下其察吏也謂幽莫幽于貪鄙

其自治也謂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其仁以親民也真有慈悲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諸美政無論試論革行戶一節中丞所以喚醒一世之頑冥意深遠矣若吾儕儼然臨于民上而忍攫物于市廛面目將何施吾儕所需于世無幾而忍以口體吸民脂膏孽將誰受是貪吏之樂有行戶非惟不愛民也抑且不自愛非惟不自愛也抑且不受其子孫稍知官箴者必不肯爲無奈行戶之名尚在徒滋狡兔之三窟革行戶之弊不啻猶持首鼠之兩端中丞革之務盡卽胥役長嘯口房稿

卷一序

九

不敢取一絲一綿并不敢取一扇一鏡而躬先儉約非延師不市肉潑衣布被泊然知道院一時屬吏凜凜向風不肖者固因以汰其侈賢者猶藉以進其德聖湖兵廉泉海國皆冰樹矣說者以公撫兩浙方之海忠介撫三吳而吾謂忠介未聞以謀畧著則伯仲之間見襄毅耳嘗聞唐相楊公權大臣戒音樂勲貴撤騶從宋相司馬外夷戒勿犯邊當今

聖明急需臯夔之臣或使公典樞密以運籌帷幄或使公總栢臺以風紀庶寮區區神爵五鳳云乎哉而

浙人不能啗公亦猶忠介之去吳襄毅之去江以西則後之思公者亦猶之思忠介與襄毅而已矣先生歸而過殺城試問諸黃石公

賀鐵峯何父母調南昌序

今上綜核吏治主爵者以吾鹽人文蔚起令非制科不可

特簡崑山何侯來聞 命下懽聲如雷霖憶甲子秋

年在畿南適侯以麟經魁北闈輦上諸公率推侯學淮九流情峰五岳洵豐王荒穀有經濟才嗣後叨遊

長湖山房稿

卷一序

十

西吳又習知侯家學得之大翁博士公師高景逸先生深于天人之際蓋文章一歸之性道非如機雲之剪彩爲花也者侯甫下車值流寇蹂躪湖之東西江省戒嚴吾鹽亦切震隣侯慷慨談兵直以身任朝出令于邑曰爾鹽環山作城民無恐夕下令于鄉曰吾宜守之境上斷不驚爾耕鑿科良家子弟各鄉各自爲隊而簡練之又不時與民壯合練金鼓闐市旌旗蔽野隱然一干城之望邑矣諸如製火藥修軍器繕雉堞而較射則拔其尤者講武則旌其銳者法甚善

也臺司直取其法著爲今日得一賢令勝數萬甲兵
語不虛已其御下則吏抱案辟易如木偶胥不得一
票堂如水而邑如春吾邑徵輸前此率患不均侯力
行易知卑踴躍而輸者悍民與戾民均請民與愿民
均皆曰樞無羨鏹吾何敢不如期至兩造之下情僞
自獻累歲覆盆片言輒覩天日罪者不過罰城碑數
十已耳贖鏹無有也其暇以延見博士弟子評其課
業咸獲聞所未聞而宮牆聿新鄉賢祠之久圯者一
朝煥然以勵世磨鈍也寧城蜀文翁哉士民正坎坎
長嘯山房稿卷一序

聖明業救我子遺賜我神君何故不克煖循良之席
不終爲溝中瘠乎倘必首邑見奇密縣中牟將不著
循吏傳耶臺使者曰挽令智是也然不得以一邑私
令也悅令去是也然其惠政之在爾邑者未嘗去也
且南昌繁而南昌未始簡南昌難而南昌未始易吾
之爲此欲以風諸邑蓋南昌于江省如衣之有領射

之有鶴七十餘城咸取則焉以一邑廉孰與風百城
之廉以一邑能孰與風百城之能士民爲泣下曰廉
有貌廉有拙廉貌廉者無論彼釜生魚吏胥飛而食
人者猶甚于貪侯自茗椀豆羹外酒不沾唇胥吏束
手民不費一錢何時得真廉如我侯者能有巧宦有
歸名巧宦者亦無論彼歸名者其爲政也華而不膏
喧豗而不滲漉侯以家視邑而以子弟視民今茲借
寇骨騰肉飛不能已已何時得真能如我侯者臺司
咸謂信如斯是乃爾之所以必欲留而我之所以必
欲調也不留不見循吏不調不足以稱察吏諸士民
無奈惟有何姑何恃之呼天而扳轅卧轍者仆地歸
而請于侯曰願愛日侯如冬日之日多曝一月則忘
一月之饑寒侯亦悽然不忍舍去日總一邑之利病
而熟籌之無如復舍以備荒日總生儒之試牘而甲
乙之無非樹人以爲國歲臘矣侯行矣父老爲之賦
甘棠子衿爲之賦薪樞諸紳孝廉明經爲之賦振鷺
弁爲之賦羔羊謂其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也謂其節
儉正真漢廷卓大傳而汲黯之杜稷臣也霖山居甚

愧不文諸公以侯之去哭而留之不得歌而送之又
不忍何以文爲請述其言以當去思

胡聖遊會魁超庭草序

憶丙寅之夏溽暑燥金悲憤銷骨偶於茗雪公署讀
聖遊之文冷冷然善也徐而按之其韻如鶴唳空谷
其趣若魚鱗明月其骨若秦時松而漢代栢意其人
必煙雲爲朝夕之資而山水隨遠近之目者乎至其
節義忠孝溢于言表爲之擊節嘆曰此盛世之文也
得此悲者可無悲而憤者亦不必憤已析卷乃知爲

長嘯山房稿

卷一序

三

聖遊詢之乃思泉先生之曾孫吾問歌年兄之猶子
也思泉當嘉隆之際力振風雅奇想古法開聖賢之
生而天乙山房真非人世所有間歌先以麟經名世
度聖遊又當以戴記樹幟中原丁卯榜出猶恨其落
落不前戊辰果以禮經魁多士天下人無間識不識
莫不知有聖遊無何而以讀禮歸歸數月因晤余于
湖上述其尊人之教朝于斯夕于斯血者猶血酒者
猶酒無非是也無不真也不覺涕零且以尊人著書
砥行未獲見于世實志以歿遂不覺失聲哭此時湖

水爲之咽鳴兩峰爲之慘淡余亦愀然嘆曰孝思維
則聖遊之謂乎是不徒文爲盛世之文而其人亦爲
盛世之人也已今刻其全稿名曰超庭草志思也而
以叙賜余不置夫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聖
遊之于言與立其庶幾乎吾又何以益聖遊雖然庭
固尊人某之庭而實天乙先生之庭也語有之人能
祖祖必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異時策勲揚名
于廟廊無以異其超庭時也大凡忠孝至性發于
顏色人不忍看發于文章人不忍不讀發于事業人
又不忍不心折爾爾兩文成之文之功談者讀者無
不正襟歛衽何也真故也而今世上只少一箇下人
之真人聖遊勉乎哉將使人謂湖州安定之學世爲
天下法且則也所從來矣是爲超庭草序

仁孝雙美序

余在諸生中謬以孝行見賞于督學宗師至今每一
念及惶汗浹背思弱冠幾以身殉母而不克以身殉
也安在其孝哉然居恒每慨今天下士習吏治釀成
不痛不癢之世界真可謂痿痺不仁其原由于孺慕

長嘯山房稿

卷一序

十四

之情衰夫不痛不癢地在乎且親而傳可知是則司教化之責者又孰有大干旌孝行者乎吾邑傳陳君黔人也其子葵中痛父遠在萬里迎旅間關以身作僕周旋至吾鹽鷄骨已難支抵任兩月遂于病不復起傷哉且臨終所悲號者以不及訣毋不得養父爲恨竟無一語及妻室雖古純孝易以加焉適關司李公祖署邑篆賢之爲捐俸立塚豎碑于北關外去余山房數百武邑人士歌詠其事曰仁孝雙美夫仁孝也而可分爲二耶聞司李公祖事其太公最孝故元

長嘯山房稿

卷一序

五

氣益勃觸處皆是憤末俗澆薄一睹陳孝子喜其可以風世然則陳孝子倘得志于世仁政之翔洽可勝道哉余山房與二三知友講學之所望陳孝子之墓不覺喟然而嘆爲人子者不可以不如陳孝子不如陳孝子則必有私妻子惜軀命視骨肉如胡越之悲爲人臣者不可以不如陳孝子不如陳孝子則必存戀寵祿避勞怨空懷君門萬里之嗟爲朋友者不可以不如陳孝子不如陳孝子則必有朋黨不棄侮賣友以沽名厲行類蔡邕可憐而拙也必當

存陳孝子之心迺爲真學問樹碑于陳孝子之墓迺爲直教化諸士無忽此舉吾輩將爲守墓主人使後世頌陳孝子于不朽併頌司李公祖仁政于不朽也大史採風傳孝友循吏舍是其何之是爲序

賀邑侯金範我入 覲序

上綜核名實振飭吏治如神爵五鳳聞吾邑金侯將以輯瑞行群邑父老走上所部曰縣負山不可一日無今君請留方岳曰臨軒開門惟循吏是咨今不行你民疾苦何由上達侯欣然以兩袖清風介馬而馳諸紳孝廉等酌耶溪之水采桂嶺之藥而命予侑以詞余謂筠州三邑黃魯直所謂道院也吾邑土瘠而賦重民畜而風朴故治他邑利用威而治鹽利用惠聞侯下車便謂邑無體驛安所事斤斧一切清簡與民不擾而值錢糧催檄如雨不治民也而治露因治露也而并治吏如徵收之加耗胥役之影射錢糧之折乾次第汰去以是良民樂輸頽戶無所藉口二年漕餉獨先諸邑三年者纔孟冬而邑過半矣且也力行鄉約保甲一以鼓好義之風一以壯干城之寄

是不任法而任教也夫治至于教而止矣且也數年
來不憂旱則憂蝗而今歲嬉然稱有年是不惟得民
也而得天夫治至于得天與卓密縣魯中牟何以異
哉雖然野無道隄所無飲羊夕吐吠犬此父老之知
侯者也余之知侯則異是余久宦于吳習聞侯淡泊
寧靜以治心得黃石公秘旨則以漢文之寬仁佐漢
宣之綜核侯固饒爲之願不揣更有獻焉虞書曰羣
侯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庸者功也得
民得天侯功甚著敷奏之餘倘爲民請命曰鹽倚山
長嘯山房稿卷一序

而邑因山而瘠有土之所出不足以供賦甚之山田
積土成山眞石田也守土者親見賠糧之苦何忍而
不告庖梁冰溪不足濯五姓夏魃十餘日野無青草
矣無魚鹵贏蛤之利婦女不識桑蚕民又蠢蠢不善
食機利守土者親見其衣食之艱又何忍而不告侯
誠爲此請微幸獲垂清聽以視劉昆偶然之對不猶
輝映千古哉若車服之賜諒無先侯諸父老謂侯治
方期月

聖天子決不從乳哺中奪我侯兄爲我請命惠我更

渥諸紳孝廉謂侯遠所導而欲近之忠也吾儕遠所
親而思其再來撫我愛也子採國人望歲之心壯吾
侯登仙之舉恭也請著之玄纁以當前驅

四書舉業近序

四書者學庸語孟也于以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
理莫備焉故執之則爲舉業不執之則爲道形上與
形下要在乎執與不執之間耳說者曰悟後六經無
一字又曰舉業不足以得士是文章外別有性道而
敷奏以言不能得臯夔稷契也抑何其輕視舉業也
長嘯山房稿卷一序

哉余嘗謂悟四書者須求之于經以立其本博之諸
子以盡其變廣採之諸史以據其實而凡風雲月露
花草禽魚皆四書隱顯出沒于其間辟如觀水者不
必之河之海就我之津液涎淚皆水也以此爲舉業
豈聞聖賢之生而舉神情色笑音韻一一中窠合符
其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者乎故漢儒明經而經晦宋
儒解經而經鑿我朝舉業一途以不明明之故不
晦以不解解之故不鑿蓋合漢宋而兼有其美者也
吾忠甫兄胸次可吞雲夢澤筆下能湧若耶溪且陶

經緯史驅使諸子百氏故其悟四書也單刀直入其說四書也直切痛快如自家屋裏人說自家屋裏事微言冷語能令聖賢千載而下疊疊有生氣蓋有漢有宋有虛齋次崖龍溪近溪而又自爲忠甫氏讀者恍然于無文字之先而猶題之曰舉業近也于舉業近者于道亦不遠語云聖人龍之賢人蛟之以爲龍爲蛟之書欲乘風雷以變化此中可作死然觀耶善哉乎作文欲活看書亦不可不活味茲兩語忠甫氏所以呼醒一世之意誠深遠矣敢因張生之請而爲之序

長嘯山房稿

卷一

一九

壽邑侯張

五泰序

當丁巳之冬兩臺公祖以吾鹽之積蠹急需賢令疏請下部主爵者鄭重諸選人咸動色相戒久之乃得張侯侯亦慨然無難色吾鹽士紳聞報僉曰此夫以古文雄跡中原者也父老誤庶又懼文士或難平易近民迨侯下車問誠見素諸胥謁者無不色喜以爲福謙純約此足見潘安仁夫夫吾鹽之弊莫大于征輸所由當事者簿書不謹其半以飽糧書之豪司

篋庫者又從而侵漁之侯一清其由票令民自輸自覈奸胥猾吏無所用其悶燥他如受訊者萬端取侯片語而決旁睨者萬端取侯一盼而攝未期月積案清矣羨耗除矣橫索絕矣肺石平矣大吏革心小吏洗手民安未報商賈安市厘至于漕糧爲民爭倉兌能扼武弁之吭而抑之噤弗復吐當東事告急兵餉加派亦欣欣樂輸絕不苦催科之擾競相謂吾邑氣脉幾斷于東濕之威而侯以寬延之精髓幾竭于剝肉之慘而侯以仁釀之吾抑何幸遊于清都化國哉此之謂仙令蓋侯鍾嶽南嶽星沙雲母夙已煉成而以其餘瀋膿液流于政教以蘇一邑之鬱風豈不冷冷然善耶仙道與王道皆易道也易曰易知則有親書言王道平康正直彼夫臨民者識不足以察幾力不足以馭奸不得不爲一切鉤棘波浪以駭人真有識力者無庸此爲也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脈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觀平氣而調則節奏和不觀漢唐宋之所謂循吏乎非無勇鸞機巧赫赫著聲而所傳者不在彼而在此何也正謂真循良仙道也王道也更

眞卓異也今疾胸無毗陰毗陽之氣口無溢喜溢怒
之詞以平易親民而以平康養其正且譬之松栢不
爭妍逞奇適能亭亭物表此風雨所不能撼雷霆所
不能驚燦金流石所不能焦而窮陰朔雪所不能剝
者也疾異日爲臺諫而無偏無黨正直忠原不始基
之哉諸士紳皆曰疾以季夏登五十吾輩何以侑觴
胡生曰古人五十始服官疾先令粵東之和平所去
見思若朱桐鄉今蒞新昌所居民富若召父杜母且
大衍之數五十正百千萬億所由生也聞大父毋尚
長瀾曰爲官卷一
以八十徙飯王几松湖之間代有仙脉焉而公耶清
慧將來不啻卓魯之有子夫惟易知有親是以可大
可久亦唯平康正直是以能備箕疇五福大抵易簡
和平之人吞吐元氣包裹元形可以治世可以壽世
可以爲良相亦可以爲列仙矣吾邑無他美好徒有
若邪溪之水澈底澄清疾常灑然飲此水其于淫池
之漿金莖之露也于是諸士紳各酌一杯進之并不
鄙余言請書之以代南山之誦

憲副竹野李公鄉賢錄序

敝郡與楚之星沙接壤余在童子時習聞善化令李
公循異聲厥後有社友官承重慶者時時與余言銅
梁竹野李公賢迨癸丑甲寅宦遊長安仕紳皆道李
公先爲北部郎所平反不減釋之與定國後守思州
夷民心服眞可媲美文翁劉寵最後以憲副請告東
山之望海內人人知有竹野李公廼蜀之鄉紳則曰
李公大業已昭灼于耳目李公盛德遽數之不能
終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余心竊向往之不意量移
黃郡與仲氏爲同寅而伯氏在起部叨前後同寅之
長瀾曰爲官卷一
雅仲氏不鄙遺類稱莫逆遂出先生名宦鄉賢錄見
跡余輒所素願不覺撫掌嘆曰論人于漢以前爲鄉
賢易爲名宦難論人于漢以後爲名宦易爲鄉賢難
何者名宦猶可虛聲襲鄉賢無不眞也若先生去楚
三十年而思之者如赤子之戀慈母此之爲名豈虛
聲借哉漢廷循吏不是過矣余所最服者鄉賢凡居
鄉清不絕俗和不隨俗非有天下之大涵養者不能
先生孝養篤于天性宗族賴而舉火焚券以周窮乏
獎進後生化及閭里何愧范文正陳大丘而布衣策

蹇身無餘資沒幾不成欽先生之清以律已而和以
及物其陰陽合德者乎則深于易者乎聞先生以易
洗心齋戒神明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且伯氏仲氏得
易之妙而善用之以通變宜民人方謂三蘇之後有
三李余則謂文章似老泉道德經濟更過之其不爲
道學者乃其能爲真道學者乎真道學以從祀孔廟
可也鄉賢云乎哉是爲竹野先生鄉賢錄序

許經元稿序 甲戌進士

余初見許我西制義以爲飄飄有凌雲氣迨見其人
長嘯山房稿 卷序 七三

則汪汪千頃波語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若我西可
謂兼之矣夫文至今日似子非子變幻莫可究結而
要歸在聖諦我西之文不必鏤空畫影而聖賢之生
面如見不必追周琢泰而子史之神韻具在筆筆生
動亦語語高古元精噴薄絕無叫號凌厲自

世廟以來風雅一派以許石城爲嫡祖以許子遜爲
耳孫若我西豈其衣鉢耶且我西大父中丞公乃翁
博士公文章均爲經國大業今博士尚挾我西同上
公車老泉定讓子瞻出一頭地從來深山大澤龍蛇

生焉我西器識文藝淵源遠矣

郡侯樓致虛年兄瑞槐軒草序

我朝以制義取士余嘗謬謂不越尺幅可以觀經
濟或有訝之者余又謬謂制義與經濟不合此偏鋒
非上乘何者凡文有題題有情此情卽天地萬物之
情離合正變不可勝窮能洞見此情者爲大智慧能
提挈此情于紙上者爲大膽力智膽以經世其于兵
刑錢谷諸務恢恢乎遊刃有餘地耳某濫厠樓老公
祖年末且追隨工曹三載見其稽核嚴明長安之奸

長嘯山房稿 卷序 七四

棍屏息貴戚歛衽中瑤奪氣問與籌畫他曹事悉中
肯綮旣兄事之而心服之迨撫我筠未朞月釐奸剔
弊德意旁流迄今而吏畏民懷若遊化國某父事之
者又幾二載則侯之經濟亦已見于中外矣諸士誦
法侯之制義者家持一帙其捧讀之雖然以起益信
尺幅之可以規經濟也試觀侯之鬻心妙解每拈一
題神情畢肖人所醉夢不覺者獨以擒法轉法喚醒
之人所刻畫求工者獨以淺語諧語點綴之已破帖
括之障直臻語錄之妙是真以紫陽濂溪之心而出

之以漆園眉山之筆者乎奇奇正正小雅大雅已傳
震澤昆陵嫡派蓋由侯之養若木鷄故其思入風雲
慧眼覷破舉天地萬物了然于心并了然于口與手
持此作舉于義天下無難做之題目持此經世天下
無難理之庶務亦無難調之人情聖賢豪傑一以貫
之于尺幅中諸士欲學侯之經濟當求之于智膽學
侯之智膽亦惟求之于瑞槐軒草而已矣某敢間淺
無能窺侯之萬一敢以是爲諸士告

竹亭選義引

長蘆山房稿

二五

余自舞象時輒喜吳文不意取中遊泮宗師與春秋
兩房師俱出三吳諸知友僉相詫以爲文固有神交
哉乙丑奉

命備兵武林署內有竹亭擢擢當軒有青拂砌因嘆
竹裏了公事何減西湖適諸生有以文爲贊者暇時
縱筆點定今夏代庖嘉禾茗嘗間得觀兩郡課業心
竊愛之并携竹林清賞前後批點積幾四百餘首因
散步竹亭而歌曰彼蒼筤竹耶將儀鳳質楚與俗人
諧彼王筤竹心貞蚤見賞籜小未成竿是不可不付

之制劇使天下喜讀吳文者以持券於異日迺諸生
猶有進而請者余曰自隆萬來制義之遁也五始遁
之周秦者未幾遁之諸子又未幾遁之玄釋遁之宋
元遁之稗官小說人巧極矣盍轉而觀諸天文天有
元神元氣細縕于大空然後有日月五星燦布而昭
灼日行一歲一周天月行一月一周天此非文之緩
脉急脉乎水火土金水順行而四餘矯然逆行此非
文之翻法倒法乎四正爲之提綱復以獅子宮爲樞
紐此非文之眼目與關鍵乎人得五行之清者謂之

長蘆山房稿

二六

文得五行之厚者亦謂之文何也人人有人之神焉有
人之精焉氣焉骨肉色焉舉天地間幾者躍者無情
之花木有韻之古玩皆可以濯練其虛明而滋補其
精液况嚮之所謂五遁有一不供其吐納也哉士能
通今博古以大其才未必能淡泊寧靜以調其情果
爾蕭條高寄以通天下之故猶之神也有廓然者矣
猶之精氣也有充然者矣猶之骨肉色也有挺然晬
然者矣其斯以爲人之文而非周秦宋元之文也乎
是集也天人俱到者發大雲之五色天人得半者懸

少微之一星于以効用其東箭耶鳳羽耶龍節耶諸
生逡巡而退余復滿酌于竹亭而歌曰貞幹拂臚芳
分龍影翠葉臨池兮待鳳翔儻有問奇于吳山者其
問奇于竹亭選義可也是爲序

邑侯鐵峯何公刻政蹟冊序

何侯蒞鹽美政載在碑記未易便僕數茲刻其所行
事蹟而問序于余大抵憐吾鹽土瘠賦重省一分民
受一分之賜不忍以窮簷膏血恣奸胥影射乾沒也
余嘗謂爲令難爲令于今天下尤難而爲令于筠三
康嶺山房稿

邑尤難之難易言乎爲令難蓋令以一身兼六官之
事非通才未易辦縱五官僉用尚有院司道府臨其
上德意欲下於民掣肘者居多曷言乎爲令于今天
下尤難蓋往者京邊足八分便可考成今遼餉半正
賦諸如宗祿雜項等足額纔免叅罰夫猶是民力豈
能天雨粟鬼輸金則卓魯未免仰屋而嘆曷言乎爲
令于筠三邑尤難之難就如吾鹽在勝國止有二萬
七千九百餘糧國初一老人誤以正副米數妄報
增至五萬七千零妄報者雖縻于市而浮糧屢請減

不得先年王莊簡撫臺已題褒郡表邑考成不得

比他郡業奉 俞旨近司農竟格不行令吾鹽者徒
洒迺之淚未敢上鄭俠之圖自何侯下車睹山邑
石田大半既脫不可壅漕南運自石澗應折而不折
因嘆曰哀哉此方赤子火耕水耨僅足供賦鳩形鵠
面何以聊生惟有革羨耗查侵牟稍稍與民更始故
五年正賦遼餉籍如星燦民輸者亦如流水尤慮前
此戊巳歲署者四五人奸吏多乘那借而影射因堯
底一清此其視一絲一粟皆屬吮血膿膏不忍真此

康嶺山房稿

廿六

輩豁壑噫侯行矣有冊在侯之仁政依然在也他如
訟牒則明斷如山一判出不惟兩造心服合邑懽呼
議復社倉繕城練兵鄉約保甲修學造士無不發于
至誠非徒聲音笑貌塵飯塗羹說者以循吏傳于兩
漢起于春秋若侯惠而出之以威田疇子弟之頌恰
似鄭僑而御奸以嚴其諸刑書之鑄也與是刻也又
似管大夫蓋管子一書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
曰兵觀諸輕重所條未鹽銀屑無不曲盡故能以海
東抗弊之齊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扞衛

周天子爲幸 休賢大夫之首吾鹽何不幸弗徵庚三
歲而治定哉雖然有茲刻在後來者可倣而行夫子
不嘗贊仲如其仁如其仁乎民到于今受其賜乎頃
廬臺調疾南昌循聲已濯濯聞 輦上然今之卓異
古之循良不在蹕絕爲可喜可愕之政彼爲可喜可
愕者縱能尊上司難得去後見思今侯在而入其境
熙如也行其庭冰如也聞其衙齋寂如也兩袖清風
僅携此刻以問許真君兼携生儒課業以煥龍光而
慰閭者祝其車不得行使海內聞之以筠州鹽邑不
足難鐵峯南昌云乎哉使當事者而盡鐵峯也是其
能由管子而變通周禮之六官者也其於安懷也何
有

贈邑侯胡退思老師序 丁未歲在諸生中作

我國朝文章自北地後則有武昌諸君輩鳴其盛江
右士其于武昌吳先生亦既尸而祝之矣後十餘年
又習知武昌有胡先生讀其文咸喜爲超津筏而上
之及誦其韵語又冷然若風露襲于腋而投于咽江
右士居恒曰吾安得胡先生大治而受陶鑄哉乃歲

丁未 主上慎選守冷胡先生得奉命來蒞吾鹽鹽
之士或以文士不習令是懼而中有達者謂天地之
精英發爲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于不見新安
汪伯玉初試令卽爲良墨綬乎况詩之妙能使人有
爲又能使人有所不爲諸士其拭目觀文治焉居無
何侯至果以文治治吾鹽其撫彫疲而卵翼之衽席
之侯之仁固多登堂歸吏則令抱案辟易語若不出
口至于訓學刁猾又不數言而立折以爲神明且問
行學宮以文行諄切諸生禮樂之士彬彬焉臺部使

長甯山房集卷序

序

者察而賢之以侯之治尚淺也而旌異之曰遲之行
且露章夫邑中士大夫吏民方欣然而樂候之屢被
旌也亦幾侯乃乞歸於郡于司諸士民欣然喜者已
又蹙然憂謂侯輕爵祿以成其高其賀監耶陶令耶
而獨不憐吾民之失所天耶隨亟疏當路挽留而諸
縉紳先達又颺言于侯侯之欲去侯則高矣第侯之
高其居官清遠翛然不以聲利自污卽仕亦何異于
其隱乎而侯始翩然復有意於造吾鹽也以故鹽之
達者幸其言而中曰有是哉詩之能有爲也其於以

治邑猶承蜩也有是哉詩之能有所不爲也其於以輕官猶敝屣也有是哉詩之有所不爲而亦可以有爲也其視隱無異于仕仕亦無異于隱蓋純乎爲太臣者也某生則曰唯唯否否蓋治一邑豈足爲衆重而衆之高亦豈以輕一邑重但以治一邑輕一邑而奔走閭邑之人欣然者條廐然廐然者又條欣然則固可重也雖然猶有重者焉衆不啻云乎吾生平志不在溫飽亦不在功名夫二者在今天下固已中于膏肓而衆獨志不在此衆蓋所稱妙悟者耶昔嚴滄

長清山房稿

卷一

三

浪謂詩家一味妙悟愚則謂經術吏治亦一味妙悟苟得于悟者獨觀昭曠之原而不忘其所有事以此考衷內無天損以此涉世外無人益真可處可出可上而宣廟謨亦可下而作民休而衆之爲此誠進道之心也誠不以豪傑而易聖賢者也誠不以一時而易吾千萬年者也達者曰若是衆進而卿相不爲名世乎其生曰名世哉有本矣所由賢于漢循吏遠矣卽吾儕向所稱武昌有二君子而上擬于北地者衆且土直視之矣某生誠不文特衆素不以不文而弁

髦之敢附言以紀勝云

壽封工部員外郎誠吾戴老伯八泰偕配李宜人雙壽序

余嘗習二氏家言以雪山氣海不如動靜樂壽吾先師之言爲足信也旣信其語又見其人則今八十封翁戴老伯太公是已老伯爲園客之尊人而初士初吉初赤之令祖也余三世爲道義文章之交兩世締兒女姻親之好則知翁者無如某但媿不文兼伏枕山樓不能拜舞階前徒稱觴以辭則與其文也寧質

長清山房稿

卷一

三

憶余與園客定交于童子試爲歲在壬辰彼時翁年四十個儻不羈每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倚衛霍不足伴也吾有子必亢吾宗吾惡能局齷齪轅下駒哉竊心壯之以爲滿腹精神有大丈夫氣迨丙午與翁同寓郡城則園客爲藁強令先生固儼然封翁矣某以老伯莊事之者近二旬見其寄情詩酒若小隱大隱之名爲贅而小年大年之智猶間間也者又心異之以爲古之達人耶後十年爲丙辰與園客同宦京邸稱兒女姻家長女雖無緣倚初赤而丁巳戊午某

以家艱里居翁時時以孺子爲可教則見其杜德機
若塞馬不足驚其神而莊蝶不足驚其夢也者誠哉
真人之息以踵矣無何園客修文天上然初士初吉
文章傾海內車馬駐江干翁嘗棹舟往來西山滕閣
與高人作龍沙會群南州之士紳不稱年家子侄則
稱通家子弟拜下風而問道者咸以爲飄飄然洛社
之英地上之仙而御司空大夫之寵命增郡邑賓筵
之重又無論已初士既以丁卯登賢書凡稱大老年
伯者咸以大戴小戴戴氏將聯翩而起名世輩出翁
之福詎有涯也耶今正翁屆八泰而李宜人亦雙壽
齊眉倚與休哉次男升生蒙初吉不棄擇爲東床將
世徵福于翁何以侑觴敬採桂嶺之芝挹若耶之水
而祝以生平之聞見朱晦翁謂智者有似于水仁者
有似于山固爲翁寫生吾先師曰動靜曰樂壽業爲
翁傳神又何必安期之棗蓬萊之桃而稱引龜鶴松
栢之駢語哉翁當撫曾孫而笑以其文生于情情至
之語彬彬質有其文幸爲我選三觴以爲三鳳和鳴
之兆由是而歌衛武頌期頤某將再效華封之三祝

長甯山房稿

卷二

賀漆母熊大孺人節壽序

聖天子以光閭瑞節旌漆大母下御史有司致棹
楔盛事邑人懽呼謂孝哉節母不但以節節其身且
能以節成其子今且以節風天下不但以孝孝其舅
姑且能以孝風一邑今且以孝風天下矣豈不巾幗
而大丈夫哉雖然立節難立節而能傾否尤難立孤
難立孤而能訓忠尤難之難此固合忠臣良臣爲一
人壺範之所絕少而史傳之所未數數見者也其一
段至性足以愧士君子之毓毓于名利者其百計回

長甯山房稿

卷二

天又足以愧士大夫之泄泄于方蹶者蓋當贈公見
背時百踊百誓百慟百絕撫乳乳二孤出而號于堂
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號于室曰
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寢永飯茶閱侮交
至一惟奉舅姑克謹日視其七箸而二尊人嘗嘆伯
子不及吾婆婦也哭舅姑如哭贈公襄大事盡出其
拮据親族亦以伯氏不如一婆婦也其力作女紅緝
緝浣以佐孤讀札札機聲雜出于咿唔中直與霜月
並映雖蔚翁舉于鄉而大夫人茹苦如故成進士而

大夫人茹苦亦如故蔚翁令粵東將潘輿迎養大夫
人以仲氏慈未行蔚翁思母憐弟竟請告而歸人皆
誦蔚翁之孝感并誦大夫人之善教天人相成焉者
也今歲郡大夫奉

詔旌其門適大夫人壽屆六袞諸紳士謀所以觴大
夫人者進之大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
名即吾觴如先君子何某以至戚固請不得已乃命
蔚翁酌于庭曰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稱

長壽山房稿

王五

天子者何歸德于上也其歷辛苦得有今日荷
上僉吾兒之請恩同覆載自今以往之澤與自今以
往之年皆上所錫也吾兒其何以報蔚翁亦曰

天子萬年吾母之德閭德也

聖明知之而且錫之前此數月不負順德之民者有
如日後此竭犬馬之力以不負

聖天子者亦如此日諸戚屬咸謂大夫人以一氣然
養而稱述古先行誼則爲歐母以一氣然養而慈祥
愷悌廣種福田則爲雋母又以一氣然養而訓其子

忠清名世不須却鮓則勝陶母彼孤松獨栢兮左當
風谷右臨雲寶零雪蝕其根霏霜燧其條而亭亭于
歲寒者其大夫人之壽乎某則爲歌閱宮今以往大
夫人快于爲人母親翁快于爲人子其行矣出而朝
吏民人而侍大夫人五鼎三事自茲始蓋觀于節母
之能傾否回天而卜中興之景運也

天子萬年無疆而大夫人之名與壽又寧有已時哉
大夫人其勉爲我進一觴

賀王司李署邑還署郡政序

長壽山房稿

王六

郡國司李昉于天文法曜以宣

天子好生之德以佐臺察澄清之功爲任綦重其在
今日則兵馬錢穀之查覈軍國漕儲之總督于事無
所不問且署郡而郡署邑而邑非才兼六官之長者
烏能左之右之無所不宜若吾郡王侯以故聞真名
世哉當侯初蒞筭適粵寇蹂躪虔吉撫諸郡人心岌
岌乎侯即謂兵刑之大者嚴檄所屬商練鄉兵各鄉
各自爲衛寓于城于井牧不費公緡論諸令不爲蘭
絲而爲保障寇亦不敢窺筠境年來耕鑿嬉然伊誰

之力語云天文左角李祐滄將侯蓋得兵刑合一之意故觀他郡之流離而獨安枕也咸知侯胸藏數萬甲兵已且庶民望其挺執而形神並肅奸胥畏其清嚴而心膽俱寒一切土風民情若燭照數計凡有獻斷惟準諸法法所當治雖豪強不貸而非有意博風力法所當矜雖卑弱必宥而非有意沽仁名識詞一出既古且確亦法亦情昔韓忠獻司李開封盡心剖決人卜其爲宰相器公既體中孚以議獄真堯舜欽恤之旨而又兼以吏治之犀照保障之磐石視忠

長壽山房稿

卷一

三七

嚴爲何如哉其署邑也則以爲邑之所難不難在法而難在賦先清其影射使積奸大猾束手不敢動戶籍燦若日星雖有頑戶無所閃避稅無奇羨人亦次第樂輸衙齋閒寂不輕取民間一錢自市廛以至深山窮谷無不頌侯之清者不寧唯是又查三邑浮糧倍于他郡先年曾題疲郡准八九分考成仍懇兩臺再爲民請命蒙

旨下卽照疲郡例行今歲旱魃殊甚則請蠲請賑痛瘼切身是不但爲民生目前計而且爲民生百年計

至以署邑兼司李勾稽案牘咄嗟立辦人人以爲神明聿新賢宮加意造士未已也見東方文筆峰方建浮屠捐助若干是不但爲一時作人計且爲百年文運計孰有子視民而家視邑如侯者乎輪軒所至風清霜肅曾按潯陽而潯陽之人頌之如吾筠按盱江而盱江之人頌之亦如吾筠是其廉平不但可以風勵吾郡且可以風勵十三郡矣余嘗讀劉邵人物志曰清曰法曰術夫世未有不清而能持法術以馭下者又曰偏至之才以才自名兼才之人以德爲目吾

長壽山房稿

卷一

三八

察侯胸中蓋才而化於德已德者何無欲是也夫惟無欲置身之利鈍于事外則我尊置事之利害于身中則我大神暇而氣完力麗而肩大故清而不以清名才而不以才見執法而人忘其爲法吏異日居臺諫逆鱗折檻伏青蒲而不動亦如今之執法以無意行之耳豈有意沽直名者哉吁無欲然後可以言王佐絕無霸氣其侯之謂乎雖然有諧焉聞大公守大倉中淮南皆以循良著迄今東山望隆每傳頌聲來自匡彭輒爲色喜喜侯克光祖烈則仕譜所由來遠

哉今侯還署郡矣吾鹽士民爲歌甘棠諸紳孝廉明經以吾儕尚庇侯宇下伐石勒銘有待然斯民口碑不可不紀命某次其語而爲序蓋以某先任邢州習知侯家學淵源而余序畢與諸公共賦羔羊頌侯之節儉而正且也明春

聖天子坐明堂而詢郡國司李之最者度無先侯行將以其無欲風天下矣寧帝神爵五鳳間吏治已乎

題臨安胡義上制義序

制義以成弘爲初唐至嘉靖爲大盛唐襄文弘雅開長洲山房稿卷五

三九

宗瞿文懿恬細佐之隆萬以來鄧文潔高踞其座浙中諸公主盟者彬彬若孫馮之秀逸韓曹之俊英固大暢玄風獨陶石簣家學淵源既博既古亦韻亦精憶余自乙丑入浙縱觀山水之奇秀而於杭嘉湖諸生課義閱之神怡所知者數十餘人先後獲雋者已過半矣尤喜兩胡生一爲德清胡聖遊一爲臨安胡義上二生俱韶齡而嚶嚶嗜古其嗜古也且爲周秦之文文生于情近日賈經賈子史夷然不屑也其談理也且挾其所以然如王陽明龍溪之妙悟不從括

帖上討生活私心竊以爲此其元脉乎無何聖遊以丁卯中式余謂聖遊稍需之當可冠南宮不意聖遊急不能耐遂以戴記魁戊辰獨義上家學淵源夷猶于天目石鏡間沉酣于史靜觀于天人之際悟理愈透運筆愈圓祭酉冬隨尊翁老父母來讀書署內瑞芝亭夫記瑞芝亭者黃魯直也其叙瑞芝之赤者如珊瑚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今義上出其近稿與試牘見脉正值山房冬茶爛熳竹韻清幽喜躍不自禁隨筆批點因與二三門人擊節嘆曰此其制義之珊瑚翠羽紫金耶昔魯直記瑞芝紀視事三月之循吏今日三月循吏與千秋文義輝映翰臺間尊翁之瑞芝吾儕一郡之瑞也義上之制義開聖賢之生面耀商周之鼎彝若

世廟之有唐瞿

神廟之有孫陶數十餘年太平具見數公制義中則是行卷其天下之瑞芝也耶不知其瑞請視其文

貞水侄孫菰芸館詩序

吾族代有聞人當

神廟時澹源先生以春秋高第振一代風雅三任孫
皆才名著西江而貞木其伯氏也貞木生而奇穎號
爲聖童垂髫便能遍讀周秦漢魏之書弱冠于子史
百家無所不冥搜玄覽且于星曆雜誌尤遘情形與
夫幽奇神怪之事一一能心識之而言之鑿鑿每與
余浮白大呼語不驚人死不休記錢鶴陽批其卷曰
奇才奇才駘台晉老師評以骨古聲清神王理透幾
備文章之妙石水蘇老師獨下孺子之榻評曰持此
鞭弭中原誰不辟易嗣是無不冠軍古人云得一知

大嶺山房稿

卷一序

四十二

已死可不朽貞木如命在磨蝎何以知已皆海內名
公如以爲人定勝天又何以屢困場屋而不得一聽
鹿鳴之歌吾鄉諸先達人人憐之而貞木夷然不屑
也手註楞嚴諸疏絕無牢騷不平之氣故其遊戲三
昧獨得意于詩由中晚以遡之盛唐初唐由六朝漢
魏以會其元于三百篇夫不才明主棄非唐之大家
乎吾獨喜貞木不爲騷而爲雅說者又以麟經易于
入穀貞木何數科不第不知以時義爲麟經則易而
貞木則合公穀左胡而自爲麟經非驅經以從傳者

也楊雄大玄當時尙欲覆瓿而况貞木乎雖然陸倕
脩固深于春秋者以貞木高視濶步睥睨一世使得
有玄晏如鉤修則貞木一第猶擬之耳乃貞木則笑
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師作春秋以存詩吾述其所
作者以不亡其所存則風固列國之春秋而雅亦周
之春秋也以今日之笑歌爲真詩亦猶以今日之是
非爲真春秋詩也春秋也一而已矣今日之詩今日
之春秋與先師之所明所作者不可有二視也余曰
未知子皮裏之春秋請先以子之詩質諸天下焉

長嶺山房稿

卷一序

四十二

二李先生詩合刻小引

李空同七言律
李滄溟邢州詩

刻空同先生詩顯刻七言律何也律至七言意多徑
直語欠宛轉先生獨虛圓迥隔故觀七言律而知先
生聖於詩也伯仲之間見王孟揮灑如意失錢劉刻
滄溟先生詩顯刻邢州詩何也遊宦至衝守風塵拂
面案牘分神先生獨恬愉乃爾故觀邢州詩而知先
生真狂於詩也高情不使忙官奪逸興偏於衝地增
况空同督學大江以西直從文字中品第人心貌與
功名壽數一一不爽神矣哉而滄溟守邢邢之人士

思慕至今不置口若夫二先生忠謹氣節照耀千古則誦其詩尚友其人又何必遠慕漢魏盛唐也乎滄溟邢州詩因朱蒼崖寅兄詮次示余思在那景行不可不刻以傳遂簡篋中所手抄空同七言律并付之梓一以志西江人師一以志邢州吏師且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兩先生詩固不盡是而不作詩觀兩先生將旦暮遇之矣是爲序

熊伯甘操縵草序丁丑進士

讀熊伯甘制義有年矣其識力宏遠談理理窟談經濟實實經濟不但古法古韵之錯落已也詩尚未窺其全連口客邸雨牕細讀操縵集乃知伯甘能翻袁

長嘯山房稿卷一

四三

徐之案超七子之筏殊快生平夫詩本性情先風而後雅頌學詩者自三百篇而漢魏六朝神氣格法幾已大備初盛唐不過渾成一片下之而中晚逗漏宋元景色詩道寢微蓋以元氣薄元轍遂不振耳

國初宋金華王義烏劉子高暨高張楊徐雖乏雄麗元氣猶有存者迨壯地信陽再振其衰格高而氣寢浮瑯琊歷下諸子雖得其轍響而神半耗于應酬氣

亦暫彫于飛揚是謂不及情之韻湯義仍欲爲漢魏才近六朝中郎伯敬知反之于性情而才力不逮猶未免宋元窳穴祇爲錢劉嫵笑邇其故大都從近體入門先將風情削盡吾輩生來一種渾渾灑灑之氣閉在喉舌間不得伸紙淋漓乃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則不善學詩之過也伯甘直從漢魏定宗樂府可歌可頌幾乎辟雍明堂如牧童敲蓮子夜置之古逸詩不可辨六朝邠得有此四言古其十五國風乎五言古擬漢則漢擬魏則魏擬六朝則六

長嘯山房稿卷一

四十四

朝擬初盛則初盛夫工于古詩而爲近體宜乎其兼沈宋之妙也雖然伯甘學識挺出一代固淵源于尊人司馬公而天植異才舞象時已有奇句驚人輩上諸公已知有伯甘然而伯甘深自歛抑于書無所不讀于奇無所不挾而洗心退藏凝然穆然觀其註淨明忠孝經蓋飄飄乎仙矣所以教忠教孝者蓋于今天下士大夫直下頂門一針不佞幼習先嚴誠明家訓以爲能勘破世味纔識君親二字伯甘之理學文章已見于尊刻中而異日世臣之勲名寧啻李見羅

之于李襄毅已乎余拭目俟之矣

邑侯胡又生壽序

今上綜核吏治所恃以培元氣而休養黎庶者惟良有司是賴乃流寇起秦晉而中州而楚蜀海內騷然有識者咸謂得一賢令勝數萬甲兵况吾鹽土瘠賦重甲于天下其需賢令尤亟適壬癸間兩臺以是咨部主爵者躊躇久之乃得臨安胡侯

命下之日父老來詢此龍飛鳳舞之邦爾所宦遊久者知侯必悉非則曰君子哉可聞而不可見蓋所聞

長嘯山房稿

卷序

四十一

者學也識也才而達之以養也不可見人品壁立千仞其必爲福星乎迨侯下車嚴明察奸胥吏抱案辟易語不敢出口夙興夜寐以保障爲先務以教化爲實政兩造之下片言立決不輕罰一緡不輕用一刑以孝弟和睦提醒人心訟師之伎倆窮而仁明之頌聲載道每見催科之檄急如星火爲之歔歔吾何忍剜肉醫瘡不得已而先其急者則洞見完欠夙弊奸胥得以上下其手遂力行易知卑而飛洒影射之弊無底一清且嚴飭守櫃者自封自投火耗無有也頑

亦忻忻樂輸矣吾蓋南糧通經數載侯徵六年不

數月而飛輓如神吁即下之好義終事而上之仁可知也環益皆山也往往苦秋旱侯步禱雨立應故雖兵餉交征流寇震鄰士安于庠歌曰吾得以絃誦不輟而俯仰無憂者我侯之賜商賈安于市歌曰吾得以貿遷如常而鷄犬不驚者我侯之德農安于野歌曰吾得以婦子嘻嘻而羔豚斗酒相慰勞者我侯之惠試觀崇禎七年之臘祭亦十數年來所僅見者已

某因嘆民之有年即侯之大年也民之坎坎蹲蹲而

長嘯山房稿

卷序

四十二

宜春者即侯之王道如春也民之火樹銀燄而慶上元者即侯之大哉乾元也以視秦晉中州楚蜀之騷然者已一日千秋而竊帷輦上諸君子何不爲壽民計不壽民是驅之從寇又誰爲用命以攻奴若取我侯之仁政著爲令則民之元氣幾斲于催科之嚴迫而能以撫字延之再斲于贖緩之助餉而能以寬恤

稱之

聖明急吏治或者其在茲乎邑丞某簿某尉某以侯某月初度徵鄙詞侑觴某謂侯之品格其天日

之峻絕耶侯之經濟其海門之汪洋耶不日徵入臺
諫以壽民者壽國大哉乾元乃統天矣王道如春區
區一邑乎哉今所祝者聊述與人之誦云爾

藏書目錄序

余力不能購書酷嗜書隨所有而目之曰經曰史曰
子曰集曰類書或謂子儒者不讀非聖之書道釋不
幾衆訟一堂乎余曰聖道如日月麗天而道釋其星
也不睹無星之點綴不見日月之大觀也儒書如江
河之行地而道釋其支流也不觀支流之曲折不見
長嘯山房稿 卷五 四十七

江河之巨浸也或謂醫以保身形家以保親是則切
矣星命不幾幻乎余曰星命不但窮通壽夭人性情
心術俱具在五行中通大陽大陰之精便是好男子
倘不知命讀盡世間好書何益余惟知命飢則讀之
而飽寒則讀之而溫病則讀之而霍然憂愁困鬱則
讀之而快然牢騷壘塊則讀之而恬然書樓上設二
磬其一太湖石其一靈壁石讀罷則擊磬餘音誦然
或謂吾兒當善讀父書以取科第余曰此市心市行
也山中白雲只堪自怡且不問聚散那問子孫

豫章胡維霖慶說甫著

五鹽胡氏重脩家譜序

自宗法廢而譜興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吾族譜始仁壽公者何蓋當

尚皇帝龍飛之初卜居于縣治之陽今之祠即當年之故址也稱仁壽者何以始祖生于元而興于

明中間保障地方全活人甚多得年八十有六故鄉人稱爲仁壽公而鄉紳亦扁以仁壽堂也最奇者二

長嘯山房稿卷二序

世祖壽亦八十有六三世祖高者八十餘中壽亦六十餘皆孝弟力田爲德于鄉此其渾渾灑灑之精神所以釀振繩繩之脈者淵源蓋深遠矣五世始脩公車之業而科貢蟬聯至今說詩敦禮家範祭儀邑人咸取則焉譜始于正德間而刻于嘉靖甲子譜之必合縣後吉翁者何也體仁壽公友于意也陳孝廉西臺伯長汀今學山兄主其事嗣後萬曆庚戌先刺史澹源先生偕司李起貞先生等重脩而光大之譜出澹源先生筆總廬陵眉山南豐之美蓋一譜而

三善備焉肫肫淵淵不但家乘之光抑可備國史之采已距今二十六載科貢蒸蒸宗長暨族紳孝廉明經文學咸以霖歷任誥勅應刻以志

王言而鄉賢表應補以風來者霖是以綴詞于譜末胡之先世姚虞周武王以元女配開父生子滿謚胡公封于陳按史記胡公滿以下計二十四世載在陳世家胡以謚爲氏胡之後爲安定者蓋以伯虎公仕魏爲安定刺史遂家安定故也我安定人也安定之胡事詳魏晉二書而問誰著于豫章則自壯侯始壯侯諱滿仕劉宋封陽山男錫土豫章謚壯侯子六十

長嘯山房稿卷二序

二

人。事見宋書。壯侯二十四世孫爲侍御公。登唐天祐進士諱誠者。五代之季。避地新吳。是爲華林始祖。耿夫人有內則。生五子。璫瑜瓊瑤球瑜官陳番遂家焉。由陳番徙崇安八世爲宋文恭公宿累傳我史家晉陵六世爲宋文恭公宿累傳我

明忠安公漢瑤官江州節度使子鈐徙婺女六世爲宋工部侍郎公則湯溪姚江皆其派也彬徙秦州五傳爲宋湖州教授瑗球徙分寧獨長子南唐膳部員

外郎璫世居華林。璫二子長冷嚴。次贊。贊徙西山。令嚴。元鳳。元鳳子曰仲堯。仲容兄弟八人。五世同居。八百口。共爨。宋雍熙二年。詔旌其門事。見宋史。孝義傳。且一科五第。文物甲于海內。華林之胡。以是有聲于宋。至永樂丁酉。忠安公因奉使來省。嘗詣南樞。大安山展墓。正統己未。遂合譜。華林皆祖壯侯。而宗侍御公。一時楊文貞。文敏。文定。王文忠。文端。劉忠愍。曾學士。皆有譜序。則華林之譜。又何減于廬陵。眉山。南豐之譜。可毘陵。距華林二千里。而遙。忠安公尚書。長嘯口房編。卷二。三。

念我祖。况吾邑。距華林二百里。而近。敢不敬承而歌。且吼乎。楊王劉曾諸公。尚洋洋纓纓。嘆曰。倚與盛哉。况吾爲之後裔者。忍不傳述其美。坎坎鼓而躡躡舞。手我新昌縣前胡。南昌東胡。奉新招賓胡。俱屬仲容後。仲容在宋。咸平詣闕。獻祝。寓言國事。召對。語多曉暢。大體特授秘書省較書郎。賜袍笏。屨帶。且建華林書院。捐稻田八百石。以餼四方學者。又建奉新學。天祚賜誥命。御書。御札。白金祭器。遷光祿寺丞。司空李。文正以下歌吼其事者七十餘家。子用之。進士。及第。

用之子。刑部尚書。直孺公。是爲招賓稻田祖。三子諱。用。禮威。平進士。官道州刺史。適寇萊公。謫本州。兩人相得甚。惟子三深。澗湘深。即萊公婿也。深子雲。從任左侍禁。徙南昌。即東胡祖。其後爲我。

明少保。南兵部尚書。訓今名臣輩。出澗子文。從宦蜀。徙成都。湘祖字達洪。公知新昌事。遂卜居邑東南石埠。是遷新昌者。蓋自達洪公始。卒塋竹垣山。子魯。從字仕沂。脩職郎。教授亳州。入爲太學錄。以竹垣山水之勝。白石埠。徙居焉。仕沂子焜。字載昌。官藍田主簿。長嘯口房編。卷二。四。

葬東門蔡家屋。厥載昌子世德。字天福。官將作監主簿。天福生浚。行智。三浚生椿。行念。三椿生士雅。士雅生一躍。一躍生元復。元熙復生貴亮。貴賢。熙生貴榮。亮生吉翁。榮祖生益翁。即仁壽公。夫譜始仁壽公。而霖評華林者。何詳仁壽公所自出也。亦言仁壽公所欲言者而已。若夫譜所應言者。前人已言之。族衆千餘。濟濟肅雍。又何庸贅無已。亦謂國史家乘所徵者。文獻而文之大者。莫大乎絲綸赫奕。獻之大者。莫大乎俎豆。賢官今讀。

制詞則

四朝之雲日爲章于天而先通議公與澹源先生清風高節博雅循良懿行已入

國朝人物考與郡志且兩祀郡邑鄉賢督學使者扁以風師百世夫二百六十餘年仁壽之所培植生此名賢以保世亢宗後學興起又當何如也人不論窮達顧自樹何如耳或鳳鳴玉朝或鴻漸青連皆可爲世儀以是見祖宗之啟佑我後人者無窮達一也霖叨任中外十八載今以方伯兩蒙 予告一生惟體

長嘯山房稿

卷二序

五

味仁壽二字故寧通百姓之痾瘥而不顧一己之功名寧愛千秋之品行而不戀一時之榮寵其視族人之有技不啻若已有而視族人之痛不啻若身痛此可自靖于心而對越我祖者願以孝義傳與宗人共勉之善乎安定公之言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必如是而後可以獨不朽仁者壽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兵憲潘方伯西江瀝臆序

大江以西分隸五道率以巡道兼備兵獨南瑞專設備兵使者何也正以省會襟江帶湖控荆引粵彈壓爲難而寧武僻在萬山中。嘯聚最易且環隣皆楚岩疆。正德年間山寇出沒。流毒于筠州。費

朝廷幾許兵餉而始獲剪滅朝食也。迄今談之咋舌故兵道署設于寧州。而以楚之興國通城崇陽瀏陽咸寧平江等州縣屬焉。其爲兩省保障任不綦鉅哉今春流寇從鳳陽來攻圍黃梅風鶴皆兵瑞昌柯陳

長嘯山房稿

卷二序

六

頗有蠢動意而鄱湖上下訛言四起深林峻嶺奸民瞋目語難止也巨浸稽天田禾漂沒山溪泛漲顆粒不收自春而夏而秋啼號之聲不忍聞然而四境晏然未聞潢池之警僉曰潘兵憲調兵分防得法所以綢繆布置者精且悉一如昔年王文成之所以制虔兵也且如太公兵法所謂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而撫摩窮簷與士卒同甘苦民是以不忍與不敢合故能弭盜于未形隱然江楚一長城矣今讀其刻中若選將若練兵募兵若建營定制造軍器火藥扼防

要害若議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聚種
考課弭盜等項管氏所謂徧知天下審馭機數可獨
行而無敵其在斯乎不惟是脩寧州城脩瑞州城
守事宜可著爲今脩寧州學宮清積欠那弊且前任
訓傳舊驛困飭郵政署各道藏悉具備凡戶禮刑工
無不條理井井皆自兵法變化中來嘗服高文襄有
曰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宜高
其選而以智謀才力者克之此論不易今于潘公祖
益信蓋公策仕廣州司李倭夷已在目中在樞曹七
長嘯世方痛卷二

聖天子亦知江右不可一日無公晉公方岳仍借備
兵夫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固不得以江右私公而江
右人惟恐西北多事公如譚襄毅之善用南井善用
北也則惴惴然懼雖然兵陰道也洙河陽言之此其

大略在牘中而精者公或闕之不傳漢將驃騎將軍
不肯學孫吳兵法曰顧方略何如耳然則公之方略
動于九天藏于九地固在是書而亦不盡在是書也
夫

送署學諭李仲章應 召并計偕序

歲甲戌

聖天子以明新之教飭學宮慎選其師而鍾陵李先
生適論吾益振鐸二載士依依如坐春風中今歲

聖天子復念知人安民莫如守令許京官三品以上
各薦才堪郡守者一人而官詹大臣傳寄翁遂薦李
公第一主爵者亦列高等有

旨敦趨就道李公將行矣諸士過不佞而謀所以祖
帳者不佞謂吾固知李先生天下才也請先言諸士
所以德李公者而後言李公所以重于天下及天下

之所以急李公者乎諸士作而言曰當先生銜
命而來也咸相驚喜曰吾師乎吾師乎其素以經術

聞而以古文詞雄視海內者乎及至而誦其文若醴
醪醍醐出自上方橫經講藝發露起泉湧活人心目

陶汰人氣質若鳴和鸞清節泰士無難治吾師乎吾
師乎其興以詩立以禮而成以樂者乎先生激濁而
金屑玉液搗筆而漢回星芒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
又值江省久缺會狀吾師乎吾師乎其將繼陳宮論
鄧文潔之衣鉢而嗣舒文節羅文恭之芳躅者乎區
區郡守足重吾師也乎哉不佞曰善哉子之言詩禮
樂也詩與樂通聲音之道與政治通李公粹然中和
淳于詩與樂者固能成已成物昔唐虞以百揆宵衣
旰食冒子所謂溫而溫寬而果者獨詩諄焉以命典
樂之藝蓋教必待樂而後成也今國于祭酒於古爲
大司成又曰成均夫亦其遺意云李公指日與聞祭
酒之政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且知人之道自知士始
欲民之懷自懷士始今李公能知士而使士若赤子
之戀慈母也于天下何有舍居恒竊嘆文學政事孔
門游夏冉季之徒皆不能兼兩司馬班揚李杜不聞
設施龔黃姚宋張忠定寇萊公所至以功業顯而文
采皆不表見國家秉文教如李獻吉何大復所至以
得士稱而政事無聞焉若鄭繼之徐昌穀坎壈滋甚

吁文人才士于經濟所不能得之君相者而李公得之天人之際
其遇合所不能得之君相者而李公得之天人之際
亦快矣哉且諸士抑何重視鼎甲而輕視太守耶獨
不聞漢治莫盛于神雀五鳳間人臣所與共治天下
者惟良二千石耳彼時太守之位尊比于三公九卿
不但錢穀刑名禮教風俗且作于城保障故其名曰
師帥得一賢守勝數萬甲兵非文武全才者不能勝
其任而愉快故出則守入則相以能爲守者必能爲
相者也
今上猶然而思曰使腹裏得賢守何憂流寇哉使邊
郡得賢守何憂奴虜哉蓋天下脊脊不靜安亦惟士
人無定靜安之學問以鎮之李公一切治辦固所饒
爲即其治心治氣尤深于上將之龍韜此廷臣之所
以特舉也今行矣明春寇冕南宮自是木天藜閣作
禁中頗收使得李公于扶風馮翊如趙廣漢韓延壽
或得李公于渤海顏川如黃次公龔少卿豈不赫赫
濯濯稱一代盛事也哉
朝廷決不以詞林輕賢守即問之李公亦曰吾惟

天子使耳寧敢有分別心不佞擇李公曰氣者爭之
藥也忍者謀之淵也仁者集事之本也通者宜民之
神也今日當以漢文之寬仁佐漢宣之綜挾試以質
之寄翁將修禹稷之業敢以臯陶之謀進願先生異
日臺閣功名無損于治郡時耳諸士爲歌菁莪棫櫟
以志感再歌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志賀

賀胡又生邑侯兩膺臺薦序

今夏巡鹽直指公疏薦胡侯于

朝居無何而巡漕直指公薦刻胡侯復褒然高等夫
長嘯山房稿卷之序

鹽漕兩臺所薦省直循令擇其尤者江右僅數人而
我侯兩得之且其疏云運政風雷保民雨露精心敏
手才略兼人是循聲已赫赫濯濯于輦上矣士民
聞之惟聲動地而博士李君顧君牛君偕諸髦士謀
所以賀侯者造不佞而以文見屬余謂李君文品妙
天下何敢代斯李君復謂名者實之賓也陸譽雖在
上臺而致譽之實徵諸庶民霖是以先採輿頌而後
諸文學聞諸父老曰吾蓋山諸侯國也厥田下下
厥賦上上水耕火耨僅足輸官加以餉遑骨髓吸盡

侯每捧檄輒爲涕霑因使其飛酒影射一切清以繇
票使猾胥不得偏輕重頑民亦不得罔限期中問豪
者田不得匿賦而弱者賦與田相推此其不畏強禦
不侮寡寡之大端且令民自封投櫃奇羨不入民是
以忍飢樂輸以至衡兩造省贖銀禁勾攝繕雉堞造
營房練甲兵弭盜賊廣儲峙凡可以資保障培元元
者不惜爬搔振刷以噢咻之去歲旱魃侯露禱靈澍
輒應今歲徧江以西馮夷爲災而吾鹽多晚稻甘苦
秋旱侯請賑不得請蠲不得復請改折又不得心血
長嘯山房稿卷之序

爲枯而京邊取盈焉漕南取盈焉雜項加派取盈焉
諸王宗祿又取盈焉傷哉吾儕小民不能倚歲爲命
而幸有侯爲歲不能以食爲天而幸有侯爲天侯何
以溥油雲膏雨活此溝瘠涸澤之氓乎諸髦士則謂
士君子不憂一二歲可還之水旱而憂千百年漸滴
之風俗蓋歲何常穰而飢飢而復穰轉盼間耳人心
淳而漓漓則不可復淳如江河日下故先師以兵可
去食可去而信必不可去蓋信者爲天地立心爲萬
民立命侯樸素以樹風恭儉以禮下其訓士也先行

誼而後枝葉其較藝也先古法而後時趣一如

詔旨申飭忠孝小學之意云不惟是就如督通則責
戶長別完欠而以好義惺其良心催科中教化也聽
訟則以親睦化鈎金而以平心消其勝氣愛書中教
化也保甲則勸民而不擾民分更分夜壯桓桓越越
之威什伍申教化也以故民知急公而南糧飛輓如
神庭無冤民而民亦自以不冤雖流寇震隣而寄干
城于比閭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不亦雍雍乎禮樂爲
戈櫓也哉而又奚水旱之足憂爲李君展然而笑曰

長嘯山房稿

卷二序

十三

美哉吾故謂人之所以譽侯與侯之所以致譽者在
忠實心誠信于士民而不在兩臺之薦剡也不佞則
謂如三老言召父杜母之任耳如髦士言文翁能辦
此然皆未知侯由已飢渴之心嘗聞侯憂民終夜以
思之鷄鳴而畫之待旦而詢之鄉紳謀之父老果爾
便民朝請于上而夕布之下才能水斷陸刺而出之
以誠守若辭魚晉積而運之以識其磊落個儼之氣
直以安社稷爲已任是以獨立而不懼萬應而不窮
嘗讀宋史至寇萊公張益州皆由縣令起二公動若

風行語若霆發故疑嘗之而不疑變試之而不變卒
能銷萌定傾爲天下倚重稱命世豪傑侯殆其人哉
前巡按直指知侯治行第一將欲疏聞乃以例轉
未復

命今按君方按他郡則後來之薦未有艾也士民庇
化日尚多諸髦士歌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敬以爲
侯今日頒博士先生歌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預以
爲侯異日賀咸以不佞之言質言也質則可以張侯
敬持其文以登之屏

長嘯山房稿

卷二序

十四

孝廉吳令平意飛草序

制義之取士也精矣哉非兼才學識之三長不能言
已所欲言即能言已所欲言而微情與旨稍不參入
聖賢箇中亦不能神化卽參入矣而非筆舌互用亦
不能一棒打蒼故

世

穆兩朝得之唐襄文與鄧文潔于近日吾又得之吳
子令平令平生有奇骨奇氣自幼遵學憲公家學登
鄴架而盡讀之其于世人風氣夷然不屑也一矜古

法古意若幽泉瀉于壑巉峭壁間近復杜門息影氣
掉以微精凝而遠情婉而和以筆還筆以墨還墨似
與聖賢神情相對於恍惚之境又似與天地萬物相
悅于手腕之下余因嘆曰令平其天人也哉必如是
才學識融成一片纔是唐鄧家風因憶先翁學憲公
曾分麟經南閣一時名士俱入彀中厥後督學兩浙
異才無不經品題大抵古勁奇崛驚心駭目此又令
平數年前之勝場也乎今之令平非昔之令平也禪
心道氣其文潔公坐蒲團後悟語也耶或曰家
長嘯山房稿卷二序 十五

賀太常博士吳履翁初度序
當萬曆重熙累冷天寔篤生我奉常公而
神皇聖之以貽厥孫謀

今上龍飛奉常公偕弟給諫公雙鳳和鳴
聖天子又皆用之侍從以繩冠武最奇者天文丙丁

爲離明午未亦屬離方吳太翁縣于丁酉公生于丁
而發于丁遊泮在丙午而中制科又在辛未真有見
龍在田天下文明之象蔡乾一姻丈謂今重陽後數
日爲履翁初度之辰余夙爲門下士求一言以侑觴
不佞以古人父嚴官如日掛杖桑曾泉笑足爲公壽
雖然仁智壽樂公固握其先天後天之理余亦忝戚
誼其何敢辭竊謂人于天地有元氣有正氣易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乃順承天可見元氣有不不至大而至正者也此氣
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人則爲無作好無作惡
冲然廓然之天德在世道則爲無偏黨無反側蕩蕩
平平之王道嘗觀周盛時周公召公畢公一以天下
爲心而已無與焉故能釀太和于成周卜世三十卜
年八百然周公相武王四十八年相成王亦復久之
召公百十有八歲畢公二百餘歲久道化成固如此
余與公交二十年而締姻者復十載見公不言而飲
人以和不怒而人不敢于私不踣不蹶而事理迎
外以解不踣不蹶而浩氣可砥柱潮徃徃周人之急

救人之難若痼癩切身此其心即猶已飢已渴之心乎孝友其天性入其家兄弟怡怡如也叔侄雍雍如也人謂大和在吳氏一門公銓選應得北中行而力請南人情厭南而趨北咸謂公淡于聲名公曰吾何知有南北知南一水盈盈便于迎養吾母而已于是挈其子與季弟諸侄孫入則舞班出則講

朝廷大典禮而因以克襄大事誠爲孝感云大孝者

必得其壽又何疑焉公胸有千古目無一塵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而在南奉常赫赫濯濯卓負公

長甯山房稿

卷二序

十七

輔之望由是而司封駁則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

和氣由是而主銓樞則爲天下得人君子有七日之

復無八月之尚由是而贊密勿則陰陽調而風雨時

民無夭札物無疵癘蓋堯舜之朝尚有共驩世界豈

無小人所恃當國者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內君子外

小人如

神廟相葉文忠雖有小入無能爲也已今沅冠蹂躪

數省夷虜交訐內地倘得屢翁援手而包荒用鴻河

樹光大中之業勿恤其學守爵有福乾坤爲歌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積不佞則以河圖進蓋河圖天五乘地十太衍之則爲五十五之數流行于四時五行凡三百六十與萬物之數皆從此起公理數在握且能搏陰挽陽而災何水旱盜賊夷虜之患乎所謂大和在門者仰看大和在宇宙間矣公其勉爲世道進一觴

孝廉臣甫侄孫惜分館制執序

當臣甫侄孫舞象時余摩其頂以爲吾家千里駒也

垂髫遊泮便中副榜觀風直指陳公祖擊節余署其

長甯山房稿

卷二序

十九

文曰子其天下士乎嗣是無不前茅下卯陸錫脩公

祖督學擬以麟經魁選乃遲遲至今遇合信有數哉

余固時時設項亦時時扼腕今春見其試卷欣然以

子識到力到機亦到必不啻行胡又生父母與李仲

章學師逢人便說臣甫可元可魁何非鳴父母在南

昌亦逢人便說臣甫可元可魁吳履受和受享公相

晤亦謂臣甫今秋定是鵬搏九萬乃出閣爾其首義

二義余亦云然聞中果欲首臣甫示以是服諸公之

憐才如是其切而知人如是其不爽也元魁失之鄉

闕尚可收之南宮雖然臣甫苦心此道久已先尊人
澹源先生吾師乎吾師乎以壬辰高第出刺名州以
忤權要歸而兩袖清風四壁圖書詩文當在陶謝歐
柳問業有集行世先民典型固已俎豆賢宮其庭訓
經學兼以古文詞故三子俱以春秋古文詞名江右
而臣甫其季也臣甫承家學而惜分陰始而軒然豪
爽既而澹然淵博又轉而湛然沉凝今且超然解悟
矣夫詩家一味妙悟舉業亦一味妙悟悟則中邊皆
甜今刻其制義以誥正海內當必有知臣甫者夫我
長嘯山房稿卷二 一九

壽施母大淑人七奏

當

神廟時以卓異著於休寧潮陽稱治行第一者施見
翁海內因嘉淑人能儉以佐庶迨徵入爲司馬以輜
路佐帷幄稱名臣才望者亦施見翁海內并嘉淑人
能勤以佐忠當

意廟時以徐淮爲南北咽喉 特簡翁叅知秉鉞抗

方張之妖寇正值逆閹殘害正人未幾而削籍逮問

翁遂墮逝淑人呼諸子曰爾父幸與楊左齊名正氣

塞天地夫復何憾此其心即范滂之母之心也史冊

長嘯山房稿卷二 二

二

所載若淑人者可多得哉今曹孝廉以施三公乃余
次男妻父淑人固年伯母又大母也初冬七袞而先
生於施年伯爲知已敢借一言以侑觴余憶昔年在
長安與見翁時時過從習聞淑人宴私不形則有鷄
鳴之助拮据恐鞠則有谷風之勤贊采明潔則有采
蘋之孝服御澣濯則有葛覃之儉家人惠和則有摶
木之義凡詩所稱內德未有懿燦若淑人者也近家
兄司訓于淪又習知施氏兄弟吹埴吹篴則咸歸淑
人之義方施氏好行其德輕財重誼則咸歸淑人之

慈悲嘉叔季之駿起則威頌淑人小星之度觀諸孫
之雲仍則威頌淑人燕貽之謀且逢歲時談祭知事
未嘗不欽欬淚下則今日捧修澆拜堂下恐淑人思
祭知而愀然其肯懽然受祝祠耶肅子因念學禮禮
履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生日希樂在淑人則可
在姻家則不可爲人子者聚百順以事其親姻家不
以壽母煩俗客則可不以名公誦吟頌禱之言爲大
母壽則不可不侯因謂淑人誕彌之月爲孟冬是月
也天收其聲地藏其蟄而萬寶告成在坤六二有曰
含章可貞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含章故
代天有終妻道含章代夫有終臣道含章代君有終
若淑人淵靜能訓其子若孫濟濟錚錚稱國棟梁所
謂含章有終者非耶坤序載物德合無疆由是而老
耄而期頤將西望瑤池降王母馬曹子曰老伯之言
脩矣淑人必以爲施年伯之知也而色喜當冠冠象
服滿進數卮

天寶徐氏族譜序

善乎李獻吉之言譜也曰國有史家有譜大抵不離
事實我五鹽多故家大姓家廟鮮飭系疎明倫其長
老間能抗宗法以訓定子弟有先王之道風焉然事
實而詳略分合有典有則未有若吾外家徐氏之譜
者平川舅謂繼泉先生等以序見委霖辭弗獲因盥
手讀之曰徐氏祖何人祖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自高
士而下三十七世名球者宋紹興間舉孝廉第一球
生肱肱生遜安泰安二安以上是爲大宗世系雖明
長臂山房稿卷三序
要辨故略蓋倣歐陽文忠公諸意也其遊獵于新昌
苑松悅其山水之勝遂卜居焉自泰安與侄孫萍華
始華乃遜之孫謙之子也泰安遜芳溪傳及爐前與
吾舅氏嶺下爲一派文之昭也舜華五世爲國寶遜
安靖朗源傳及會市藤溪楊林又爲一派武之穆也
是爲小宗要辨犁然蓋倣眉山蘇氏譜意也先是兩
派各有譜有祠幾欲合而未果今合焉而族之支庶
可次第已然猶以歐蘇兩譜第譜其世系今族繁且
遠則墓碣多恐或蕪廢於是次以世墓且也和先披

草萊立門戶。惡其笑語。思其飲食。不可忘也。於是次以祠堂祭田祭儀。遵王道守聖訓。以保世元宗。聿修厥德。於是次以家規十條。仕者矜名節。處者修行誼。及閨房貞烈。如金如石。於是次以仕籍。恩例。隱逸。內則至于累世銘傳。與名公卿大夫碩德鉅儒詩文贈賻。誠傳家之天球大訓也。於是又次以世章。茲則于歐蘇二譜外。另有其美卓哉。大史公之家法。已余所最。古者泰安公與舜華公。不悅通都豪華。而悅荒松山水。涪州博士君。不以鱣堂而易其風木。不以耆耄長。謝山房稿卷二序 廿三

而改其孺慕。蓋依然南州之高風哉。今兩派諸公吹頌吹簫。譜成告廟。則猶然荒松卜築時矣。後之子孫。閱是譜。將曰。吾宗振振繩繩。乃爾夫孰培植是。彌久而彌昌乎。則高者乎。郡邑見是譜。必將曰。彼炎炎赫赫者。奚若孰與。蕭然一榻。綿延至今乎。則高者乎。爭爲其高。不爲其污。所裨風教弘矣。獨徐氏也乎哉。雖然高以下爲基。厚爲積。不聞高士爲諸生時耶。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河圖七緯。更孝友著聞。高誼不憚千里。必謹一束。故閭里服其

德化道不拾遺。此高士之能下人而積厚也。語云人能祖祖必能下下。今徐氏不乏耕莘釣渭之叟。卧龍鳳雛之英。記當年薦高士者。以天挺俊乂。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但高士以天地閉。賢人隱。故屢辟不就。今諸公席累代之鴻休際

聖明之景運。自是名世輩出。以光史冊。以傳世家。將于是譜採焉。諸公曰。蘇曾二譜皆以序重。是能序吾譜者。眞吾甥。霖曰。余何能重徐氏譜。重徐氏譜者。南長。謝山房稿卷二序 廿四

州高士也。謹爲序。

陳受大世恩堂詩序

陳氏詩乘乃余友陳受大刻其遠祖封翁高王父憲副公以來之詩志。不朽也。記余小時先大夫時時稱說陳封翁詩。而憲副公偕兄孝廉公暨侄大令諸公詩賦誦之聲。振林木而響。過行雲人以方之。諸謝若受大王父不爲明經折腰。有陶靖節風。而專人鳴宇先生幸微同庠。皆溫柔敦厚。深於詩者也。受大童子試已雄杰有奇氣。在諸生中。識識超然不屑爲訓詁。

而古色照入咸以爲金華殿中語其詩壯麗不減岑
嘉州倘在木天著作之府真可鼓吹休明然而久困
棘闥說者謂以古文詞爲時義宜枘鑿之不相入也
嗟乎嗟乎朝廷可使無詩賦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
山而麒麟爲構杌矣是豈戰之罪哉今刻其家世詩
集滿學齋眺得黃鳥度青枝其封翁乎情景妙合宜
登開元大曆之壇者憲副公也石臺鳴宇一以簡質
近自然一以閑曠抒天機至受大而始集其成是憲
副誠受大之審言也昔漢韋賢翟酺張長安輩皆世

長嘯山房稿

卷二序

七五

以詩學名然或一再傳而止未有若陳氏數世如弓
冶箕裘巧相發也是誠陳氏之天球河圖已迄今嗣
之在天順成弘間者有不盡之才而情餘于文在正
嘉隆慶之際有必宜之氣而神饒于色至在萬曆間
者若卿雲之黼黻河漢而鏗然作金石聲是則吾受
大氏之詩哉天啟以後尤其得心應手時耳吾子是
詩可以觀門風亦可以徵

國運寧宜陳氏子孫世世寶之也乎
聖天子開四門以薦舉吾愧不能當事推轂致使長

歌若孟襄陽杜少陵又不能以筆舌華袞徵信後依
如沈休文鍾記室輩姑爲序焉一以致鳴謝仰止之
思一以致鵲鳴風雨之感雖然求經國大業如受大
者又烏可少也

賀李太翁元配胡孺人五稔壽序

余聞乾坤一氣也氣有精明者焉有麗國者焉精者
如日如月麗者如山如河而精者必麗故曰乾元統
天坤厚載物男得之以正位乎外女得之以正位乎
內而肅肅雍雍且稟之精者其生子也夙智而早貴

長嘯山房稿

卷二序

七六

稟之麗者其生子也骨竅而勁挺發爲文章必能凌
厲千秋光照鼎彝抒爲事業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豈
不偉然清廟明堂之巨觀也哉是氣也其真可以壽
身其緒餘可以壽國壽天下然氣之母而精之元率
歸于坤儀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匪惟教也且先
之胎教吾獨懷禮云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獨以
嚴屬之父不聞之易乎家入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母均嚴則父父子子兄弟弟而家道正家正而
天下定矣今見之李太翁之胡孺人焉孺人長子伯

馨弱冠第一其文激射都人士無不辟易乙亥歲
聖天子特拔郡邑茂才異等貢之天府吾邑拔伯馨
人人頌其文以爲何氏生此寧馨兒乃能氣蓋一世
乎不佞四子秉亮蒙伯馨以女許字而孺人仲子後
來之秀又舍侄君實子脩君實謂太翁之豪俊開藝
工計然之策富而好行其德叔所知也其嫻義方之
訓能以詩禮大其家聲亦叔所知也親母操作富不
忘勤儉其相夫肯堂肯構亦叔所知也至其以母道
而兼師道不以姑息而以嚴明若雷厲風行叔知之
長嘯口房稿卷二五

十七

乎蓋親母之所爲教伯仲不以文執而以倫理其所
爲教伯仲孝不以言辭而以躬行伯仲入而定省出
而反告一舉足一出言如執玉捧盈洞洞屬屬如弗
勝諸子婦畏之若神明且伯仲未生先子其堂侄教
之亦如已子今兄弟怡怡如也當伯馨以選元歸拜
堂下毋曰孺子時思

朝廷之恩其偕爾弟錯綜今古旁通天人務竭犬馬
圖報蓋著于君臣之義矣大考顯親揚名匪爲寵榮
須建奇勲樹偉伐以竟父未遂之志蓋著于父子之

義矣爾二人事兄猶胞兄也尺布斗粟古人所誡吹
塤吹篴妯娌無間蓋著于兄弟之義矣赤烏凡几周
公何人友鄉友國無使人謂是子也傲惟謙乃吉蓋
著于朋友之義矣言未已不佞固嘆曰有是母必生
是子其坤之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乎吾胡氏之多內
則也如斯乎大翁山林經濟在鄉濬鄉在邑滿邑大
君精神復如是真有丈夫氣異日伯馨偕弟對策

大廷而綸綍寵褒諸孫濟濟國楨科第雲仍孺人六
珈副笄翟冠象服福澤寧有涯耶君實曰親母以孟
冬五泰初度叔何以祝之不佞謂閭風瑤池之居鶴
鸞龍鳳之駕水桃碧藕之奉玄霜終雪之繁琅璈雲
和昆廷之音皆修詞也岡陵昌熾之祝莫真于精明
龐固即神仙所謂木公金母恐不出于家人之嚴君
也將來壽國壽天下率取足于此瑩然浩然之氣蓋
壺期願云乎哉君實曰善親母雖嚴伯馨偕見玉持
是文率諸子婦希鞶鞠脰稱觴弄舞孺人必與大翁
展然一笑

卷二五

十七

太上感應篇續史序

余嘗誦太上感應篇以爲此三教之玄珠渡世之寶筏也今仍閣漆先生耶古今史載上而朝端之忠佞下及閭閻之賢妒臚列分鮮犖然具備而名之曰續史余展玩數四因嘆天人相與之際神矣哉夫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風厲鬼禍福尤其後者然上智不無人心下愚亦有道心惟語及禍福響應善者始持福以令終惡者亦轉禍以爲福此孔子作春秋而繫之以天見公論之是共國家之哀鉞所不能嘯山房稿卷二序十九

能震聖人始不得不以神道設教蓋天之鑒人有赫故有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亦有人之小人而天之君子謂暗室屋漏而天入焉術可籠卿相而不可欺彼蒼智自命英雄而不能逆司命何也德欲其陰也篇中所述馨聞穢聞之狀懣切痛快曲暢旁通使讀之者怵然其懼翻然其悟念心以平忿心以釋生機以動殺機以消將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信友悌弟皆從此中撥轉人人迓禧迎祥犴狴可空桁楊不事所以佐朝廷三物而衍

聖諭六言者功豈不偉哉則謂此篇爲仍闢之經濟也可即謂漆氏之春秋也亦可雖然善必身有之始言之親切有味仍闢尊人月川先生在慶曆間深于天人性命之學爲一代名臣仍闢家學淵源文苑宗匠且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余與同庠十八載每嚴事之雖數艱一第而品高千尋僅以次貢受廣文銜爲後進典型諸子諸孫燕河洛眉山之盛黼黻皇猷將以家慶爲

國慶人謂福德綿綿而仍闢年近八袞尚手不釋卷長嘯山房稿卷二序十九

欲然自下且滿腹精神咸謂其有得于仙術而不知太上感應篇正神仙之緒言也雖然易言吉言凶書言惠迪從逆詩言陟降監觀未嘗不致詳于感應則續史也即以續經也思天下有迷者猶已迷之也是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語云積善之家必餘慶夫惟不自以爲餘者乃其能有餘者乎其能積者乎余因歸依是篇而爲之序

賀郡侯存詒史公祖壽序

憶丁卯冬讀侯大疏其義氣光于日月雄文章于雲

漢海內人人知侯爲直臣余待罪浙藩又習知侯蓋
仕南畿出守三輔久有清名今崇禎九年適吾筠缺
守

聖天子特簡清臣來撫主爵者以侯上聞

命下士民懽呼丁丑春侯下車除苛政若干事汰積
蠹若干人裁法之不便于民而興其可造福者若干
條群儒童而公試之孤寒生色又進郡邑諸生而許
騰之錄其斐然者若干士絕苞苴請託屬吏凜凜向
風且先歲飢饉賴仍自侯至雨暘時若百穀蕃昌轉
長嘯曰吾爲
卷二序
十一

相告語以爲豐瑞侯之得民以得天也值楚寇震鄰
凡湖西湖東非潢池之警即荏苒之憂獨吾筠耕鑿
晏然又轉相告語以爲得一賢守勝數萬甲兵也合
召父杜母之頌駒虞麟趾之歌以祝我侯而戊寅正
初天上果捧麒麟至矣花晨後正逢侯初度錦江春
色碧落桃花與謝家玉樹相輝合郡欣然稱觴而侯
固辭曰吾方爲爾筠百年計蓋處處寇氛所恃有金
湯若何繕城堞若何增營伍若何圻城工若何籌兵
餉日夜商輿除務生聚教訓以保障此民也語云首

年之計樹以人群筠士季課重以月課又重以旬課
使家歐蘇而人韓范異日爲縣官用守土者與有榮
施此其心即父兄于子弟寧過是霖因嘆侯之清且
直真社稷臣哉思昔逆璫煽虐天下之生命幾斲于
克人之手侯爲司寇能以仁恕平反之自奴氛蹂躪
畿郡之生靈幾戕于鋒鏑之下侯守上谷能以膏雨
蘇息之自遼餉加派鹽政之血脉又幾壅于奸商之
影射私販之漏卮侯司冀野蒲閣能清其難清之滋
垢而登其難登之弊竇且侯在南閩所取士大者筦

長嘯曰吾爲
卷二序

三二

樞密爲北門鎖鑰次亦彪炳中外爲

朝廷宣猷豈非以人事君之忠與侯之德足以宜民
宜人才足以經文緯武清正足以攝奸消邪定力足
以遺艱投大沉幾足以彰往察來故以廣德治廣德
而廣德治以上谷治上谷而上谷治今以筠州治筠
州而筠州亦治如庖丁解牛而遊刃有餘地漢廷擇
相率取之郡守蓋謂守可以兼將耳雖然有本焉侯
家學淵源直以淡泊澄其神湖海壯其氣是以高明
素克沉潛剛克使侯出而建牙開府入而典銓調元

自能佐

聖天子以平康正直于身則戡穀于子孫則逢吉于
五行則時和年豐所謂歛福錫民者在宇內豈特吾
筠受其賜父老曰吾儕小人何知但願久庇侯德爲
酌瑞河之水蒙山之茶弁採桂嶺之玉笋以觴侯爲
歌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神之聽
之好是正直侯曰願汝筠如山如河庶幾道院風清
世躋仁壽之域焉霽遂次其語以爲侯祝

長嘯山房彙稿卷三 序

豫章胡維霖夢說父著

侍御郭太微按浙疏稿序

國家所需惟直臣與才臣人臣所效于國惟任事與議事乃直者不必才才者不必直任者嘗閱議者之口議者往往掣任者之肘求其以任之心爲議而以議之心爲任直節擎天弘猷維地吾乃今得之郭公祖往余待罪浙藩公司李武林同事五載見公丰采嶽立能與兩臺爭是非而不少徇也鑒裁犀照能數

長嘯山房稿

卷三序

一

十一郡賢否而不差尺寸也有大氣嶽必公平及有大利害必公担當公左投左應右投右應真若運斤成風也記戊辰海寇鳴張公監軍而沉船斬敵一時波寧海定又記丁卯分較浙閩庚午應聘西江所取士大者天祿石渠之彥次亦蘭臺柱下之史而瑞鳳祥麟需次南宮余益久識其文經武緯矣迨行取北臺所上封事皆議論弘議初差屯馬埋輪都下克壯號稱之氣而消豺狼之氛代巡兩浙爲地方興除疏凡數十上最奇者海上奏捷已經兵部題覆加級候

陞京堂無何轉江省泰知適楚寇犯表公且戰且守賊以敗遁乃知天助我西江而賜以福星况我

朝由臺諫而藩臬入爲樞衡名臣者多矣京堂何足重公而監司寧足爲公輕哉公何人也而寧有京堂監司之異視哉仲春以按浙功罪疏刻見示公蓋以功罪非一人之功罪而天下之是非也今天下文武兩途是非安在督將士力戰于驚波駭浪中而十年海氛一朝安瀾乃靳清卿一席誰肯戮力疆場士患不奇耳奈何詘奇黎學憲以忤權招尤以援奇來謫

長嘯山房稿

卷三序

二

公竊慨取士如必黜奇是天可無日星雲漢之昭回而朝廷亦可無山龍火藻之黼黻也惻然憐才之心而以爲公罪此公寧從國家起見而不從一己功名起見其數萬甲兵守表州而分固十三郡之門戶復刻茲集若以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猶草木之在臭味也當事者知賞罰明而武功振奇士羅而文治昭其于安懷庶有濟乎吁議事如陸宣公任事若范文正正直屹乎泰嶽才猷沛若江河公真御史哉公真名世哉

賀解石帆撫臺晉右司馬六載考績序

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而制撫則將將者也古有中書而出鎮者亦有撫鎮而入爲中書者然必有不可奪之節而後能爲不可勝之兵方能樹不可磨之績所稱社稷臣吾得之解公祖蓋江省夙稱樂土歲壬申山寇騷張虔吉省會動搖流寇蹂躪漸黃鄱湖告警庶宗狷狷災黎號稱所需撫臣急廷推屬公

上曰汝往欽哉公至調諸郡兵遏賊衝檄虔兵焚賊巢九逆洞之窟穴靖閩廣一時安枕此即王新建之策不過是遣裨將渡江救黃梅賊以竄遁是不惟保障匡彭而長江一帶安若覆孟伊諱之力仰體

長嘯曰房痛

卷三序

三

聖明敦睦諸藩宗祿各以時給而庶宗啓纍生事疏請治其大甚至宗民交訐則以奉朝廷之心奉三尺以撫子弟之心撫士庶而諸宗凜凜向之人人自危者今皆帖席念土瘠賦重又嗟水旱頻仍請蠲宿逋請留備賑請減流餉請免均輸溢地或一上或再上或數上不惜痛哭流涕迨天聽高而部覆不允則

言心調停其間民至鬻產以輸而無愁聲也公之入民者深也且增兵繕城雖各設營伍而共爲犄角如常山之蛇首動尾應以故興國之寇不能犯寧武臨藍之賊不能攻宜春閩中爲妖賊盡殲之南豐廣昌說者以公才略過人不公在諫垣歷戶禮兵刑工所條畫皆國計民瘼所糾彈皆奸逆豺狼封事久已傳頌最奇者忤增削籍幾蹈虎口幸

天子起之田間界以都諫諸凡爭可否陳利害多所封駁上久知其指不來麾不去忠義之氣塞乎天地則今日兵機妙略皆自大節不可奪中來也先是三年考績上嘉平寇功晉右司馬嗣後推銓宰掌院司徒典樞皆不命蓋得公撫江省弁以授吳楚固閩廣可無煩南顧之憂豈直謂江以西不可無公已乎公視督師勦寇回除夕過筠筠紳愧未及觴公今公又考六載績諸紳曰昔韓襄毅之威名王荊簡之清惠江省不倚命天而倚命二公王文成之勘亂平寇功施到今解公祖兼有其美江右信不可一日無公况杜征南羊鉅平韓魏公張益州皆以久任而夷

長嘯曰房痛

卷三序

四

齒聞其姓名國家特爲長城即我

明周文襄撫江南十八年名臣之勲烈燭焉天祚豫章其再借公數載庶永厥澤維霖曰績者積也上積于道下積于功以公之功成上之道可久可大但公在瑣闥言所欲言公秉節鉞行所欲行上倚公爲心膂今夷虜蠢動所賴社稷臣以奪虜氣恐

禁中頗牧非公不可則宣麻履旣旦幕間耳諸紳曰

公在天下則天下重公在江省則江省重汝以計天

下者頌公吾儕以計江省者謂公盡並書以爲公賀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

五

賀熊封翁若山入袞壽序

聞養生家有得于恬愉之理不求騁其無涯之智故能虛心實腹弱其志強其骨先後天而弗違又聞神仙家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迎木公乃今得之熊封翁若山先生與元配胡孺人蓋孺人即余族妯也齊眉一堂稱

六朝太平之鄉賓看兩世科名以象賢倚歎盛哉平甫任以翁屈八袞辱在世姻欲修酌者之詞不佞喜謂翁蓋從學于先大夫者也翁伯子孝廉公又曾從

長嘯山房稿

卷三序

木

余遊余舞象之年識翁維時萬曆庚寅彼時翁已棄舉子業然左規右矩儼然有道之氣象入孝出弟溫然儒者之操脩蓋翁兄弟五人翁其季也事四兄唯唯克謹事二尊人色養脩至以孝聞于族間余心儀之迨已酉庚戌伯氏有文名余謂翁經學將發于諸嗣翁歉然不敢當記壬戌癸亥余起守邢州翁來別余余謂伯氏之才超超玄箸雄飛在即翁猶退然不敢當乙丑晤翁翁曰吾兒微先生不及此謹謝教余曰翁之神恬然而氣冲然蓋有道吉人也天相吉人

目紫宿器識文菟海

清廟明堂之寶余不過識寶者耳何功之有焉及庚午辛未余請告歸來翁仲子文學能世其家聲翁孫燁燁爲後來之秀仕紳與博士弟子推建尊者必曰若山翁耶國守相邑大夫借光賓筵執爵執醬而歌鹿鳴嘉賓邑中望之爲人瑞而翁之神仍恬然氣仍冲然人曰矍矍哉是翁余曰君子哉若人吁自己未迄今幾九庚而恬愉自如翁蓋得道者也由此而期願播萱並茂木公金壽即在鳳凰臺邊矣何必麟洲長嘴山房稿卷三序

七

鳳洲也乎况伯氏甲第名世事業令孫科名聯翩而起絲綸方來未艾天之所以助有道者寧可量哉雖然翁嘗謂昔年從先大夫于物外樓蓋翁心時時遊于物外者也身幻身也世幻世也以身外之身視物外之物故忘貧富若比官子忘榮辱若商丘子列子忘禍福若塞上翁自號若山者何靜也從心而動率性而遊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夫安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而奈何啖我以達尊嚇我以絲綸不佞曰達生乃能尊生不自生乃能生

生而從來神仙皆自孝友中來爲之歌曰張仲孝友既多受祉特成曰幸庇翁福壽小子有造爲之歌曰酌此大斗以祈黃耆翁必喜吾叔之言信而有徵爲之數進兕觥

公賀高安蔡侯賁服考績序

高安疲瘠甲于天下浮糧重賦亦甲于天下而賦額十數萬復甲于江以西計高安之在海內不綦繁難也哉江右之有高安又非風號逋賦者哉崇禎乙亥蔡侯奉命來時值征兵征餉之使相望于道民忍飢以終事水災旱災頻仍民又不倚命天而倚命侯迄三年有成郡國上其績于監司而藩伯而臺察而部院僉曰循哉異哉冢宰將以最聞

八

龍命輝煌在旦晚間胡子曰吾觀蔡侯而知巖邑未始不可以王道之治治也吾觀高安之民而知飢渴之易于見德如斯也先是令茲邑者或雜以伯術侯至輒嘆以爲此非體髀之所安用斤斧道在生養休息之敢不以誠求日夜察蠹政者先去其害馬胥史盡搖手以爲此霹靂手伍伯無敢索人緡錢咸曰美哉政嚴而法

吏知畏矣徵輸不以奇羨入不以積保侵約以數限
寧身任其勞民享其逸即有不如約者疑以諭之急
功令民以是唯唯樂輸咸曰美哉催科中撫字民知
德矣戊寅夏靈雨爲虐陽侯之波大浸稽天侯多方
賑恤雖災不害而漕米無愆期餉以時完民不敢
負侯至溢地新增力爲民請命咸曰美哉如保赤子
民亦若子弟之于父兄矣士不以陽驕而以文爲雉
鴈取經術古雅者以爲式士無躍冶勸民何爲乎雀
角鼠牙直從鄉約中提醒其良士風民俗翕然不變

長嘯山房稿

卷三序

九

咸曰美哉我有子弟慕侯誨之民知教矣時湖西湖
東流寇震鄰侯單騎練鄉兵各村各自爲隊火器勁
弩稱雄于諸郡以是民有固志最奇者郡有南北兩
城先繕其北後及于南雉堞女牆視昔較增益屹然
一巨鎮焉咸曰美哉保障洵江國之金湯矣若其器
識凝遠才華犀利足以吞天而浴日陸剗兇虎而水
斷蛟龍不輕試其鋒姑爲批郤導窾焉蓋以高安治
高安而不以已治高安也記吾省前有督學使者蒞
文莊士子誦說至今不衰吾獨前有司李慕侯後爲

御史中丞父老迄今尸而祝之二公皆閩人今侯文
治媲美兩公豈其家學淵源率有治譜耶蓋得虛齋
之理學而用之以治天下可矣一邑云乎哉新昌諸
紳士謂侯在郡城士安于庠農安于野商賈安于市
一郡安而三邑始帖然當謀所以賀侯者非爲侯賀
賀侯政成可著爲令添子曰兩臺監司之知侯也詳
哉其言之矣獲上治民得之前定雖吾年友實吾吏
師也胡子曰侯教先于政善教乃所以爲善政得民
心乃所以得民財吾故曰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利之
長嘯山房稿

卷三序

十

而不庸民且不能自狀其心而上惡乎知之諸紳士
曰近秦蜀楚豫忘流寇齊魯燕趙患奴虜所至俱無
堅城有能如侯三年而脩南北兩城者乎豈至蹂躪
如今日而厘 聖明之憂哉不爲繭絲而爲保障禁
中頗牧非侯其誰昔龍門蘭臺傳循吏不過一二事
若侯循績更僕數之而不能悉也請以胡子是言脩
野史

賀李翼皇邑侯榮壽序

語云王道如春又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正謂天道尚

德不僞鵠以生育長養爲事則一日便是千秋然
明主所與共天下者惟良有司耳有司君長百里熙
熙然俾被天和而食地德則上以壽其下下以壽其
上近世薄撫字而右催科輕保障而重威稜以是民
日生心而盜賊蜂起夷虜鴟張天祚我宜豐錫以李
侯民歌孔通時屆暮春朔紅綠鮮妍春光宕蕩桂嶺
翰臺間宛若桃源仙洞適侯初度之辰諸紳士謀所
以祝侯者命霖修酌者之詞霖請述侯所以壽民者
以祝侯可乎歲戊寅夏大江以西苦雨爲災吾邑蛟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
崇更毒桑田滄海愁嘆之聲盈耳侯甫下車輒爲流
涕曰天下有土瘠賦重如斯邑能復堪此陽侯之波
哉征宿逋者催檄如雨且寬兩月姑侯痛定然後議
徵雖上切責不爲動也此其愷悌心真有已溺已飢
之懷邑界寧奉萬山中綠林嘯聚村落洶洶侯訊其
真者命哨兵同干陬協捕力請之院道賊膽以寒群
鮮散于他州邑此與賣劍賣刀何異徵賦先其急項
不以羨入聽訟寓以教化不爲賄緩憐民剝肉醫瘡
之苦勸民無雀角鼠牙之爭猶未也楚寇震隣所恃

金湯日糾紳士耆老謀增雉堞女墻曰邑有堅城八
鄉可恃以無恐猶未也潏潏石澗漕運已疲南糧積
通豈能天雨鬼輸繪圖通詳哀請 疏題改折此兩
者是不但爲民目前計且爲民百年計猶未也一年
之計樹以穀農事無緩十年之計樹以木栽植爲先
百年之計樹以人辟郡邑衿士而課其文藝不啻父
兄之於子弟值奴氛孔熾征兵餉者日飛騎沓來應
接不暇侯每捧檄泣數行下直置民懷中而乳哺之
諸紳士曰此侯之政也侯所以壽吾民也雖然何以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
祝侯曰凡祝者多引大椿岡陵猶泛語耳惟莊生
至人抱精守一能使物無疵厲可以騎日月而長存
此近吾儒中和位育之說聞大父母春秋方盛嚮用
正殷侯茂齡而神氣精已亭亭物表嶽嶽淵凝蓋鍾
靈于大海秉氣于天寶取精于太武而毓神于九龍
者也以故無欲則神定簿書錢穀潤之而不亂豈直
自壽已乎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使爲令
者而皆侯若元氣可以回殺運又奚盜賊奴虜之足
患哉吾邑若耶之水水也符侯之清請觴之以爲醴

西望五峯北瞻八疊千尋而玉立符侯之品諸筭之以爲壽歌者低耶絃者士耶聲在塩溪錦水傳于鱗鱗之濱有善音律者乎請絲之以爲曲侯家龍門丹霞嶼名世輩出建開鐘而壽百歲者多矣侯如扶桑之日將來標麟閣添海籌其以瑞芝亭爲旭旦諸紳士曰善侯其爲我滿引三觴

筠陽拔士錄序

聞之鄉先正云蔡文莊虛齋先生試我西江士以理窟勃宰史學旁通者爲上等且暗中批評或人長而長嘯山房稿卷三序十三而聲小或貌瘠而聲洪或名早而壽促或發遲而位尊厥後一一不爽此我

朝取士之最神者今蔡侯之造我筠士也模之範之教之誨之出其佳稿以式之季試累試無問生童細心品隲曰某也經義明而才情瀟灑某也姿穎秀而豚理未深一如父兄之于子弟而博雅有韻名言如屑直入士子之肺腸數年來風氣煥然一新以故爐無躍冶之金匣有射斗之劍侯三載循績茂著而諸士之教成矣維歲己卯夏秋將士之光祚者純常者

文理斐疊奇正相生者付之剞劂出以見示余因擊節嘆曰此侯之風行錦水而錦水波濤天地自然之文乎憶高安在

世廟有吳文端大宗伯文章領袖而教大司成藍方伯况學憲古文詩歌主盟海內隆萬間有敖文穆陳少司馬昆玉朱大僕傅司寇范大參父子兄弟陳容知與憲副文品人品皆

昭代名臣邇來制科稍厄說者惑于形家之言不知諸士之靈心慧骨猶之前輩也諸士之通經博古亦長嘯山房稿卷三序十四

猶之前輩也但在上者無以風之耳茲有蔡侯發大愚之靈而煥錦江之色當必有如文端文穆諸公崛起而佐昌明之運將來頌文運之轉者曰此蔡侯之功一如傳頌蔡文莊至今不衰吁蔡氏家學與造士之範不與蘓湖學規並峙千古乎諸士其勉旃

賀劉母李大孺人八襄序南昌劉司寇母

聖明綜核吏治循令三年課最者十不得五永安令劉君濯濯以最聞寵命輝煌封其母爲大孺人聖明嚴刑賞大僚百司繫繫建勳者惟司寇平反司

冠郎高其選與臺省時劉君以八載卓異特徵便道
過里適大孺人入袞龍沙鳳管歌騰如沸而劉君僑
傳生余年家子徵詞于余余謂頌母者動稱孟母陶
母柳母潘母歐母皆套詞也年侄試詳其事曰大外
母產自名宗歸配贈公贈公五齡失怙孺人于歸時
筑筑藐孤耳其事姑也滄澹起居無不克謹鄉族以
孝聞其佐夫訓子也中饋無逆和熊畫荻宗黨咸以
慈順稱最後板輿迎養日問所除民間疾苦幾何爲
之加七省日詢所興民間利澤幾何爲之安枕席岳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十五

父考成勵以克終岳父內轉喜其依光今中秋開筵
西江人士咸謂瑤池仙島岳父携諸子諸孫奉壽
跪稱觴堂下大孺人左顧司寇曰此六珈霞帔皆
國恩也汝何以惟明惟允乎
天子喜怒昔殺之三宥之三臯陶有刑箴汝往勗哉
大孺人又右顧諸孫曰汝父服官而効皆祖德也汝
何以爲箕爲裘以繼祖父科名小則世封大則世爵
朝廷不汝負汝其念哉岳父遂逕而前曰盜警虜氛
迎養惟艱舞班膝下不猶愈于鼎養乎孺人似不欲

聞傳生言未竟不佞曰大孺人固期願哉吾以天道
論入載撫摩生養永安數十萬戶天必以司寇仁德
爲大孺人壽滿腹經濟世道正賴撐持天必以司寇
智膽爲大孺人壽况今數十萬人之命待司寇平反
數十卿貳庶尹之徵待司寇執事大孺人安則司寇
安司寇安則天下安天必以大孺人壽爲司寇地至
玉樹映堦以娛大孺人時大孺人之寒暑飢飽而供
奉之者有加無已大孺人精強善飯豈願同哉

今上破格用人由司寇而卿寺而覆甌當在旦暮間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十六
歸而稱九十之觴未晚也傳生以余言進孺人必色
喜而曰子行矣聽胡子之言忠孝之道其脩矣乎

賀史郎侯入覲序

天子大計群吏有旨郎邑災疾者議督鈞士民走猾
我史侯侯以萬邦輯瑞豈徒脩朝宗之紀綱蓋以通
幽達微俾窮簷蔭屋之隱情得以上徹宸聰也行
惡容已院司亦以西江有南瑞乃諸道之領袖錫守
其行乎諸紳士謀所以祖道命某採風謠而代之言
某先詢諸父老父老曰漢廷重太守吏民之本也庶

民獲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今侯幾三載庶于操敘于政神
于摘發而嚴于彈壓如丁戊兩歲楚寇鳴張于袁吉
妖寇嘯聚于楚撫而奸徒號就于寧武奉靖間我筠
居其中得晏然耕鑿伊誰之賜且也三邑繕城練兵
貽利百年侯之功在保障又如去歲水災蛟患漂沒
田廬芘芘之黍苗化為齏齏之水石侯請蠲請賑不
得致京邊南糧缺額奪俸幾級侯曰守以衛民但民
不展轉流移何有余一官是侯之功在撫字再詢諸

長嘯山房稿

卷上序

十七

衿士衿士曰往年太守惟錢穀刑名是急即有考課
徇情軒輊侯季試彙試無論生童親自評騰一切請
託不行孤寒生色諸邑長吏奉法惟謹城社孤鼠斥
逐殆盡奸豪望其門而心膽蕭窮黎瞻其廷而眉宇
開咄嗟片言霍然以斷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鉗
亦不煩也即九鼎之象神森百物莫能欺也不畏疆
禦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去草艾夷蕪崇也說者
謂漢時大守權可自由其爲循吏也易我

明郡中有監司有臺察有撫鎮中丞臨之于上動參

掣肘若侯之鋤強扶弱蓋有臺察之所不能威而公
之威若神明侯之清正率屬蓋有父母之所不能惠
而公惠之如膏雨似此識力當此綜核之日不超遷
卿寺即秉鉞邊塞吾筠豈能長有侯哉某曰汝不知
侯生平平侯即司寇彈逆璫而氣不憚侯理鹽政清
積蠹而神不滓侯守漁陽却方張之虜而膽逾勁其
赤衷白意養之有素倘肯浮湛徇時久已建牙卿貳
侯蓋能爲而能不爲者也今行矣

長嘯山房稿

卷三序

十八

耕水耨不足輸公况加遼餉典衣鬻產無人承買新
昌溝水難以飛輓南糧改折屢請不允是非民之難
爲守實土之難爲守也且水悍而澤隘田之瀕江瀕
溪者十二倚山阜而隴者十八其瀕江與溪者五日
雨則大浸爲壑倚山阜而隴者五日不雨則盡化爲
蒿萊是筠之土不獨難守也亦難乎爲天

聖明又問筠守何以扶植而安全之侯必曰先撫臣
王莊簡題筠三邑上疲次疲准八九分考成已蒙
神廟俯俞下部覆庶幾不辜輿論書檄而守若令稍

免錄曠今竟格不行幸

聖明照遜亡之屋正筠民甦生之會也

聖天子必惻然曰筠吾版肱郡汝其遷治三年以撫
柔此一方民也賜宴增秩黃金高蓋將輝騰錦江諸
紳士則曰往王莊簡守南昌數年不遷竟以久任洞
西江利病其爲昭府文經武緯春和秋肅迄今江人
思之侯今治筠與王公藉甚一時其才望同嶽生申
甫其望同易知久任與特簡不又同王公也哉某
曰漢史黃次公以神雀獻瑞功名遂損于治郡時侯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
十九
以筠之災瘡上告異日相天下不加次公一等耶諸
士民欣然曰洵如是人人飛心春明門矣

山海末籌序

宇內一棋局也山海其局中之最險要者也而天下
大利大害係焉故官山煮海太公用以王周得其利
而海波不揚山鬼不嘯其籌之者精也唐宋以來不
但東漸于海鑿山通道南至潮陽風稱險遠夫有天
下之山海有一方之山海若邑之濱海者未必依山
負山者未必阻海乃潮陽山防海儻燕有之添君受

百奉

命之日正海寇劉香虎視狼奔長樂永安山寇復爾
賜張公處處綢繆使二寇俱不得犯其境今讀其末
籌有籌之于事中者有籌之于事外者有籌之于事
先者有籌之于事後者有籌之揭陽惠來近地者又
有籌之惠州漳州遠地者其沉毅敏練賊在目而
籌將將勇籌兵兵精籌餉足籌火器火器若雷霆
籌城守城守若金湯籌利病興革爬搔痛癢無不中
其輅理至嚴接濟爲靖海寇之要着查屯田爲復軍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
二十

兵之急務安民生爲攘外之根本一一可著爲令展
玩再四粵海情形瞭然指掌嗟乎嘉隆以前倭夷海
寇出沒于大洋走險亡命嘯聚于簞谷舉生民命脉
填巨壑膏原野始克寧宇使守土者皆曲突徙薪若
今日之潮陽韓王毛胡兩襄懋諸公掃蕩廓清之功
可不建况自奴酋孽難山海開視爲贅疣直長
驅至宣大犯永平犯真保且深次濟南若關中流氛
由河之南北而川蜀而鳳泗淮廬荆襄德黃似入無
人之境彼諸州邑守令豈才盡不潮陽若乎抑心不

共潮陽真耳有公之才與誠合行將籌天下之山海
而帷幄決勝記吾卿譚襄敏功勳爛焉自守台州始
後之紀公伐者能使山寧海定當亦曰自今潮陽始
則此篇實爲之券

賀王何稱司理膺兩臺

王侯之司理吾筠也歲在丁丑維時建武惠山妖宜
奉患楚冠解撫臺左顧湖東右顧湖西中間豐劍扼
其要署事政難其人適侯至與談筠吏治民生若洞
見五臟與細籌十三郡兵機風謠又若批郤導窾因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廿一

與橫論宇內中邊形勢與兵餉盈縮若陽燧取火于
日而方諸取水于月遂欣然歎曰王子天下才也筠
理何足辦子其爲我保障劔邑以固此要害卒之兩
寇旋就撲滅皆侯力也居無何中州邢侍御奉

命來接江以西邢風裁稜稜屬吏望風解綬一見我
侯歡貪廉敏鈍痛癢切身陳水旱疲瘠饑溺猶已戊
寅五月陽侯之波徧豫章而吾筠巨浸稽天吾鹽山
駭六曲桑田變爲澤石侯憐與流涕爲民請命兩臺
既請請賑雖不見

俞旨侯心亦苦矣記戊寅秋不佞與吳掌科同謁邢
直指直指以王司理之才識之肝膽信經濟敏手即
在甲科中亦翹然者諸郡事咸取衷焉侯治聲赫赫
匡廬彭蠡間已卯夏邢報

命首薦庚辰春解部院以回部報

命復借光第一夫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薦理官非難
而兩公俱人傑侯薰受知如荅響爲難理官受知御
史中丞與侍御史之賢者固難而諸吏交口賀侯士
民忭舞頌侯如鼓官官應爲尤難侯署篆吾邑邑博
長嘯山房稿卷三序廿二

士彭君梁君蔡君暨諸生揖不佞而請曰侯遇士有
禮諄諄以文行相切劘若加科額加進學檄檄菁莪
之化蒸蒸無已昔漢史傳循吏龔黃朱召五六人而
班史獨以文翁爲稱首蓋文翁之治蜀特以教化著
貴其自學官弟子而外別無所表見也抑賢者之見
與俗吏殊精意所注在此而不在彼也子盍爲我頌
侯不佞因採輿頌頌曰夫孰有清如我侯者乎東矢
鉤金不入守藏稻醴蔬布不煩里市耶溪之水是汲
是濯而已夫孰有明如我侯者乎夏鑄九門燭魑莫

逝奔鯨連環紛糾立剖碧落之山日月爲昭而已夫
孰有公如我侯者乎假狐冠虎抱頭鼠竄祿胥五伯
洗手股栗鐵面龍圖神君是服而已博士聞之曰美
哉輿頌詩書所稔何以加焉侯考最在即今日司理
明日臺諫蹇蹇諤諤與

天子爭是非所慟哭而陳者當必自筠州之疲困始
霖曰

今上破格用人宵旰而思將相以侯之智膽將來禁
中頗牧而推原舉主必曰解司馬耶侍御知人哉
霖曰今爲卷三年

十三

行將入闕觀侯所鍾靈之山海爲天下賀得侯寧獨
爲江右慶已也諸博士弟子因以不佞言有徵書之
屏以賀侯

豫章胡維霖夢說父著

記

浙江按察司題名記

我

明內有都察院外有按察司皆

朝廷執法之臣故稱臬司爲外臺均之身服爲觸邪也以明刑弼教以振綱肅紀以揆文奮武任不基重哉浙爲十三藩領袖而浙江按察司以按察浙口之長嘯山房稿卷一記

郡縣者也有總憲有副憲有僉憲凡守令之貪廉奸豪之縱橫士習之隆污民風之囂淳罔圖之冤抑將師之勇怯戍卒之勤惰與夫海寇之出沒於閩粵倭夷之蠢動于島洋咸得糾而察之故官此司者代多名臣天順以前未有伐石題名者有之自黃襄敏公始嗣後凡四修至萬曆丁亥少司寇吳公再爲勒石距今四十年姓名多遺佚霖承乏杭嚴道時與總憲海虞陸公俯仰今昔因搜次名籍編年紀序其有微猷美政赫赫濯濯見徵于文獻者一一詳紀所以備

考信也有事業彪炳

昭代而此方宦蹟偶遺紀載者不敢旁引所以闕疑俟補訂也又以碑石有限名不勝書因付剞劂是前此未有鐫之仕版者有之自陸公與不佞始

今上龍飛戊辰霖待罪本司與諸賓君展玩題名錄尚友先哲恍若同堂督學使者江公以霖入浙數年考古有微不可無記霖謂君知御史大夫軒公之爲臬使乎軒遇巡臺于道不爲避肅揖之曰某今日以某事適某所先生行將安之巡臺曰將訪某鄉達軒

長嘯山房稿卷一記

公曰憲臣宜爲國擊奸貪不宜數煩騁從從貴人遊也巡臺唯唯先進遺風如是吾輩今日不惟服軒公之勁直而且服巡臺之謙光也蓋初遣直指使者與憲使互相糾劾憲使九年考滿入爲侍郎後來積重之勢不可反而外吏漸輕雖然憲司之輕重不在體貌而在風神郡邑之祗畏不在恐嚇而在清嚴千百年後之褒貶亦不在虛聲而在實蹟大抵不離廉訪者近是蓋廉則生明廉則生公亦惟廉則生威試觀剡中名臣項背相望皆自澹泊寧靜中來世有不淡

素而稱理學者乎有不淡素而能文章者乎有不淡素而樹節義者乎有不淡素而經濟翔于中外勲伐紀于旂常者乎且無論後來爵位功名周濂溪尚以主簿顯胡翼之且以教授顯况堂堂監司爲

天子憲臣者哉就刻中有官止廉使者有官止副憲愈憲者今其姓名煥煥人耳目如祥麟威鳳無不知其爲國瑞亦如泰山北斗無不仰其爲儒宗則惟其

廉也先自爲天下第一流人也故必自按而後可以按人亦必自察而後可以察人夙興夜寐皆其察之

長嶺山房稿

卷一記

三

之時獄獄看詳皆其察之地地見賓而詢吏治民瘼進屬官而商地方利病興除延見父老而問民間疾苦若何驅治皆其察之人倘已不察而汙汙方且誨吏以貪而何以察吏訓士以污而何以察士虎視眈眈于民而何以察民封豕長蛇于將領而何以察將領白晝攫金于烏臺而何以彈盜安民瘴烟毒霧甚于倭夷又安能使波寧海定也耶昔

成祖文皇帝時有周公諱新者以孝廉爲浙憲使因錦衣紀綱誣奏逮獄新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

憾矣他日

上見有人被朱袍立廷中曰上帝以臣剛直命臣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奸臣貪吏吁天道之好直也如此披閱題名錄賢奸忠佞君子小人亦既瞭然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余何能爲記特記軒周二公事以告天下之爲按察司官者

周公廣東南海人舉人原名志新永樂嘗呼爲周新因改名新先官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人呼爲冷面寒鐵其任憲使因風吹異葉至而勘出寺僧之

長嶺山房稿

卷一記

四

茲情因蠅蚋聚馬首而辨出劫殺布商之賊初至曾微服行縣觸縣吏怒收繫獄中與囚語盡知吏狀明口迎者至乃自獄出縣吏竟以罪去錢唐令葉宗行素號廉能新私入其居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袖少許出明日石葉飲出腊示之他令相戒莫敢爲貪後杭人率以五月十七祀城隍爲其始生之辰云

軒公名輓詳見名臣傳不贅

李滄溟先生祠堂記

我

明文治丕顯于李空同李滄溟故學士莫不知有二
李先生余弱冠赴省試見空同祠以先生曾督學西
江故也今入邢間所爲滄溟祠則在僻街隘巷余曰
書不移諸南北通衢使冠蓋相望瞻拜宇下父老曰
然敬徙北閭外與劉白川祠相鄰門西向堂南向堂
之前有池其溟渤之涓滴耶堂後有寢先生之神棲
焉工竣郡士民請記于余余曰凡守土有功德于民
長嘯曰房稿卷一記

五

者尸而祝之數十年後碑漫漶不可識祠亦頽焉間
有重修之者必其人在公卿間地方以此獻媚即不
然亦必其人子孫在要路地方以此媚其子孫也若
滄溟距邢幾七十載杜賓翁謂先生雖有子有孫曾
玄則斬焉無遺矣悲哉邢州人又何所媚而子來重
新之先生之功德可知也問當年何以治邢邢父老
心可得而思之口不可得而道也漆書考殷武保作
誌銘與王大司寇作傳竊識其槩先生一麾出守時
語余州曰使吾僕僕途隨事嚴客希韓鞠脆晚上官

之色而進之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延見

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嗣矣故其政務爲休息

愛利邢舊有種馬場後誤以爲營馬牧地增賦至二

千七百餘金先生請悉蠲永不徵又請留永濟倉粟

毋灌輸京師但以餉邢戍卒裁將作供以邢土狹民

貧但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郵傳于沙河邯鄲界中

二邑民役免跋涉一百七十里稍稍息肩鉅鹿官

亭界在真定諸邑間群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搏影先

生請移防秋別駕往鎮盜不敢窺境又請移巡司于

黃榆嶺以備非常晉趙盾至謂京師仰東南餉不

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無出賦錢皆賦

菽粟浮于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世論譴之他若散

募卒以杜事變倣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弭盜賊

皆深計長利非但目前便宜則宜乎邢民之不能忘

也試觀邢之紳衿觀其祠者莫不曰此昔年守邢而

未鐸我者也肅然稽首邢之編氓觀其祠者亦莫不

曰此昔年守邢而寬恤我者也欣然舞蹈可見先生

之流風善政淪乎肌膚入骨髓中光有一滄溟在也

我皇華使者過其祠莫不曰此先生昔年守邢文必
宗西京而治亦媲美兩漢也悽然有懷計偕諸孝
廉與大學諸生瞻其祠莫不曰此先生昔年守邢與
王奔州登樓而賦天風嶽色之句者也油然而思可
見先生之節義文章洽于骨髓人人胸中先有一滄
溟在也夫古人有云吾子孫祀我不若桐鄉人祀我
吾神在桐鄉也今既無曾玄以祀先生而邢州人獨
敬祀先生先生之神合是其奚之焉說者以天視聽
自民視聽民世戴其德天曷爲斬其嗣豈真天道無
長嘯山房稿卷一記

七

知耶非也蓋古聖賢不以子孫爲子孫而以祖述者
爲子孫如文章炳若日星得其宗者爲宗子得其嫡
傳者爲嫡孫得其一體與具體而微者皆是支分派
別千百世而下有能頌法之者皆其奕葉雲仍又何
必血胤之爲曾玄也乎由斯以談先生經國大業不
朽盛事豈在區區一郡循吏間論哉故余刻其邢州
詩與空同七言律合爲二李先生詩于郡署使後之
吏茲土者入而誦其鏗然餘韵出而睹其巋然靈光
登樓而徘徊大行寧勝千秋鉅鹿之感吁伯夷之風

可以廉頑立懦下惠之風可以寬鄙散薄先生其合
清和以爲風乎真百世之師乎豈可以三輔之循吏
論哉先生名攀龍字子鱗號滄溟山東濟南府歷城
縣人嘉靖甲辰進士由刑部郎出守順德陝西提
學副使仕至河南按察使

胡侯重修新昌儒學碑記 丙子

我

朝郡邑各設庠序而立之師長以誨之夫豈崇文而
黜武也正以 先師之廟貌新則禮樂煥爲文章而

長嘯山房稿卷一記

八

太平之象著師儒之志氣暢則忠義壯爲干櫓而神
武之威揚柰何今天下賊夷交訐而議者遂欲駕孫
吳于孔孟之上爲州邑者非仰屋而嘆兵餉則嘔心
而急催科不暇問黌序以故文廟之荆棘不剪風雨
不蔽則人心之幾希不靈若夫博士先生入而黉堂
出而泮池朝焉夕焉仰止泰山而向往焉乃不得一
明寬淨几以絃誦甚之棟折牆崩盪爲污泥曾無蕭
然之四壁以高寄噫約結之氣先中于師儒又何怪
乎民愁而盜起乎彼俗吏無論已即喜談兵而薄儒

效者非惟不知聖道并不知兵兵者聖人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當

太祖高皇帝時吳公沆在成均與諸生訂正兵法謂今所傳司馬法非齊之全書因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涉于戎事者輯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題之曰六經師律則安在孫吳之爲兵而六籍之非談兵也乎哉先師攝衆相便能墮三都却萊兵使其相周天子豈不能

長孺山房稿

卷一記

九

爲風后之陣法而繼太公之陰符耶即我

朝項襄毅之定降夷韓襄毅之縛藤賊譚襄敏之平寇平倭定薊遼誰非文臣樹奇勲至王文成無日不講良知而韜鈴出于九天九地其智膽豈下師武臣力哉我胡侯有見于此故三年治邑不以蘭絲先保障不以簿書先教化而造士衡文往往得之牝牡驪黃外今秋登賢書若胡若馮皆其前茅就府學中式若寧亦其素所簡注若張維藩南昌學中而實新昌子弟也若黃則以國學魁北畿一時科名于斯爲威

孰非侯所陶鑄而龍泉太阿之氣直射斗牛且也薪之槲之豫章之材于霄蔽日侯所屬望諸士者又不

在區區科名間也將樹勲安攘而視福

宗社使人謂聖門有用之實學不致薄儒效而專尚武功可乎因見聖殿久圯捐貲若干付耆民庀材鳩工殫力修飾兩廡明倫堂敬一亭暨二門枋牌皆煥焉入其門恍見宗廟之美又以兩學師無齋可居經之營之舉數十年之頽壞聿然更新此其興學至意何減漢廷文翁而耆民復曰侯不寧惟是建營房建

長孺山房稿

卷一記

一

倉屋修黹樓修偃武堂修棠浦橋諸凡飾治而創起者皆爲地方振民育德博士先生暨文學造不佞而請記蓋謂徵兵徵餉之使旁午于途而侯獨新文廟而重師儒此豫象也亦泰徵也不佞因嘆曰使天下爲令者而皆若侯君師之義揭于日月而忠勇之氣奮于雷霆諸士必有如韓如范者爲國長城流寇不心膽寒而夷虜不驚破膽哉又匪特爲一邑慶深爲世道慶已胡侯諱維嶽號又生浙之臨安人由戊午科鄉進士

豫章胡維霖夢說甫著

重修新昌縣儒學碑記

新昌儒學成化年間遷於鳳凰臺之左謂吾邑來龍至是峻聳桂嶺峙其東翰臺巋然于西龍盤鳳棲人文攸萃嗣後學宮屢修屢圯至天啓壬戌癸亥廟廡講堂頽塌濕漏見者愴然蕪湖沈侯來蒞吾鹽剔蠹撫彫士民依若慈母歲當甲子正維新之會侯顧賢宮而咨嗟乃捐俸庀材鳩工遴耆民之幹力慕義者長嘯山房稿卷二 記

使筦其事先廟廡次櫺星門次講堂次啓聖祠次鄉賢名宦祠或易其棟橈或撤其敝榱禮門之壞者歸之新義路之穢者闢之朗工成于乙丑之春觀嚴嚴翼翼煥然收觀者莫不頌侯文治之隆博士甘君萬若龍君暨諸友相率詣某請一言以張盛美蓋以某諸生時曾游焉息焉於其中者也先辛壬而愴然者越十四載茲遊聖門而躍然當百倍恒情某竊謂今天下蒿目而憂者兵餉

聖天子廼以乙丑季春視國學振數十年未舉之盛

典得無以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於今日非重學政不可而足食足兵乃聖門之緒餘乎侯衡文若鏡且清正嚴明以身教士凡可以薪之標之爲國樹人者更急於兵餉是其所新者學宮也而所欲新者學宮之士心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湯之盤銘曰日日新又日新新之時義大矣哉士子擎天事業祇憑心性蓋心清性定始有洞矚八荒之識擔荷一世之力柰習情習氣滓其心靈諺云地上塵日掃日有故前日所見爲新者今日復爲故今日所見爲新者後

長嘯山房稿卷二 記

日復爲故諸士須杜門息影以尋新之宅宇夜坐澄心以觀新之景候平旦空諸一切以識新之趣味心花頻開言言皆寫其心之所獨得莊言婉言創言庸言千古如新今夫天之有日月星雲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昨日之殘雲斷霞而布之今日也人性之有文也亦若是焉則已矣說者以爲學以明經學以明倫而獨歸之心性不幾舍博而徑約與然六經皆心心學明是謂以我窮經不以經窮我窮經以致用之大儒率由斯道人倫人心之倫序也心明而五倫

各得其所推之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又何莫非明倫將傾否開泰之事業始基於此故由德之新以爲文之新由文之新以獻于大廷而文武勲名爛焉日新于宇宙庶無負侯作新至意况吾鹽山川之氣不盡于宣洩將有所待以發其靈得侯鼎新而貢飭之爲臨爲觀端在此時某媿不文何能爲記大壯斯干耶紀歲月云爾

何侯德政碑記

何侯以調南昌行諸耆老欲勒貞珉紀侯德政樹于儀門之東而請記于某余謂當漢宣帝時有何若公所居無赫赫名所去嘗見思今

長嘯山房稿

卷二記

三

聖明中興遠邁神爵五鳳間而去思何侯于瑞芝亭傳循吏者不輝映千古哉且奚不樹于五父之衢而以雉門爲諸耆老曰非爲侯也爲吾邑也蓋仁心仁政在一邑之小人相與歌咏其澤在後來之君子亦須追念其徽夫維繼美于君子而後澤延于小人此吾所以碑也有親則可久也某又謂徵循良者不于薦紳學士而于閭巷父老愈請詳言侯功與德諸

耆老擁而前曰吾邑城垣久圯居恒探赤白丸者去如脫兔今夏流寇震鄰動色相戒侯按雉堞繕治之屹然金湯且團練鄉兵各鄉各自爲隊雖遇秋旱而街鼓不鳴犬不夜驚誰之力也侯功在保障吾邑土瘠賦重值旱飢田所入不足輸公累年猾胥率高下其籍而司秤者又故軒其衡侯力行易知卑不爲黠吏所格飛酒賄匿之弊絕矣嚴飭持衡者無得鍼鋟過所遺羨鎗皆吾脂髓也且稽之有法頑戶無所閃歛之以限良民樂爲輸此法真可著爲令侯功在撫字吾邑兩造紛訟片言立剖衷者衷辟者辟衷辟等者釋不問卽辟者罰城磚數十贖鍰無有固空而居停亦空往者最苦勾攝與需索侯不遣一隸告者自拘間如踏山屏騶從民不費一錢并不損杯茗其可謂無訟侯功在明斷吾邑戊巳歲久缺令君署者一歲更三四手筭庫因之爲奸或那移而影射或侵漁而乾沒錢糧幾不可問侯先懲黠吏漸清冊籍凡書佐隸胥能操切百姓者胥汰也諸史抱牘屏息訟敢近案頭侯功在錫奸吾邑行風苦供億者來不獲

家眷飯脫粟服素絲絕不似吳下風氣而米薪蔬魚
平市先給魚薪扇火繕不取民間官舍如蕭寺也侯
德在節愛吾民不乏豪悍侯每憐下戶諸如微北聽
訟遇貧孤孤孀煦煦如家人曲盡其語意窮簷頌青
天無不滿志侯德在扶弱匪直此也我有社倉侯欲
復之爲我三年九年之蓄我有子弟侯曲誨之爲邑
百年樹人之計漕兌在倉萬姓永賴近聞水兌民患
波臣侯力爭之不惟爲吾民救旦夕之命直爲吾民
子孫之謀言未已淚潛潛下某亦爲歎歎者久之因

長陽山房稿

卷

五

嘆卓子康之通儒宰數年教乃大行侯八月而得
民如斯至誠動物信不可以歲月淺深計也蓋侯通
明其於兵刑錢穀足知善使聞下車卽以其訓飭家
人者提醒斯民凡鄉約保甲皆從民耻心上撥轉故
能使六七十鄉兵不忍殺奪輒于休伍至于衿課
業賸背評陽古色照水邑重千餘亦季考如諸生
品第此其教他又加能吏等矣且今天下何時乎
政尚趨張而薄陽城吏務蕭條而輕保障侯獨加意
問閭其備檄郡不便乎民者幾可以博知而不必

爲其事體苟有利乎民者雖或忤上意而不必不爲
似此智膽以錯綜六官之變化而指撝九邊之情形
如承蜩耳余恒見侯議論慷慨氣度寬博居然大臣
風采異日正邑朝端與

天子爭可否決不指雖雀爲鳳凰如黃次公而優游
大傳如卓子康所由殆與汲黯社稷臣爭烈矣諸者
民且泣且言小人何知以樂樂利利者爲有德敬卽
謁請之辭識諸石以永侯澤以勸後循侯諱謙別號
鐵峯姑蘇之崑山人登崇禎辛未進士

長嘯山房稿

卷

郡司理關侯署縣德政碑記

關侯之司理吾筠也當其

命下之日余方守冬曹凡都中縉紳宦於粵東者與
粵東之士大夫宦於京師者相率而慶吾筠之得侯
也以爲侯素性澹泊寧靜沉毅精敏當今第一派人
迫侯下車甫踰月而會有人來京者謂侯之清正胥
足若繼吏手若洗獄無小大明察而加慎焉民之愛
之真若赤子之戀父母也居無何余以家難歸適大
江以西苦水患而筠州更甚如吾鹽之田禾漂沒有

目不忍視者矣親行視水所悲思宛切竟白之臺察
監司以蠲恤請不得以改折請而報可惓惓以鹽之
土瘠賦重兼以兌南轉運中產以下了無蘇息必欲
籌所爲永折者而爲民請命也侯之苦心極矣就一
歲之改折而所留於民間之膏血豈淺鮮哉至鹽之
賦稅往往爲宿猾把持稅贖者陰陽其手而侵漁無
算侯以查覈兼署篆來精心稽察如某項爲影射某
項爲乾沒某項爲冒支舉數年之弊孔一朝條分縷
析而民間快下平之意亦大暢矣乃首飭司權者

長嶺山房稿

卷二記

七

曰受輸必衡及衡而私加重者毋有輸者之填官籍
與受輸者之填易知單必躬必親而私記各半倘不
躬親而假手於棍徒與積保者毋有次飭曹吏曰徵
有緩急多寡而支解亦有緩急多寡應急應多者官
自裁定應緩應寡者亦官自裁定立爲二籍一在官
一在庫非惟爾所不敢增減亦爾所不能增減也倘
有以誑言而管民者毋有又次飭胥隸曰吾催徵有
限期民及限而輸者數亦不足彼當補輸吾不輕以
若下鄉倘有串同保欺恐嚇人緝錢者毋有乃又飭

訟者曰吾惟以情爲主雖深文無爲也真有作奸犯
科者凜然三尺與衆棄之如唾眦小忿何不可相容
而從事於構鬪以傷財敗名倘有駕虛入淵者毋有
至論之而故習不改洞見訟者之一切皆虛氣也甚
之屢訴不准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徒徼之
爪牙與緩頰者之機鋒俱無所用之而訟不得不簡
其他興革諸善政又不可勝紀侯署篆數月但見胥
不能識民民亦不識吏忻忻然樂輸而賦額不虧且
變其雀角鼠牙者而爲孝弟力田矣於是士民相與

長嶺山房稿

卷二記

八

謀伐石而勒記侯且出令嚴止士民又相與語余曰
侯雖不以此重而德政之造吾鹽者可垂永久不記
何以示不朽余曰唯唯今天下之爲郡縣者非用才
之難而善用其才之爲難爲司理者非用法之難而
善用其法之難以侯之司理若彼而署縣若此得政
體矣蓋當吾鹽事勢人情亂若紛絲之候侯不動聲
色而惟清心析弊端軫民瘼且強於馭吏錮奸而弱
於綏衆字氓卒之奸蠹無所逃而規畫條理使賦役
平而刑罰清時出其緒餘與諸生評騭文義又參念

古合奇正一時青衿之悟境頓開若斯之善用其法
與才則向所稱澹泊寧靜沉毅精敏者不可窺一斑
哉憶余所睹記司理筠州者有若龍溪蔡侯後爲御
史大夫歟縣吳侯後爲少司徒至今筠之胥吏談及
此二侯人人股慄筠之父老子弟談及此二侯人人
喜舞相屬也今吏畏侯如神明民親侯如父母亦若
是已異日者爲臺諫爲名臣而此德政之在鹽者猶
當守而勿失况侯之造福於筠尚無窮也吾儕又何
患焉諸士民皆曰善敬記之以志不朽

長山房稿

卷上

九

郡大守馬侯去思碑記

今

上御極之二年特簡馬侯守筠州至崇禎九年侯以
外艱去中間兩臺暨漕鹽各院薦治行第一者七庚
午癸酉入 觀冢宰以循績 上聞者再士民八載
依依膝下聞侯罰俸則三邑父老走訴于當道聞侯
請告則三邑父老復走訴于當道聞侯 觀歸踰期
則老幼男婦皇皇如失所天至丙子春大翁訃至咸
呼嗟曰天竟奪吾慈母乎薦紳孝廉明經衿裾相與
泣而送於錦江之涯鄉耆暨賦長里老居民相與哭
而送于瑞河之灣望侯舟檣與飛鳥並泯而後躊躇
以返復相與追述侯德政醵金謀立生祠中有識者
謂思其人而不得見則貌其像以視之若侯從吉奉
璽書來按察吾筠猶獲望見龍光祠于功令不便惟
思其政不可忘盍伐石以志之郡之士大夫鄉進士
青衿咸謂不佞久宦于浙知侯最先以記屬不佞夫
筠在宋黃魯直號稱道院治何以難今所難獨賦耳
今賦又何以難也由

國初恭老人以僞增浮糧妄報厥後屢請未減故筠賦重甲于海內先年撫臺王莊簡以疲邑請蒙

神廟下部議三邑准八九分考成馬侯復爲民請命撫臺解公祖再申前請蒙

聖明下部議司農格不行侯曰吾心力竭矣無計活此一方民矣如以十年積逋之南糧而降之級吾何忍腹萬靈之骨髓而博一己之功名其次第徵解餉諸令無後期搜剔漕蠹每年漕米先諸郡以飛輓額賦飭諸令力行易知單盡清漏厄窟穴自遼餉而京

長嘯山房稿

卷二記

十一

庫邊糧諸王祿米民亦急公無緩侯蓋曰吾但度民力以終事不問俸之開不開也爲朝延生養此供賦之赤子猶愈於一歲九遷也彼蠶蠟者醜脫者山之重而田之石者民無如賦何官亦無如民何侯政務捐循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察利足以制犀革而不欲陽威足以辟神姦而不欲逞諸所獄央悉秉諸情令深文者挫其鋒闢捷者捫其舌故侯在胥不識民民亦不識胥伍伯何處洞喝人絡錢哉迨見諸紳與商地方刑病開誠布公職則修賢

官與諸生談說文藝躬自評騭其稚而敏者擇師誨之其奇而駿者推轂先之大都黜浮崇雅文治蒸蒸日上焉尤異者流冠震于楚山冠發于虔風鶴皆兵侯飭諸令團練鄉保各村壯丁多則二三千少亦不下五六百旌旗蔽野金鼓相聞以故盜不敢窺境復以郡城低窪水至輒嚙城增其雉堞赫然巨鎮語云得一賢守勝數萬甲兵使守土者而皆若侯奚憂流寇之蹂躪乎且侯在事七載非無水旱而露禱立應況金粟生死妙有搏挽絕無餓莩是足覘侯經濟更見

長嘯山房稿

卷二記

十二

侯得民以得天今春過郡城詢父老思侯何故曰嗟乎此難以聲音笑貌爲也里父之愛其子惡能終身襁負乃其心則無日而不在子侯去而侯之心固百年在也又問諸博士弟子何以思侯曰能使人思者必其不可以言言者也試觀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其所以然彼可言者必其飄風驟雨震盪一時入土僅膚寸者耳不佞因是而歌賢賢親親樂樂利利君子小人之不能忘也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雖然史遷傳循吏而所稱

述者孫叔敖公儀休鄭子產彼皆卿相非長民者蓋
民之道可與乘國苟變理陰陽保障金湯使民人
不失所而社稷靈祚即以相天下可也漢時名公卿
率取之二千石今

聖天子加惠元元注意守令倘念疲郡賢守而破格
用之如

神廟擢安慶守爲少卿需次九列佐國家之急功名
決不損于治郡時余媿不文但從人心之愚而志之

石而并以告今天下之用大守者侯名維陞號芝嶠
長嶠山房稿

卷二記

一二

浙之會稽人由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郎陞崇禎己
巳年任先令東莞以卓異徵茲不具載

遊赤壁記

胡子迂繆子於雪堂繆子以雪堂煮茗得無問魚于赤壁胡子曰昔蘇子之遊也以壬戌之七月既望今吾與子之遊也以辛酉之九月朔後度週甲子者九矣其五百年而後興乎年兄不可無詩與記繆子謂王弇州每登覽名山絕不作詩恐前人已言今復效顰記恐落遊山套語試携門人墨義與年兄一評騰之何如胡子以從來遊山者無挾制義我輩補前人所未倫相笑而別後即送四名墨義來余取而閱之

遊赤壁記

卷三

十一

之未刻往赤壁相候繆子以輿夫遙巡薄暮始至不無愠色胡子以黃州之菊甲于海內色色俱佳今年見所取之文亦然相與徘徊亭上四顧江山但見雲冉冉其欲奔風淒淒其欲怒繆子謂今日水光接天不可得矣胡子曰此正江山之所以爲神交也使蘇子之所遊者如是而吾與子之所遊者復如是則江山幾爲陳迹惟蘇子之所遊者如彼而吾與子之所遊者復如此則江山始爲奇觀天下文章莫奇于是何也水觸陰雨怒號則波浪橫起文生于情情不激

則不發從來忠臣孝子高人韻士一遭震憾始觸其不平之氣而抽其不容已之思故其文幽奇神奧讀之者陶堯鑄舜悲風泣雨人曰楚騷夫必有騷而雅之至性始勃鬱于今古繆子喜見手眉宇于是舉酒屬客而梨園作馬演東坡山谷故事繆子以王弇州始不滿黃雙井晚年醉心蘇黃畢竟聲韻至蘇黃始沉浮合拍貴鄉湯若士詞曲亦

遊赤壁記

卷三

十二

國便是雅頌便是正樂何必潞哇之聲浸入人心肺遽謂三百篇不可復作哉繆子擊節起而秉燭俯江流之浩浩指隔岸之武昌風裂燭滅因問諸門人文若何胡子曰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以言乎第二之文也此非有大識力不能水迴青障合雲度綠溪陰以言乎第三之文也此天下之大有情人乎歷歷漢陽樹淒淒鸛鳴洲以言乎第四之文也此人意有所拂非苛而已也桂棹兮蘭橈擊空明兮泝流光以言乎第一之文也年兄援之冠多士意欲反騷耳雖



ZW

2118188824824

Z121.7
20.6(164)

然責洞庭以何不爲潞潞貴八千歲之樹以何不爲
 陳影橫斜恐違其所長先鳴南宮當屬之二三四若
 首名養氣湏之數年後故以三吳取三楚不若以三
 楚取三楚也左史倚相之于言偃均也繆子以一片
 苦心被年兄道破因問王慶澤文集余以家藏板集
 亦不多弘正間稱李何邊徐若王槐野與夢澤當兄
 李何而弟邊徐又問吳川樓相距幾舍余聞其子孫
 尚賢能世守甌甌洞也繆子以李本寧著作之富與
 王弇州並盛胡子以郭明龍黃離集堪續楚騷其氣
 雄壯悲歌其情慷慨篤至皆忠憤語昨袁小修以所
 選中郎詩文見示所選皆集中之雅馴者今天下學
 中郎者無中郎之禪心俠骨奇情玄會而欲効中郎
 一語豈可得哉繆子謂此無學識人欲以蓋其短耳
 中郎意思即年兄之所謂反騷也詩宗中晚文學宋
 元寧能出唐宋人上言畢浮白大呼曰由年兄前所
 言爲前赤壁記後所言爲後赤壁記別而歸遂次其
 語而記之併歌赤壁以壯繆子行繆子者誰大史繆
 西溪諱昌期也